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一冊目次

范忠宣公集二十卷奏議二卷遺文二卷補編一卷　（宋）范純仁撰　附錄一卷　清康熙四十六年歲寒堂刻後印本　一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　（宋）蘇軾撰　題（宋）王十朋註　一〇一

東坡紀年錄一卷　（宋）傅藻撰　宋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堂刻本　二四六

范忠宣公集二十卷奏議二卷遺文二卷補編一卷

（宋）范純仁撰

附錄一卷

清康熙四十六年歲寒堂刻後印本

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補編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范純仁撰。純仁字堯夫。仲淹次子。皇祐元年進士。神宗時累擢天章閣待制。哲宗時貶永州安置。建中靖國初、召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卒謚忠宣。事蹟附見宋史仲淹傳。文集凡二十卷。前五卷爲詩。後十二卷皆雜文。其末三卷爲國史本傳及李之儀所撰行狀、皆其姪孫之柔刊集時所附入也。前有嘉定五年樓鑰序、後有之柔及知永州沈圻廖視永州教授陳宗衛四跋。又奏議二卷、自治平元年爲殿中侍御史、至元祐八年再相前後所奏封事凡七十三首。又遺文一卷、載純仁文七首、附以其弟純禮文二首、純粹文十九首、乃其裔孫能溶據舊本重加刪補。又附錄一卷、爲諸賢論頌十三首。補遺一卷、載純仁尺牘一首、附以制詞題跋等十二首。亦能溶所編訂。康熙丁亥其二十世孫時崇與仲淹集合刻行之。書錄解題載純仁言行錄二十卷。在宋世已佚。又有彈事五卷、國論五卷、今悉未見。蓋亦久不傳矣。

范忠宣公文集

吳郡義莊藏板

勾吳後學錢泳謹題

先忠宣公文集二十卷樓攷瑔為序又奏議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補編一卷亦陶山公所輯始於治平元年為殿中侍御史迄於元祐八年再入相皆舊本也其遺文一卷所錄是公與弟尚書右丞諱純禮部侍郎諱純粹之文共計二十八篇附錄石刻者戶部諸賢論頌補編則載公尺牘一首附制詞題跋案家傳公尚有彈事五卷則未見也裔孫玉瑔等謹志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爰盎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若有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嶽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賢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洛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秉見過謂鎔曰忠宣文集未行於

世曉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史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鎔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願顧年衰學落何足以與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為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卓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鎔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

事自其立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於忠恕得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閫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爲勇決過於貴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正而必中克伐慾欲不止於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鄧綰誊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誦楊長寧章而公去相位它日哲宗面斥黃門從容爲解黃門謂公爲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

谷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一事尤不可暴擾心類如此公既喪明而責知隨州尋寘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邪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貢罪至重公力救之止竄嶺下連同列賢如劉元城亦以吳處厚爲義存君親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貢其死一時不以爲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眠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寘新州於死之力

也汲公輩初竄嶺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言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已爲慾讒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次寤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莫欽聖憲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爲政至遺中使速至湖外奸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瘴癘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乎倘延以三數年之壽使丹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

既去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爲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弦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病早沒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紹世科實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也四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序

先忠宣公國論彈事外有文集二十卷未曾版行零陵實謫居之地僅刊言行錄今史君沈公到闕奏事因過訪語及慨然欲得鋟木尚友前賢深所敬歎即以家

本屬之仍附以國史本傳及李姑溪所述行狀且識歲月於後云嘉定辛未上巳日元姪孫朝散郎左司諫兼待講范之柔謹書

忠宣范公昭代之名臣耆德也作爲文章讀之使人起敬起慕然每以未見其全爲恨近歲零陵已仲冬入覲過都得其元姪孫侍講司諫家藏全帙跪受以歸辛未莫春到郡靖惟零陵寔公舊寓之地自元符迄今餘百年邦人尚能言之且堂而思祠而祝近既得其文不敢祕因與同志精加訂正命工鋟梓以永其傳嘉定壬申元正日朝散大夫權知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吳興沈圻書於思范堂

視窮以元祐丞相忠宣范公之文行於世猶桑麻穀粟之於日用也百有餘年猶未盡見今中書舍人公以家藏集屬零陵守刋於郡齋而大參樓公爲之序引示學者以歸心廣大宏博可爲千百處語嘿之際苟不以忠宣公之心爲心則其見是書也烏得無媿嘉定壬申六月既望承議郎權通判衡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權永州事廖視再拜謹跋

貽方來況夫功與德炳炳然在人耳目非專於立言者歟元祐丞相忠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國史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學者朝夕斂襟肅容起敬起慕獨其文集世所未見今侍讀脩史紫微先生克紹先烈以其家藏二十卷屬零陵史君鋟板郡庠俾宗衛是正訛舛而又得今丈參樓公爲序引以冠篇首天下學者玩繹此書佩服忠恕誠一之學屬厥正直剴切之論終身誦之皆爲君子之歸此其用心廣大宏博可爲千百年不朽之傳矣嘉定壬申六月既望門生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清源陳宗衛再拜謹跋

卷第一
古賦
秋風吹汝水賦　喜雪賦
古詩
北遊寄崔象之　寄謝師直
陳東父乐及新文　休心亭
累約舍弟純禮以職事未至
會師宰　久雨
道旁柵　遊漢川石橋
暑雨　寄友人
謁幸化光　留別洛中諸友
同成都尹吳仲庶運判韓持正會飲
寄趙大觀度支　秋意
題楊希元朝議南軒　和子駿
王安之朝議蛙巢軒　和君實病中子駿招
不往　君實南園飲罷留宿
二首　次韻景仁寄君實決
樂議之作　歷陽彭衙字明微棄
官養母築堂名曰壽燕取壽老燕安之義
自警　得古人養志之道作詩以紀實
寄　自砥
次韻晏叔見寄
龍門行　梁昵之惠酒分餉張
伯常朝　和君實同年會作
和王徽之同赴韓持國燕集
卷第二
律詩
早行　遊嵩山與王弱翁聯
句　賈文元生日
清輝閣　寒食日泛舟
贈師宰　送別
和韓侍中上巳日會興慶池二首
觀終南採冰　和江東運使韓子文
見寄　和韓子文題王摩詰
畫寒林　和毛維瞻郎中見寄
晚菊　和謝師厚見寄
和徐億郎中喜雪　謝師厚寄同黃壻魯
直唱和　和閻瀕中秋賞月四
首　和聖美翟家原道中
之作　病起聞走馬宴同僚走筆戲呈席上
仲春寄二弟　酬雞道濟黃任道見
寄　僉判李太博靜勝軒

二首　和君實微雨書懷韻
寄伯康君實　寄伯康君實
酬安之罷赴真率會　和安之謝伯康君實
見訪　和文潞公席上
和安之喜雨　和范景仁蜀中寄牡
丹圖　同張伯常會君實南
園　子駿君實約遊園遇
雨而止　子華相公同遊趙令
公園　和王太中牡丹
和王太中遊洛遠懷　和君實陪潞公子華
景仁宴集各一首　寄君實

和呉君平遊蔣山兼
和呂獻可江口見贈　和微之湖亭席上見
寄堯夫三首　呂海　酬慶州五弟
和呂獻可牡丹　目盲
和獻可龍峯寺見寄三首
和獻可丙午二月六日別臺中僚友　無書
荆甘　客陵重陽
寄曼叔　客陵憶弟妹
和張統貫之同年　和韓侍中游興慶池
席上　和韓侍中垂蘿洞
和韓侍中上巳晚遊九曲池
和韓侍中春陰馬上　次韻韓侍中遊興
寄香嚴海僊注汶　陳和叔遊龍門先歸
和王弱翁白沙道中　寄龍門馬上望雪
臨汝温泉　與王弱翁遊龍門
許真君天詩　讀逸民傳寄孔寧極
先生　和曼叔閒書
又和早行　猶吏
酷吏　閒鍛
和象之石磬　送賈春卿宰尉氏
赴鄭郊中宴集

卷第三

律詩

寄辛仲光　和呉君平遊蔣山兼
呈王安國二首　和呂獻可江口見贈
和呂獻可牡丹　寄堯夫三首　呂海
和獻可龍峯寺見寄三首
和獻可丙午二月六日別臺中僚友
荆甘　客陵重陽
寄曼叔　寄端老
和張統貫之同年　和韓侍中游興慶池
席上　和韓侍中垂蘿洞
和韓侍中上巳晚遊九曲池
和韓侍中春陰馬上　次韻韓侍中遊興
寄香嚴海僊注汶　陳和叔遊龍門先歸
和王弱翁白沙道中　寄龍門馬上望雪
臨汝温泉　與王弱翁遊龍門
許真君天詩　讀逸民傳寄孔寧極
先生　和曼叔閒書
又和早行　猶吏
酷吏　閒鍛
和象之石磬　送賈春卿宰尉氏
赴鄭郊中宴集

池　和韓侍中登廣教院
閣　和韓侍中同賞牡丹
慶池　與張靖學士遊華清
宮雍帥錢子飛端明以詩見寄次韻和
和韓侍中西禪牡丹　和韓侍中初夏游興
和吳仲庶龍圖西園海棠
贈眉陽致政程濬少卿
和吳仲庶遊碑樓大慈二寺
和吳仲庶上巳遊學射山
和吳仲庶晚春遊海雲
寄持正都官按部嘉眉
以眉州綠荔枝寄吳仲庶有詩次韻
和吳仲庶江瀆遊暑　將出蜀次仲庶送行
詩韻敘別　寄李審言龍圖
和閻五秀才折海棠
酬張杲卿相公見招
見贈　宿州元太守北樓席
和吳伯脩洞霄宮
和李敷察推即席感
送宋大卿赴泗上
和傅欽之見寄
和余周郎中見寄
和張校侍郎見寄
和元子發學士見寄
和李敷重九席上遣興
和謝師厚見寄
和耿憲見贈
和曹職方至日
題李子高虞部園四首
和曹演甫中秋見懷
元日感懷
寒下逸憶烏江之會寄李誠之待制
和閻灝重陽見贈二首
和曹演甫秋日見寄
来喜而有贈
和聖美壁間題
蓍舞
和聖美華池感事
和王定國見寄
春日寄許州韓持國
和張伯常見寄
和李康侯屯田見寄
和傅欽之見寄

章伯望郊居
金陵懷古二首
和王著作見寄
和韓侍中初夏游興
與張靖學士遊華清
中秋賞月
和徐侍郎柏枝甘露
和耿憲秘校喜雨
和閻灝屯田五十歲
和吳仲庶通判見贈
和閻灝重陽見贈二首
和聖美觀騎士蒼坡
和聖美三塗舖留題
觀疆人蒼坡
寄陳述古寶客萬鍾

卷第四
律詩
和王定國見寄
春日寄許州韓持國
和張伯常見寄
和李康侯屯田見寄
和傅欽之見寄

韻二首　　盩中池上
和管秀才見寄韻　又和席上見寄韻
和任遵夫秀才　和王樂道西湖席上
和王定國見寄　病起和李康侯屯田
見寄　和郭呂朝寺丞見寄
二首　和王微之同持國泛
舟發樓　和鄭通議青州范公
泉　張掖侍郎讀書堂
和劉孝叔吏部見寄　和北都王宣徽贈覺
海大師　和黃康侯推官二首
以府會阻赴王安之招集次安之韻二首
和文太師真率會　上文潞公同甲會
送司馬伯康君實婦夏縣
潞國公生日　安之家庭甘結實三
首　子駿作真率會招安
之不至二首　八月十六日張伯常
見訪賞月四首　和子駿洛中書事
和君實貧逸黃玉玲瓏二品牡丹二首
元日分壺酒贈楊郟會大卿
寄和浮光曹九章大夫
妙覺晚吟呈席上諸公
送伯常婦鄆中　和韓子華相公同遊
王君貺園二首
首　子華相公應天院行香歸洛川
和君實南園獨酌三首　君實邀遊南園雨止
酬韓持國　牡丹二首
上巳泛舟酬子華相公
和文潞公歸洛賞花　文潞公謝事歸洛二
首　和子華陪文潞公宴
東田　故宮詞體上文太師
十絕　和子華遊韓王園懷
故園池蓮紅薇二首
丹赴蒲津陪解梁張守安邑王宰遊靜林
贈張大夫　寄上文潞公
寄上子華相公　寄鮮于子駿西臺
和薛中散路青詞　寄和子華相公賞梅
王園　題河中府名閒堂
寄題張運使先隴永慕亭　謝張解州作名閒堂
入河中府　和持國見贈兼東
記　和持國
偶成　西湖四時四首

和徽之以足疾不赴西湖賞雪
卷第五
律詩挽詩附後
和持國贈徽之　贈持國持國以瑞鷓
和持國聽琵琶二首　和持國謝見招遊湖
和李徽之正議
過洛謁文潞公游東田
送滕達道龍圖交代瑞闕
秋晴思西湖寄韓少師
寄西京留守韓玉汝　九日遊西山開化堂
會柳漢示程憲
酬程定寨提刑　讀老杜憶弟詩寄二
寄二弟
迎潞公再謝重事歸洛
送潞公遊河陽河清　洛花已開報潞公
贈斬算與潞公二首　病中寄太原韓玉汝
次韻持國謝送酒　龍門秋日上潞公二
首　三弟得告來完省
喜弟妹相聚　題潞公翰墨後
昔帥環慶爲部將所訟馮君學士被制鞫獄
而獲平反今相遇於洛
酬持國攜具見訪之作
和劉公舒相訪二首　到漢東和張伯常六
首　神宗皇帝挽詩四首
慈聖光獻皇后挽詞二首
富相公挽詞五首　安州張大卿挽詞三
首　張益孺學士挽詞二
謝師厚挽詞三首
王安之朝議挽詞三首　司馬溫公挽詞三首
程明道挽詞三首
安清臣中散挽詞三首
盧通議挽詞三首　孫曼叔尚書挽詞三
首　申國太師呂公晦叔
鮮于諫議挽詞三首　龍圖張公挽詞三首
挽詞三首　蜀公范公景仁挽詞
三首　李師中待制挽詞二
首　康國韓公子華挽詞
二首　李彥深哀詞二首
王樂道觀文挽詞三首
張挨龍圖挽詞三首　望日示康廣宏
司馬公詩序後康廣宏即司馬公三子名原本在第十卷

表

安州處判到任表　信陽軍謝上表
謝換朝散大夫直集賢院表
同天節進功德疏表　又
慰皇帝表　進南郊綃表
河中府謝上表　慶州謝上表
又　辭免天章閣待制表
又　賀立皇太子表
謝給事中表　又
謝對衣金帶表　又

謝賜萬年縣君冠被表
又
又
又
賀獲鬼章表
謝賜御書表
進節尚書論語表
賴昌府謝上表　謝賜詔書表
隨州乞致仕表　永州謝表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一宮使表
謝賜詔書銀合茶藥表

表

謝賜銀絹寬剩表　謝嵗賜第一

謝賜國醫高章章服幷批語表
乞致仕表　遺表

奏狀

辭免給事中兼侍講狀
謝牽復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狀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一宮使乞免供職狀

劄子

乞免吏部尚書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辭免樞密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二劄子

辭免密賜劄子
辭免右相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辭免大行太皇太后遺賜劄子
第二劄子　乞貶一小郡或閒局
差遣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乞罷相劄子
第二劄子　乞宮觀劄子
小貼子　第二劄子
乞宮觀第三劄子　乞國醫高章服色劄
子

敕狀
賀光州石郎中得替　替門生改官敕
謝潘著作敕　謝生長官敕
回蔡州胡完夫史君敕
回時狀元敕　回王郎中
到京東監司赴西臺敕
到河中謝雍帥劉龍圖
謝延帥太尉　謝提舉茶場陸奉議
回同州知府朝請　謝陝州知府大夫
回新鳳翔知府范學士
回大享知監張奉議

敕
到慶州謝兩府敕
左僕射謝兩府敕　右僕射
右丞太中　門下侍郎
中書侍郎　樞密
副樞
賀左僕射蔡相公　賀右僕射中書韓相公
賀門下司馬侍郎　賀樞密章通議
呵田總管黃走馬陞機宜　呂左丞光祿
謝提舉茶場陸奉議　回步軍苗大尉
賀秦州范龍圖
賀秦州吳待制赴闕　太原到任謝宰相執政
回延帥趙端明　回知鄭州陳龍圖
賀中書侍郎劉相公　西京韓相公賀冬
簽書樞密王密學　回工部李侍郎
賀趙內翰　賀知定州許資政
回文太師　謝同知樞密院
又

卷第九
經解
進尚書解
卷第十
記
安州白兆山寺經藏記
薛氏樂安莊園事記　王尊道先生講堂記
序
司馬公詩序　完美集序
銘
布衾銘　鼎銘
青詞
祈雨

禳謝
又
又
請死
疏
同天節功德疏
私忌疏文
又
福消災道場疏
疏
坤成節疏文
坤成節開啟文
卷第十一
祭文
祭謝秘丞文
與慶州官吏祭韓魏公文
祭廟文
祭廟文
祭呂虞部文
送太白湫水祭文
祭監押劉供奉文
文
祭韓國富公文
祭謝大夫文
祭程宗丞文
祭李運使太夫人文
祭司馬溫公文
文
祭廣濟使君蔡承議文
祭申國司空呂公文
拜掃祭文
祭鮮于子駿文
卷第十二
祭文
祭郭宣徽文
祭蔡仲遠侍郎文
祭楚正叔待制文
祭范蜀公文
祭張宣徽文
祭衡嶽文
祭王職方文
墓誌銘
又
又
慈聖周祥道場疏
神宗皇帝升遐功德
奉旨詣河濱西海祈
祭河中宋司錄文
祈雪祭文
祭毋中散文
祭閻朝議文
祭太中大夫司馬公
祭周朝散文
祭正議大夫張昌言
祭康國韓公文
祭陳龍圖文
祭十九兄監簿文
祭蔡資政文
祭蔡廟文
祭傅侍郎文
祭趙端明文
告家廟文

秘書丞許君墓誌銘
銘
墓誌銘
李水部墓誌銘　觀察支使劉君墓誌銘
比部杜君夫人崔氏
卷第十三
墓誌銘
范府君墓誌銘
許駕部墓誌銘
朝請大夫宋君墓誌銘
蔡贊善墓誌銘
朝散大夫蔚公墓誌銘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部林侯墓誌銘
卷第十四
墓誌銘
朝議大夫王公墓誌銘
承議郎充秘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朝請大夫陳君墓誌銘
楊承事墓誌銘
銘
銘
朝議大夫閻君墓誌
中散大夫王公墓誌
卷第十五
墓誌銘
司空康國韓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華州蘇君墓誌銘
尹判官墓誌銘
墓表
內殿承制閤門祗候衛君墓表
卷第十六
墓表
范大夫墓表
神道碑
太子太保宣簡田公神道碑銘
行狀
太中大夫充集英殿脩撰張公行狀
卷第十七
行狀
太師韓國公富公行狀
卷第十八
附錄
忠宣公國史本傳
范忠宣公行狀一
卷第十九
范忠宣公行狀二
卷第二十
范忠宣公行狀三
范忠宣公集目錄

范忠宣公集目卷首

文集二十卷

遺命子孫書附志曰右范忠宣純仁之文也後三

卷乃國史載公本傳及行狀公宇堯夫中皇祐元

年進士第再相元祐之間元符末自穎昌以大觀

文中太一宮使召以疾不赴甍上覽遺表震悼贈

開府儀同三司溢忠宣賜墓碑曰世濟忠直曾文

昭公銘之四明樓鑰序其文別有臺諫論事五卷

邊防奏議二十卷又在此文之外今原本同

陳氏曰承相忠宣公吳郡范純仁堯夫諡文正公

之次子也文正子四人長純佑尤俊有賢行早年

病廢以死富文忠志其墓近時禮部尚書名之柔

著其四世孫也次純禮純粹皆顯用至大官

彈事五卷國論五卷今原本編奏議二卷

言行錄二十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其家所錄也今佚

總目

文集二十卷宋樓鑰序 族孫之奇沈括蔣堂陳安道撰

奏議二十卷

遺文一卷附各載諸書所載遺文

附錄一卷

補編一卷

范侍郎公

奏議二十五卷

陳氏曰龍圖閣直學士范純粹德孺撰文正公

子也叔子純禮彙聖至尚書右丞純粹守遠有器

材文正嘗謂仁得其忠禮得其靜純得其器其長

子純佑天資尤英悟不幸病廢早世富文忠深惜

之為作墓誌今奏議全本俱佚附編忠宣遺文共

十九首

范忠宣公集卷第一

古賦

秋風吹故木賦 時作襄城掌文州太守帶上騎

歲作噩之窮秋兮風吹故木而隕落時律之崢嶸兮物象之蕭索悲流之縈紆兮背嵩峯之翠橫號霜風之慘慄兮撼大地而凄清徼鼓葦于晚岸兮雜紅翠之搖揮脫林實於汀際兮浮瑣碎之秀葉激回流之平迫兮輕漪之漾漾昭之廣漾兮蕩海潭之空明促東逝之滔滔兮方感慨於余行靡王事以去留兮蹟未安而遠更佩朱紱之人之眷勤兮服友生之意誠何會合之難久兮特離憂之易幷懷丘園之可服兮將就躍其塵纓聖賢以相期兮惟道義之是營苟沒身以無愧兮

喜雪賦

余謫守於山城兮唯土瘠而民窮加歲事之莽鹵兮仰雨陽之適中昧豐凶之迭有兮蓋天道猶張弓雖唐商之盛兮亦難恃乎全功賴春明之在上兮常十雨而五風偶愆陽之微瘵兮候甫涉乎季冬既四聰之勞達兮復親覽乎奏封詔禱祠於羣望兮戒守牧以嗣重邀成湯之憂民兮軫淵衷而有忡宜小臣之承命兮增惕懼而虔恭豈人子之失職兮煩慈父而尸饗走名山以展祀兮志崖嶽而谷穹致帝命之丁寧兮爰震起乎蟄龍

矧聖人之先天兮固天心之所同降嘉雪於八紘兮與和氣而並充唯駿德之昭格兮方有變乎時雍寧止瑞于一朝兮獲麥黍之茂茂民既富而後教兮將神化之日隆凿冰消清而訟息兮士得委蛇而自公嗟一人之餘慶兮賚憼兆以何豐

古詩

北遊寄崔象之

塵埃都門路鹿馬復北首徙倚孤客心厭此行役久秋雲結層陰風葉下高柳解鞍止孤館斜雨入戶牖愁懷寫長川時運付杯酒回念守宰間無一眞我有功名聖賢事世味俗自厚行心弗覩天安俟傳不朽偶爲細故

牽遠成浪犇走列庇吾族繁折腰仰五斗營營百年內此累難遠吝田廬儻其完尚可婦老醜人事固莫定此志誠不苟誦言成短章聊以告吾友

寄謝師直

去夏謁君時踏雨渡川路雁然泣相弔心苦別亦遽窮愁但急急崢嶸巖澤暮羈旅念友朋天寒感霜露孤懷雜雜憂紛亂暗可訴計我之官期迫君祥琴御邑館臨通途車馬當迎還言笑釋所願此喜良可預欲致情拙勤音書豈能敏

陳東父示及新文

世德鍾良士爽氣橫清秋公才輔經術文價伏時流近

從計廷召暫爲梁苑遊京都利名地趨謁先公侯高情
遠俗尚壯麗資冥接清尊破旅顏黃菊迎歸舟佳藻盈
大軸遺我獨窮愁正聲和羣心明珠炫雙眸詞高不可
繼惠重終可酬愧君樂善懷行義愚當脩

休心亭

吾友明知士結廬汝水濱名亭號休心休心師昔賢將
期一寸誠悠久如青天我聞人最靈至性初純全吉凶
以情變善惡緣習遷淄水決其防放蕩無由還所以古
聖師三絕窮韋編曾子善守約孟軻養浩然皆能保誠
明千載光華傳夫君眞其徒墳史尤精研恬然安料靈
外慮何由牽進退固有道用舍豈必專丘疾不俟禱頹
波舒翠鱗石牖最清絕就宿同調茵灘聲夜逾急天然謝韶鈞閒淡盡物理至樂
遺天眞人生足羈束此會尤難頻所期道義心白首長
相親

久雨

季夏德陽盛炎赫恢洪鑪俄然積陰來直掩造化樞蒸
雲滿乾坤澍雨傾江湖晝夜不停漉動植寧得蘇深虞
墊地軸遂恐沈日車火官弛權綱朱鳥憂沾濡薰風阜
民物反逢怒颱颶驅川盈浩無津龍卧埋深淤晦霧擁城
門驚濁起康衢雖經禹力勤尚畏赤子魚鼈蘭委泥滓
祥木掩萬蕪蒲生廣廈浸淫矧吾廬涸鮮上明鏡盡
腐盈縷書鵜茨漸衣繡網蟲競纓珠螺蚓恣緣繞蛙黽
爭譁呼幽人志自苦陰處情難舒憂顏詎安席避溺思
乘桴安得赤帝悟卻使政令敷靈扉渺浸昏大明升震

隅六合仰清光九州免論晉四序各有主一物長歡娛

道旁柵

鱗鱗田邊柵意欲全嘉禾不念大道塵輪蹄苦難過還來踐旁畦害稼良愈多願以樹柵心治道奪險坡行子得坦途羈旅遠訊訶芃芃滿籠翠誰冒踐田科

游漢川石橋

英山富泉石翠巖映清漣近可杖履及寂無市井喧良辰惜虛過幽尋忍空還幸接鴻鴈序愧在騏驎前一徑入嵐靄遍野皆蘭荃洗耳慕潁曲散髮非伊川芳意動宿楚暖脈通幽泉逕源發何所積流浩成淵臨岸蓋蒼壁澄灑印晴天人稀石有苔村遠魚無筌初開臘醞酒

乍滅春衣縣風光入雩詠暄和臨禊煙柔莎當茵席晒滿泛觥船天日正清潤水雲共澄鮮靈苗悉秉擷古跡皆窮研高會屏紛雜野具無輦輦繁英落如糝幽禽語如絃嬌香小杏肥深碧新荷圓游脩忽上下戲蝶時翩翩芳樹陰坐釣平石醒醉眠共得真隱趣勿爲豪華傳滿目是圖畫在處皆瀠漪春風拂歸棹夕暮景生吟鞭恨不見山月月曉上山南邊

暑雨

暑候積隆暵驕陽變重陰朱霊弛綢權蒸鬱賈霖淫驚聲遶洶洶密脚羅森森階除垂玉霤朝暮無停音脩虹掛明帶奔雲仆危岑雷電收震耀曦光久潛流老火不

復炎溽飈迺柔金大道瀉漢壑窮卷多汁涔朝泥涎羸暴夜氣凌疎衾腐耳帖朱檻美實墮青林蛙黽生意氣蝘蜓相謳吟嘉穀失耘耨坐忍莱莠侵白屋生鮮漏工女停機紝庭園亦蕪蔓誰能辨蒙茸長夏方長養漸漬所不禁伊予抱最靈容戚何由愔安得排九閽感激露至忱訴帝求陽明咄嗟破凝冱薰風阜萬物復將歌舜琴天高不可達耿耿徒此心

寄友人

時君養多士本欲康生民服章與奉祿豈但榮其身士昔志於學寧曰利欲親得位以行道脩已將安人夫君青雲婆支行尤彬彬明主親選士莊作諸侯賓兹義雖

所尚有懷並松筠當令千載間炯炯尊儒紳

謁辛化光

濃陰結秋意疎林嘯松聲時節感壯懷挈酒慰友生友生冰玉士節行映古清十五簪儒冠四十無華纓家貧道彌富身困學益榮殷勤數賓侶足趨顏卷輕高齋面幽閑脩竹楹軒楹班班寒露叢竟吐籬下英食具簡且潔盤蔬亦晶明飲適言笑和至樂不亂情都然闌芷芬薰灼通心誠因嗟朝市間利欲空自兵

留別洛中諸友

少孤多旅遊解騶幸吾里親友皆賢豪相逢有餘喜世事如浮雲離合寧暫止酒罷予其東幽蹤遂伊水

同岳都尹吳仲庶運判韓持正會飲

宦遊鮮寧居未定即奔走踰年官岷峨較昔已云久所喜風物繁聯職多雋友平生道義心相期各白首公餘事招尋談笑共尊酒時方積雨欲涼氣生戶牖紅蕖照平池蒼烟翠高柳清蔽正簟散離思已紛糾後過從何鄉此樂能再不念初無遐力薄頗亦厚飽歷風波危僅脫虎狼口何當掛塵冠杖策林藪俯仰適所願榮利亦何有世故浩難必迫遥慕莊叟

寄趙大觀度支

上天生賢傑有意康斯民六十不大用徒勞何足云堂堂趙夫子德與往哲隣當冠獬豸冠血面嬰龍鱗身輕

秋菜危大典虞湮淪子時秉同僚附驥願亦伸自爾均出處莊舄十四春不肯罷弱使迂謝衆所瞻君獨憐其心拊勞意益親特枉廉按車再宿駿行塵便無管氏才蒙此鮑叔仁蒼皇掺袂去分老江湖濵旬年易澶麾指君東都門君方領部使迎遇固可頓不作旬浹別各走西征輪後前數舍間音旨徒相聞到官但引領冀覩慕輿巾道大果葬合稅覓寧遂巡按勤勇自馬就養歸丘樊君志固為行我懷誰與論命駕適千里茲義古所敦有守念繫匏空望南山雲

秋意

日躔回南陸炎氣徹厚地鬱蒸堆火雲飄雨良快意開穴蟄蛄鳴黑翼玄蟬墜潛陰生早涼燔暑不得熾羈懷感時節撫事增愁思倦遊老將至歸與勞夢寐

題楊希元朝議南軒

卜居俯澗瀍開軒面萬洛迴古西都勝高據北邙脚千門凝紫烟羣峯參碧落神皐勢回抱天闕誰開鑿朝陽麗金碧半空横殿閣雜聲夜凝淩雲氣暮慘錯春花數烟錦夏木成翠幄三川披畫圖八極開絳幕曾無登涉勤坐享仁智樂主人富才識大隱當城郭早解郡印還勇脫官檢縛清心對萬景眞趣絶外鑠可笑學神僊妄意向寥廓

和子駿

夏木旌高蔭微風蕩輕霧開軒延衆賓置榻臨爽塏清談析玄理塵慮滌煩穢君獨憐其心拊勞意益親特枉廉按車再宿駿行塵便無管氏才君子堂道義庶無餒

王安之朝議蛙樂軒

羣響皆本無異非歎由感懷蛙鳴得其所人樂與之偕既泯物我念寧煩絲竹諧誰能同此適應亦少朋儕

和君實病中子駿招不至

君子固無患雖有亦何病公偶無妄疾居養仁者靜懷賢本心服非由譽望盛庶以德義風化此愚蒙性欣陪杖屨遊晨夕不為併歎暫阻如三秋斯言猶未稱屢詞期勿藥敢怠走門徑

君實南園飲罷留宿二首

閒從長者車名園宴初閉佳賓滿幕散蜚鞍帶明月珠
玉良有德芝蘭香不絕夜久卧北窻魂夢亦清潔
繁花錦翳鮮好鳥歌無閒逍遥涉其間豈獨娛歲月脩
竹色常佳清渠流不絕客散掩幽扉圓蟾正明潔

次韻景仁寄君實決樂議之作

餘生苦多難所向招訾謗前年失二子悲腸剖兼悸
竟念職守憂患何淵澄叫閽輒自陳閉者爲辛酸豁
俯從欲幸泰留司官薄慶當謗金尚槩遠祖丹西都多
巨公賢哲羅衣冠親炙提高義朝夕陪清散藁筵倚白
玉蟻蛭對層綠看羞屢陳列桃梨頗

冰潔祕殿朱纓端遠識固莫測確論宜不刊立行皆表
的栻理亡罅靖鏡從容及議樂辯論生酒闌相圍衆如堵
楚氓惴旁觀辭鋒喬銛利舉海颺波瀾解帶拒班輸登
壇劫齊相焚舟却魏武火牛快田單守義若據險拄說
侔執干當仁不相讓食馬幾及肝寤若如餒人得味皆
珍餐折衷無聖師簡編且殘誰能置輕重愈見制作
冗長浮費增親舊多責望厚薄貽怨憎貧賤勝富貴古
語信可憑請病兼罷免方幸憂責輕俄復統一道撫民
帥邊兵寇狂過假寒民疲未蘇醒勝負繫司命休戚及
羣民細務委將佐大事稟朝廷所稟有違從委擇有不
精差失雖毫釐致敗或丘陵須身何足道誤國玷家聲
可不常惕懼臨淵履春冰庶幾免危溢書此爲心銘

取壽老燕安之義并古人養志之道作詩以紀實

養親不擇祿昔有仕爲貧唯有席先疇足以供昏晨超
然舍祿位一志親耕耘既無王事監亦免賈用勤雞豚
畜以時粱稻盈倉囷處身但清約甘旨極鮮珍堂上垂
素髮舍飴弄兒孫綵服不離膝終日常欣欣園中復構
室花竹圍四隣窻户儼羅列閒閭隨寒溫慈顏縱遊適
日涉不爲頻雅當壽燕名安康保靈祿門多長者車間
可延嘉賓講道資朋友德譽日以新孝誠動金石豈獨
化鄉紛顯揚久益大聖世求忠臣

自警

憶昔爲小官位卑職易營朋知喜其勤民口亦見稱中
間忝臺諫已覺言難行然賴識者恕尚謂無故傾數年
忽遭遇用大過其能名虛稱不實任重力難勝具瞻不
可欺舉動招譏評士論固不與自知亦忘明禍厚難報
咎徒滋驕侈萌子孫忘艱難服用飽粱肉冗長浮費增
語信可憑請病兼罷免方幸憂責輕俄復統一道撫民
帥邊兵寇狂過假寒民疲未蘇醒勝負繫司命休戚及
羣民細務委將佐大事稟朝廷所稟有違從委擇有不
精差失雖毫釐致敗或丘陵須身何足道誤國玷家聲
可不常惕懼臨淵履春冰庶幾免危溢書此爲心銘

自砭

人有好勝心當以善勝惡宜執人我與彼較雖弱所
得無毫釐所失已山嶽事過徒自悔駟馬追不却況臨
衰暮年事尤資審度如人行遠道日暮將憩泊遵途益
須慎勿使趣向錯逆境是吾師苦口多良藥豈止人難
欺將爲己所嗾有病在速治姑以自砭灼

次韻豐叔見寄

予生三十慶且泰榮善自許人難雙前年札城拜夫子
似處幽磵逢明缸交情朔與道義久第愧蟻蛭臨崆峒
兵廚得活不自飲搗絮過我盈尊缸追遊顧縱山水樂
涼風皓月臨溪矼長歌高嘯助清景徹曙未肯回雞鼓

別來節物皆一換秋風懍懍陵陳應韓庵幽蓮墮紅粉
崔嵬密竹森雲幢過從往往臻靜默兀坐終日如枯椿
得君新詩成杼軸目未窮紙心先降指摘萬象無不到
發慮百中如甘逢搔情引思勉欲和畎溜豈合追滿瀧
念君窠道滯山邑誰者內舍居高龐（龐高屋也）方今明聖締
堂構采拔材雄恢鴻庞長松偃蹇卧澗谷梓匠誰與來
扶扛入登明堂柱九室氣象藻凜尊家邦復使天下貴
儒術須臾千載長錚淙

同王弱翁宿廣化寺

能知真樂唯吾曹聲利外物誠無饒深山窮谷苟遂性
膚體不厭常枯焦況如佳景擅天巧會與仁友相追邀

龍門伊洛古今勝蒼巖翠壁雙岩巉疏鑿宛見神禹迹
懷襄既乂供堯朝千龕萬室變佛宇鐘磬梵唄何喧闐
唐僧無畏號神僧當時蠻觸事過徒自悔駟馬追不却況臨
棲殿勢若風中飄高甍垂空插雲翼連閣跨路馳星橋
深沈神物潛擁護顯微無不在崔如矜驕奇與勝幸遲日
禪堂解榻眠清宵難辭蕭雜羣簫天真不啻聞咸韶
乃知神僊有窟室我意已欲陵煙霄

龍門行

皇圖經野臨中天北有大河南陸渾陸渾之下伊之源

直走闕塞侵山根此山不斷亘坤軸逆爲汝海波濤驚
忽焉天意有不測豁開峽口流如吞長波萬練卷空過
貫都會洛風霆奔崖岸相崇嵣天闕此號鑿龍爲禹門
石道盤紆入幽邃杉松隱映皆祇園下窺朝市但塵土
不與人世同喧喧天章閣老眞相嗣詔委北陲嚴國藩
前驅騶琴聊盤桓憑高置酒臨巖軒是月嘉平臘將盡
春風料峭煙羅昏圭陰表日景漸正玉沙透水波先溫
杳杳鐘聞照宸極壯以崤函周輻輳超然宴覽動容歎
坐須圖論慚冥煩乃知公旦卜洛意根本繫時亡與存
法宮在今宜有制上寇太微尊至尊乘杓布政朝萬玉
莫如洛宅當乾坤三陵氣象貫星野慶雲祚百雲來孫

豈唯設險御諸夏亦以擇惠安元元爲於可爲事乃流
器大重遷成有言賤臣幽退目及此願對上前國籍甘
梁既之惠酒分餉張伯常朝議既之時爲提州
黃衣健卒有乘壺口榼村語無紙書爲言八使致新醸
赤泥翠籠來兵廚軟子官冷乏斟酌補助不足均麤餘
殷勤開題與不盡對月開縢露華滿金波瀉出紫玉瓶
珠光飛入琉璃盞的雖甘少道味恨友思賢動深意
走送城西詩酒家珠玉琅琅發清思李白一斗詩百篇
劉伶一石高七賢史部興來卧甕邊賀公眼花井底眠
乃知醉鄉路安穩華胥有國無圻畛願君愷樂游其間
千秋萬歲歡難泯

和君實同年會作

詩酒相娛誠得策洛社當年有牛白況公同榜三四君
從官天涯久相隔一朝把酒對春風餘花紅白猶堪摘
不覺殘生年輩晚招延亦預尊前客清歡盡日信忘形
醉鄉在歌不知拍

和王微之赴韓持國燕集

嶺川太守無羈束爲政課最優第六里中耆舊六七翁
新開勇退皆高躅獨棄庶官民社設擁熊軒駕丹轂
身病何由安百姓才薄豈當尸厚祿巧匠居旁只坐觀
老手真能袖閒縮唯有過從相愛心青松不肯更寒凋
韓公開宴坐高堂帳帝垂紅寶綺綠簾深不散玉爐香
夜長旻剪銅盤燭從容談笑雜笙歌翩翩舞態學驚鴻嘹嘵龍吟出橫竹與公進退晚相同
曾共憂勤參大麓酒量從茲減壯年豈復長鯨吞百谷
與來猶勉泰公歡金尊未踏先頹玉且同物樂時康

律詩

早行

風駕冒輕寒身勞意自閒鳴雞起遠野殘月滿空山水落難沙白林稀落葉殷東方上朝旭始免畏途難

遊萬山與王弱翁聯句

靈境中天秀千岑靜鎖神懸榱宅鳥窺宇宙心孤棱標日月絕勢重壓乾坤深毓粹河嶽共儲靈慶流兆夢肖傅巖形姬旦興周典桓榮授漢經四聰延故沃百辟仰儀刑金節臨全澤貽謀遠光華燮世丁精心該古學夷步涉僊扃虎變騰虯蔚鵬飛絕窈冥眇渭濱兆夢肖傅巖形姬旦興周典桓榮授漢經四聰延故沃百辟仰儀刑金節臨全澤貽謀遠光華燮世丁精心該古學夷步涉僊扃虎變騰虯蔚鵬飛絕窈冥眇渭濱兆夢肖傅巖形姬旦興周典桓榮授漢經四聰延故沃百辟仰儀刑金節臨全澤貽謀遠光華燮世丁精心該古學夷步涉僊扃虎變騰虯蔚鵬飛絕窈冥眇渭濱兆夢肖傅巖形姬旦興周典桓榮授漢經四聰延故沃百辟仰儀刑金節臨全澤貽謀遠光華燮世丁精心該古學夷步涉僊扃虎變騰虯蔚鵬飛絕窈冥眇渭濱兆夢肖傅巖形姬旦興周典桓榮授漢經四聰延故沃百辟仰儀刑金節臨全

峯巒排翠玉仙境類蓬瀛神降即為霖事移叠山石形端玉女砧下有故母石形似少室山可尋唐經藏寶妙魏殿想鑾音文帝雒宮雲作他方雨

松連別院陰谷泉長浸斗頂路欲捫參探穴龍潛動應捫蘿力不禁箕熊分蟻垤伊洛認蹄涔鳥道樵夫去龍潭驛使臨衆僊停羽駕八仙壇昔帝儼宸襟山有玄宗避暑宮選勝先看記乘危可作箴天門開四極

仙居二天門樹品冠雙林品松五品槐靈藥看苗翳香醪挈榼對道宮庭不掃學館實無黔山有書院壠麥風搖浪溪流石礙雜花春爛漫老木夜蕭森夕照河光接晴嵐塔影侵深崖藏積雪虛壑響幽禽漢嚴烟暮杳流寺橋橫蜨蝀禪磬擊環月寒燈耿耿

賈文元生日

寶運興王國眞賢降帝庭乾坤深毓粹河嶽共儲靈慶流兆夢肖傅巖形姬旦興周典桓榮授漢經四聰延故沃百辟仰儀刑金節臨全澤貽謀遠光華燮世丁精心該古學夷步涉僊扃虎變騰虯蔚鵬飛絕窈冥眇渭濱兆夢肖傅巖形姬旦興周典桓榮授漢經四聰延故沃百辟仰儀刑金節臨全澤貽謀遠光華燮世丁精心該古學夷步涉僊扃虎變騰虯蔚鵬飛絕窈冥眇渭濱兆夢肖傅巖形姬旦興周典桓榮授漢經四聰延故沃百辟仰儀刑金節臨全

寸莛徒能繼輿頌傾意祝遐齡

清輝閣

使寄東南重提封舊國雄江山歸漢節棟宇壓吳宮隱几羣峯近穿梧一徑通竹陰搖檻翠橋影落溪紅響迸荷心雨涼生水面風澄清多暇日尊酒喜時同

寒食日泛舟

合友逢佳節攜尊泛碧流溪風銷酒力煙樹入春愁羣鴨開波綠疏雲透月鉤平生懷古意最美五湖游

贈師宰

君來寧素約我至白殊因義重緣應合心親見亦頻十年無齟齬一遇有逡巡他日林丘去須爲白首親

送別

小雨郊原淨輕風生早涼歌聲激離思酒力壯悲腸默
計去程遠預知宵夢長柳陌足清賞一一寄詩章

和韓侍中上巳日會興慶池二首

波淥朱闌外山明綺席前畫橈飛彩鷁紅旆照清漣東
閣隨開府佳賓慕謝儇夕陽歸騎外芳草綠縣縣

故隄高柳絲毯毯花蓉遺基映柳南啼鳥解招遊客醉
落花時有戲魚衝釣船綺添春色山破雲烟出曉嵐
後會陪公惠更樂行看廟勝掃妖機

觀終南採冰

鑿結自太古蒼岸潛閟深炎蒸當六月皎潔正千尋金
盆通珠液青蠅避玉碪焦勞方旰晏聊可沃君心

和江東運使韓子文見寄

巖寒君子遠窮達見情均多謝江南信偏憐澤畔人明
珠驚照夜寒谷頓生春白首論交地須看管鮑親

和韓子文題王摩詰畫寒林

摩詰傳遺跡家藏久自奇高人不復見絕藝更誰師木
石生寒早煙雲結雨遲筆端窮造化聊可敵君詩

和毛維瞻郎中見寄

高賢煩出使妙東益從中紅柿臨江浦牙檣列岸楓須
條蘇舊俗弔古訪遺宮令信遺文簡刑平獄戶空九重
天春翼千里物情通識面烟波際論心氣類間鄭金報

來首獨拾書勤空繫鴈河廣詎容刺郡僻稀民政科繁
層吏曹飯粳吹玉粒甕解聽夢金簪岩性親黃卷霜悉仰
白醪任真傾肺腑共醉沃醯糟夕陽抒新林小平以滅衆
遨光陰花泪泪懷抱慎勿忉忉竭隱輸陶令參神學李翺
因君破家帶遺與彌舍真

和徐德卿中書雪

若思消疑沴時當思復三日喜雪驗時和山峙嚴閔江淙兒與
皓囿粧花劉巧林亞玉樹摩空輕不無異劉簡惠不頗
野僧農務急客醉酒家多裂素思團扇吹毛想太阿流
風疑漢舞黃竹詠周歌瑞令須年遠裘庶猶駿過穀登
期巖稔人樂免天瘥會待清宵賞寒光混月波

謝師厚寄同黃堦發直唱和

忽得壤郊信翛然病鯤醒懷賢心獨在感舊淚偏灑
斗占神劍西豪聚德星卧龍看復起失馬願曾經冰玉
清相照芝蘭遠更馨官應念我白首候歸亭

和閻瀕中秋賞月四首

中秋多清景況復在邊庭月吐孤輪迥天開六幕青輝
盈疑白晝明極掩常星此夕鄉關思胡笳莫細聽
張筵無秋月簫鼓沸公庭光泛露逾白輪高天更青遊
藏三簿客牢落庶民星節去人隨老杯行我但聽
萬里邊城月清輝徹北庭沙伴霜霰白圍火慕蘭青影
龍林飾玉光長隊透星南飛有歸鴈美爾故先聽

浮雲收絶塞金鑑曜天庭但願冰輪瑩何煩桂影青溪
心如寫練杯面若涵星曩昔開元曲何人可復聽

和聖美羅家原道中之作

曉烟浮水白晴日透霞紅屈曲岩頭路蕭條旌脚風主
恩覃塞外賢業滿智中始信人聲達歡迎到處同

騎射

雄兒矜絶藝勇氣厭天騶振臂聯驅馬驗身仰射雕回
旋驚電轟奔突出塵罥武備幷文教均脩是我朝

病起聞走馬宴同僚走筆戲呈席上

平日倦仍衰那堪更病羸徐聞燕集冠蓋阻追隨歌
笑爰鄉閭化靜恬應憐孤客志粗守小官廉飢賴監河
粟貧無遺盜縑清朝慚祿薄豐歲喜魚占識暗妨時用

心愚以古潛狂歌忘皓首醉眼怯青帘東閣容疎放西
都慰佇瞻疇詩常愧拙負亦固非讓久玷題評末深蒙
道義漸虛舟不復繫所向可無嫌

寄伯康君實

和范景仁蜀中寄牡丹圖

平生親友分偏向二難深但念相從樂應知別後心西
牡丹開蜀苑盃尺莫如今妍麗色殊衆栽培功倍深矜
想乘罷南圖遲愽尋不奈懷賢意香醪倒滿斟

寄伯康君實

奉傳萬里圖寫贈千金難就來欄賞徒搖遠客心

同張伯常會君實南園

幽園多清致人賢樂有餘游心藝苑歸興若田廬畦
廣容栽藥門扃為著書築壹占嶽頂鑿沼灑伊渠庵倣
盧全屋坊隣白傅居挑脩留倦客種竹蔭游魚弄水衣
禁漏遵流酒酬徐園翁名草木山鳥戲階除密席延商
韻高風邁漢儒城西老詩伯獨免醉登車

子駿君實約遊園過雨而止

不盡陪從樂端居若絆羈雨方添草色寒更展花期衆
目紅芳阻搔頭素髮垂清尊難獨酌終日起相思

省壽當安逸炎蒸德往還二難俱命駕三遷始開閤清
論應更傾新詩特解頹宴寢雙鴈序為吏下雲間

和文潞公席上

足木清陰合公堂雅燕開前軒鳴鹿管密席列英才坐
久夙逾快歡多日易頹廣門榮一顧恥閉愧常陪縱客
燒銀燭垂蓮酹玉杯醉歸應倒載遠勝習家回

和安之喜雨

驕陽違密雨歲事可遥占灑砌涼堪喜通宵滴未嫌泥
涼鳴玉佩簷逗水精簾草木神俱王倉箱望已滿炎

林多寂寞朝市太奔忙不似安車老傲游適四方

和君實陪潞公子華景仁宴集各一首

始終全盛美今古莫如公華袞加朱紱安車撤還龍

楮宗杜計破賊廟堂功身退謀猷壯宜哉帝眷隆

再拥平陽節符守洛宮禮賢多孺子交政得裴公寬

簡宜民化歡游與俗同行看岷守席致主詠南風

沙鞏安市穩花暮醉帽紅還鄉慰名士入洛訪諸公暨

德如威鳳踪若士鴻清規傳後學佳道不談空

種竹盈軒翠載花滿圃紅著書評百代守節逾三公皎

潔升堂玉孤高漸陸鴻請君若尚少萬勿直長空

寄君實

西臺無吏責道義得親依過宿聯談益中懷已恨稀何

情堪久別無翼不能飛愚直相知少非公誰與歸

寄王不疑朝議

松筠宜歲晚冰雪照人清無限相從樂空添別後情官

期何日滿婦計未能成不起思予念輸君道眼明

喜雪

久暘逢臘雪酌酒動歡詼密勢迷城郭餘霏棟檻河

光平曳練嶺色遠堆瓊已報豐年瑞三登賀太平

和張坊州

詞場同際遇郡政接循良珠玉篇章妙芝蘭氣味長褒言如衮繡雅意戒鵝梁老格松千尺清文水一塘褒酌

停筆久降歎娘腑忙當宁神兼武閒邊洮與湟再叨蕃

寄重難報主恩滂憂職思承教何由到訟棠

和微之湖亭席上見贈

曾陪湖上醉特同詩云前君嘗與微之飲酒盡醉而君詞後之與微也一別十秋風向老

相知少追歡舊德同花香來席上歌韻微雲中美酒盈

尊綠新醅映燭紅清時宜共樂白雪和難工便合歸休

去荒田附郭東

酔慶州五弟

仲氏居青瑣子而各大州報君當蓋節省已合回頭巖

遠將何有榮華過即休相期知止足里社早同遊

寄二弟

一日如三歲雖懷不可忘宦遊難會合衰老易悲傷原

上鴒飛急天邊鴈序長如何名利役白首遠相望

目盲

肝膽輪將竭因鍾兩目盲小冠希子夏令色恥丘明青

白何曾變紛華舊不爭幸回親物志都作反身誠

謫居零陵

過盡瀟湘景宜行固不分烏羊狼可飲白酒飲能醺自

息登臨興因無出入勤靈妃曾鼓瑟信有尚堪聞

無書

患難人皆極誰能絕信音寧忘問生死可是盡浮沈信

予情無矯知予咎自深嚴冬見松柏為有歲寒心

覆舟

始駭舟衝簸顛風振厚坤濤聲如壞屋雨勢若飜盆力
援頻舟子驚號閔稚孫全家脫魚腹應有未招魂

零陵重陽

衰年逢素節盲卧柱江東應有益高會其如摘塡翁揑
杯難舉酒嗅菊不知叢白首陞僧室無煩落帽風

零陵移居

不起移居念全因歎兩眸門閭俱莫辨區陌亦何憂眼
鳥雛巢遠盲鼈待木浮平生安穩少蓋乏指身謀

零陵憶弟妹

憶娘勞妹慽悴客瀟湘他日常星聚 書年兄仲妹玉衡人情棄予所 衰年

隔馬行既盲難引望垂老易悲傷安得騎鴻鵠高飛向
汝傍

零陵寄三弟五弟二首

勿起還鄉念貲空不易居田租收素薄官俸奉無餘願
困嘗求米丘貧樂飯蔬 觀蔬飯也 欲諧求米丘貧樂飯蔬句
門啟新第懸罄是吾廬

勿起還鄉念人多故與親舊通鄉里意皆仰俸餘緒望
縱諸家息情須一飯俾誰能悠久坐白眼絕朋寃 言衰氏女兄嫡

御史得言天下事吾兄清直副明揚方當旒扆勤開納
送貫之兄被召爲御史三首

 言許下馬費自疫皆里人所知後於安得下馬費自疫皆里人所知後於安得
置少生涯使可備加衆命下滑然遷居衰何耳

肯使江湖勇退藏賢者慮時心欲破仁人致主策須長
朝廷覓大生靈急只在忠臣振紀綱

憶昔先門陟諫垣正人風采動朝端家聲宜有琳琅器
兄職今哉獬豸冠臺閣繼登時所貴忠賢得用古來難

浮榮未必吾儒志會把功名付鼎彝

艱禍龍鍾百指存共餘齒賴依仁鴒原方顧飛鳴急
鳥府俄聞拔擢新此別宦遊須異地從今教撫更何人

他年莫負鄉閭約明月扁舟泊渚濱

孔寧極先生拜官二首

聖朝旌德向丘園紫詔頒恩到華門鄉老始知爲善貴

廉相廉讓教兒孫

先生操術本真儒進退恬然與道俱寵至不驚高節在
豈誇虛譽激凡愚

龍門山二首

雲擁樓臺霄擁川親朋行望衆吟鞭煙合龍蟠萬壑淩花霞
坐見金人變玉僊

松筠深處訪潛溪唐相當年卜隱棲必竟主人遐不得
只教游客駐輪蹄

獨游石巖寄諸友

亂石巉空碧翠稜攀蘿尋勝遂溪聲愛山懷友情無限
日暮巖邊獨記名

寄香嚴海僊上人

穠郤相逢已十年想像風格鎮依然身同幻境融都寂
心得玄珠照自圓倚錫靜眠松下石煮茶閒試竹間泉
利名識盡情猶熟終羨空師絕世緣

陳和叔游龍門先歸

玉峯環照碧伊寒樓閣參差四望間散騎從游皆故友
一川清景徹南山笑言迴出塵埃外心意都如物象閒
夫子官居慣追賞故餘詩客獨先還
和王弼白沙道中

共驅羸馬驟寒蕪景色鮮明近洛都出谷流泉春更綠
陽林幽鳥暮相呼伊川舊賞疑朝夢少室重看勝畫圖
從此便窮山水樂相從應不厭崎嶇

龍門馬上望雪

山開曉色千峯玉草映寒光萬點現為我春游添景物
不教桃李獨鮮明

臨汝溫泉

山前陰火煮靈源昔日曾臨萬乘尊歷盡興亡只如此
不隨時俗變寒溫

與王弼游龍門

誰知造化擘巍峩千古伊流向此過四面寒松擁香刹
兩崖蒼石束寒波身閒愈覺良朋貴詩拙饒羞好景多
宜向諸方縱蕭散明朝望洛下長坡

許真君天誥

至人脩練久能成此誥嘗聞降帝庭寶墨森森發仙氣
訓詞一一在生靈既將道行蒙幽顯奚必優蹤到杳冥
鶴駕雲軿非我覩祇期操履學真經

讀逸民傳寄孔寧極先生

漢法忠賢有不容遂持名節隱蒿蓬生靈莫見真儒效
爵祿多疇戰士功兼市終難沽美璞魚鼈安得挂飛鴻
聖朝高士優游甚自有行藏繼祖風

和曼叔閒書

天子天資過我曹兩兼才德屬人豪不求近譽聲逾遠
能處卑官道益高豈止一同裁美錦直須萬俗被重袍
白來康濟吾儒事撫遍瘡痍莫厭勞

又和早行

拂曙征人各向方乍明林野更青蒼雲頭漏日開秋色
馬足驚沙破曉霜時事牢聞心念愈靜故人不見恨空長
憐君素愛還鄉樂行役雖勞肯暫忘

循吏

王化由來起一同盡由守宰致平隆坐移風俗為能政
勤撫生靈是至忠四境肅清民害去一方和樂主恩通
吾皇有德真堯舜唯待諸君共理功

酷吏

虐吏天資害物深斯民無恥數刑淫只憑豺虎貪殘意
肯順乾坤長養心骨肉盡將成怨府君親何以致歡欣

終逢族滅令人快智者爲謀豈待歲

聞鍛

萬籟蕭然送夕曛鍛聲相應互成文高隨晚吹驚愁耳
清入霜空透暮雲始訝僧魚敲曉石靜如山木響秋斤
五兵若可爲農器此說千家不厭聞

和象之石磬

誰向西山選翠琳中令太古自然音逢唐帝來祥鳳
今與陶家伴素琴清越乍敲脩竹裏堅方真合哲人心
一鐫名姓將難朽千載知君道德深

送賈秦卿宰尉氏 傳中之子

相君勳業冠朝端愛子猶居宇俗官道德相傳家有法
功名善繼古爲難清平足使羣情化談笑能令萬室安
千里遠途今日見願當仁政勿盤桓

和鄭郎中宴集

卧錦仙郎久下居滿庭書史日康娛邀朋欲走超前轍
不厭塵埃客無

范忠宣公集卷第三

律詩

寄辛化光

疎閒心蹟久相親一別江城兩見春身若孤鴻長慕侶
道非尺蠖敢求伸優游歲月空尸祿明潤溪山不染塵
尊酒從容皆勝景欠君來作席中賓

和吳君平游蔣山兼呈王安國二首

十年游宦阻朋從尊酒俄欣二友同單父能名推子賤
襄陽高節愛龐公六朝山色空陳迹十里松聲正晚風
聯騎追攀不知暮郡娥歸路入摩中
錢塘山色飽相從復此登臨景物同舊國池臺餘草碧
夕陽樓閣半山紅當時言笑如朝夢今日心顏盡老翁
終愛巖間坐禪客能將萬事付虛空

和呂獻可江口見贈

世間俱承父祖風又叨官弊十年中棠陰代領諸侯印
棣萼更聯御史聰白首相期唯信道清朝連
貶爲輸忠駑駘詎合參騏驥應合心能報主同

和呂獻可牡丹

去年仁政與春來真賞兼曾衆醉目回紅芾已隨芝檢去
滿欄芳意爲誰開

寄堯夫三首

江頭五日艤輕舟欲去遲遲更自留目斷旌旗秋水闊

呂誨

龍峯峯上荷簡樓
去年同作南遷客今日吏持刺史權推挽試知民吏意
無因談會向尊前
碧草萋萋照綠波暮春送客興如何滄浪應有清灤處
蓋見漁人鼓枻歌
和獻可龍掌寺見寄三首
驅車日日望行舟日斷風帆不可留獨有召公遺愛地
蒼山重疊滿晴樓
丹心自許酬明主白髮那能避貴權此道方今誰復問
望公須向古人前
忠臣多快姦臣憤天意人情可奈何安得皐夔能致主
早聞堯舜復康哉
和獻可丙午二月六日別臺中僚友
臺參議公集卷三 二
愈時情緒已難禁況復懷賢恨愈深鴉噪晚林催遠客
雲藏夕照弄輕陰松筠自信凌霜操葵藿長傾向日心
同志飄零山館寂欽沽芳酒與誰斟
荊甘
品珍方柬寄來難長憶東吳把酒看筠澤煙閑排錦樹
洞庭霜老摘金丸清香先透筠籠細甘液俄通玉齒寒
不學荔枝遺國恨曾煩驛使到長安
宛墨
誰燮長松製作勤輕煤勻膩雜蘭薰中疑玄石無纖墨
外若靈犀有密紋溪石作研澤紫翠蜀牋試寫落烟雲
會將點畫傳青簡千古忠邪爲爾分
寄曼叔
他年當苦見君難每一相逢百倍歡
敢期塵土共麤官夜談往往驚晨鼓樂飲時時解醉鞍
遊遍洛陽佳勝地須將歸興暫盤桓
和張統賈之同年
同榜同僚是別緣所存相近復相便注情疎懶忘官檢
襟抱平夷學古賢仁者才謀當濟物吾曹名利久推天
須知白首相逢日不失初心始自全
和韓侍中遊興慶池席上
臺參議公集卷三 三
出郊尤喜雨初晴洗出川原物象明樓影半藏高柳外
池光遙與綠萍平鴛馴長近朱闌戲民樂爭隨畫隼行
主禮自忘台鼎貴芳尊盡日許同傾
和韓侍中歪雜洞
勝遊今屬相君家槐樹高開碧水厓森森舊綠梧常映日
榮紆寒溜曲穿花蘚奉柔蔓垂長帶行引新萌走蠆蛇
下吏不辭衰醉弁邯鄲秋思歸方編茵車
和韓侍中上巳晚遊九曲池
前朝池閣盡塵坡登覽漸無弔古才舊物祇餘蒼石在
斷牆曾識翠輿來回環竹徑穿幽鳥寂寞茅齋覆故臺
游客靜觀興廢迹利名心息若寒灰

和韓侍中春陰馬上
三月芳菲欲暮天可堪零雨晝連絲潤催隴麥將籠節
寒甸春蠶赴早眠疎柳拂橋難結絮嫩苔鋪砌已成錢
牡丹只待晴陽照看吐新花一尺圓

次韻韓侍中遊興慶池
兩奉清歡到碧塘丹遊無柰惜春光莎勻古岸添新綠
蝶逸殘花採舊香佳木引陰交翡翠疎林避筍補笋牆
從容賞遍西園景化國偏知日月長

和韓侍中登廣教院閣
兩陪千騎叩禪關待聽高吟解客顏吉甫壯猶方北伐
謝公高興在東山僧軒深閉芳菲盡春盡初長鳥雀閒

游覽不知歸遲晚火城看逐隼旗還

和韓侍中同賞牡丹
秦地春光似洛陽牡丹名擅百花場巧緝鑑葉芳後
高前紅雲萬葉彊露滿金盤看固色風回綺席識天香
酒酣只欲盈簪載聊伴衰顏照玉觴

和孫學士北禪牡丹一帶三花
三花駢萼吐芳叢曲盡東皇造化功疑是神山仙子會
霞衣欲作登門客几杖何妨許暫陪

和韓侍中西禪牡丹
霞衣鼎立駐輕風
秦川花品似伊川異質應同上苑看衆卉先收推國艷
五雲高吐學優冠烟苞添色資吟筆露葉霑香滿酒盃

和吳仲庶遊碑樓大慈二寺
勾壓春叢千萬朵欲歸猶復遠朱欄
錦城寒食最繁華游騎翩翩雜鈿車烟染翠行環郭拗
波搖紅影隔江花長年已覺春如夢遠客唯應醉是家
回首鄉關行樂地風光正好路岐賒

和吳仲游上已遊學射山

天涯春色蜀川多勝賞相從到蔣逕郭烟蕪深似染
隔林山鳥靜能歌花邊密擁青絲蓋陌上輕馳白玉珂
察俗自知無遠術祇於民樂驗時和

和吳仲庶晚春遊海雲

東郊行樂冠西州古寺岩巒翠嶺頭化俗文翁傳豈弟
尋山謝傅繼風流天涯尊酒欣相遇劍外三春得共遊
雅興直須窮勝賞年光難使隙駒留

又和暮春蠲市

古祠幽逕錦城隈千騎遨游宴席開盡日風光隨綵旆
一方民樂在春臺江頭佛寺藏深竹郊外人家蔭綠槐
已奉吏書催別緒肯辭清賞屢追陪

寄臨邛致政常郎中

東海抛官勇退時邦人留止任牽衣三朝報國丹心盡
萬里還鄉一棹歸身向清閑添壽考德因潛隱更光輝
常思杞菊親高議何日單車遂扣扉

寄持正都官按部嘉眉

使者觀風過晚春逢山應暫梶征輪雲埋雪嶺銷銀界
日射金仙照碧津千里謳謠民足食萬家水竹地無塵
未能結駟相從去簿領空嗟絆此身

以眉州綠荔枝寄吳仲庶有詩次韻

嘉川荔子著芳名擕從歸艭到錦城馳驛幸即唐日貢
甘芹聊致野人情丹砂結顆藏膚露赭殼爲囊貯嫩瑩
京洛不須圖畫去得公佳句自分明

和仲庶江濱避暑

古祠清燕敞虛堂喬木森森晝景長池面雨來荷助響
席間風細篆生香白紗傾側朋簪集絳蠟銷殘舞袖長
率俗自嗟行役去同陪千騎醉瑯璫

將北蜀次仲庶送行詩韻敘別

遠客親仁豈素期兒陪文酒復經時自慚拙宦多遷逐
每數良朋易別離白鴈唐空已老清秋宋玉不勝悲
仰公早展經綸志百辟方今待允釐

寄李審言龍圖

英風一別幾經年尊酒相逢意渺然秋報重知幽圄士
喜同清議屬眞賢武侯方屈南陽卧蕭相曾封漢水邊
好及新春須惠化行藏吾道合排天

酬張杲卿相公見招

先君同榜更何人教育偏蒙辱義親孔氏繫裙暫滯迹
逸陽塲鶴羨閒身四朝盛事渾經眼千日濃醪好入脣
箕潁更無高枝客只應梅柳爲公春

和閻五秀才折海棠見贈

蜀國海棠春最妍萬枝紅錦憶曾觀鄉人折贈情尤重
肯與羣花一等看

宿州元太守北樓席上

七月高樓暑氣回荷香細逐水風來翠蛾細袖歌聲遠
綠野蒼山醉眼開羈客秋懷追屈宋主人交義繼陳雷
他年林下相逢去詩酒何妨許重陪

和吳伯修洞霄宮

三朝勤瘁不謀身今日官閒與道親紆組還鄉宜最樂
居山得祿未全貧性情有暇窮真理門館無塵少俗賓
會待收蹤歸畎畝敢就君阿醉洞天春

和滕中舍見寄

靳水分攜自昔時六年奔走困長岐人憐家世三朝舊
身在風波一葉危白髮星星驚歲月丹心皎皎仗朋知
林泉早晚峰休去廣袤無厭愧滿卮

和李觀察推即席感舊二首

相逢同榜盛當年喜復君來對此筵花下莫辭類把酒
月中曾是共登仙去還還有蠹官樂晚達何妨秀句傳
得失已看如塞馬苦心勞力亦徒然

一牓登科二十年江城偶得共盤筵鄭公雅喜中都識
（劉公作都官員外郎）
風猶待子孫傳狂歌醉墨形骸外吾道從來況坦然
（梅福曾由邑吏僊李見白成招仙李白首相期情契厚素）

送宋大卿歸泥上

眉壽康寧位九卿人間五福最難幷丹心報國冰霜潔
白首還家里社榮化日益齡高世樂野雲應似出門情
淮泥美事傳千載何止孤風激後生

和孔宗翰郎中清名爽世傳惠政謳謠騰楚甸
聖人流澤到真賢直節清風滿海壖
醉吟風月滿江天嗟予暫濫與劭農印歸老幾無坐客
誼一得新詩消百慮莫嫌未熟且安眠

和傅欽之見寄

至道潛心信有功目前超悟忽圓通三身不在諸塵外
萬象全歸一照中念絕去來隨處樂法無取舍自然空
護持雅屬當仁力枉問麻陽懶鈍翁

和余周郎中見寄

宦遊從昔各艱難方寸茶禁百慮干憂患早催頹鬢老
風波回念骨毛寒詞場久託平生勢酒席方陪此日歡

致主庶民嗟晚矣只堪相約挂塵冠

章伯望郊居

獨愛高居遠市塵蓬軒嗒對江天門前一帶平橋水
舍側千畦附郭田鷗鳥漸能親几杖兒童應解愛林泉
朝廷方待忠賢急莫厭京塵撲馬韉

和張扶作郎見寄

戀德懷賢出禁城片心長往若遙旌留侯老棄人間事
白傅詩傳海外名灑灑琴尊資上壽太平風月屬高情
已知世故無關慮佳句猶頻訓後生

金陵懷古二首

天兵從昔度女檮四海干戈一戰銷江裏豈知

醉遶漁艇亢秋湖
六朝文物今何在千里江山自宛然英武南征無殺伐
至今樵牧尚能傳

和元子發學士見寄

二紀淪困官遊相逢莫論窮先秋清時無補身空老
往事難追涕旋流舉世交情皆我少經旬行色為君留
何時歸去江湖上風月同尊范蠡舟

和王著作見寄

疎慵齋閑晝常高忽喜君來病眼醒走訪禪山諸洞穴
同祈甘雪一日往返醉吟詞客舊林亭 宅在十年多難頭俱白
贊霜凝鏡不重消隨陽鳴鴈聞初急向日丹楓惜半凋
四友相看眼共青別後新詩收滿軸芝蘭難遠有餘馨

和李敬重九席上遣興

謫居閒僻少朋游珍重征帆肯暫收多難共驚霜遶鬢
重陽還喜菊盈甌樓前雨洗千山翠天際江橫萬里秋
節物相催人漸老此身何日得歸休

和謝師厚見寄

地僻官麤傷俗稀鄉園回首隔危暉寒霑楚霧人空老
水落紅沙鴈自歸往事尋思都似夢素期乖失謾知非
東風送雨長西去心逐輕雲日夜飛

碧落無雲玉鑑飛淨中毫髮了能窺光隨酒蟻斟銀檻
彩瑩歌人發瓠犀露重已從巾角墊輪傾欲把斗杓撝

醉狂乞好採蹯窟安得陵空萬仞梯

和耿憲見贈

仕途名迹本幽遐謾課省俄登黍世家恩戴丘山宜盡瘁
言關社稷敢嗟邪歛芥寧嫌羔羊美抱甕徒為智士嗟
君子一言華袞重此身被服愧無涯

和徐郎中相枝甘露

素液漫甘勝醴飴倘容翠柏瑞明時何如溥作豐年澤
萬物涵濡被福施

和曹職方至日

宦遊將老愧違飄逢節他鄉倍寂寥世網縈身難自解
賛霜凝鏡不重消隨陽鳴鴈聞初急向日丹楓惜半凋
四友相看眼共青別後新詩收滿軸芝蘭難遠有餘馨

餽暖全家盡君賜忍看編戶獨無聊

和耿憲秘校喜雨

紅陽六月氣仍驕多士身勞恩未焦膏澤俄隨恩詔溥
螟蝗半遂野雲飄歲時敢望家聊給賦斂能供政有條
鑿井耕田忘帝力何當鼓腹播民謠

題李子高虞部園四首

今時難得是高人里社因君俗愈醇松竹漸成風月好
只應終日聽韶鈞

脩鍊工夫合自然河車潛引玉池泉老君道德人難識
復見雲孫達二篇

全家歸隱似前賢碧酒醇醲白蟹鮮心欲生民常富壽

高歌會樂太平年
不敢外物駭襟懷明合蒼蠅亦信哉驁蹇自慚無駿骨
謾勞伯樂品題來

和曹演甫中秋見懷

去年對月憶良朋今夕誰同塞上情華髮蒼顏人易老
賞心樂事古難幷成樓笛響千山迥沙漠霜寒萬里明
半夜鴻飛不斷好將幽夢到淮城

和閻瀕屯田五十歲元日感懷（與千尚榜同年）

君緣直道阻棲遲我愧無才振國威同勝同僚忝碁勢分
使秦使蜀重親依纍櫜衣帛身空老學易知天志尚違
白首相期惟信義世情徒是亦徒非

和吳仲聚通判見贈

侍行曾見羽書飛獨鶴歸遼想令威三紀家聲幾泯泯
重來民俗尚依依脫身負擔誠多幸屏迹山林願正違
主詔已繫賢者助第承先業愧才非

寨下追憶烏江之會寄李誠之待制

主人忘倦客忘歸長憶江邊惜別時日下青山猶促席
風衝画鷁正霑詩盤堆白玉鱸肥美手擘黃金蟹殼肥
今日相思孤戍裏塵沙滿眼鬢垂絲

和閻瀕重陽見贈二首

秋懷多感怯清笳判向西風醉帽斜塞上星霜人易老
幕中談笑客倘嘉金英浮酒稠於蟻丹葉粧林遠似花

身健幾逢佳節在登臨尤惜年華
登高宜不負良期須信時光似隙駒碧穗引鑪香滿坐
黃金遠席菊成圍物華旋逐鳴蛩滅客思空隨去鴈飛
莫計尊前倫醉倒醉鄉纔到便忘歸

和曹演甫秋日見寄

九日天邊倚戍樓他年江閣想陪遊鱸鱠滑與蓴絲薦
菊蕊浮隨酒蛾淚別後星霜催老態秋來顏鬢染鄉愁
懷賢感舊情難盡待向東西一問瀕

王聖美太丞奉使西來喜而有贈

賢恩雖問棘獨事科籍同兼甲子同省啟劭農明主意
審威問俗古人風陽和煦物先春到膏澤隨車大旱中

感舊知恩誰最篤寨垣憔悴一衰翁

和聖美觀騎士翥坡

翩翩飛鞚發雲間壯士旁觀亦汗顏勢若拔山當峻坂
影如掣電下空山漢兵神速從天落楚騎驍馳取將還
聖主恩深懷奮厲俗謾教角逐向安閒

和聖美壁間題

胡慮天威自走藏腐儒焉用合還鄉駑駘戀主心終在
鼷鼠營身技不長晚歲曾襟成漫落故山林壑謾青蒼
進趨無術歸無計聊得君詩浣肺腸

和聖美三岔鋪留題

今日天涯同一笑當年澤畔共長吟（公謫上元予寓鷹村酌相送還朝未

復中臺職報主長存國士心

蕃舞

低昂坐作疾如風羌管牽歌唱和同應爲阵胡能跋井
不妨全活向軍中

觀驅人者坡

蟻分突騎向高岑馳下危塗萬丈深獷俗輕生唯鬬險
垂堂豈復戒千金

和聖美華池感事

聖主憂勤百職脩忠臣那復作身謀遐方民力資周度
晚歲人情樂小休郭震能儕烏哲膛陳湯解斬郅支頭
知賢獨恨官疎遠珠璧何時免暗投

寄陳述古賓客萬年郎中二首

智淺才疎合竄流生逢堯舜忍空休猶慙世舊垂青眼
未報君恩已白頭貴老何由採几杖愛賢曾是繼箕裘

先文正已與一公相知 新春遙祝增眉壽阻向賓筵跪一瓻

欣欣萬物占芳春對景那知放逐身粗守素風皆左宦
擬投白社愧高人漢疏屢命東門駕商老方爲少海窮空辱忘年微報稱浪疇佳唱恃心親

律詩

和王定國見寄

危蹤俄復罷刑書得喪情懷久已無憂道不知身竄逐
登山未敢世崎嶇慙忻無計摘須鬢莊子墓荷云薄祿未拋牛事拙洞鮮花憶縱江湖
何日德依我

和張伯常見寄

芳信初傳喜滿胷開緘氣候若長虹文牆目視曹劉短
詩將墳登李杜雄一別寒暄迷甲子十年塵土謾西東
知君善誘存先步不欲疎頑墜素風

春日寄許州韓持國

湖上春游阻重陪朱幡紅旆想徘徊鶯花對席應相覓
不見頻攜醉客來

和李康侯屯田見寄韻二首

心爲積仁唯豈弟官因任直少升遷處常自享榮幽樂
早退皆齡白傅賢官路風波今免矣善人福壽固宜然
謫居未遂歸田計猶欲希風向暮年

仕途三黜信多難名迹常憂不自完幸賴聖恩寬罪戾
敢辭閒地儘盤桓孟生墜馬能何能顧貢禹塵冠豈復彈
俸入雖貧家世事釜魚前世已稱丹

雪中池上

碧玉爲池白玉堤千林萬木盡花開攜賓欲覓閑尊處

秋得青香辦野梅

和管湾著作見寄韻

生平迂拙畏非薛苦愛曾顏道甚奇麋鹿豈堪要組紱
漁樵只合在山陂遭時不數馮唐老忍恥空慚鮑叔知
盤紙更煩佳句贈雅情深厚俗難窺

又和席上見贈

和郭昌朝寺丞見寄二首

岷峨秀氣入京華鵬翼摶風勢莫涯莖玉照人呈美璞
楚蘭芬馥擢新芽朝班遷陟先諸彥君於初場閭里光榮
在一家不鄙義陽疲病守肯來問醉岸烏紗
言路再居無少補謾邊三歲忽勤非才白合投閑地
揚節終期報聖君老去年光流似水病來世味薄如雲
讀書記一將忘十少壯誰教不自勤

和王微之同持國泛舟登樓

故人選喜笑言同把酒相看似夢中老去卜鄰逢晏子
從來解榻賴陳公画船穩迓平溪淥層觀高橫落日紅
莫訝狂歌先盡醉預愁羈旅向山東

和鄧通謝青州范公泉

勝概因人得久存此泉疏鑿自先君發源不負當時意
清影猶涵昔日雲養正迴當深澗下朝宗應與衆流分
今逢賢帥光陳迹名逐新詩海内聞

張掞侍郎讀書堂

三紀仁皇侍從臣當時文學動縉紳高明已入儒林傳
舊室長存壁水濱峴首空留王粲宅香山猶識白公真

他年遺跡應無廢不除詩書世有人

和劉孝叔吏部見寄

一自淮陽阻見賢俄驚壯齒變衰年宦游嗟我身名玷
早退輸君福壽延別後章顏應不改何時醉袂復相連
白頭猶忝山城守常愧君恩未盡宜

和北都王宜徽謁覺海大師

心鏡如如絶斷常人天魔怨詎能傷本來面目超諸相
自在威儀遍十方石火電光隙事過蹉毛兔角覓誰長
真風到處堪行化何必江西選梯場

得請西臺贊已班便乘驄馬出齊山舉頭桑梓休懷土
和安康侯推官二首

信脚伊嵩勝抱關憔悴精神宜早退太平官職自多閒
三公天下稱人傑名迹何堪比數閒時君實鄰公文潞公皆在洛
少多狂拙老慚非富貴功名得已逾六秩筋骸難任事
十年臺閣設違時聖朝貧賤雖堪恥吏隱優閒合作知
回首蜻頭巖近日悵如曾夢到龍墀

以府會阻赴王安之招集次安之韻二首

西都風物最繁華真率相延有數家遊賞直判連日醉
暖春可忍負閒花

洛陽春色古稱奇況復名花世所希偶阻嬉遊同一醉
任從麗朝暉

和文太師真率會

賢者規模衆所瞻屏除外飾貴全真杖藜既屢宜從閒
爲具雖疎不愧貧免事獻酬脩未節都將誠實奉嘉賓
豈唯同志欣相照清約猶能化後人

上文潞公同甲會潞公程珦中散席次言司封司馬旦大中各年七十八

四公眉壽復均年此會前脩未省傳筋力輕安同少壯
風標蕭灑似神僊分司東洛榮難並白樂天詩云今年四時盡分可聚德西
豪事莫有今夕天官應有奏老人星彩近台躔

送司馬伯康君實歸夏縣

金昆玉季老相親孝弟傳家四海聞白首還鄉疑廣受
清朝得志翼機雲坦駕迭奏舜相應鴻鴈連飛翼不分
一夜西風增黃葉蕭騷助我數離羣

洛園公生日

一陽將復鼎當鑊琥粹儲精降巨賢啟迪先朝承大統
贊襄仁祖格皇天備膺百順人誰擬達有三尊我獨全
萬祀穹崇河水遠高名遐壽與之肩

安之家庭甘結實三首

溫甘移種自君家香雪年年只吐花結實定非江北枳
新詩先費主人誇

遮藏霜雪免摧殘綠實初垂未滿欄想見主人珍惜意
一回出戶一回看

花果從來盛洛都黃甘結實古來無分金未足均閒里
就賞應須倒百壺

子駿作具率會招安之不至二首

鄉閭貴老寧辜羣殫德齒俱尊合便安況是耆英會中客
須同八十主人看
齊眉舉案人誰似異膳常珍必自調真率攀邀宜莫應
蚍蜉大木固難撼

八月十六日張伯常見訪賞月四首

空庭待月喜佳賓杯杓頻傳酒易醺長笛悠揚傾萬籟
圓嬋嵌灩出重雲醉榮風節輕三事破的功能伏一軍
高興未闌天宇靜笑談不覺夜將分
老來尤喜見朋游況是才名第一流今日偶逢甘共醉
他年相憶苦三秋高吟灑落過千首遺愛深濃在幾州
我亦官閒少拘檢留連亟復問更籌
白首相知有幾人良宵難惜醉醺醺此心直欲清如月
外物何妨薄似雲飲若長鯨吞巨浪詩如老將納降軍
過從幸得閒中樂好惡榮枯莫罣分

今夕無煩秉燭遊露華垂葉若珠流翰林偏愛尊中月
詞客休悲洛下秋金谷池臺多勝概伊川山水近神州
從茲只合追清景世故何煩妄計籌

和子駿洛中書事

周公作邑遺成康玉帛從茲走萬方四向山河圍殿閣
千家花竹間田桑遊人選勝停車馬詞客尋春雜詠觴
幸得閒官陪几杖徙醪佳句愧荒唐

和子駿黃玉玲瓏二品牡丹二首

洛城花美四方歸獨有姚黃得見稀曾入鞾閣參近侍
分明新染赭黃衣
花得新朋自我公潔如明玉狀玲瓏芳心有待人難見
小圃深藏洛水東

元日分壺酒贈楊驛俞大卿

一別年光已決辰相逢重憶蜀江春欲知盈虛分甘意
旨酒思柔屬故人

寄和淳光曹九章大夫

賢守班條俗易從戴其仁厚服其功虛心足以求民瘼
實效應須東帝衷總總交情由道合連連榜勢復官同

當時賜第今無幾共喜優游作老翁

妙覺晚吟呈席上諸公

斗生奔走困塵埃晚得優游掌霍臺庭柏歲寒春獨在
林烏朝夕倦重來閒露薄祿誠多愧老向清朝信不才
唯喜洛城儔侶盛從容相遇即銜杯

送伯常歸郢中

攘鄧相看少壯時中間薄宦阻親依幸君西洛休官早
值我東齊謝病歸春色滿城游騎縱月光照席酒觥飛
遙知漢上幽棲樂飽暖全家臥翠微

和韓子華相公同游王若訥園二首

偶陪旌旆縱春游好景偏鍾傑客愁紅杏都開如趣賞

天桃欲拆尚含羞
善政多門若解牛尋春選勝過溪幽紅芳翠竹圍松鳥
殭醉清尊蓋自由

和君實雨中即事二首

放盡羣花春欲歸惜春遊樂幸相依不堪風雨成暌阻
卧聽蕭騷灑竹扉

熟寢驚知計慮長閑齋一枕事都忘自然便是無何境
費到華胥亦異鄉

君實邀遊南園雨止

名園選勝許參陪游騎翩翩急雨回花裏不聞鶯舌
龍頭空愛蠆浮醅寒雲重結三冬暖律虛飛二紀灰
深恐羣芳便彫落主人還引上春臺

子華相公應天院行香歸洛川

春色鮮明滿洛川青蕪白鳥望中間千門金碧明初日
四面煙嵐簇遠山橋偃長虹當上苑水深鳴玉過通閒
乘軒幸託車塵後時賴清尊破客顏

和君實南園獨酌三首

晚年光景更關心尤向芳時惜寸陰每到園林花好處
常思芳酌解貂金
寒食三春氣候深落英榆莢滿牆陰未甘密葉成翠幄
不愛黃花如散金
累日懷賢每寸心誰知獨酌醉花陰公詩字字如珠玉
併得三篇勝萬金

醻韓持國

獨想當年春宴遊湖邊日日醉金甌三年阻作登龍客
不謂相思已白頭

牡丹二首

牡丹奇絕洛都春乃幷千花浪絮紛國色鮮明舒嫩臉
傾城重疊剪紅雲競馳絕品供大宴旋立佳名驚衆聞
園吏過嗟恐凋落直教青紫謾殘昏
爭盡春光勝百花都人功幹鬬鮮華按奇不覺遊民合
醉賞唯愁污相車密葉揜心承曉露繁紅添色映朝霞
何妨縱步家家到園圃相望幸不賒

上巳泛舟醻子華相公

佳節仍逢善政初熙然民物在華胥
隼旟光中從相車明媚山川鋪晚照
太平應似羲皇世早晚重看洛出書

和文潞公歸洛賞花

公從帝所享鈞天歸及三春景物妍洛鯉烹鮮隨玉饌
姚黃開晚待瓊筵身同五福居周分心似南風助舜絃
花木只堪供暫賞直須萬少伴長年

文潞公謝事歸洛二首

雲漢成章湛露晞都門安餞羽觴飛謝安不復東山起
爭似阿衡得謝歸

相國來郊迓帝師紅幢交映碧參差都人共喜安輿到
止是餘花可惜時

和子華陪文潞公宴東田

滿流清淺走平田清曉園林暑天遠岡曲堤都種竹
泛舟雙沼不栽蓮沙邊白鷺翻來靜裏上幽花晚更妍
乘月陪歡忘夜久步閒潛有露珠圓

故宮詞體上文太師十絕

三紀中書更有誰致君堯舜似唐虞頌年力請方歸第
天子臨軒冊太師

太師還政冀尋常前殿銷兵罷禮化入對誰知年八十
身輕拜舞謝吾皇

吾皇重喜見儀形對御排場結綵棚繞見罷時先賜宴
御前親勸一金觥

上前飲酳余銊統侍宴羣公喜且驚呂尚豈能今復見
神仙不必在蓬瀛

蓬瀛閒說有仙居甲第園林想亦如遠岡環坏抽翠竹
平流瑟瑟走清渠

清渠瀉水灌東田十頃方塘不種蓮白鳥往來明鏡裏
畫船安穩坐青天

天上雖傳周伯星應期為瑞有常經未如全草康寧福
訪水尋山到處行

行樂心清日日添詩豪酒健猶能歌從容對客忘成而
自是天真不是謙
謙虛久已得民心三尹西都惠愛深一自安車朝闕去
萬人側耳聽歸音

歸日天恩賜畫船傾城士女盡迎觀園家連夜擎筠籠
為趁明朝獻牡丹

和子華游韓王園懷故園池蓮紅薇二首

丞相園池冠洛田娉婷次第坼紅蓮主人居守麟符重
誰見新蛙照水妍

鮮飽姚黃吐香濃千朵幾能晚風邦想許園像品盛
妹永輕透玉肌紅

再赴蒲津陪解梁張守安邑王宰游靜林

千騎翩翩逐郡侯徐山重繼昔年遊翠深疊嶂煙嵐晚
綠滿長郊稼穡秋勝概不知行客老征驂聊為主人留
預恩別後登臨處應見黃河入海流

贈張大夫

白首衰顏愧復來當時懷抱向誰開登臨髣髴驚前夢
遊賞從容憶舊臺旨酒欲斟懷老伴高吟難敵想天才
會須早逐君歸去莫屋荒田半草萊

寄上文潞公

孫閣重登愧玳簪情同倦翼託高林嵩邙未敢仁基厚
河洛寧如福海深善教每聞當鍛鼐重知難報欲霑襟
至誠懷德適飢渴不比尋常勢利心

寄上西京留守子華相公

琢頑曾是費鑪錘從昔以業國士知一阻門牆驚歲月
幾回魂夢到嵩伊神僊客佩黃金印燕趙人書白玉巵
薄宦浪拋東閣去君恩未報歎衰遲

寄鮮于子駿西臺

倏友難逢不世賢洛臺經歲共清閑兼詩豈合依良玉
墻壘何能望泰山直道默思從俗尚清新 人間
剪君致主登庸列茅屋荒田我自還

知許中散踏青詞

遶郭依依柳漸青綺羅深處畫船橫坐中唯欠賢鄉老
把酒向風無限情

寄和子華相公王園賞梅

玉蘂霜葩萬朵攢曾陪宴席醉中看西州縱有尋花處
亦待頑童格舞干

題河中府名閒堂

誰擘中條太華開萬家煙郭登樓喜微茫仙掌日邊見
河瀉龍門天上來煙靄遠分秦甸闊山川都抱舜城回
堅碑應是當年石重見吾皇詠起哉

寄題張運使先壠永慕亭

武夷山色倚天青中有賢侯謝世榮自以高名傳積慶
不教黃壤掩清名搆亭傍壠同虛寢陟岵無時見孝誠
寧獨顯親由富貴還能厚德庇蒸生

入河中府

道傍禾黍穗交垂旌旆紛紛曳綵霓山夾兩河嗟地險
雲埋萬堞覺城低十年不到身如夢五馬重來路欲迷
都據蒲坂下長坂轅門迎謁引行齊

謝張解州作名閒堂記

氣如巨浪寫長江清似寒冰莆五缸幾與賈生摩壁壘
未令張子見麾幢色絲幼婦宜傳久幼祖牽羊合亟降
欲近真筌刊翠石邦憂榮翰孰能雙

秋日席上

邊霜蕭蕭滿川梁無限秋懷付一觴白酒聊同佳客醉
黃花不減故園香民兵已許歸南畝聖澤行聞赦叛羌

得脫征衣歸里社大能酬賞樂時康

遊寶皐廟二首

古祠東北據孤峯臺殿岩巒出半空屋市縱橫基局布
雲煙重疊畫圖中登高覽勝漸吾祖放意尋山憶謝公
都受夕陽照歸艫翩翩旗旆滿川紅

逾旬積雨喜新晴民物熙然百穀成風葉蕭騷林野薄
霜天寂寞日卓午千山鳴鳥延寒雨水傍臨不窟城
但得年豐人足食大羊餘種豈須爭

和韓持國見贈兼簡王微之

身由疲病難從政性本顓愚不學禪到老豈能成一事
飢飡渴飲謾隨緣

和持國

時奉清歡消鄙吝喜同寒水滌塵沙尊傾玉粒酷浮蟻
裘合金英菊有花湖面烟霞如澤國波心亭館似仙家
四時風月皆堪賞不獨霜前変物華

偶成

橫笛佳人用意深數聲高起湜湖陰梅花落盡還堪惜
留取殘英作醉吟

西湖四時四首

白公文筆繼裏飛紅橋未開影參差疎林密雪猶堪賞
不待尋芳始是宜

夏時

萬頃琉璃處翠鱗日遲風暖物華新千花百草遊人路
應謂壺中別有春

深堂高閣敞清風舟泛荷香柳影中日待公逃暑飲
宮無拘檢是琳宮（時二蘇之客留宿宮觀）

夕陽照水晚登樓皎月涵波夜泛舟珍重前賢開展意
中年長願守閑州（宋相寺觀謝閑州不許年）

秋徵之以足疾不赴西湖賞雪

年來遇景強追攀長恐身衰興易闌八十康寧天下少
四并聚會古為難客座隨念須沽拂世網榮人且自寬
布政未能跻樂俗夢賢猶喜共清歡湖光映雪疑深碧
野色當軒展素紈心似白公何慮腳（白公詩云乾有燕堂深
宵惟何用游）燕堂深

暖小安禪齋

范忠宣公集卷第五

律詩

和持國贈微之

元老遨嬉樂事并每居右席揔群英
（微之年齒之午）醉裏篇章映古清柔袂緩舒鸞鶴舞短簫輕引鳳
鳴莫嫌專酒過從數向老交遊更有情

贈持國持國以瑞鵝鵝歌之

三十餘年鄰尚賓今朝重喜奉陳蕃松筠雅操寒逾勁
膠漆深情老益敦靦我已慚同致主榮陰還許總為藩
古今此會應難得莫飲休辭鬢絲尊

和持國瑞鵝鵝詞

臘後春前暖律催日和風軟欲開梅公方結客尋佳景
我亦忘形趁酒杯　添敬管續尊罍更闌燭短未能回
清歡莫待相期約乘興來時便可來

謝微之見贈

屬邑逢公喜望塵便陪將漕向江濱當時早重朋僚契
晚歲重敦道義親華袞已慚無德稱琳宮猶羨最關身
相過無惜頻歡醉八十康寧有幾人

和持國光祿堂賞梅兼寄舉叟德孺

叨榮報國老無成辭疾還鄉買物情身近喪朋如倚玉
心懷諸弟若搖旌成行每羨陽鴈得友何慚出谷鶯
光祿官閑容謁告掃除門巷待同行

奉寄西京王汝相公

三紀榮途愧棄征數逢憂患見交情 相公要此 江吳切喜

陪經席 白講禮 關陝還容竝伏旌大尹綵旗方晝舉上陽喬木欲遷鶯鋼駿金谷春遊盛誰作朱輪五馬行

和持國聽琵琶二首

美人成列珠朱絃對物得嘉賓醉滿筵却笑西湖遊賞處

遺之詩云集月留其兒 恐公重作稱觴人

和持國潮見招游湖二首

槳天向老占青蛾某裝令尚年欲聽歌擬假紅粧助歡醉

其嫌賓主白髮多

白傅場來西洛宅之謂 裴公居在永曲里坊 特好歌愧乏牛家妓不見淳于醉後狂 白公與牛相諸公君家有美有君家不折數大都悅醉漫留住住即忘歸嘆余何

和李徵之正議

致主唯將盛德臨世推文定總朝籍先門自昔蒙知早

開閣當時用意深功業所有皆國計忠賢有後見天心

家卿耆德承家慶福壽康寧映古今

過洛謁文潞公遊東田

東田不到幾經年孫閣重登荷葺憐清世莫尊唯尚父

朱顏難老是真仙四朝弼亮榮賢業八表昇平賴化權

門館舊生彌幸會再陪几杖向林泉

送滕達道龍圖交代歸闕

三紀分攜念友生天涯相見眼重明詔恩幸忝交承弊

尊酒聊伸故舊情我守塞垣華髮短君歸鄉國錦衣榮

何時共老江湖去雖黍相過樂太平

秋晴思西湖寄韓少師

樓閣參差霜葉紅湖光秋色更無窮畫圖中移船影動波心月

橫笛聲隨水面風當日席間先醉客如今寨上獨衰翁

思君情緒兼歸興暗逐汾川日夜東

寄西京留守韓玉汝

四朝出處久親依共上青雲更復誰里室相隣同晏卜

廟堂曾忝奉蕭規恩榮過分知難報憂患頻經覺早衰

一意待公還宰席放歸莫艱養癘疲

九日遊西山開化坊會柳溪示程憲

登高觀稼適同時賓從喧闐逐隼旗版閣崔巍初日照

林巒蕭索曉風吹山空笳鼓穿雲響徑險車徒出谷遲

坐阻車公歸興速却尋黃菊醉西池

酬王定國

守塵猶得長諸侯全晉提封二十州曲角悠揚高戍晚

黃榆搖落故關秋防邊戰士多勞思竝塞胡兒學漢謳

早晚罷兵容請老邀君同醉異湖頭

酬程定塞提刑

衰疲敢憚守邊州老去光陰似水流寒馬春深無苜蓿

田家雪足望麥青青清苑只解添鄉思白酒聊堪解客愁
獨喜平刑賢使者能將德慶紹箕裘

讀老杜憶弟詩寄二弟

昔賢遇亂多分散我汝逢時各宦遊乃信人生歡聚少
安危俱不免離憂

寄二弟

宦名驅役費光陰實恐勞生夜夜侵多病形骸衰易感
無涯思慮老難禁雖羣終日嗟予季聚首何時獲我心
精力已疲思未報懷歸聽園念俱深

迎文潞公舟謝重事歸洛

河陽客下春塘盛兩處風光屬一家不獨都人瞻几杖
笑迎唯有滿城花各人惜以牡丹為花

送潞公遊河陽河清

安車乘興賞春妍榮盛歡康世莫肩舊舍詘宋重藏蒂
河陽公舊治而今于舍即昔遊書載錦復蟬聯歸河清公待打之地今于舍打入守此官公每舟遊 子孫擁節
迎家府稚女垂洛看壽仙珙數三川疲病守陪公不及
望公還

洛花已開報潞公

花開朝夕望車塵花意慇懃恰似人晴日暖風催更急
看看開遍洛陽春

贈斬簞與潞公二首

雙文封卷如約小六月鋪張蒲榻寒曾是壯茵狂醉客
敢塵齋閤助清歡

病中寄太原韓玉汝

弱柳何由羨老松衰姿勁節本難同河南羸卧漳濱叟
寒北鷹揚渭上翁多病形骸衰易感幸公丹致唐虞化庶託餘生壽域中

次韻持國謝送酒

重九思公向洛陽三秋此日念何長心隨白酒聊相寄
頭插黃花想共嘗盈觴忽憶懽瓊玖報開尊應伴綺羅香
明年花好能來否元老同期醉壽觴

龍門秋日上潞公二首

龍門秋色勝春時新霽登臨景更奇二室峯巒侵碧漢
郊原經雨絕纖塵短蓑蒙首蓋增新霜葉粧林成錦段
溪風吹水作龍鱗秋山蒼翠濃如畫時日能閑即改春
漏叩禪關止三宿猶慚高退自由身

三弟得告來見省

一門遭遇世應稀詔許尋兄荷主慈屈指共驚游宦久
弄府邦想事親時慚卿才識加昇耗嗟季清懷要別離
報國爾曹心尚壯無能唯我復先衰

喜弟妹相聚

宦遊離索每相望弟妹俱來喜莫量言笑從容忘世味
盤筵簡率任家常清朝幸免鴒原急白首欣逢鴈序長
安得身閒歸里社一尊共醉樂時康

題潞公翰墨卷後

四朝勲業載旂常九十精神正壽康燕翼自當傳百世
豈徒書法付諸郎

昔帥環慶爲部將所讼馮君學士被制鞫獄
而獲平反今相遇於洛

忠臣守正不謀身處已雖危道益尊直爲易旋宣聖訓
君子合而後義豈唯囹圄被寬恩陰功自可資耆壽餘慶猶

當見子孫徒有愛賢無所達行將歸老愧難論

醻持國攜具見訪之作

兩家孥義世難倫老去相逢意愈親衰暗豈能宣上化
高閑空惜致堯人論交白社逾三紀接武黃扉近十春
終日追陪何所樂從容言笑盡天真

和劉公舒相訪二首

嘉賓嘉景喜相陪況有良朋冒雪來湖漲碧波三十頃
枝柑玉酪萬千梅白頭道舊情難盡深酒相期醉幾回
衰暮若非君顧我平生懷抱向誰開
上岸英妙已相陪同在太學隨計親光亦竝來給札偶容親覩
席 頃試同案席 掄才同是中條枝他年闊別常千里此地過從

浮名驅逐四音塵一別伊川十二春頓我衰殘如槁木
羨公衿壽若靈椿寒梅乍吐香尤馥白酒新篘味頗醇
對景便思同一醉都忘疾病在漳濱

高標早與利名疎獨向先門肯曳裾舉眼正無羈客伴
解顏頻喜故人書相期消息應端的久別情懷待展舒
聞說山城春色早安車來與莫徐徐

詩筒相續到賢城練句揮毫老益精又棄憂衆雙鯉贈
公累十一吉相詰百合輕酌思佳客忘懷飲梅吐新香撲
鼻清但得安車尋舊約敢施行馬待先生

神宗皇帝挽詞四首

殫孝高千古堯仁化萬方睿文超聖域神武振皇綱共

聯辭徽號山河復舊疆玉輿悲晚駕陵路柏蒼蒼
應運千齡葬持盈七閏間當年叨法從終日奉威顏鳳
輦知何往龍髯杳莫攀深恩無路報慟哭向橋山
紫塞持戎節青蒲職諫垣憂封矜朴直牘背辨深冤終
賴重瞳顧難忘丹造恩徵軀如獲狗黃鳥不須論

祖祭連馳道宸儀出殯宮旌旛蔡曉露笳鼓咽悲風雨
泣千官送雲奔萬國同丹心瀧籠水先到裕陵東

慈聖光獻皇后挽詞二首

帝圖綿永合無涯天降真人動魯沙兩奉離明來繼業
久膺舜養以重華徽音遠過周文母儉德深慙漢外家
仙仗忽遙雲寢閉悲風空引戴嬪哥

聖主孝思刑四海千秋萬載詠盛哉

畫梁歸燕拂輕埃慶壽宮花亦盛開平日仙蹤何處覓
今年春色爲誰來寢門永隔慈孫問陵路俄瞻吉仗回

富相公挽詞五首

河嶽神靈降唐虞景運開致君優聖域時俗在春臺天
上台星坼人間梁木摧霜風咽笳鼓繼送餘哀

二紀經綸業三朝翊戴勳忘身裨庶政憂國見遺文東
閭歡羣耆北邙歸大墳邦人仰旗旐灑淚向寒雲

千齡遭際盛五福始終全還政周星紀懷忠入夜泉華
夢思皆穆河洛遠新阡空有云亡歎何由止逝川

皇天不憖遺聖製極哀榮遼海千年鶴明堂一柱傾赤

松違素志白日閉佳城康濟無窮事皆爲後世程

北走單車馴鞏翰東瓜萬室活飢氓謀深先帝承桃日
功在仁皇與子時英氣不隨鐘鼎盡高名長與日星垂
登隴孤客懷知遇慟哭秋原欲訴誰

安州張大卿挽詞三首

廉良漢循吏清簡晉名臣五福歸休日三朝盛舜身潛
心窮聖奧謹德化鄉人燕翼看賢胤才名展揣紳
贈風從漢上託葩在襄城閒窗心相照推揚義不輕俄
嗟黃鶴遠莫展素車情望望淚漢月淋浪滿酒觴
寒風咽笳鼓曉月帶旌旛觸目傷陳迹書紳記緒言應
山藏石槨夢澤對松門逝水何由止清名後世存

張益孺學士挽詞二首

儒業高羣彥詞場第一流能聲喧幕府穆步到瀛洲書
綉臨鄉郡紆朱葬舊丘他年文苑傳應有盛名留

官曹曾共職友益頻多閭信道甘逢俗同心得有君漳
濱俄感疾泉下忽脩文致主平生志蘆峰一拱墳

謝師厚挽詞三首

妙年辭筆已驚人不謂明時阻致身青衿弟子到青雲（曾法實在儒公之門而子淵明淮不峙田與賈傳空
留弔屈文千載定應傳孔孟一言誰爲誄孤墳
天地鍾奇秀公應爲世生何慳一老遺遠奉萬人英千
古長齋恨重泉不掩名繆當幽室誌深愧色絲銘

作行游郤學纜喜識荆州一顧蒙青眼相知到白頭抽
維同謫後星紀等閒周不意終天別交顧漸不收

二安之明誠挽詞三首

行已無瑕玷終身樂太平人問五福備官亞九卿榮冠
蓋傳風範鄉閭憶老成幽窀穸地不拾是清名
族望高全蜀文章重晉衡賢退身將一紀遺德滿三川雅
道何人繼家聲有子傳為文慚幼婦誦誄詣誌新阡
多難求分務相依得古人追心閒襄葬友分老來親不
謂終天別纔維一月新無由瞻几杖灑淚向秋旻

程明道挽詞三首

絳衣方養志諫省遠親庭短命嗟顏子長星喪孔明臨
津失舟楫支廈闕棟樑名節同伊水沼沼藹古清
天乎喪吾道命矣數斯人後學懷梁木明時奪國珍孔
懷存愛弟皓首泰慈親唯有延陵誌斯文久愈新
素泰金蘭契情由道義親聖時方際遇英氣忽沈淪琴
在無鍾子斤存失郢人遙聞歸葬日清淚滿衣巾

司馬溫公挽詞三首

精誠皎白日利澤派於溟志苦生靈樂身勞社稷寧人
間失軒鎛天上斫台星唯有真儒教長留簡冊青
竟因勞瘁沒誰翊太平基哀訃驚朝聽嚴禋慶儀梁
摧大廈日舟沈欲濟時空留良史筆長俾善人思
兩宮恩舊德異禮貴忠魂翠輦親臨後蟬冠錫命尊
風咽笳鼓寒日慘旌旛不獨知心客徘徊哭寢門

母潘氏中散挽詞三首

先府西征日高賢選辟時驊騮神異骨丹鳳羽毛奇外
計留關決中朝失表儀淑時才不展已有令名垂
奉使頻聯職寬條喜共隨襄陵侍白玉培壘對高山勇
退輸先機榮歸得早閑家垣期舊約日感舊淚潺湲
鄉里尊耆德朝廷事老成何行留宛命琳館送高情天
下三尊盛人間五福榮豈唯身後事劬享有子紹家聲

龍圖張公挽詞三首

儀鳳來丹穴麒麟瑞聖時壺冰凝雅操冠玉聲英姿欽
閱今儒將循良古吏師未登台鼎貴胡不到期頤
四紀澄清志三朝盡瘁身褒帷瞻雅俗緩帶息邊塵聖
世殲民望中原喪國珍千秋仗良史直筆紀賢臣

兄事兒童日情親五十年西州官共久予而立時漕兩浙公
時為節度推官
幾邑政相連公繇予舉
邑予隔一歲
謫籍孤蹤遠亨衢衆望先那知不
復見一別遂終天

鮮于諫議挽詞三首

左蜀稱多彥唯公第一流青蒲曾悟主白首未封侯名
節傳千古英靈掩一丘平生僚友分懷慰滿難收

李師中待制挽詞二首

才識無前輩文章有古風愛時甘屢黜報國仗孤忠風
命矣纔中壽天乎喪哲人逢時身已病遘疾志難伸清
儉貧彌樂文章老更醇貽謀有餘慶孫子自振振

曾向西都陪白社同為御史帶烏紗盤筵真平無多品
歌舞相參作一家連日賞窮伊闕寺乘春看盡洛陽花
那知遥作終天別不預鄉人挽葬車

申國太師呂公晦叔挽詞三首

家宰傳三世元勳輔六朝承家同鄭武致主必唐堯樂
壞將何仰川流不可遨新阡人散後林柏暮蕭蕭

儀物羅西甸恩榮葬上公悠揚萬里日慘淡柳城風河
嶽收英氣旂常紀茂功傳家多令子將復繼遺忠

李彥深哀詞二首

妙年親研席壯歲各西東場屋騰文價鄉閭振義風不
心瞻傅棠竭力奉蕭規名少忠賢淚非唯哭已知

違顏巷陋竟哭阮途窮跟得賢夫子遺縣為送終
汲汲親師友翹翹絕輩流讀書求微要知命釋窮愁清
白傳三世才華掩一丘平生懷舊淚為子獨難收

王樂道觀文挽詞三首

人間失詞伯天上落文星商皓終辭漢柯栾厭授經重
泉齎志業喬嶽返英靈身後千年事空留竹簡青
秘殿承新寵儲宮冠舊僚從龍登紫極扶日上青霄瞑
整裕舟遠長川閱水遙瞻懷柏城路升旐去飄飄

張樞密挽詞三首

纔罷龍荊州市俄歸萬里墳鹽梅失羣望羽翼有前勳浪
作登龍客慚無幼婦文辱知無以報灑淚向嵩雲

宣力三朝舊於身五福全家風良將後經術古人前丁
令終辭世留侯定得僊貽謀有賢嗣素業盡能傳
江遷承訃日羈宦正權顛早獲登龍便慙無附驥才寄
詩招悸魄引水活枯腮白首知難報長言致一哀

二紀金華侍從臣昇平看足作閒人身躋顯仕由稽古
世有陰功為庶民但見朝廷方貴老那知河嶽遽收神
哀樂終始公無憾況有清名服揩紳

望日示康廣宏 此詩舊在第十卷司馬公詩序後廣宏即司馬公三子名

清晨三燎袍羅拜北堂高積善因先烈遺光及閨曹勿
矜從事早當念起家勞脩立皆由已何人可倆刀

范忠宣公集卷第五

卷第六

表

安州通判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依前朝奉郎守侍御史通判安州軍
州事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者進恩盡忠乃臣子之常
節退人以禮蓋君父之至慈俯仰戴天凌兢蹐地中謝
竊以昔在治隆之世多求諫爭之臣謂聰明不足以自
勞故耳目必資於衆助仁皇嘗行此道以致太平先臣
適會茲時屢陳讓論洪惟纘統之始深慮守成之難方
求正人俾在言路而臣學非導古才不適時非由左右
之薦揚獨以家世而掄選處之憲府加以法冠敢顧已

以偷榮遂竭忠而論事朝廷方行於大典理必正名廟
堂欲遂於初謀惡其異已言皆不用分固難安投劾告
歸閉門待罪本志身而狥義庶盡節以報君鼎鑊加誅
乃其始望雷霆收怒敢意復生尚作貳車之行仍居綴
服之近人皆閔其遷謫臣實謂之恩榮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睿知察微寬仁容物謂誠心可諒止於愚直以無
他雖然敵在前不使毀傷而過甚保全至此感幸何涯
臣敢不益勵孤忠勉堅素節死而後已希先哲之遠圖
知無不為酬聖君之大德臣無任

信陽軍謝上表

喧訟亟興駭人情而莫測誕辭終辨蓋天聽之難欺恩

從推究之明戀極矜容之大中謝竊念臣性資愚淺學術汙疎仕緣家世而閒進之左右之助先帝慎臺閣之選嘗被甄收陛下求諫爭之臣首叨柬拔自謂大恩之難報誓竭忠勤鉅知適道而窮權動貽悔吝暨屢案於罷使幸無取於寸長僥冒踰五窮徒過古人之三黜向使罪深之誅猶領之一詔命初頒已致有司之駁況蒙矜弗復遷本中旨之似行果貽貧乘之羞自速簡書之謗內幸朝寄外厚將權省愆甘竄於遐荒屈法至煩於全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雲溥覆湯網廓開記憐蠢物之殘閔眾小臣之過止錮閣籍尚畀軍麾劾松檟之蓬塗後土風之不忘田寬殺賤民樸訟稀蟲

蚩本業於太平斷斷或成於靜治庶收來效少塞愆尤臣無任

謝換朝散大夫直集賢院表

臣某言閏九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敕誥各一道特授臣朝散大夫直集賢院勿加上護軍差遣賜如故者承流居外荷詔命之寵儆洪汗從中拜恩榮之併至省躬無地業施若天中謝伏念臣學不知方慧唯拙守濫落祿仕自託公朝先帝采其家聲擢居言路陛下博於器使驟玷清班每投劾以下遷輒海涯而收用向冒邊防之寄猥分筦制之嚴本陛下之訓辭識先臣之遺教謂宜綏靜而復紛紜既速頻言且無善狀至干史議甘

又

伏以朱明式候真聖挺生前弼月之盛期效祈年之善祝臣州符是守宸扆方遙仰望堯雲莫預大庭之列遠陪嵩嶽徒稱萬歲之聲

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奉中書門下牒降到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遺誥臣即時與本軍官吏舉哀臨掛服訖禍鍾長信哀歎中宸下達蒼黔同深悲愴伏以大皇太后功超十亂德厚三朝輔仁宗與子之明啟先帝繼天之業徽猷冠古

陰畅在民方期萬壽之遐奄棄二宮之養恭惟皇帝陛下誠深舜慕孝篤天心痛罔寢之長違慨陛儀之莫返然而逝川難遏大化必遷伏望俯抑聖情勉從禮節寬慈闕之至念副宗祐之永依臣以官守所拘不獲奔詣闕庭

進南郊絹表

伏以大祀載儀方盛禋天之報羣方效職宜俾任土之實之繁千冒宸嚴臣無任

河中府謝上表

伏奉誥命差權知河中軍府事已於今月十二日到任訖養病窮窘早蒙從欲之仁起廢叨榮再玷惟良之選大恩曲被感涕交零中謝伏念臣生偶昌期幼承先訓才疎學淺志廣識微荷先帝之誤知擢居言路遇大明之繼照首玷清班嘗簪筆於螭頭復建牙於玉塞曾无涓埃之報旋貽負乘之羞奇薄易艱疎拙多罪每冀容覆未即竄誅頃以積歉招殃私息多故由賦惰之滿塞至得疾於悲傷疲駑雖切於戀軒荒忽詎任於陳力冒天覆遒湯聖之日瘳俾憐舊物而弗遺無一夫之不獲有如爵賤尚在采收敢不策勵賢愚罄忠義頒宣聖澤撫養疲氓誓於捐糜以為報稱

慶州謝上表

伏奉誥命特授臣直龍圖閣權發遣慶州軍州事兼發壕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公事已於今月初三日到任訖內閤圖書復登於顯地蕃方印紱還守於故封思棠曲被於訓辭瞬息但驚於歲月彷徨自失踦躋難安中謝伏念臣樸樕散才迂疎淺識因緣世閒遭遇聖時題鳳多窮徒施於五技鶴鶉自足常守於一枝入踐諫垣出持使節雖數更於春任常抵冒於謫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授睿文日躋俊德善貸不遺於舊物噓枯特借於殊恩衰拙無堪齒髮僅同於蒲柳忠勤自效涓埃覬展於桑榆

又上詞同前

太皇太后毀下保佑皇家統持大業政自脩於帷幄德已被於海隅噓枯無間於寒荄求舊不忘於遺履故茲衰晚亦預柬求臣敢不宣布上仁懷柔遠俗奮揚弱翮乘時猶待於一鳴策勵駑蹏竭力尚期於再駕

辭免天章閣待制表

今月九日都進奏院遞到誥命授臣朝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差遣動賜如故者斗筲之罷常懼滿盈天地大恩豈宜忝冒中謝伏念臣秉心拙懦涉世迂疎託先臣之緒餘叨聖朝之擢極之初擢居言職會先帝承祧之日復在諫垣一無建明再取罪戾起廢旋鶩於雨露包荒實賴於乾坤預八使以觀風假一麾而出守俄升內閣俾治西州雖風夜以在公終負乘而致寇尚蒙善貸得逭嚴誅去國累年屢轉華蓮之迹愛君一志常傾葵藿之心遠水猶冀於朝宗帝恢之游以待聖謨之及衆知其寵臣則甚慚中謝鶴駕荊山遠悲於鼎湖去皇明嗣統聖治惟新適當兵賦之餘尤重邊防之寄特還故職再領舊封任總連城時伏念臣牛馬異材長唯拙守在官論事既無經遠之謀

爲政治民又乏可書之績徒以朝廷之樂善或緣家世以用人已廢復興雖窮若達遂四方之承化與萬物以歸心忽於鼓鼙之中荐被甄收之渥黃扉綴衮使叨居鵷座燕閒獲從勸講殆能其職守過優豈聖世之人迺宜衰衆之念舊懇辭勞獲處受爲慚此蓋伏遇太皇太后殿下淵慈內充聰明旁燭酌民言而布政公天下以爲心致使衰遲亦蒙柬拔敢不深思官守屏去身謀務通中外之情勉究聖賢之蘊庶幾仰副

又

允脩於帷幄正人居位多士向風豈茲屑微敢敢當柬拔之材善政日新始盡可陳之力非矯情而固避懼過分之難勝仰祈寢嚴追寢成命下同

賀立皇太子表

從遂留恩而居次中謝伏念臣受材迂拙臨事闊疎祇由門戶之相傳得與衣冠而並進謬更煩使寖步清塗志敢望於有成言以狂而無補謗雖不免寵亦繼來知無後故之可渴仰惟先朝之再造及陛下重明委照臚澤旁流方悉力以乘邊政商心於處內既升要近復賜召還新政方行已喜朝聞之道偕游如夢更分夕拜之榮俾入講於金華將親承於下色其為幸會遠絕尋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道生知孝思善繼紹正朝廷之大體遵成祖考之遺謀布政之初以人為急如臣不肖被賜尤深父子遭逢雖在一門之內君臣際會凡叨四聖之知施及衰年併蒙殊獎內惟白首殆種種以無堪顧有赤心尚惓惓而自奮謝對衣金帶表

睿恩申命顯服頒榮冒寵無堪撫躬增愧中謝伏念臣性資淺陋學術迂疎備官無補於涓埃竊祿分甘於冗散遠陪法從復假徽章此蓋伏遇太皇太后殿下發政惟新用人求舊持隆異數加惠通臣拜賜知榮益勵竭忠之節捐軀圖報冀無虛受之羞

又

便蕃寵命過推三錫之恩煥爛徵榮加賜九鑲之帶德非稱物慚已厚顏下謝伏念臣鼠之技易窮駑馬之才屢試起之散地遽分守將之權收冀近班復玷從官

之列重頒異數併示恭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借寵光增輝襜襫拜而受服敢忘彼已之識束以立朝益勵無後故之可渴仰惟先朝之再造及陛下重明委照臚澤旁流方悉力以乘邊政商心於處內既升要近復賜召還新政方行已喜朝聞之道偕游如夢更分夕拜之榮俾入講於金華將親承於下色其為幸會遠絕尋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道生知孝思善繼紹正朝廷之大體遵成祖考之遺謀布政之初以人為急如臣不肖被賜尤深父子遭逢雖在一門之內君臣際會凡叨四聖之知施及衰年併蒙殊獎內惟白首殆種種以無堪顧有赤心尚惓惓而自奮謝對衣金帶表

睿恩申命顯服頒榮冒寵無堪撫躬增愧中謝伏念臣性資淺陋學術迂疎備官無補於涓埃竊祿分甘於冗散遠陪法從復假徽章此蓋伏遇太皇太后殿下發政惟新用人求舊持隆異數加惠通臣拜賜知榮益勵竭忠之節捐軀圖報冀無虛受之羞

又

恩在令中方懼肺肝之靖寵由意外遂需手足之私雖加美於一身實增光於兩姓叨冒榮寵罔知攸措竊以御人臣之衆而知念其私家閥公卿之勞而不忘其後世求之在昔已曰希逢而況事非出於故常澤徧加於內外實為殊遇蓋異姓之恩唯是女兄最然嫠婦佩盼即事卑悲託體之同恤綿在庭未遂飾身之請微誠仰達聽聽下臨特頒冠服之華不易衣裳之賜恩由上出榮可家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纂與人同聖由天縱

親奉神宗之遺澤緬思仁祖之任賢念及寡居曲爲華
飾庶家聲之不泯知德賞之有由唯是孤臣將何報國
拜大子之命幾顛倒於簪衣比大夫之妻更增華於車
服臣無任

賀獲鬼章表

臣某言伏覩熙河經畧司奏今月十九日洮東安撫种
誼領兵至洮州擊敗鬼章軍活捉到鬼章者天威昭赫
師律訓齊深入妖巢生俊渠首中謝竊以裔夸小醜獷
獸爲心蒙被國恩不加報復侵犯邊圉數有震驚遂敢
交通種羌結爲黨與解仇合意伺隙成謀賊傷屬國之
人竊據乘障之地先朝所不忍貰聖算嘗此留心至于

罪稔禍盈天棄神怒偏師纔出元惡就擒昔高宗鬼方
至于三年漢元郅支遠在萬里而皆斬戮血刃之功率
非係頸獻囚之事矧其猶稽歲月勞勤師徒豈如廟畧
無遺虎臣思奮曾未旬浹已報前參占語旣聞戎捷交
上靈邊人風昔未之憤奪當先前郡之心追視古先莫可
倫比伏惟皇帝陛下神武天縱睿哲日新任衆材而責
成因常德以求卓運陶鈞而獨化其易靡亡仁以
大同既思率服仰繫睿貺建此成功臣等叨預諸衛
裨洪造奉承嘉慶徒切激揚臣某等無任

又

天網無私本非好殺神理明順叛者自亡曾是偏陂之
出疆遂開元惡之投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中賀伏惟
太皇太后殿下天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
然柔遠之功罩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
陰相其業顧西蕃之遺種孤累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
間誘陷思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覬知恩尋秩兼隆賜予
不絕而頑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夸動以萬計發
掘驅虜不可數知襲據臨洮俊睨天討當宁太息念疆
場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既接凶黨奔
亡臨衝未旋壁壘自破老羌耆氣白首就擒即聽檻車
之行以正葉衛之戮乃者托跋小醜憑恃解仇之謀猖
狂大言陰萌窺邊之計層亡則齒知難久脅解則肩不

自持料其破膽之餘類塞無日信矣得天之助本於愛
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罷勉備位仰依干羽之化庶裨
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等無任

謝賜御書表 元祐丁卯九月十六日賜

右臣等伏蒙聖慈各賜御書一軸者帝謨淵哲有以知
天縱之能宸翰昭回乃獲覩雲章之盛墨妙周於物觀
聖心著於日新臣等叨備溥儒猥承睿眄雨露之澤方
丘山而莫逾子孫之藏與衆異而增重臣無任

又

金華服講宴需既示於深慈寶漢章宸藻嗣隆於厚
賜窺聖造之超詣知天縱之施倫緑恩榮之風成審審

謨之日就臣等自惟近臨得備邇隣荷寵賜之不貲循
惕心而載拜

進飾尚書論語表

臣伏覩今月十五日以經筵講畢論語賜執政及講讀
官御筵是日內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次日
於延和殿簾前占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宮
中別無所爲唯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伏
思皇帝睿哲之性出於，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
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今來論語
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道願陛
下念茲在茲以廣聖德臣職在輔導無能裨補輒於尚

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
本無可去取今唯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
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干
冒宸嚴臣無任

賜知潁昌府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除授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知
潁昌軍府事仍賜金紫者寵紱丹紆尤積妨賢之咎錦衣未改更叨入里之
榮復秘殿之隆名進治宮之崇秩恩私曲被感涕無從
中謝伏念臣以一介之微生遭千年之盛際立身寡與
但遇聖明謀國何功遂諧巫陋之勤勞之濟蒞徒內外
以尸官一昨召自鄉邦再司政筆氣與神而俱耗老隨
病以交侵瞻視不全識慮尤短覽不心之已朽安所取
材顧鼎足之弗彊惟憂覆餗以人言而自訟終煩聖
度之含容待其疲極而不支然後遂巡而得請仍加冀
數付以藩籬兼出入之恩輝華始終之體貌益爲僚庳
有靦心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曲成上仁兼覆念
菅充位幸樸椓以無它雖或過朝由衷遲之已甚不止
奉身而善退仍容假寵以榮歸然臣被遇三朝徧更二
府壯年遇事冀有補於萬分晚歲得君竟無稱於一善
尚累撫民之寄徒懷去國之慚誓以餘齡更禱洪造臣
無任

隨州乞致仕表

老及已既尚難尸事臣盲當廢寧復成人雖居謫謫之中敢露捐肝之請覬天威之曲霽幸物性之復全伏念臣材乏十長器非適用徒承先閥被遇累朝曩緣聖眷之隆叨竊寵榮同之重立朝無補蓋鮮嘉謀出位有言自干明憲本上恩之寬貸守邊郡之優閒而臣老病交侵雙瞳位瞽初猶射於白黑今則全廢於視瞻簿書盈前唯吏言之是徇窗容在坐須相者而後知詎堪率屬以長人何以承流而化俗矧冒兇旅之驍妄求田里之歸然臣名在刑書身推罪罟省愆報國當監捐軀告老乞骸豈為知退若非衰明於已衰之境尚當戮力於歸路回智反察終悟於昨非洪化無私餘生是託

永州謝表

臣某言准告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已於今月十一日到永州訖屏思誤國痛往咎之莫追聖哲當天誅明刑之可逭曲從寬典止竄遐陬泣血銜恩隕心知罪中謝伏念臣器能淺陋學術迂疎藉罔聞之餘叨竊朝廷之顯仕度才量力每深畏忝之憂冒龍吟衆之聲尸於尚覬分守尚占於一麾本正

於垂盡之年審難自盡於涓塵故敢上訴於君父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照廣天地之仁矜其昔玷於鈞衡憫其已俾於曠睽許還故上俾養疴論擒殖冀行已述於歸路回智反察終悟於昨非洪化無私餘生是託

永州謝表

臣某言准告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已於今月十一日到永州訖屏思誤國痛往咎之莫追聖哲當天誅明刑之可逭曲從寬典止竄遐陬泣血銜恩隕心知罪中謝伏念臣器能淺陋學術迂疎藉罔聞之餘叨竊朝廷之顯仕度才量力每深畏忝之憂冒龍吟衆之聲尸於尚覬分守尚占於一麾本正

累聖之深知躍羣髦而聚進召從藩國入奉宸居一秉樞衡再參捺路人徵責厚恩重命輕徒知竭盡於愚誠溫中情恩踰再造中謝伏念臣學非經世智不達人荷冀或少裨於聖治恩忘分守冒進頻言亟踏危機屈從誣典屏居湖外屢易歲華疾病交攻羸瘵就盡陛下昭性實祚特霑溥私嘉與物以咸新視前弗而皆滌悉收故物猥及微臣額罪戾之同時有死生之異禮如臣疲病猶是生還荷大施之無涯罪此生而寧報何期眷意孟服便藩寵還秘殿之名兼以殊庭之職招驚魂於百粵薰嘉氣於長安心游魏闕之前夢入甘泉之仗然臣雙眸俱廢掌暗舜日之光一體偏枯永絕堯階之奉自悼衰薄徒際盛明濕被休光唯知感涕殊常之遇既下

敢以飾辭迫切之情亦少祈於俯徇伏惟皇帝陛下天地大德日月兼明欲從不違所私宜使必量其度恢其餘照鑒此衷誠許令養病於丘樊尚期擊壤於聖世

謝賜詔書銀合茶藥表

使華臨降有問勞之寵詔書天語甚溫錫扶衰之珍劑竟靦稍收於去幹體貌已同於近司恩春逾涯感傷繼泣中謝伏念箕裘世業惟幄舊臣竊過實之虛名冒公朝之重任每欲輸誠而許國不圖境梁以誤時奚君不敢殺身省咎但知圖戶偶逢興運復振孤蹤特運秘殿之名俾使珠庭之職寵榮已極報稱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體平金鑒覆育無疆物無巨細莫遂遂亮弃之隆恩而臣步趨甚難豈足班於廣內靦瞻已廢甘絕望於清光敢馮殘喘歸休故里桑榆既暮難效力於明時鑪冶無私庶得終懷忠於晚節臣無任

謝賜御書莊嘉之詩刻石表狀陳謝

忱辭屢貢混靦汗以方滋綸旨再頒奉恩會之至渥中謝伏念臣投材苦窳賦性頗蒙猥遇昌辰爰膺柄任肆調商鼎思謹法以致和祇遵漢規敢厭常而易作卒緣昧陋深負東求再去巖廊迄投荒徼曷期晚節忽被殊私然臣疾病侵陵精神漫落寵還舊秩靦竊叨榮州以庸虛更蒙飲佇唯君子之滌消願玉以待占趨千載

之或逢豈一朝之可偶所以渭上之老養黃耆而方來淄川之儒雖白首而猶起冥心啟沃致時熙平士所願爲人寧自廢以臣遲暮殆類昔賢如臣遭逢豈謝前輩然嬰羸瘵莫副詳延恨時命之多屯聚風雲之難會徒仰休明之治阻陪英俊之躔貪戀聖時唯知彊飯何臣功之耿末重天德之溥臨益趨召節而駕不俟行輒額皇穹而辭非獲已深蒙假息弛鞭策於既疲當佩隆恩指丘園而自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恩仁博洽盛德敷施本二帝以親賢憲三王而養老憫勞以事不程其功命豈非常情知忝冒捐軀報國嗟朽質之無堪雖意本朝尚精誠之未泯臣無任

謝賜國醫高章章服幷批語表

私旨冒開蓋恃聖君之含貸特恩如請更窺天語之溫純曲被丁寧唯深殞越中謝伏念臣頃緣遭遇過竊寵靈不戒滿盈自取顛躓矯九淵而難拯視萬鬼以爲鄰伏遇皇帝陛下纘服當天體仁澤物務爲蕩滌施及厄殘拔之於既死之中還之於絶望之後官名悉復里閈得歸因遣侍醫隨療沉瘵既更生而爲德仍起廢以推慈力盡出於公家心靡遑於私室輒殫危懇妄有哀祈敢謂聖神重矜朽憊與收湯劑之勤效且非藩飾之常恩併受訓詞示存眷待俾在桑榆之境更効劘竭之忠況臣世忝簪裳心非木石雖抱積衰之恙敢忘再造之

仁伏枕待終將何裨於君父捐軀報上當更勑於子孫臣無任

乞致仕表

聖神撫運雖盛世之罕逢耄耋臨年顧龍骸之難强況此沈痾之久始獲故里之還安敢叨逾更貪寵祿輒上乞身之請願推從欲之仁中謝伏念臣材匪他長器止近用豈識古人之大體徒慕先世之清芬遭遇聖時寅緣朕仕力小任重既乖先覺之明禍過災生遂致疾顛之咎竊嘗披窮微鞫愁累年敢睹社櫟之終全已分江魚之同葬忽遇皇帝陛下資始以出庶物繼明而照四方枯荄再榮幽鬱盡起曠然大宥參以至仁寄優任於真

宮兼寵名於秘殿復玷椎新之渥愈光殆盡之軀然念臣疾病交侵精神久倘魄君恩之過厚慮神理之害盈顧掛朝紳就棲農畝伏望皇帝陛下道隆善貸德務曲成不奪志於匹夫能有容於一介閔茲誠確特賜俞從倘垂慕之桑榆俾安退跡類向陽之葵藿終亦傾心臣無任

遺表

臣聞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訓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蹇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嘗先天下而憂朝不謀聖人之學此

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學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到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棄守邊睘叨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寄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蘗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菲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游忽遭聖之臨朝首圖纖介之微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日已不明無復仰贍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視奉於堯言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責未獲九重之入覲辛然四體之不隨空慚田畯之遺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樂石貪戀歲時儻祖釋於沈痾或少紓於報効今則膏肓已迫氣息僅存泉路非遙生刻心誠懇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審察邪正之歸捐棄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攄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恩悉以聖恩而特赦尚使存沒猶汙瑕疵又復未解骾喙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瞽陛下上聖之資眾所惜者宗社無

神逝

奏狀

辭免給事中兼侍講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閤門告報除授臣依前官試給事中兼侍講勅封賜如故者臣竊以門下封駁之職實惟機要出納之司苟非公忠正直之人無以振舉綱條論議得失選任所重實難其才伏況陛下日親儒臣啟發聖學勤講帷幄敷陳典訓必得經術行誼之士厚重端方之臣緝熙光明陪侍左右臣久去朝廷待罪外官識智闇淺記問寡狹加以衰遲心神耗廢學憂不講經恵不明將何以供奉紫密仰承訪逮兼是二職皆非所堪聞命震慄靡所容措又臣與司馬光舊爲姻戚臣隸左省義亦有嫌伏乞天恩特許引避亟收誤寵遴選東衆賢必得時髦以副眷委所有告命不敢祗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

謝韋復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狀

老臣流竄餘生衰羸待盡甘斃荒徼絕望聖時伏遇皇帝陛下特賜矜憐脫其罪罟復還舊秩許就田里既骨而肉恩實再生然臣犬馬已疲報國無路歸骸有日結草是期

謝復視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乞免供職狀

伏奉詔命授臣前件職任已於當日望闕祇受訖兼准
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供職臣聞命皇恐感涕不已
伏念臣遭遇累朝寵榮過厚才德不稱自取顛覆昨在
湖外綿歷歲時侵冒炎蒸損耗氣血日就羸弱瀕於死
所戴盆之下絶望於天堂日思光照臨復還爵秩許歸
鄉里在於老臣已踰分願之家寵增愁殿之名兼領殊
庭之職仰惟聖恩慮煩難堪當勉強趨赴闕庭一
聆德音然後退就丘壑死亦瞑目。恨然臣才短分薄福過
當生昨六月內到鄂州忽患左手足不舉至今醫治未
見痊減重念臣素來氣弱兼歲早衰加之垂老之時庶
殘日惡一體偏廢兩目全瞽雖欲驅策疲蹇有所不能
伏望聖慈曲賜矜倘加恤察特免供職許歸鄉里以
養殘年臣若萬一尚延朝露猶與農夫田父歌詠聖化
臣無任

劄子

辭免吏部尚書第一劄子

臣昨日窃覩中書錄黃忽蒙聖恩除臣吏部尚書臣揣
分驚惶通夕不寐伏念臣資性愚短學問荒疎備遭聖
明獲踐臺閣終繇伏念臣資性愚短學問荒疎備遭聖
明獲踐臺閣終繇眷屢觸憲章陛下拔臣於罪戾之
餘置臣於耆耄之地使臣名備耆德接武黃裳人皆指
臣叨虛臣亦自知慚惕若復超越資序過被寵榮臣獨
何人而敢安處況吏部天官之職尚書文昌之貴非得

賢傑難副衆求豈伊愚臣可當劇任伏望陛下憐臣寡
薄察臣懇誠特回誤恩以安拙分臣誓當糜頂仰荅恩
私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以近覩中書錄黃忽蒙除臣吏部尚書即具劄子辭
免尋准開門告報令授告身臣回牒閤門居家聽命至
今累日未奉俞音臣以危迫之情罔遑再三之瀆竊念
臣少無才誠老更衰疲私向以多難求閒即有婦田之意
先帝還其郡印陛下擢置近班曾未踰時入陪法從既
無報效固已厚顏當意誤恩復加殊寵不唯衆議其忝
冒臣亦自畏於滿盈況無德而祿者臣下之殃爲官擇
人若朝廷之美臣雖不敏此義敢忘伏望陛下曲徇物
情特回天造寢臣新命仰守舊官則臣當誓竭愚忠死
而後已臣無任

辭免樞密第一劄子

八月二十七日夜戌時閤門告報蒙恩除授臣中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昌開命驚惶如墜淵谷伏念臣天資淺
陋學術荒疎自參近班本於二月間無毫髮之效仰瀆
故擢之私近除吏部尚書已是不稱實處累疊天聽詔
不許辭方將勉勵疲駑以答陛下拔擢之賜豈意未及
中外所嗤豈意聖恩復加大用況唯樞近之職隆於公
相之尊預贊機宜司兵未宜得非常之士以爲知人

之求臣伊何人敢當斯任不惟臣自取顛覆亦恐上玷
聖明臣之血誠蓋在於此方寸恐迫言不能文伏望聖
慈特賜俞允臣無任

第二劄子

今月初二日准學士院降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恩命
事所請宜不允者伏念臣稟質至狹賦命數奇鼷鼠之
技多窮鉛刀之鈍易敝矣周擢居言路旋被左遷先朝
累玷要官曾無微效近日進逢之盛已懷殞溺之及若
復過被寵榮則必速貽顯覆失微臣素守之分累陛下
知人之明內負寸誠外悞清議臣之勤請蓋在於斯伏
望陛下深察愚衷毋停新命俾圖實效不采虛聲豈獨

第三劄子

今月五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閻安
封回臣所奏辭免劄子仍宣聖旨已行之命不許辭免
者中使及門隣里傳數奏章環陽詔旨丁寧恩寵逾涯
感深涕下伏念臣本鈍儒者難進之節非有古人廉退
之風但以素乏長材不可遽當大任必速負乘致寇之
辱將招折足覆餗之憂上玷國恩下貽身咎所以拔慮
肝膽冒瀆誠煩螻蟻之誠感動高明之聽伏望特
回睿眷曲徇愚誠亟寢休恩俾圖漸進則臣當誓竭既
衰之力仰酬從欲之私臣無任

辭免密賜劄子

臣今日晚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以臣於邊事勞心
賜臣酒果及御封合物仍不許辭免竊臣才識無取前
髮衰殘報國難竭於疲駑臨事夫免於疎闊今來恩章
就彼皆由聖德所加臣獨何功曲蒙天獎密賜仰封合
物尤不敢當承命震惶殞越無地況今西夏猖獗尚聞
點兵方將動衆行帥可謂十夫之敵臣辱忝重臣當待罪自劾豈
宜復受異恩伏望聖慈察其至誠追回所賜庶幾不至
顛覆亦使憨分少安若將來西事午寧臣亦受賜未晚
所有御封臣不敢開專俟回進取進止

求退劄子

臣自蒙聖恩拔居宰輔日思報效幾忘寢食然而才薄
望輕任過其量思慮差錯過咎滋深負陛下知人之明
失衆人責望之意加白去秋以來衰病相仍日就羸瘠
雖勤醫治終未復常蓋緣氣血小易盈祿厚秩至若不量
力自請必恐愈致顛覆伏望聖慈特矜危懇曲貸餘生
許解繁機假以便郡尚覬桑榆之效仰酬天地之恩臣
無任

辭免右相第一劄子

臣今日開已降制命除授臣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臣前日蒙延和賜對在臣衆幸已深展葵
藿就日之誠獲犬馬戀軒之願但以求知驅使去處不

敢別敘懇私豈意上誤恭懷遠爾復加圖任竊念臣虎
名過實多病早衰當兩宮臨御之初與羣賢接跡而進
旋蒙聖獎驟寘台司曾無輔翼之功兒以疲羸去位俄
膺閫寄復敗邊謀尚屈國章仰司官鈐重以精神昏耗
方求閒僻自安忽蒙賜詔召還敢不力疾入覲日盲齒
豁形羸體膿聖念亦必矜憐在廷之所共見豈可蹟瓶
胃寵據位養病將何以稱副具啫表儀羣辟不睹取笑
中外當須別致人言伏望聖慈特回睿恩收還新命除
一使郡俾養巔軀全陛下知人之明遂微臣量力之分
臣昨日入劄子辭免新命未蒙俞旨本日再聚塞中使
傳宣令臣四日供職竊以宰相之任繫國重輕得人則
天下平庶曠職則億兆病舉倫失序故大車克載者積中不敗
鼎足可任者美實不傾所以人主慎於旁求臣下豈容
虛受愚臣向蒙東拔亦嘗濫處此官報君無毫髮之功
負責有丘山之重權能道成出守外藩六閱又將五年
臣已倍增老態加之精神昏耗衰病支離當時已見非
才今日曷堪復用蓋負重致遠者先須量力毀瓦畫墁
者安得食功在於踐藝擔夫亦須審已而受況於清朝
輔弼寧當忍恥冒居伏望聖慈察臣誠懇臣如分特
回寵命別擇賢能用昭則哲之明以雖無罪之美臣無任
辭免大行太皇太后遺賜劄子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頒梁貫之等頒及大行太皇太后
遺賜伏緣太皇太后上僊臣子之情方深推慕更復何
心忍當厚賜況今脩奉山陵賜費兵衛溥及羣臣費用
極廣臣忝居輔弼尤當體國伏望聖慈特賜追寢臣無任

第二劄子

臣昨日晚輒具劄子陳免大行太皇太后遺賜伏蒙批
降聖旨不許辭免伏緣臣方自外藩入居宰席纔及兩
脩奉山陵萬分之一伏望聖慈特垂開允俾臣少安愚
分不至顛頊臣無任

乞貶一小郡或閒局差遣劄子

臣自秋初叨蒙召命俾復宰司尋曾量力自陳再三本
敢就位實慮別致人言上玷恩奬累蒙中使宣召不許
辭免逼於兩宮詔命輒冒寵榮力疾領事昨日方聞先
時果有臣僚章奏糾臣若自知稍明必須即時
堅避度德不審竊位至今又況臣之衰殘近日愈甚臨
事昏錯往往自慚必知無補聖猷豈當尚妨賢路臣之
罪戾愈久愈深伏望聖慈推覆載之恩廓保全之賜聚
一閒局或小郡以安微臣之分以慫貪冒之非臣無任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恩特遣中使賜臣詔書以臣乞賜一閒局或小郡特賜不允所宣諭臣不須再入文字者伏念臣才輕德薄多病早衰自叨宰執已將五月輔政說無寸長厚祿積漸致忘尤上辜陛下求下愧士民責望又況受命之始已招彈擊之言自揣不明以至今日若更苟安養貽是靡廉演閣將何以贊翊聖猷表率多士伏望聖慈統知人之哲推從欲之恩察其至誠退之以禮俾居閒局幸延殘朽於桑榆餘獲一麾庶谷生成之毫髮臣無任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再上劄子乞一閒局或小郡特降中使賜臣詔書及宣諭已指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所乞必不允從者衰病之臣進退無取累煩天聽義不容誅尚蒙詔諭丁寧未忍遽行黜免仰戴睿春慚懼交深然有未盡之誠難避再三之瀆竊以宰相之體當以名節自持庶可表率臣民助揚教化未聞爲人彈擊而敢晏然自居況於本朝多有故事臣嘗親見仁祖以來杜衍以諫者所論即時外補文彥博爲庶介面奏旋守近藩蘇頌程守閒官猶爲近例彼皆任用未久但以人言而去況臣實有疾病不比前人只緣不早自知所以今方請罪非敢輕讓去就別有邀求在臣懇切之至誠質諸

第二劄子

臣前日以衰病無補乞賜罷黜伏蒙聖恩持降中使賜詔不允者伏念臣忝命之初已縈疾疢窮位之後寖覺衰殘蓋由任過其能名淳於實憂勞倍切思慮愈昏至於神識俱疲氣血耗散醫使醫工診視皆云心脈短虛又云心爲天官不可少有勞損諸臟之病莫不由之臣亦自思其實如此緣臣職兼兩省日贊萬機心氣既虧何以任事不敢自求生理唯恐上誤朝廷須至瀝懇自陳必析罷免臣方獨當宰柄不容連日養病伏望聖慈

早賜俞允臣無任

乞宮觀劄子

臣昨以衰病乞補外郡伏蒙聖恩差知鼎昌府地近事簡寀爲優便而臣自到任以來私家舊攣喪亡人口而臣因此愁惱腹疾屢作又臣素患右眼青盲近日漸侵左眼視物茫茫如隔重霧凡案牘詞訟文字稍小皆不能辨若更勉強職事必恐漸至喪明若自求安養又恐上辜寄任伏望聖慈特除臣一宮觀差遣尚俾叨竊祿食稍得將養仰覩天地之恩曲垂矜允臣無任

小貼子

臣之右目失明已久衆人所知因左目苦於稱用遂亦昏暗醫方有說謂當閉目不視久之方可望愈若蒙特允所請俾得稍遂安養則庶幾不至盲廢唯望聖慈矜憫

第二劄子

臣七月三十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以臣乞宮觀差遣不允所請者愚臣殘朽輒自請於便安聖詔丁寧優加於訓諭恩私曲被感懼交深尚餘迫切之誠罔避再三之瀆竊念臣右目全瞽衆人共知比日以來左眼復暗凡有奏報文字皆令子弟代書至於牒訴狀詞本須人吏傍讀顧瞻視務之多曠在官守以何安仰恃至仁敢求閒局覬覩醫藥之功庶幸瘉除稍存瞻視伏望聖慈陛下曲全體貌猶示眷留戴唯君

父之慈捐軀莫報第以藩宣之寄力疾難居儻容竊祿以養痾或免坐盲而終廢必祈矜憫特賜允從

乞宮觀第三劄子

臣屢請開官實緣衰病幷頒溫詔特示矜容戴上聖之深慈在愚臣而曷稱凌兢失措跼蹐無容臣久積愆尤近蒙寬貸仍叨重寄靡易竈名方圖竭節以報恩詎敢偷安而避事但以綱條所領省視爲勞恐將治之失時或盲瞽而遂廢尚貪祿食未即退休猶恃至仁曲憐舊物儻俾琳宮之散局得爲聖世之幸民誓殞微軀仰酬

洪造臣無任

乞罷醫高章服色劄子

臣近蒙聖慈矜臣還自炎州久嬰疲瘵特降中使宣押醫官高章用藥醫治臣上荷聖恩專於服餌雖手足未遂而臟腑稍安飲食甘美已見功效臣私家亦嘗薄備錢物延佇本人而章自言恭被聖旨所有臣將來伏遇天寧日夕究心療賓湯劑實不遑寧節合得冠帔恩例欲望聖慈許與本人改換章服使臣稍報其功俾之醫治冀獲康平然臣方起罪廢輒冒聖聰雖深僭越蓋忻恩仁備其肯受私家錢物臣亦不敢更有塵瀆區區之誠覬遂矜允干犯天威臣無任

啟狀

賀光州石郎中得替

伏審解符膚郡奏課中宸方揚庶之有期阻班荊而伸餞矧久隣於封壤復幸託於葭莩深荷庇存殊增感戀伏惟某官清規表俗雅量鎮浮屢更共治之權藹著于蕃之績鋒車入覲宜多獻可之謨芝檢頒恩佇被陟明之與炎啟在候保練晷期駕往之勤數陳曷罄

荅門生改官

某啟向以輕言輒揚善最果遷美秩彌慰下衷馳慶輻至未遑辱華牋之首及感銘交至數敘奠殫

謝潘著作

伏審奏課宸庭陞華芸省伏惟慶慰某官清規表俗雅望映時果膺當宁之知峻被出綸之命佇騰驥步別迓龍光先沐榮音深深感素

謝王長官

言念高風久阻宰想空馳幸茲官守之隣愁服民謠之美徒懷於式闕奉音題豈圖諫卷之隆特貽長牋之貺愧銘交積數敘奠殫

回蔡州胡完夫史君

某比者官忝新名職還舊物思榮俾至衰拙何堪荷湔條於君仁賴吹噓於朋好此蓋知府學士道充在已恕及於人賜問志而不遺借片言而為寵致茲巧質復玷清淫深蒙引重之私莫盡酬知之地仙山重到恍如丁令之歸宣室召還行聞賈傅之命尚珍贐晤更冀保頤

回時狀元

伏審射策明庭冠名士伏惟慶慰狀元廷評識臻道奥學洞聖原日慕昌辰超騰夸路仁義之澤將兼善於斯民金玉之聲已聳聞於海內承風竊林馳慶未遑辱枉問之先臨荷謙私之過厚佇膺大任以耀吾儒瞻領之勤數宣曷究

回王郎中

右某言念幸居仁里久服於聲猷守官茲阻親於風

矩徒積慺賢之素闕伸置牘之儀豈意揚謙遠貽榮翰欣審頒條之暇妙臻視履之祥恭惟某官才識高時公忠夾世屢領蕃宣之寄浸深旒扆之知俊被出綸之命佇騰驥步別迓瞻領披承尚阻保鍊為宜

別京東監司赴西臺

右某敬竭力支離輒露投閒之請綸言溫厚遽罹徙以家聲早塵麗使諫垣將策城池三黜而何補以勤裨益雖知非懷悚風濤之險尚獲神明之庇再罹嗣息之殃悲音纏心驚悼失志恩深保之庶曠梁部使之元容練力知難

叫九閽而遽懇量能授職叨一札以頒榮解劇東藩分
班西洛身閉名美猶肅臺儀祿厚責輕負同吏隱此盖
某官義均錫類德重包荒曲全衰晚之蹤俾洎誰訶之
域青泥脫翼敢忘吏部之仁斗水活鱗永識監河之賜
載思感遇罔罄數陳

到河中謝雍帥劉龍圖

右某祇奉朝恩誤膺州寄獲依大庇竊抃下風茶惟某
官盛德映時英猷冠古風益致堯之業暫膺分陝之權
化茂棠陰已坐康於疲俗寵登禮府行入贊於重熙某
受命云初棲蹤有幸尚祈葆輔式副傾瞻

謝延帥太尉

右某祇受朝恩誤膺別寄獲依大庇竊抃下風恭惟某
官勳業光朝公忠映古藎被凝旒之眷寵分推轂之權
仗鉞專征久已寬於宵旰追鋒促召行入贊於樞機某
受命云初趨承尚阻更祈茂輔式副傾瞻

謝提舉茶場陸奉議

右某祇奉朝恩誤膺州寄獲依大庇竊抃下風恭惟某
官蹈道深醇賦才英敏風益經綸之業早膺簡注之求
擬繡宣風已坐豐於郡計泥封促召行入踐於禁林某
受命云初棲蹤有幸尚祈葆輔式副傾瞻

回同州知府胡給

某忝恩招郡漾日頒條隣大國之樂封內洪河之餘潤
恭惟某官清規表俗雅望映時被乃聖之深知膺惟良
之優寄佇還近侍式協僉言某脫駕方初聽風徒切未
伸年牘之懇遠賜金玉之音慨荷所叢敷陳罔罄

謝陝州知府大夫

某北者蒙恩假守取道之官既獲望於下風復驟承於
異眷伸情故人之好盛教主禮之優遠國映逢徒布囊
莫之治入參近侍行竝徐嚴之游某方稅單車適遥外
屏未級蒭蕘之懇先塵藻藻之音慨荷所叢敷陳罔罄

回新鳳翔知府范學士

某分符守郡竊慨恩榆日頒條獲遵成矩內惟天幸
益仰賢標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才名世早升華於禁

省已深東於帝心屢殿大邦諮問佳政側聽鋒車之召
入陪法從之嚴某稅駕方初瞻風徒切置賁之儀未展
猶華之問違臨荷讓眷之過隆視珍詞而倍切載惟欽

還近職榮居舊
載罷黍旨唯極
但憂於尚目期
石出宣使指功
期於沒齒假靡
於境外此蓋伏
大任方隆於柱
衰疑收舊物顧
從事已逾於三
還未知所措

右僕射

河濵樂土方
之遲暮還內
謂薄藝業迂
法尚全蕞爾
未忍棄捐禁
於羌戎此蓋
忠言切於借
破褒升過蒙
罔於曾中夙
憂患飄零分

右承旨

閫之華復任
當時恩大莫
得從諸彥之
拾還灘赴吏
仁身猶幸於
於灘涯舊物
一德協和庶
四海之具瞻
暮景雖自愧
門下侍郎

司文禁閣載
舊於山川自
某粗觀章句
一從吏役常
颯已降於暮
於卧閣統臨
重本朝功深
里閭漸萬鍾
悴之餘生沐
廣上仁務懷

中書侍郎

退安散地跡

載升於禁閫任兼擁於連城內與圖書出持符印故物
未忘於堅履餘光俄照於覆盆伏念某學未知方才非
周用投身乍澤竝慕於鵬翮食太倉僅同於雀鼠久
叨任使何所建明流年漸迫於桑榆衰歿已先於蒲柳
出塵河上安閒頗類於幽居促駕塞垣委寄獨司於戎
事此蓋伏遇某官發揮王度裁決政機治達本源兆姓
共勤於農畝謀猷四方咸儀於德風致此屢虛竊膺
褒異保完瘡痏固無聞於過遷勉勵筋骸敢自寧於夙夜

樞密

優游便郡乞身將試於端田繁會名區受詔俾專於持
節藹墨方還於近職撫旗復指於舊邦揣已若驚不寒

而栗伏念某學未窺於堂室忝自局於斗筲誤被選掄
久更任使驅馳郡國不知牌內之消荏苒歲時但覺鬢
毛之改數罹憂患自詩退閉息駕河濆得逍遙於外補
守藩閫於俄統制於中權此蓋伏遇某官平格治功裁
成武德講明萬化常進對於前旒討治五兵欲懷來於
方社顧茲重鎮尚畀非才莫量天地之私實出陶鈞之
力發生朽質終有待於再榮淬礪鈍刀用或堪於一割

副樞

專城假守方退食於河濆內閣升華遽剖符於閫外遲
暮但慚於白首褒遇更叨於某同陪鄙人瓢
零琼玦悟忘溫階於劇位奮身本出於儒家游宦積年

可於百揆某忝分印綬久未詣於閶閭一麾出守阻覲動之揮門

賀右僕射中書韓相公

伏審寵膺冊命進位鈞衡內親附於兆民外懷柔於四
國大賢登用衆望允孚伏惟慶慰某以智周萬變久居宥密克壯謀猷光華累陟於公台感會
潛符於蓍卜君臣當際素尊用於鼎司伯仲頃駕遂同
阻於衰職某侵昇末路瞻仰餘光假守西陲得少紓於
拜竹緬懷東閣阻進預於簪紳

賀樞密章通議

伏審進被寵榮超升宥密仰止益深於七步未窮寢疊

於四夸應率土之具瞻喜大賢之登用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機籌獨運文武兼資挺生杞梓之材蔚為廊廟之器果由省闥入踐樞庭協贊治功久預載於図論發揮雄略遂專決於兵謀聖時方倚於干戈寵任爰資於柱石某偶分重寄得附餘光堡成臨邊方假一麾之守寔裾就列阻瞻數仞之牆

賀門下司馬侍郎

伏審進被綸紘入登廊廟將致君於堯舜當竚駕於伊周方日月之光明宜風雲之感會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行造聖蘊學為儒宗不繫意於窮通久忘言於用捨幅中去國燕居將老於洛濱端委造朝大任爰參於鼎足

賀左丞光祿

伏審光被綸紘參居衡軸內講明於法度上調燮於陰陽宜四海之具瞻喜大賢之登用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直而不撓靜以有謀智周事物之原學貫天人之際出宣簪筆分寄於銅符進陟廟堂載入司於玉笋某喜聞休命獲處洪鈞違離已數於累年春待言蒙於一顧山川脩阻託意於歸鴻門闕深嚴阻進趨於行馬

回田總管賀走馬狀機宜

右某祇奉開恩復叨邊寄幸朋僚之有賴顧衰拙以何

懇豈意謙私首賁榮翰辱籠褒於華衮荷重恩於黼金銑照匪遙保願為祝

謝提舉茶場陸參議

比者叨奉上恩俾還舊秩棲遲尚切於封部蓋行誠報於膚麻悃拙分以逾涯奉命而出為辭此蓋某官義深錫類德盛包荒軫舊物而不遺借片言而為寵致茲衰晚復被柬求社木百圍既久蜩於無用鉛刀再割諒難必於收功屬便道以之歸阻趨庭而拜賜載惟感戀曷罄敘宜

回步軍苗太尉

右某比者誤被朝恩再膺寵寄邑里尚存於故老山川復覩於舊封願遲暮之何堪蓋獎存之有自伏惟某官沈潛妙算卓犖英才擁旌久握於帥權出寨屢分於將鉞折衝萬里指點虜於掌中制勝兩超出奇兵於堂上職履武衛任總師干軫舊物而不遺借片辭而為寵致茲奉幸為稱春私未遑置牘之儀先辱貽音之及載惟感頌曷罄敘宜

賀秦州范龍圖

伏審光被命書出臨藩閫飭帳門之三令懷罰幕之諸戎倒間屏翰之賢深協揚紳之望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兼文武學洞古今衣冠有待於宗師宇量素懷於遠業麟符守土已載領於旌麾虎節治兵果嚴持於斧鉞

上鉅皆推於秦隴提封密邇於河湟壯櫓堞以遥城列
轅窠而夾載某幸聯末班竊慶異恩屬部歡迎望朱轓
而入境故人登用思白首以彈冠贈詠之勤欽陳難既

賀秦州吳待制赴闕

西京韓相公賀冬

伏審光膺詔札入覲宸廷造朝榮踐於文昌解組遠違
於邊服伏惟尚書户部侍郎識開金石文麗升青啟密勿之
嘉謀處光華之近列分權蘊紐時未歷於冉冉對龍
墀顧已深於三接未遑賀善先沐恩音聞六轡之啟行
屬九秋之方暑勉其保嗇聊慰繫瞻欣戀至深序陳莫罄

太原到任謝宰相執政

右某啟比膺恩制就易師權仍增書殿之華適付屏門

之重辭榮莫遂剔慨慚溢職云初率皆泰昌此蓋某
宫代工有體全舊為心忘其齒髮之衰付以兵民之寄
初臨藩鎮唯祇畏於簡書風恃釣庥更仰資於廟略贍
頌感激實倍常情

回知鄭州陳龍圖

分服鄉邦方慚竊祿易麾遠閫彌愧優恩宣上化以方
初企高風而徒切某官忠良執操愷悌有心久翔侍從
之華屢寄藩宣之重未遑馳問先辱緘縢感佩深敷
宜罔罄

回延帥趙端明

伏審中權報政秘殿升華矧惟耆哲之賢益重專征之
寄高才映古重望冠時久參法從之榮風寄長城之任
棠陰異數益簡上心竚奉綸言別登柄任顧慶儀之未
展辱榮問之先臨感愧兼深敷陳罔罄

賀秦州吳待制赴闕

西京韓相公賀冬

伏以陽德方升振嘉生於潛户天端首正候祥氣於迎
啓基惟某官望重累朝德純元老方告猷而翊國暫均
逸於留都坐推及物之仁茂集履長之慶顧惟衰跡遠
託餘麻瞻頌攸深數陳罔罄

賀中書侍劉相公

伏審典冊告廷公台進位欽聆褒制切慰輿情蓄惟某
官川嶽儲靈珪璋挺瑞悃久大之賢業際光華之盛時

出入三朝始終一節遠真人之訪落陪機事之贊襄德
合天心功符世賴具瞻隆於民望注意簡於宸衷果膺
蓼卜之求入正鈞衡之任廷登揆路升踐宰司論道經邦
告嘉猷於我后奮庸熙載下膏澤於斯民益隆乃聖之知
永輔太平之運屬居蕃服阻慶宸閨置牘趨誠敷文圖喻
寄高才映古重望冠時久參法從之榮風寄長城之任
棠陰異數益簡上心竚奉綸言別登柄任顧慶儀之未
展辱榮問之先臨感愧兼深敷陳罔罄

賀蘇右丞

伏審光膺制命進轄文昌三事得賢勤方交慶某官德
範端重學術淵深體明哲之姿挺直方之操進退不更
共守言行必本於忠敬沃聖心尊崇王度采孫中憲入預
政機蓋人望之久孚故興情之共快載惟欽仰倍越常倫

代 曲謝應制綸祭武鴻樞簡自上心協于僉論某官高才映世直道事君維古訓而是經輔聖猷而濟美果縣大府入掌機衡跡待從之清班未容温席參卿詣之近列寔慰具瞻某適遠宜閑阻逋慶竭欣企之素數敘奏周

回工部李侍郎

恭審光膺中詔進貳冬官當賢哲之衆征實朝廷之盛事行登近列益副僉言未遑簡牘之脩先辱緘縢之貺

規銘交至敷敘奚殫

賀趙內翰

伏審光奉制恩榮登翰苑當特儒林之推重固宜國體之增華邦寵既行朝僉胥慶某官羅深且博德厚而淳薰然君子之慈愷若大儒之效果膺芝檢入掌辭林典章暫繫於發揮民物尚需於康濟未遑於脩慶悃先辱於貽餞欣感攸深數陳曷罄

賀知定州許資政

伏審懇辭機務榮殿名藩爰擇剛柔已開盛府諒惟慶慰恭以某官純誠亮直和惠敦方重望鎮時精忠體國雅挾佐王之略克成輔世之功名以盛而不居賢固勞而思佚暫紫荷德坐鎮朔陲方布上恩已聞於美政再調元化行副於具瞻窮幸衰蹤睠遥善庇方積於賢之抱先頌置膺之儀感愧兼深敷陳罔罄

回文太師

伏審連上奏封懇還政柄雖勞謙之曲至顧體貌之方隆況已協於康寧政與聞於去就伏惟某官道行當世名軋古人早得位以濟時晚未忘於憂國奇兵不再建宗社之元勳大猷可書作邦家之盛福親輔三朝之治尊列萬乘之師會初政之清明因上心之恭默爰起大老以圖久安天下想聞其風廷臣無出乎右長城在望坐消遊境之虞寶鼎很來自使劇廷之重倘恕和豫稍慳晨昏浩氣內融明神陰相不假蓍龜之卜已聞藥石之功遽形詩音厭從高退然而公旦雖老不離成周山甫就封永懷王室蓋義之所在則雖出猶處道可以進則當止而行劃五紹之丁寧而兩宮之倚注欲立非常之事方須不世之謀曾是弱姿徒煩委教再三加命雖過考父之恭九十在公尚覺孺能之少願回沖挹以就

太平

謝同知樞密院

右某敢輔弼之任必嗟其人樞機之權尤慎所與蒙恩泰旨撫已震警伏念某賦命數奇受才不敏學古雖專而疎於接物更事徒久而昧於趨時唯知義命之安敢急功名之會值遭興運拔擢過優豈茲一介之微可陪三事之列南箕之名匪實體鼠之技易窮自知甚明懇辭弗獲莫回成命終冒殊私深慮竊祿之譏曷副經邦之望此蓋伏遇某官樽衡萬物高下一心廊廟之間材

適長知之用陶鈞之內器無苦窳之嫌致此孤生驟當
大柄敢不勉濟協恭之議益堅許國之心仰稱茂恩用
疇洪造感銘之素敷敘奚罔

又

比者祇膺告命獲武樞庭越次而居殆非其分徒深形於懇避終進冒於恩榮伏念某古甚迂承家不克偶緣際會亦預招延少也無成蓋乏適時之器長而不偶始踐接物之疎空歷四朝未聞一善敢祈晚節俾被殊私進以美官還之要地清途入踐未遍三月之賒機事與閫乃簉八人之列靖言非據靡自遑安此蓋某官道可濟時心唯體國謂技能之雖少且事任之常更陰借

品題使階進用智謀非遠知難就於功名忠義在前敢自羞於門戶庶幾小補永服下風

賀知河中府王待制

伏審光奉詔綸進居文閣既遷升於頭地復鎮守於名邦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道極淵源學珠堂奧廊高明之遠流提卓越之宏才嘉謨沃於上心儒術施於史筆陵文禁闥遂從金馬之游閭俗大邦方任銅魚之寄某久嗟離闊載頴交承向風但切於馳情暗語未期於促膝

經解

進尚書解

臣近奉德音俾將前世君臣議論誥誓之言編次進呈臣以史籍浩博采殺未能遽就而君臣之際莫盛於堯舜三代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勉戒之言關於治道者錄為二十篇仍於每篇之後輒有解釋或用孔氏注意或與孔說不同但取理當義通以仲裡補之誠幸陛下赦其愚而少垂采擇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堯典

堯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臣某曰堯知鯀方命圮族而終以四岳之言而用之至于九載然後殛之可以見聖人不以已之智識出倫過人而違衆獨用也又不以一鯀不職而遽易三考黜陟之法也蓋人以久則可責其成功若歲月不久而中易不唯大功不成而黜者亦得以為辭然非堯德之大孰能容之故曰唯天為大

大禹謨

禹言於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官政乃乂黎民敏

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臣某曰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又君牙曰思其艱以圖
其易民乃寧故雖堯舜禹在上而不敢忽天下之務
復相戒以艱難信乎君臣之不易也善言不隱則
賢者皆進用衆捨己則君上無過因窮不廢則不
困窮者可知以舜之大聖而稱此可見惟兢爲能
又見乎爲君之難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某曰有憂虞而後戒捨法度而自任留心于衆
逸任人以疑貳忘道以求名違衆以徇己皆中主
之所不爲而益以戒舜可見古之君臣相戒深切
而益能盡言舜能善聽也四庶不以善詘服隣里
王者不以善戰服戎狄唯無怠荒庶政僨興則夷
狄自賓
皐陶稱舜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罰疏唯輕功疑唯重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
有司

皐陶曰都愼厥身脩思永敦敘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
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
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皐陶謨

寧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臣某曰夫脩身必在慎思久行慎思則無悔久行則人信然後可以厚族人而善人皆勉思翼戴矣自近及遠之道在此而已知人之難宜察以事而象恭滔天巧言令色者聖人尚或畏之取人之道不可不廣故於九德各取其所長但人君能合而用之則九德皆見於事爲矣

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臣某曰夫幾微之不可以不慎也以舜禹之聖尚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而至萬事矧後世之君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臣某曰聖人以民之視聽爲天之視聽故萬事不可不察於民也則民之可畏如畏天矣故曰可畏非民則君之施於民者可不慎哉

益稷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臣某曰夫止者所以禦動也人君不先自安所止則好惡無節矣是以君子則臣直先安其止而動則天下大應之然後可以明享上天之休命夫君臣相親則萬事治宜其之刊言而喻以手足耳目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四功

臣某曰萬國衆賢皆帝之臣在帝能舉而用之爾進之以言試之以功然後賞之以車服既明試之有法則羣臣孰敢爭先而進乎孰敢不謹奉於職乎向若舜不如此施爲使賢愚同進則宜其無成功矣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臣某曰股肱之臣喜於任事則君修日起而百官安職矣皐陶復戒舜以興作宜愼法度而屢加省

察過有所成君有明德則良臣獲進君道煩細則萬事墮惰此有虞君臣相戒之言萬世之成憲也可不慎哉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某曰孟子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則民爲邦本也宜矣又曰得其心斯得民矣則可近而不可下也明矣夫人君處於億兆之上而安者非力能制億兆之人也所恃者上下之分君臣之義耳以分義之微而馭兆人何異朽索之馭馬哉苟君失其道則匹夫皆可以勝之矣大凡不明之患其患必甚故杜牧言秦民不敢言而敢怒也故聖人達民之情而宜之使言所以圖患於未見之前也禹不獨行於其身又以訓後嗣慎哉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臣某曰夫聲色貨利人皆好之惟聖人爲能無欲用人如己則心一而無疑間故動有成功夫以成湯之德不以無過爲美而以改過爲美不以法令服民而以寬仁彰信於民則聖王所行與天申韓雜家之說異矣

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于閭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某曰聞善不厭則德日新矣謂人莫己若則志自滿矣以義制事則不自任矣以禮制心則無暴慢矣屈己取人則能自得師矣故孟子曰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若謂人莫己若則人之善言皆不可入矣人之善言不可入則過失雖多而不聞矣怒怒難盈而不悛矣如此者不亡何待好問而行則合取衆智而過不在己豈不裕哉自用則專其私意而滿必亡已豈不小哉

湯誥

湯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臣某曰孟子謂治人不治反其智矣金不成鑪由

陶冶之不良也民不為善由教化之未至也故萬
方有罪罪不在民而由上之德有所未孚爾然則
禹湯罪己亦其誠矣

伊訓

伊尹訓太甲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
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
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臣某曰夫從諫弗咈而古人最若則君道明矣與
人不求備則能任人之長檢身若不及則喜聞己
之短任人之長則人盡其才聞己之短則己將無
過夫為人上使己無過而人盡其才天下安有不
治者哉

又曰圖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矧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某曰君不厭小善則可以成大德故為天下之
慶不恤小惡則可以成大禍故墜厥宗有以見人
君不可以小事忽於聽納而憚於更張也

太甲中

伊尹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臣某曰傳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故人
君不修身則百姓不信其命故須先修身使己
之德信於天下則民從而化之所為明主
又曰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

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臣某曰見近效而忘遠圖視不明矣聽近習而疑
君子聽不聰矣惟能見遠大者為明能聽有德者
為聰則君道之美垂無窮矣

太甲下

伊尹訓太甲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
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
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
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臣某曰升高自下陟遠自近蓋言人君之德以積

累而成庶事皆有漸也夫民事至重不可以輕舉
尊位至危不可以驕處凡人之情喜於合己故迎
合之人易進惡於異己故忠直之言難入苟非明
君以道而求其心則邪正亂矣君好以辯言拒臣
下則臣下之情不能盡臣下之情不盡則政斯亂矣

咸有一德

伊尹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厥德匪常九
有以亡夏王弗克厥德以受天命故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
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爽厥師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德惟一勤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
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一
臣某曰聖人久於其道則爲當德在易常卦之初
則曰浚常正凶象曰浚常之凶始求深也故人君
欲行常久之道不宜深求於其初則人情不擾而
位可保也夫君臣一德則動而獲吉能當天心故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又曰子有臣三
千惟一心致一之道在人主推誠待下無偏無黨

則衆心咸服故能一矣
又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
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臣某曰人君自廣以狹人則羣下之情不通一夫
一婦不能自盡其情人君猶不能成功況士大夫乎

說命上

高宗命說曰惟賢乃像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
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敎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
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臣某曰人君不以納諫爲難而以從諫爲難能從
諫則羣臣之善皆歸於君矣合天下之善以爲政

安有不聖乎

說命中

說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
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
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
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
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
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于罔聞于行說

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
成德
臣某曰天之聰明廣大含容故人君當法則之夫
號令不愼則貽羞辱甲兵不愼則召寇讐衆棄當
擇人而後賜干戈必省己而後動君能信此則無
不休美夫官及私愛則士不勸爵及惡德則民不
安慮事不可以不善舉動不可以不時矜能眩智
者自滿之道事事有備者消患之本寵小人者欺
罔之言日進非納侮而何志欲車谷而嗜好不免
同谷非恥過作非而何傅說陳此告高宗信而服
行之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可見賢臣戒君之

深切也行此數事而中興商祚可見王道之簡易也

說命下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臣某曰夫人君不可不學不學則聞見狹而智不明聞見狹則遠大之言不能用智不明則邪佞之說易以欺況天下之廣務之衆不可率已意而治之必當稽先王之成法莫大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人君信懷此道積于其身使邪說異行不能惑亂然後廣用賢俊列于衆職而王道成矣

洪範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臣某曰人君立大中之道則政化平均民不夭而俗皆好善是錫五福于天下也上無偏政則人無朋比而成趨大中雖有不合于中但未入於咎惡皆可容而納於中道故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此之謂矣夫有才有為之士患在行不羞進行不羞進則挾才為姦足以亂國進其行則其才可用足以興邦人君又當脩德使正人好于我家然後人陶善化而下無罪辜人君之心當如止水不作好惡偏黨其邪正自辨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旅獒

召公作旅獒訓于成王曰德盛不卹卹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道接下民以道寶吉士以道受良言以道求嘉謀以道納忠告以道無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臣某曰孔子謂使民如承大祭則君之盛德在不抑侮而成也人之聰明志意惟可用之於道不役於無益之事則百度斯正當以賢者為寶不以珍

寄爲寶又能不忽細微則大功可成君或不恤小
過而憚於改爲終將虧損大德九仞之山起於累
土或闕一簣則妨成功況甚於一簣者乎
無逸
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德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
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臣某曰聖人欲聞其過如此之急也其反身克已
如此之深也雖閭閻怨詈之言不止不怒而又自脩
恭德曰朕之過信如此宜其見美於周公而爲法
於後世也有不信此道之君爲人譸張幻惑則信
而怒之矣
君陳
成王命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
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
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
所命從厥攸好
臣某曰上之化下如風之偃草則上之所向不可
不慎也凡有廢興出納之命必與衆人虞度俟其
議同而後行之夫忍小則可以成大容衆則可以
成德舉直而錯枉則使枉者直民之從上惟視其
所好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以命
令驅之而身不自行則民終亦不從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
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
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罔弼乃辟有昨不啻不敢含怒此厥
上以非先王之典
臣某曰僕臣王之賤官而皆必用正人可見人君
左右不可以便辟邪媚之人爲僕侍也後世宦官
僕侍既之正人吉士而人君朝夕與處或訪以事
則以淺狹憎愛之言開導人主又豈止非先王之
典也可不戒哉
右臣竊觀二帝三代君臣議論之際皆言切而意遠宜
於後世治亂無不關也而輒釋以愚臣淺陋之言固不
能發明奧義惟陛下藉古博達深求其旨則益遠益大
將可以比隆虞帝周之成盛矣惟陛下留神愚臣不勝
大願取進止

記

安州白兆山寺經藏記

予自少喜為山水之遊凡所至有名山勝槩雖遐險必造焉治平一年自作御史責降安陸安之西有金峯山山有古白兆僧寺時道人智泰為之長老而衆皆稱其名德寺有本朝列聖御書歲以郡遣從事檢校予到官纔數月遂自求以往至則愛其林泉幽茂溪谷深遠周遊登覽而邀泰從焉惜法堂土木新詢之則泰所營也予益嘉其必葺又至僧堂北隅有老屋若殿而小視其榜則經藏也泰指謂予曰此雍熙中所建有襲御史石

記在焉然地址陳僻蟲腐所滋遊禮者或不能至將徙而置于大殿之西爽壇之地而新之予詢其期則曰釋子舉事存佑施而集雖志於有成未可必其期也予移官去後一紀詢守義陽距安為近地僻少賓友思得素談老莊而閑其老益高介爽其寺而廉居罕與俗接予嘗以書招之書未達而泰已惠然見訪矣語道之暇因曰昔者徙之經藏今已成矣自治平三年冬十月經始至熙寧四年夏五月告畢計用緡錢八十萬將刻石以記歲月願公為我書之予曰師嘗自謂修造塵之宗不立語言文字直指心源見性成佛奚以五千之書而復新其藏為又以一切有為皆如夢幻已則忘之

何用歲月名氏之記而求知於後人哉師曰不然夫衆生靜明真心與佛亦等由情著於物故翳而為病佛猶良醫知病之本皆稱其淺深緩急為藥以治之今之經猶對病之藥亦無窮此五千之書所以必有也今之經藏猶藥之府也則其樓貯不得不嚴將以應夫病者之求則亦藥之肆也其置設不得不顯此藏之所以必徙而新之也大凡前人有為必告後人以為之之意則庶幾其守而不墜矣此記之所以必作也予聞師之言愛其有理故為之書元豐元年冬十有一月壬申記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蒲絳都也春分為河東郡地沃人富自漢唐至今為秦晉之都會固宜人物之多奇也薛氏為河東著姓世有顯人皇朝樞密直學士樂安公以清德直道事太宗及真宗皇帝門族尤盛今中大夫公即其第幾子也象賢繼世詔封五郡三領部使四與巨鎮高識懿行為時名臣六十而閑七十請老以三品歸第乃於郡部之東北坡岡帶河擇爽塏之地建城市之宅築室以居前所封之郡名之曰樂安莊前臨廣陌門內曰舍幽閑閣部掃非幽人佳客履迹罕至南北分為二囿其西種杏數百中曰靜居內外垂窗妍華芳卉交植於庭疏山蘭蘭薈石雲頂間軒數之名以為名其北曰逸老堂乃公寄傲

宴息之所也其東曰三經堂以藏儒道釋氏之書公以寄懷於簡冊也其西曰無無堂公自以無欲無營又取夫莊生之言而名之也東南偏亭築址數仞中修太華劉峙如屏其最近者有五老峯因名曰五老樹次東爲亭仝賢曠迎清宵月明千里如晝名曰日月臺莊西北隅漿垣乘高下列蔬圃詩使老圃村童引水既畦名曰灌塊泉木交陰晝不見日風自來好鳥時下名曰翠陰塢鑿井轉車以汲甘泉或沈浮瓜李揮弄冰雪或烹茶煮蔬飲啜飽餐擬陸羽經外設客舍庵廡庫廄百楹其締構製作儉而適用潔而不華夏無蝘蜓之苦冬無風霰之患其服用皆陶器藥床瓦爲衾葛爲衣俾君子有以取法小人無所可欲蓋盡得夫郊居之道或霽色登明開軒極望或落花滿徑曳杖行吟或解帶貫盥觴共醉或焚香啟閎圖書自娛自適遂性不覺歲月之改而年齒之長也此其遊適之樂居處之安又稱其前之名矣今士大夫或身老食資而退無以居或高門大第而勢不得歸自非厚積累之德鍾清閟之福安能享此樂哉愚將老矣固將倣公而退也以人事之難必始識公之善處以自勉云公名侠字肅之

王尊道先生講學記

古之哲王一道德以同俗故自鄉黨至于國都皆設學校以教其人凡爲士者自少至長必處于學其所學者性先王之道則在乎先誠身修已而後有施于人故其仕而立于人之朝也則用其所學以事其君而治其民故其君之所尚者皆先王之道德民之所服者皆先王之教化然後君得以爲堯舜之君而民得以爲唐虞之民矣自周衰秦漢而後學校養士之法既廢則士之所學不必誠身修已而各務其所爲是以邪說怪行得以眩亂乎其間故仕於朝者非一道也致其君者非一術也施於民者無定法也甚則至於國異政而家殊俗矣而欲致其時於堯舜者有矣患無位而不得言也有位而言者有矣患乎不能行也若其林野之士能自奮勵篤信先王之道不行上之教化而潛其所學以教導於閭里如古之所謂庠序者則見夫淵之脩城尊道先生焉先生講聖人書窮之三十年五經之旨卓然自得不爲諸儒傳注之所牽其言行淳質亦未嘗有繆於道故學者多崛之先生乃爲之講解俾識其所趨向又作室以延之而名曰講堂俯堂之北則其先君之墓也或者以爲非絃誦之地先生曰吾聞古賢人名所以顯揚也吾敢敢於是道勉其身於君子之途者是使吾親爲君子之親

也顯孰大焉苟吾親有知聞吾朝夕講聖人之言於此顧不樂哉又況使鄉里之人曁斯堂則知吾先君之墓則吾親之名益亦不朽矣先生以是言語予而欲記焉予昔先生之青衿也其言雖不足發明先生之道而且不敢以辭故固感學校之廢復樂先生能自奮勵以先王之道教導其鄉里而爲之記云先生姓王氏名大中卓道即其字也時治平四年九月記

序

司馬公詩序

古之君子脩身以齊家然後刑于國與天下蓋其言動有法出處有常子孫幼而視之長而習之不爲外物之

所遷則皆當爲賢子弟猶齊人之子不能無齊言也書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由此道也瑯琊歐陽公司馬公以清德直道名重天下其脩身治家動有法度其子弟習而化之日趨於善蓋亦不言之教矣又仲之以詩章假其風誦警策則其積善貽謀之道可謂至備宜其子子孫孫世有令人苟尚不能自脩而入於君子之塗者則其人可知矣宏予之子增也持公詩求序於予予樂道公之盛德又冏以勉之熙寧八年月日高平范某序

完集序

自古國家將興隆平之道理不汲汲於此者則必上天爲

生賢傑之佐啟佑其主載期其世而成非常之功故有商之興也湯得伊尹高宗得說周之興也文王得呂尚宣王得申甫漢之興也高祖得三傑光武得寇鄧唐之興也太宗得房杜肅宗得郭李故皆能光啟皇圖成中興王業至于我朝仁宗皇帝卓御綱久道冠百王澤浸四海純誠駿德格于皇天故天將錫我宋以無窮之祚是生良弼以賁寰大嘗宅定策元勳置天下於泰山之安神器有覆盂之固時則有若庾節張公以清德直道奮於寒儒歷職試位由河東轉運使入爲御史知雜正色抗論以肅朝政仁宗從諫知臣春公甚厚公感上知遇夙夜思報于時國本未立公固啟建儲之議事未果出典外藩及拜御史中丞復進前說仁宗益愛其言而將行之遂用公爲執政至嘉祐末公既爲樞密使長西府會韓魏公爲元宰二府協力以贊至命英宗皇帝遂繼大統公之勳烈炳映萬世乃退身養道十有餘年康寧壽考既于正寢而朝廷嘉公之德者哀有司祭有文及銘於墳紀於碑而狀於太史之德者哀有司祭有文及銘於墳紀於碑而狀於太史者皆所以述公之功德然尚得其髣髴而未之盡也至今上特題其碑之額曰清忠純德之碑然後公之大節於是乎稱矣家集傳寫已爲舊之人於元平物久一以而三舊從之可不謂之美歟在昔人臣立大節成大功爲天下士民之所稱愛

若夫必見知於時君居高位席盛寵蒙遇於時君者未必見稱於士大夫其初者未必能保其終盛其名者未必能安其身如公者兼得而竝有之可不謂之完歟嗣子虞部君集公之賦誥謚議表辭祭文行狀碑誌爲上下二卷以藏于家以傳于世益孝子繼志述事之一端矣爲某名其集而爲之序衆以先君文正公有同榜之契而知公行事爲詳義不得辭請名其集曰完美因以公之大節而敘其說云

銘

布衾銘

慕蘧之甘綈布之溫敬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富貴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爲辱旋殆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紵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豈於一境哉伸耕裔庶格休是

鼎銘

河內之范文正之嗣以萬以享子孫勿墜

青詞

祈雨

天心仁愛遂羣物之長生神道聰明感至誠而善應下國方罹於耗斁眞科曲示於祈禱敢厭懇以求衷冀轉旱而爲福伏念臣欽承君命假領帥權安當旌節之初適遇荐饑之後盜賊盈獄饑莩蔽塗賑發將竭於困倉庶榮尚虞於溝壑近從初夏復遘亢陽田野焦枯公私窮蹙皆斯牲之敢愛曾靡神而不宗徒營羣心未蒙嘉貺竊之危懼日甚焚灼庶虞之方揚嗟民命之近止叶閒無路將地何容是用式叫琳宮虔遵寶籙降九天之眞聖延三界之靈神共修齋醮之誠仰致潢汗之應敢冀高穹俯垂慈憫上帝垂慈爲三日之霖滌此一方之

刑獄

元功默定顧動植之難量天德好生諒祈禳之可格既昧效官之術敢忘懈過之心伏念臣領郡再期長人萬

室僅罰罔逮於圄典用刑恐戾於物情或因繫踰時或重輕失實或欺誣罔辨或疾苦不聞矧庶獄之繁興豈斯民之多僻蓋在位之移風之舉故編氓無遷善之由發痛情于九幽貽凶當於一境敢伸精禱庶格休是用恪秉仙儀嚴陳法供普祈衆聖延降上眞伏願錫福庶民降庥下土滌冤囚之寃滯佐比屋之興仁化所洽不犯畫衣之禁民知遠罪常無觸網之思誓堅忠孝之誠仰恭乾坤之造

禳謝

大道難名默運生成之化至神莫測潛司禍福之權顧緘介之微鍾木堆興之大賜敢忘報謝用致忱誠伏念

臣幼服儒風早蒙道廕職覓耕桑之苦身無飢溺之憂
親遇聖明官居繁要姻婭百口不逢天横之菑仕宦四
方常脫傾危之禍報國歲月於績效臨民有愧於循良
目知祿厚而才薄事惟慱福徒以祈至是用度窘迫罄
竭私帑之物以備公家之需仰荷
天慈俯賜矜允臣之職業得以保全臣之家族親遇聖明時由父母以入官荷朝恩而尸祿罪雖多而
苟逃祐過德摩頂而温穹修當思報分之能招蓋陰隲
之潛佑故敢恭修薄禮上瀆嚴扃於祖曩罔舍偶完於素
科之往範冒發幽微之品用伸禮謝之誠伏願諧聖乖
應明靈冥鑒察丹衷之懇懇錫多福之穰穰庶乎家族
平康克心安泰長幼咸懷於善慶之社骨肉終吉更願身心康樂家國安寧子孫蒙福慶之社骨肉
堅爲善之誠仰荅難謂之造

禳謝

大道難名運真功於不宰至誠有感通和化以無方敢
瀆金簡之明科伏念臣生遇明時幼聞義訓紹箕裘於仕族箝台衆之

族親遇聖時由父以入官荷朝恩而尸祿罪雖多而
苟逃祐過德摩頂而温穹修當思報分之能招蓋陰隲
之潛佑故敢恭修薄禮上瀆嚴扃於祖曩罔舍偶完於素
科之往範冒發幽微之品用伸禮謝之誠伏願諧聖乖
應明靈冥鑒察丹衷之懇懇錫多福之穰穰庶乎家族
平康克心安泰長幼咸懷於善慶之社骨肉終吉更願身心康樂家國安寧子孫蒙福慶之社骨肉
堅爲善之誠仰荅難謂之造

禳謝

大道難名運真功於不宰至誠有感通和化以無方敢
瀆金簡之明科伏念臣生遇明時幼聞義訓紹箕裘於仕族箝台衆之

行累功實效聖朝之故
故德經閱讓避之科
輔儐列禮之儀八叩
品與最靈繼承
珀宇司存佐典
之功勞役形德而
議論之過中流
尚逃尸素之誅
君父之深恩不
誓竭止足之心
慈誤持向善之
逢非横之
讓避

洪造難喻難酬
量微助之誠
方遭遇泰歷
郷符二總帥
殺之權
中和門榮寵
於身宜秩於
褒寵之
請死

物各通盛必有
取危言猶可
時世習儒風
詩書早承
塵今則感
待人神將
荷久矣釋
念期爲慶
疏

同天節功德疏

右臣伏以西方妙教實資有道之
疆之算方正陽之盛月乃誕聖之
肅遵流於淨館潔伊浦之餌
篇宝偈空之來相集多祥於
蟻區區之誠但瞻禮於

於南山臣無任

同前

右臣伏以露囊紀節星電標祥當正陽用德之辰祈上
聖無疆之算集法筵之清衆誦貝葉之真文天子萬年
願因岡陵之遐福封人三祝仗殫蟻蟻之微誠

私忌疏文

右伏以奉先追遠政忘如在之誠供佛營齋庶備薦殊
之福爰當諱日恭集妙因伏願慧日圓明智燈寂照悟
萬緣之非有了諸幻之無常不染一塵頓超十地

慈聖周祥道場疏

右伏以真遊遠逝奄及於暮周佛事致嚴恭崇於梵果

同前

右伏以仙蹤既邈奄及於周祥佛事載嚴用伸於永慕
式爲在天之福磐輸率土之心恭惟尊號望后定策兩
朝參功十亂高名輝於國史陰騭被於華夷爰當厥代
之辰慶設淨方之供伏願風覺覺慧超登彖悟圓妙
之勝因佑延鴻之貢祚

奉旨詣河瀆西海祈福消災道場疏

右伏以金輪正覺唯主善治陰康品彙應誠而

孚佑至誠所達有感必通恭惟皇帝陛下德配乾坤恩
霑動植擁百祥之大順錫五福於羣生以道乘禧自天
垂佑宜享聲聞之吉旋臻勿藥之休伏幽贊於陽緣增
無疆之睿算臣無任

神宗皇帝升遐功德疏

右伏以翠輦超升聞徽音於衍衆普天追慕想睟表於
嘉籍爰憑十號之慈仰庶三清之福大行皇帝伏願常
居金地安住玉京陪五聖之真游佑羣生於法界

同前

右伏以乘雲舫化悲仙馭之難留率土推心攀龍髯而
莫及仗金儀之妙教資玉鏡之真遊恭惟大行皇帝德

配乾坤恩霑動植新一王之制度復萬里之土疆方丕
顯於基圖俄慶遷於弓劍華奄棄寰海震哀羣黎遵乾
竺之文廣集茲劫之果香花嚴供鐘梵交音仰憑出世
之緣恭薦在天之果伏願道遙寶地超悟真乘度沙界
之羣生佑鴻圖於億世

坤成節疏文

右伏以神光滿室共傳載育之祥梵印傳經深祝無疆
之算寶花零亂彩域莊嚴周法界之三千聖壽齡之萬
億太皇太后陛下伏願乘此勝緣爰照臨於四國凝天之福
同前

右伏以星流玉宇大宮曾慶於殊祥香散金田勝國共祈於難老栴檀瑞質具著醯經厥承露之仙囊布望雲之法席伏願太皇太后殿下松筠比茂金石同堅房闈燕居常範圖於天地車書共貫永帶礪於山河臣無任

坤成節開教文

氣應含成當上玟之吹望德符坤正屬孕母之題期肅祓禊之文共獻南山之頌恭惟太皇太后殿下道隆世嘗以樹交深義合恩勤緒情均手足幾二十年君

龍山陽我官榮緻維舟湘從決日燕婚君病東還哀歎啜啜執手相視忍弟四別執謂伊人於斯永訣嗚呼哀哉天之生君厚澤於民君之不幸寧止其身朋友慟哭吾人悲哉嗚呼哀哉我從兄喪歸葬洛師纏吉在告衙命柬馳音問不舉承訃後時哭不臨柩祭不及尸爲我之恨終身孔悲千里馳奠誠過乎辭君之神明鑒此不

歆尚饗

祭韓魏公文

維熙寧八年歲次乙卯某月日具位范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司徒侍中贈尚書令魏國韓公之靈唯公量包宇宙誠貫金石伊呂兼材淵謀比德降精星

展瑞我王國在茂業與元勳佐輝今而映昔仁祖夢卜
公衆鈞軸志扶社稷誓忘家族聖嗣勃興皇圖再續建
萬世不拔之基爲百祥無窮之福非天下之至明則孰
定計之神速若夫二紀勞應兩朝顧嘆智周慮遠仁深
義篤以名教爲己任俾多士之誠服功蓋天下而冲退
不居貴極公相而漆甲自牧嚴竹帛以難紀鉅筆舌之
能錄蓋千畫錦贈與繁榮和于大烝盛美完足決遺愛
於無窮公寢痛公亡於此日我先君志同識均出處並命
六館絲綸金蘭之契雖古管倫劉伊不肯辱視猶子推
輓保全教誨飲食開一善則喜見顏色憫被罪則憂形
數嚮滲骨淪肌恩深莫計念初違離八年于茲移官鉅

鹿瞻拜有涯中途改轍未須復還守官之遑神魂坐馳
當闕承訃畢世之慟終呼沈痛人特以私爲朝廷惜與
蒼生悲生不能奉教於朝夕沒不獲盡哀于寢閤徒脩
奠以空言我公知乎不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鹿州宮吏韓魏公文

年月日具官范某遣指揮傅政諒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魏國韓公之靈唯公道足以憲萬邦之重故睦文武而協齊弼亮
三朝之盛扶登二聖之隆朝廷治忽伊尹所以自任邦
國若否山甫所以儀刑成隆平坐致熙洽哲謀嘉猷
宜神理之功順昌熾壽臧固與心之善頌天不慭遺人

將安仰巍謝之詞上深惻於宸衷褒贈之章詔益進於
寵數名同耀於青史祀已躋於大烝哀榮所加夸亘增
赫唯斯邊城早沐忠化爰從慶曆西計科役繁興緩輯
疲羸聚公是謀繼數相築之貴復將西撫之命厥後橫
山用武征旆屢公非謀四路之帥密授神算鎮以山嶽
之重迓琛安靜則非德之及遠受賜爲尤則問之來孰不揮
弟累久疾鈞陳乞益宣寄寧知天道之難諶遽聞大漸真報
德罷辭致哀徒勞唯公英靈此感宜知尚饗

哀榮交心唯是鈴兆工匠情未厭受加脩繕以傳無
窮夢夢慈顏不任永慕尚饗

祭朗文

天久不雨禾稼將稿是用竭誠于神以祈海嘉應
陳未蒙嘉應大罹恍事者不克躬親宿不齋盛不
精而神不顧享夙夜惱畏不遑寧息乃者日改孟秋
于神唯神歆鑒以施沛然之賜尚

祭城隍之文

比歲不雨被逮之民流離亡所不忍視今夏驕九復
甚焦灼涓埃望雲霓我助之川速澍霈以祈滿澤
神既庶止遠近霑足嘉應不報後將復露是皆神所賜敢

不竭誠敢不脩禮以報神況神兒聰明正直而終沛施以
庶乎有秋也尚饗

祭呂虞部文

維歲宣八月某日具位謹遣隨行指使廉榮祗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城隍土地之神某伏惟土木之初廟
宅是营恰期攸升有嚴斯尊有奕斯宏百辱士庶
無駭庭堂一新復此安居今神之靈仗是導莫以荅靈
休

送太白林公之文

貞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具位謹遣隨行指使廉榮祗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城隍土地之神某伏惟土地之初廟
宅是营恰期攸升有嚴斯尊有奕斯宏百辱士庶
無駭庭堂一新復此安居今神之靈仗是導莫以荅靈
休

太白之神惟神宅終南太白之陽出入變化霑澤
千里環慶墳壤比年若亢守土者罔敢不一勺之霑
以救枯稿神已賜之時少有秋申不敢怠荒謹復還供
奉官物正奉神以場神其降
是宜祭城隍之文

祭城隍文

元和二年六月日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
政城隍威烈公之靈嗚呼天生賢傑以翊昌時河嶽鍾秀
是辰降奇雄公堂宇毛佐之資少掇詞科出宰侯藩才
幼學公文章早歷職中外規模宏博按此南服號稱禁
方慈兒救冒利俗弊刑頻公採其根思深人安設甸置
更公暇首謀學潛于西金號以美若朝典鉞甲堅
存衣食就勞成疾以至彫瘁仁者不壽天理乃忒邦
失賢佐號不罪溺於規典宜別加方優卷願天乎
不吊明哲其萎昔我先君多良十公實觀與許以重
卅肺腑号有知歆此薄酹 遥一慟長別痛徵
公於子肖恭鳴爲尤不幸哀容姻婭是求自我別公

祭廟文

于今五年訃問稠重日覩平奏喪訃忽承悲彼肺腑謫
居千里哭莫前吟時永訣抱恨終天

祭監押劉供奉文

年月日具位某祭于監押劉君之靈惟靈勤儉持
躬廉謹奉職忽焉終逝不哀何切我同僚涕泗盈臆
莫茲酒醴旅薦椒漿永隔嗚呼哀哉

信陽軍僧鼓角門祭文

軍雖小郡古亦建閫門閾所設號令攸宣棨戟樓觀之
壯昌聲吏民之望度材有素吏制未遑方下日以摩新
在前期而除舊七本無變正徒用安有望於神陰相厥
事

祭張侍郎文

天生賢傑將以康時公聖運龍興多士雲臻倫倫張公才
識高倫邑政效尤超陞部使更典濟陰襲黃其治按刑
綏右實處是職奉如飢化姦以德三載忠勞熙然美
績流於甲部戕民敗吏申無城兵比屋號咷公來指蹤
織改兇類千里獲安繫公是賴予方在遠始獲公過推
借維持冤乃弗作軺車所臨臨細洋洋天宜報公昌熾
譖威胡奪民望而公亡哲人之萎孰不痛傷案有令
子慶澤之長朝有令名後世之光公亦何憾敢此一觴

祭韓國富公文

嗚呼我公一代師臣始終名節玉潔金純策中大科王
佐之資入掌誥命朝夕論思慶曆西討帥人跋費北狄
驕慢乘我之匱命公作使使節專對折其姦謀列陛用
又進貳樞契誤謀宏遠相仲交懽東溝是與易帥青淄
河北莽儇流冗百萬稚文赳赳形鳥面蟻聚三齊公
命羣吏築室止棲貸糧如坻憐兒卒逢善歲完飽
而峭執調公仁可敵天時仁祖命相公居冢席密議建
儲宗室是擇先皇纖則狀天之力功初不聞後益顯赫
今上御極首膺注意以庶避政居第上壽而終五
福惟備國喪元老時顏泰山天子震悼士民悲酸嗚呼
哀哉先君文正識公於微列朋儕不肖復辱公知仕率抵
罪屢貽嗟咨軫其眞色詞既獲安全終莫瑕疵

祭河中宋司錄文

元豐七年十月十二日具位謹遣司戶參軍劉格以清
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司錄宋君之靈嗚呼盛德之門
多風孔殆唯君克世壽也宜耆而貞奈何賦命不與
以告逝君其來格

祭謝大夫文　元豐七年作於許州

嗚呼哲人之多艱奚二子於齊悼厥咎以弓開尚
淚迹之盈襟奈何良朋之彌失益知天道之難諶枉考
子之嘉命俾勉志于泉陰曾懇辭而莫獲慨才薄而弗

仕斂賢業以直書之聖發於崙深公有文以自傳既鑿玉而銷念奚他人之復仗固光耀於來今念相親於畴昔庶洞照其心攸將木以為程憐草物於遷替端歲寒以見期寧為燥濕而移古痛生死之俄門邈標韻之難尋昔郢人喪堊慙石廢斤子期亡弓伯牙絕琴今我存而公殁悵風月之空指新阡而一奠庶英魂之來歆

祈雪祭文　二首

爰自初冬時雪未降二麥虞枯稿之害庶民憂瘟疫之厲刺史之政不能召玖和氣是用潔清酒醴有薦于神庶幾驅滌旱漢溟濛澤致民豐康榮神之賜

時雪久愆宿麥不播是用有禱于神以乃甘澤既浹日而致然耶是用齋心潔醴再禱于神惟神聰明宜垂昭鑒

祭程宗丞文　元豐八年祭程伯韙

大化賢傑必將濟時胡屯其位不俾設施復奪之壽天宜徒為伯醇之亡理益難推唯君之德顏氏庶幾唯君之道孟軻無疵嘉言達識後學所師進為御史言直身危退宇黎民如母憐兒再論免庸恰宴安卑伯仲孝養親顏怡怡或耕如壎應篪兄聖上繼明政推母儀選登俊賢以輔邦基君首被召捧詔伸眉吠敢愛君心同商伊如何溝瀆屈束槨山頹梁不省厚君重知吏吾多

罪鮑叔不疑君今殁矣吾道曠依身縻窮邊柔車莫駈遥陳薄奠寓哀以訶音容永隔畢世長思嗚呼哀哉

祭好中故文　哲宗元祐八年十一月

南山我我八川滚滚鄰杜之郊挺生人傑棨棨毋公靜深秀發徒步起家九列是列淡然無營白首一節謝事退居塵紛屏絕琴書徜徉風月遊詠泠謝吞聲悲嘆平昔故僚碧幕朋結何以敘悵尊酒徒設長夜寞寞音容永訣嗚呼哀哉

祭李運使太夫人文

猗歟夫人懿德如下閨房之秀來嫔大族二子顯揚養有榮祿千戸疏封是宜象服總總佩玉鏘鏘殁燭悠悠素旐去此華堂徜徉庭陳于路曲嗚呼哀哉

祭閻朝議文　元豐八年十一月

唯公仁孝慨慷棄予天資精金美玉內外無疵力學登科甘貧樂道教及兒女如母憐兒出宰衛南警卒將叛匹馬往喻式是其亂後還代城築防禦患河水大至役夫奔散公卧堤上將死其難衆皆驚還死力救捍此然功成千里咨歎將陵被水徒遠河濱部使薦公往宰其民邑人遮留城門晝闔三日不行夜遁之官共狀上聞命公復還兩邑爭公白挺盈野論以朝命哭不肯捨帝乃命公入佐大計非制之常以旌循吏時宰不合公則外補更符四郡人歌召杜博陵借寇久將變俗忽若使

若手披公牘鬼錄之姦四十有六陰君召公典司其獄無疾而終河朔所傳以公正直事或有然時方安民公則違世天不遺公來佐聖治豈公不偶人斯殄瘁交親之分金石相期官守退恒過納款持千里一奠曷窮我悲公平聞乎永世長恩嗚呼哀哉

祭司馬溫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九月戊戌朔二十九日甲申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公之靈嗚呼天胙有邦俾之元致祭于故贈太師溫國公曰父師表齊之清淵寧之德子產之惠寔生我公爲世父母斯文喪予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叔向之直人有其一

流百家金匱石室約索流論叙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名書秋實生大裘望之肅然冬陽夏水赴者事先仁義而明廢興因有正人折衷于前莊尊者本求有所統紀我公盡規君心則寧慕孫仲爲體貌有德公獻其可嚴嚴翼翼言者來用不敢愛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黔黎君子野人泊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夭或怨哀畏公獨何施四海一謚元豐之末國有大事秘密文刀佐我聖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廷其重千鈞十賀丁卯民歌于廛農慶于野兵休于澶頻酬慄實其氣居在所於凡無莠於田培其本根枝葉日茂當日我作憲章惟舊

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恩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成嬉非人成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某不才辱公知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唯公我知洞達表裏參其所長謂或可使申固義好丘山不移胥我則然公實敦之洸洸清洛獨與之閑嘉數仆竹里寒清鄰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男劉聰過實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所自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有廖在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樓走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斂終天永違不一見面人生有死知日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今萬一我每念此紓心之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嗚呼哀哉

祭太中大夫司馬公文 宇伯康元佑二年十月

唯公純孝恺悌剛明爲實精金璞玉混然天質致身三朝跡位九列終始無瑕險夷一節生于德厥心靡累聖考實而賢季則文正嫡配令高位行閨門肫肫雍雍子與孫天下達尊公全其三洪範五福公民常敘予謫安陸公來守邦見賢就善我心則降公不鄙予定交忘年久要不忘婚姻有辭予官京師季相當朝公處于鄉將赴季招予赤忠公心爰切相以疾斃公不克來于

念公年高不勝哀果問訃音梁壞山摧嗚呼哀哉相知
以心世莫如公死生契闊喪事躬躬天實爲之罪予負
公既悲且恨終天莫窮嗚呼哀哉

祭周朝散文 宋敏夫元佑二年四月日

牛之有死人誰弗然惟其有齡大期鮮或能度間有促延孰
識其故哀非所宜難指嗚呼敏夫生德則望朋友
自少仁義根於純誠之行鄉黨式宗錯綜之文士服其
工奮于清朝寔有成績所至必顯政聞無敢領使一道
覓不容惡俗方荼君獨綽綽衆嫉君愚君安我仁淪
迺後時逍遥道真少尹西都監州朔方有政有議不柔
不剛仁宜有年德宜有位曾未耆艾俄驚川逝越我士

夫痛此凶鞫曰天佑善胡斯不淑矧伊涼薄義忝姻好
稔君家行既久矣邇邵茲焉永訣孰均予悼寫哀於酹一
奠以告嗚呼哀哉

祭王中散文 宋敏夫元佑五月

唯公閫士之秀相門之英行著溫恭道惟直清老益色
養外忘寵榮退就閒官沖淡無營夢寐兆凶逝川莫停
仁者宜壽公享遐齡德必有位公登列卿積慶之報子
孫繩繩在公無憾善人咸咨矧其朋游渙如交頸絕絃
有恨慶斤抱思祖奠弗躬蒭摩持窮哀以言公知不
知嗚呼哀哉

祭正議大夫張昌言文 元祐三年

唯公植德忠厚立心惇和積其輿學發於詞章實不求世名畏人我知慶弔交於閭巷及其臨義超不少留委已有於以活餓公所必人之所難氣夷色溫若涉不容則進言危朝退去危邦屢為人代留礙武濟之訟萬世所偉河朔之秀自為仗義仁者必壽古聖謂宜公雖有年不究期閭士夫歎息民吏追思公實從事忘年見親浙庶以義遠矣門巷荒扉掃榻不引緇定不親臨寫聲寫哀尚想餘音

祭康國韋公文 宋敏夫元佑四年月日

嗚呼我公篤生大家不以世資奮于詞華甲科魏峩聲名益奏遂躋臺閣論說寒忠貞實塞寬仁開健憂國
愛君發于至誠知無不為見於施宜一時建明或大或
細或既設施或模而止然其大體一本公忠無有私意
介私取容剖兵枘鑿幾密淺利天子具聽嘉猷以我如享重鎮安險消
險百途救心唯一慟歌萬解以我如享重鎮安險消
邪歷衣冠堂堂梅鼎柱石閶門忝仁家門慈孰竟乾
飫我與均之推殺善人不愛其力乳有其容何失職
祿賜萬鍾人不識富平生朋交宇取笑談孔
樂無厭賓客滿堂不知其略見不實行以國士豈無
知已厚孰公似我之素恩中遭廢斥屏卻誰嗟孰
惻公獨拳拳雙手引深以其進退為已休戚守慶闕人

爲我貶所我誠負公不究任使歸來見公愧發於顏公
獨存撫知我過前廷我室堂敦敉中外賢姊白髮命我
使拜遺親棄捐自昔匪今聞公之風實感人心告老去
位非天子意請不可奪三公就第公雖家居德義在人
山嶽隱然朝廷自尊具舟有司申伯信邁安車臨我握
手出涕謂宜百年黃髮靚齒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於穆
文母天子聖明兩宮來臨慟哭老成賻襚則豐贈官則
榮姑慰我心不能遽公歸葬有期屬我以銘不腆之文
敢不顯明一觴在前如聞玉音嗚呼亡矣有涕如傾尚
饗

祭廣濟使君蔡承議文 元祐三年二月

唯君慶門之嗣清世之賢位不滿能沒於盛年天道難
知善人容歎人有所懷失則惘然況於死生親舊之間
君少負才凌厲奮舉既將騫騰則復齟齬十年之間進
退相補謂宜耆壽身顯名揚云何中道齎志而亡願既
違矣人既非矣懷資抱器弗克施矣脩莫以告寫余悲
矣嗚呼哀哉

祭申國司空呂公文 元祐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嗚呼我公清淨寡欲足以革化鄙汙寬厚有容足以消
伏說慝其默也能服物而不孚其簡也能治煩而不惑
嗚呼公能有餘於無為而他人不足於竭力也羣言繁
興辯者不給於口而公獨漠然而不喝大議未定智者

往者何慮而存者惻也嗚呼敬國儀禮天子之澤休功
顯問史有筆墨唯予心之哀曾是莫知也尚饗

祭陳龍圖文 熙寧九年十一月

唯公材敭膚敏學術淵通房益龍光垂蜺虹踐履要
路華外爍中所至可述名高實充宣力累朝服休四紀
臨劇而簡視難如易屢領使權十年近侍魄詩琳宮告
歸故里昔我充貢已挹風規同年賜第拉拜彤墀仕宦
相望鮮合多雜公居河橋我忝幷帥假道來之再陪高
誼別未幾年訃音遠至我病辭位闕公謁凶往弔莫可
哀情曷窮揭來許下公穴將封敬陳薄奠聊寫初終尚

拜掃祭文 考祀同

爾露既濡追遠增慕時享之禮敢忘虔恭謹陳薄奠以伸拜掃

祭十九兄監簿文

爾露既濡對時興感薦享之禮敢忘虔恭謹陳薄奠以伸拜掃

祭鮮于子駿文

嗚呼子駿居今之世志古之道白首好學眈玩易老見於事業發爲文章裕民則惠執義則彊采亦不苟剛亦不吐邪到我仇正則吾與爭昔使蜀封部實鄰閫共風聲愛慕其人間分符遠鎮益相親茂林脩竹美景良辰

杯盤草具笑語天真通家之好往事空陳年將從心乃補袞職奉奉朴忠佩佩正色病不克施終古遺直告滿三月退卧淮陽凶訃遽來我心隕傷歸于其丘贊圖吾鄉洒落秋風酹此一觴

范忠宣公集卷十二

祭文

祭郭宣徽文 元祐三年十二月

惟公奮由武衛宣力王家仁皇之朝扞城心膂被遇英祖升贊樞機先帝經武緯文懷柔震疊中權之任屬之於公西守南征海外有截敦詩閱禮想聞邻毅之風振旅全師屢上充國之畧退卧西洛于今十年李廣數奇功業未究英公嘗參康府多賢剡今邊備尚嚴鑾落猶眷恩得名將以爲長城公今云亡豈不懷疚求其繼者實唯才難嗚呼昔我先公拔公戎行待以國士及予之世重以婚姻知公之深誰過予者奠哭罔及寓此哀詞尚饗

祭曹沂王文

惟王以懿戚之重元舅之尊位高而貌愈恭富貴而享益降謙溫和粹體之自然動作與居不踰非禮出殷藩服有民社之勞入奉燕朝無風夜之懈事宇宙貴克享厥寧歷事四朝終始一節天不整遺人之云亡二聖惻嗟萬乘臨奠賜邮交道恩禮有加某當同班鄰實均休戚悵靈輀之首路痛永訣以終天聊陳一觴以爲丹懇

祭蔡仲遠侍郎文

惟公稟性粹和受材明敏利不苟得義無苟進歷仕熙朝出入忠藎帝眷滋厚尹正天府雖云浩穰衆務咸舉

既代王言綸有序帥于遵方談笑頃俎豆其威莫
予敢侮年踰耳順作貳卿列如何不淑遽失哲鳴呼
哀哉莫莫持觴葬弟臨穴寄哀以辭傷哉永訣

祭滕公道龍圖文 元祐五年十二月

鳴呼達道英邁豪俊得于天資文章翰墨雄健而奇甲
科上第名動京師平步清塗上所眷知視草禁林秉憲
中司方圖不谷出守一麾昔我先公樂育多賢才俾盥
門若實居先我之得友爾不是遵中間幷閾幾三十年
比于易守君在留陽交承道舊愈久彌光留不忍去把
酒盈觴別未經時遽承公喪笑言在耳懷想痛傷嗚呼
哀哉達道所志在康濟道未大施而遠珍瘁朝野共

嗟親友垂涕唯有令名光顯後世我守塞垣君殂京師
棺斂弗親心往神馳聊伸一奠以寫予悲嗚呼哀哉

祭楚正叔待制文 元祐五年十二月

惟公立行脩潔起家儒素伯仲登科鄉里嗟賀我先
公西帥延安公時從軍旁為才賢奇俊所依慶溢壎
篪按邦刑庶獄不冤將帥數路才業彌著留井內閣歷
守邊海須靜有方兵戢民安知足普退琳宮就閒太師
潞公宴集耆英公游其間福壽康寧予漕京西宜聯公
職僚幷相歡親仁鮑德千宁慶陽復承公政余倦塵寮
亭障安靜予官西臺公方縣車開假晚多詩酒相娛可
馬溫公及諸名卿真率為具不待邀迎伊闕漢山洛下

名園朝遊夕賞聯轡翩翩一時盛事人今尚傳季夏烝
逢丹登公堂公嬰氛疾幅巾據床握手道舊笑言琅琅
別未逾時遽聞公喪身不獲往心徒悲傷遣奠千里終
天弗忘尚饗

祭司馬公休文 元祐五年

惟君志意脩立行純固卓為碩儒興時際遇早登金
華繼進賢父鞏踐清塗氏恩忠愛國心勞形瘁
先正之澤未及蓂章佐下之術未克大施曾不中壽而
遽長逝兩宮震動多士嗟咨伊予與君既親且知為國
惜賢痛劇傷悲嗚呼哀哉君嗣尚幼君室少嫠上恩殊
特存歿有歸唯有令名詔世永垂遠致薄奠寓心誠俱馳

尚饗

祭范蜀公文

嘉祐之初仁宗弗豫以嗣未建四方震驚羣公戚戚
心懍舌熟不思禍相顧莫發公為諫官引義自當周之
愛危我以安當上章天子詩選宗室擇賢而儲時不可
失謀入不報在房殷栗騰書大臣開廢禍福我擇死所
遵他是如北當之為中外遑遑一進一退賂相低昂公
心如山公語金石章十有七
去職列列英考縱天而子鳴呼我公宜發其祥熙寧之
初有政有事有利有害論然大議孰不知之孰克言之
陛下之艱而身孔危公曰我責上書列陳如彼著龜協

謀鬼神公言益切洎者蓋至公门我忧身用言廢遂請
致仕汨者意行乘為恕詆諈諛伊柴捨禄卧家纔六十
餘就不事君包羞以居唯二大節人一有之足以不朽
而公優為之既文章為學者師清淨恬和無有吝疵二
聖急政葛若成化社公于家公謝不至珍移衆德獨公
弟端唯仗神納化我遊心國樂無帝公廟弗燕公之薨
音咳聚門人群哀毫終至于窮年將沒之歲以樂來上
國方和聲實治之象道德耆老郊與公郷不卒用公憾
有斯人某忝祖曉奉公游出處義同屢公我收于許于
洛燕歡徘徊一別不再朔訣而哀一時老成寥落山丘
豈唯交知邦國之憂寫公德業斯文滂泗横流尚饗

祭傅侍郎文 名寿祺字申甫號偉堂之元和七年正月

嗟公敦大宏達高識天之生公乃國重器克難于
初厥後血艱王角節人之所難治平廟議公在諫職
挺社宁經世心猶鬱鬱閭違宦曾未還朝一廢十年樂
道衡茅不聖當天公以棄介乃召中憲百辟是繩以遒
夫就尚忘靖外肆秉大政位實超拜在帝左右永哉再
暮天下拭目望公有為場公素望章相清德未及大施
遠聞疾華鳴呼哀哉某忝公之知出處廻門屯邅流落
我則知公元祐進用公不我先位高德淳吧在公前笑
言從容暌離未幾秩祐德音今則已矣臨奠莫及寓誠
一簿公有典刑公則不亡尚饗

祭張宜微文 元祐七年四月

嗚呼人生百年未見何有汲世昭昭是為不朽唯公之
學包括古今發乃大章光前裕後百尋忠誠所蟠見之大對
仲舒據經實作兆端出徒言之亦既有行載翔載翔進
參宰庶入則造膝嘉猷是謀乃所自許致君堯舜既退
雖勇將安倘某昔者荷知最深遠遊荏苒年莫承教音今則
已矣其恨何極辭以寄哀一時老成寥落山丘

祭龍尚明文

惟公以積學力行公進士要以宏才遠畧揚歷方面獷

俗懷向王猷允塞方將贊襄弊于之美化登哉兵之高致
廣帝王好生之德永爾祉無疆之休天胡不相亟奪其
年志崇山丘痛恨何極某昔恭交承實敦契好間計之
初毛事虚臨建漂官守遷閑時序弔賻之情闊然莫伸
緘辭寄波神式鑒茲尚饗

祭衛獻文

維紹聖四年歲次丁丑四月甲申朔十一日甲午貴授
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范某謹齋首上啟南嶽司
天昭聖帝伏念臣幼承父訓長服朝紳從宦四十五年
歷官三十一任秖願竭忠而報國常思懲惡以安人然
而賦性不明涉道未至智難周物事歷盡情長郡邑則

處刑罰過中居廛諫川恐議論失當備使寄則有按察不明而吏民受弊專帥權則有職守寡謀而番漢罹殃及遭遇於兩宮遂叨塵於三事舟為真相各僅彌年然而識昧幾微性質屏喘智及而仁不能守言出而躬不逮行致居之灾歲月及物之功蓋寡知難而退冒寵尚憂負朝廷之私失士民期望之意德薄祿厚恩重報輕積悚慄交深兢懼無復全生之望雙瞳瞽瞶百口寓居方適當垂死之年觸事無堪流離阻氣阻急難之情庶幾恐悸未涯非人事之可圖然淦靈之或佑今者奔之庶所甫適靈宮是敢直陳危誠仰干神造伏惟某神鎮真南服司主雜方分降造化之權平施善惡之報伏望察其素志原其本心無造作邪險之徒皆暗懦依違之咎特加矜宥少寬遣責微躬早遂於生還病室速蘇於死愈兄弟復會公之樂子孫享平泰之祥嫂蟻之誠感靈昊

記

告家廟文

維紹聖四年歲次丁丑七月一日壬子嗣孫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四代尊靈伏念某前者受國大恩輔政無狀流殃孤存殁襲謫幽明今即從坐邦刑蓋貽宗廟反身自咎泣血難追向以秩預三公享臻四代而復祭從先志月設常羞今則遠竄遐陬盡除真俸

墓誌銘

松書丞許君墓誌銘

君諱渤字仲容其先許昌人也曾祖諱德基終于華州渭城主簿遂為蒲城人祖諱知常父諱仁厚皆不仕君少沈悟慨然思自奮勵以起其家讀書業文不舍晝夜天禧三年舉進士擢高第為原州軍事推官再調邠州觀察推官移監鳳翔府太平宮歷興州軍事推官龍州防禦判官權知天興縣又為潤州觀察推官凡五為從

事積十四考徒以無應者不得遷而君為以刑介自守亦不以人不己知為慍孔子所謂君子者乎其就天與也當退居終南山下葬其三世既而以林泉為樂者凡五六年貧甚親友不堪其憂以義勸之遂強起官丹陽時先文正自餼稟潤適君在幕中遂知其賢因暇日問之曰以君文行之高何知者之少耶君對曰相知之道固未易也未嘗苟欲人知故人亦不知蓋閒君子病乎無能不知非所病也文正公愛重嗟歎之遂薦于朝改著作佐郎以不喜吏事求監鄧州商稅又移監西京稅遷秘書丞監萬山漢陰宮宮舊無監官文正公方在政府以君高介之節不可勞以俗務故特奏置監官以處之今僕射富公出鎮襄陽又以君致仕遺表聞遂賈山居於襄陽之間慶曆丁未歲七月一日以疾卒享年七十君疾中為文二篇以示子孫其大旨皆窮理盡性之言嗚呼死生且不能累君之心況名利乎娶武氏屯田員外郎驤之女治家有賢淑稱二男長曰惟忠以君致仕恩累官為德順軍判官後君若干年而亡次曰惟孝奉君之喪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潁陽縣醴泉鄉盡祖里夫人武氏祔女一人適屯田員外郎薛仲恪孫男三人宗遜宗逸宗遠孫女二人幼君性高潔而尚仁恕平居不妄言笑尤精於醫藏其為文

章必本仁義而以敎化為主有文集十卷注文中子十三卷藏于家嘗以所業投富公以為勉邪輔正崇立經術得孟韓之所有惡以富公之稱可信其文矣以文正公之知固可信其行矣弁既有期惟孝持君之行狀泣來請銘子以先公所知義不可辭而為銘曰

學慕乎原仕治其堪世不我知樂以自信金玉其堅芝蘭其芳潛與時久他地彰仍不克顯道則有餘嗚呼許君其君子儒

觀察支使劉君墓誌銘

君諱貽慶字天錫其先袁安人曾王父諱著唐末避亂徙家金陵皇王父諱元載仕僞唐為刑部郎中開寶末

江南平遂復場京兆故今為京兆萬年人父諱溥雍熙二年登進士第任益州觀察推官李順之亂死于難太宗嘉之錄其後陽君神童出身仍賜今名祥符中陝西轉運使句克儉表君為耀州參軍以養親不就職後起為同官縣主簿丁王父憂遂退居不樂仕進幾六年以奉父之命強起赴調為鈞州司戶參軍二州錄事參軍遷武信軍節度推官移鳳翔府改靜難軍觀察支使秩滿至京師感疾而歸以皇祐五年八月五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二君性孝重篤實居官以廉平得人心在武信聲績尤著罷官郡人多以金帛贈行君一無所受至有假以饋藥而遺金者君亦却之故

當世賢公卿如天章沈公遘者十數人皆爲君子朝將用是遷官而君抱疾埋寃以歿嗚呼命矣夫娶東平呂氏大理寺丞夷之女有賢行後君六年而終子五人某早亡方光常光啓進士舉次進士舉爲鄉里表人女四人其二早亡一適文林郎參軍事參軍容城一適清源王泰其子光將以熙寧二年十月六日葬君于鴈年縣共固鄉太王里夫人呂氏祔而以予先文正公守邠州君在幕中故求予銘銘曰行佶于鄉能施于官出處無悔惟德之完仍不克顯命也何言源深流長其有子孫

比部杜君夫人崔氏墓誌銘

尚書比部員外郎杜君名某之夫人崔氏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其子光州定城縣合儀之官舍熙寧二年四月某日比部君舉夫人之喪葬于某所將葬夫人之弟象之狀夫人之行以求予銘象之子之執友也故不得辭而銘之按崔氏之先出於齊丁公之後食采于崔因以爲氏十八世而至吳東萊侯某又二十二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休之弟宣差分爲大小二族大崔之書至唐尤盛冠于諸姓又十二世至夫人之曾祖諱某爲周兗州從事以慕容彥超之叛說以大義不聽而死周祖嘉之贈秘書監錄一子官爲殿直殿直諱某累贈某官生工部侍郎諱某以清德懿行顯于皇朝累贈工部尚書夫人即尚書之長女也少而賢惠爲父母所

鍾愛年十九尚書門比部君有俊譽選以歸之事舅姑至孝曲盡婦道皇姑福昌君以嚴嗇治內人不堪其勞而夫人奉順彌謹姑方年少頗加辭訴而夫人引咎不較及其出適必罄奩橐以奉之有喪夫而歸者撫之彌厚福昌君感疾累年手足不能自舉飲食溲褻皆俾夫人爲之而未嘗有倦色及居喪哀毀動人有古孝婦之風歲時祭祀必視具爲羞極於精潔平居好讀經史佛書既曉其義亦必終身行之復問爲歌詩皆有清思善教諸子而均其資人莫知其有嫡庶焉以比部君登第封萬年縣君改封壽安縣君又以季姊爲相國韓公元妃恩加三代時內外姻族多以華修相尚獨夫人

布素自若左右或羞之夫人曰婦人之服當視夫之爵秩豈宜過奢自取失禮耶及疾謂諸子曰吾其終乎吾所以遺汝曹者自謂無他物也敬之哉勿墜而已無他物也敬之哉勿墜而已無他物也敬之哉勿墜而已

獨有餘慶其之報祖殷以脩書天令子順理而終納銘于壙以告無窮

許翰

君諱某字某壞州河內人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兵部侍郎諱某之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同修起居注諱某之孫曾高而上世系所出我先君文正公墓敘之詳矣君以白衣公益試將作監主簿調閩州司法參軍用部使者為監登州商稅丁憂去官服闋為趙州士曹掾官滿丞大名府朝城縣事改某官從今州時山提舉京東東路鹽稅盡某官又從成都府路轉運判官以熙寧七年某月某日終于官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剛毅明恕事親至孝樂善好施名於宗族初仕閩州已作守法不阿諱重使者以委兼他局至十數事然門客滿堂食常數十人君主之逾年增課二千萬當路異焉合古仕優久不遷君其居喪雖貧甚非善人之門皆辭而不以傷民以明免官君其居喪雖貧甚非善人之門皆辭而不以傷受在趙州有譜其守將于上官者君力爭之弗不以傷吏白漕重困得解時人高其義安撫使不應部吏呂溱在筑陽以君有奇才特薦之自此安撫使始得其吏嘗建議廣某州南關城後數年朝廷卒用君言有部使者于君以私君守正不納使者雖怒而君清約無玷終不能害朝城民喜為潛出君善治而俗為之變邑之衛役素重且不均君為簡省而均之民得以安時議廢清平縣唯君議不當廢永相文潞公為尹嘉君公正以國士待之其治臨山五年課增令為萬邑屢進河諸民通租田課積及千萬久皆足支流亡一以及齊人君上使按論其事詔為蠲免其冤川決君築堤五十九里以障水患復鹽

知眉州事遷駕部員外郎陝滿通判成都府以熙寧七年某月某日終于官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剛毅明恕事親至孝樂善好施名於宗族初仕閩州已作守法不阿諱重使者以委兼他局至十數事然門客滿堂食常數十人君主之逾年增課二千萬當路異焉合古仕優久不遷君其居喪雖貧甚非善人之門皆辭而不以傷民以明免官君其居喪雖貧甚非善人之門皆辭而不以傷受在趙州有譜其守將于上官者君力爭之弗不以傷吏白漕重困得解時人高其義安撫使不應部吏呂溱在筑陽以君有奇才特薦之自此安撫使始得其吏嘗建議廣某州南關城後數年朝廷卒用君言有部使者于君以私君守正不納使者雖怒而君清約無玷終不能害朝城民喜為潛出君善治而俗為之變邑之衛役素重且不均君為簡省而均之民得以安時議廢清平縣唯君議不當廢永相文潞公為尹嘉君公正以國士待之其治臨山五年課增令為萬邑屢進河諸民通租田課積及千萬久皆足支流亡一以及齊人君上使按論其事詔為蠲免其冤川決君築堤五十九里以障水患復鹽

其以民之所欲為施之君使者遂劾奏君而君處已自若朝廷亦不之罪在君二年官行品令皆能體公上之意而民獨晏如建二堂給州縣循吏及歷代勸學之臣以為長人者之觀昔兵興郡當從事於眉人及君去官民遠思君父子像而祠之及嫁成都尹趙公抃尤深嗟惜為之厚加賻贈君事上恭而不阿御下嚴而不苛事有利於人雖難必為於其私郡小必慎當世名公鉅儒多喜其為人而薦之于朝其所至必興庠序之教而其考課皆為第一然其位不大顯亦命矣夫著治縣錄五卷藏于家凡四娶元妃德昭縣君梁氏丞相適之簡子繼室延慶縣君趙氏仁壽縣君龐氏福昌縣君

滕氏七子長資嘉祐六年登進士第方爲秀州推官知
蘇州崑山縣丞次鼎早卒無仕成損震巽皆舉進士六
女其三適進士高徵鮑深孫珏其一早亡二人在室七
孫秉均秉文秉璋秉仁秉禮秉鼎秉諾孤將以慶寧
八年七月某日奉君之喪葬于兵部公之墓次求銘於
予予以先君文正公與兵部公皆祥符八年進士少兄
事君又君之女在郡及遷眉守時予方使蜀知君始終爲
詳不可不銘銘曰

李永部墓誌銘

君諱庠字彭年唐鄭王某之裔今爲京兆萬年人曾祖
兵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祖右諫議大夫贈司空
諱某考右諫議贈兵部尚書諱某君天聖六年用尚書
蔭補郊社齋郎爲萬年主簿秉官勤敏州觀察
推官丁尚書憂終喪爲保平軍節度推官以父喪去職
授洋州觀察推官稱疾不行鄭文肅公敬韶河東辟掌
機事隨府罷改大理丞知鹽田縣事又從涇原帥王公
素之辟遷太平中舍久之分司西京州大臣爲相監厩
翔府上清太平宮遷殿中丞賜五品服加冠子博士遷

水部員外郎會給事中王公琪充經畧環慶復奏與軍
機三辭不得免爰寧二年遂致仕以婦九年正月以疾
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君天資忠厚非仁義罕言既言
必思行之平居不妄喜慍對妻子常若賓客善睦族與
從父昆弟居人不知其非同產也家用有常節唯厚於
賓客而勇於周急待朋友以信義取與爲譽舜及畢其孤
之嫁娶者甚衆故君之捐館友人多爲之制服其處鄉
里士子信而師之小人悅而化之未嘗以尤長於吏事尚書在
眞定有疑獄試以語君君一言遂決尚書之令名君有
助焉初佐萬年爲政必務寬訟之原性恬於名利不喜
仕進第以知已感激故一就戎幕時之賢公鉅儒多力

爲之如相國韓公琦樞密使田公況章皆屢上嘗召試
學士院而君辭不就趙元昊反君爲西兵賦陳古今禦
戎之策甚備鄜丈肅公以聞仁宗嘉納之在河東白分
諸將占地總兵使應機制敵各專其責籍成兵以時更
代人皆便之時錢法驟變市絕交易兵民數千喧訴于
所府門閉不納兇狡者將倡以爲亂君遽白尹曰衆怒
雖過抑之懼生變請召而面諭所以尹從之衆遂退城
中賴以安澄原歲饑主計者以乏軍儲不蠲民租守將
爭不能得君請減邊兵就食內地租遂得蠲人服其通
太平宮官號開散而君恪職無倦日不然何以酬俸廩
郎時方饑省官之冗費以濟貧人所活甚衆環慶羌衆

墓誌銘

范府君墓誌銘

君諱純誠字子明汝南范文正公族兄之子也五世祖唐麗水縣丞諱隋之子曰太保諱夢齡即文正公之曾祖也太保公有子五人第三子曰杭州餘杭令諱光謨生同州朝邑尉諱埴朝邑府君生蘇州長洲縣尉諱鈞即君之考也君九歲而孤事太夫人孫氏居于河南偃師縣孝謹俊辯有成人之風文正公見而奇之未冠丁太夫人憂與其弟純祐方在童幼君撫育勞瘁情均怙恃皆嗟其友愛文正公自西帥贊樞機務道由偃師遂攜而教養之及長才性通敏勤於文史奏補太廟齋郎爲娶同年兵部郎中朱公寘之女孫爲婦留居左右皇祐二年文正公置義田于蘇州以贍族人因謂君曰非汝莫辦吾事乃奏以爲長洲縣尉俾立規法以貽永久長洲先有羣盜名聞于朝君至獲其黨有脅從者輒釋之故賓與弟及曰殺人遷官非吾心也嘉祐初大旱請通烏溪水東流以溉民田至今人以爲利上官才之用三司爲監衡州支源銀場惠工整弊歲課增羨以某年月日卒于官臨終神意不亂享年三十有四子三人時尚幼曰正倫正辭正邦朱夫人護其喪北歸守義訓子今皆有文而舉進士君爲人慷慨多能曉達吏治善睦宗族

尤好聞人之急以此所至有稱而慕宗族多愛信之
然其享年不永不克有施于世正倫以某年月日葬君
於河南縣萬安山文正公墓之北而文正公嗣子某銘
其壙曰

士會之後我祖相唐麗水四世文正適昌振振斐源惠
于孩提教誨飲食文正之慈既仕而方將翼吾宗未究
所蘊甫壯而終有源者流有本者繁不享于郎其在後
昆

蔡襄賢盖墓誌銘

君諱漸字進之仁宗朝參知政事文忠公之猶子也其
先世系昔我先君文玉公誌文忠公之墓詳矣君之曾

祖諱某贈大傅祖諱某贈太師中書令父諱某以君伯
仲登朝累贈太常少卿君其文忠公陰補守秘書省校
書郎五遷至太子右贊善大夫初監兗州稅丁母于夫
人憂服除監郓州鹽稅歷滄州監酒開封府長葛縣稅
知婺州金華縣事君廉平有守臨事不為簡故所至
有能聲雖當煩劇嘗裕如也上官高其才事多倚辦嘉
祐金革而為劇邑君能發姦撫弱棄猾屏息初至獄有
數歲不決者君立為辨明邑以大治嘉祐二年大水浸
州城君身率夫工晝夜保護城得以完未幾得疾即棄
官求醫至錢塘而卒享年三十有九君事親至孝尚義
好施與人交久而益親娶李氏後君二十四年卒一男

諱舉進士一女適奉議郎知青州博興縣事裴綸其子
將舉君與夫人之喪葬于潁昌府陽翟縣某鄉某里文
忠公之墓次聚君求銘于余而為之銘曰

維門之慶維才之令亦施有政所稟則厚所有則富不
畀之壽其山乎原葬從其先以歸其全

朝請大夫宋君墓誌銘

公諱道字叔達其先館陶人後遷京兆復徙河南今為
河南人曾祖諱溫故任左補闕贈工部尚書祖諱泌任
起居郎直昭文館越王府記室參軍贈光祿卿父諱緯
任殿中丞通判撫州贈尚書右僕射公少孤事母彭城
郡太君及兄大監以孝弟聞而力學自立應韶舉詔中

官作爲朝請大夫以年高俾于民政遂請閑職行提舉
西京崇福宮元豐六年五月丁酉終于洛之歸仁坊私
第享年七十公性友于母篤于恩愛仲兄早世養其孤如
己子居官簡易城池修理忽於用刑故所至人樂
從之不逞者皆抵罪衆服公之明在邠州有條理忽於用刑故所至人樂
民而拘以常數公請計口給食不當爲限朝廷從之所
活者甚衆在同會出師西討調發嚴急公夙夜盡瘁事
無怠棄而不答一人時民懼隨軍斡糧難直十倍無肯
行者公下令聽以一畜代一夫人皆便之既行諸郡多
如公法同幸有成逢而還歸者次不敢出或聚而爲盜
民不安其居公視出城送其父妻子招之使復其舊
旬決間得四百餘人以其事上聞於是詔諸郡皆如同

人才且使舉其類二曰復茶法以資國財四曰責官吏
勸民愛以固邦本五曰增置沿邊弓箭手以省戍兵事
多施行公在鄧州及陝州凡五上皆時做古民兵之法
稍細下竭其私供給賓客如公策焉又
萬公共宗道使陝西籍民爲義勇畧如公策焉又
屬秦州長久不補漢官部族滋多而統領者心不
忘恐爲邊用認公與經畧使議其事凡公所建置
皆從之又州城近敵境內廣備五弛及宿分樓櫓所占
而籍居人之附城近敵境者十家爲保平時則主火備有寇則
使登城以守民亦樂爲公自仁宗時迄上登極屢
言邊事會朝廷輔臣宣撫陝西諏取別方故地廼詔公

州一路地安公曉居洛陽與名公賢士大夫遊暮爲歌
詩玩樂老昌其燕居泊如也夫人李氏封福昌縣君子
四人長曰子開早卒次曰子直朝奉郎進士次曰子明毅州
司理參軍次曰子堅真定府法曹參軍孫三人元亨郎
社睿郎次曰元才元衡孫女二人皆孩幼將以其年七月
壬申葬公于開封管城縣敦義鄉大吳里侯射公之
塋以余忝公葭莩之末述其節德而銘其墓銘曰

朝散大夫謝公墓誌銘

公諱景初字師厚謝氏本姜姓世爲陽夏人其子孫顯

於江左公之先出於江左之謝十世祖賓始居河南緱氏六世祖希圖因官家吳越葬錢塘遂為錢塘人自君之考陽夏公始非召今為郡人曾祖諱崇禮奉軍節度掌書記贈尚書禮部郎中祖諱濤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可徙公以陳留公蔭為太廟齋郎再除試將作監主簿陳留公遷表恩為守主簿初監蘇州茶鹽務不赴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公甫中科遷大理評事知越州餘姚縣九遷至司封郎中歷通判秀州汾州鹿州海州湖北轉運判官咸都府路提點刑獄為怨者所誣坐免司封都官郎中又坐舉官免屯田郎中復除職方員外郎

以病求分司西京權通判許州不赴改權通判襄州復屯田郎中會改官制遷朝散大夫以卒累勳上柱國公少奇俊七歲能屬文十三從師受禮通其義講解無滯陳留公語夏陽公曰此兒必大吾門時陽夏公通判河南歐陽文忠公梅聖俞見公所為文相顧而驚指以示留守錢文僖公文僖公數曰真奇童也十六遊京師赫然有聲韋公共稱之辭林學士胥公假一見公異之許以女丁陽夏公憂陽夏公聞慈宗族之無依者幾百口及得館家無貴公撫給孤遺如陽夏公之存有田在蘇杭歲入千斛悉留以給宗族之在南者在武勝時賊張海襲京西屢敗縣邑而州無城與兵州官或稱疾避

事或疲老去郡公兼衆職不勞而治是時朝廷憂民休者旁午號令肆出人益勞擾公上書乞擇用守令精選使人寬得從以蘇首惡皆中時病朝廷始建北京公作魏誥以獻士大夫爭傳寫李郎鄆公以文名天下深稱重之公登科時宋元獻公較殿試尚以不得冀公第一為恨餘姚濱海民喜盜有司利厚而法不能禁公明立約束刑不加肅而民自戢鹽課羨於常歲又為塘岸以禦潮漲之患民得安居是時朝廷方興茶易民芻糧民既輸而有司知樞密院韓玉汝宰杭之錢塘公弟師直宰越之會稽環吳越之境皆以此四邑為法處士孫侔為文以紀之浙東和糴之法官以錢與茶易民芻糧民既輸而有司虐下不畀其直民以為病公在鄆州上疏極言其弊至海州毀淫祠三百餘所時州郡敢輒置罪人公上言乞加禁止於法當坐者亦限以歲年而釋之又言郡接京東多寇攘而海路通奏貂宜增戍兵以戒不虞治平中京師大水朝廷求直言公上章極言得失其辭見於文集公在湖北吏有以公田租勞人致于他郡而求善稽者法雖無禁公移文喻之以華其心因請立以為法每歲五月下詔恤刑獨不及轉運司公以職兼刑賞乞預賜詔飭寧初河北大水公上疏言蓄異之所致且緩郊德大忤建議者獨以遠方凡大獄之疑者皆鈐轄司專決公數上言此當奏獻于朝非臣下可專朝廷遂立

以為天下法是歲劍門減配練出獄罪人之半鈐轄司措置邊事多不同提門司公亦論正之永康帥梁用流接燧徼公請與探守臣成都路公田有無不均公請均之以息爭競朝廷從之屬縣耕佐有訴以入貲流外得官者不能為民公出太詩縣唯許注流外若入貲官一員初行苗役之法日祖屬邑宰為之使而專其事公上言法日祖屬邑宰為之使而專其事公上言遠人樂安靜願罷使勿遣及使至公語其為人因裁抑其過當使者遂怒公誣公燕飲事上之執政乃公向所忤者因入其言將置之獄公恥於對吏乃自引咎及坐免公道遙里中村門讀書未嘗以讒謫為戚築室郊外時遊息其中每歎曰詎知昨非而今是乎昨是而今非乎因自號今是翁為堂曰三疾曰我亦古之遺民也參知政事元厚之與近臣十人雪公罪于朝馮當世守成都還知樞密院又訟公冤及除襄州公不得已之官多以病卧家大水州城幾沒公歎曰民如此我何病乎力疾以出築堤捍水城卒獲完公既少有才名天下皆聞盛公服而性剛直不與俯仰遇事明銳勇於改為獎善嫉惡出於天資於書無所不該詳練本朝典故宋次道最為博洽每歎以為弗如為文簡重雄深出言落筆皆有章采若不經思而人莫可及尤喜為詩梅聖俞與公少長相陪而為酬唱之友晏元獻公杜正獻公先君文正公皆罷待之與之議論不敢以年少之公與人交始

終不渝窮悴若顏之盛幼謝景初至於是非不少借也與歐陽文忠公劉原甫尤相善參知政事胡武平最重之屢薦于朝士人多從學公教人以明義理為本而重尚氣節不妄許與故特立寡合平居罕笑語夫婦相待如賓幼喪母真定郡夏侯太君事繼母井陽郡高太君至孝與兄弟深相友愛上之登極當遣子進奉而例得補官公舍子而畀甥本掖公自京還鄰屬疾即戒左右治後事而妻子不知自若至終語言情思如平常實元豐七年四月乙酉享年六十有五葬蘭陽縣君胥氏幹林之女子四人忱知海州懷仁縣恂邠州長壽主簿悰蔡州汝陽主簿悰俄承務郎女四人長早夭適湖州來嫁孫四人九皆蚤一未名孫女七人有文集五十卷諸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鄧州穰縣五龍山陽夏公之墓次使以狀來請銘銘曰

烏程主簿胥戊諮次適宣德郎黃庭堅皆先公而亡幼學博聞百代典制心羅口陳愛自牢盆以點出使落落任賦坦坦由義衆所畏縮公勇無雜卒困干仇公則不忠公之所有百未一試齎志而終志士揮涕葬於穰郊陽夏是從刻辭幽窈以詔無窮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林侯墓誌銘

侯諱廣字公遠其先吉人後徙萊州之膠水遂為膠水

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終龍衛副指揮使以
侯貴贈左領軍衛大將軍侯少以材勇隸捧日軍擢補
殿前指揮使為再任行門治平三年英宗臨軒閱試武
士以挽彊授內殿崇班充秦鳳路教押軍隊徙環慶路
經畧使蔡公挺奏管幹東路都巡檢司軍馬西賊大
舉寇邊侯駐大順城諜者來報精銳攻城侯開門逆戰伏
弩中發祚歸未及其國而死以功遷內殿承制四年今
天子即位以恩遷供備庫副使是冬羌兵破涇陽寨熙
寧元年從北路巡檢使二年真戚宗為仍舊職不
利本道命侯將兵深入會鄜延環慶路兵攻自渡上望賊衆進退退渥
韓丞相宣撫陝西奏充環慶路都
兵據慶州北城以扼侯南歸自
疑有悔亂者侯乃身開城出賊後
萬來侵侯率所部奮擊斬獲衆遽左藏庫副使七月
攻白豹城賊敗不敢守過去又與大順荔原兵各取便
道入賊境兩軍失期不會侯以孤軍深入遇賊數千人
戰敗之圍擊至今湯城又大破走之因毀其城壁引兵
歸夜過洛河有賊來襲侯揚聲令軍中嚴為設備約束
岸側待賊實卷甲疾行賊聞疑不敢出月以兵渡既
軍行遵至懷安鎮遣將及烏雞川河東北間道直山
行道遇扁羌以路險遠告侯不聽衆莫測其意後果聞
賊伏烏雞川及聞侯已由他道還遂引去而扁羌來告
者蓋亦賊謀也軍吏皆悅服賊既不得便乃益兵攻柔
遠初柔遠外城窳扁羌攻外城急扁羌夜以老幼求

入保內城諸將議扁羌反覆不可信勿納之虞有他變
侯曰扁羌為我藩籬久矣乃吾民也今有急棄而不恤
後且不復為我用矣遂納之卒與他虜賊初圍城侯預
戒守者不得輕動雖火城中無輒發已而果有謀發火
於萬場城中寂然賊計遂不得行翌日賊至馬平川大
持攻具來攻城衆恟懼侯被甲引兵開它門示將出奪
其馬賊去城救馬侯復入遂得善守偏因募屬羌敢
死者夜縋城下潛攻賊營賊數不利迺引去遷禮賓使
韓丞相宣撫陝西奏充環慶路都
兵據慶州邠寧土番
兵據慶州北城以扼侯南歸自渡上望賊衆進退退渥
疑有悔亂者侯乃身開城出賊後論其衆以逆順衆多

侯之舊卒皆收兵聽命於是已有亂兵三百餘人出
城去侯因開門亂者還矣謂曹本非同惡且事我久能
聽我不唯得活遂各有功不然亦死無救請先殺我因披
腹示之衆感侯誠皆泣拜曰唯公命侯久乃得百
餘人入其舍內軍校慶事敢勵約束教以出亂合攻
城下兵城丁兵清掠賊皆盡北城遂平二百餘人
既前走侯復領兵追至石門山斬獲甚衆及擊侯路賊
門逃降尚可全賊不聽方夜侯先約曰將把其走路候
自後縱兵擊之賊迫還方陷相將降至謂曰爾不從吾
言今窘急就死非降也俘至斬之遷崇
儀使五年改六宅使六年詔乘輿歸闕晚對上語曰金

湯石門卿功為多所以慰奨之甚厚還仆未幾陞木路
兵馬鈐轄移鄜延路環慶經畧使楚公表請留之七年
詔以本道兵二千五百人策應涇河攻路白城斬首三百
餘級加帯御器械移遷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仍賜
交趾使呉守来久自劾有旨令侯詔開上諭曰南方卑濕
闔閉數苦足疾且西邊開拓不可乏人侯不敢復請時
僕經畧環慶奏乞還侯元豐元年詔以侯再任就除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夔州刺史邊臣有言昔年劉平因
救鄜道戰歿自今官罷鄜路兵相應援侯以謂諸路同
力蓋國家制賊之長計苟賊併兵寇一路而鄰道不救

雖古名將亦無能為也平之陷賊非援救之罪也乃抗
章力言幸得不廢二年遷集賢殿修撰知慶州未行改
知渭州徙鄜延路兵馬都鈐轄四年遷龍圖閣直學士
將兵赴涇原總管龐存實討之既而存實以
逗撓不進誅留侯詣軍代之侯至乃增兵三萬合二十
將兵直擣賊巣諸軍皆進侯詣軍門貢馬請命明日乞弟雍千餘
人稽路侯從十餘卒出軍壘以待之乞勇猶援不肯前
侯度其偽即發伏擊之賊奔潰斬乞弟世寧二十
八人首二百級獲馬及鎧仗甚衆餘黨數未繼兵追擊
抵蹈徠州擒其巣穴窮盡賊境遂班師於是築築共江
門大洲鎮溪梅嶺五城寨降附生夷三萬餘人其旁近
諸蠻後蕃羅氏鬼主鋪永西南石門君長等皆願輸貢
賊攄書聞天子嘉其功在道遷馬軍都虞候衛州防禦
使相持擊未幾詹管諸夷長寧隴例消

使又詔速上將功狀會西邊川兵侯復上章請覲面陳
方畧詔許之既至天子遣使者就第撫問及入見深言
邊防利害及攻守之策上皆嘉納於是環慶方箱重兵
即遣侯舊任行至閿鄉以疾終于驛舍享年四十八上
聞訃惻然遣中貴人往護喪事其孤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侯河南府河南縣北邙山宣武村之原夫人曹氏德
陽縣君生子三人琬琰琪皆三班奉職女一人早亡孫
一人舜卿尚幼侯少慷慨有大志初不知書年過三十
方從儒生文士諮所宜學遂通左氏春秋能臧否古今
將帥用兵成敗得失為將持重長於料敵善御衆士卒
樂為其用凡軍中之事必與衆共議而取其長聽受不

疑及成功則推以歸之故雖文士亦樂與侯共事而為
之謀還自盧南以不能獲元惡即上表待罪及陛見復
面陳奉使無狀不能副朝廷與師伐罪之意唯上稟宸
算下資衆力故得不致敗事其言嘗悶存實之難而未
嘗及其失士大夫以此多之常撰陣法其說曰分合疾
速周密邊地或推行焉又為隊號法每千行即各從永
興人自為別置陣之際行列遠就又須行軍約束百餘
條皆列上之輕財樂施御公家私臨終猶以不死于邊
陲為恨僕師環慶侯為部侯當以其能薦于朝今其孤
以銘文見屬故不得辭銘曰
將以武用難乎知謀有勇其材為全

墓誌銘

朝議大夫王公墓誌銘

元豐七年八月九日朝議大夫致仕王公以疾終于西都某里之第享年七十有八其孤將以十月十九日奉公之喪歸葬於河南府河清縣上店里之原祔先塋也以門人所狀公之行事來請銘於予予與公游既久知公爲詳義不得辭遂銘其墓且以寓其哀夢公之先蓋京兆萬年人後家於果州至公皇考尚書公始家河南遂葬焉有歐陽文忠公銘其墓河南尹公師魯爲之碣紀其世緒官諱甚詳此不復書公諱尚恭字安之少

力學與弟尚詰館游庠序喜觀賢士大夫故歐陽公書尚書誌曰二子學于子較要當爲諸生先而稱公爲尤謹飭溫溫有儒者儀法則歐陽公知公爲先矣景祐元年兄弟同登進士科公調慶成軍判官軍守多不法公以言不見聽求攝他州官以避之終不言其情知公者舉監鳳翔府酒稅父喪去職終制以判優遷袁州判官舉監解州鹽池兼知解縣先文正公在政府公上書言宜選將帥而委以不疑責大功赦小過以激其忠義節寺觀土木之費損大臣郊祀之賞以覽國用精擇守令以厚風化之本久任外計使究財賦之原取士推大公而簡防禁官先才行而後常流委長吏徵冗員以省事

減巡檢增弓手以林木盜先文正公是其言時以爲兵使領皆一時名公交章論薦改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城縣孫威敏公經畧環慶辟掌機宜深相任信慶曆八年夏賊元昊爲子諒祚所弒國人殊之立其幼子諒祚而來告哀詔採公訏凡兵食屯戍招懷蕃部公皆與聞焉心頌兄來能勤職今父子相繼而立其幼殆天亡賊也因請來助王事止授以節帥之名擇其彊悍窺以高官使分其權復以厚賞招致近邊稍漸收其用以壯吾備離則西陲可久安不然後難制也孫公奇其言爲奏上之其深謀密畫多此類也時天下稱孫公爲良帥公有助焉後帥杜公杞惠屬羌支誼爲西賊所攻不能相救公請密諭屬羌之酋比族結互爲應援每賊至則舉烽擊鼓少出單集無敢後者自此爲羌安於耕稼賊不能設因得諸族所居險易山川道路兵賦彊弱之實悉以上之仁皇嘉其策命諸路兵賦傳以爲法至張康節公爲帥有承受公事中人者口傳上旨自今預聞經畧司諸事公謂張公曰其言無詔書且宜覆奏況中人乎頃樞府則帥權有矣張公遂以聞上中人坐奪官而罷後公還朝被命押伴夏國使而使者求市史傳及佛經公以史有東晉元魏間事不可示夸狀止與餽書而歸權通判寧州移知開封府陽武縣時包孝肅公爲尹愛公才明邑人有訟事於府者包公曰既經王宰決矣何

用復訴也嘉祐中朝廷選能吏分行諸道訪民疾苦而
蠲之曰寬郵民力公當使環慶乃究悉其利病數十事
上之邊民至今爲便歸以太夫人年高不欲遠宦求知
河南府司錄又知縣氏縣磨勘西京脩內司歷集判西
京勾院同判西京國子監丁母憂服除再判監啓勾西
京崇福宮自著作佐郎九遷太常少卿遂得謝事遷更
官制改朝議大夫勳至護軍封太原縣開國子食邑戶
六百賜服三品公天性慷慨襟抱開朗居官有風力遇
事必務當理不爲苟且與人交可依當有不幸者公
周其後嫁其孤女恩逾至親陰補疏屬而舍其孫事親
至孝雖假祿就養不復有榮進意每承順顏色唯恐不

及至博寒戲玩之具悉陳於前遇歲時節臘必大會內
外親族躬率兒女奉觴爲壽歌舞嬉戲以爲親歡如此
不去鄉里者幾三十年士論雖惜公早閒而公彌以
爲樂至終養而公已老矣所居雖庳儉而掃洒清潔疎
竹幽花列植前後與鄉里高人賢士文酒相娛故韓國
公今潞國文公留守永相韓公高年者爲耆英會圖其
像而賦詩者凡十二人公居第四且命公書其詩于石
筆力精健過於壯年平生有詩千首文士多愛重之娶
郭氏追封永寧縣君繼室席氏封福昌縣君一男純河
東節度推官知禹州錄事參軍五女長適知泰州隰城
縣事張景觀次適永興軍節度推官劉唐陸次適權發
州路提刑楊畏次適進士尹煥次適進士席徽皆先公
而卒一孫曰康公銘曰京兆之王遷蜀六世尚書還洛
公克顯嗣伯仲爭奮力取名第彬彬其文矯矯其能時
方顯俊彙拔而升自慕祖邑詡然才稱書陳政要謀參
帥閫將相之事列如綱準命不我與弗究其蘊便局屢
請官閒志仲不以萬鍾易吾安親孝養克終感通神人
交必賢豪姻則令族貴亞九卿備享五福葬從其先公
願斯足

承議郎充秘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君諱公裕字益孺其先出於漢張留侯六世孫廣陵太
守某其後子孫有居健爲者不公之六代祖葬江原今

遂爲弼之江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潛德不仕父諱
某以學行著于鄉里嘉佑中舉進士不第終監主簿由君通籍拜太子中允而終贈太常博士母羅
氏封清安縣君公生而秀異幼喜讀書不好戲弄成童
已睹經義大略能過目皇祐中應進士舉入京師游國子生多四方豪俊以聲名相高及較
藝公爲第一士大夫皆驚歎焉中甲科爲戎州軍事
推官戎俗近蠻素無儒生公請與學校立生員躬自教
率後遂繼有登科者升調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屠賈
文元公幕中盡心與疏無小巨雖避那政爲之清肅部使
而下薦其才者二十餘人改太子中允知定州唐縣張

康節公鎮許昌精選賓佐碑發書中武軍節度判官公事相國韓魏公薦公可任文館時英宗亦命輔弼選求賢才二府擇二十人上之上親取十人公預其選充秘閣校理丁母憂服除同知太常禮院會議視王襲封公與幹林司馬公君實范公景仁協其議忤執政二公罰金而公坐免一官改判吏部南曹有選人與吏問爲敝以應格者公察知其罪置于理而執政有右選人者遂罷公尚書復知禮院建議嘗修廟爲始祖公獨請尊統祖攀經折理而爲之議凡萬餘言上不之從公亦不敢安其職矣時文潞公掌樞密欲辟公爲掾屬公辭曰親老矣願求鄉官以就養潞公嘉之因爲便郡得請知嘉州遷太常博士移部學就夾澧而新之學子便焉又請傍青衣山浚江故道以泄水患益司沮格其議後江漲果壞流入城害居民識者服公先見焉益州帥欲發民開鑿爲之斡馬之路公曰蠻乃南品遺壇日欲窺吾疆隔以山川之阻而不能踰也今奈何通之以啟其心耶朝廷聞而罷之以父喪去職公時年將耳順因哀毀致疾服除請開官就醫校管勾成都府玉局觀踰五品服會改官制爲承議郎元豐六年五月一日終于官享年六十一文舊聞訃皆悲其未盡所蘊而不臻上壽也公天資孝友外和內剛識量宏遠喜

公趙清獻公抱圖楊公樂道皆力薦之同治臨川王平甫尤稱愛之曰益謙孟有道君子也臨終神意不亂言不及身後事於書無所不讀而於老子陰符尤能究達其義而公爲之注解其三十三卷賈氏封仁源縣君三人有西漢之風家集三十卷賈氏封仁源縣君三人洎洪洪爲其仲父後三女長適進士范祖堯次適宿衛郎趙伯次未嫁孫男四人孫女六人皆幼其孤將以某年某月葬公于某縣某鄉某里之塋詩銘于予而爲之銘曰

留侯之裔居蜀陵微公獨自奮力學逢時秉義制行進退有儀儒館郡書鎔而婦孝養克終志願弟違唯其

州太平縣歷通判涇州揚州河南府知邛州權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罷官歸鄉里某年某月某日終于某里之第享年六十有七公為人剛直不撓明於吏治在河陽嘗曰獄吏有以容奸為寬厚者有以深文為嫉惡者吾皆弗為也唯情之所在斗故所決獄人皆以為平西京監征時巨商賂吏而匿千金以避征者公購得之人皆懼服自是百貨無隱公悉實其所征之半商人皆樂輸課亦增羨曰此外藏內寬之術仿郡取以為法尹欲試公才使攝長水令邑有灘瀕吏不加禁公詰吏曰所盜皆他邑印未嘗擾吾邑故容之公曰是則吾邑為盜之淵藪也皆捕置于法後使權他邑邑亦治尹曰君

才如泉愈汲愈新他日真能吏也太平峰之劇邑前令多以罪去審官選公以往公至訟者如市公以理區處未幾庭中寂然有叢祠號聖姑者惡少為朋以祭至數百人或享豪校氣至相殺傷公惠之語吏將毀其祠吏曰此姦猾所恃以為命焚書於庭卒亦無變公恂恂似不能言遇事立決人不可奪好讀書經史皆手自校讐以誨其子弟故門中多令器云娶錢氏封某縣君先卒男四人長同保之次曰某早夭次曰恒之次曰仰之皆太廟齋郎女三人長適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次適[illegible]陰縣尉劉唐臣孫男二人孫女三人並幼保之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之原請銘于予予嘗與公為僚義不得辭銘曰

循循陳公慶門之英仕偶聖時位以才升伯仲[illegible]

甚尊榮壽終于鄉葬歸先塋燕翼唯良以紹家聲公其無憾萬世斯寧

楊承事墓誌銘

公姓楊氏諱某字某世為清臺人後徙管城祖諱某考諱某皆隱居不仕至君喜讀書博學貫通尤知當世利病長賤者耶即毀之境中為清公在深州時河州羌酋木征為華人程白告變言其欲內侵為叛朝廷命監司選校人於少長貴賤一以誠信鄉里咸稱愛之康定中西陲用兵執政間君才召與之議君條所見以對不合君既不以仕進慢意於是教諸子力學其後繼有所立識者知君心略如果就定在其嗣人也至和三年六月朔

遘疾終于家享年五十三娶尚氏後君三十年卒子男七人某以方畧召試舍人院授將仕郎守鄭州助教與某某皆前死琪忠武軍節度判官珙通直郎監進士中第女一人適李襄襄孫男六人孫女四人君殁二十八年以其子升朝贈承事郎又二年元豐乙丑某月某日葬某處琪等以宋城主簿魏璠狀來乞銘爲之銘曰

視銘詩

朝議大夫閤君墓誌銘

君諱兗字原厚民姓閤氏其先幽州人唐末徙洛陽五代祖武橫海軍節度判官有子曰冥者事晉爲樞密直學士因利正省商州商洛令是爲君之高祖商洛生規爲皇朝忠武軍節度推官華家于許遂爲許人是爲君之曾祖推官生惟吉終尚書屯田員外郎是爲君之祖屯田生照贈光祿大夫是爲君之父君處曆二年進士第調鄭州滎陽尉丁父憂服除再調河南登封尉能使爲盜畏罪反善用爲磨唐州河陽令唐故地廣而俗悍者不足故户多逺田州守募民增賦以自占主不得有於是豪右因緣奪民良田諸邑大擾君獨以法拒之邑人賴焉改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商州商洛縣遷著作佐郎知澶州衛南縣巡檢張邏明暴虐所部卒持兵讙譟將發邏子男以爲亂君聞之命駕徑往從者曰彼亂以成

矣願無往君曰本亂將害吾民即馳慰諭卒悔皆泣拜乃執首惡械于州餘請釋而不問仁宗選良吏領諸路俾寬恤民力君得京東昨轉運使方急財利君意令民輸納悉如舊轉運使更折增數倍君諭以朝廷意去田以虛名歲入繚帛無慮二千計君按實十損八九又罷諸州差鄉戶爲衙前以主公用六庫者鄉戶始免破產之弊遷秘書丞知鳳翔府岐山縣改霸州大城縣東南當大河支水歲決注民田漭漫爲陂君率民築張光隄隄將成水大至役者四顧相率復來竭力爭赴而隄遂成令獨死於水役者四人君憫之厚賜其家去向之隄地復爲良田自是大河屢決不及雄霸隄之力也故民至今日爲開公隄祠君獨留隄上曰民第去民號泣遮留不得去君微服夜遊安撫使以其事聞詔即還君舊治大城民扶攜老幼迎上而將陵民遮留君如去大城時二邑之民至持白挺事相攀挽吏以朝命諭之累日方散去朝廷聞之特召爲三司鹽鐵判官治平元恩遷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員外郎神宗登極遷都官員外郎求便親出知德州時地震後澠河州縣大興隄倡河流至德勢尤高悍視城中如深壑居人喘惴君曰歲饑薪糧不屬民其魚乎即出常平粟募役者又請給僧道度牒募人輸薪而薪不時至君乞易納見緡以市薪不待報而行人以爲便大築遂成又築小隄以

衛濱水之田自德至滄州護田數萬頃方其易新爲綿
也像佐畏恐請往報君曰第無連書罪不相及至論賞
河防功君悉上像佐而已不及改職方員外郎知潤州
遷屯田郎中糴民喜爲盜羣聚椎剽頗有良善爲所脅
從者君察其情區別上聞全活甚衆由是狀訟清息民
德君多繪君像而祠之知江州轉都官郎中丁母憂服
闋官制行改刺散大夫知蔣州遷朝請大夫河朔賑民
法君措劃有法考課最留任今上即位遷朝議
大夫元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無疾奄於蔣州之官舍
享年六十有七君内外盡誠不爲矜
暗慾而喜自脩敏不欲人知事難
則簿已而厚人樂易善容犯而不校在
書將君去監司考監司察君無他以從事書示君君置
不問未嘗見於
之曰留後慎勿爲此從事惕服天資善吏事所至不嚴
而治有古循吏之風歷守四州適會朝廷更法令部使
者多年郡縣吏務爲刻急以免咎而君所施必使事濟
民不設暗書多閒平日慷然似不能言者門有所發
文見爲長不可辭銘曰

華顛膝下承顏順意爲嬰兒慕後居母夫人喪守墓哭
泣三年而後歸初爲鹽鉄判官思得任子奏乞先其弟
朝廷以法不許復願納一官亦報罷後再推任子恩竟
遷屯田郎中糴民喜爲盜羣聚椎剽頗有良善爲所脅
從者君察其情區別上聞全活甚衆由是狀訟清息民
德君多繪君像而祠之知江州轉都官郎中丁母憂服
闋官制行改刺散大夫知蔣州遷朝請大夫河朔賑民
法君措劃有法考課最留任今上即位遷朝議
大夫元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無疾奄於蔣州之官舍
享年六十有七君内外盡誠不爲矜
暗慾而喜自脩敏不欲人知事難
則簿已而厚人樂易善容犯而不校在
書將君去監司考監司察君無他以從事書示君君置
不問未嘗見於
之曰留後慎勿爲此從事惕服天資善吏事所至不嚴
而治有古循吏之風歷守四州適會朝廷更法令部使
者多年郡縣吏務爲刻急以免咎而君所施必使事濟
民不設暗書多閒平日慷然似不能言者門有所發
文見爲長不可辭銘曰

華顛膝下承顏順意爲嬰兒慕後居母夫人喪守墓哭
泣三年而後歸初爲鹽鉄判官思得任子奏乞先其弟
朝廷以法不許復願納一官亦報罷後再推任子恩竟
先官其弟輕財好施所得俸祿均及親族故舊藏盡無
餘嫁族女之孤者數人本之曰家無留資殮以浣衣以
元祐元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君某州某縣某鄉某原先塋之
次丹夫人李氏工部尚書諱之孫女世父昌齡實太
宗朝知政事以君弟公濟二娶皆名族黃氏仙
源縣君李史館宋氏之女子男五人長曰慶君從易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
公之甥李氏仁壽縣君我先公文正
九人越泳澈淳演沈沃沃決決越州觀察判官澈舉進
士孫男八人孫女九人長適峽州軍事判官杜會次早
幼初光祿與先文正公鄭文肅公孔毅父惠先生寔爲友
婚姻公顯貴一時賓客多以高節聞天下而光祿亦以經
行著名鄉里世稱李氏多賢女云君與某爲從母兄自
少相與游長相友善今葬而君已先矣而君之子孫葬嗣子以銘
文見屬某不可辭銘曰

君欲行義先當近名嗟君所有發必至誠由孝易忠顯
于王庭歌笑兄弟推及友朋愛下民如保雛嬰事功
業成藻牧不矜執偕君心而不公卿施止一州素位而

行萬高之麓淇水明清卜君幽宅萬世斯寧

中散大夫王公墓誌銘

宋有純孝君子中散大夫王公不疑以元祐二年三月丙子終于西都某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其孤子銘其孟子卜世葬河南縣洛北某鄉某里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于河南府河南縣洛北鄉魏封原先塋之次來求予銘予與公為忘年之友而知公為深又嘗為留司官僚其間益熟公游觀公之高行清節當與古人比誠欲論次公之事以自慰因不復辭公諱不疑其字也益淵高士簡之後東萊子績之裔孫始家於齊子父文康公事仁宗為樞密使史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奉其親于河南因為考公幼而篤孝以承親為事之大以承顏為榮之至故孜孜家庭老而不懈視萬鍾蔑如也公學無所不覽而尤深於史幼能詩以風騷自任文康公特器之陰補將作監主簿仁宗登極改太常寺奉禮郎恭謝改大理評事文康公薨改光祿寺承監西京商稅院改大理寺承三司舉監在京糧料成合特進致仕居洛公不欲去親側用陳乞差知河南府翼縣復乞監西京洛河竹木務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幷州陽曲縣不赴勾當西京磨勘脩內司及襄外場務兼判勾院改殿中丞監五品服改國子博士再差知陽曲縣又以恩得知河南縣明堂迄

恩改虞部員外郎又改駕部員外郎勾當西京磨勘修內司改虞部郎中三司舉勾當西京排岸司不赴復知河南縣改比部郎中英宗登極改駕部郎中陽三品服丁待進叙及除[redacted]萬山祭祀官加上柱國改司農少卿任滿留守監司列上公孝行詔許再任公以母老不可一日離去力求鄉任以便甘旨避百里之畢從廂之冗得之欣然不知有貴賤之辨名公大人交馬所得他郡官軒復辭避乎生更九任而七在洛日與子孫侍左右從容嬉戲以順適親志特進捐館太夫人未祔於寢創書夜候起居之節凡九年未嘗一夕改也小稍於寢創書夜候起居之節凡九年未嘗一夕改也太夫人終養執喪過禮幾不勝哀蔬食誦佛書者三年

有識哀其志外除年已踰六十慨然曰吾向勉而仕者以有親也今老矣祿無所逮何甘此而不去耶即拜章求致仕朝廷從之初特進居文康公喪服除方五十即謝事家居一時仰其高風及是公又承先志近世搢紳鮮焉行官改制朝議大夫今上登位改中散大夫致仕原縣闕國男食邑三百戶太師潞國文忠富公溫國文正司馬公幷鄉里宿舊十二人為耆英之會公實與焉公天性愷悌忘向清淺善與人交愈久愈相敬愛喜怒未嘗見于色雖對家人無惰容奉養省約居處儉陋所享如寒士紛華盛麗音聲好玩衆所汲汲者無一毫之愛獨揖一室所蓄唯先世琴書

書幾萬卷間緡閱古今討究義理命子孫侍坐親爲講
授遇意適援琴作雅聲倏然獨得奉賜有餘則給宗族
之乏者恩得蔭補先猶子而不及孫洛之士無貴不肖
推奉敬有德者必以公爲首下至閭里亦無問言晚達
理性問與道人游放懷物外往往忘返自寢疾遽屬纊
神意安靜人莫究其際平日治官主於扶善抑彊條教
寬明去益見思河南之民多識公風采遇之必再拜或
相語曰此慈父也徘徊道路瞻仰而不忍去在漢州朝
廷命宂州城公董其役踰時而畢監司上其功詔書奬
諭又嘗因轉對論鄉戶衙前多由役重破產理宜優恤
又可募人充輕役以寬良農後朝廷頗行其言世之知

公者皆惜公有深識遠業而老於散秩然公獨能畢志
事親清潔以終白能成曾參柳下惠之美則其所得豈
小也夫人張氏光祿少卿師錫之女追封南陽郡君子
男一人羣澤州晉城縣主簿先公五日卒于商州上雒
令女四人適朝奉郎馬孝孫知襄州宜城縣令洪大理
評事趙君弼陳州司户參軍李子房孫四人規畫世恂
悟承孫女二人曾孫一人銘訖

孝惟德本公篤於天達行之原化及鄉閭世爲德門有
蕃子孫嵩山峨峨洛水沄沄公名永存

墓誌銘

司空康國韓公墓誌銘

公諱絳字子華其先自定人曾祖某官祖某官考
某以忠義顯於仁宗朝至參知政事謚忠憲 生公
於潁昌府之長社今爲長社人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
累遷大理評事公少好學及長益刻苦攻文章知名於
時慶曆二年進士及第 除大子中允通判陳
州丁忠憲公憂服除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
同知太常禮院有事於太廟百官當入廟習儀公曰習
儀有贊唱登降之煩而神主在焉不敬當徙他處詔就

尚書省者爲合遷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男子冷清
自稱皇子言其母嘗得幸被庭有娠出而生清都人聚
觀洶洶吏收捕不敢急一府驚疑莫知所決清止流近
郡公上疏引方遠事稱及大子書論奏甚切天子遣中
使獨以問公遂追清伏誅遷三司户部判官江南饑詔
公體量安撫公論衙前役最苦一當其役破家蕩産
民至嫁母析居以求分丁減等公爲力助衙前去奏行
之發運司歲輸信州鹽三十萬斛不以時來周則寓旁
近郡而州配遣上户蠶服之蓋信州上户千三百家坐
鹽車破者八百家矣公極奏其弊發運司以時輸鹽遂絕
其害江南歲以錢價市綿紙竹箭及他物種種民苦之

公乃令優其直仍以戶口多少爲差舜欽之家私有陂池溪湖而錮其利公乃以均所近民使衆共之官收其四十人假官牛以耕牛死幹課不已人至破產公減其課召民租種者予之宣州守廖恂不法恩民以公其惡館公於深巖公覺之命駕直入傳舍訴者見塞門收治劾抶其所施設興置甚多民皆以爲便使使置於右玉言是時仁宗春秋高國嗣未立公上疏屢言之退而焚其藁詔除內都知王守忠判省本朝所未嘗置卒罷之追士道清既公亡內都知判省本朝所未嘗置卒罷之追士道清既有罪事連宰相公奏請窮治於是宰相與知開封者皆坐謫無幾何帥兩人皆遷公復爭之章累上不報家居

待罪本宗祀南部道過公第遣使問勞除禮部員外郎陽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同列太常寺兼禮儀事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與人劉非改大理寺丞公言非以詞數游公卿間改官非士人也願以補天文官從之內侍押班武繼隆遷官公封還詞頭因發其過惡繼隆遂出爲鄆州鈐轄故事郊祀天子親閱樂場公奏致齋宿專一祀事而臨觀鼓吹非禮也上從之後著爲式公建議請問歲取上諸郡發解會試嚴保任之法咸高科恩例事皆施行以便私求外官遷吏部員外郎知河陽公曰便私不當進官同僚不拜召判吏部流內銓河決商胡李仲昌等開六塔河功不成河益爲患拜公河北

安撫使時執政有是仲昌議者及敢事人無敢言公到部盡得其狀請致獄劾治於是仲昌等皆坐法使還上欲公措置河北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避親改知瀘州政陽文忠公回列言於朝曰韓某宜在朝廷瀘非所處也遂留知諫院公論以謂前以言不用罷諫官今不敢當改知審官院仁宗問上元欲幸奉先寺宜祖神御照戒后園旨在奉先寺敢言上欲臨后園公上疏切諫明日將駕上使諭旨曰欲酌獻神御非詣溫成園也權同知貢舉召試詞因上疏論求嗣之道禱祝無益願放掖廷宮人之無用者及限內臣養子以重

絕人之世即日出宮人數百而詔有司申嚴內臣養子法參始議通商詔公與包孝肅公陳希亮公唐質肅公同定其法縣官歲入不貲減而民不復犯法矣又詔公減冗役以寬民力公奏擇朝臣十餘人巡行天下其所經制一時便之嘉祐四年廷試進士仁宗預使公進三題公奏臣有兄子在試中以嫌不敢上固使進既試果取用之其爲人主所信如此遷吏部員外郎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有近臣守藩不奉法且得罪侍臣列奏願得少寬假公曰兩制有罪兩制營救則天下之法當屈於貴者矣遂弗劾之時大臣爲輩多不稱公論罷其尤無狀者十人內外嚴憚執政劉氏頗通請謁爲

姦公密敬之仁宗曰非卿言無由聞當審驗之不數日
中書召公曰奉詔諭公劉氏及它不謹者悉逐之矣又
請采唐制以正官名差九品以定章服百司常務不關
二府依倣六典以定官令以近臣異議不果行馬軍副
帥張茂實之母乳哺歐太子茂實幼嘗從母入宮中前
以嫌補外官至是復以戚畹主兵公奏論以罪執政及
知省後所陳不見聽者甚衆公遂家居請罪移牒閤門
以待不用不敢入朝中丞宋庠同誠公中傷宰相擠去官
號寵知蔡州不敢引援執政庠坐貶秩知慶州屬羌有
據堡劫鎮戎軍殺吏士者公曰是不誅無以肅諸部出兵
討之朝廷聞堪兵疑問狀問至賊已平詔書獎諭加端

明殿學士知成都府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又遷禮部侍
郎始忠憲公守蜀有美政蜀人喜聞公來公爲悉力與
利除弊民大以安乘兵興飛芻挽粟民實爲勞公一切削除簡貸
惠貧民官爲公券歲久券輒爲逋欠公一切削除簡貸
民給前券命三歲一易富人遂不得私其利蜀與夷
接蠻人或未境上數起爭又壞障塞公下令禁伐木又
以其法禁止明約束使就成交易民疾病
官爲給醫藥立佛寺使祝釐安貧民之死者所與建
今皆行之異時中人奉使至蜀州使酒場吏主其貨易
公靖行即拜公陝西安撫使公薦中人奉機密詔公得自除
爲判官以今資政殿學士李清臣呂公著呂公以直舍人院爲判
吏補將校以空名告敕付公時呂公著爲
官使即草制除授公奏攻守策上手詔還之曰此良策

也然四路一委則安事廷議公增鑿矗凡築城使河東陝西爲掎角遂兼河東安撫使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學士公累辭不許共攻討防守既有成策而慶州尤有務二者言事者因指宣撫司以謂數出師煩勞致怨遂罷知鄧州時慶州李燮南出寇怨自他起然公以身任咎秦嘗自明上命尊制官曰可以其自請爲言者也公曰行賞爵不可計公悉以分將佐無一毫私之者其後公所建將校往往有功顯得要害地增築城守議者皆之明宰輔成遵舊文殿學士是時公年六十自言先臣某嘗從容道馬少游之言爲父母守墳墓使鄉里稱善人足矣臣嘗私誓於先墓期以六十守

壠壠章十上乞峭田里如初班上遣中使諭之曰先臣有知見卿宣力國事必以爲憾公猶不已遂除知許州復論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敢辭明年進大學士知大名府入覲上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時朝廷方更政事令下取朝夕稱官吏奉行不給公爲上言願寬期會節自息煩擾上嘉納之明年復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是時公繼王荊公之後請置局中書攷計用度以制國用而爲司馬文正數與同列爭論言不盡用乃歎曰吾知無補於時矣於是一歲之間三請去位而三司使發市易官職事無狀且創爲賈人出錢免行法民不爲便而給孫永詳定整政有主市易者將罪

永公極論辛責市易官薄永罪選人鄧綰以上書誣訕下獄參知政事馮公京故嘗與綰俠同列因指以爲黨得罪不測公曰明日京點我鑿去位矣因力爲辯解言未從乞罷政事上雖不許而京責由此少衰同列欲有所用公固爭上前未能得公以請從此解去即再拜出上曰此小事爾公曰小且不可大者平俄遣使諭公曰已罷之矣公乃就職後數月又以疾辭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移知太原府俄拜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以年七十上疏請老不允後知潁昌府過闕力辭遂以節度使領西大一宮使納節上曰使相領宮使有近例公固辭乃拜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而宮使納節自公始陪祠南郊遷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水溢昌城郭民被溺者十五六是時公方以疾在告迺力疾出率其屬救護全活者甚衆物價騰踊人多不得食公大發倉廩賑之禁止盜賊收葬溺死者其施設有法人時以安奏請環城築隄備後患堤成方數月水復至賴堤而免眾咸德之急民以高價市馬無足而挽槩宮邀功期以二年今迫急民以十五年所得人不聊生而不敢言者公條奏得依前令裕陵役與異時昭陵厚陵官吏營職至夜分出妙擇才者分主其任視事如平日有妄傳陵下乏水人多竭死者詔益治運水之具數萬計公以水不足聞民賴以不擾而妄

言者遂止又料所市物次第緩急榜出之民得預儲而
價不騰踴洛人言裕陵成而不知者公之力也今上即
位恩移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進封康國公俄加開
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陛見面諭以河北
水當之然非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賜告公以
天子新即位母后共政不敢復辭遂赴鎮嘗問役法利
害公具言頃歲臣言衙前一役當使人出錢召募而及
它役用錢廣而復取贏餘謂之寬剩者非也時河決小
吳未復議者欲爲支川殺大名注故道魏人惴恐公五
上疏極言復澶淵故道而朝廷遂寢河役公復告老十
上章除集禧觀使不就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公雖休

居而朝廷大事輒上書無所隱恩澤傾渥勢問賜予使者
相望俄詔還許上敕有司具舟遣內侍問行計詔入辭
登對給一子扶掖會宰臣晏餞都亭是時大雨雪人
有凍死者公曰非臣下宴樂時也得請罷宴將行上書
其大旨以寬刑罰崇仁厚爲本其條陳多當世要務未
行得疾上日遣內侍監國醫診治元祐二年三月二日
薨于第享年七十有七三殿遣尚書致奠翌日賜龍腦
水銀以敛兩宮臨奠哀慟賜賚優渥等夫子成服于苑中
輟視朝兩日贈太傅遣使賜告于柩前私勲至上柱
國食邑至若干戶食實封至若干戶公方嚴莊重望其
容貌知其爲大人長者而仁愛愷悌即之益親居家孝

孫友睦親族內外無間言白未達時已嫁娶親戚孤獨
者十餘人既貴所得俸祿悉以分給宗族故舊家常無
餘立朝端方剛毅任重得大臣體遇事果敢臨義勇發
不爲後顧樂善疾惡出於天性故其論奏雖一時有行
與不行而識之皆知其心本出於忠義感激而爲之也
當時賢豪多出其門其後往往至公輔列侍從其未顯
時而指以爲賢者尚多有也雖高年家居猶與賢士大
夫終日宴樂不厭忠憲有子八人而三人至丞郎公既
位將相而仲嘗任門下侍郎今知汝州季嘗任尚書右
僕射今以觀文殿學士知永興軍高年康寧列鎮藩輔
之曾孫先公二十一年追封韓國夫人子若干某官壻
若干某官女若干某官宗師奉公之喪葬潁昌詔祭都
門外給一品儀衛某月某日詔葬公潁昌府某縣某鄉
某原謚某忠公之所以知某者至矣某不
自知昔公知之而不知某之所以誌公之行事得如公
之知某乎嗚然義則不得辭也謹爲銘曰
韓望許昌實自陳閎於穆忠憲允時有德顯顯康公再
世卿與不倚不隨奮于休明一我肅心前無險夷直有
未從以身繼之率是以行信于天子結于士夫一德罔
二遂相神考董齊庶工正色在庭獻異於同爾臣讒讒

中外恫懼公曰我在彼豈我去用是得直吾人以安或
進匪人公爭帝前言不時信丹拜避位帝曰俞哉公起
視事國有君子以直在外時無敢言公爲於帝一時我
非邦國卒賴有合非違有遺非憤物懷其誠無我喜慍
堂堂巍巍公袞戎廟不卒我謀有命自天既壽既康受
策歸第如山如淵重我國體德浮所受人齎其福有餘
在躬士覩其極嗚呼告凶兩宮震惻厚賜備禮哀榮有
赫潁川之原高明而澤生以其神沒安其宅銘石告幽
慰其孫子明顯庸國則有史

君諱澄字道淵奉大夫知華州蘇君墓誌銘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其先世
爵里族望皆見於國史祖諱晝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贈
禮部侍郎父諱寬大理評事贈光祿卿侍郎生三子
舜元舜欽及光祿俱以能文章善草隸得名當世光祿
不幸早亡妻夫人韓氏參知政事忠憲公之息女今承
相觀文殿學士南陽公之女兄也生君一子而嫠見其
神意爽異曰此子吾可託其終也遂自誓不復嫁教養
勤至盡養母之道未成童以外祖參知政事忠憲公蔭
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參知政事康靖李公與忠憲公有
管鮑之契見君於韓氏奇之妻以其子邠鄜公之女後
封仁壽縣君既歸秦爲蔡州觀察支使務書州二州

皆在錢脩懿公幕下君雖尚少凡參決政務人樂其下
獄訟者多願得蘇君決之故錢脩懿公屢舉君於朝移
信陽軍羅山令採縣代爲令者之美政集爲一編曰曰
令長故事常決而行之用爲者遷大理丞知絳州太
平縣移河南府壽安縣爲教條約束簡而中理後令罕
能增損之者初作永昭陵之邑皆供其役部使以
爲令者難其人遂檄君攝優劇縣民免驅迫而事不愆
業課爲諸邑最使者交爲之以勞加騎都尉幷太子中
舍遷殿中丞秩滿知日州將赴縣改國子博士既去而
民思之以邑與君同名至今猶多稱爲比縣遷判興元
府遷虞部員外郎又移鄧判原州未之官丞相吳正獻

公爲二司使薦君勾當京西排岸司會朝廷更司農常
平力役之法議欲目西都爲始而堪行之君被選爲通
判河南府以司其事遷兵部郎中直集賢院贈
公事改二司勾當公事未幾擢爲度支判官出知絳州
陽對上面加慰諭改知眞州遷駕部會歲饑民之疲羸
流冗者過其境君發廩賑貸或鬻以糜粥存活蚩不可
勝計朝廷擢爲江東提點刑獄公事兼常平農田水利
差役鹽事部占大江公私舟船苦於風濤覆溺而莫知
誰免君奏立江鑒小河數十以紓其患人皆賴之還朝
出知單州會更官制改朝請郎又靖知華州還朝奉大
夫時朝廷興師西討州當諸路之衝調發供億名數浩

繁期會促急君苑爲應接皆得其宜故先事而澹用畢
集然君亦積勞成疾矣以元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卒
于位年五十有二華民爲之罷市訃至郡君之叔舅今
樞密韓公因奏事語及君之才不幸早卒而老母在堂
上爲之嗟悼君事韓夫人篤於孝謹非公事賓客未嘗
去左右承顏養志曲盡其方庭闈之間怡怡如也或太
夫人辭氣小異則不敢寢食至復常乃安晚喜禪學深
悟理性雖家人不見其喜慍之色臨終神意不亂君爲
人溫厚寬言事朋友盛咸久而益恭接物有儀檢見者
皆嗟愛之其家世甥咸雖多公相貴盛而任官升進未
嘗藉以爲資皆自以才選所至學校以教養士類爲風
化之本有文集三卷奏議二卷男三人長曰之純婺州
觀察推官次曰之才孟州司法參軍次曰之武早卒女
二人未嫁孫男一人孫女三人尚幼其孤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君于河南府河南縣大屏鄉尹樊村萬安山之
原以予與君故舊之末知君內行爲詳來請銘其墓銘
曰

特嗟道淵公侯之胄學由少成如世汲有進匪世資以
才自取處躬以約持心以厚五縣三州課優績茂位不
配能勞而損壽孜孜敦敦孝誠蓼蒿克究厥也鄴誌名則不
朽刻辭幽堂以告永久

尹判官墓誌銘

君姓尹氏諱[illegible]字嗣復師魯第三子也師魯諱洙師

魯其字也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天下之人識與不識
皆稱曰師魯自大父以上官諱族系韓魏公表師魯之
墓書之詳矣慶曆七年先君文正公守南陽時予侍行
師魯自鄧州與疾而來託先公以後事予行省疾于卧
內見嬰兒扶床方二三歲眉宇秀爽師魯指謂予曰此
吾兒也予始識君而愛其神俊異常又念師魯之積善
必謂其遠大不可量也後十　年方見於許昌方十五
歲舉止談論已如成人自謂所期果不妄矣又十六
年忽聞君之訃驚數自失迺知天理人事之難必而心
深痛大賢之失其後也君初以蔭補太廟齋郎年未應調魏公奏爲相州安陽縣主
簿點吏易君少而爲奸君得其情皆按以法一邑驚服
魏公鎮大名復薦監倉草場秩滿還汴州觀察判官未
行以熙寧八年六月十四日卒于許昌之長葛縣享年
三十有一君天資英爽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壯已與老
成長者游爲文章下筆即成不加點嵐善議論有時揚
推古今一坐皆傾聽英宗初即位魏公以顧命元勳求解
機務上不之許魏公未致堅去君上書於魏公曰功成
身退乃天之道公今春君臣之契不忍訣去而久持
大權魏嫉者衆將有媒孽之巧何隙而進一旦禍機潛
發令名不終則公將啞何及也魏公嗟賞之曰真

有父風後魏公得謫外鎮蓋用其言性至孝十歲持母喪哀慕如禮見者嗟歎爲人真率不事矯飾於財利爲人謀未嘗屑意待人無城府受朋友規切悚然聽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有厄窮務竭力拯救以是人樂與之游當官論事直伸其理未嘗少屈相守尚威嚴事有不便他吏不敢白君曰苟容長事以送上官之失豈士人之行耶獨往辯正其事守亦納之更爲舉公卿大夫焉其才者凡十餘人娶李氏子男民司農少卿諱禹卿之女生一子照尚幼其猶子樂奉君之喪以元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河南府壽安縣廿泉鄉龍門里先塋之次而求銘於予爲之銘曰

騏驥爲駒骨相不羣豫章發地勢凌青雲固復在幼星辟貝齒旋知秋隼一翥千里未驚能文擺落塵腐大節可觀不屑細故才長命短嚴遠位跼欲奮而萎壯年就木秀而不實聖人有言積善餘慶經豈徒云君躬弗蒙宜在後昆勤辭于石終古其存

墓表

內殿承制閤門祗候衛君以治平四年八月某日終于蔡州遂平縣之私第以熙寧二年八月甲子葬于縣之龍泉鄉時諸孤皆幼弗克銘諸壙乘熙寧乙卯請文于予將表于墓道予少識君義不得辭且以展于知君之

慈焉君諱某字希道其先河東解梁人姓出衛康叔之後曾祖諱秘祖諱約五代之亂避世不仕父諱密以君登朝贈左清道率府率君少孤從母夫人再適吳氏夫人乃章惠太后之從母太后召見君補三班借職監饒州鹽務時先文正公守饒州君與判官宣城施元長軍事推官彭城劉攽司法參軍建陽張璪並爲賓僚陪先公文酒之樂而君與劉攽禀訓最爲瀟落先公愛而語人曰此子遠器也不以後生小官待之遷右班殿直召試學士院以撓漕轉左班殿直再遷右侍禁徙萬州駐泊捉賊復徙夔州峽口鬬兵馬監押又改高陽關先公入政府薦君知定州無極縣再與大臣同薦召見權閤

門祗候益州路走馬承受還朝勾當京東排岸司移江南東路發綱運時大商巨賈載禁物爲所獲君止命沈其貨而釋其人曰吾不忍黥汝以要賞舟卒六十餘人習妖術君得其罪首送所部詰誤者皆創其名其仁厚多此類也移德順軍靜邊寨主君以太平懷遠宜與文教於是度西堡之外爲孔子祠設屋立師課居人子弟講誦於其間後有應進士者此邊塞昔所無由君而有也用經畧使薦移鎮戎軍西路都巡檢使會鎮戎軍有小警以君爲前鋒戎人聞君名相語曰此前靜邊戎將也未嘗侵我曹今不當戰遂引退移京西北路駐泊都監又强定州路假禮賓使俾傅公欽之使弊丹陛辭

墓表

范大夫墓表

朝散大夫范君諱子儀字中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謚忠宣公之曾孫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祈國忠獻公諱雍之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贈兵部尚書諱宗傑之第三子娶張氏封永安縣故相鄆國文惠公之女也范氏其先太原人自忠獻公在仁宗朝入陪樞衡出秉旄鉞有勳勞于王室太原之范於是大顯子孫蕃昌世濯以為盛族君以忠獻公蔭授秘書省校書郎公薨遺恩遷太常寺奉禮郎君年尚

幼詣於祖母滅夫人曰不幸吾祖捐館忍復因此進官邪願改奏他親夫人奇其言遂奏尚書從堂兄宗本屬告命已出弗許群衆知其志趣遠矣初命監鄧州商稅而縱之君察其物有詩金帛私出城者吏執之欲倍稅而縱之君察其非所宜有送州以治罪皆戶盜監西京糧草兼採柴場舊制役卒日有定課雖祁寒暑雨必如其數卒或買薪輸官以是多凍餒為盜民居忠之君撫存品處積日曾數併輸皆樂事勸功不踰歲所增者千餘緡而卒尚有餘間得以為生于今使之監杭州稅已掌市征取之若太寬而歲計入州倍厥初忻州分寧河南府伊闕二縣簿書彭武節度判官承相韓公宣撫陝西雅知其

才就舉通判州事蜜下華戎錯居歲月浸久多冒耕者
經畧使上聞委君提舉根括得二萬餘頃以增募弓箭
手步騎萬有六千邊兵益濶考課為天下第一特除知
博州又易趙州皆以避親不赴乃知汾州又避親改權
州還朝為開封府司錄參軍大臣交章薦之改三司勾
當公事權提舉京東西路常平會河決澶濮水汎諸郡
議荐飢民流散天子憂之詔委君賑濟東西兩路君多
為方計所存活二十餘萬時諸郡方完城壘君請募飢
民給糧以役之計工十有九萬未幾而成公私賴焉初
朝旨驗濟及夏成而止君上言民遺棄幼稚尚數萬無
歸請賑至秋聽人得收養詔從之所活老幼者又數萬

就為本路轉運判官君奉使不為苛察務安全官吏法
令有未便於民者必以上聞率皆見從故所至以寬虐
稱丁未安太君憂服除授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改
利州路君以職在巡察當勤恤民隱州縣多居山險君
不遑跋履之勞雖窮僻無不至以衝冒得疾元豐六年
十月六日終于官舍年五十有三累階朝散大夫勳上
護軍服五品娶周氏封壽昌縣君子二人長曰鎬太廟
齋郎次曰鐸女六人諸孤奉君之喪以七年二月三日
葬河南宣武村北邙山先塋之次既葬請余文以表其
墓余與君有葭莩之親知君之行為詳故不得辭惟君
生於貴閥而不驕長於吏道而不矜仕優而志愈謙治
辦而力愈強其居家也孝恭其事上也忠蔫其治官也
勤洛其治民也溫陽行已始終人無間言可謂士君子
矣君之昆弟六人皆以才行稱顯用於朝而君不幸未
中壽而沒不克究其所有其命矣夫故書以表其墓

神道碑

太子太保宣簡田公神道碑銘

惟宣簡公既改葬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之龕澗里
後十有六年其配永嘉夫人富氏命其子承奉郎旦以
公功行之狀易名之議誌壙之銘屬范某曰昔先文正
公當朝號知人而吾夫乃所薦進士及公輔政吾夫遂
居近侍而樂亦大用周旋歲久為志同道合唯是棄隧

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敢以為請某竊惟慶曆嘉祐之際
盛矣君明臣賢相與講圖治功而公以高文大策進預
國論出入要顯遂總機政某幼侍先君熟公之貌及長
又得公出處終始之大節為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其先
京兆田氏後徙信都晉末契丹畧地河朔以公皇祖太
傅北歸生皇考太師景德初契丹寇河州以生口數百
屬太師哀之曰是皆何罪而使就死地夜悉縱去乃自
拔來歸朝廷官之至太子率府率以終始家開封而葬
陽翟遂為開封人公太師長子也少有奇志慨然喜功
名讀書彊記博覽一經日終身不忘為文章秉筆立成
瑰富雅健尤長於論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

再舉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李氏喪罷服闋調楚州團練推官就監轉般倉改秘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上書論時政甚切賜詔獎諭方且以諫官召會趙元昊反西邊用兵夏文莊公韓忠獻公與先公經畧陝右言公材識以自佐乃為經畧判官直集賢院參都部署司軍事時承平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每出輒敗衄人心危懼其後制宜防患卒能以計禦賊公裨益為多大將討設攻守二策又欲專用攻策悉數路兵出擊賊已得請公力言其不可乃止又土橫邊十四事多見施用召還為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憲由司權檢起居注遂

知制誥判國子監西兵久不解關陝大困韓忠獻公以樞密副使出宣撫而公為之副使還判三班院又詔公視河北兵食而保州兵士殺通判嬰城作亂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路安撫使公以兵至城下賊懼開門自縛入誅首惡數十人遂定以功遷起居舍人移秦鳳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秦州丁太師憂是時邊帥遭親喪多為詔奪公懇辭起復上又遣中貴人手勅起公公不得已請歸葬陽翟然後還治既葬記邊事來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今朝廷不為乏人而螻蟻之志不獲自盡臣死不瞑矣因泣數行下上閔其言惻然又視公貌瘠甚不忍奪其志乃許終喪服除加樞密直學士涇原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渭州轉尚書禮部郎中俄遷右諫議大夫知益州充益梓利夔路兵馬鈐轄清井夲人犯邊勢且與烏蠻合公盛兵甲臨之因遣人招輯皆惶懼請命蜀經王均李順之亂人易動先是許守將以便宜多專殺立威雖小罪或幷徙其妻子出蜀以故老幼死道路丁壯逃而為盜者蓋衆公至首詢問民間疾苦視貧弱不能自存者振業之先教誨後刑罰衆縣然後致之法罰人安之奏減三司市布增常平歲糴以備凶歉蜀大饑人無孽亡論者以公治蜀大畧有張忠定公之風治狀聞璽書褒諭遷給事中召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未至復以舊

寇駭亟劾太醫於視中貴候問加損相望於道公獨求去位章凡十五上一猶賜告不許公意愈堅乃以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將林付潤學士提舉景靈宮事公請不已於是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數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詔輟視朝贈太子太傅時邸第公仁厚長者貌稱其心與人言諄諄款密唯恐失其意而其中有以自守疑如也友愛諸弟人無間言自為小官未嘗私謁執政親宇悛然常以天下自任識者知其必至公輔在凍職於小事未嘗言獨引大體啟迪上心凡欲人主總攬威權分別賢不肖抑僥倖明賞罰以救時弊當是時仁宗銳意太平數咨訪大臣以天下事其所與為公建明為多與宣文忠公少相友善夫人即文忠公女弟也迨公為樞密使而文忠公實為上相同時通行位冠百僚措紳不以為二公榮而相賀以為天下福也公既被疾下至閭巷咸嗟聽伺冀公復起而公竟以疾薨矣悲夫公諱況字元鈞皇曾祖諱某贈太保皇祖諱某贈太傅皇考諱某贈太師無子以弟之子至安為嗣卒又以至平為後焉始公以嘉祐八年四月葬許州陽翟三封鄉西吳里之先塋居久之夫人費公若平生以為水不可居既而復費云然即發殯公柩果為水欹夫人乃白護還洛而以熙寧七年五月改窆焉嗚呼公之神靈其不昧如是亦異哉銘曰

田氏陰德由太師積脫人而死報不期獲克生宣簡為時賢臣其賢維何於時有陳秉哲路仁有焜其文於皇仁宗俊乂盈朝發策大庭公維首冕乃理邦財公私以饒遂都廟堂謀謨極極帝曰休哉維吾嬰稷文經武服無施不當帝疇公勞方倚為相胡以疾嬰而失民望士懷致君所難者時功多享厚謗毀或隨公遭聖明坦然設施不終大耄天實為之新宮孔安壽安之道刻碑墓隧來世之考

行狀

大中大夫充集賢殿脩撰張公行狀

曾祖諱皇任中書舍人累贈左僕射

曾祖母太君李氏

祖去華皇任尚書工部侍郎累贈司徒

祖母郡君王氏

郡君高氏

父師德皇任左諫議大夫累贈太尉母郡君潘氏

隴西郡太君李氏

本貫開封府襄邑縣錦綉鄉濯錦里

公諱景憲字正國太尉公第二子其先乙河朔人七代祖達唐末為亳州刺史遂家於襄邑至司徒公始為洛陽人公天聖四年以太尉公蔭授守將作監主簿明道元年遷太

常寺太祝監西京商稅院局事脩舉吏不敢欺遷大理評事衛尉寺丞康定初河東始籍民兵慎擇令宰公以安撫使天章閣待制吳遵路秘閣校理石延年薦擢知幷州榆次縣榆次素號劇邑前令多以不職免公至則大治改大理寺丞慶曆四年丞相杜正獻公參政丁文簡公連章薦公超遷通判棣州改太子中舍以本路職司避親就移通判齊州齊多盜賊而獄訟繁冗公謂民迫於飢寒不能遠罪若一置於法則何所措其手足由是原其情之輕者皆釋不問自此盜賊衰而獄訟簡少公以辭學嘗預貢士之選而見遺於禮部遂不復再舉後丞相程文簡公兩薦公乞召試出身公曰君子進以道

仕以義何必假此而後奮乎卒辭不就八年改殿中丞知梁山軍梁山介於川陝民俗乘戾至有父子異居而殺人以祭鬼者公以謂器遠方亦當齊其風教即峻加懲革未暮月而民不敢犯以祀明堂恩遷國子博士賜五品服皇祐五年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海州州有高民馬子以養而為兇人教其怨家訟之累歲不決公親訊其事盡得誣枉之狀即流所教人於遠州其連繫數百人盡釋之莫不懽呼而去遷比部嘉祐初仁宗惠恭稅不均遣使諸路較定公波命湖北凡一年悉按圖戶虛實以定其稅所入不減舊而民無不均之惠四年使還權三司開坼司兼提點催驅公事未幾改開封府判

官天府浩穰自非通才敏識則不足以勝其任公發姦摘伏洞見情偽老胥猾吏傍視惕息畏之猶神明時豪大姓犯法者嘗請託于府僚有與故嘗往還者亦陰為之地公持之益堅而於法終不少撓白是都下翕然稱之以為一府之望開封捕盜賞法獲賊於舊城者比新城為厚時有殺人於新城外而捕者乃云獲於舊城以覬厚賞辭已具公密訊其因乃捕者日以飲食恩意誘使殺人且邀於舊城而執之遂置捕者於法有忌公者乃諷言路謂公侵擅尹權仁宗察公之直而不聽遷駕部充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鄭昉貪賊累十萬監司以其親族多在顯要莫敢按公曰法當先於責帥而於

憲籍聲勢者有所不行則法尚可存哉乃窮治其狀會英宗登極赦昉得以不死猶除籍流竄嶺南自是貪吏震畏引去者數人淮南發運司常預借濱淮廩米以充諸路上供之數雖有文具而不即償公以謂諸路漕輓各有所職不容相侵即戒郡縣不復得借因此衛悉稱免語于三司務為中傷公曰我職當爾豈可諉跨以苟自安設三司不我察我何恤哉八年英宗即位遷主客郎中又遷金部九年移京西轉運使丁母憂公至性過人一夕號慟髮盡白終喪哀毀若不勝服治平三年服除授京東轉運使今上即位恩遷司勳某官王洋嘗累任監司以苛酷聞及致仕還鄉里而貪恣不法為鄉

邑之害妄稱受朝廷密旨察郡縣過失以脅持上下因
取賄貨一路莫之敢與校公悉條其罪上之遂羈徙
宿州鄉邑莫不稱快所部郡守有以貪汙聞者未至官
先謁公公曰君昔在齊州已爲民患今又欲爲兗州患
耶其人懼即請老而歸未踰年移江南東路因奏議漕
輓之弊蓋由主者皆三司冗吏本無廉隅與舟人侵擾
爲姦甚者沈其舟以滅跡宜代以命官且明其賞罰之
格則可以絕其弊朝廷行其議迄今爲便酈寧二年移
成都府轉運使過閿上嘉公才留爲三司戶部副使未
幾奉使北部還復使西陲被視囉凡府寧二城公受命
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后知既而行未半
道而府寧果已失守及還朝更陳囉凡不可守之狀且
曰邊防本無事皆王人生事邀功罔惑朝聽以至干罪
非嚴行懲戒則疆場無由安靜一日上謂公曰河東捐
秦卿當出總漕事授集英殿修撰河東都轉運使仍賜
金紫時朝廷方行民輸錢免役之法議法者有希司農
旨欲以河東分爲兩路朝廷以問公公曰河東之田肥磽
不同郡縣財賦兩屬不能相通而用矣分路爲不便朝
廷從之時民力疲困倉廩虛匱公均其稅賦乘歲豐爲
儲積未逾年民力遂寬和兵食有羨逮公之去雖窮邊
小郡皆有數年之蓄六年改太常少卿七年擢授右諫
議大夫再任明年移高陽鬥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
管知瀛州先是雄霸之閒歲出金帛購諜者以揣知虜
情公下車未久諜者自雄踰莫而至公詗幕府曰諜者
遠來徒覩犀賞若不抑之殆且生事即醉以酒夜遣親
信吏載還雄州俾雄守以狀聞他日王人錫冬服部特

有被酒後至公召立庭下責之由是軍中肅然有掌庾
吏曹諫恃威黠吏不法累贓至死監司庇之猶欲薦舉公
悉按其罪無所顧避元豐二年召赴闕因登對具奏熙
寧以來歲多凶歉百姓積逋甚衆今歲一小登州縣督
促使償累歲之負道路流言以謂其害甚於凶歲願少
假以紓元元之急天子可其奏以付有司因自乞便郡
就差知河東陛辭日從容奏曰臣愚誤蒙陛下擢擢猥
備法從常慮緜力不能補報今犬馬齒衰恐一旦捐溝
壑不復再望清光區區之誠終欲竭盡臣聞聖人以天
下爲度其於四夷何所不容以陛下英武宜無不服比
來西南遠羌乃敢跳梁犯邊殆邊臣撓之耳若進兵速

討則恐糧餉不繼坐困我師亦恐交相殺傷干犯和氣將致饑疫之蕃則遭人先受其弊矣上曰卿言是也蓋朝廷有不得已耳三城爲京輔要郡每歲秋夏常以大河爲憂水官務省近費而不計遠功故連年決溢以爲民害公至請增成舟又展北埽以當水衝其害遂息俄以本路轉運使親嫌乞移他郡元豐三年徙知同州坐失舉左遷朝議大夫知房州踰歲上惜其才復大中大夫知兗州未赴感疾以是年十月十五日卒於房陵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七公天資英特少有大志方爲兒時從母夫人過外氏李文靖公家與羣兒游獨不好戲弄外家異之太尉公捐館公方十二歲處喪已如成

人母夫人嘗有疾公憂形于色寢食兼廢躬治藥劑爲炷傷指亟以灸覆之曜貽母夫人之憂也夫人之氏父大傅公有人倫之鑒嘗指公背曰此兒風骨秀異發言不妄必能大張氏之門祠岡王沂公亦以太傅公言爲然及長侍奉母夫人竭力養志凡四十餘年未嘗少有顏色之忤龍圖尹公師魯貢天下重名愛公之才兩以女配之公既游師魯門益好春秋學與朋友論辨古今至忠義名節之際必慨然歎息常欲身行之故歷官所至無不稱治雖有積弊素不振者於談笑間決之莫不當理退食宴坐披閱史傳悠然視軒冕若無足以動其心者又其自奉甚薄所得俸祿皆均施內外親族故歷

仕雖久而家無餘貲視兄弟之子情均己子有少孤者必先己子而保仕之家居有法度嘗戒諸子曰汝曹立身行己當以孝悌忠信爲先苟不由禮義而進雖富且貴亦吾所恥矣方其副三司也士論已爲即當進用而公守道自信非公事未嘗及執政之門故居三司最久而不遷凡出仕五十年揚歷三期其所設施皆可爲法然公性謙厚既不自矜其復不安許可故獨爲當世賢者所知杜祁公富韓公尤所信重及坐失舉謫守房陵雖僻陋無醫藥怡然處適家人不見有憂慍之色疾革召諸子屬以後事神色不亂先夫人追封天水郡君今夫人封長樂郡君子五人長適宣德郎簽書集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石熙次適前潁州團練推官李堅次適通直郎審官西院主簿李士京次適承務郎權知鄆州壽張縣次重承務郎次直夏進士女六人長適宣德郎當公事次量前定州唐縣主簿次益承務郎權知鄆州壽張縣次重承務郎次直夏進士女六人長適宣德郎六年某月某日卜葬公於北邙之原以先夫人天水郡君祔焉公大人以爲之誌而匪不朽焉謹狀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六

行狀

故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武寧軍節度徐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致仕上柱國韓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九百戶富公行狀

曾祖處謙故内黃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鄧國公

曾祖母劉氏贈魯國太夫人

祖令荀故商州馬步使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秦韓國公

祖母趙氏贈韓國太夫人

父言故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秦國公

母韓氏封秦國太夫人

公諱弼字彥國其先出於周大夫富辰之後至高祖諱因五代之亂自齊徙居於汴仕唐至京兆少尹至鄧公始遷于洛今爲河南人初秦國太夫人夢有天鼓旌旛鶴鳥降盈其家覺而生公才數歲方戲於庭忽大雷震同戲兒皆奔走公獨神意自若人以此異之少篤學自刻寓于僧舍不就寢楊冬夜以冰雪沃面鄰居僧有持苦行者猶服公之勤後應舉京師我先君文正公方居文館見公而奇之與語終日曰眞王佐才也自此深愛重之親愻其文以見丞相王沂公御史中丞晏元獻公泊諸近侍曰此人天下之奇才也願舉於朝而用之晏公世號知人遂以女妻之時仁宗每復制科先文正公謂公曰子之才非常流宜應是詔天聖八年公遂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遍月用丞相李文定公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廳公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先文正公言郭后不當廢左遷知睦州公上疏曰廢后非治世所宜又以諫諍斥逐忠良是一舉而獲二過於天下也知忠良漸逐則異日國家緩急何由得忠臣之心閒嘗讀之論哉除通判鄆州時天下久

安四方弛武備因東南歲凶民多失職或散爲盜賊公因上章言四事一曰閒將謂宜立武舉設科目教養選求將帥之才及不當禁孫吳之書二曰聚兵謂詔凶荒之郡置營募兵收其壯健不止免爲盜賊兼可訓練以爲四方之備三曰救農謂以流民棄地召飢者貸以種食而耕爲屯田上可以資倉儲下可以賑窮乏四曰弭寇謂宜增邑尉弓手之數明其賞罰以捕小盜省巡檢之冗員明其兵力以防大寇景德四年召試館職公以不爲詞賦求免仁宗特令試以策論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自此登制科人試館職止用策論由公始也從丞相王沂公辟通判鄆州寶元元年趙元昊反河西僭大

號遣使致書且求割地邀金帛時事起倉卒朝廷施設用人或失折衝制勝之術公上疏陳八事一曰宜先斬其使則可以示國威折姦謀二曰開闕兵四方馳使頻數非所以示威重安民心三曰兵興財用至廣宜佐以內府金帛不宜專責外計必將侵刻人民傷蠹國本四曰宜重賞戰功以勸死士五曰不宜以節旄王爵購募首惡殆非示武明罰之道徒可取輕奏狄六曰勿用夏守贇充樞密使以輕兵本妨賢路七曰備邊乏人宜選擇羣臣不限品格各舉其類以收才能八曰每遣邊臣請先賜對觀其數奏以察人才撫以德音俾竭死力書奏中外服其切中時務二年召還爲開封府推官賜五

品服改知諫院時朝廷悉天下兵以防西北而東南九道至乏守備公上言宜於逐道擇其要郡各募兵數千人立帥訓練以備他虞又荅詔之禁方密利厚而法重致貧民抵刑者衆公上言願省贏兵節冗費以佐國用而弛其禁以追王風庶宋定元年歲旦日食公上言請罷其日錫宴以答天譴雖戎使在館亦宜徹樂就賜飲食朝廷不從公曰萬一北虜行之則貽朝廷羞矣後使虜者還云虜中果於此日罷宴中外服公達識先是仁宗

推委執政而執政者惡上聞其過失因嘗貶諫者遂箝朝堂禁臣僚越職言事公因日食上疏曰懼蕃酋之道無若關通言路納諫納使人人皆得盡言陳上得失擇善而行則萬務皆脩不獨可荅天譴亦將遂致太平矣庶政之多豈一二臺諫之臣所能畢舉必資衆賢多士之助願降詔求言盡除越職之禁俾狂夫瞽叟皆得獻議則可以下盡人情上荅天戒尋下詔許臣僚皆得言事公又言西陲用兵臣僚奏計事甚多乞選侍臣置局詳擇可采悉施行之會劉平戰歿中貴人黃德和逃歸誣平以降賊朝廷以兵卒禁守平家公上言曰臣聞平受命之日即時首路志在忘家徇國寧肯降賊必德和自以敗歸苟求脫免而造此語彙閩遣內臣體量深恐同類附會誤朝廷賞罰請遣文武信臣以往後劉平果非降賊德和坐要斬入內都知王守忠除陝西兵

馬都鈐轄公上言曰有唐之衰始疑將帥遂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命守忠爲都鈐轄乃監軍之任也臣恐兵權遂移邊將無功請罷遣朝廷從之又言今邊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而相臣不預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朝廷從之西夏大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朝廷補乞砂以奉職山乞以借職置于荊湖間公上言曰二人向化而來宜厚加賞勞採訪賊情今乃置之遠郡俾被羈縻之苦矧其親屬必已夷滅使有悔順之痛將何以招懷來者請召還優待以佐滅賊之計又言朝廷取士務狹天下必多遺佚按兩漢有賢良孝廉茂才明經秀才進士之科在唐亦有制舉

五十餘科本朝唯進士學經二科及近復制舉大率所取文士而已其他人材卷皆棄遺願以臨難不顧武勇絕倫智足安邊才可將帥謀慮宏遠可使絕域之類多設科目委逐路監司察訪深衷以書遣使之才朝廷從之明年元三司鹽鐵判官遷太常承史館脩撰使契丹二年五月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踰三品服時有用僞利部牒及僧事覺牒乃堂吏為之開封府有堂吏公遂白執政請收堂吏付獄執政按餘人而不及堂吏公當居此無事沽激蓋蓋已不能戢吏指其坐曰他日公當居此無事沽激蓋蓋已不能戢吏而以此誘公觀止其事公正色曰今以公事來白何得以私意相誘必得吏正其罪乃止由是執政者憚而憾

之差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西部連年用兵師老財匱北虜乘我之弊屢慶曆二年正月聚其衆於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非時來聘朝廷為之旰食預選報聘者難其人遂命中書徧擇作伯幸畏避免辭執政有忌公者以事方危難若俾公往則說其小失因可害公於是力薦公宜使契丹仁宗召公面諭之公曰主憂臣辱今北虜驕慢如此臣焉敢愛死遂先命公為接伴以觀其意英等入境仁宗遣中使慰勞英偃蹇託足疾不拜公謂曰僕嘗使北病臥車中尚聞命起拜今公豈得聞天子之命而不拜耶英畏其言遂使人掖而拜之前後接伴者未嘗敢與虜使語及他事時朝廷猶未測虜使所以

來及國書中意公欲知其情遂開懷與之談論時動以息兵繼好之意至大名宴勞尹勸六符酒公亦贊之六符曰在途久荷庇護今日功勸一盞矣公曰九仞之功已大豈當以一簣遽棄邪六符笑而飲之退謂公曰朝來九仞之言甚好願善承之公曰敢不奉教自是英等始肯漸貢其誠實他日六符謂公曰國書中事可從者從之其不可從者宜別思一策以善言答之況王者愛養生民惰好不可失也又一日英等與公從容語請郤左右公即為屏之英等曰此來蓋因兩國相疑初聞南朝疑北朝借兵助元昊而北朝疑南朝將違約襲幽燕公曰北朝與南朝歡好既久縱有間言南朝不疑也凡

疑不可有有則心惕不通而姦人得逞其離間之計若兩朝洞達此理自然無事英等笑而稱善曰如此議論通透夫復何疑又曰此來國書大意止欲復晉祖所與故地關南十縣耳吾主深戒使臣毋得先泄書意今不免為公言之者欲公先聞於天子議其可不思其所以答之耳吾儕當為兩朝共惜生民也又言將來兩朝遣使必慎擇其人使通兩主之意以解其疑其意蓋喜公之明決忠信不以戎狄外之欲復得如公者以終其事也六符密謂公之介曰六符燕人與南朝之臣本是一家今所事者乃是非類則於公敢不盡情彼方盛彊且與西夏世婚相黨南朝慎勿與之失歡也因再三訊譬

北皆非虜使所當言亦由公至誠感動使然至都公先以其言奏之朝廷始盡得虜情豫以待之公又請遣大臣就館與議若措置得宜可使此虜息心萬一乖失不能揣見虜情兩疑不解則為患不細仁宗遣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伴不許割地而許以結婚將以太宗親孫允寧之女嫁其子梁王或止增歲弊公聞之語所親曰北虜無名肆慢朝廷遽有許與若增歲弊猶可如結婚其可哉四月拜公樞密直學士公上章懇辭不受尋假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英等聞之甚喜公至虜境接伴者問公以書意公即詰其求地之故彼曰吾故地也公曰且燕薊尚皆中國舊封豈得關南邦為北朝故地也又問北朝來書以晉陽為舊閉之封且晉陽自古未嘗北屬此語尤不中理況彼此大國豈當妄相加陵設有他國如此加陵北朝豈能堪耶皇帝初聞即欲厚有報復徐思先朝歡好又以久為兄弟故且隱忍聞今來書中但畧辨北朝所疑而已至虜帳見其館伴劉六符曰公來得非以向來貢中丞言結婚與歲遺事耶公曰然六符曰北朝皇帝不允此議堅要割地南朝亦嘗議及之乎公曰北朝若論割地此必是志在敗盟假此為名耳南朝亦必不從當構文相待而已六符曰若兩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公曰北朝無故求地南朝不即興兵相拒而道使好辭更議家公主益歲弊北朝猶不相從乃是北朝堅執非南朝也及見虜主公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不知何故兩主無由相見故遣愚臣問其所以虜主曰以南朝違約塞鴈門又河北展塘水治城隍點民兵意將何為諸臣競請興兵冣人謂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興兵未晚公對曰鴈門近元昊慮其潛有侵軼故塞之且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首十餘年以地卑水聚故滋廣耳城隍皆完葺其舊凡非創有增立民兵亦皆舊有久不補將廢故按籍補之非違約也虜主曰非卿言冣人不知其詳又曰冣人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公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豈得復理前代所取之地乎必欲各理異代舊疆則豈北朝之利也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兵悖逆則當北朝之利也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兵悖逆則當為兄弟之而弟有頻告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將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曰元昊為寇豈有使南朝不擊之理他日六符謂公曰昔南朝太宗皇帝既平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西邊用兵無乃復欲謀燕爾平公曰其時北朝先遣拽剌梅里來聘既而復出兵石嶺關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

燕翼詒謀錄北朝有以召之過不先在南朝與今時異矣六符又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公曰南朝皇帝曾言朕為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之地與人昔澶淵方以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關南故地但約歲致金帛豈今日而可求割地耶北朝今要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使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故不愛金帛屈己以徇北朝之意譬如人家兄弟其弟必亦當順兄則敬睦矣若兄既順弟弟不順其兄則必致爭訟他人亦共見其曲直矣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也朕獨遵用兵乎況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鑒臨之今北朝先發兵

端朕不愧心亦不愧天地矣天道助順人道助信朕何憂不勝乎六符顧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即當共奏之使兩主意通翌日虜主召公同獵引公竝馬問公所欲言公曰南朝唯欲歡好之久耳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公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以失地為辱矣既為兄弟之國不可一榮一辱朕豈忘燕劉舊封焉有可復之理即此事政應彼此自喻耳退而六符謂公曰皇帝開悟然金帛必不欲取唯結婚可議耳公曰結婚易生釁隙況夫婦情好難必而復人命脩短存歿或異則所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有女公曰帝女才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雖允寧女成婚亦在四五年後今欲解目前之疑豈可待乎不若金帛之速也公又知虜欲結婚志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長公主常制齎送不過十萬貫耳由是虜緩結婚之意虜主曰事皆多卿作口傳何也公曰書之末有令臣口陳之語斯可憑矣虜朝示公以辭曰公曰議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其議虜主曰候卿再來當擇一事受之宜以誓書俱來足明脩好決矣公乃還奏其事仁宗大悅除公以吏部尚書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七月復假前官持二事以往受書并口傳之辭于政府公

既行至樂壽縣忽思未嘗見國書其中或有與口傳者小異則何以示信折敵耶乃竊發書視之果有不同遂日夜馳驛至都時燉睦矣經叩閽門閽門吏白公以常制前夕進名翌日方對公曰我以機事來主上所急奚問也遲之罪在爾曹吏遂急奏公得對號泣宿于漏舍一夕乃易書而往非公精慮善斷幾敗國事及至其國虜主曰寡人孰思卿前言結婚則夫婦難必諧和徒使南朝嫁女異民懷骨肉之思誠不如金帛為便然受之無名須於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公曰獻字乃下奉上臣奉上之詞非可施於敵國也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今南朝以厚賂遺寡人是懼寡人矣尚

何獻字之惜公曰南朝皇帝承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
盟好故以善意相承致幣帛以代干戈豈懼北朝哉今
陛下忽發此言正欲絶棄舊好以必不可事相邀耳南
朝顧惜生靈故曲爲歲增金帛今北朝見陵無已則南
朝亦不服顧生靈矣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公曰亦不
可虜主曰卿勿固執恐敗乃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爲
卿國之禍乎公曰陛下出兵能保其必勝哉虜主曰不
可保也公曰勝既不保安知其不敗乎虜主曰南朝既
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況自古有之公曰自古唯唐高
祖借兵於突厥而臣事之當時遺賂或稱獻納則不可
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禮虜主默默復

見公辭色俱屈知其志不可奪乃曰我自當遣使與南
朝皇帝議之公又嘗謂虜宰相及劉六符等曰北朝皇
帝謂南朝擺北朝此是以五代之勝待南朝也自祖宗
創平諸國東至南海西暨蜀漢提封萬餘里精甲滿天
下何憚國之擺乎六符曰南朝歲增金帛二十萬尚何
愛於一字公曰金帛自前世固嘗有之至於獻納二字
實繫國體金帛南朝所輕國體南朝所重何可比也公
自至虜中日與其君臣論難或自日出爭至晡時方罷
指帳前高山曰此山可踰若於獻納二字則如天矣
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說不可改諾於是虜留
所許歲增金帛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書

書以來仍求納字公至都上言曰契丹求獻納二字臣
既以死拒之矣願朝廷嚴勅館伴力拒絶之彼察吾意
稍緩則必遲其志然後歸耳時非公忠憤忘身詞辯如
湧幾始國辱公始受命聞一男生皆
亟行不顧其徇公忘家如此尋遷翰林學士公上章及
面啟仁宗曰朝廷專力西事河北無備臣不敢以死爭
實慮激起干戈國家無以支吾遂奉朝廷之命歲增金
帛以緩其兵此豈得謂之有功而遽受厚賞哉臣願朝
廷增脩武備俟敵而動庶雪國恥遂不拜仁宗益嘉公
有功而能讓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公復上章
曰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未嘗見者臣皆見

之南朝使臣昔所謂者臣皆言之以是得詳知其情狀
願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賞彼一旦渝盟臣不
唯受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
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
未可知則守備不敢懈弛非臣飾小廉恐誤國事也亦
不拜七月再除前命公直揣論諭納於上前而罷逾月
復除樞密副使時元昊使辭羣臣班於紫宸殿門仁宗
俟公綴樞密院班方御殿且命章丞相謝公曰是朝廷
特命不緣使虜之勞公知不可辭方拜受公既在樞府
自以遇主得位於是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知無不爲
忻權要不爲身謀時杜祁公爲相先文正公參知政事

范公為樞密副使與之同心協力期致太平仁宗開
納圖天章閣命兩府輔臣各陳天下大政之先公條列
十餘事上之及河北安邊十三策又言乞擇宗室之才
者使補外官試以為政漸增朝廷藩屏之固又奏以為
安民在守宰得人守宰難朝廷遍擇詩令兩府協心共
議擇諸路轉運使委轉運使擇知州令知州擇知縣則
天下治矣元昊違六宅使賀從壽書稱男兀卒曩霄上
父皇帝公上言曰處事必當在初縣聞西路得其使過
厚通判就驛置酒及入見踞與亦多又聽稱其偽官此
適足長其驕慢無猒之心也今若許以不臣則契丹尚
國恥其後契丹果不入寇公在西府力劾久安之弊時
京邑局務如皇城羣牧司之類有以親近官領之而十

年不更代者公為立三年之制仍不許干求久任由是
權倖之徒多不便之會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仁宗
雖不疑而公恐懼不安遂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路宣
撫使遣之於外使將還遂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
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復罷公安撫使後歲餘議者
無驗加公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河
北大水民流移入京東至公部中者六十七萬人公擇
屬郡之豐稔者五州勸民輸粟多者二石少者五斗得
十五餘萬斛隨其處而儲之仍佐以官廩復於鄉村城
郭閒廬舍十餘萬區擇官吏至於前資待闕寓居者皆
給俸而遣各即流民之所選其嬴病老幼不能自營食

苟籍名投曆而分領之均占居處給糧假器使便樵蘇之利而無遠赴待給之勞至明年二麥既登計其鄉里遠近給以裹糧俾峙土著活者五十萬人及募其強壯為軍者萬餘得不為益且用衣糧活其妻子父母兄弟以自活者復為功弛其公私山林池澤之禁恣其所取以自活者復不可勝計其間不幸者即為葬埋公自為文以祭之謂其家曰藁葬朝廷聞之遣使慰勞拜公禮部侍郎公以服闋乃安撫之職懇辭不拜時王則據貝州亂齊州禁卒千人謀屠其城以應之有告者公以齊北扈郡且不可報以移文會有中使從御衛命在青公受檄使往合齊人而捕之至悉就擒而上章自陳擅遣中使之罪向非公深以非公深以

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亦懇辭不拜俄加資政殿大學士明堂禮畢拜禮部侍郎以本國太夫人久違鄉里請京西一郡徙知鄭州又徙秦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還戶部侍郎至和二年拜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六月開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學士與文潞公並命宣制之日仁宗謂小黃門數進密詢於廟堂開士論會然咸稱于相賀後數日翰林歐陽文忠公奏事垂拱殿仁宗曰除文富二相士人相賀古者宰相得於艱下今既得於人則不待艱下也歐陽公頓首稱賀乃宗勉以親文殿大學士集禧

不得謂知起居狀公與文潞公觀有姦人矯妄之變遂率輔臣求入侍疾內侍之長止之曰未得詔旨公叱之曰宗社有急豈待詔旨耶遂直入見上因以監視皆從祈禱為名奏乞留宿內殿自此宮中命令出納事無巨細皆關白永相而後行內外帖然至宋年賴以為法公以民間常多疾苦及横賦重役朝廷有不知者遂遣使分往諸路質郡民力其所蠲減甚衆公又以仁宗春秋漸高國本未立遂與昭文文潞公同議擇宗室之賢者建

立儲貳王公素問英宗賢聖遂共以其名上之仁宗曰朕志已定卿勿復疑也諸公喜而退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仁宗溺默垂拱萬機之政皆仰成宰相府公還川賢俊庶位得人而野無遺才除權荼之禁以省刑罰至於民物豐阜夸夏安寧而天下不知輔相之權則公代天明世之勳不可勝言矣五年丁秦國太夫人憂仁宗為特罷春宴五遣中使詔起復公上章懇求終喪從之仍給俸英宗即位服除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進封祁國公今上即位加尚書令四年以足疾求退章二十上方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今上即位除文富二相士人相賀求罷將相上以公輔佐累朝名著德盛為海內所重人無間言虛心待之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

即使召赴闕公以足疾未能拜固辭詔以新官復判河陽熙寧元年正月移判汝州且俾入覲詔曰渭兒儀容頗閑風論以公足疾肩輿至崇政殿門命男紹庭入殿扶持仍不拜又以閤門距殿上遠上特為之御內東門小殿以見之恩禮優重羣臣莫及賜其子緋衣銀魚召坐從容日昃始退再對上欲留公集親使公懇辭之官上欲召公為相先遣中使諭旨曰卿今茲無得更辭當力疾入輔為宗社計明年正月召還京師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懇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未陸見聞有人於上前言萬異皆是時數不由人事者公遂上章曰春秋書螟異

所以警悟人君使恐懼脩省董仲舒所謂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孟子對梁惠王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是皆不聞以菑凶歸之於時數也在人之一身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在一家則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一身一家至小也餘慶餘殃猶因人之善惡而致焉有國家天下之菑祥而反歸之於天數而無事而致亦未聞推之於天也陛下萬一或時而悟則敕菑邺愆咎謝天譴之意有時而息彰損陛下之德不為生靈之福無甚於此是時羣臣上尊號及賜樂上以久旱皆不受而羣臣猶堅聽樂之請公上

言災異當上壽故未止其奏臣以為陛下聖政惟新四海八目正宜彰盛德以示夸狄頃幷上壽罷之益足見陛下嚴恭寅畏之美也上從之即日而雨公復上章曰陛下嚴恭寅畏之美也上從之即日而雨公復上章曰陛下嚴恭寅畏之美也上從之即日而雨公復上章曰

日忘愛君憂國之心朝廷有大事或降詔
訪問必竭誠盡忠纖悉以陳畧無顧忌安南用師公復
力言大兵遠征供餉皆出民力庶將帥漕郡縣之官務
逃已責不卹百姓願深加存恤以安國本晚年復上書
力裡時政臨終猶以遺囑一封付其子上之公為人端
方明粹識度淵遠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深極底裏必
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凡受知進位未嘗不辭讓至六七
不得已然後拜交接上以至誠雖微官布衣皆與之抗
禮笑語從容送之及門人有所長不問在己委曲採問
觀盡其能況與人語氣極溫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
莫之能屈深疾邪佞之盡力鬬端人良士偶在憂患
必誠心軫恤其家屬其名北虜使至多問公所在及安否如
四夷繪貌其像敬事之嘉定初安南使來小驕過天津橋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
之至安門止為之空其街民心也如此文潞公尹河
朝用二公何得人之盛那退居西都十餘年深居罕出
當之若子初安南使謂館伴者曰南
南撰緇甲午德潤公為著英之會公為之冠公平生達
生命之理臨終安坐奄然而逝夫夢前旬日有星墜于
所居堂之後有文集六十卷夫人吳氏封周國夫
人子三人長曰紹庭朝奉郎少有才行次曰紹京供備
庫副使後公一月而卒次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

人長適觀文殿大學士知冀定府馮京早亡追封某郡
夫人次為之繼室封某郡夫人次適宣德郎范大琮次
適罪丘縣令范大珪孫男三人長曰直方守秘書省校
書郎次曰直清守將作監主簿次曰直亮假承務郎孫
女三人長適試將作監主簿張倫次未嫁次南幼其孤
朝奉將以元豐六年十月甲子葬公于河南府河南縣
金谷鄉南張里秦國公之墓次某謹具公之家世歷官
行事次為行狀將以求立言者銘於墓紀於碑及請謚
於考功而書於國史謹狀元豐六年七月具位范某狀

附錄

忠宣公國史本傳

范純仁字堯夫世家蘇州父仲淹曾參知仁宗政事
謚文正淳祐南人純仁五歲知讀書八歲為
英從講說書義父子王為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第進
士調知武進長為[illegible]
有善作法治知襄城有惠愛踰民種桑號其桑為著作
林六召編校昭文館書籍不就爵書許州觀察判官
公事賈黯知開封薦為寒邑縣有牧地羣士挾以暴民
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

言兵須農以隳邸兵當先歸農朝廷直之釋不問且聽
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治平中自江東運判召為殿中侍
御史遇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
議純仁曰陛下親受仁宗詔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
繼之主不同前如從官議繼與御史呂誨引誼懷經語
以大臣尤切納告牒家居待罪已而內出皇太后手書
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
使命出房闥異時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
尋詔罷追尊趣純仁就職純仁猶以不俟如從官請去
益堅上不得已出純仁通判安州終是純仁之名震於
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
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未幾加
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國子監神宗屬時求治任用
王安石革弊更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
[illegible]
當在則不見是為願陛下[illegible]
之怨純仁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故怒者是
也上善之命條疏事可為成者以聞純仁作尚書解以
進及為諫官前後[illegible]
君子退小人爰人材申公翰為急崇聚斂事苛刻識
者以為純仁曰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
不勘止其於君子小人之辨尤激切無所諱避又言道
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

自古人君欲事亟就必為儉佞所乘不可不察純仁雅
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安石以五霸富國彊兵之術啟
迪人主失天下望既而別琦錢顗孫昌齡同時罷御史
純仁又言琦等一言枘臣濾以罪去令在廷阿附者奈
何乎陛下言盈指切安石銜并及他大臣上寢其章罷諫
院留修起居注固辭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
坐失覺察僚佐宴游方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
圖閣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入見上問兵法邊事皆對非
所習固懇辭還任不許慶自文正為帥有恩純仁至屬
歲饑賑發以時全活甚眾既而遣生徒野結實如粟可
食公私獲助復為營來歲耕種之具歲以大熟或言其

廣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貧者會屬郡流人道慶稱寃按得寃狀郡將郘古訟純仁挾情變獄語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純仁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兒童相率誦詩隨之久廼得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純仁猶以他事奏職知信陽軍徙舜州以喪子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丼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忠力累薦詔識大夫元豐八年夏直龍圖閣知慶州慶中擾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講又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光入相首改差役法純仁力言之曰事當熟講而緩行之不然滋爲民病於是人服純仁平直知前於安石非苟爲異也明年二月進吏

部尚書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召還兩宮垂遣中使問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召還兩請還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未決會純仁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與十繒事俱施行既而夏人未順純仁請陝西一郡自效不許會邊臣修葺南鄙堡以獻兩宮嘉以獻兩宮嘉純仁請誅鬼章塞上以弭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不殺其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大中大夫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純仁自以昆弟文純仁初不知也由仁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信尊士風在樞府時公鄙門下侍郎昧蹤從倣論其彊文純仁以昆弟不端不可用大防曰嘗言相意純仁有家爲人材者輒以聞必問其法度純仁悉言者攻章先後凡數十上乃爲辨明宣仁太后亦知其誣大防等力爲排解因言宰執當同心協

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深實繫國體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戒飭中外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議論多出私意浸啓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題被詰韓維罷門下侍郎純仁奏臣等盡心國家不可因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矣不可自吾輩開之欲約大防不敢言純仁但存問奏乞薄罪之死地純仁謂呂大防吳安詩劉奉世論純仁不當被逐而純仁亦堅求罷遜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進大學士爲河東經畧安撫使瘵民爐骨未葬者三千餘良從河南府再從潁昌府召還復爲右僕射仍遷遠議大夫純仁於事無所回隱同列或病之會宰相呂大防引楊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嘗言相公郭門下侍郎昧蹤從倣論其彊文純仁初不知也由是乞罷政不聽因請時政於大臣中獨注意純仁有家爲人材者輒以聞必問其法度純仁悉實以對因勸哲宗擇善人宜日親仁不閒委事執政而

臺諫參議論可以為法然不可非其人哲宗嘉納之宣仁崩後小人爭論垂簾時事純仁力陳太皇太后勤勞保佑之功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蘇轍以論改先朝法度為言哲宗怒擬非其倫與汝州方哲宗怒轍不敢白明純仁獨前奏武帝推才大器史無貶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哲宗怒稍解轍平日與純仁不相能至是服其為人用事純仁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未幾奪一官徙河南府改知陳州純仁當政時哲宗問貶竄之人殆難永廢純仁前賛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以時敘復及明堂肆赦章 光弼 等先疏呂大防已下數

十人終身勿從純仁為申理請追還辭甚懇至忤 光弼 旨 等意落職知隨州明年以武安軍節度副使貶永州元符三年徽宗既即政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敘皆國家大體益辭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使者問賚相屬純仁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又同請還頴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彊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純仁為恨又手詔之曰卿有忠言嘉謨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七十有五薨上聞震悼會皇太后崩不視朝踰閾而儀同三

司赴頴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以是書于墓隧碑首謚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族殁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有文集二十卷子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

范忠宣公行狀

公諱純仁字堯夫幼警悟五歲知讀書八歲從羣兒戲能以其所設書為之講說正席環侍剖析有理文正奇之十一遭楚國長哀毀如成人文正仕漸顯一時知名士多所延揖如孫復石介胡旦李覯輩率命公從之游乃傳通鑒書為文無有長語切於語事文正曰是必能世吾家以文正恩起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及第知常州武進縣辭不行改許州長葛復辭文正曰彼遠固有名此纔數舍爾何辭焉公曰本不欲去親側逮近非所恤也文正嘉其家貧無婦借官屋以居僅芘風雨長兄早得心疾不省事門內幾百口公寬主之人不堪其憂而上下無一言之異服除始就仕賈昌朝守大名辟公掌安撫司機宜文字公曰方北道多事時彼將以我為助義不當免其如吾兄相與為命何人固彊之曰皆行何妨耶公曰兄之疾一作則數人不能制未論官守不得專在側此去隔大河萬一中流疾作則我必與之

俱溺矣再辭遂已宋庠薦公堪館職召試學士院公以
兄疾辭仍召又辭卒不赴以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
民不知蠶公曰是可緩耶乃課民種桑後紡織比他郡
爲多既去思公不已至名其地爲著作林簽書許州觀
察判官事會朝守許事無巨細待公而後決知開封
府貫賂碎公知寢品縣凡隸官屋舍無一椽不更而民
不知勞縣有牧地衙子盜牧馬率縱之壞民田前此莫
之禁或訴於公公到捕而杖之主校抗聲曰令敢爾耶遽
報免令遂集領牧地蓋自公始天久不雨下將艱食公
也又奏賓資田以養安忍坐視其抑戚亟白列以上尋
白其事振幼公甚急公曰衛士非令所當杖然民吾子
繼之飢胥懷不同願以大公漸之特降詔旨恭依兩制
所定相次奏議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又疏曰仁宗
保育陛下是皆欲陛下繼統承祧一意大業不期陛下
率然建爲此議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太后之心下
則失天下之望又奏歐陽修貶官開邪說文引經據以枉
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請罪于理累上章本報公謀
繳納告身居家待罪皇太后依出手書中述尊崇之
誠尋降勅命奉行公言此事始因中書之謀陛下謀慎
未行聞太后曾下手書切責政府因此罷歸如未已
天下將何以取信此必權臣欲爲非當之事假母后之
命以行其志或乃出於過舍閒察伺言凡繫漢王與禮
陛下自可覈而行之何必以母后爲說既而復公供我
戒時更定江淮荊湖福建路鹽法公請並依兩浙法減
價幷下三司別定私販之令又言日近雜學士待制脩
撰太冗宜立定員數又乞爲隸王東陽郡王擇保傅又
言歲上辛祀天南郊致齋日皆聖壽節乞上壽不用樂
以明克已奉天之意有詔兩制依典禮議濮安懿王稱
號封冊已定而政府議不同復有詔罷議公謂列曰
此大事也不可不辯蓋將有蓄者焉乃上疏曰陛下昨
受仁宗詔命視政爲仁宗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
事以系篆承大統天下爲仁宗之子與前代入
繼之主肯禮不同願以大公漸之特降詔旨恭依兩制
所定相次奏議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又疏曰仁宗
保育陛下是皆欲陛下繼統承祧一意大業不期陛下
率然建爲此議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太后之心下
則失天下之望又奏歐陽修貶官開邪說文引經據以枉
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請罪于理累上章本報公謀
繳納告身居家待罪皇太后依出手書中述尊崇之
誠尋降勅命奉行公言此事始因中書之謀陛下謀慎
未行聞太后曾下手書切責政府因此罷歸如未已
天下將何以取信此必權臣欲爲非當之事假母后之
命以行其志或乃出於過舍閒察伺言凡繫漢王與禮
陛下自可覈而行之何必以母后爲說既而復公供我

公言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陵土猶未乾豈遂忘而弗顧毋有旨起公公言臣不能早悟陛下罪益深重豈可復居言路臣之心有死無二又中書劄子督迫公出公乃欲前後未降出凡九章回申又申御史臺殊號之議遂止公猶未已乃出公通判宓州移知鄧州改涼西提點刑獄未到移陝西未到權陝西轉運副使未到權京西轉運使復移陝西召對神宗問公曰卿在陝西久必精練邊事咸郭甲兵粗備如有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備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曰粗者未精之辭然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留意邊事則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奏狄青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縻費賞賚不唯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深留聖慮公又奏王安石變更法度物議沸騰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曰何謂不見之怨公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此不見之怨也上曰卿才如此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以爲監公乃條上凡九章曰解以進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陛下深究而行之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公辭不允遂帥種諤坐擅興貶湖外俄除秦州都監公言朝廷既許夏人納款及罷取綏州非本意今

使令諤處邊任不唯致夸狄疑阻亦無以戒勵沿邊生事之臣又乞催促齎夏國封冊詔書使人進發所貴朝廷恩數速達異國而驅場早得寧靜進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公五上章辭不允乃促公受劾公既不從免益思所以爲報公嘗謂人主之勢既重而又堂陛阻絕非聞廣聰明則下情無由周察頃雖有言止緣一時之事過即已今須推而行之以防壅蔽乃上疏言兩府之下則有侍從官臺古九卿之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則只將主判司存便爲已之職事寵亞四輔報同庶僚人情既習因循朝廷不知考核或有時政得失唯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斯僅同胡越願降詔督責凡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詮定量加賞罰時上新即位躬新庶政公言盡心所務督察細事者有司之職經國阜民選賢任官者宰相之職容載如天地廣大如江河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願陛下潛晦頤養擇相而任廣聽納察邇言使愚智效力上下盡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又言近日御前揀退年老將校皆是久歷艱辛累歲成邊守者之人既因對御選擇將來殿前馬步軍司便爲永例此軍政也不可不察望於其間取稍堪部率者改隸已次軍分以示人主隱恤知難之意知秦州孫永以守邊失律詔以李師中爲代公言帥臣尤須久任方能練習事若屢更則難責其效而

又自事從而變易兵民無不煩擾兼永忠誼領師中任術躁動不若責永後效依舊在任又請用慶曆中故事增置諫官以廣言路又請重定縣令考課之法以防濫奏神宗切於求治臣下多自疎遠召對延訪得失公言小人之言聞之似可采行之必有累益其知小忘大貪近昧遠急於奮身不思害國願加深察又言走馬承受不得與邊事及言人長短其所入文字乞降出公行京東轉運使陳汝義進羨財及以官縣折還和買絹價剝湖北路

孔延之進納入官本戶不充則令三四戶共買一官公議重行賑濟以戒聚斂辱國之臣富弼再相輒辭疾家居謝客屢詔不起公言弼起布衣仁宗擢為宰相先帝暨陛下倚為舊德四方士民以為賢臣弼當自任天下之重而盡陳其所欲為而乃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向背失宜弼與先臣最厚臣行罪謀揖不敢通私謁以致忠告願陛下宣示此奏使弼稍省以供厥職又奏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求多士以收人心廣令臣下舉薦人才故姚崇宋璟相繼時出開元之治宜有輔為願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以備選任御史中丞呂誨正人也願留之左右以勸忠良又奏臣前此面奉德音令臣具陝西利害今列十事以進一於邠寧二州移置帥事二擇帥府通判令兼經畧判官專董糧草三罷監牧以其田為營田四委帥臣監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藝人於近裏州軍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勾抽六沿邊次邊鄉村肥瘠月課不滿二萬貫者並停閉城寨酒課不務增羨七通解鹽茶馬於轉運司入依秦漢軍功爵級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實邊備九沿邊置榷場以茶幷雜貨博易仍通入解鹽額十陝解鹽絳四州歲差夫採斫黃河楊木並以官錢收買神宗一日謂公曰取士之法不均行之雖久不能無

遺才命公條其利害公曰祖宗以進士一科為盛公卿以降多此塗出然所舉之士東南川陝多得而西北少設欲明示區別不無寄貫巧偽之弊願詔郡邑嚴養士之法每下詔責長吏與舉官取本貫及曾入學滿二百日有行者於解額中分三分之一送至禮部則別為特舉一科只試論經義明記路分考校優立所取之數至御前賜第亦如之若是則均矣又乞詔政府盡省館閣經筵監司並數路參取無拘有無出身者作佐郎章辭光請岐王出居外第公言親王居外自有故事豈容小臣輒生間言萬一岐王聞之不安其處則傷陛下友愛防微

杜漸不可不察三司判官張靖論陝西轉運使許向博
買鹽馬不實事詔靖就劾而向已前知矣況換藏隱唯
意所任靖至而欺罔之迹已不可得靖反坐謫向遷發
運使公上疏極論賞罰之失致天下疑陛下責君子太
重獎小人太深靖許風聞言事即坐左遷向違法罔上
驟加進用向在陝七八年靖一旦體訪不能盡見虛實
以正賞罰又言陛下机察向小有才可備驅使其詐佞
不足深慮此臣所以竭力陳論死而後已兼臣在陝西
親見其姦不獨壞法民窪被害上有大臣主張下有小

人鼓譽衆雖深疾在陛下無由得聞今又被旨體量之
人遽先坐謫而小人獎用益深復使均輸六路則必增
其姦計巧於前日且復人人以靖爲戒誰復有言是縱
奘延齡之詐妄極皇甫鎛之誅求爲朝廷斂怨害民使
陛下財聚人散又言臣曾奉德音欲脩先王助補之政
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必將剖割生靈
斂怨基禍蓋見中書不合差除致累陛下聖德尊十餘
上展轉詳盡其意欲人主之聽也 徐在漢十九卷

范忠宣公集卷第十九
是時王安石初秉政置三司條例司與青苗助役法分
遣專使誆諸路搜抉遺利將盡變祖宗法度同已者進
異已者逐富弼趙抃唐介日交諭於上首戒以疾辭或
以事去或以至發疽而死司馬光呂誨范鎮章疏論辨
每進對亦必極口指陳中外紛然公曰君子信而後諫
未信以爲謗已姑取必於聽納而已逆耳之言可遽效
耶不若馴至於深切則庶能售以拔公自陝西召對因
事以及安石者無一疏不及開曉至論薛向均輸則
漸至於深切於是上疏言臣自至諫垣方見陛下進用
王安石與上大夫相處以謂儒者得用必賢陛下行堯

集091-151

抑配民間邀求羨息閔上毒下有傷盛德蓋上率下以
倹上化下以勤上下勤倹則自然公私有餘矣願速詔
罷之公以數言盡事未見聽因見上白陳曰臣言可用願
加采納臣言不可用願罷臣言職重行貶竄上曰官家
留卿不可求去公曰臣為言官言不信於陛下雖聖
恩隆厚臣能盡言退居家行罪上察公不可强乃罷公
諫職移公管勾國子監公求去愈堅執政密遣人謂公
曰識除知制誥可出視事公曰斯言何為至哉得用過
於得美官如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又再乞早賜責降不
從公言多激切神宗卒優容而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左
右近臣亦不得知蓋防執政之或間也而公每宜乞

付中書樞密院施行至是公盡錄前後章疏申中書安
石見之怒甚欲以告上曰范某狂妄如此不可不重貶
上曰范某無罪安石爭不已上久之乃曰與一善地遠
以公知河中府公命下民相告曰范果用益方用安石故屈公令少避也未幾移
成都府路轉運使安石憾不能釋而謂新法行之民間
多不便公盡論仍戒州縣不得遽行以行報安石愈
怒命其客李元瑜為提舉常平官且伺察公將逐害之
鉤索摭拾無所不盡卒亦無所得公竟坐謝景初李杲
卿遊宴事為吏覺察降知明州移那州未到進龍圖閣
權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如慶州因入覲神宗見公喜曰
卿父在慶有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也公辭曰臣不

而後行以避不用救原之命公曰報到則無及矣當獨
任其咎何復累君等耶民遂蘇復斂確為聚塚已而曜
無以繼忽達結實狀表原野頻熟而甘食之可飽境內
以足前此民謠曰飯來即飽方公命下民相告曰范果
來矣至是民德其祥仍收所餘以實倉廩益市耕牛穀
種分貸襁殖殆遍而陽隱溝瀆而應歲大熟或謗公賑發
過多全活不實朝廷遣使按視皆曰公實活我其忍累
公乃相與兼晝夜輸運使到已無所質其簿核至發冢
數骨卒無所中公知環州却之古執屬羌為盜奏流南方
適慶帥缺寇公以屬吏果非盜古乘間訟公為救情變
狀朝廷遣御史制勘狀忽而情不可得古反誣告然朝

狂終不捨公會廊延邑惠知密奏公擅回宿州牒坐是
永職知信陽軍方公召對合四州之民無慮數萬遮道
涕泣挽公馬不得前皆曰公抵河南州縣而反坐獄我
生不如死至是有白投于河者又有小兒數十號哭以
詩送公兩州至今傳誦熙寧州或謂公齊俗凶悍輕為
盜劫屠販冶不畏忌不能踐公曰我寬乃性也矯以猛
則不能久遂取玩爾獄至不能容公問其然則皆不當
繫不敢出公曰不出奈何曰出則官所病也公曰終如
是歲月曰姑待其疫用以除民害公曰是豈天理耶盡
力出之庭下而令曰爾等害民紊官莫不欲爾為瘦者
苟能日新我將生爾皆叩頭如令後犯法者至滅常歲
之半而獄幾空以連喪子請宮祠詔以公管勾西京留
司御史臺許知河中府侯甲教閱甚嚴非老弱不得在
家諸路專置官提舉督趣動盈天下公曰妨農無
甚於此三上疏請輟其力以應歲事之急俟其隙計日
補之遂允計一歲應教之日幷就閒月餘日令並埽業
請著為令又乞選武藝精熟人材可觀者以次選用其
顏憒者刺充軍錄事參軍宋儋作墓率公云其非命即
遺子弟家人與後事敬得其遏寿乃下吏果如之其謀
瑣細悉如公所料復宜龍圖閣帥慶曾宗即位宜仁聖
烈皇后權同聽政詔中外實封言事公上疏請凡在官
各陳本職事及所經歷利害無問遠近仍設科條須隨

宇具因事亦可因之以識其人時邊事未寧絕西夏歲
物之物方議還其所掠或以謂夏國困弱不足慮公乃
錄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上之又引孟子以大事小可
以依天下之語為據并進遷川甘鎮洮溪心所言夏國
大甲無由難集人馬為不足信務休兵息民已而夏
人入貢恭順然每朝市物增價公曰之數謂恭順為悔
過而物多為於我無疑門公言者頗非本情多市物似
不為損未計恐於分畫地界之際阻兵脅盟願戒邊臣
益加嚴備遷天章閣待制知渭州兼管勾秦鳳路經略
不允公以謂人君宜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
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為宗廟社稷之福豈路

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淺哉公每進講必反復開陳期
於人君可行而後已於是司馬光初相將盡改慶曆元
豐以來法度公聞而歎曰先帝勵精求治十九年間寤
寐虞舜三代之君如日暮相與紬繹但大臣用心太過
希合者不計可行與否邊風迎意私致先帝寤寐之求
且慕之邊鄙而之他今特去其太甚者可矣又須徐徐
經理乃為得計一時與光同者多指公為好名公聞而
歎曰是又一王安石矣又曰差役一事尤不可暴當擇
人付之使之施行以審利害方可去取然而不獨此也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法度無不便者既見光光即以所
上役書藁示公曰方欲有請也力陳不售又作書告

光曰此法熟議緩行則不擾急行則疎畧而擾緩非其人其擾滋甚公忍以擾重毒吾民耶大不類公所舉或已奏難回則可先行一路以覘其究竟光不從而持之益堅公曰不從容商榷遽爾以益堅之詩是使人不得占爾不言人孰不能亦可以貸公苟取容悅者若果爾何如少年合介卤以速富安叫囂顛於此以媚公求合哉公未可以我心度彼光人臣進止自當以朝廷為民受其賜也不勝憂懼

光人臣進止自當朝廷為民保任乃許應舉公曰不可此議已行人人共知則虜勞思慮而失宰相體若遽從則衆人莫如公者正人退而邪諂諛得乘其間不獨衆間且將增飾以迎公意推此以往何所不至既而都堂召公計事退而上言曰三省樞密院召臣議邊事臣已隨問畧對矣欵降詔則臣對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欲審察敵情措置事機則臣對以專委帥臣欲棄地則臣對以不可徒然便可與換易陷蕃兵民此安危所繫而執政所異同計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決願賜對上前使得詳盡上尋遣中使賜御膳從容封劄子問公曰夏人自升遐累遣使入朝外雖恭順中則未測向日所得戚寨守之棄之何者可久公對曰今問夏人將到請擇押伴臣僚使與推誠語論聖政好生惡殺捨已從人之德以柔其語如其意肯得地則以換易給之如無說則以此事何

廷卿趙禹侯其神生日至界上乃遣入城寨居人勾集

拔以爲有聞望可信之人今同論一諫官差除久不見納臣實愛惜魏由是得直龍圖閣知潤州元祐一年經冬雨雪不止明年春積陰不解下民失業公又上疏言"陰小人爲陰或慮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以致陽不振願三省選用正人以迎協氣公在福府踰年還奏未竟夏人唯受封冊而不遣使入謝坤成節亦不發奉賀全失恭順公言西賊之勢可慮矣皆臣竊位無故以致如此願除臣陝西郡萬一用兵則就近可以自效如使再奏不報公既不得去而議事終不能行河湟罷兵還侵地已決而慮邊臣不切爲備議遣中使分詣陝西河東計論的臣各盡心無致因此或失守御

詔書所云體量邊事公言元議無體量二字若加之恐失朝廷恩數宜削去熙河修蕃酋見章以獻上御便殿受百官入賀命從官各裕陵即遣中使賜公黃金三百兩犀帶兩條使者宣諭以公指蹤有勞故爾賜費公辭所賜不報議賀見章塞上以招其子公力陳不可又條十利害書請正典刑使四夷聞之彼雖怙強如此卒爲我擒而其罪必誅無赦也夏人空國窺我諸路赴援到有先後故所俘有多寡議分麗賜銀合茶藥公曰均用命爾今乃有全不及者非所以激勸也皆不及麾木賜知熙州劉舜卿因奉憲故事擅支金帛銀絹與立功將佐及走馬承受朝廷議行戒約公告方委帥臣

理節制而苛細責之所失不少上察公之忠將以爲相久矣特以邊事未定故留公樞密以責其成至是乃拜公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日降三麻在廷罔然延望至暮公名則異參相賀曰天下事無慮矣公辭至六七上遣中使促公視事不得已而就位公前在樞密欲決鬼章以謝天下則深不爲然上亦未決阿里骨使到文彥博欲令上殺其子結兀捉知其父在燒隼得其心公曰不可畏卑既就擒彼國已絕望阿里骨納款以全使之免必別生覬望而其子以必見爲則或未見隙欲以鬼章爲校尉公曰未正纂術之罪既已爲非是況可

官之耶前日曾以團練使命之又寵以金帶且不顧尚何校尉之能有方受俘告陵之恩遣而熙河瓦解之忠者志之士爲先帝快一切倒置何所不容況蟄中河決小吳口水遂北流神宗命因其性而導之受功之徒乘時射利輒謂北流害塘濼請塞小吳使之東注文彥博呂大防見其說公曰水性固未易知然水性就下則不待導而後信彥博大防不悅公曰上初即位母后垂簾與大役時臣附會者益衆彥博大防持益堅乃遣使按視遂以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爲使既回具言東流地高水不可行議遂罷然起事者終不少也輒密啟從中

批出再申前議以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公言先
帝因議者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爲此虜所併亦
是從中批出令邊臣相度而布告生事者謂刻日取勝
遂興雲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今日之議正與之同又
言大河之役休戚半天下不先規度便欲興工將來垂
成水勢擁遏上下危急公私無備欲罷不能矣又言既
回之後不免擁住北下使之東向則舊河不能吞納必
致決溢附會者既不得逞乃欲先開滅水河以採水勢
公曰此不攻自破也可回則回不可則止何用採爲必
其功料已有所費萬一不回則以此爲除破之名爾又
言水官驟乞計置物草中書舍人彭汝礪請見其可回

計直未現此安民惜費之所同也公因奏事上遽曰河
事且熟講公對曰臣前後所論無所易也欲望收回批
旨一切付之朝廷上遂使收回所批責大臣與水官
參議知漢陽軍時襄陽帥吳處厚以蔡確知安州所爲詩解釋而
進以爲譏訕簾下助之公曰不可長也句端語隙輒快
私忿而使置人於死地羅織黨錮之禍將起於此已而
章疏交上所以詆確者無所不至遂流竄新州公於簾
前具言不可以睽昧不根之過未見大臣今日衆動宜
爲將來之法又上疏言臣知蔡確衆議不容不可以不
容之故行希闊之事又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
所不容至於父母親罵於必死之地則不免傷恩又奏

以重刑除害正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況國
體久安尤重審慎明日見上公再三論列吕大防曰蔡
確之黨甚盛不可不治公曰朋黨難辨邪正誤及善人
此事正宜詳審公又上疏極論朋黨爲國家之患且如
王安石喜同惡異至今風俗以觀望承迎爲能事願陛
下寢罷命下詔釋前會者之罪以安反側又於上前期
於必辨方論次同列不領公而退王存議與公協同留
存同議卒不能回或勸公引去獨明已之力盡公曰我
方慕古人願爲良臣不爲忠臣安得效楚以白見耶言
者果復論公遂與存俱待罪不報繼請補外竟亦同
罷而宰執內屈不敢罪公乃如公請出公觀文殿學士

知潁昌府公到潁水菑之後官私屋舍倒者漂者幷邑
蕭然公極力振補上下康乂遂環城築長堤有偷潴以
防其害後數年水復至堤遂有功公曰請將共所駐遇
水火盜賊急難之際協心極救仍許長吏不拘常制差

公才罷相廟堂復興回河之議調發入額昌公得報數
曰是可已耶上疏言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
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希功好進行險生事以求
爵賞然其利日足以欺罔勸更法令則曰君臣千載一
遇時不可失勸興邊事則曰將為北虜所幷時不可失
勸回河則亦曰河勢方東時不可失故臣前日深畏其
言而力陳之今日之舉又必用時不可失之說動搖天
下遂欲少快其意如一路生靈何如一路民力何上曰
范忠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議復少緩其調發猶未已也
會公再相紹聖初仍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

井寬來相視亦言其不可公罷東流之役遂興捲費半
天下而不閱歲果大河之北幾為一空天下益以公為
著龜也穎昌嶽社河役每輸七千則免一丁之行或以
為便已奏得請公曰此有錢而不出力者之便有力而
無錢者何便之有且用民之力於古有限而今其遠不
過五百里乃一槩催之特在官者與上戶為地爾復奏
罷之移鄜延路經畧安撫使知延安府未行進大學士
改河東路安撫使知太原府河東地狹民貧至吝
尺寸地使死不得葬公下令葬必如期又撥官錢殮無
主者瘞之仍檄一路皆如此興河分畫地界邊將以兩
不耕地為控扼而不與以故持久不決公請依元約用

上言與司馬光陳棄寨之策與陛下議定大計以示靜
地愛人之德今邊將蓄疑敗謀留兩堡之地將再起事
端以招後患望詔邊臣速令界畫悉依已行詔旨三上
章並乞錄示邊臣夏人犯麟府神木寨無所得而去朝
廷猶詰責將吏公一無所累上章待罪上曰無所得而
去何罪之有公請不已曰非將吏失律乃臣之罪也人
君賞罰必信不可為老臣屈乃不得已降公一官移河
南府又知潁昌未幾上遣中使齎詔撫問仍賜銀合茶
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為右相公辭六七不允又
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謝簾中聽曰卿此來且與呂大
防等同心協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公對曰

臣方欲為此二人望陛下早賜進用一日奏事次簾中
曰卿父文正公在明肅皇后垂簾之初仁宗親政之後
忠厚正直見於始終卿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
公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陛下獎勸委任之意太
皇太后崩所賜遺留物公幷上章辭不從則又乞以助
山陵之費亦不報侍御史楊畏議除諫議大夫公難之
呂大防曰畏曾論公必無所嫌公曰初不知也除自不
敢與聞容上前別有奏請三上章乞避位哲宗謂大防
曰范某有時望不宜去卿可為朕留之亦遣中使促公
歸府第又遣中使促公入見有問上獨問公曰先朝行
青苗法如何公對曰先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

決過當激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功故為民害上曰當改不須立賞罰公對曰不唯賞罰不當立付之尤宜得人遂又進此意上疏引論精確卒言青苗非朝廷所能行之終不免邊人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而侍從言事官多不由進擬公上疏言陛下初脫政四方拭目以觀知人聚直之化小有失當具奏不細疏奏上為之動而中批之人類由密啟上乃以所得姓名質之於公公曰天下治亂實本於此不可不慎又疏言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聖政之初選用人材正宜如此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中書省以二疑獄為不可貸已盡可門下省復奏貸之公曰門下

非取旨之地就使大安亦當各正其職容無辨耶遂上疏言二因一殺舅一殺妻之父皆已殺也情雖可疑如死者何若論親黨則全無渭陽之念頓戾寡妻之刑公然背義忘恩弗恩投鼠忌器尤緊朝廷風教不可不慎也請如已書又言王存可大用彭汝礪可任言責上曰王存如何人公曰忠厚正直臣所信也今年已七十願早用之紹聖元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簾時事人情大恐公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欲跡天質於堯舜之上其功烈其誠心幽明共所鑒也今人主初親政而議者輒自為計不鄙國是一何薄哉遂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詔書上之日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已而狂人趙

天敗作擬試策傍播中外御史章疏稍取以為用其語何止誣罔也公曰太皇太后勤勞公正陛下尊奉倘至一旦策題出小人僥倖臨事致誤陛下又曰狂妄誣訐者已多矣容之則累聖孝慈之詔恐塞言路不若以詔書禁約一道仁宗故事天敗在元祐中已上書訟冤寧敗事為非道矣後見其書編管郴州上元納公言亦不許公去客省副使尚士敦以太皇太后恩特旨改官蘇轍責知汝州御史來之邵言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又論轍所謫太近公言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有犯自當按發報執政累年之邵為成都府路監司士敦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公知不容於時再上章乞去語甚懇切遂以公為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陛辭日賜坐嗟茶慰勞甚渥上曰卿者德碩望朝廷所賴然堅不肯為朕留卿雖在外兩為宰輔凡有所以裨益於時政者但入文字來無事形迹公曰敢受命既到官值興廣武場役下頒昌汝州科稍草一百萬公曰兩處之民不習河役方葬饑之後加之道路阻遠乘此急難又須數倍之價何以堪畏異時遂以為例則永為深患力請至七八方免然破產失業已十三四有至非命而死者矣報到閭巷田野讙呼鼓舞如脫機穽方為公立生祠會公南遷畏事者止之司馬光呂公著奪恩數毀墓碑凡元祐時大臣侍從官例皆貶竄章

公嘗斷獄論遂以為黨而將因其例上曰范某非黨也但不肯為朕留爾光廟諱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其請降公一官移知河南府公以疾辭改陳相次大防等窺顧表先是公未罷相上嘗問公曰貶謫之人幾似永廢公察上意甚善特有所陳制而未果因致賀曰陛下語此堯舜不如也今重罪編配之人尚理期敘復量茲等人不與此比願陛下只用檢舉候進呈令依條則或有言者亦易裁處唯在陛下力主之爾是歲郊祀上懷公語將因赦稍理大防等覓而光廟近御上意前期奏大防等難從恩宥遂以為永例公聞而憂憤乃奏戚里奏疏曰大防等任老疾病不習火土炎蒸非久處之地而又憂慮不測何以自存遂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為怨憾以疑似為訕謗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予之言誤國害公戮辱可勝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治胥不解豈可尚使前軌靡鄉效尤衆臣與大防等共事臣有所言多相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聖德不為其他策今夏內地大熱方想不易處回來卓光廟諱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曾有言災蒙陛下開納又陛下常憫憂喻之人幾為永廢忠良如聖心亦曾乞用檢舉之說陛下以一察確實難詳又云太后問相公安在有不忘舊人臨治只為左右有不忘舊人阻隔相公朝廷耆舊又云太后問相公家即今行事如何天下何不便但奏取決斷白端裒將大防等引疾尅尅放奏上亦感悟光廟諱持意

益堅反詆公為同罪未錄遂落職知隨州方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為解萬一得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如此無一人上言若上心遂回所繫不小設有不從含糊觀望之際體國愛君亦曾有人力陳其非者果得罪死復何憾耶促家人束裝以待謫命在旦暮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詣戚堂吏不得上罷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若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少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窮變之間有喙若則曰我而為臭相報國無狀今日之貶無所怨也或謂公近名公闔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疏好名之媒則無為善之路矣在永三年人不堪其憂公處之有餘裕非醫藥方書未嘗經理非脩身行已不以語人預作棺衾以俟瞑日上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南遷流人例徙內地以公為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二聖眷復用公而意若未得伸乃遣中使至永州就賜銀合茶藥問勞委曲曰二聖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已虎位待相公不知日疾如何門下人隨治只為左右有不忘舊人阻隔相公朝廷耆舊又云太后問相公家即今行事如何天下何不便但奏取決斷白端裒將大防等引疾尅尅放奏上亦感悟光廟諱持意

公對曰敢不奉詔又云邵州莫且去否公對曰已出望
外如蒙鄉里又云離闕日二聖再三命某言太后在宮
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公
右正議大夫提舉萬山太福宮許歸潁昌遂復觀文殿
大學士充中太乙宮依召赴闕供職而公病矣詔書有
豈唯尊德尚齒之意公曰老臣昏亦不可勉彊
促公入覲仍宣諭優庶幾感論嘉謀日聞忠告之
中使曰朝廷日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繼又
遣中使賜銀綵各五百以纔道路之費仍遣國醫診視
醫藥所須竝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又數須公病愈
乃得歸公乞免供職許歸潁昌養疾上不得已而許後
見輔臣問公安否乃曰某得一識其面足矣久之上
知公決不能起始命上宰公既安車第有問疾少慰念

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冕帔請改其
服色上批其表曰冠帔可留與胥肉醫者之服色已依
所請仍令速赴闕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
之意公上表謝遂復告老辭降詔不允比詔到而公薨
矣實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五嚴正且
坐受家人賀如平時明日若熟寐然家人視之則公逝
矣前明戒諸子殮如古人周身之外不得復一物葬務

至約口占遺奏以授諸子歷敘家世遺還晚被厚恩不
得一見上爲不足言不及私唯指陳切務數端而已讀
者益知公爲不可及也又合遠別府堂及侍從諸公內
外知舊書其大致則欲尊王庇民揭誠盡瘁以輔成聖
世也上覽表震悼時東朝晚出中外總素輔臣進見語
及公上爲之出涕尤數恨不得用公也得遺書痛悼嗟
惜益期不負公之竭潁昌之人無不揮淚而送迎來哭
者無虛日上遣中使密賜銀三千兩且宣諭曰非常典
也撫慰諸孤索其所須無纖悉問欲勒葬否諸孤以治
命力辭乃勒賜潁昌河南府給其葬事賜其墓碑曰世濟
忠直涵養增榮敦頤判潁昌府事軾銘其墓及存郵婺家

諸孤卜以四月十日葬公於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下
文正墓之西北初楚國之旅也夢虎步月中庭有兒自月
中下以衣裾承得之明日生公既就學晝夜不少休夜
坐帳中燈煙所薰帳頂如墨色後公貴龍國出以教子
其在襄城有貴公子挾進士第筮仕方初歆豔一時公
顧然去後政事之餘從諸公勸講賦詠爲樂嘗賦秋風
吹淚不須者已知爲公輔器也文正墓碑石未得而葬
之日主簿公裒殷行哭慟有所禱遠得之道左遽公將
終時城內外林木俱冰集聲若佩環義問與公久
游且相好也亦起自謫籍而歸遇公子鄂相語甚款公
折簡報義問曰某非久於此不後事願公證明公捐舍館

義問適守潁昌凡經理陳請切於民事雖氣類相求亦
公精誠前有所扎也方文正即世遺二稚子一男一文
甫七八歲公教養至於成人男爲名臣宮至龍圖閣直
學士女嫁令族封和義郡君又公伯姊夔居公爲給事
中請以所得恩典改授冠被簾下諭政府曰范氏文正
公女宜特賜何必改也公草謝表曲盡感遇之意後亦
以公恩封高平郡太君公有文集二十卷盡載論事五
卷邊防奏議二十卷公內潤外柔端亮不撓其正身率
家以至許國愛民皆得之天資出本於平易不循忽不
容過不苟近利不邀虛名未嘗忽細故而不親常欲以
天下如一堂之上人心如已之心利害休戚皆欲與之

同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耳於不重肉亦能
所擇衣纔敝形體不事華靡暑月必襲衣見子孫必冠
所得錫賚入手盡散任子恩必先疎遠故其仲子堯五
十而官未寄標幼子與五孫猶未仕也位宰相如布衣
時無好惡不以聲色加人在政府賜予纔在門徑以廣
義莊睦自南遷家人衣食將不給所餘悉以給親族
曰上不忘君之賜也幸同此恩論者謂施而後已知人
唯理之得唯陳請之過而後已知人不盡上
自人主信其忠七大夫服其義武大將在邊大帥如候
其總外至參狀皆知其名其為留慮也一時稽程多在
洛公與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栗一

飯酒數杯過從不問一日洛中誇以為勝事而天下唯
愛公不起也方其在永也天下固未嘗一日忘公其召
而來天下跋首以望其用其病而歸也天下猶幸其復
與至其薨也莫不嗟咨太息或至泪下故其歷事五朝
川於出入於五十年間以為輕重天下繫其安危方
皆知所庶幾近是而彼則不能然少況矣夫人王
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祁國夫人卒于永州公舉以祔
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祁國夫人卒于永州公舉以祔
五男長正民單州團練判官次正辭次正平次正思宣德郎次
正路次正國五女嫁將作監簿崔保德軍節度推官邵彬光路
轉運使莊公岳泰議郎司馬宏奉議郎郭
忠孝正民正路崔氏馬氏二女皆先公卒孫七人直彦

宣義郎直方奉社齋郎直雍直央直清直舉直瑞女一
人嫁長安李琥曾孫一人公雖為於恩仁然非其義纖
介不以假人教子弟則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
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以謂有為本若是
當不在人耶故大夫指以為勸公嘗曰
人材難得急無以應千七年之病求
三代之人則人材以待其如病者何故雖以人材為已
任每有為必先公議內舉有所不避親不可則人君
所主亦必事元祐中嘗實封手詔委公與王公其十餘
疏上之後皆進用亦有至廟廊者以為公知人性不
欲生事不欲擾人其歸葬兄也廬廟先以屬何南守安

將以爲助公既葬而後見太守守問公曰卜葬定何日公曰已葬矣姑一見公而去守歎曰何不一相及也廟堂諸公皆有書以見託今將何以報之比其歸也前飭子弟無以後事累公上官特取給於私力而亦不可以頻人也公之仲相也既卒其引文正以賞公其感激遭遇期以身盡而當朱忠察公之忠咨訪卷待不與他等然浪門實之者至矣公雖披見肺肝上亦無從可知也嗚呼之俄既銓次公章疏每至扼揚論列之際未嘗不拾其切於事者載之蓋非共語亦或至於璧毀也蓋無一語不出於誠意無一事不切於物情或所指者小而所戒者大所陳至近而所及至遠其言而未行也臺臺如理棼絲必至於緒而後已也丁寧反復念挫念勵甚者如救焚溺其已行者畧而不行者詳籍以問公子其子曰此先公微意也已行者君臣一心而信矣所以累不行者將以示吾君優容聽納臣下慶讀而不厭所以見君臣一時相與之盛而又可以爲來者之勸也使公之言行於熙寧元豐間必無元祐之更張蓋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元符之已甚至是上虛心必有待於公而公病矣所謂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與有陰德者必饗其樂天下孰不有福也而公弗顧以往其果有命耶抑物理自有其數也觀公終始一致白首不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於斯可以無憾矣一時之論固不得而加損姑掇其切於事者載之蓋非共語

不見其實故不得而備其文不出其事故不必備使誠之者發然必作而欲有所爲則如公臨之而致不朽之托公既有所命矣敢自外乎作春秋者褒之罰名從子作春秋者貶之罰名從子作春秋而褒貶是不能使後世遵就之邦有道危行言遜孰筆者固當矜道危行言遜孰筆者固當矜能易已之重庶幾不負公之託記而異時可以見於公而無憾也謹狀

卷上

奏乞壽聖節不用樂　奏乞復錢公輔官
再奏乞復錢公輔官　奏乞權罷秋宴
奏乞慎除授以革僥倖
奏乞詔臣察上封章陳闕失
奏乞降詔臣察各上封事及依次轉對
小人太深
第二狀
奏乞罷均輸
第二狀
路轉運使
奏論濮王稱親未當
奏減江淮諸路鹽價　奏論濮王稱親未當
第三狀
奏論執政尊崇濮王邪議
再奏論執政邪議　再奏乞責首落邪議
之臣　論皇太后追尊濮王
詔令　論陝西沿邊冗費

卷下

奏乞令孫永依舊知秦州
論富弼入相久謝病不出
奏乞將章辭光所奏宣示臺官
論新法乞責降
奏乞詔運吕誨
小人太深
第二狀
奏乞罷均輸
第二狀
路轉運使
奏乞詔御史覺察諸
第三狀
論劉琦等不當責降
繳進後漢光武詔書　論蕃官久例在漢官
之下
奏乞詔内外官條陳
利害
奏乞揀閱保甲
奏夏國疆界三策　乞早分畫西夏地界
論消復陰沴　論告命不經門下辭
同知樞密院　繳奏歐陽脩朋黨論
論大臣輕改不當頗虧形迹
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奏乞寬王覿之罪　又論王覿乞從文彥
博等所言
奏舉彭汝礪

奏乞看詳臣庶所上封章
奏乞誅鬼章　論不當授鬼章陪我
校尉　論不當許阿里骨來
使與鬼章相見　論朱倬梁二不當貸
命　論誅蔡確當與師臣
商量　論不宜分辨黨人有
舊傷仁化　論回河
再論回河盡一　再論回河利害
論精選殿肱　奏陳青苗等法
奏乞戒邊將　奏彈吳安持李偉
奏乞棄廢寨地與西夏

范忠宣公奏議卷上

奏乞看詳聖節不用樂　英宗治平元年公時爲殿中侍御史

臣伏聞將來本朝聖節在上辛祀天致齋之內於禮不合用樂而大常禮院議稱用樂無妨伏緣祀天致齋行自古昔誕辰上壽起于近朝以禮較之祀天爲重昨來郊祀小次黃褥皆是有司於禮合陳而陛下虛次徹褥以示至尊臣民雖然敬頌聖德若今來致齋之內却許用樂則恐前後之禮不侔伏望聖慈指揮將來上壽以致齋之內權不用樂則不惟合於典禮亦使中國四夷知陛下克已奉天尊禮化民之意

奏乞於郊祀前復錢公輔官　治平元年

知制誥錢公輔因繳進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竊緣繳進詞頭亦是中書舍人故事其言雖有過當其情應亦無他不過欲補陛下聰明盡其愚直而已不應重蒙貶責遠同邪佞賊污之人中外人心寧不疑懼因此言路頗壅實損惟新之政今聞陛下以水災之後深求直言然在數十近侍之臣亦未聞各上封章指陳時政闕失得非以公輔爲戒各務保全其身是使受恩無言於陛下將何所賴伏望聖慈特於南郊祀前幸復公輔一官以明陛下容納直言之意庶使大小之臣各盡忠正上補聖猷則天下幸甚

再奏乞復錢公輔官　治平元年

臣近曾上殿奏陳乞於南郊赦前牽復錢公輔一官至今不蒙施行蓋以自公輔貶官之後朝廷除授率無不當臣察各以公輔爲誡不復敢有言者使滔進者不畏公論苟容者見以偷安獻損聖明無甚於此況臣僚中能不以身計爲心而以職事爲恤者十無一二陛下容而納之尚恐不勤今又深加貶詞則誰不各求自安人或晝然國家何賴臣之區區實在於此伏望聖慈降臣前奏付中書門下施行使言路復開聖政無虧盡忠勤職者有所勸苟容偷祿者有所羞則天下幸甚

奏乞權罷秋宴 治平二年

臣伏見今月二十一日秋宴

軍民降溺死者甚衆哀痛之辭至今未已陛下爲民父母憂樂與天下同之加以連日以來陰霾未解民相傳恐復有大雨暴露之衆憂懼方深若聞陛下鐘鼓之音必有戚容壁額而相告曰君臣宴樂似非其時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權罷今來秋宴只令支散酒食庶幾上承天戒下順人情示聖君修省之誠消兆民災沴之氣

奏乞慎除授以革僥倖 治平二年

臣聞君之大柄在於刑賞賞不僭則爲善者勸而下無覬覦之心罰不濫則爲惡者懲而人無寃抑之患善爲國者必慎於斯陛下臨御以來於刑罰固已慎矣而於濫賞之弊未聞更張近自兩月以來尤多輕授如待制

龍圖脩撰之職相次拜者幾十餘人豈必盡是賢才且復列無勳績但以一人擢用比之同列稍優則人人效遷以足其希望之意務爲姑息如此兒啼輕爵盈恩無甚於此伏惟祖宗之制尤慎寵名至於小官未嘗輕授況於近侍之職豈容什五而進哉伏望聖慈詔中書門下凡經筵雜學士待制脩撰等職皆依內外置脩注體例各立定員數必須才德兼優或聖意親擢或委以重任或別立事功仍俟闕員方許除授自餘不得進擬如此則得馭臣之道革僥倖之風近侍得人名器增重

奏乞詔臣察上封章陳闕失 治平二年

臣伏見近者小災乃害萬衆失穿無痛未已陰沴不解人益無聊陛下軫慮至深嘗降詔旨責躬求諫非不丁寧多士盈庭徒爲竊意未聞各明上封章副陛下之意者其間或有奏疏亦未聞采擇施行羣下有未通之情朝廷無由知災之實以致天意未順人羅其殃若非陛下至德動天推誠納諫則恐未能上承天戒下格太和伏望聖慈特降詔諭令兩制近侍及三司副使已上臣察並須令逐員各上封章指陳時政闕失其省府館閣諸司主判朝臣及常參官等並令依次轉對各依故事如此忠言可盡下情可通聖政之得失必聞羣臣之能否皆見惟祈天造俯納愚誠

再奏乞降詔臣察各上封章及依次轉對 治平二年

臣近日曾上封奏乞降詔令兩制及三司副使已上
察逐員各上封事及諸司主判常參官等依次轉對至
今不蒙施行伏惟陛下臨御方初天下延頸企足望
聖化正宜博覽羣策通達下情使四方之利病必聞
下之能否皆見然後可以布順民之政恢太平之風固
不當以聽覽爲勞而以多言爲厭也況自古昔有敷奏
以言之法官師相規之法器爲諫大夫規海士
傳言皆所以深采羣言裨助時政之道也近世則有百
察轉對之法本朝累聖亦曾行之非臣至愚獨有是說
伏望聖慈體明目達聰之道念羣情壅蔽之弊將臣所
奏付中書門下檢會施行則天下幸甚

奏濮安懿王稱號乞依兩制所議

臣近到閤下伏聞兩制等已依典禮議定濮安懿王稱
號封爵却因政府議論不同且令權罷中外人心疑惑
未已伏緣陛下昨受仁宗詔命親許爲仁宗之子至於
還宮封爵參用皇子故事問安作膳孝德已彰以至纂
承大統天下以陛下爲仁宗之子故億兆欣戴一無間
言子子孫孫長享天命此則與前代出繼之主事體不
同故於本宗雖加殊禮況濮王自有封國繼嗣蕃昌今
若改封大邦世世傳襲夾輔帝室永垂鴻名則於濮王
之尊不爲不盛於陛下之報不爲不深伏望聖慈斷以
大公特降詔旨恭依兩制所議如此則上合天心下厭

民望社稷決希合之言爲萬世不易之法

第二狀

臣近曾上殿進劄子言乞依兩制議定濮王封爵稱號
事早降詔旨及面有奏陳皆蒙聖意開納至今已踰旬
日未蒙別降指揮近風聞有臣寮建議欲尊濮王以殊
號者朝論相傳未知實否臣風夕思念萬一有執政大
臣造作此議致陛下聖意難于可否故臣不避再三之
瀆須至奏陳惟望陛下留神聽納則天下幸甚伏以仁
宗皇帝當康盛之年立陛下爲子皇太后不避六宮之
怨力贊先帝保育陛下者是皆欲陛下繼體承祧一意
大統報德述事傳於無窮陛下自爲皇子則問安侍膳
純孝已彰即位以來烝烝不怠謳歌欣戴夸夏帖然但
臣下不明陛下之心故率然建爲此議殊不思若加濮
王以殊號則致天下疑陛下以褒報私親爲重以傳授
大統爲輕事不兩兼理之然矣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
傷皇太后之心下則失天下之望當聖政惟新之際豈
宜失天下之心如此況今三二宰執皆是先帝舊臣計
其贊先帝立陛下之時必不肯爲今日之議但以有保
身之計故不暇深慮事機阿旨遂非一至于此豈顧事
行之後虧損聖猷貽譏今古雖悔何逮臣竊見國朝明帝
太和三年詔書其事甚明陛下神聖博學必亦覽之詳
矣足以度先帝皇太后期望陛下之心雖先帝聖德庶

大非魏主之可同在其愛子之心必不相遠如陛下以
宗廟重事議論未同聖衷難於獨斷則望降臣此奏付
中書門下令兩府大臣及未曾預議兩制臣僚同定聞
奏如此則自然公理可見是非可決使天下知陛下以
至公大義昭示今古不以邪說諛論傚秦典禮

第三狀

臣近曾累上封章乞早依兩制所議加濮王封爵典禮
以安中外之心未蒙聖慈開允蓋以臣愚見兩制所議
已合至公今若尚更遲留不惟濮王追崇之典有開本
恐增長觀望希合之意導惑聖聽虧損大猷臣不敢遠
引古義止以漢事言之如宣帝因霍氏所立又是昭帝
同難做而行理亦明甚以近臣各有董宏不正之言將
致聖明之朝亦有哀帝之失故臣雖微賤寧不爲陛下
惜之陛下若以臣言爲可采即望更令兩府大臣及未
曾經議兩制臣僚同定奏聞施行若以臣言爲妄謬不
足取聽則乞下臣前奏付有司議罪重行貶責亦使臣
引罪知非雖死無恨臣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奏減江淮諸路鹽價 治平三年正月

臣伏見江淮諸路鹽價太高致私販之人獲利轉厚及
所立刑名亦重過於盜賊而又不分強竊利厚則誘民

旁孫昭穆之間自當有考尚以其有爲人後之義終爲
魏昭哀非況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事體與宣帝全然不

臣伏聞手詔節文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
克當固已見陛下守義徇公慎重之至也然稱親未當

殊未爲安羣口紛紛不勝嗟憤臣等竊議皇太后手書
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門下元
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此不免爲兩統二父之失所以
議者喧然皆謂母后手書非出聖意之本意若建議之
臣昧慈交構成就其謀欲自拙其短而杜塞言者之口
也臣觀陛下繼明之始與漢宣故事不同宜之時尚
爲有司所奏爲人後者爲之子請崇視孝昭所爲未有
郤令大宗正統之母追稱小宗所生爲親也錯亂禮法
失其本意若欲以濮王爲親則襄國已降自當爲母於
皇太后豈得安哉恭惟陛下親受仁宗詔命而爲之子

故先帝遺詔誕告萬方謂陛下爲皇子即皇帝位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濮王爲親則先帝治命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況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近臣之謀遂忘而弗顧陷兩宮於有過之地使四方奪秋惑先帝之遺詔疑陛下之過舉移謳歌欣戴之心爲忠憤不正之氣可不痛哉萬一點虜姦民有以先帝遺詔爲問則莊政之臣其將何辭以對然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臣等待罪于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踧踖未敢承命者以此之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廷爭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爲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益重矣豈可復居言路預耳目之臣哉臣等之心有死無二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

奏論執政尊崇濮王邪議 治平三年正月

臣伏見執政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貶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議朝論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臣之所共棄臣地居言職勢不嘿全請尚方之劍雖古人所難舉有國之刑與章猶在且議既不合理難並立昔師丹之說行則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于家臣等言不足用願從竄謫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廢朝廷之

職業臣等之志足矣竊以自古人君之御天下未嘗不以人心爲本得之則中才可以免危亂失之則賢智不能保治安故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失可不慎哉豈有身備大臣與國同體希合上意內營己私移過於人君失望於天下爲臣之惡莫重於斯伏惟陛下紹膺大統稱尊御極生育之恩禮宜追厚然當俟先帝祥祫之既畢陛下德澤之已行然後講求典禮裒從本親況仁宗慮主始祔陵上未乾而遽開越禮之言欲違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內違左右卿士之議陛下自臨御以來屢精爲治遇災而懼則有周宜之風至誠感神則昭虞舜之德至於徽稱所

加却而不受皆前代難行之節治朝可紀之政推而行之和氣可致然而中外人情頗然不安者良由邪說震驚大議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禮則無以慰羣心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朝政伏望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再奏論執政邪議

臣近兩次全臺列章彈奏執政宮不合首建邪議欺惑聖聰上損君德下驚民聽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兢兢業業慎重萬幾四方翹首已望太平而執政不能以古先哲王政治之術開廣上意發號施令動合人心使億兆之民鼓舞神化而乃希意要寵但爲邪說違越禮法不

顧大義將陷陛下於有過之地及乎近臣集奏禮官討論遷延經時大議不決而又欲牽合前代衰暗之世所行謬迹以飾奸言距塞正論挾邪罔上心實不忠伏望聖慈奮然獨斷將臣等前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臣自去秋以來相繼論列中書門下不合建議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不蒙開納又於近日臣等三次全臺列狀奏彈未蒙施行蓋由臣等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早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奸惡肅清朝廷遂使大議久而不決中外之人謗論洶洶若安然尸祿不自引罪則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職業臣等已將元奏御史告身隨疏繳納自今月二十二日更不赴臺供職居家待罪伏望聖慈早賜黜責

乞責首赦邪議之臣

臣等近准閤門告報奉聖旨令赴臺供職臣等尋爲所論濮王典禮未正具狀奏陳不敢奉詔復准御批令依已得指揮臣等伏緣近以殭奏輔臣乞正大號以尊君父之謗欲清左右之奸愚忠憤懣陷於僭越乃至封還詞頭擅離官次情雖憂君罪實違法伏望陛下深察其意貸其所犯朝命再行諭令就職臣等徒荷陛下全度之恩未見朝廷法制之正今濮王典禮雖去殊號而首啟邪議之臣未加顯責之命中外猶以爲惑臣等何敢自止伏望檢會臣等前奏施行所有本職未敢祗赴依

前居家待罪伏望聖慈俯賜黜責

論皇太后追尊濮王詔令

臣伏聞皇太后手書追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陛下已降勅命施行竊以追崇濮王之事始因中書不正之謀陛下謙謹未行之間聞皇太后曾降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擾罷今皇太后復降命令追崇爲皇始末不同天下將何取信況皇太后自徹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源其且三代以來未嘗有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自秦漢以後女后少預幼主之政自此權臣竊爲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以行其志往往出於過督而天下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年萬機之務當出宸斷內奉慈闈惟宜竭仁孝之誠盡四海之養而已豈須更煩房闥之命參紊國章一開其端流弊極大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計也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寢前詔凡緊濮王典禮陛下自可采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臣方待罪于家日俟珠寘而嘉區之誠不能自已者尚冀悟明主之聽以安宗社

臣雖萬死亦復何恨

論陝西沿邊冗費治平二年公時爲陝西轉運副使

臣伏見陝西沿邊兵將俱冗城寨亦多倍費供須所於

財用今來既許西人納款諸路罷兵正宜節省經費務
圖豐實若更因循舊規不務改作豐實之期固無可望
年計支用亦情不足萬一再有邊事或值歲歉倉卒之
間何以為計伏望朝廷檢會天聖以前陝西沿邊軍馬
兵官數目及委帥臣條列今來合留城寨及合減將官
冗兵人數奏定中制各令遵行其間或有帥臣不思體
功生事之臣重行責降使奉狄知朝廷好生之德則可
省戍守之勞坐致豐實

奏乞早遣夏國封冊使臣 治平三年

臣近聞朝廷許西人納款先遣梁交齎賜詔書而封冊
之使未聞進發竊以奉狄之性荒忽無常惟在朝廷結
以恩信今既納其善意賜以德音則封奬之恩亦宜早
下名實相副示我至誠夫羊之性慈恩必固不可更自
稽緩益彼姦心滋其詐謀恐貽後患又聞炎自春少雨
邊計未豐難於此時與較毫末淡相行封冊專檄首項
籍別印英雄離心況如聖朝不可不慎伏望聖慈指揮
夏國封冊使臣速令進發庶得疆場早寧兵民受賜纔
彼別懷狙詐固亦曲不在我但使彼國生靈先感朝廷
好生之德則其酋首自無能為

奏乞詔侍從陳朝廷闕失 神宗熙寧二年公時為起
居舍人同知諫院

臣竊以古者三公之下即建九卿皆所以左右王朝協
贊治道蓋祿厚者其報宜重位高者其責當深理之必
然不容僭濫本朝自兩府之下亦設侍從之官自待制
諫議以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
禮既異士民瞻仰位貌亦榮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
今乃忘本徇末擇易舍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為己之職
事言寵名則亞於四輔論補報則同於庶僚人情既務
因循朝廷不加考核凡今來災異之後是陛下宵旰之
時凡在近臣正宜盡瘁而其間甚有優游緘默養望待
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乏盡忠補過之義或有時政得失
惟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慙律同胡越未必人人苟祿蓋
因習以成風不稼取禾莫斯為甚伏望陛下明降詔旨
督責近侍凡是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奏陳所上封章並
付政府其盡心論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褒進其持祿
不言或言而無取者量行黜責如此則朋黨效靈庶職
脩舉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

論求治不可太急 治平二年

臣伏見陛下即位已來切於求治思欲革去舊弊速致
太平此固聖明之君盛德之舉也然而道遠者理當馴
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
革道不馴致則有揠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
人急求則才俊進而巧偽生弊頓革則人情擾而怨憤

作所以景帝創七國而晁錯受戮東漢疾橫議而黨錮大興宋襄公急於求霸以致喪師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禍作此皆前世之明效而後王之龜鑑也故帝王之圖治必在顯仁藏用自下升高人材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大通其變而使民不倦神其化而使民不知無象無爲而天下自安矣故傳稱堯之德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稱舜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稱文王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聖人之治以無爲而成也又稱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則聖人之心毋固毋必無適無莫不作偏黨好惡而邪正自辨萬事無惑也故水止則方能鑑物心清則可以理事自古人君有以才畧自任果於興作欲其事功速就必爲險佞所乘迎合之人則以才能被寵忠直之論皆以沮排見疑以沮排被疑則不暇察其忠以合意爲才則無以覺其佞自然善惡無辨賞罰不明人情怨怒而不知禍亂已成而莫見以至國家顛危者多矣此

累於興作之害也孔子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有以見小人承順之言可懼也陛下聰明仁孝啓已篤恭自有堯舜之資可以垂衣而治不須急務於近效乃雜五霸之爲豈唯徒

勞睿思窒恐以小妨大伏望陛下心簡事尊德委賢以知人安民爲大方以富國強兵爲末務覆之如天容之如地四海被不言之化生民躋仁壽之域與三王竝美唐虞比隆使後世歌頌無窮在陛下留神而已

論親決庶政 紹興二年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孜孜求治觀決庶政日煩聖謨萬乘增宵旰之勤羣下負尸素之責君勢臣逸顛倒衣裳異天德不言而成庶聖人無爲之治又況人主詔令當務簡而必行萬機之多寧免一失先有司則不容差謬當職者得以糾繩出上意則事體論言爲臣者難於輕議行之寖久孟少損多蓋夫尊者當領其要畧者當

任其詳尊畧之殊其職亦異事無心謹職督察細事着有司之職也經國阜民選賢任官者宰相之職也容載如天地廣大如江河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也以畧借尊則不恭而失職以上逼下則太察而勞神故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大孔子稱堯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稱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簡易博大無思無爲之效也誰聖心諮而行之易若伏望陛下察虞舜義胜之戒思老氏清淨之言潛晦聰明厭棄聖慮擇宰司而委以萬務謹庶長而責其成功廣聽納以導羣情察通言而安庶政大臣無不以之恐多士懷得職之喜思智效力上下盡心自然端

拱垂衣太平可致

奏設特舉之科分路考校取人 熙寧三年

臣近奉德音以朝廷不能均取四方之士慮有遺才令臣具合設科制及取人之法進呈臣智識淺疎不能盡遠大之策上副詔旨輒以所見粗陳一二竊以自祖宗以來取人唯進士科為盛凡舉擇公卿近侍多取進士出身之人故天下之士競務此科而進士舉業文賦唯閩蜀江浙之人所長至南省則與西北之人一處榜名通考故西北之人得進者少今若明行分別則必東南之人與難進之嗟而寄貫巧偽者益多不若用臣前來所上貢舉之策先於天下郡縣各立學校養士之法仍擇明師以教之每科詔之下委州郡長吏及學官於進士明經中唯取上著之人先曾入州學各及三百日已上才行優於衆人者許用解額中人數三分之一特為薦送至南省謂之特舉之科南省只試策論經義仍各分路分放校逐路各與優立分數取人至御前亦依分數與放及第則諸路得人無不均一朝廷遠於貢舉優立五路之法又乞詔政府今後舉臺省館閣經筵職司並於明經進士或無出身人中數路參取但擇才行優長不必限以科第如此則四方賢士可以俱進矣更望聖慈詳酌施行

奏乞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 熙寧二年

臣聞唐虞之際俊乂在官成湯亦曰旁求俊彥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論政則曰舉賢才是皆以舉擇人材為治道之先務也方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不減古昔而庶官得人不及前代良以舉用之道未能開廣選任既由政府多以資任采擇訪求亦得之私言未如豈能遍知天下之士雖展轉採訪只承得之公舉之審實也唐則天以僻陋之跡務求多士以收人心廣令臣察舉薦舉亦人得自舉選任之道固為太冗然猶多得賢俊下無遺材故姚崇宋璟之徒相繼而出開元之治實有賴焉況當陛下刻意勞心與滯補弊之際若不數求賢才與之共政則何以致百揆時敘庶政惟熙者乎求才之術莫若特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其大兩省已上於省府諸路職司之中舉堪充三路及臺閣清要庶察之中舉堪充二路及諫省府舉堪充轉運判官知州等人及諸監司臺之人各舉三員並於薦章之中終身保任一有不職與之同罪及前來應詔舉到未曾進用及臣察所舉自代之人一處參較凡是庶官有闕便可選擇進用如此則俊傑冀進官無曠職上可以輔成聖政下可以激勸多士

論擇臺諫

臣聞德音欲選擇臺諫官命自中出事既出於宸斷

發自至公宜須言路得人則中外快慊然臣愚以謂臺
諫者陛下之耳目朝廷之準繩可以分別邪正規助風
化百職之中其任最重當陛下初親庶政四方拭目以
觀知人舉擇之化萬一小有失當汗漫難收綸綍既行
所繫不細更望深留聖念慎加審擇則天下幸甚

奏乞增補諫官

臣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所以廣聰明而益治道也
昔在章聖之朝開廣言路置諫官六員仁皇慶曆之初
亦嘗增置員數近年以來止及三員又自呂海改御史
中丞其闕至今未補當陛下求治之際耳目之臣正宜
多設伏望聖慈檢會慶曆故事增補諫官員數庶使言

路得人上裨聖政

再奏乞增補諫官

臣近嘗上言乞添置諫官員數未蒙朝廷施行伏緣諫
官通天子耳目之臣設之不可不備當陛下明目達聰
之際尤藉羣才協力況有呂海員闕久而未補陳襄至
今未到惟臣獨員當此責重惟無同寅協恭之助退無
商議講求之益以臣暗拙實懼闕伏望聖慈指揮檢
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

奏乞戒飭陳邊事 熙寧二年三月

臣聞舜舉難任人而蠻夷率服詩稱選人罔極交亂四國
臣愚慮切恐分畫地界之際復欲阻兵脅盟臣已指揮
沿邊諸將審稱為意然之備更望朝廷戒敕邊臣仍
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不以見小人用之則交亂非

得少有懈慢其向來所增軍馬及創添吏員且與存留
候將來盡定地界納到誓書拍滅未晚蓋朝廷舉動夸
夏所瞻固宜慎重及臣所奏請邊防利害幷舉辟官屬
亦望不付有司特降聖旨施行免用常格沮礙臨時闕
事萬一落賊姦便上貽宵旰之憂則臣不早陳述之罪
萬死難贖伏望聖慈留神聽納則天下幸甚

條列陝西利害 神宗一年

臣前次上殿奉德音以臣曾任陝西令臣具陝西利
害聞奏臣才識淺拙慚無長策上禆聖猷謹具管見條
列如左

一唐以涇原帥府在涇州爲四鎮北庭邠寧帥府在
邠州爲靜難軍本朝置逐路總管亦多只在涇
邠二州自康定慶曆後來方於慶州置環慶帥
府渭州置涇原帥府蓋以邊事之除便於照管
然事平之後饋運增速民力倍費所以陝西之
民久不完復臣今乞移兩路經畧使只於涇州
邠州置府或遇邊事警急可令暫就近照管
庶減供饋之勞實於邊事無闕

一邊帥多以糧草責不在已務擁重兵於無事之時
坐耗軍食及妄興軍旅誘致寇警或縱熟戶邊
人劫掠西界殺害平民爲國生事皆非朝廷愛
糧草處差使緩急旋行勾抽不惟惜得軍儲兼
令各兼本路經畧判官專主本路糧草及
城寨使臣邊人不得誘致寇警希功生事如能
愛惜邊用比常歲不增供億及將到任至罷任
一路糧草比較如有增羨及本路並無生事之
人即委監司保明其判官幷帥臣並與推賞或
枉費供億糧草虧耗及縱邊人生事者並行責
降如此則不惟邊計可寬亦使奉狀懷我思信

一陝西有沙苑等處監牧草地七八千頃自來養馬
別無增息蓋古良田今來陝西四塞之地不通
漕運若得彼中自出穀食則屯聚大兵易爲供
贍今乞罷陝西監牧將上件地開爲營田募民

耕種一頃歲收公私無慮二百石則歲可得一
百五十餘萬石以助關右兵民之食爲利不細
其所得芻稈自可秣馬以助軍計一方今陝西
苦於城寨太多及冗兵冗官爲害又朝廷時有
試中武藝等人亦與班行殿侍送沿邊指使城
寨多則分部兵糧冗官多則坐耗邊用及班行
等各懼替歸本班難得差遣故人人皆思僥倖
以爲身謀交搆邊事無所不至今乞將開慢城
寨冗官冗兵檢會臣前來劄子委帥臣監司減
省其試中武藝等人即乞且送陝西內地易得
糧草處差使緩急旋行勾抽不惟惜得軍儲兼

免妄生邊事

一各邊地瘠薄公私難得米穀又山險艱於般運而逐處場務醞酒耗蠹無度每遇邊上兵馬屯聚和糴不行兼一遇凶歲民即無食官中却報軍糧救濟今乞將沿邊次邊鄉村酒店課利每兩月不滿二貫文者並行停閉其州縣城寨酒務亦不得於常年課額外務爲增羨庶使不奪民食饑凶之年可以賑救貧乏免滋起和糴米價大費官錢

一解鹽之法是爲邊儲根本近因法壞朝廷難以遽復張靖體量亦不能深究利病朝廷以未見弊源重於更制臣恐三二年間糧草亦更虧少今乞檢會臣前來劄子令轉運司通管公共講求長久之法庶幾范祥時糧草之數漸可復補

一今之商賈富人車馬裘服皆無制度役屬民衆奪自奉盡前世聖王法所先禁今不惟容其奢僭而又於朝廷急難之際一有牢敏假耗蠹民用則羣聚與怨今既不可暴行禁止可以因其所欲而爲之節文又得財利以資公家之用今乞如秦漢武功爵之類立爲散官及衙校名品使富人入粟於邊然後授之即以其名品高下定

爲車馬裘服僕使屋宅之制仍聽贖輕罪如此則國不失權而民皆樂輸不惟可實邊儲亦可漸行內地此亦漢之遺法在聖朝舉行之爾

一邊人好食西界青鹽難嚴禁所不能止販者多是邊上強人事敢悉遵遠配邊上強人漸少甚非中國之利今乞於沿邊置權場以茶幷雜貨博易青鹽盡收入官與解鹽同賣仍通入解鹽地分許人通販官中收其稅錢額其合用茶乞自朝廷計置與其他雜貨即令經鹽司管認如此則不惟省刑愛人亦可以固我心息邊患

一陝府虢解等州與隰州每年差夫共約二萬人至西京等處採黃河科木令人夫於山中尋逐採斫多爲本處居民於人夫未到之前已盡却致人夫貴價於居民處買納及納處遙遠難所費至厚每一夫計七八貫文貧民有賣產以供夫者今乞並破官錢收買如官中少錢即許合著人夫戶情願出錢免夫納錢一貫文與官中合破夫糧相兼共買官物與別立賞格如此則河防無闕大省民力

奏乞令孫永依舊知秦州 熙寧二年四月

臣前次上殿親承德音以孫永守邊失策更且責其後故有以見聖心寬大使過責成深得秦繆公任孟明視

之道矣今日却聞孫永降職移知和州以李師中代爲
秦帥臣竊以帥臣之職尤須久任方能諳熟邊事經輯
建畧若因事屢更則不惟迎送勞人兼亦百事更變兵
民之情不無煩擾兼臣舊與孫永李師中相識各粗知
其性行孫永雖無應變長材然忠謹慎靜足可使之安
守李師中實有材力急難可用然好進任術不能靖安
其職若急卒稱寧必須躁動別圖進用如此則久長之
故未必得如孫永欲乞且依前舉聖訓孫永與兵職且
令依舊知秦州以責後效李師中且令在河東徐觀其
政績兼免移易勞人庶事煩擾

貼黃臣與孫永相識頗熟今言之則有營救之疑
不言則有曠職之懼被疑則臣身受責若曠職則
誤朝廷臣是以再三思慮不敢不言惟在聖明採
納又仁宗朝韓琦以好水川事敗亦只降官仍知
秦州今若以一寨易一帥則恐邊上得力將帥不
易安職如臣言可採只乞作聖意更改

論富弼入相久謝病不出

臣聞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則君之倚良臣猶人之須手
足也手足不可舉則無以爲人大臣不任事則無以爲
國故虞舜作歌戒其臣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是股肱
之臣喜於任用則元首之德日以興起也陛下即位以
來審求輔相冢宰之位闕已逾年近得富弼委之大柄

四方士民莫不歌舞以謂聖主既得賢臣則德澤日新
太平可待而弼登用以來屢以舊疾懇告入則藹衆循
舊不欲有爲退則謝客杜門罕通人事雖陛下丁寧宣
召而弼終未樂就職竊以中書政事日有萬機朝夕之
間貴裹是賴在陛下鵬乘之尊尚以宗廟社稷之重惟
日孜孜旰昃不暇而弼乃以養痾自便處之晏然臣竊
君勞於義安忍或以謂陛下待弼恩禮雖厚而誠有所
未至用弼雖重而任有所未專使弼不盡其才所以鬱
鬱失職而遲遲求去也以臣思之竊謂不然且弼起自
布衣仁宗擢爲宰相先皇帝暨陛下倚爲宿德元老四
方士民望弼爲賢臣碩輔在弼報稱之義自應如何況
陛下懼災求治之時而弼位居冢席君臣之際不宜形
跡當自任以天下之重盡慮盡陳其所欲爲必曰方今何事
可憂何人可任何利可興何弊可革何者爲先務何者
宜緩行然後審陛下用捨之意而弼之去就自明何必
俛勉雍阿自爲卷縮是非不欲明辯進退不敢顯言第
且稽疾於家使人主厭於容養然後翻然決去方爲善
謀者哉臣必慮弼惑道家全神養氣之言徇曲士忘名
忌滿之節不以天下之重易其愛身不以萬務之急妨
其養性恤己則深於恤物憂疾則過於憂邦但能早退
自全即爲明哲之術殊非聖人朝聞夕死之意而弼以
爲得此又弼之過計也且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則是朝之老成過於典刑之重也易曰主臣蹇蹇匪躬之故則是人臣之分不以一身爲恤也今陛若遽還遂去則致陛下有不用老成之迹陛亦有不能竭節匪躬之名不用老成則於聖德有虧不能匪躬則於臣節無取則陛之處身致主兩皆失宜而望儀刑四方表率百辟難矣臣又自念陛與先臣素有契義在臣當有忠告之言而以待罪諫垣不敢私通書謁伏望聖慈將臣此奏宣示陛如臣妄詆大臣則乞重行貶責如以臣言爲是則陛宜恐懼脩省不可更如前日倚疾自便速當靖恭厥位同寅戮力竭致主安民之慮講與治補弊之術延訪多士採擇羣才上以副陛下倚毗下以副士民屬

望使虞舜之賡歌不獨見美於前世微臣不勝大願

坐靜室賓客既知陛有足疾必不責其迎送之禮若只坐與之語於陛有何所損亦乞聖慈宣諭此意

奏乞將章辟光所奏宣示臺官 熙寧二年

臣竊聞臺官上言著作佐郎章辟光不合妄進文字語言則可以安中外之心如其言涉輕妄則乞依臺官所奏早行責降以戒愆忒若只但示含容足使外議傳播及岐王聞之不能自安於陛下友愛之間所損不細防微杜漸不可不察

論新法乞責降 熙寧二年七月

臣自備位諫垣殫竭愚衷實欲少裨聖治仰荅天恩但其才不逮人技有所止多言煩瀆一無可取加以執政之臣遂非強愎自謂人莫己若惟欲衆不我違率意而行略無顧忌至於元臣舊老皆務泯嘿雷同漸恐欲事必行嚴立法制深嫉異同之論急繩違忤之人以致忠實日疎諛佞得志陛下無緣納諫之美百官懷苟且之心

衆怨潛興無敢言者此事將有漸固非臣力可回則其疲憊無堪罪在難救伏望聖慈早行黜責別擇諍臣庶幾取信朝廷可救時弊大臣有所警懼小人不能爲奸惟在睿斷行之不疑臣無任激切之至

第二狀 熙寧二年七月

臣昨日上殿劄子蒙恩令送中書臣恐執政遂非不以臣言爲是進呈之際不蒙施行伏緣臣自到諫垣方見陛下進用富弼王安石臣與士大夫私相慶幸以爲儒者得用必贊陛下行堯舜三代之政以脩己安人爲務敦樂直錯枉之風先道德而後事爲先教化而後法度變俗易於反掌施仁速於置郵是將拱手垂衣而天下

憂然矣今則富弼移疾居家堅不就職安石乃以五鼎
富國强兵之術啟迪上心去其舊聞以希速效甚異孔
子不言軍旅孟軻恥道威文之意也又復任用小人專
與財利將使上玷聖德侵剝生民臣雖屢有奏陳不蒙
聽納而執政之意持之益堅故臣太息失望不能自已
觀其爲事倉卒知人不明必恐別生事端上負陛下注
倚此臣深憂過計愛君行已區區莫奪之志也今執政
之臣既謂臣言無狀而臣亦惡執政不能致君若使尚
處諫垣議論無由協濟苟避職事廢闕實亦不可同寅
伏望陛下察臣狂愚早行責降庶免大馬之力別圖報
効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奏乞詔還呂誨職事二年

臣竊見前御史中丞呂誨坐言事失實奪職降知鄧州
緣誨賦性質直素秉忠義朝廷許其風聞言事誨亦行
之不疑既有所聞遇事輒發論議雖有過當其情實可
含容又況陛下舉直錯枉過惡揚善之時有臣如誨不
宜遽去四方不知其罪無以奬勸正人伏望特回睿恩
放罪詔還雖是已補中丞亦可別與職任留之左右實
激忠良

奏論責君子大重奬小人太深　　嘉祐二年七月

臣累言張靖不合責降薛向不合仍加奬用蒙聽納
緣臣備位諫垣職在檢補時政凡是實罰善惡必須竭

力陳論臣曾任陝西親見向之姦迹豈敢偷安苟徇結
舌保身況君聖神之朝當盡强直之說愚臣自切近職
固亦上體聖心無非奬善旌能去邪黜枉深欲明示好
惡將使天下風從而乃執政之心喜人承順故不能分
別邪正以致賞罰不平使天下之人有疑於陛下必謂
有失實即坐左遷此則責君子之太重也薛向外官固
合守法而敢違條罔上罪跡顯聞不獨曲被優容而復
繼加奬用此則奬小人之太深也陛下問或違內臣走

馬承受輩體訪外事固已不使臣察得知其或言不審
詳必爲隱而不責又況背使與罪人對辨而反坐其言
者哉此則務優容而來其言也且薛向在陝西壞法已
七八年張靖一旦往彼體量不能盡見根柢詢訪之際
容有不詳朝廷忘其元初被旨使與罪人對詞一有不
詳先被黜辱此則因違忤以沮其忠也責君子太重則
忠臣難立奬小人太深則姦邪易滋優假以來之則近
侍之言皆進違忤者沮之則中人之性盡務如此而望
屈伸之不倫聰明之不惑不可得已陛下天資睿聖超
邁前古臣之遭遇千載一時徵臣尚恥於枉尺直尋陛
下固不可啓寵納侮豈止爲臣及惡德實亦有害邦家伏

望聖慈捨已從人勿憚改作近者二人之命悉賜追還不唯賞罰均平實亦天下幸甚

奏論薛向 熙寧三年七月

臣累言薛向有罪不宜獲貸又其性貪狡不可付以六路之權不蒙聽納臣聞傳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聖王之政在乎愛養百姓而補助其不足使之衣食有餘然後供給公上猶先培其根本而待華實之茂理之必然也陛下方以公私匱乏之故務先於理財蓋欲厚本抑末補助百姓將使富而後教冀三代之政耳非有意於損下奉上廣聚貨利增大倭心而已也然則付其任者宜得仁愛有

德之士視人如己方能知民飢渴發斂以時庶可副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固非如薛向急進希功貪狡刻薄之人所能爲也方今多士盈庭必有賢材可副選任在陛下擇之而已今乃付以薛向而欲使黎民不飢不寒知陛下愛養之意是猶愛其赤子而付之狠戾貪狡之乳母欲其子無飢渴之患而知其父母之意固亦難矣今陛下成命已行聖意定也而臣區區猶言之不已者是臣之職天下之士未至絕無君子而致陛下屈法獎用小人是執政之罪也陛下聰明聖智有納諫之資而臣不肖失職之莫回執政之罪在聖恩得言無可取則臣不肖失職之莫回執政之罪在聖恩得以含容而臣之罪又安得不治哉臣不勝待罪之至

再論薛向 熙寧三年七月

臣前來累言薛向在陝西違條罔上罪狀顯明不當曲加恩貸仍蒙獎用及張靖不當先於罪人責降皆是朝廷賞罰之失將使奸邪得志盡謂憲典可欺中人之性易移惡以張靖爲戒遇事必皆希旨斂惑人主聰明蓋自中書不合差除致累陛下聖政臣雖累曾陳奏不蒙聽納施行今又委以六路生靈使之專治財賦則薛向奸詐必更甚於陝西緣陝西有都轉運使諸路帥臣走馬承受皆是朝廷信臣不爲向所統攝又有非時使命往還訪察若是臣寮善惡朝廷易爲得聞而向以巧能彌縫尚敢肆爲欺惑今來東南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統

臨又無非次使命採訪加以吏民懦弱被苦不能伸陳即向奸欺足以自恣又開東南諸郡民力多困窮近復連被水災正要朝廷優恤陛下當遣寬厚仁愛之使惟令撫養瘡痍俾得漸就富完以厚根本豈宜更令纖巧刻薄之吏別肆誅求或致民心困窮亦必別生事變則於治亂所繫非輕臣居諫垣豈敢緘嘿陛下度臣於向素無嫌隙又非強愎欲遽已言何必區區頻瀆天聽蓋以朝廷賞罰爲重六路生民可憂復遇陛下聖明其言不可不進惟望早垂睿斷勿憚改爲從諫聽邪二美兼舉使天下風俗一變奸人革心當不盛哉如或以掩善

蔽能其言無取則乞宣示外廷早行責降

臣准中書劄子以臣乞補小郡奉聖旨不允所乞者竊以臣叨預諫垣稗補無狀遠使奸人壞法朝廷賞罰不平固當竭力陳論死而後已乃敢妄求責降輒請郡符陛下寬而不教而蒙尚加容貸未賜允俞在君父保全之恩極於仁厚而臣子補報之義愈宜竭忠然有未盡之誠不避煩黷天聽緣薛向詐佞貪狡衆所共聞陛下但愛其小才臣依違而不言負陛下之罪不容誅矣

奏乞罷均輸狀

臣伏覩近降勅命委江淮發運司行均輸之法此蓋制置條例之臣不務遠圖欲希近效喜取周禮賒貸之制理市之法而謂可以平均百物抑奪兼并以求陛下之信其實用桑羊商賈之術將籠諸路雜貨賤買貴鬻奪商人毫末之利以開人主侈大之心甚非堯舜三代務本養民之意也臣聞傳稱先王之化民日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恭遜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知睦柔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使貪鄙之吏多引其類遍行則必中外生民咸仰蠹德若謂已行之命不可遠止則乞先罷薛向但委逐路監司只用常平舊法凡物之賤者貴價以斂之物之貴者賤價以發之無令抑配人民務求羨息亦足以均平物價沮抑兼并又何必過爲更張以傷大德哉臣職叨言路義切愛君知而不敢不

言言之不敢不盡惟望聖慈留神納聽不獨微臣幸甚
實天下幸甚

論劉琦等不當責降 熙寧三年八月

臣今日忽聞詔令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
擅去官曹動喧朝聽等罪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
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爲忠人君以納諫爲美
率職之臣獲罪則忠歎不勤納諫之風或闕則君德有
虧是以仁宗皇帝開廣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
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歸心先皇帝容納
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等與臣爲御史亦嘗擅納告
身皆蒙慰諭封回自是誨等力求外補此陛下之所親

見固爲萬世之光陛下遠事繼明思紹先烈而因二三
執政不能以道事君敎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乖於輕
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
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原而柄臣遂非
掊擊其罪欲其畏避擯縮遇事不敢輒論難於政府便
安而陛下將何所賴且執政王安石以文學自負以議
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頗幸易輕信難回
舉意發言自謂中理近以陛下切於求治安石不度已
才欲求近功忘其舊學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
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栝商歛言財利則背孟軻
老成爲因循之人棄公論爲流俗之語其已者指爲人

行既寡以戒百官
訂令意者即謂姦能所以應薛向爲通才指呂誨爲無
用致陛下無從諫之美使時政有摵苗之憂臣常失望
痛心故已屢有陳奏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
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安石議桑羊之術不恭甚矣四方
百姓未安而安石欲使小人以授之賊之甚矣加以曾
公亮年高不退庶前已虧且欲安石見容能終雷同苟
且舊則好拘文法今則一切依違趙於心知其非而詞
辨不及安石凡事大能力救徒閒退有後言此皆陛下
大臣所爲安得政令無失求諫尚恐不及何暇深責諍
臣蓋以安石之心將欲果於與事所以深惡言者慾戒

後來殊不知成湯罪己而興雨拜昌言曰聖周道既衰
則有防川之敗秦法雖暴而有裂怒之民陛下審知聰
明洞照古今豈可敢竊偏聽而失天下之心伏望陛下
下氣虛懷深爲國計將琦等責降告敎速賜追還安石
不可久在中書必恐任性生事宜速解其機務或且置
之經筵足以蒼中外之心何未然之患如是則商湯改
過之美可復見於今帝堯欲之仁不獨稱於古臣不
勝大願然臣久居諫列智慮不明不能救止未然遂致
聖政有失雖陛下不罪改作而臣之職事已虧豈敢復
在廊廡輒已居家待罪自今月十日更不供職伏乞
行貶竄以戒百官

貼黃今後政府臣僚每欲主張親知但只先同議
論後至簽書之時別作回避則言者無由奏彈陛
下豈可不察劉述方被劾劾執政陷以稽遲之
罪劉述既見事有未安自當不敢行下本是盡心
職事却蒙執政深怒況王安石舊作中書舍人糾
察在京刑獄亦曾繳納詞頭不肯入謝今日不存
忠恕以至于此亦乞陛下詳察

第二狀熙寧二年八月

臣昨日上言乞追還劉琦等責降詔敕臣已居家待罪
以俟竊殊然有愛君之心尚冀一伸伏緣臺官爲天子
耳目將使警察百辟以防權倖之非今琦等一言柄臣

便蒙落職豈當若指君父之過則將何法以加之況自
先皇帝以來人主未嘗自有過失皆因大臣輩指不謹
玷累朝廷且君父既爲人所玷累則忠臣孝子寧忍不
言陛下不察其心更加貶竄不惟自摧耳目乃使忠等
莫伸方今多士盈庭大半趨附執政陛下更以法令驅
之使畏大臣則其任性恣行何所不至陛下雖欲制馭
必傷終始之恩所以人主雖當仰成執政而督察之任
委之臺官俟有過愆則使彈擊下以使大臣知懼上以
全君臣之恩此是從古以來馭臣之要道也陛下將臣
此奏反覆究詳特與追還二人以正朝廷之失則臣死
之日猶生之年

之愆而止之耳敬亦謂天下之人不敢言事大抵皆仲淹右司諫首論時政不可爲陛下上弗許又言臣爲言官不見信聽聖恩隆厚至於不敢言責無面目居此責任遂居家待罪

奏乞詔御史覺察諸路轉運使

臣竊以天下財用出於耕桑耕桑出於民力民力有餘
則財用足民力困弱則財用匱故傳曰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如此則財用以民力爲根本未有弱其根本而盛
其枝葉者矣向國家東轉運使因進羨財公私窘迫今
又聞本路官將綿倀與人戶每十三兩折和買絹一疋
人戶却須減價賣易如有斤兩折耗比給見錢甚有虧
損及至納絹之日所貼益多及聞制湖北路監司令民
進納授官有人戶家財不能滿數者須令三四戶同共

進納內只一戶受官受官者既使它人助錢大爲僥倖
同納者無名被敛徒抱怨嗟陛下方患國用不足正宜
愛惜根本今轉運使所爲如此安得民力不傷孔子謂
與其有聚敛之臣寧有盜臣蓋謂盜臣止侵末財聚敛
必傷根本伏望聖慈下逐路體量如實有上件事狀宜
與重行責降仍乞詔御史臺覺察諸路轉運使有戾
制敕爲聚者速行彈奏所貴民力漸蘇王道可行

范忠宣公奏議卷下

繳進後漢光武詔書 神宗元豐八年 哲宗即位公時知青州

後漢光武報滅宮等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家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海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常多失實誠能棄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臣伏見夏國羌人皆聞多日未見放回近日探報賊中事宜漸都添屯兵馬必是發情疑阻邦欲別生邊患伏望聖慈以陝西生靈之故稍從其欲使復常貢庶幾可以罷兵俾華夏獲見太平則陛下好生之德洽於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間臣常讀後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良有深戒臣恐陛下欲謹錄繳進惟聖心採擇

論蕃官久例在漢官之下 元豐八年四月公時知慶州

臣昨淮兵部相度欲乞應蕃漢官非相統轄者並依官序相壓其城寨等管轄蕃官即依舊在本轄漢官之下詔依兵部所乞奏勘諸路蕃官不繫官職高卑久例並在漢官之下此所以尊中國而制夸狄也行之永久人情安熟雖蕃官之甚黠狡者亦不敢有覬望等輩之心蓋分義體勢不得不然上下遵承自無爭較況蕃官職名雖高只是管幹部族人馬凡部族應有公事並須從漢官彈壓理斷及戰鬬亦並用漢官使臣統制驅策故于平日必使名分相殊體勢相異則緩急之際不失統御今若無故忽更舊制恐依漢官之法便與不相統轄之官依品序位即邊上使臣及京職官當在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而沿邊將副使臣纔過替移或於它處出

入相值坐席相同便合在舊蕃官之下人情之間豈能堪此況夸狄之性兇狡尚氣當務裁抑驕慢之心豈可輒啟勘緣邊使臣任滿多是就擬鄰近城寨差遣他日或再相統攝即漢官使臣中必有摭憤報怨之人而蕃酋之徒既以等輩自處必生嫌恨致統制官司煩于處置開端生事爲害不小防微杜漸實在于此伏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諸路蕃官各依久例不得與漢官敘班並在漢官之下所貴不失中國夸狄尊卑之限絕蕃酋驕慢覬望之心統制有常不爲後患

奏乞詔內外臣僚陳利害 元豐八年六月公時知慶州

臣伏覩六月二十三日詔書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

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者有以見聖心求治之深也臣雖至愚不敢泯默竊以陛下方欲重熙之運布日新之政天下之人翹首以望至治固未聞闕政之可陳也所謂民間疾苦則陛下臨御之初聊整數事而百姓歌舞歡呼者是也蓋近在畿輦之下事理著明者陛下得熟聞而更之其在僻遠幽微者則陛下莫得而聞矣固宜明詔四方詢求之廣也然中外臣民猶未能深副聖意極有所陳者蓋民庶之愚雖有疾苦不能自言唯舉人胥吏有能言者又以利害不切於已而不言也臣竊則亦有不能言者矣或有所畏避而不言者矣有疎遠而謹靜者矣有意於憂國愛人者昔未嘗言而今

槐於言者矣如此者皆不言也倘非陛下深詔執事及羣有司使各罄其所聞自陳於上則懼聖詔將爲空文而天下之情終不能盡也蓋向來朝廷脩立法度付之有司以施於天下固欲便民而益國也如慈父寄食哺兒意豈有不善者而哺者無愛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曰唯知哺之而已不恤其他則兒不病而死者幾希矣今吏人行法者不恤民之利害惡欲曰唯知行法而已不恤其他則宜其百姓疲弊而無告也然則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害民兵刑法差役之弊守邊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

明詔內則敕六曹四司九寺三監三帥百司外則敕監司提舉提點邊臣牧守以至令佐監當曹掾各使條陳本職及所經歷之利害無或隱蔽曰某事利人益國可以興行某事煩密勞費可以簡省某事蠹害公私可以釐革限一月內開奏亦可因其所陳畧知其人之才識然後陛下參命近侍與大臣審擇而行之法爲霈澤被於萬方如此則朋龜獻兆庶績咸興堯舜三代之政可不勞而成唯陛下留神省察特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奏乞保甲并用冬教

臣伏觀提舉保甲司牒准樞密院劄子指揮鈐束保甲子弟不令聚集飲博即遇閒暇於本家閑習事藝切緣

保甲每月雖累指揮併教兩日或三日比之自來全少然未免往來聚集有妨農務蓋子弟慣入鎮市漸喜游惰託以脩葺弓弩箭器或期約同保私鬬爲名不肯專意生業官司及父兄終難鈐束覺察自古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曰皆於農隙以講事此古人不易之法所以東作西成得盡其力三年之食可足武藝不廢民力不窮三代與王同此道也蓋農事播種欲趁不可少有失時常如寇盜之至苟一日慢期或致終歲之闕則職在勸農者所當申陳也臣今欲乞應二路教閱保甲計一歲合教日數併就農閒之月其餘月分並歸農業則官司與父老易爲拘管不唯農不失時亦因併教多日事

奏乞揀閱保甲 元豐八年七月公時知慶州

臣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六日奉聖旨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止令每歲農閒月分依義勇舊法赴縣教閱一月所有差官置場準備筆劄及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等仰樞密院取索會校指置條貫與三省同共立法取旨施行臣愚竊以先帝留神訓練保甲今已是累年其間慧有人材武藝超出羣衆者乞並給盤纏赴闕委殿前司揀閱其間人材事藝可及諸班者與等第於諸班差撥直殿侍安排如不願者委逐路安撫都總管司合量材於敢勇效用或弓箭手軍

揮使等階級及立定年限遷轉假至都指揮使與換近下班行則人人皆有進身之望有所顧藉不肯輕易犯法其間武藝尋常惰於作業者即委郡縣覺察仍許父母尊長陳告與刺充本土禁軍上可以增壯禁衛次可使強民有歸下可絕敗群游惰之人及免凶年饑歲聚為寇盜如此則聖制曲盡久遠無弊該古人所以慮事於未然弭患於未萌也天下幸甚

荅詔論西事 元祐元年二月

詔曰勸會夏人自神宗皇帝升遐後來遣使弔慰奏

奠繼以告國母喪進遺物今者又復遣使入朝謝恩使人比來外示恭順稍可見矣然戎情狡獪未測其誠心何如耳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我人在念卿久在西寨深曉邊情當此冗罷嘉謀輔予憂勞可條具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實封開

奏無拘以文者

臣奉命皇恐不知所措蓋臣智識迂昧計慮不長何足以仰承聖問上副天心雖然臣蒙被大恩未有補報敢不竭心悉慮強勉以對以成陛下詢于芻蕘之善臣竊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塞二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之初聖政聚新凡有不便於民者悉為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謳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喧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於夓狄又邊上臣寮亦多體朝廷之意不縱侵擾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於前時所以遣使入慰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既厚是以接續前來以至累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地者其意應為前來朝廷拒之太峻却慮啓口之後更失朝廷之意則和好不難今聞夏人又將到闕願選擇押伴臣荅使與推誠語論因而談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捨己從人之德彼必有所對荅則夓狄之情亦可測見

若有願和之意此可令押件臣察自作意度說與白朋與以來甚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若夏國盡底納與朝廷待將虜到生口陸還夏國如有還上未便之事亦可固而陳請朝廷必應量度應副彼若云前來已曾請地入貢蒙朝廷不允則可答云前來請地乞貢是梁氏之意宜其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胡廷與國主必無所難彼若無則乞委延州趙尚宣布此意其肯還生靈及來請地則可驟然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後狡難測彼將陷蕃官吏軍民押在界上即拽將向來所得邊地及城寨內外所居漢人層戶先次漸令移入近裏并勾集前後虜到夏國生口亦在界上先且立定誓表預約期日兩相交還如此措置則取舍有名於國威無損其有向來所得邊地雖是建設城寨其間實有孤僻不易應援供餉之處留之則我人必須在念變事難息者邦換得陷蕃生靈不惟無損國體兼和氣充塞天地陛下聖德超越古今為中國無窮之利矣若趙尚論意不肯換易及換易之後尚生狡計別有邀索則朝廷自可絕之嚴戒邊臣堅壁靜守任其所為如此則我直彼曲我逸彼勞我直彼曲則人神共怒滅亡可待我逸彼勞則雖久不來庭於王道無損所有交地之際及宣布之時其間令有意度節次更委趙尚條上不得落賊奸計臣倉卒畧具大緊仰荅聖問未能詳盡如蒙召對尚有口奏事件得以粗陳更在陛下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貼黃臣所知邊事只熟知環慶及粗知鄜延其他路分非臣所知臣今所陳乃王體當然為萬世之法非一時之利害也又其宜布意度及換易事節先須只作押伴臣荅及帥臣度者輒恐我人萬一於應對之間失禮不遜則於朝廷無利人將來貢人回日必有答詔使可於詔其累次遣使恭順及酌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之意

畫夏國疆界三策 元祐元年二月慶州召拜右正言兼侍講時

臣竊見前日簾前文彥博等論乾政論疆界事宜其時以諸臣奏對已多臣雖有管見不敢久煩聖聽欲於別日奏陳而臣今病假在家未能如心竊慮臣人在庭議論日逼謹先具條列開奏若以所得夏國地土與易陷蕃生口如此則便可罷兵息民陛下仁惠之化得以久行兗舜之治可以速成此上策也又關州定西城間元是西蕃境土後來方為夏國已有其德口誓長吏不虞掠西蕃彼雖堅意欲之我必留之有名條委邊帥婉順商量雖便未可罷兵彼應難便猶發此中策也又若留塞門吳堡義合而止來遠處難守二三城寨則朝廷與之不足以示大恩彼雖得之不足以副其欲如此則兵必不解夏難安陛下仁惠之政何由復施陛下安危

之機遽未可料所得之地不及秦漢萬分之一乃妨陛下堯舜之政而且有後憂此下策也右臣謹條此三策上進伏望陛下深賜採擇以爲天下國家無疆之福臣稍可勉强更當面具奏陳臣未曾見夏人表章如其過有邀求則雖與地不能息兵非臣今來所料俟臣別具陳奏乞且嚴戒邊臣過作守備凡有所闕盡令陳請朝廷當一一應副庶令貴有所歸不致啟事惟中策安意顧與臣合近曾將擬下詔意示臣內有不與中國舊一節臣曾答帖欲其除去然安意未曾修改應待聖意裁度

乞早分畫西夏地界 元祐 年

臣近入劄子爲夏人分畫地界未定恐邊將新地失信復致用兵所陳利害頗明必已上達天聽近日伏覩樞密院指揮及諸路劄報西人類有點兵侵犯漢境或聞邊將多亦乘此希功先動恐至秋涼冉爲邊患臣是以風夜過慮不敢緘默臣伏見陛下始與司馬光等議定大計今乃爲邊將貪鄙之論沮害逮圖前後已成之業換易生口以示輕地愛人之德今乃俾開復留兩堡從來不守之地冉起事端以招纏兵致寇之患昧聖君舜干之化進市道苟得之謀則其是非輕重不待詳陳蓋今日新地之邊臣多昔年生事之黨類刻廷若不早悟必恐復繼前車將致聖恩無由下通天威不以義

動生靈交幣後害難量臣之區區實在於此日近把荒節夏人進貢在庭若有所請不至乖悖伏望聖慈特賜寬納或令押伴宣諭所有地界早令分畫或邊臣未能宣達朝廷詔旨有所不盡特許奏陳俟朝廷相度指揮然後嚴戒邊臣分畫地界並依已行詔旨不得虧失大信別起事端雖云夸狄貪婪必亦難生怨叛息民偃革指日可期則天下幸甚臣前來所上劄子更乞檢會看詳特垂收采

論消復陰沴元祐元年分時爲諫議大夫

臣竊見去冬以來寒雲過常今已中春陰沴未解商貫變賑卹備至祈禱精虔尚猶未有消復之應臣竊思之東手不能營生貧困之民死者甚衆聖心憂勞脩德禳災固宜如此然臣竊觀陰氣過盛而陽不能勝也伏望深詔三省選用正人在外者使復歸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或應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或應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或應

以昭示至公杜絶私門乃有司之職守為朝廷之典章此萬古不易之規而聖王之通道也今閣臺諫臣僚皆有文字論列而未蒙追改陛下必以謂進用輔臣已有成命不當因人之言輕有回改以示審斷欲全恩禮臣之愚慮竊謂不然方今拔擢臣僚須宜號令多因公卿密啟或非陛下素知若不經歷有司必然難得審當今來臺諫官若俱有文字即是朝野公言其言當則人皆謂之忠賢其言不當則人皆謂之讒黨各自係其習節豈肯輕易奏論非同一人私窃之言可以惑聖聽陛下當坦然聽信不必致疑彼皆陛下選用正直使為耳目之官豈有人不用耳目而可以視聽於天下也況陛

下臨御以來聞善必納從諫如流今乃於臣告命特令不過門下言者必不肯已微臣必不敢居久擾衆情恐失羣望不如因臣辭免特賜允從則上可以資陛下納諫之明下可以成愚臣安分之志而俾近臣得職言路開通廣帝堯捨已從人之風協成湯從諫弗咈之義一舉而數善皆得在聖明可不務乎與夫微臣叨被誤恩沮格公議利害相去遠矣伏望陛下察臣竭誠為國不為身謀特賜留神采納天下幸甚

貼黃臣未曾得見告身只是傳聞迫於自陳不暇更候審實伏望聖慈憐察門下侍郎呂公著言安壽急納從公論除命雖已依申書降下而中外紛紛皆以為門下省失官者言論未已則恐陳說難成實訪中外方司新政或恐特賜命令不行失其予物委任為得賢門下之機之暇冀賜觀覽庶幾仰裨四聰之萬一也臣不勝區

陛激切之至

論大臣輔政不當顧慮形迹元祐元年十月公同知樞密院上宣仁皇后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子厚父年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便見親臣但見其可褆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爲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上陛下即賜允許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老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灌逢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陛下宣諭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陛下宣諭敕戒諭丁寧微臣固宜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愚亦當罄竭敷陳方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爲之際豈宜顧慮形迹蓄縮周防今所用大臣多是老于患難陛下獎之使進尚恐立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愛惜諸臣則爲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邦恐事無所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爲難雖要固寵爲易若今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爲得計甚非朝廷之福伏見仁宗皇帝唯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間意長行朝廷之綱紀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況陛下方稽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紀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駁其論思羣臣一德一心陛下無爲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脩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貼黃凡人於富貴功名皆願乘時早立近用二三執政年皆六十已上或七十正是餘年無幾今幸遭逢陛下行堯舜之政擢居近輔可謂千載一時不於此時黽勉附聖早立功名不知更待何日豈肯別懷顧望阿徇他人自取上疑以招危辱在當情且無此理況陛下以公望選擇之人哉其間或

有進人不敢太速責人不敢太深者不過謂事當馴致不可黑白太明恐扇成朋黨當陛下和平之政矣萬一因此恐有間言誤陛下不細又蒙宣

論譬如人家尊長所怒之人豈可輕易寬解臣愚以謂不然蓋人主之量當如天地無所不包衆人所欲進退則人主從而行之所謂合已從人便無喜怒好惡之迹不使好人測見意旨引生讒間以惑聰明古今盡然前鑒不遠惟陛下稽測唐魏徵有毀其阿黨親戚於太宗者太宗使溫彥博責以不避形迹遠嫌疑徵謝曰臣與君臣同心一體豈有異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私路邦之興喪

未可知也帝嘿然曰吾悟之矣以此可見自古君
臣之間不當更事形迹此陛下之所熟聞吾欲引
而言之
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臣竊聞門下侍郎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illegible]
忠篤實稟于天性議論質直振理古前盡心國家不避
嫌謗陛下用賢人則賢人皆盡忠陛下寬仁大
度委任羣臣進退輔弼成以至公今韓維未聞別有大
過不候封章敢請遽然遠去必有奸人密行譖訴上誤
聖聽致陛下用賢不終使大臣失進退之節實恐正人
失望有虧聖政伏望陛下深加容恩或因臣寮問陳邦

令追寢前命以成帝堯捨己從人之心以盛前功以過
不吝之美臣被恩殊異難以緘默伏望聖慈深加不棄
天下幸甚臣與韓維亦當姻戚既欲上裨聖化難以避
嫌自安更乞聖慈遍詢文彥博呂公著以下諸大臣則
知維之邪正若維果是正人則雖有些小過失全望陛
下主張若以小過去之是使奸人學計於天下之福
臣聞謗韓維者多言其引用親戚乞陛下[illegible]進用過韓
維親戚滿門三省元是何人發意因與不因韓維自然
有無阿私事狀明白庶不誤陛下至公徵我之意
奏乞寬王覿之罪 元祐二年五月公同知樞密院事
臣昨與呂公著等并今日與文彥博等兩次簾前奏陳

乞寬王覿之罪蓋欲假借臺諫使人敢言其間雖有不
當亦須稍垂寬宥以彰朝廷容諫之美況陛下臨御以
來未嘗嚴責諫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慮來者或多
若一一罪逐實失朝廷納諫之體其心止於如此更無
他意伏聞聖訓以謂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
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多宜早施行恐於卿等不
陛下既用善人則眾人皆要難進退以善人之相稱與
者皆指以為朋黨欲得人主深防嚴戒盡行貶逐自然
君子道消小人可以得志所以臣等不避違迕縷縷開
陳[illegible]竭愚誠冀回天意臣若面從順旨則是苟容之臣
何足以副陛下簡求何面目處羣臣之右又況彥博公

著等皆是累朝舊人陛下留在左右已二三年輔弼皇
猷未嘗有闕今日豈有雷同罔上庇護黨人蓋其愛君
之心與臣無異唯在陛下深加採納所有先降敕諭王
覿文字臣未敢簽書更乞聖心熟慮
貼黃臣自先朝言事不合擯斥處外幾二十年遭
遇陛下一新庶政從諫任賢夸夏歡呼古今無比
此昔聖心所悉非愚臣獨敢妄言而一旦被臣於
疎遠之中驟致於丞弼之位故臣夙宵盡瘁恐負
聖知豈有容庇朋黨自損身名玷辱家聲取笑于
古蓋是愛惜聖政思報大恩嘍嘍之誠惓惓不已
今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即乞諭臣補外則指然

朋黨者自明臣雖一身斥逐若遂決朝廷大疑則是猶有少補不幸簡拔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貼黃臣面謝日已曾奏聞昔先臣與韓琦富弼蔡仁皇同時用爲執政二人各舉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進者遂撰造謗語指爲朋黨先臣與韓琦富弼皆得補外所用之人類遭貶逐當時遠近訪之人皆欣快相賀曰且得一網打盡此事未遠衆人猶知亦可以爲朝廷深戒元祐三年五月朔宗愨論向書右丞右諫議大夫王觀論列不當兼陳自爲御史中丞論事違古多出私意不可以執政內制王觀論與文彥博劉摯呂大防及公等論干纂前公退而上此疏時爲同知樞密院

又論王覿乞從文彥博等所言

臣昨日入對子未敢簽書王覿文字因以文彥博呂公著累朝舊人其言乞加採納及論朋黨事繫善惡消長皆愚臣受恩之深蓋瀝血誠用伸補報更無顧望曖慈之慮伏望聖慈特加詳覽又彥博公著年皆垂老屢乞退閑陛下特留平章國事蓋以重德老成一心向國真可委信此聖慮之深高出前古兼呂大防等皆陛下選拔于衆各有公望之人今若商量一諫官差除有言不蒙垂聽則與陛下眷留擢任之意輕重不同臣所以更望聖衷審慮少回天意良加採納以成唐堯捨己從人之意不使大臣有不用之言則社稷幸甚臣前年初到

奏乞看詳臣庶所上封章元祐三年公爲尚書右僕射

臣竊見旱暵作沴兩宮焦勞減膳責躬聲動羣聽臣以輔政無狀已與呂公著等同奏特罪乞行降黜夙夜憂懼思所以消弭災異之術上稗聖慈萬一采擇臣觀前代多因災異訪求直言所以宣導人情以消塞譴咎自陛下臨御之初即下詔許人實封言事當時臣庶所上封章盈於篋數其中必有可行之事可采之言若收其燼火之微亦可補大明之照大臣不能遍覽有司憚於稟行棄擲散遺耗廢省錄故未能上副陛下求言之意也伏望特降聖旨下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將前來臣庶應詔所上封章後來不拘行與不行據元初

承受到都大數目並令檢尋進入然後擇賢明近臣專
爲總領仍許於尚書省閣曹及秘書省太常寺國子監
王府一應閉慢寺監司局內選擇郎官丞簿博士帖職
教授等指射一二十員分擘看詳逐旋節畧緊切大意
同申三省其有關久遠利害未可便行者即行下當職
官局及逐處監司州縣相度給與日限具可否保明聞
奏其決然可行者便令執政進擬施行如此則必得勻
堯之言上禪克舜之治

奏乞誅鬼章 元祐二年公爲禮部員外郎大夫

臣近日親聞宣諭欲留鬼章在邊以招其子臣等奏對
不若且令到京再蒙德音三省密院且更商量止鬼章
於沿路所到處別聽指揮臣有管見已曾錄干文彥博
已下看詳今合上瀆聖聽具盡一條件如左

一朝廷獲罪人若畏其子弟之強防其警嫌而不誅
則與刑廢矣如梁乙逋之輩假設獲之若有惡
子弟則亦將費養養矣若止欲存鬼章而招其
子則有逐件利害

一鬼章本非君長止緣誘殺景思立而覆其軍干犯
先朝罪大而告于裕陵設若留之有用尚恐不
快神明之怒今留之無益則告陵之典乃是虛
行

一鬼章今已七十餘歲設使可繫其子之心亦無多
日況更因處異鄉憂愁寂寞其死朝夕可待既
死之後其子必却歸怨朝廷雖論以善終亦必
不信兼以解紛向罪人之子深損朝廷威重若
任其疑怪則彼必曰既誤我降而殺我父則將
怨叛有名

一存鬼章若不稍使寬足則必無聊而死若使之寬
足則戰士當星霜矢石之苦皆有不如之歎

一鬼章自先朝以來前後殺害中國兵將蕃漢人民
萬數極多死者怨憤莫伸其家孤寡窮獨之人
恨不得食其肉今得朝廷生獲日望棄街之戮
以快存殺之寃而得存養供飼過於有功之人
徒使激憤幽明有傷和氣

一朝廷賞功雖不繫鬼章存殺然用命死戰之人見
朝廷將其所獲怒而誅之則其心喜快若釋而
養之則其心憤懣今大寇未平尤當體察將士

一鬼章之獲本由熙河蕃將怨其害已故對

憤怒請行今既冒死獲之使其不得安心亦恐
情其闕志
一交趾方欲妄起事端若鬼章殘於京師則四方易
得傳聞交人亦將寢謀兼使其他夸狄尊畏中
國
一阿里骨見令兼錢來求鬼章俟得然後納貢若存
鬼章近邊不惟阿里骨以不如所請還之為名
未肯納貢兼其辭已曰鬼章在漢在朔一般若
今留之在邊厚加奉養卸其瘢瘡則正行阿里
骨之言彼將示恩於鬼章之子何取復感朝廷
哉

一誅鬼章則上可伸先帝之怒其次可正朝廷之法
使夸狄知畏又其次可雪踏白南川之讎增戰
士之勇快人神之憤又可使阿里骨知朝廷果
於誅惡不敢侮慢邀求早肯納貢此一舉而數利
圖得不見阿里骨罪過未解今却與鬼章官爵即是今
來朝廷不以為鬼章之罪不唯放阿里骨無名兼使邊
臣失靡令後難為應荅又欲使阿里骨人使畧見鬼章
止欲使知生存審實今既有文字來乞則是彼國已知
鬼章之存今來人使自亦不消使見却恐誘引別生覬
望勘會捉到西蕃大首領鬼章昨引見日奉聖旨候親
書蕃字招喚得結呪捉等歸漢或納質時與貸生命仍
免囚禁令於茶場安下其鬼章後來雖寫到蕃字到照

鬼章自先朝作過深入近日南川之圍殺害
邊人亦衆百里之地為之一空邊人素重怨讐發憤往
報偶得擒獲昭告於陵阿里骨失其強臣亦便納款既
釋先朝宿憤亦快天下人心陛下曲示至慈特貸其死
足使族類懷感已是國家權宜今更命之以官於事邦

州及阿里骨亦遣使詣闕謝罪兼朝廷已降回詔旨乞聖意深加詳察
賜詳察

論不當貸命 元祐三年

臣竊見昨日文彥博與樞密院吏合阿里骨來使與鬼章相見元祐三年尚書右僕射
鬼章相見欲其子結吮捉得知父在彼實可以繫累其
心臣愚以為不然鬼章是西蕃驍將身繫其國輕重未
裕之前敢與中國相抗既擒之後遂便狠狽納款則其
要籍鬼章灼然可見然其罪之始既已推過本人雖
與劉舜卿蕃字中曾乞放還未敢便於朝廷陳請今若
得與其使相見其心必猜朝廷別有意謂歸國邦須生
心或請放鬼章歸國如夏國乞還城寨之類至時必須
堅拒却致嫌怨復生若更於不與之間忽然病死則必
謂朝廷因其請而殺之尤可為阿里骨舉兵之名則是
今日使見未必為利適足為他日之害也又況大國寬

廻避必是諳其所為尚猶尋逐持杖擊其腦而
殺之不惟全無渭陽之情亦異夫七子自責之
意及無敢親不敢慢人之心此事雖不可以盡
責愚人然朝廷亦當示好惡風教以全民之天
性今乃待貸其死以示優恩甚非用中化民之
道

一據律節文祖父母父母為人毆擊而子孫即毆擊
之至死者並依常律然則古人立法豈不知救
父母為可貸蓋不欲使民專殺而亂治也今非
毆而止拽其衣袖便敢擊折足脛而殺之乃得
貸死全與人情法意相遠在於凡人猶可況於

妻父尤難屈法門下省以謂梁二固宜處死以
其能忘妻父之愛情理灼然可憫臣以為天下
之治本於人倫人倫之先本於夫婦故體
其合以義所以古人刑于寡妻不敢失于臣妾
妻子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今使男子殺其
妻之父易若雞犬則或婦人為父母亦皆合為可憫
及夫之父母亦皆合為可憫
一親屬相犯於國家風教不便父子兄弟夫婦各有
典常其情各須篤厚今夫婦相殺骨肉相殘比
陛下即位之初歲歲有增今數已過倍若不稍
示禁約則將來此類更多何由使朝廷致比屋
可封之治
一刑罰平當則下無冤人或有幽冤必傷天地之和
氣古者匹夫銜冤六月降霜所以朝廷深戒官
吏明慎用刑恐有冤也今乃縱百姓專殺平人
特貸其死使死者怨憤不雪致干陰陽之和為
水旱之災延于億兆臣賤居調炎不敢不盡其
言凡今檢到斷例與臣所陳情犯義理不同雖
有沈似者亦是當時偶有失當難為准用若更
添今來二人貸死之例則今後如此行兇之人
鮮有可正典刑者
一朝廷緩一死刑須當有所勸沮不可無名曲貸使

有罪獲免無罪銜冤今特貸此二人使天下不
知所謂是欲使今後人子皆得如此為父母而
殺人耶又欲勸夫婦之間恩義當薄耶但見不
卹死者之冤而寬兇惡之人耳於風教人情皆
為未便緣臣今所開陳非止為正二人刑名蓋
有前項所繫風教利害朝廷好惡及為冤氣致
災之本所以須至執奏自來朝廷命令或有舍
人繳奏或門下省封駁若道理別無不當即蒙
聖旨令依元降指揮其朱宿梁二欲依本省已
得指揮
論誅蔡確當與師臣商量元祐四年公為尚書右僕射

臣之愚心難知蔡確衆議不容復憂聖
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氣薄翳道
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蔡確之故煩
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復恐
貽之將來垂之史策前代誅戮則於神功深有可
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
地鬼神不能容貸至於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都忘
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陛下保完社稷之誠亦應陛下
明之所昭鑒而後臣愛惜陛下聖政之誠亦應陛下可
察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畏愚表惟願睿慈曲加
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師臣已下商量所責責

晴臣佐不紊聖則臣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論不宜分辨黨人有傷仁化元祐四年五月公以知樞密院事

臣昨日簾前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陛下留意分別臣奏以為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大防以臣言為不然以謂正人必去姦邪朝廷豈有含糊不問臣遂言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大防亦取臣言乃云須當審細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患再三奏陳然尚拘區區之誠未能少開宸聽退而憂惕不能自安然須至重複陳論以竭愚見庶裨聖政少答大恩竊以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

日親以至眞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呂惠卿為大僞點司馬光為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同合永為商鞅恭惟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為帝王之師從諫審刑任賢容衆正與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曆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數得石介以夏竦姦邪因以疾其黨類彼黨遂起大謗誣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欧陽脩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斲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為之寒心上賴仁宗容覆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為美談陛下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為

成法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枉邪為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皐陶不仁者遠則是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辟跡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況陛下聖度包容與天同德至公克已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察往咎不復究治恐累大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切於斯仰惟皇慈深加采納天下幸甚

論回河元祐三年公為尚書右僕射

伏覩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審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寶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用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墜雖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審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

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爲萬全必勝就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弊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爲深監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見但一面商量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命令之中安得有大小之差乎大抵朝廷大役卜吳朝廷所有黃河利害尚在久遠不至倉卒可容詳熟商量元第三年河議久不

決要施工只恐將來用過財力漸多朝廷欲罷不能財匱人勞別生它事則設險之利未成而疲耗之弊難救矣昨來止用兵卒二萬亦間逃亡至多若下諸州取蒙放減生還人數便見的實

一凡欲興事雖小亦必預計財料先備人工然後度力可爲方議下手豈有大河之役繁半天下生民休戚未曾計定的確人工物料便欲興工將來事至垂成木植不敷人工不給有增添公私既無備倉卒科率於民何由可辦設人害國莫此爲大所以宜加深慮也

一河役所費既廣則既回之後亦要數年安流若水小之時僅能隄塞至木大之後便復橫流反恐瘠在北流或東向舊河吞納不快却致別處決溢則爲害愈甚此事須當建議相度之臣審度保明然後定議如此則民力國財不至耗用朝廷所舉不爲天下笑矣

一議者本欲回復黃河今見成納不回已自不敢執守都梁年日久矣一旦變更人心驚駭小人利於改變必爲訾議若大役興舉又云將來若河有改易不罪水官此是姦人希賞逃罪之本兼黃河北流今已數年未曾別爲大患而議者先事向改恐失中

國之利正如西夏本不曾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所以臣言與向時邊事正同望聖意深察

又論回河利害 元祐四年十一月公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

臣聞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嫌小人之忤意希功好進行險生事於聖明無事之朝則必妄興利害親近奸人之說而欲興靈武之役臣觀今信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弊常必由斯臣不敢遠引古昔只以近事言之國家自仁宗以前天下無事百姓安樂雖有元昊曾叛猶陝西應副不易未聞四方盜起百姓有嗟歎之聲也自王安石輕信小人之言勸先皇更改法令而後衆聞妄作者紛然矣主用兵之謀至於勤興靈武之役而生民被害衆安且以先帝聖明舉動固欲詳審然小人利口欺誤執政而致執政復誤朝廷也其勸更法令者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及勸興靈武之舉則曰將爲北虜所幷時不可失況今在政府又貝欲回復大河者又曰河勢方東恐其改不定時不可失臣以前車之戒是以深畏其言然管仲有奏陳以謂百姓久勞方頻陛下安養不急之務不可遽興家臣下再遣思百條趙君錫相度疏陳回河之害甚明尋蒙宣諭復詔大臣令速罷修河司臣頃奉行詔旨深以復見堯舜知人安民爲慶二所月來都關孫村有溢

岸水自然東行議者輒謂可因水勢以成大利朝廷遂捨向來范百祿趙君錫之議而復興回河之役臣觀今之舉動次第是用時不可失之說而欲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難成及雖成三五年間必有決溢爲慮只且以河水東流之後增添兩岸隄防歲功錢物公大段數多逐年防守之費所加數倍則財用之耗虛與小民之勞擾無有已時更望聖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預約回河之後逐年兩岸新舊防埽工費比之今日所增幾何及逐年錢物於某處出辦則利害灼然可見若利多害少尚覬徐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以受陛下不次拔擢之恩雖養痾補外不敢自同衆人坐視成敗所以不避僭越之

怨而伸補報之萬一

論蔡確劄子 元祐八年公年爲內翰時撰

臣昨日面奉德音詢及將用之人臣愚雖不足以贊陛下則哲之明然不敢不竭心盡慮仰副聖問須至再三陳奏少補萬一伏緣聖政之初選用股肱正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須宜舉望出衆才德過人方可以倚辦國事化服羣心縱未能遠比古人亦須極天下精選不宜參以中常之士上恢知人之德伏望陛下深察聖念少察愚衷審推舉直之方以補安民之化

奏陳青苗等法

臣今月初五日上殿奏事蒙聖慈面賜詢問臣有奏對

未盡事理今合再具數陳蒙聖問先朝書苗等決臣對以先朝愛民之意本如父母愛子而立法付之乳媪若乳媪苟欲應法而無愛心則赤子必生它患更爲王安石立法非見汲汲以青苗時不須立賞陳他事未畢詳對今合[illegible]子仍以大凡朝廷立愛民之法不若示愛民之意法[illegible]今立法以官吏急功尤爲民害每聞[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之節而使行則乳媪將不問兒之大小緩急[illegible]之異及臨時飢渴疾病好惡之情一切執用其法則嬰兒必不自適徒益生其疾苦至有不能言而委選擇乳媪而委之[illegible]得宜而字養之則嬰兒皆自便適而康壯矣今朝廷愛天下之民爲之官能知民疾苦利害者十中無一復不問俗之所便而爲之補助之法付之監司守令而行之法使民得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合於民心者又加少爲而不顧身之外失違上之喜怒苟盡己心而行者固無一失如何使朝廷德澤下究而民不受其弊

哉臣聞朝廷如臣乳媪之喻選舉監司守令教之以愛民之意則將有慎擇次民不煩朝廷立法而天下安矣其青苗等法若當可罷不立賞不免擾民故元祐初朝廷開而更之今人以爲[illegible]

奏乞祇遵將

[illegible]

[illegible]

真朝胡人[illegible]丹時和[illegible]撫[illegible]

事[illegible]今將百年生靈安[illegible]

西夏[illegible]是小國亦未可輕[illegible]

[illegible]

奏彈吳安持李偉等決大名第三鎖口欲

[illegible]

生疑阻加以變將擅行原[illegible]

引惹起[illegible]西人侵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好名則必謂此事已曾力言自是朝廷不聽足以聊塞
責任遂叫竊位保身何必違忤君親以取擯逐之辱蓋
以人臣之罪莫大於容養小人下使侵刻生民上使敗
損聖政況臣謬居諫列職當指佞姦邪又以連任陝西
親見安撫劉滬今名言而沮止則是輕賤愛身不惟非
材難得須當委任小人而臣欲遂已言務隨流俗不思
猶處諫垣辜蒙聖恩含容於臣何施顏面唯望早行黜
責以懲戒百官

奏乞棄廢寨與西夏皆宋經理二年公為安撫事節度使

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懷柔內戎思德備至至於冊封
疆地皆出宸斷遂使累年之間戎馬不能犯寨蕃漢生
靈全活無數好生之德格于皇天故使百穀屢登四海
豐樂此帝王之盛事大平之大本也近日傳聞熙河邊
臣分畫地界各惜向來久廢寨地以為要害未欲給賜
別添賜田以數倍元差官加圖主之驍蓋欲安民息
戰久以小利引兵後來彼國果自服從永無肯更有干
犯之心今官所棄利害絕小惟聖明深加詳察欲以
十萬生靈如中季布指為面謀式大梁之下日多若此
乞先朝不少今可為監

一貫併棄訖恩伏望陛下少留聖念特俾遠罷不令易
而為難不以小而妨大檢會元約朝旨特賜允從遵孟
子樂天之言行虞舜事大之德則天下幸甚臣受恩至
重職與邊臣謀計深憂不能緘默催陛下矜憐曲加采
納又奏可勘先為陛下陳棄寨之後及後來換易生口
開豁賜官職皆與其識味者尚多不以為然今朝
廷力行淨戰少息人與西夏君臣體分已定惜有分畫
地界所較不多若是去城寨二十里內踐奪侵無厭亦
可以理開諭必肯依從以臣愚慮但恐邊將貪功生事
不樂罷兵將去城寨二十里外聖恩已許給賜或向來
用兵之時不曾保據之地指為要害却欲築城占守則
彼與之必將更有邀求縱以祖宗兵勢國力尚因德
別添賜田以數倍元差官加圖主之驍蓋欲安民息
戰久以小利引兵後來彼國果自服從永無肯更有干
犯之心今官所棄利害絕小惟聖明深加詳察欲以
十萬生靈如中季布指為面謀式大梁之下日多若此
乞先朝不少今可為監

遺文目錄

舊本遺文一卷載忠宣公四
郎公十三首按忠宣二首已
載入按作郎公家傳云公所著詩文皆亡于兵
獨存奏議十七卷今遺文所見寥無幾且大
半節文餘復散佚因考宋名臣奏議中得文正
公十餘首全集所未載者增入補編又得忠宣
公二首恭獻公一首侍郎公六首內二首雖已
見舊本俱係節畧今爲剔其同者一首而錄全
太悉增附焉爲

忠宣公

與中書論責劉琦事 此文見於諫中即後以爲上而作下而此以爲與中書者
論治平天禧今不宜責劉琦不當貢疏 此文見於諫上而卷重出今不錄
論王氏語錄序 議太廟增室事
論陰陽公者文字不經書讀 以下增論
上宣仁后論文德殿受冊
紙進明詔書
代進明詔書
論祭 奏乞明元須戰守約束
奏乞脩明元須戰守約束
奏苔訪聞所部邊防機事
奏乞那差將兵
奏牽制西夏事
奏乞不許蕃官私自改姓
論交換生口事

去處
奏論西師不可再舉
乞以棄地易還俘人
遺文目錄
答劉諫議論乞不受封邑
論恩賞失於太濫
乞令蕃官不得襲爵
戚進錄生口

論西事當改圖

元祐六年九月奏狀　祕密院劄子夏國既失恭順又復
已絕恩必須經久思慮日以擾邊為計更須別圖方略元祐
以來朝廷之所以御夏人處邊事者莫盡以德義為本
以恩信為先一切容貸務于息兵然六七年間戎兵之
卒未嘗減罷金穀之費未嘗省美備禦之出未嘗節弛
且且彼所求我必與之不勞民足以厭其所欲不為他
日之患五失要害之地齊俱獻之求敵國體勢隨時計
謀養虎開端不可不謹臣願並以元祐詔書從事如其
恨憂置而不問戎飢將吏嚴備如昔希功結事固所不
　　卷五十一　　兵類
論西延與夏國所畫封疆事　前後奏文具詳增編論
　　息兵疏今兩存

臣聞熙延西路與夏國所畫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
廷務在息兵失于從欲速故強寇要索日益滋彰難聖朝
寬來四夷為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何況妄陳則國
體事機不無虧失自　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秉常
訃至乾順自立使者係道往返五六實欲罷兵遣已豐
富雖備好意恭承為自資之計耳朝廷即遣使往加封
畀欲速之意為賊所窺果則傲使人不即冊謝與兵
入寇延渭破殘反覆不恭宜在絕後日復有所請但

事之久元初二年三寇漫原而漢兵十一將拱手城中
不出一騎使虜席卷而歸後乃悉得前後所積歲賜金帛
每語人曰嵬名家人皆國事有此功否哉之所以連年
點兵皆欲使虜名家人知之和而敵爲其覆雖從之歟朝廷既不從
時雖數遣人求和而敵爲其覆雖從之歟朝廷既不從
則語衆曰我本罷兵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衆衆
戴威力乙遣今乃劫之今朝廷既議取絕宜作後帥草
殺以漫近易時之意令諸路多作木印來于賊彊不惟可
兵于不得已之意令諸路多作木印來于賊彊不惟可
以省征衆怨之謀又以激然其衆使知禍自梁氏始
庶有衆怨殺之理朝旨但欲使邊邊之人不能著業

息耳謂夫息戰彼安使一國之衆奔命不暇而
莫知所備若可矣如是當令諸路的臣公心叶力謀
議相關一路之備則諸路陽爲點集出兵之勢以
留對境之備則資出路分賊無併兵拒敵之患諸路更
牢送出則彼所備者勢分而力勞矣又自來諸路多招
納降人自元豐以來諸路所納不爲不多若謂可以裁
彼力戰之人則夏賊衆必數十萬豈招降之可花也若
謂可以助戰緣降人出入非部曲聚令然落伏計口給
食坐耗邊儲設備有地土可給亦妨古弓箭手請射之田
其間仍多老弱急緩衆有所舉動則舉然逸去致漏
機變行以來侵問隙修建之時即趁時併功與役人

廷如果令諸路互出銳兵虛聲密戒諸路帥臣每有
所舉不用過爲秘密暴使兵無所先出數若大舉使彼衆
得以遠避我鋒然後出偏師以伺其發則其誰敢當要
使數百里野無得耕之土衆無作息之期而已又申嚴
博易之法以絕市貨則困敵之策在其中矣是不待多
殺而爲利也

秦乞修明元祐戰守約束

臣之所以前坐制西夏者由洮城北帥並統重兵利
害相同左右相援首尾相副聲勢相接心一而力同氣
通而勢重如一身之有手足上下交相爲用而無有偏
廢此我之所長而彼之所畏者也昔寶元康定用武之

時先臣仲淹嘗統兵往援降道破元昊長驅深入之謀
救涇原屢劾可憂之患見於已試理勢灼然朝廷後來
然定戰守約束頒諸路實得其策昨因徐禧計議漫
事輕有改革行之初自羅其害蓋兵家張疑聲勢左
右制宜所不廢固未聞兵家之不假器械而能獨
勝者也今邊事未平屢請難別伏望元深陽詳度檢
會臣前奏及元頒戰守約束再加修明

秦乞那差將兵

紹聖二年呂大忠乞進副都總管降指揮始朝廷割下熙
河范純粹預行措置見次進築城之事
機變行以來侵問隙修建之時即趁時併功與役人

指揮昨降定遠城下除本路將兵盡數調發防托外更乘朝廷指揮下秦鳳路那將兵三二萬於通渭鄰側近擇利駐劄照應萬一西賊犯境於本路緩急救援及下熙環慶收接本路人已枝梧及下熙環慶收接本路人已上沿邊擇利駐劄大張聲勢使賊疑懼不敢併於一路作過將來萬一遂舉汝遮之後除本路兵馬斟量調發防托外乞朝廷預降指揮下熙環慶路經略司各令密切依昨來降定遠城例差那兵預作准備假如本司關報即於逐處沿邊駐劄照應

貼黃得仍乞下逐路帥臣別以他事為名密切為備毋令知覺不得預聞庶無漏落

論措置邊事 秦奉使宣撫李忠傑等事

崔樞密院劄子奉宣旨順包誠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許時暫赴關臣赴任之初准劄旨體探招納鬼川河南人戶等蓋自范育在本路日曾有遣納趙卬忠之議又種諤還自京師昌言被旨招納綠邊有阿里骨撒次買賣向者謀議不容不知今聞忠之子被召恐為猜疑於臣所放機事有害兼懷義永壽資才無可取未敢遣赴

闕幷免與功多蕃官別有形迹及李忠傑見體量將入界提來首領都送過天都等事臣輒從宜將行出文字帝去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姓名止將包順包誠差使臣押作赴闕其包順包誠今來朝見如欲示旌勸只乞

踢與金帛願留官職差遣以責來效及乞不以鬼川河南情偽詢訪逐人恐有漏泄昭阿里骨見差撥次赴闕進貢所有前後經營青唐指揮更不施行李忠傑三人別聽朝旨其體量李忠傑事狀如無顯迹即不得少有枝蔓漏落致使危疑不安

秦奉制置邊事

牽制之要當於中日先探知彼界人戶圖聚虛實之所過事決策前去指其巢穴攻其必救則解圍制寇不致虛發緣諸路帥司所出牽制之兵止於一路而賊之大衆勢必十倍既衆寡不敵則牽制兵馬所行分須與賊兵聲勢相連彼犯我東我出彼西進退之際不相逢迎

庶無取困之慮今熙河秦鳳路地如犬牙兼秦鳳一路止有雖川兩寨之地係有邊面受敵之處若西賊舉衆欲牽鳳兩寨須經由有都川淺井川羅和市一帶山谷分頭南來此外更無他路如此則賊兵未至秦鳳已先逼近本路通遠軍通渭一帶邊面地形道路披圖可見除通遠軍蕃漢兩將人馬自須戒嚴以防侵軼不惟難以內自空虛引兵它出外所有熙河蘭岷等處漢兵各馬難足可用緣本路對境惟東北天都山南牟會打通川劍子一帶方是西界人戶團聚住坐之所指此而進即行兵之路都須自都川淺井川羅和市或石硤子等處結陣前去乃在賊兵歸路之外聲勢甚逼彼雖

已犯秦鳳若探知本路兵行不遠必是引衆而還遂出我師之後即見我之歸路立見梗絶甚非安全之計蓋本路在夏國西南極盡之處除天都等處路與賊迫近不可經畫外捨大都而西即全無人户住坐如蘭州正北屢經漢兵討蕩具見的實決然無利可乘恐徒有寨砦之名并致勞弊以此推較蓋諸路地形遠近不同而臬人潛契居止疎密有異故攻取便利理難一體本可分别度賊寇河東郤延環慶如探得天都一帶别無大段人馬會聚本路可以出兵牽制外如西賊併兵寇犯秦鳳路即本路兵馬止可於白城谷奚牟堡左右照應相度賊勢覓便攻擊或會合秦鳳之兵共力掩殺如有此利害深慮緩急甲請不及伏乞朝廷更賜詳酌指揮

貼黄熙秦兩路既相隣接則形勢一同今秦鳳之於熙河既不可牽制只可策應即熙河之於秦鳳利害不殊竝乞驗會本路前後所供對境圖籍即見逐地名道路形勢利害庶可策應之法中間久廢因臣在環慶累曾論列方蒙留旨下諸路須行姓名以示旌寵如覓名山為趙宻順朱令畯為朱保忠是也後來有蕃官無故自陳乞改姓名經畧司不為止遵據狀申陳省部亦無明據難遂改作漢姓如乙格為白

不許蕃官私自改姓

臣契勘本路蕃官自來有因歸順或立戰功朝廷特賜

守忠元乞爲雖有是也亦不曾陳乞衷私擅自改作
漢姓如盧畧之可爲戶俗則是也見今更有蕃官奏授
陳乞蕃是自來本有禁約故蕃無故自以衷私撰改
漢姓窃恐古者賜姓命氏皆朝廷所以酬功德別忠勤
也今反使今人冒稱古者則姓命氏皆朝廷所以酬功德別忠勤
別異類也須至奏聞乞依舊姓名混雜華人若年歲
深遠代移姓易則不可考究漢蕃部族所以辨中國
與夷狄也

論交換生口等事

一道

元祐三年六月　日中書省劄子詳訪聞立法行下
舊如元所奏只乞作朝廷

經略司一留仍約論其親族以舊掠漢人對易其引
導者人賞以綿三匹十歲已下二匹

樞密院言環慶路緣邊與夏人戰俘戮老幼婦女范
交換生口若施之於講和罷兵之時則名體俱順無所
不可緣夏國方溺佛慢與師盜邊在朝廷宜明示棄絕
戒諭路邊臣整兵聽命或間出奇兵使其虜敵不敢或
侵彼農事使其地不得耕或反間用權或勞行招納必
使彼衆勞厭人意搖動則其凶酋必使改悔然後邊鄙
可期於止息也若於此時便議將生口與之交換即恐
彼知不重有害事機廣訪問得西界凡是投虜到漢界
人口並一一未衝頭是於近裏去處監防羈管

今來本路所獲老小人口止是橫山一帶人户縱有逐
家骨肉丁壯願還則命亦何緣於近裏取得羈管之人
前來交易以北推之恐徒有輕動必無實利

論治平兵馬與今不同

元祐三年六月　日中書省劄子臣僚所上互進方畧授逐
路帥臣講求困賊之策
切詳治平年兵馬數目以至降佐頭領遣應次第即與
今全然不同臣竊思之總西賊於逐路
山界各有所畏分兵行敵不敢併兵一路則我計方行
邊機難以預定其在臨時處決即先事無可預陳所有
准備西賊互有配賽防底邊民一節即不異見今備寇
之策

奏乞訪問州縣關食去處

臣訪聞得本路州縣民間甚有關食去處及逃過主客
人户數目不少蓋緣累年不熟又自軍興以後調發頗
卒煩擾爲其而保結團教之法方此推行衆民間以邊
事未定意私憂加之向春關食漸此流散深慮關陝
根本益致殘弊所繫不輕如蒙施行只乞作朝廷訪聞
内賜指揮

奏乞勞賞曲珍

昔年雖有隣路牽制應援之法多是兵將官不務公心
不以隣路皆爲己職或黨以少少軍馬或故爲迂遠

備禮塞命遂致永樂之禍臣白領漕關中至忝今仝累
累論列三年閏方蒙朝廷定議再立準援之制昨來九
月初五日晚得涇原路報賊仝脉臣於是特遣委曲珍
已下點兵來裝迎日長驅出境外三百餘里大破賊巢
賊衆到黃峯一帶日猶而去者珍之功也今來受指揮
回將未敢輒以語人欲望聖慈只遣近下使臣依涇原
例就慶州勞問出界導官曲珍已下支押賜合得銀合
茶藥見朝廷勤賞不忘功之意在朝廷無所增費而於
本路士氣足以激勵稍厭人情不為小補

秦論西師不可再舉

臣伏見朝廷聚兵一道以俟西討將俻積聚粟豗積器
禮為進攻必取之計臣以非才戇專餗雖前後累與
問獻言條具事狀仰煩聖聽然其所論堵區區餗運戰
事之所當言者至於攻討得失之勢城壘利害之實者
朝之後急民情之戚休所以繫朝廷天下之望者則非
臣之職而前此未之言也臣愚以謂誠欲不忘君者蓋
臣子之常守況臣世荷國恩久叨使令事有所覩而
心有所懷詎當以非職為閒而默默自欺此臣所以自
信不疑而敢言者也臣竊聞去年興事之初議者謂夏
人慴亂因辱其長衆然親叛階梯可平朝廷大治兵師
諸道並進所向力戰而賊巢不拔則是與夫議者之言
有間矣今朝廷會兵涇原欲為月城且戰之計臣以謂

禾將耘妨奪農時適於此日緣軍興未計動須人力臣等蒙朝廷誠以軍法責令趨辦若人户大段流移關內騷動根本之地事有可憂異日言者必以臣等爲罪臣一身之地一身之責無足自愛其如國事何此臣所謂民情之戚休着也臣竊惟朝廷興計當萬全而不當幸一時之紓事發而無成前車可鑒臣竊與老於邊事之人曲為閒宴受盡言之罪於今日而不忍被不言之罪於它時故敢以所得衆人之論昧死以聞

貼黃臣非不知忘言橫議自速罪悔籍以謂今日

盡言蓋無貴於陛下聽即鼎鑊何所愧心若雷同衆人公律數罔幸目前之無事使昭昭公議塞不聞跲朝廷他日無窮之患非臣所知也今日之論誠若正誕陛下異日當以爲忠言

乞以棄地易破虜之人 元祐元年三月時公守慶州先是西夏圍安疆四寨給賜十月分委人以永寧人日百五十五人欲以十一月十日爭界交戰用馬日交劍四數乞於許將棄地內人戶官物盡將放死於次年日日俱棄事並依所乞

臣自元豐元年在陝西路備員監司適當軍興之時至七年乃得還朝故於陝西邊事粗知始末昨蒙除授今任赴官過闕雖蒙特許朝覲累狀乞上殿奏稟職事尋准樞密院劄子催發出門故欲數奏職事了不獲陳今既到任身違制廷須至披露論析仰覬聖聽竊以西夏之闕劾順歲久邊鄙無事夷夏晏然祖因种諤流括數萬希功造事爲內外所疑以謂夏國失勢衆怨親叛無甚勞費席卷可平武靖環慶長驅或請進築開拓致朝廷大興戈甲諸路出兵同會長驅而無功亦已進築而失利衆說益試一無所成徒致疲弊百姓流徙國兵殘耗財力各有收復故砦廢州多非中國所利之地深在虜境新築爲與脩補添兵屯倍置器械加費金幣益耗芻糧盡闕輔公私之力曾不足以自支故

日煩朝廷自內應副而邊防衆隊日在可憂彼夏國者深沈自居未即報應蓋亦以頻年應敵部族疲勞橫山之人失業良久勢力未復舉動良難故但比時以來數遣使跡如効順實乃有謀爲自資之謀臣聞累番使人貨常貢既形欺我之計又爲販鬻廣通約所得不減三數百萬其自資之謀亦可見矣諸路軍兵經累次凋瘵之餘雖將招填畧充舊數而新人渺小未堪戰鬪朝廷但知兵籍數目而未知士卒之氣全未振奮臣未測朝廷謀畫所向但見近降朝旨應因軍興增置兵將官吏及添成軍兵並已抽還外議以謂朝廷晏然自以爲無事人竊要之則其欺我之計亦

已行矣常頃未俯彼所以言邊事之本意也疆土不議
彼所以爲辭來舉事之端也理勢灼然無可疑者然則
邊防大事未見成畫月滋久彼力漸全待草豐
穀實之秋當弓勁馬肥之際耕兵有請暴肆跳梁倉卒
之間何以遑應若臨時欲議許可則國體有傷若至期
復舉干戈則生靈被害唯編户之方困豈再籍之能堪
臣心之愛言有不忍已昨者既不得奏稟聖算尋曾往
見執政大臣語此邊事雖所慮亦或切至而爲謀未知
所從如臣之愚亦不敢以此自任唯是思慮所得冀訪
策士不敢內有所懷防陳其說臣切以謂諸路所取夏
人之地固未足繫彼國存亡之機而彼之所以乘困而

必爭者蓋以謂日侵月削而不敢校則小國之勢在所
可憂故自保之計不得不然一國共謀豈不及此由是
推之乃知忍徇之地未棄則邊釁無時而可除也夫中
國者禮義之所自出也今彼之與我必爭者顧禮義當
如何耳臣竊觀近時之論邊事者獨以謂彼既困怠無
所能爲加以數年可以柔服臣竊以謂不然彼所以嘿
嘿自安未有所請但爲自全之計者乃所以養銳待時
也是當終困之理哉謂部地自興復以來靡歲鉅萬所
棄爲難殊不思前日之已費者不足復追而他日之未
費者尚可救也臣伏覩陛下即位以來累降德音凡聚
斂掊擊之令有害民生者悉行蠲除四海兆民惟呼愛

西邊兵馬臣昨充北朝國信使日共接伴廣信答
語及夏國之事亦云曾有文字教南朝罷兵臣是
時隨宜應對尋具奏聞臣以謂西北戎夷之國萬
一北虜依慢或一日又以夏國所失疆土為言即
朝廷未能一一排已難為處決今日機會恐不可忽此
臣所謂事貴機速者也

寨落雖若從而別幼即虛展轉生事難保成功若一
切收之又慮反為他國所有為國患轉甚未審於當
今邊情合如何處置收不收孰為利害其三司同奉聖旨
令河東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帥臣密切
指揮沿邊官吏若有投來西人如審驗得委知次第
即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所
有西界首領若謀端鬱中國仰詳前項所問各以日
今邊情向去利害纔約詳究指置條畫實封入急遞
開奏親自收掌不得下司今劄付臣准此
右臣除已依朝命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蓋邊防機事
而繫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願何足以語此然臣
早膺任使久在邊陲採摭舊料粗若有得伏見陝西諸
路邊防自元豐用兵之後未即解嚴近者秉常失職諸
酋並參相與吞噬未有寧日方其自顧之不暇尚能為
中國患耶在朝廷正宜安不忘危動用觀成敗之變今詔
旨以謂近上酋首或欲據元有州城自守遵託朝廷應
援夫夺狄蟻聚鳥散盛衰無常先王到於荒服之外棄

而不援縱而弗絕御我之策無以過此今彼酋棄千變
亂艱危之時欲以內附爲名而請朝廷爲應援苟可而
許之臣不知一日急難有請則朝廷將真應而援之乎
應援之與名正而理勝坐遣兵之衆樂援而悅行乎不
爲之援則害大信乎凡此數者皆不可不慮也聖朝方
以安靜治天下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迹始於今
日尚何此策之議哉又詔旨以詢或欲乘其部族直謀
婦黃顧爲蕃籬昔漢武時降劉歆萬仰給馭官天子
出御府禁藏以賜之後日之害大不可救是知夸狄爲
敵附之名則中國受勞弊之實也今沿邊諸路自元豐
以來所納降羌無慮二萬口而老稚無用者十有七八

增耗邊廩爲害已大其心之向背未可知故乎日間有
引而去者則警急之際安知其非謀也然則降羌之無
益中國亦已明矣況彼之存亡興衰有未可知者異時
彼事既定復有君長必曰前日某部某族某人之亡歸
中國者我國叛人也奈何受之我今請之則朝廷將若
爲處乎豈不理屈而勢沮乎此又不可不慮也或謂彼
既附我奈何不受何辭以拒之彼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于朝廷者若誅地而
納附者若捐身以降者朝廷當使邊臣論之曰若主不
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爲若主討賊而已尚何
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他盜而

不爲捕寇也夫如是則中國豈不甚尊而名體豈不
甚正乎如此則彼於異時必曰我以患禍之中朝廷
不乘我之不幸而有我有德接我有道尚得志而負之
乎夫如是則朝廷之義豈不甚勝而彼之德我豈不甚
重蠻夷詔旨以詢若一切拒之恐仍所有邊觀戍
衆苟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擾邊鄙者也今諸路降者之言雖曰
一國之衆豈無豪傑推李氏族子以繼後者乎豈遂甘
耳若謂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蓋
筭奉反覆若戎狄仍猶日持久然後定也夫困獸猶鬬
片言出或生也彼有力者方互爲爭奪各將以衆自守
其勢而豈暇觀釁而動大必并小強必吞弱縱未改統一
中國者我國叛人也奈何受之我今請之則朝廷將若
說邪豈不然哉所以自全是愚而他時者
他時太能遠有者數可識也借有亡命過塞而他時者
不過逋逃之餘種耳願何足道哉夫李秋相吞并中
當之一利也若天祐聖世遂使此羌率至離析尸力等而
勢均者各據土地自爲一部則於時庶幾有思附大國
者矣雖然大河之南橫山之北必附於中國大河之北
賀蘭之封必附於靜戎武威之地必屬於西城蓋

勢力遂遷之異也昔[illegible]
自是漢之邊候遂無匹馬之警我之所利正願如此故
臣所謂在朝廷今日唯安不妄動用親成敗之變者蓋
謂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臣願朝廷靜占往
聖處以理義然稽古昔無昭後患深敕諸邊將吏使稍
柔其心勵其氣泉從容無為坐觀其變應夏國酋領及
部族生口有欲歸漢者並依前降詔旨一切約回決無
收受以全中國尊大之體以破奔狄反覆之謀如此則
詔旨所謂目今邊陲向去利害者臣愚妄意切以為盡
之矣若夫一得失小利小權私已喜功為國生事者
非臣所知也伏惟聖慈特賜省察

論息兵大旨狀 元祐五年七月公時為兵部侍郎安燾使

臣伏見熙延兩路與夏國所劃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
朝廷務在息兵失於欲速故狂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
朝廣來四夷固為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但務委narrow則
國體重機不無虧失何以言之自二聖臨御之始夏人
來朝貢而熙延

棄之信如是則欲速亦已甚矣朝廷所以開金城寔卩
爲不可棄者非以兩郡之爲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
以壽蹕遠禍上田沃壤足以贍給邊兵也利害所係他
壘莫比故獨不在給賜之限今盡驅之議乃欲苟日前
之小休棄形勢之要地舍數千戶已耕之土數百里
所墟之衝屏蔽無餘出門遇敵道路梗塞運輸艱虞孤
壘懸在我將安用脩補欲保一身而捐去四郡是大不
可也然則宜日詔旨所不予之地徙庶名耳且彼之所
求我必與之臣不乏見足以厭其所欲而不爲他日之
患乎失要害之地寇無厭之求將無已伏思邊隅款誓迄今十有餘年不
虎開端不可不謹臣愚以爲不久也朝廷不惜十年之費不憚十年之勞而務爲
堅守者何哉爲形勢人民惜也今日之誠信如所傳是
能久而不能近也前日諸路大舉雖覆棄之計尚能爲
之今安以待敵而屑屑如此是能大而不能小也能大
而不能小能久而不能近棄前功於垂成開後患於不
則臣切爲朝廷惜之臣願朝廷舍其淺近計於久長其
所取乎重以元降詔書從事如其似舞詐不問但務
遂吏職修舊功造事目勿令煩擾行政則宜
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羌尚能與中國久抗乎期以
歲年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惑而已臣聞自陝以西議者
靡不知此而莫有爲朝廷言者是亦以出位爲誠耳雖

朝廷前此議論邊事專委鄜延他路邊臣無得干預而
臣任泰帥涇職在論思今以所得衆人之論妄進狂說
貝亦未爲比位也伏惟聖心採擇不勝大幸

乞令幕官不得接授漢官差遣

臣久泰帥任殆遍滿經寇以來忘意
驗滿習於捐棄緣數有功之人叙進祖父曾仕漢官
或帥臣姑息特爲聚它漢官差遣致互相攀
援不安守分勍各有窺望不肯專意訓習軍馬管幹
部族以至遺使探諜講論邊事無復留心做效成風事
有未便竊緣屬羌部族既始祖元是羌人即雖緣隔世

皆是逛上使額或至逾都防圄一旦既欵漢官多在舊統轄官之上事屬倒置人情不甘大羊之徒豈可如此積弊在後無有已時若不別作申明來者未易止息兼誘致諸路蕃官子弟保來豐食騎恣相尚不肯伏從若復緩急之際更無可使之人雖有得力蕃兵亦無舊人統領臣恐積久之後部族滅耗雖落凋殘遂盡長謀秀損不細輒有短見謹具下項

一乞朝廷明降指揮今後帥臣不得奏乞與蕃官換授漢官差遣其蕃官亦不得輒有陳乞

一乞朝廷勘諸路蕃官已換漢官差遣之人並與改換就差充元舊部族都巡檢或官職甚高者即與某路蕃兵統領兼本地方沿邊都巡檢名目並在帥副之下仍明降指揮並令久任不限

資考

一乞立法應蕃官雖已換授漢官如遇舊曾統轄將副城寨官不以官職高下依舊在舊統轄官之下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人並止終其身其弟姪子孫雖因薦奏得官並只得充舊管本族蕃官各依蕃官條貫施行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人家婚姻及置買產業並依蕃部舊條施行

右伏乞朝廷更賜詳酌如臣言可採即乞以臣今奏潤色立法速賜施行仍乞不坐臣所奏行下

議進築非便（熙寧建中靖國元年五月詔公以龍圖閣學士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管勾鄜延方邊時事四年十月坐移延方邊時不曉練兵務緩克復之機落職知金州）

臣伏見陝西河東沿邊諸路拓地深遠城守增多凡邊臣始議經營利害之實與夫朝廷處決之計臣固不得與聞而他路形勢之狀保明之計臣所未嘗親見者亦不敢輕議唯是河東一路臣忝領帥任雖止百有餘日而承乏鄜延未既累月耳目閱見畧已詳熟誠心所得義不敢欺竊唯兩路湟鄯所在公私所費金帛緡錢不知其幾千萬內外之力既已匱竭此朝廷固亦

究見不待臣言而後知在私則大兵之後涉有凶年雖去歲夏秋兩經豐穰而物價未甚減小如鄜延路新城係紮今春糴買米斗猶有至一貫四百文省則一方艱食可以概見春冬苦雪饑殍縱橫士卒疲羸鶴服過半其月得料錢不足充一飽之費民之窮弊從此可推唯是浮游賊貪之人欺天罔上盜竊名器大得所欲賤者既貴貧者既富閭閻小子畧遂封侯之望而掉臂散去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人也所拓之地疆界遠絕由是封堠有去城砦一百五六十里去處必欲責巡捉人馬頻至境上則裹糧露宿曠月不返奔走疲弊衆情厭苦若欲休養上卒則新地之內無復人迹將士覩望不敢有

范忠宣公遺文

文正忠宣父子諸公道德充積於中者於數葉見于文章其片言隻字皆有裨於治道世豈非若世之文士徒枝詞琢句務爲工而已故今於諸公之文雖有數語亦必記錄使人知范氏之不朽者蓋在於穆叔之所謂立言而非宣子之所謂世祿云

王氏語錄序

先生名俶字孔章希逸子其號也自唐中葉世司天文能先見藝祖祚曆之象者先生之世祖也厥后有年矣以議金雖曆出江西故先生爲江西人明紀取書紫住經熙考先生之志也不幸試南宮偶遺乃益所學以紹箕裘文遊中有以功名勉之者則曰植黨蔽賢象數已著吾人苟獲漏網亦幸矣未幾王介甫出焉朝野咸服其明當病卜相之術雖可與醫同試見效然於人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吕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別出畫一門下省依今後急速不係利害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論證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建安初始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古三昭三穆之義

臣近聞將來太皇太后册禮並依明肅太后故事於文德殿受册緣明肅太后當時禮官議定令於崇政殿受册仁宗皇帝特降詔書稱于前殿蓋是人主尊奉母儀出於一時之詔非有可所定常行之禮今恐三省取旨一切參奉開遂降敕命直依明肅故事更不用

皇帝降詔使御文德殿受册不唯不顯皇帝尊奉之意兼不稱太皇太后謙沖之德緣自太皇太后同政以來凡有恩命前古所行與禮爲節但尊卑不必專隆

明肅伏望特自太皇太后至旨指揮更令禮官子細詳定務令中制以副聖意

貼黃易謙卦稱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一謙而四益從之又曰謙尊而光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皆經典之法古有聖明正訓百分臣不勝區區夫

馬之忱伏賜采納

明道二年五月六日詔曰莊獻皇太后風承顧保佑冲人紀于紘恩勤備至凡號令之所出或德政之施行或人材之進退或奏官章疏或已取用其說或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聖躬之意此詔書不須行薄俗恐難依此臣今再錄明道詔書繳進伏望聖慈追本朝之舊典法太祖之聖孝特降明詔以信萬方天下幸甚

貼黃今妄爲紙計者已過多矣陛下容之則妨聖孝然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全伏望聖明早降指揮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　鄧忠臣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論忠宣公分資蔭　楊龜山語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論本傳　王偁
論徽宗不及相忠宣　王偁
本傳贊　王偁
論忠宣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祭丞相忠宣墓文　也先不花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附贈苔符郎公詩四首　黃庭堅
送范德孺知慶州　德孺乃丈和之之弟
次韻難以念工拙復和成可發一笑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次前韻忠宣親戚
之句

范忠宣公集附錄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　節文

議曰每思捐身而進策嘗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慮後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泊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徒救當世正人君子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惑循公忘已爲國惜賢又曰父仇之國有時而去殷胙之義於是或廢放之江湖忽如草芥幼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古鵑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抆淚雲之藏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潦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途云云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子言范公寬夫之寬大也昔予過成都公時攝帥有告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隨香峨省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暴怒以鞭傷俾言者耳屬官輩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寘其謗請問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論忠宣公分資蔭與進士事　楊龜山語錄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

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孟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敝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卓高加獎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無出身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竟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學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學行踢之爵命至其宜爲博士乃復以爲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爲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代之密使索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順孫路安撫瑪於惠卿亦有隙也德瑞至取其事自治有自辜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瑞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讓者謂有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瑞乃取以自治失矣德瑞聰明過人而爲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瑞亦以論役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爲總管种詁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詁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爲樞密副使詁尚停任復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熙州公每自笑曰先人以來民上世有報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事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報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不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潁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顓偉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兆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辭清臣之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也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亦不赴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議大夫清臣出之舜民真定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坐貶士論是之其曾布爲右相用范致虛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

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論紹
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李
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而清
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
建中靖國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
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
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
者也

論徽宗不及相忠宣　王俙

臣俙曰元符末命欽聖定策以立徽宗起范純仁于謫
中欲任以相事而純仁以病不能造朝烏乎純仁不得

相徽宗于初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夫忠臣進則朝廷
尊羣陰用則禍亂作徽宗既已悞矣於是改過不吝以
彰信兆民遂位于以克讓天戒雖二駕遂狩而大業
復興有以也夫

本傳贊　王俙

臣俙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
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
用其言則元祐無更改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竄
謫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吾於純仁見之矣

論忠宣公不當與安長樂同祭　王巖叟

附贈谷侍郎公詩四首　黃庭堅

至正七年八月辛未朔越四日甲戌奉議大夫河南府路同知郭文
路達魯花赤也先不花奉議大夫河南府路同知郭文
舉承直郎河南府路判官董鉉將仕佐郎河南府路知
事劉臣源河南府路照磨胡欽祖等祭墓文曰維公世
濟忠直名昭日星春茲洛土有崇其墜彼哲斯萌蒸為
盜賊阬伐松根又滋孫穡神雖未殛法實難容喬孫庚
止爰復故封凡百仁鄰莫之敢廢矧公父子有功於世
戒飭禁約責在有司繼今以往孰敢弗祗崇酒於觴登
肴於俎神其鑒之永安終古

送范德孺知慶州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處女掩耳不及驚雷霆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雖九京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騏驎地上行渥洼大宛如卧虎邊頭耕桑民父老千里雖有餘論適經邦正要渠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廣時須春風搭旌旗擁鼓夫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簪笏笑胡豆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獨笑真成夢狂歌或似詩照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詩

德孺五丈和之字詩韻難以愈工輒復和成可發一笑

灘舍郭索燒野得伊尼早晚來同醉僧窓卧虎皮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潭渭經畧府寂寂閉門居京洛聖賢澤江湖魚鼈諸官如一夢覺話勝十年書積喜過從近扶笻不駕車

次韻德孺思鼠秋字之句

少日才華捨貴游老來忠義氣橫秋未應白刃加頸血猶當丹筆動天愁不見井底銜頭鼠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滄川舟次宋公原英靈在定是寒儒浪自愁

尺牘
附錄
制詞
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加勳邑誥
拜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誥
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誥
以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再拜
右相誥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正議大夫出知潁昌
府誥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乙宮使召赴闕供
職誥
題跋
跋忠宣公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誥
跋哲宗御筆賜忠宣公早朝詩
謚議
宋考功郎中鄧忠臣謚忠宣議
傳
忠宣公家傳
墓誌銘

宋曹肇撰忠宣公墓誌銘
祭文
宋陳瓘　從孫直鳴
范忠宣公補編目錄

范忠宣公補編
尺牘
與
純仁啟奉別涕久良積欽想介來煩惠書深荷重意喜聞近日公外庶寧衰拙出處狀補朝廷准養痾自便而已何日再會惟希自重不宣　純仁上
附錄
制詞
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加勳邑封
誥曰朕出欵真宰還祀合宮祇見昊天陰配文考禮樂具舉華夷駿奔方慕默無言之中緊奉公顯相之賴
范忠宣公補編　一

率履弗越肆予汝嘉具官范純仁慶曆名臣之家熙寧正誼之士著績西鄙總任中樞歲歉靖深兵革銷伏領使奉祠之日助成大享之前降福孔多推恩宜廣矧于宿密之地可仕勳邑之加往服寵章益敬無怠可封上柱國高平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
元祐元年三月　日下
拜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誥曰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賦斂之厚薄而見民力之困蘇實繫風俗之淳漓而見治體之得失是以明精神折衝故為吕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

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
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
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食實封二百户
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材周識明進如孟子
之次王退者無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跡永懷
慶曆之元臣强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佐命
召虎以来宣雖兵政之與聞緝在獻之[illegible]西
省進武文昌增秩益封襲降旨於戎守銀傅而易
失民難安而易危子欲臧於百姓以爾爲保兵之
宋子欲臧於百姓以爾爲息民之蕭曹緬思古人以

稱朕意可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
户餘如故主者施行
元祐三年四月六日下
以觀文殿學士出知潁昌府誥
誥曰百揆居中所以和庶政九牧在外所以阜兆民茲
出入之勢有殊而始終之恩無間式敷厥命其告諸
朝具官范純仁心總天常道濟民極頃列於上
劾收文武之長越進陪於萬燾[illegible]於二事退公
入相數先父之遺忠章民繼侯宿後人之愈畏方倚
成而應績遽引疾以退身言雖重違禮實增摩加殿

中之近職泊環海之大州斯崇寵名益懋恩數於戚
九德咸事無曠官而代天工四國于蕃有良翰而周
邦喜位隆者報益重志深者用彌堅勉迪爾猷往宣
于治
元祐四年六月 日下
以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再拜
右相誥
誥曰朕嗣定丕后若昔大猷勞於求賢職在論相眷言
舊德還復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具官范純仁秉
心直諒履道坦夷寬閎出於天資忠義本於家學始
終一節出入四朝向解釣衡少曠藩屏介圭脩覲喜

見儀型公來言歸益隆體貌是用延登右弼仰應中
台龍進文階增陪井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傅說
以代言康王垂拱佾成有畢公之正色惟賢能俊傑
盡其用則陰陽寒暑得其和外鎮四夷內附百姓非
至公不能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平厥辭乃心無
替朕命
元祐八年 月 日下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正議大夫出知潁昌
府誥
誥曰朕欲廟堂入則殷[illegible]於大政優息藩翰出則師帥
於一方惟時宗工引疾辭位均佚近輔數告大廷具

官范純仁端良棄於世資樂易成於天性有祇名勵
行之志有面折廷諍之風越歷累朝寖登華要暨冲
人之嗣服適父母之仰成咨於臣隣付以宥密一踐
樞要再持國鈞朕若已彤廷向明圖治緝熙緒業遵
遺先猷方有望於弼諧流固辭於機務重違爾志姑
即厥安增秩之榮名進倍封之寵數式隆體貌何
容恭私於獻論道經邦常在倚毗之地承流宣化勿
忘勵翼之心祇服朕言往供爾位

紹聖元年四月　日下

復以覲文殿大學士充太乞宮使召赴闕供
職誥

敕忠宣公補編　四

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煩綸誥嘉歆日閫忠告
全文逸

元符三年七月　日下

題跋

跋忠宣公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誥

忠宣之誥蘇文忠之辭文正家之世寶希夷從竹夫昌
公於儀曹遂得再拜敬觀竊謂與政慶厚而不忘台司
兩紀元祐而重遇再稔斯揩紳所共惜德厚流光又將
有所待已詩人美召虎之辭曰予召祖命又曰作召公
考希夷庶幾見之虯識卷末嘉定丙子上巳眉山任希
夷書

此忠宣公誥余藏有朱正川告身爲顏文忠書頒告身
又復自書此告爲子瞻制詞而視唐告稍不遠然規模
皆建中法度也庚戌仲春得觀於文正十八代孫必洛
于映堂謹題志幸陳繼儒

跋御筆賜忠宣公早朝詩後

謹按明河步玉堦君恩猶賜早朝詩明良相戒如無逸
想見當年全盛時　有元至順壬申人日天台楊敬惠
拜手書於歲寒堂

宰臣待漏入龍墀朝退君王寫賜思紹述
方當元祐太平時　元統二年上元日東陽胡助依韻
謹題

忠宣公於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此詩
當是其時所賜也公自爲執政以博大開上意忠厚輩
士風上於大臣中獨注意於公尤渥云後學鄭僖敬題

歲曆已酉夏漢陽守華亭孫克弘謹觀

丙戌年之八月十九日觀於文正公之二十世孫孝廉
公安住門公祖之風來堂王心一謹識

士奇昆仲於欽濤爲同年友初夏雨中訪合沓席於其
蘭堂既觀文正公楷書伯夷頌又觀宋哲宗忠宣公
御筆早朝詩當日君臣遇合成雍和之治流傳數百年
世澤源長鄭重善守命人欽摹典型庶幾庚辰三月廿
六日錢塘高士奇敬書

謚議

濮忠宣公謚議考功郎中
鄒忠臣撰

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充太乙宮使上柱國高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户贈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謚曰忠宣議曰謚法曰慮國忘家者臣營有焉兼之善聞周達曰宣古之慮國忘家者臣營有焉兼之善聞周達者蓋亦鮮矣全是二美歸之范公太常既易其名博士有爲之議務文覆訂屬於考功忠臣按公世系高華天資開敏策名委質早由父教之忠舉古人官業益廣功崇之志爲大臣之子布被脫衆而不以爲非都上公之司衆來繕衆而不以爲泰受贈加等告其第閥儀同三司之府表其墓隧世濟忠直之碑人臣哀榮無以尚此學訓有獲阿衡詎專美於商君達一不忘疵孫將有後於魯古云遺直今也則亡謚曰忠宣於義爲允謹議

按長沙鄧忠臣字愼思宋神宗朝羅爲秘書省校書郎知衡陽入爲南宮舍人歷考功因覆謚忠宣公遂入黨籍出守彭門改汝海以宮祠罷歸終於家後贈直秘閣所居玉池峯自號玉池先生

傳

宋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高平郡公贈太師許國公謚忠宣

堯夫公傳

公諱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也其始生之夕母楚國

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匪惟救當時正人端士之罹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徇公忘已爲國野與言數嗟使人於邑天地有時而否服膺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去如草芥紛紛蠭起已分賢生之死惟天與蓍惟君知臣遠許之初年謂國皆之新政側席南望而執浮雲之蔽趨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公望益隆恩歎彌渥法座相貝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途欲入覲則未能願養疾者益懇改元二日以不起聞天子於是震悼輟朝贈加等告其第閥儀同三司之府表其墓隧世濟忠直之碑人臣哀榮無以尚此學訓有獲阿衡詎專美於商君達一不忘疵孫將有後於魯古云遺直今也則亡謚曰忠宣於義爲允謹議

太夫人李氏夢見陳文正公隨月中承以衣裾遂生公資警悟八
歲能講所授書仁宗慶曆三年以文正公任爲太常寺
太祝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
葛又不往文正公曰汝昔日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復何辭
尚文王門下多賢士如胡瑗行改作胡旦孫復石介李覯之徒
公皆尚友而畫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
謝曰聲穀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
豈易得何庸如是卒才就褰城民不驚繼勸使植桑有
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勸慕後呼爲蒼
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葬
尹訃不先聞公曰私室力足辦豈宜煩公爲哉答書許
州訟案判官知襄邑縣今屬許州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
民蔡公捕一人杖之奴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
衛爺敢爾邪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公言養兵出於民
或若使縣民田而不得問孰安所出詰之且聽之
隸縣凡牧地隸縣自公始時景久不可
論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祝食罔時
爲經之衆賈從命新

內民不知也英宗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
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
事歐陽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
追贈期親尊屬故事公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
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
等更論奏不聽公還所授告執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
手書諭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
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
計也詔罷追尊起公就職公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
知新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神宗即
位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

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神宗嘆然曰卿之才辰所倚信
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
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覬望朝廷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
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
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
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社牧所謂
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
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鑒戒者乃以尚書解以進
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
陛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
治召延見疎述小臣咨訪闕失公言小人之言聽之若

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審而在相位稱疾家居公言弼爱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恐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皆失猶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竭以致忠告願不以此章使人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公言亦皆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措克生靈徵怨集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精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號老成為則循桑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率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馳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儉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荅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無輕去已讓除知制誥矣公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公嘉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速行安石怒公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招撫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鞫傷傳言者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

基其訪事聞於朝公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黜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又在慶者威名可謂世臧卿既父既久兵法必謹邊事必熟公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其日亟備衆大舉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須臾忘公日事勢寬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壤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盡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擾益常平粟振貸恢廣請奏而須報公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謳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邪寧問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散之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為也朝廷治建中罪公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閒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倚陽翟二十所環州种古執熟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寇公以屬吏非盜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公嘉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速行安石怒公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招撫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鞫傷傳言者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

基其訪事聞於朝公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黜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又在慶者威名可謂世臧卿既父既久兵法必謹邊事必熟公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其日亟備衆大舉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須臾忘公日事勢寬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壤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盡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擾益常平粟振貸恢廣請奏而須報公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謳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邪寧問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散之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為也朝廷治建中罪公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閒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倚陽翟二十所環州种古執熟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寇公以屬吏非盜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公嘉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速行安石怒公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招撫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鞫傷傳言者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

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公曰法不致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馬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公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眞率會院粟一飯酒五行洛中以為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閧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公使子弟視喪小吏姦因會賓毒斃肉中公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且訊之則儋年素不食斃其

曰毒斃肉者蓋妾與吏欲為變狀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閣閣知慶州召為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公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謂謀得乘間迎合矣後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公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

經之意公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种古因誣公停任至是公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葬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公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行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緡事皆施行從俾鬼章以獻公請誅之奏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放不殺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鬼章子終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士風京悼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公請置在答而念

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素心國家不可因諮黜官及王覿言事件旨公慮朋黨熾與文彥博呂公著弊於簾前未解公曰朝廷未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當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秉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幷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

軍吳處厚傅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竄其於典憲執政右其說惟公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公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公於宣仁后簾前言聖劄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睽睦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畧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恩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卒貶新州大防奏

確實人甚盛不可不問公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諛合之佞日親以至眞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亦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因喜同惡異遂至異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同合永爲商鑑今欲確不必指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文章擊公實確公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

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惰地不葬公遣僚屬收無主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更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公自引咎求貶秋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敢賢陛下加察公之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公不知乘是大防約畏爲助欲引爲諫議大夫公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當言公耶公始知之後畏畔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公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惟勸

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公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公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可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朱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公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舉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公奏曰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

戒遂以仁宗禁言明黜乖簾帥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移
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軾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
度事皆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輒下殿待罪衆
才敢仰視公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輒以比
先帝非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此奴
其言多異至是乃服謝公曰公佛之中人也軾竟落
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制詞不
英州公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所為軾嘗論其
今乃有是奏前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
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事無巨細之除如用言者特行貶
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及當時御史或謂之名公曰七十之
都人轎曰不法事及當時御史之邵成都監
司亦救但犯自當貶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
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間可知公凡為引人以公
天下公議其人不自公出或曰為宰相笔不宰籠
天下之喉加以門下公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
必知於我耶哲宗既召韋惇為翰林學士以觀
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揚州入謝哲宗曰卿
不肯為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

從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昭慈聖獻之人殆似永廢
心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
嶺表會明堂肆赦並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
公聞而憂懷欲疏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為觸怒
萬一遠斥年高所宜公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
上心遠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
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慮不測何以
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名次排序在下之所親見臣
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惇呂惠卿為陛下之所親見臣
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聖下以一杀雖之
故常軫聖念今覩參若已死則對未忘一杀雖矣
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貶謫原放其奏忤惇意試
為同罪孰知院州明年又貶安置時疾失明命怡然就道或謂之名公曰七十之
年兩目俱衰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不忍使永州
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
小有不平鳴諸子怨章惇公必報公出永益深嚴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永
覆狀公出永益深嚴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永
韓維貴州長子訴維乾政日與可助元不合得免行
公之子欲以公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公曰吾用君實
為以至宰相昔同製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
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乃止居

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則日授公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謝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公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親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詔之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硬論嘉謀日聞忠告公以疾辭詔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渭見之意公乞歸許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郡面足矣蓋意上醫視疾疾小愈而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謝詔賜醫官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

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奉之儀次第之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徽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薨年七十有五時戊申也金三千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公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又以文正所定規矩特奏聞取旨敕遵以垂永久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

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言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耶弟純粹在關陝公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卓重遂兄珙與兎磔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性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又非也況族有詩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焉高宗

建炎四年詔配享哲宗廟廷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有文集二十卷奏疏二十卷歸事五卷彈事五卷行於世五子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

宋將仕郎前作監主簿天成公傳

公諱純佑字天成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為文章窮籍籍有稱文正公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時公尚未冠輒白入學簿諸生之末晝行其規諸生隘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冠中西夏叛文正連官關陝皆將兵公與參謀鉤深摘隱得其才否由是文正仗人綱矣而屢有功文正納環

慶議城馬鋪若偏夏境夏僭扼其衝侵擾其役公率
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
以安公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文正以讒
罷公不得已蔭守將作監主簿又爲司竹監以非所好
即解去從文正之鄧得疾昏廢卧許昌富弼守洛西過
焉之秦當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
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弼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公
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史作四十九按富弼墓誌乙卯
也案諸與贈公幼有知累十餘歲時在洛與富氏家子游
富氏引葬陳設從葬器用甚盛親者如堵器用盖錫造
者公在側取一器擊以示衆曰此錫器等謂何物耶
富氏子大怒以爲笑已公徐謂曰爾何所見吾正恐愚

民致疑害爾先塋耳富子服其言康定間元昊寇邊韓
琦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内遽寒
帷帳琦起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
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琦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
報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時公在延安謂琦曰不治此事
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賤賤計中矣
琦執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也其才器過人類如
此不幸早以疾廢時人惜之一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宋中大夫尚書右丞上柱國高平郡侯贈資
政殿學士正議大夫謚忠獻龔奕公傳
公諱純禮字彝叟文正公第三子也仁宗皇祐初以文

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
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慮未盡豈有寬爲惠也由是一
切以寬處之中旨鞫享淫村民謀逆公審其故此民入
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
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惡人
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大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
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
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公
辭奏云臣今月二十九日准閤門告報已降詰命特授
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夫地隆恩實出望外馬駿
質未知所從切以丞弼之任秦漢劉鄧協贊機務阜安

黎元非待偉人昌副聖澤而臣起自謫籍召還近班議
論疎闊智識寒淺仍以一職尚忝冒竊曠使之參棄閫鈞
陪輔聖訓非惟忝冒抑亦不能伏望審慈察臣愚衷特
寢成命使得稍安義分不勝恢懇詔不許公復以年老
力辭上謂安燾曰范純祐作斁政不應引年況精力康
強當以國家閫任老成之意勉之御史陳次升乞辭罷
言官疏曰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留布力爭不能得
乞降點次升公亦何罪不過防杜言路不可開啓宗曰然乃寢布議呂惠卿告老
親見去不附己者疏徙宗曰然乃寢布議呂惠卿告老
徽宗問純政欲許之公曰惠卿密輔政其人固不
足重然當存國體又乞罷京城猶羊圈滅山陵盟罷之

煩勢布又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
勿以爲慮公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
告匱帑庾將空而曰不足慮非而曼耶因從容諫曰通
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
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
法之意固善屯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
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
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指口以元豐爲是則欲
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
國事直欲快私憤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
天下治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
慶大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
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公贊之曰願
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
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
政漸進紹述之說公洗滌更張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
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說怒會說館僚使
公主宴說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
提舉崇福宮崇寧中欲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
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韋州五年復左朝議
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有六（安史作六十七誤）公居二府布

衾純袍不事表襮沽名譽飲食不擇肥鮮不役婢妾中年即清居端坐容物不爭而立朝端方乃不可犯人以劉寬卓茂方之其任江淮荆浙發運使時過吳謁郡舉因復奏請於朝得南陽隙地以廣其基又請給錢脩造泰建齋宇二百五十餘楹至今學宮甲於天下紹興中贈資政殿學士謚恭獻一子正已

宋朝散大夫户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鄜延路經畧安撫使贈宜奉大夫德孺公傳

公諱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四子也以文正公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列有事出知縣縣遷堤壅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鍔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卧其麾下皆憤焉公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公奏關陝事力罷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日言者必歸臣是咎臣竊受盡言之罪於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神宗納之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公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爲利自徐至邊步數甚矣無辭弗受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取命公以直龍圖閣往代

之盡革其苛政時共獻議自發州召還公與軾同建議復之議載謂公講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忠宣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公請棄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疆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畧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棄請以所陷官吏丁夫歸朝廷以所創之地給賜之所言皆畧施行公又言諸路兵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隣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矣今宜脩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侯温原公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奉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

隣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將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遠論元祐事以爲棄四寨之地實啟戎心於時司馬光文彦博等主之於内公等行之於外乃降公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禁卒經畧西夏疑公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初斷酸棗牛來得令牛死者官以數百買瘞之殺牛遠絶每支官吏及策士饋糧何出一廩雖有濕惡衆亦不以致怨建中靖國元年加龍圖閣直學士再臨

延州奏言昨帥河東日聞晉州守臣所得職田因李君卿爲州論意屬邑增廣租入比舊數倍後襄陵縣令周汲力陳其弊郡守時彥歲減所入十七八佃户始脫苛斂之苦而晉絳陝三州土瘠素號優厚多由違法所致或改易種色或遣子弟公皂監穫貪污猥賤無所不有乞下河東陝西監司悉令改正從之改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鄧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徵赴闕待制致仕卒年七十有二公沈毅有幹略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弊以爲國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

三千二百緡買齊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於乖死不沾世恩其富民猶捐錢數千萬則可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紹興中追復原官贈宣奉大夫所著詩文若干卷皆亡於兵獨存奏議十七卷五子正夫正國正基正輿正需

史臣論曰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之際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器知子莫如父哉

宋單州推官子政公傳

公諱正民字子政忠宣公長子文正公孫也居家以孝友稱於書無所不窺遇事剛正以蔭補單州團練推官紓賦恤民撫斬盡瘁三年歿於單父年三十有三忠宣痛惜之至求解職平生著述甚夥皆燬燼於兵火僅見於豫章黃庭堅題跋中云士之學期於沒身而不朽君子之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壽夭之際未嘗置言息鉤之短長物固不能齊也雖然有述述之壁操之甚寘中道而毀豈能無慨於心哉范正民子政子不及友也予於親友間其人又得其七古皆可傳按問其所與交游則司馬公愛之問其爲吏見年三十試吏單父方使考劇膚擾取於民以自爲功子政以歲饑獨捨民賦

十之九雖早世可以不朽矣或謂子政父祖皆名臣賢士自宜如此應之曰文王制嘉武王飭鼎叔旦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能強之哉子政賢於人遠矣其大概有如此一子直秀官朝奉郎贈朝奉大夫子夷公傳

公諱正平字子夷忠宣公次子也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紹聖中爲開封府向氏於其境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規欲白結奏拓四隣田廬民有訴者公按視以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擂鼓上訴公追忠宣責公治地開是當恨於公追忠宣責公永州徽宗嗣位之初

欽聖皇后同聽政即日遣中使蔡克明至永州先除忠
宣公光祿卿分司南京徙鄧州密諭曰皇帝與太后甚
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不知相公曰疾
如何當赴闕供職而忠宣病不能朝乞歸頴昌養疾詔
許之繼上章告老不允比記至而忠宣薨矣時公以特
恩授忠武軍節使侍疾忠宣疾革時口占遺表凡八事
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公兄弟以所言皆朝廷大事防
後患不敢上之繼申頴昌府印寄軍資庫及葬之儀作
行狀論平生立朝行已之大節具詳其事於時蔡京當
國乃言公嬌撰父遺表又謂之儀所述忠宣行狀妄載
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遠公與之儀克明同
下御史獄搒楚甚皆欲誣服獨中使不服曰舊制凡
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實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使從其
實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復
下頴昌府取元繳納遣來八事亦實獄遂解然公猶羈
管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公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歸
頴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
直碑額也公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某隧
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
以登勳庸俗不可也若孟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
公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冀
時不獨吾家貽笑君亦受其責矣亟撤去之公退閉戶

益工詩尤長於五言著荀里退居編并理窟集三卷年
五十有七終於家初元祐間忠宣公爲相時公嘗入遠
忠宣欲以恩例擢近地公堅不肯曰正平當入遠不欲
以恩例求僥倖是時公年二十餘其立志已如此忠宣
公嘉詔特增恩澤官其內外子孫公推與幼弟久之以
蔭錮勳例追奪外官公遠納其第三子直舉官全其姪
與二甥爲二甥一爲司馬光婿孫一爲郭忠孝之子也
忠宣二女所出皆以外祖恩得官或謂公曰以親則異
姓爲疎以序則子爲長公曰不然向使先君自處度其
去取或於孫或於外孫可從也且孫與外孫等孫也今
獨私吾子人其謂我何且傷老好之心卒以納焉其後
宰相徐處仁問公之爲人於王實仲弓仲弓作卓行一
篇以對大略謂公力學爲文通古今論議出人意表爲
宰相子有聲譽不朋比爲進取資不可以勢屈不可以
利誘質之神明而不疑行之屋漏而無愧云紹興中贈
朝奉大夫弟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爲士林所推居父忠
宣喪哀毀過甚因感疾舉家不調者十年遺表獄與公
謂兄曰讓行狀時兄方營宅之事衆頗爭訓者正思
也兄行爲最兄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
俱將不免不若一身任之公乃止以蔭起官至朝奉郎
加武騎尉年五十有八致仕卒有惜羞集一卷纂忠宣
言行錄二十卷子直方官司農卿

宋朝請大夫判湖潭運使贈中奉大夫子儀

公倜

公諱正國字子儀忠宣公第五子也以父蔭補承奉郎遷知開封府延津縣靖康之亂率生母趙大宜人避兵蔡州旋丁母憂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如洪州公以機密院幹辦官應從累官至朝請大夫除荆湖北路潭運使欵滿當入覲會時相不樂違下居臨川陛辭告以先世祖塋在吳向以王事勤勞未遑拜掃遠以乞休之疏至吳展謁墓下遇疾卒於天平山白雲功德寺紹興十有二祔葬徐國公祖墓旁從公志也公長於吏治既內擢尚書比部員外郎請補外已而復召又力辭凡任監

稅者一監倉草場者一除轉運判官者三終於漕運使措置有方國用饒裕而民不困高宗嘉之常錫三品服以示寵焉所著有詩文二十卷名斐然集申明利害奏議五卷惜未究大展其用以終有子六人長直筠官朝奉郎居臨川其後復遷於樂平遂爲樂平人

墓誌銘

范忠宣公墓誌銘

宋曾鞏撰

元符三年今皇帝既即政虛心求賢首訪遺老時故丞相范公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渥所咨皆國家大體蓋

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數月以疾辭道國醫往視公固請還使召使者問實相屬公以疾辭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領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强起許之公爲恨又手詔公曰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者德求治之意既而公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元年正月癸亥薨年七十有五上聞震悼會皇太后崩不視朝間對輔臣語及公輒歎動容常贈外賜其家銀三千兩贈開府儀同三司改頒昌汝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曰以是書於墓隧碑首又詔葬爲輟視朝有司節惠謚曰忠宣四月庚子葬公河南尹樊鄭萬安

山之原公諱純仁字堯夫曾祖唐國公諱贄時祖周國公諱墳考楚國公嘗參知仁宗政事謚文正諱仲淹皆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陳氏周國太夫人謝氏秦國太夫人祖妣陳氏周國太夫人祖李氏楚國太夫人世家蘇州文正公葬河南遂爲河南人文正公議論設張紀於國書最於天下有德有勞爲宋名臣蓋不盡施鍾於其子楚國太夫人愛兒隨月中承以衣裕得之寤而生公五歲知讀書八歲能爲其徒誦說書義十有一歲喪太夫人哭泣如成人既長力問學長於論議恩補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知常州武進許州長葛二縣皆不赴文正公薨乃出仕以秘書省著

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爲政有惠愛課民種桑民獲其
利號其桑爲著作林用舉者召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
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州賴以治賈黯知開封府薦
知襄邑縣大興學校士卑踈之衛士扶牧地暴民田公
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詰公公言兵須農以
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
公始治平元年以某官爲江東轉運判官擢殿中侍御
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言陛下
親受仁宗詔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請如
從官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入論奏不聽則皆納告牒
家居待罪踰而內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

公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閫異日或爲
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時已詔罷追尊趣公就
職公猶以不皆如從官議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公通
判安州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準濮王事引誼據經
語斥大臣尤切由是名震天下從知蘄州歷京西提點
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判
國子監神宗初即位慨然有追述先王內脩政事外攘
夷狄之志待下刑公任之多所更張公自還朝即勸上
毋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慾崇其德罔
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慾上問何謂不見之慾公曰

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上善之令
條古事可爲戒者以聞公作尚書解以進及爲諫官前
後爲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
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計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
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
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避嘗論富韓公在相
位不當數稱疾杜門自爲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
李師中不可守遷薛向不可任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
六路必將掊克生民斂怨基禍他所開陳類如此上方
銳於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
求積弊不可頃革自古人君欲事功急就必爲儉佞所

乘不可不察公雅與荊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伯富
國強兵之術啟迪人主失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顗孫昌
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忤臣遽以罪絀今在
廷阿附者衆奈何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荊公幷及
它大臣詞氣甚厲上察其忠留章弗下而公請去不已
至閤門不出乃罷諫院留修起居注公固辭執政或遣
所親諭公速起且除知制誥矣公曰是以利誘我也言
不用萬鍾於我何加焉遂所上章納中書門下執政見
之怒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
游事左遷知和州徙揔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環
慶路經畧安撫使入見上問公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

因懇辭遷任不許慶自文正公爲將有恩公至會歲艱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既而蓮生敬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貸助復爲營葬之其歲以大穰或言公廣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會屬流人道歷荊實按行寬狀郡將种古訟公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遣公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以它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齊多盜訟前守率尚威嚴公獨治以恩信歲終犯法者視舊減半以衰子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復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讀又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革差役法公出謀自已出則諮訣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老懷退避是時初改熙寧案問自首法公奏去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議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蓋公雖與溫公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知前於新公非苟爲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不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自慶兩宮亟遣中使賜大官饌出手詔問禦備西戎之策公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會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于地之外歸一漢人予綱十兩連公請浹旬一郡自劾不許會將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請浹旬一郡自劾不許會將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宮城功補臣褒賜異恙公請誅鬼章衆上以謝邊人而訣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鬼章于卒不至元祐三年春大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華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鄧綰公皆力爲排解因言臣嘗爲綰誥奏坐謫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

太深實係國體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浚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心國家勿避嫌謗不可因讒言絀及在相位諫官王覿坐論朋黨貶監之黃岡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進明年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承相確安州所爲詩傳釋以爲謗訕言者遂欲指之死地執政主其說獨公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公進則與同列爭於簾前退則上疏極論無虛日蔡丞相薨新州言者指公二人

異論公二人亦堅求罷乃以公爲觀文殿學士知頴昌
府築防備水後賴其利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
經畧安撫使瘡民蠹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又推之一路
夏人犯邊公直將佐引咎歸已章累上乃貶秩一等徙
知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爲右相仍遷通議大夫公
前爲相時有司請歸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
以爲變水使高必難成功況今公私匱乏當緩其役朝
廷爲出近臣往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懌密啟以手
詔督趣公復固爭兩宮悟爲收還手詔公既罷而河役
復興調發及頴昌公又上疏極論兩宮然之而役猶不
輟及公再相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說然主議

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爲之大敗
至於今未復也公還事不苟同到忠之或諷公再相時
御史嘗有言公即避位不聽固請上亦固留之時上方
親政於大臣必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材者輒以貿於公
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以對無所回隱因勸上慎擇
執政臺諫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
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上嘉納之初公召還宜仁
嘗稱文正公在天聖明道間始終一節以勉公宣仁崩
小人爭論紛籍時事公力陳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
扶持之心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蓋明道中詔
實文正公故之及是公又以爲言羣御史據蘇軾所行

制詞以爲訕及先朝蘇轍常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昭
父子爲言上怒擬非其倫自門下侍郎貶汝州御史來
之邵以爲責輕之邵又論宣仁從弟高士敦蜀中不法
事公奏御史在位日久當載轍勢盛時無所論士敦官
竊日之邵爲監司未嘗按謫一旦乃爾其情可見上之
怒轍也轍不敢自明公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畧史無貶
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上意稍解軾轍平日
與公論異至是人益服公爲平時上方更用大臣公力
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於是
元祐公卿大夫相繼眾公亦坐奪一官徙知河南府
辭行改知陳州公在位時上嘗問公貶竄之人殆將永

盡公前贊曰陛下及此亮用心也因請以時敘復如
法及罷辭上又從容論曰卿雖在外有所見宜悉以聞
毋事形迹至是上方祀明堂肆赦大臣前疏呂丞相大
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徙公即爲申理請悉追還辭甚
懇至忤大臣意落職知隨州表明告老大臣勿許通明
年再畀永州在不數年然自徙或加以橫逆他人莫
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公性夷易寬簡
勿以聲色加人及前所在則挺然不少屈推誠好善不
爲陵克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矣由是
所至人歸其仁而服其正歷事四世始終無間言自爲
布衣以至宰相廉儉樂邁不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

廣義莊晚年南遷貧甚得賜輟均及衆人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故公殁之日幼子五孫未官賴上賻乃克葬公之配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有賢德能成公志封魏國夫人卒永州今舉以祔五子正民單州團練推官正平忠武軍節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國五女婿將作監主簿崔保孫朝請郎莊公岳奉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載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馬氏二女皆前卒孫男七直彥宣義郎直方郊社齋郎直孺孫女一曾孫一蓋欠以子長子少直清直舉直儒孫女一曾孫一蓋欠以子長子少

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刻意名節雖進易退雖屢黜屢

志氣彌勵人以為有文正公之風焉其在朝廷務奬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為消長有文章論議三十卷而論議之文實傳天下主於平恕不為已甚世謂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仇復之禍今上虛已待公天下本幸公復用而公疾不能朝以至不起哀哉既病口授諸子遺奏數百言讀者益歎其忠初公南還道遇收人唐義問屬以後事比聲義問適守潁昌稟賴其力其前知又如此某晚游公門屢知厚甚手書諗以銘文誼不得辭

銘曰

遠矣范宗陶唐其系更夏商周保姓受氏在晉宣子以

告穆叔流非不長止曰世祿孰為不朽維後有人若公父子丹東國釣有德有言百世弗泯公起諸生至位丞相一節不回畔老猶壯仰史抗議公惟守禮諫垣建白公不言利封疆之畫公曰休兵廟堂之論公則持平利害思慮公為砥柱愛惡相攻公為虛舟世麥以爭公避不有衆所憚行公惟恐後室堂巍巍古杜稷臣正色四世屢亨屢屯白首南遷知命已僵復起天子之聖有澤在民有謀在國壽非不多人以為訝惟其卓偉山高日赫歸從先君高洛之北念公賢形於詔墨後人來哲不假方策請視豐碑世濟忠直

祭文

祭范忠宣公文

宋陳瓘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蓍龜兩遭勅榜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既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為異各道其時不述其迹是乃無違三年遠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舍安取危一斥四年旨發始歸天子哀矜拜命涕泫其心不盲意欲有施人願公留為帝寵嬰病不能對人所歎咨天子曰吁疾

尚可爲錫以上劑臨遺國醫丁寧訓飭速療勿遲云何
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累已矣與世思公公不來
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閩公之殁聆者亦悲情隔生死
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恐死有遺小
其一身大我宇宙小恤大自初說終可使聞者勸而
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委蓄氣可以保生陽明
之經偏於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左絡連右首脈應
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棄異取同異我曰偏

同我曰中詔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
獨有言繼者誰乎公歿我悲豈緣殁孳公昔南遷我在
北睡倒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
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
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
道不見公何傷無哉我亦奚傷

然忠言公文

嗟嗟史冊度量孰比江漢汗羊公矣嗟嗟叔祖功
名昌裔日月昭明莫掩光[illegible]勳閥異人不
能爲公則力致忠言沛孰解鄉人或媿之謂其立

異謀懇遂行謫居遠地烟巒一涯風濤萬里處之怡然
曾不介意一日生還疇爲之使能賢其忠明明天子遣
使屢召將欲眷倚拜章力疾馬歸舊第令德令名善善終
善始天宜報之黃髮見齒胡爲弗裕壽不遐俾朝廷節
義誰復繼此元臣碩老今其亡矣公之燕居雍雍樂易
薰然惠慈親疎一體直隱不肖最爲受賜委曲成就使
之從仕恩同山岳感激心髓方治寸祿歸養所恃惡積
禍生酷罰遠竄抱恨終天零丁憔悴去秋倒閏舟御歸
止扶力而趨白沙後侍教誨諄諄提耳欲從西行
勢不果遂山以新堂以雪凡皆知一別不隔生死間
訃之來哀號驚悸征途難遏倒而仆撫棺一奠流涕

如洗英忠有知政冀來視尚饗

康熙戊申之歲先大人忠貞公奉
命撫浙時崇方在幼齡侍行過吳得謁始祖文正公書
院先公顧而言曰我父文肅公尊祖敬宗而於水原本
本之地尤所留意顧以身秉國鈞不獲南来一省祠墓
未果時崇仰承先志敢不以尊祖敬宗爲務因命工重
鐫板於先憂閣下而校讎之役即以屬之主奉上體忠
貞公之心亦即文肅公之心文正公忠宣公之心也工
始於乙酉仲秋至丁亥暮春告竣其間參輯遺漏增補
完善以垂不朽之業寔主奉有力焉時崇樂觀厥成因
爲識數語於卷末云若夫祖宗之道德功業具載國史
家乘爲子孫者無容贅一辭也故不復贅

事因撰世德源流文詳述始末以鐫諸石迄今讀之有
餘悲焉時崇倅邊餘蓋屢受
國恩滯歷閩粵痛念先公夠節斯土既感且泣誓矢冰
槃上報
君親五年之中重膺
聖眷于宣山左晉撫粵東往來道里之所經於文正書
院又獲再至焉堂寢輪奐規模宏敞洵非昔比益嘅然
歎先公之遺澤爲甚長也昔始祖置義田立義莊建義
學定規矩教養備至貽謀克臧數百年後用能謹守其
法而我祖父復相爲維持經理之義澤振興自茲可勿
替已惟是文正忠宣公文集刻本漫漶殘缺不可傳

久實爲闕如詢之主奉能潛云嵗寒堂舊本歲久板俱
不存今惟有明嘉宗時雲間所刻板不特刓缺且字句
多脫落寔非善本思欲遵舊本重鋟而物力有待因循
未果時崇仰承先志敢不以尊祖敬宗爲務因命工重
鐫板於先憂閣下而校讎之役即以屬之主奉上體忠
貞公之心亦即文肅公之心文正公忠宣公之心也工
始於乙酉仲秋至丁亥暮春告竣其間參輯遺漏增補
完善以垂不朽之業寔主奉有力焉時崇樂觀厥成因
爲識數語於卷末云若夫祖宗之道德功業具載國史
家乘爲子孫者無容贅一辭也故不復贅

理鹽法糧餉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文正二十
一世忠宣房孫時崇謹識

先文正公集家存舊本凡三一本止有文集一十卷已闕而弗完一本有別集及忠宣公集二十卷俱全一本具元天曆戊辰重刻於吳門義塾之歲寒堂按別集北海綦煥跋云番陽郡齋舊有文正公文集奏議孝宗淳熙十三年丙午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刊補又得詩文二十七首爲遺集附焉又續則淳熙三年刻於桂林郡齋者也元天曆中世孫國儁始刻年譜而裒賢祠記碑傳規矩言行拾遺遺蹟忠宣遺文諸稿則元統中世孫文英又得番陽別本續刊以補集後今得文正公文集全本二十卷中已增四十餘首而不及本當稱是淳熙以前所刻也忠宣公集二十卷始刻於嘉定中樓倫序云少讀忠宣公言行錄如奏議國論等書皆當終身誦之而陳宗道亦云范公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今侍讀脩史紫微先生以家藏文集二十卷屬李陵守沈圻也是則忠宣公文集在宋時惟永州始有刻本明初王寘序云文正公十世孫天倪言忠宣公文集前朝已刊十卷今吳縣主簿三衢清之江公特爲刊之以完焉今按舊本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具存未嘗缺其半也惟忠宣奏議舊本獨無而國論言行錄亦佚而弗傳意江君所補刊別有一本不可復考已明嘉靖中又重刻於書院亦缺忠宣奏議是時世亦一視學兩浙

復續編文正忠宣奏議書牘命嚴州守韓叔陽梓行板久俱不存今惟存天啟中雲間司理所刻板官府程督取材匠良身其事者大都苟簡塞責故不數十年而漸即於蠹壞凡其門外錯遺落字句甚多較諸舊本又復遺未而夏侯寨遺蹟諸賢論贊數帙殆將什之一焉濟王祠事數年以來有志剞劂而力未逮弗克舉也辛巳之冬潘陽忠貞公子時崇方膺廉察之奇出筴八閩未幾晉藩山左旋擢閩府粵東往來吳中再謁祠下詢知先集藏板殘缺遂捐貲重梓屬濟黃其役深幸素志克酬乃合家藏諸本細加校勘正其謬訛文集悉遵舊本摹刻而忠宣奏議則考稽忠定奏議標目而次第其年月分爲二卷其前此續刻附錄中有前後簡編斷續錯亂者稍爲序次而條分諸目以便稽考復搜輯國史家乘手澤所載又得文正忠宣恭獻侍郎諸公遺文若干首并制詞傳記名人題跋手蹟及忠宣公墓誌祭文之未刻者分補編六卷以附於後雖見聞未廣尚有所遺而閒是編者或不乏如雲間本之遺憾於闕畧也已工竣之日撫卷自敘始末以紀其成者卒讀之下籍數忠貞公父子暨弟姪孫有造於吳中祖澤也深矣今吾郡子孫聚處者不下數千指大半食貧自力者居多曾不得一二人致身公朝克紹先烈爲義澤慮久遠者昔鄭新書院忠貞公任之於前司馬公成之於後今文正公

忠宣公全集又得撫軍鏤板以永其傳未不朽再得勒
事而厠名於文字間以垂不朽蓋有厚幸焉然益滋愧
已是役也贊成之力會稽右丞房裔孫嗣恕暨子龍威
而錄是編者郎中房裔孫君植也幷附識之乘熙丁亥
三月文正書院主奉文正十九世監簿房孫能溶謹識
裔孫獨隆勉勳能源興禾興校同校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二十五卷

（宋）蘇軾撰　題（宋）王十朋注

東坡紀年錄一卷

（宋）傅藻撰

宋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堂刻本

東坡詩集註三十二卷、少詹事陸貽
舊本題宋王十朋撰。十朋有會稽三賦已著錄。是
集前有趙夔序、稱分五十類。此本實止二十九類。
蓋有所合併。十朋序題百家註。此本所引、數亦不
足。則猶杜詩稱千家註、韓柳文稱五百家註也。其
分類頗多顛舛。如芙蓉城詩入古蹟、虎兒詩入詠
史之類、不可殫數。不但以畫魚歌入書畫爲查慎
行東坡詩補註所譏。其註爲邵長蘅所指摯者、凡
三十八條、至作正謁一卷、冠所校施註之首。考十
朋梅溪前集載序八篇、後集載序三篇、獨無此序。
又有讀蘇文三則、亦無一字及蘇詩。梅溪集爲其
子閎詩閎禮所編、十朋著述、搜輯無遺、不應獨漏
此序。又趙夔序稱崇寧開、僕年志於學、逮今三十
年、一字一句、推究來歷、必欲見其用事之處。頃者
赴調京師、繼復守官累、與小坡叔黨海從至熟。即
其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爲僕言之云云。考宋史載
軾知杭州、蘇過年十九、其時在元祐五六年間。又
稱過沒時年五十二、則當在宣和五六年間。若從
崇寧元年下推三十年、已爲紹興元年、過之沒七
八年矣。夔安能見過而問之。則并夔序亦出依託。

核書中體例、與杜詩千家註相同。殆必一時書肆
所爲、借十朋之名以行耳。然長蘅摘其體例三失、
而云中間援引詳明、展卷瞭如者僅僅及半。則疎
陋者不過十之五、未可全廢。其於施註所闕十二
卷、亦云參酌王註、徵引羣書以補之、則未嘗不於
此註取材。大抵拋始者難工、繼事者易密。邵註正
王註之譌、查註又摘邵註之誤。今覩查註亦譌漏
尚多。考證之學、不可窮盡、難執一家以廢其餘。錄
存是書、亦足資讀蘇詩者之旁參也。

宋槧施注蘇詩存滇陽葉氏昔亦師陸曾
藏生借郎部任取西貢外臣庚坊楊澗目侍讀齋
中展觀竟日古香馥人不獨宋槧精好牧仲
草藏而家國祀典興亡乳嘉話老題詠亦琳琅
滿目羣籍考徵尤深絕頭佃書其千百年佳而
賦侍紀事分陽此書田桂舊日獨欣之地書凡
倣之 歲庚午年七月乘巳題於陽西投甘棠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東坡詩集注三十二卷
舊本缺王十朋編拾遺外誤注不免滋混楊蓋依託也今類編次第
長箋補缺注蘇詩十二卷閒亦未嘗不採此
書為藍本此
此本二十五卷又三十二卷未知同
異卷中序目缺類考時訪要所為詩非十
卷注則已亡者門拾詩此書作而過一卷注識不
免譌脫作解可耳

增刻校正百家註東坡先生詩序

狀元王公 十朋 編纂讎

昔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
繁予子襄註周易一書纔二三萬言而君子恨其
略訓註之學古今所難自非集衆人之長殆未易
得其全體況 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卓冠一世
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
書古詩方言莫不事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
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
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爲胷中之文不
啻如長江大河汪洋閎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
一吟一詠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
淡哉予舊得公詩八註十註互有詳略而事之載者十未能
五故常有窺豹之嘆近於暇日搜索諸家之釋裒
而一之剗繁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於公之詩
有光雖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略矣而亦未
敢以繁言蓋以一人而有烏獲之任則折筋絕體
之不暇一旦而均之百人雖未能舂容乎通衢張
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此則百註之意
也若夫必待讀遍天下書然後合盡韓公篋則又
望諸後人焉

西蜀趙公 夔 堯卿謹

昔杜預註春秋左傳顔師古註班固漢書時人謂
征南祕書爲丘明子玄註孟堅忠臣又李善於梁宋之
間開文選學註六十卷流傳於世皆僕所喜而
慕之者此註東坡先生讀
書數千萬卷學術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
尊仰未易可窺測潘雒況堂奥乎然僕自幼歲
誦其詩文手不暫釋其初如涉大海浩無津涯
孰辨淄澠涇渭而魚龍異狀莫識其名既窮山
海變怪然後了然無有疑者崇寧年間僕年志
於學逮今三十年一句一字推究來歷必欲見
其用事之處經史子傳傳記小說圖經碑刻古
今詩集本朝故事無所不覽又於道釋二藏經
文亦常遍觀抄節及詢訪耆舊老成間其一時
見聞之事有得既已多矣頃者赴調京師繼復
守官累與小坡叔黨亦能爲僕言之僕既慕先生甚切精誠感
通一日夢先生野服乘驢若世之所畫李太白
者惠然見訪僕方坐一室中書史環列起而迎
見先生對談因問水仙王事即荅
語又一日夢與先生觀僕喜曰天下之樂莫大於此了無它
以茫昧之語殊不可曉不知何意也僕於此詩
分五十門總括殆盡凡偶用古人兩句用古人
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
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對止用古人意
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意
能造古人不到妙處引一時事一句中用兩故
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用事使
道經僻事釋經僻事小說雜事碑刻中事州縣
圖經事錯使故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家句瀾
全類古人詩句用事有所不盡引用一時小話
不用故事而句瀾高勝句瀾明白而用意深遠
用字或有未穩無一字無來歷點化古詩拙言
閒用本朝名人詩句用古人詞中佳句改古人
句中借用故事有偏受之故事有參差之語言
詩中自有奇對自撰古人名字用古語言用經
史註中隱事閒俗語俚諺皆詩意物理此其大略
也三十年中殫精竭慮僕之心力盡於此書今
乃編寫列行願與學者共之若乃事有遺誤當
求博雅君子補而緝之庶無窮而僕於杜預顔師古李善
三子亦庶幾焉雖然尚有可以言者先生之用
事不可謂無心先生之用古人詩句未必皆有
意耳蓋智中之書注洋浩懷下筆之際未知爲我
語耶它人之語也觀者以意達之可也

增刻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姓氏

狀元王公 十朋 龜齡 纂集

豫章黃氏 庭堅字魯直 東溪詩僧 祖可字正平
黃氏 少度
后山陳氏 師道字無己一字履常号彭城居士 汪氏 洋字養原
陳氏 希仲 汪氏 革字信民
陳氏 元龍 汪氏 彥章
陳氏 體仁 汪氏 端本
季氏 錞字希聲 晁氏 冲之字叔用
高氏 荀字子勉
潘氏 大臨字邠老
潘氏 大觀字仲達
韓氏 駒字子蒼
謝氏 逸字無逸
揚氏 符字信祖
夏氏 倪字均父
新陽林氏 敏功字子仁
林氏 敏修字子敬
林氏 子來
林氏 明仲
林氏 致堯
何氏 覬字人表
真隱詩僧 善權字巢中
曾氏 公袞
秦氏 少儀

茗溪胡氏 仔
胡氏 邦衡
西蜀趙氏 夔字亮叔前知榮州
西蜀趙氏 次公字彥材
趙氏 若拙
趙氏 元孝
建安劉氏 子翬字彥冲号屏山先生
劉氏 珙字共父
沈氏 敦譔
曹氏 要良
程氏 繹字季夏
程氏 天祐
永嘉丁氏 巍叔
丁氏 惠安
漢陽張氏 栻字欽夫号南軒先生
歷陽張氏 孝祥字安國号于湖居士
永嘉張氏 器先
吳氏 憲
吳氏 季南
吳氏 明可
吳氏 少霊
永嘉孫氏 庭忠
蘇氏 養直
元氏 不伐
西蜀孫氏 道字曉民
孫氏 子尚
崔氏 肅之
賈氏 嵩老
薛氏 士昭
薛氏 元肅
萬氏 先之
萬氏 申之
萬氏 大年
永嘉魏氏 雲卿
龔氏 實之
芮氏 國器
馮氏 方字圓仲
永嘉項氏 用中
西蜀宋氏 援字正輔
宋氏 彥材
周氏 成祖

鹿氏伯可
師氏尹字民瞻
任氏居實字文孺
傅氏藻字萬可號紀年
東萊呂氏祖謙字伯恭分詩門類
王氏直方字立之
王氏性之
永嘉王氏十朋字龜齡集百家註
王氏壽朋字無咎
王氏百朋字昌齡
永嘉葉氏思文
葉氏夢得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姓氏
建安虞氏刊行
綠窗書屋藏

東坡紀年錄

僞谿 藻 編纂

公姓蘇諱軾字子瞻一字和仲眉州眉山縣人也蘇氏出高陽而夔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一子留眉眉有蘇氏自此始八公高大父祐曾大父杲大父序三世皆不顯序三子曰澹曰渙曰洵洵字明允公父也澹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渙至郡官郎中序以渙官故任大理評事致仕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明允少不喜學年二十有七始發憤讀書六年而大究六經百家之書娶大理寺丞程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曰軾曰轍景先早世嘉祐間明允與公同其季子由至京師父子皆知名時號三蘇而以老蘇別其父歐陽文忠公得老蘇著書二十二篇以為荀卿子文也乃繳進之召試紫微閣辭不就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修纂建隆以來禮書授霸州文安縣主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著大常因革禮一百卷書奏未報卒年五十八　英宗閔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公曾大父以公與子由登朝贈太子太傅父贈太子太師程氏追封成國大夫人公娶鄉貢進士王方之女諱弗亦眉人也追封通義郡君蠲室以其從女弟諱閏之字季章封同安

郡君子三人長曰萬
縣次曰涪次曰過皆
銓試筆最銓總籍御
後集二十卷奏議一
安日因宮師之學作
儋耳又作書傳初公
陸贄書最讀莊子以
所悟參之孔老渾辯
公慶曆間宦學四方
成敗輒能語其要比
二年唱第錫宴瓊林
陽羨初僦錢塘諉親
言有田陽羨建中靖
何請老而終公生岷
事輝映今昔自居雲
表云買田陽羨意專
者公之薨也吳越之
於家訃聞四方人皆
率飯僧惠林佛舍公
云公文字言語歷劫
景祐三年丙子
十二月十九日卯時公生於眉山縣紗穀行私第

景祐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寶元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慶曆二年壬午 先生七歲
是年公知讀書上韓太尉與梅直講書云某七
八歲知讀書祭歐陽文忠公曰某自齠齔以學
爲嬉童子何知惟公我師書誦其文夜夢見之
慶曆三年癸未 先生八歲
是年公入小學道士張易簡爲師見書陳太初
事范文正公文集序曰某幼童子何用知
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
示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
所以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
之某曰此天人也邪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
其不可先生奇某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
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
矣又曰以八歲知敬愛公
慶曆四年甲申
慶曆五年乙酉
慶曆六年丙戌

慶曆七年丁亥 先生十二歲
是年公祖父亡與曾子固書云某遭事祖父祖
父之歿某年十二矣鍾子翼哀詞曰慶曆丁亥
某始年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
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緊從吾游
是年於所居紗穀行宅隙地中與羣兒擊地爲
戲得天石研而用之且爲之銘
慶曆八年戊子 先生十三歲
皇祐元年己丑
皇祐二年庚寅
皇祐三年辛卯
皇祐四年壬辰
皇祐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至和二年乙未
是年公至成都樂泉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
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作後正統論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二十一歲
公自蜀舉進士入京鳳鳴驛記云嘉祐丙申舉
進士過扶風六祖贊云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
國寺浴堂老僧德香之院范文正公文集序云
嘉祐四年己亥 先生二十四歲
公服除冬侍宮師適楚南行前集叙曰己亥之
憶丙申年京師大雨潦
嘉祐二年丁酉 先生二十二歲
春赴禮部文忠公知舉惠時文以詭異相高恩
欲收之梅聖俞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
公公驚喜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
忠公門下士也乃置第二復以春秋義第一文
忠公嘗令兒輩與公定交謂公必名世且以
書抵聖俞曰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
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文忠公未嘗以此許人
也公上梅直講書云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
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
第二殿試中丙科升一甲章衡爲榜首賜進士
及第遂上所業及上韓魏公富鄭公曾公相并
兩制等書乞應制舉上韓魏公書曰某生二十
有二年矣上曾永相書云某自爲學至于今十
有五年祭文忠公曰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
撫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
付子斯文四月八日成國太夫人亡訃至公丁
憂歸
嘉祐三年戊戌
嘉祐四年己亥 先生二十四歲
公服除冬侍宮師適楚南行前集叙曰己亥之

歲侍行適楚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是年
荊州上王兵部書曰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過
郡十一縣二千有六公由水路至嘉州入嘉陵
江由瀘渝涪忠夔峯州入峽江故作嘉州過宜
賓泊牛口望夫臺仙都觀入峽出峽等詩自荊
門出陸由宜城襄鄧唐許尉氏至京故作涉漢
早發漢水竹葉酒留尉氏阮籍嘯臺許州西湖
等詩

嘉祐五年庚子　先生二十五歲

公正月過亳作新渠詩過許見范堯夫文正公
文集序曰其後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
夫是年入都授河南府福昌簿不赴

嘉祐六年辛丑　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應制科文忠公薦公祕閣試六論舊不起
草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燦然時以爲難
又荅制策復入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
簽判詩序有曰嘉祐六年予與子由同舉制策
寓懷遠驛時年二十有六而子由年二十有三
上吳內翰書云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
某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而採
其鄙野之文五十篇奏之於天子使與明詔之
末上呂龍圖書云其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訓長
知義方粗識名教遂堅晚節兩登進士舉一中
茂材科　冬赴鳳翔任十一月十九日與子由
別於鄭西門之外作詩　十二月作鳳翔八觀
詩其石鼓詩云爻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
魯叟

嘉祐七年壬寅　先生二十七

公在鳳翔　二月分決囚縣囚十三日出府至
寶雞號鄜整屋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宿
於南溪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
仙游潭十九日乃歸所過作詩又作樓觀等十
一題寄子由　七月二十四日濤雨磻溪宿虢
縣二十五日渡渭宿於僧舍二十六日至磻溪
自磻溪往陽平二十七日至斜谷由下馬磧懷
趙薦及磻龍寺等詩　重九不與府會獨遊普
門寺僧閣有懷子由作詩二十日微雪懷子由
作詩　是年作喜雨亭記又荅趙薦井龍成等
詩井子由不赴商州及和子由藍市等詩

嘉祐八年癸卯　先生二十八歲

英宗即位　公在鳳翔罷大理寺丞　是
年作思治論又作授經臺謁水符往南溪等詩
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二十九歲
公在鳳翔磨勘轉殿中永叉任滿還京至華陰

作詩寄子由
治平二年乙巳 先生三十歲
公在京師差判登聞鼓院
英宗在藩邸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
相限以近例召試祕閣及試二論皆入三等除
直史館 五月二十八日夫人王氏卒六月六
日殯于京城外未葬夫人有子邁
治平三年丙午 先生三十一歲
公在京師是年始見范景仁文正公文集亭云
又六年始見其叔父給事舅氏京師 四月二十五日
丁父宮師憂奉柩歸蜀
治平四年丁未 先生三十二歲
神宗即位九月十五日題蓬萊閣詩 十月二十六日作四菩薩閣記 是
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三十三歲
公服除 十月二十五日題李氏園中草木山引水寄題古東池
年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山引水寄題古東池 是
綠筠堂等詩
熙寧二年己酉 先生三十四歲
還 朝差判官告院兼尚書祠部 三月送錢
藻守婺詩是年送任伋倅黃王順赴建董傳留
別安惇西歸醉墨堂等詩
熙寧三年庚戌 先生三十五歲
公在京師 三月送劉攽倅海陵曹輩倅越詩
十一月二十日送章子平出牧鄭州作詩及敘
是年送呂希道守和文與可守陵王晦叔坐事詩
熙寧四年辛亥 先生三十六歲
遷太常博士攝開封府推官有能吏聲以言事
議論大不協乞外任除通判杭州 五月作張
方平赴南京留臺詩又次韻讀壯詩詩 七月
二日作渦口遇風詩來陳和舟中八詩至陳同
子由過汝陰見歐陽公作石屏燕西湖詩十六
日記所見作詩是月作潁州別子由出潁口壽
州李少卿出餞淮州七絕泗州塔龜山洪澤遇
風廣陵會三同舍遊金山等詩 十一月到杭
州作寄子由詩臘月遊孤山訪僧作詩又和李
杞并自和
熙寧五年壬子 先生三十七歲
公在杭州 二月作蔡冠卿知饒詩 三月二
十二日觀花吉祥寺作牡丹記序并詩 閏七
月哭歐陽公於孤山次韻惠思詩是月監試作
呈試官前來催考校榜出後登作詩 八月十日
夜登望海樓作詩十七日復登作詩 重九日
遊西湖及諸寺所至有詩及不赴府會詩 十
月十日作送進士詩序 冬至日遊吉祥寺作

詩後十日復至作詩
孫守約有言及時事者劃一大盆作詩云若對
青山談世事直須舉白便浮君又作李老求墨
妙亭詩并記及贈寄等詩畫魚歌　是年作墨
寶堂記并和沈立之留別蔡肇見數及韻子由
柳子玉等詩又作送杜子方陳珪戚秉道詩
熙寧六年癸丑 先生三十八歲
公在杭州　正月九日作雜興谷鮮子駿上
元祥符寺九曲觀燈作詩過僧可久房無燈火
作詩二十一日述古邀城外尋春作詩二十七
日遊風水洞作詩又作李公留待又和等詩
五月望與呂仲甫劉孝淵湖留北山作詩　八月
望觀潮作詩又再遊風水洞作詩并臨江仙
九月和劉敓詩　十二月與李祀因獵遊孤山
作詩　冬以事至姑蘇為王誨作　仁宗御飛
白記又作三瑞堂詩　是年作和陳述古十月
牡丹劉恕見寄錢顗送茶及寄孫覺等詩　除
夜宿常州城外作詩
熙寧七年甲寅 先生三十九歲
元日以事過毗陽作寄魯元翰又柳子玉鶴林
招隱并與子玉景純唱和等詩是月秀州贈錢
端公文長老等詩二十九日過毗陵跋李後主
書　五月作錢公輔哀詞又次韻周邠詩　六
月自常潤還所至作詩云若對
懷子由詩至於潛作贈毛國華野翁亭綠筠軒
於潛女詩又同年臨安令劉欽并所至諸縣有
詩　九月移知密州是月作出城送客詩
十月赴密州早行馬上作出獵詩　秋捕蝗至浮雲嶺作
日到任　十二月作鳧繹先生文集序　是年
常潤道中懷述古并答述古詩蘇州雨中飲酒
金山飲醉大風留金山二長老留宿別金山二長老留京
口和蘇守王規甫觀燈次韻孫巨源水車等
詩自京口還寄述古作卜算子行香子杭妓迓
新守楊元素寄規甫作蘇州和元素泛金船移守密和元素南鄉子再過
作清平樂南鄉子音薩蠻送述古赴南都
素作訴衷情述古將去作虞美人答元素浣溪
沙和元素泛金船移守密和元素南鄉子再過
蘇贈閭丘公顗作浣溪沙過吳興李公擇生子
作減字木蘭花作六客詞為定風波別公擇作
蝶戀花赴密過蘇有門這回來不來者其色淒
然蘇守嘉之令求詞作阮郎歸潤州和元素善
薩蠻多景樓與孫巨源相遇作採桑子送巨源
作更漏子離京口呈元素作醉落魄訴衷情得
鄉書作蝶戀花代人寄遠作少年遊金山送子

玉作昭君怨贈潤守詩仲塗作滅字木蘭花別
潤守作南鄉子海州寄巨源作永遇樂　除夜
作贈段屯田詩曰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
熙寧八年乙卯　先生四十歲
公在密州　上元作蝶戀花二十日記夢作江
神子春濤當山得雨次韻章傳道喜雨詩　首
夏作官舍即事詩　四月十一日作送劉述詩
六月和李常當山回與同官射放鷹作詩和梅
作雩泉記留別詩　以旱蝗齋素方春牡丹盛
開不獲賞九月忽開一朵雨中特置酒作雨中
花　冬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詩和梅

戶曹會獵鐵溝行蒼鳥大博莫突銀抹小并唱
和詩又作江神子　是年作趙倅成伯家宴贈
楊姐詩又成伯室誕辰口號後杞菊賦增治城
上故臺名之曰超然作記又作大悲閣記又於
超然臺作望江南送東武令趙晦之歸海州作
減字木蘭花贈晦之吹簫侍兒作水龍吟

熙寧九年丙辰　先生四十二歲
公在密州遷祠部員外郎　正月五日跋赤壁
山主頌七月書琅琊筆後立春日請成伯主會
作詩　上巳日流觴於南禪小亭作滿江紅
四月作玉盤孟詩　六月作山堂銘　中秋歡

飲達旦作水調歌頭　十一月朔作李氏山房
藏書記祭山神有文　十二月後知徐州別徐
州東武雪中送章傳道東武道中皆作江神子
除夜留濰州

熙寧十年丁巳　先生四十三歲
元日早晴離濰州作詩書州道上大雪作詩
二月三日作送范鎮遊洛詩并小引是月復與
子由會於澶濮之間相從赴彭城到京作送范
蜀公詩　三月一日與王詵會四照亭有倩奴
者求曲遂作洞仙歌喜長春與之明日晉卿送
韓幹畫馬跋以詩　五月到徐州范德孺作滕
縣文正公集序曰其後十一年與其季德孺同
僚于徐　五月六日作寄題司馬君實獨樂園
詩　六月十一日保母楊氏卒　七月十七日
河決八月十一日水及徐城十月五日水退作
河復詩修城捍水以活徐人作黃樓東門之上
二十一日作王詵寶繪堂記　重九邀仲屯田
為大水所隔作詩是月作送李邦直修國史詩
十月作表忠觀碑　是年春在師中詩曰我今
四十二衰髮不滿梳過齋時公擇守齊帶上作
南鄉子又作蝶戀花別公擇　子由過中秋而
別作水調歌頭又作書蓼公詩後彭城感前約

逍遥堂別觀百步溪詩放鶴亭記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四十二歲
公在徐州 三月始識王子高作芙蓉城詩春
旱置雲龍頭石潭中作祈起伏龍行謝雨道中作浣
溪沙 四月九日書鮮于子駿莘辭後是月次
韻潛師放魚詩 六月題王禹偁碑陰 七月
望觀月黃樓作詩又作眉州遠景樓記二十二
日作滕縣公堂記 八月作詩題張方平詩卷
末 九月王鞏來先作定國將見過詩定國十
日往返作詩幾百篇及登松山蒼定國見過見
寄次韻同泛舟獨眠留別等詩九日黃樓作詩
又次韻定國詩又作千秋歲晦日黃樓作鹿鳴
燕詩并敘 十月十二日作喻望日觀月黃
樓作詩 十一月八日作雲龍山放鶴亭記十
九日作莊子祠堂記 十二月遣人訪獲石炭
作詩又荅田國博詩 冬祈雪出城馬上作詩
是年作登雲龍山石盤遊戲馬臺過張天驥山
人訪遊園與梁先左藏舒煥教授頗復長道孫
勉頓起泛舟又唱和又李公擇唱和送梁知莫
州送孫頓頹李寧詩又作陽關詞又藏春園贈
田棐州小鬟送頹梁作浣溪沙
元豐二年己未 先生四十四歲
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搶急萬
人呼爲韻分得過字又代雷勝鳥字詩十五日
作王鞏之祖懿敏公真贊二十四日作思堂記
晦日遊桓山作記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
雲多奇峯爲韻分得澤字又代戴道士四字詩
二月移知湖州別徐州作江神子 三月至南
京馬上作詩二十七日作靈壁張氏園亭記是
日作宿州次韻劉涇泗州孫景山西軒舟中夜
起次韻高郵秦大虛主金山五年而復至遊常
州無錫惠山贈惠表秦觀參寥會松江
詩 四月二十日到湖州 五月五日遍遊諸
寺作詩 是月過賈收荅老水閣作詩又次前
韻荅老小妓號雙荷葉作詞七月七日作與可
畫贊篇谷偃竹記是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
何大正奇置諫議大夫李定言公作爲詩文誘
訓朝政及中外臣寮無所畏憚国子博士李宜
之狀亦上七月二日崇政殿進呈奉 聖旨後
批四狀三日進呈奉 聖旨送御史臺根勘二
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追攝過南京文定張公
上劉范蜀公上書救之 八月十八日赴臺獄
中作寄子由二詩時獄吏必欲寘之死地煆煉
久之不決子由請以出身官爵贖之而 上亦

終灘之促其獄　十二月二十四日得　旨責
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
置二十九日受勅
元豐三年庚申　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過陳子由自南都來三日而別與文郎逸
民飲作詩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作詩過新息
示侄師中過淮作詩　二月一日到黃州寓居
定慧院之東作初到黃月夜偶出定国寺浴安
国尋春海棠土人不知貴二十六日雨中熟睡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看牡丹樂著依野步王禹偁竹
居竹下開軒作

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
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
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成
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
理十七其七八矣到黃無所用心輒復舉思於
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
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　五月子
由來齊安以詩迎之又作曉至巴河同遊西山
次韻等詩十一夜夢遊何人家食石芝明日作
詩是日遷居臨皐亭作詩　九月望讀戰国策

書商君事二十五日書杜恙事贈朱康叔　十
月九日孟亨之置酒秋風亭有雙柏霜獨向君
猷而開坐客喜笑以為非史君莫當此花作定
風波又作守倅不飲詩
畫苑記十八日書蒲永昇畫後是月荅秦太虛
書曰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
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
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
挑取一塊却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
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荅李端叔書云得
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

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
識　是年作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四年辛酉　先生四十六歲
公在黃州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
送於女王城道上見梅花作詩　四月八日飲
僧于安國寺作應夢羅漢記　端午作少年遊
贈徐君猷十二日作評書唐林夫六家書後
十月二十二日作聞捷詩并敘是月姪安節來
作夜坐冬至日贈安節等詩安節歸以伯父送
先人詩人希野店休安節等詩送之　十二月二日雨後微雪君
句為韻作詩送之　十月望讀戰国策

獻攜酒見過作浣溪沙明日酒醒大雪又作二
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中作回文詩雪後烹小團茶以獻
夢中作詩　是年馬正卿為於郡中請得故營地數
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父荒墾闢之勞釋耒
而歎乃作東坡八詩自是始號東坡居士
元豐五年壬戌先生四十七歲
公在黃州　正月二日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又作文祭與可及堂兄子正十七日夢扁舟渡
江中流回望栖霞樓中歌樂雜作舟中人言公
顧方會客覺而異之乃作水龍吟二十日與潘

郭二生出郊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
和前韻又因至汪氏居作詩　寒食作雨詩有
曰我自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徐守分新火作詩
春船耕東坡築雪堂居之擬斜川之遊以淵明
歸去來詞檃括為哨遍　五月以怪石供佛印
作怪石供詩　七月六日與文甫飲家釀白酒
集古人句作墨竹詞為定風波十二日書伯父
中都公啓事後既望步自雪堂歸於臨皐二客從

之過黃泥之坂復遊赤壁之下作赤壁後賦
十二月十九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
峯俯鶴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古二生
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
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
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
又快作數弄嘯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
滿醉倒委求詩作一絕句王郎以詩見屢次其韻
元豐六年癸亥先生四十八歲
公在黃州　正月二十日點燈會客作詩　上巳日與二
詩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復出東門用前韻作

三子出遊隨所見作數句明日集為詩　七月
望書劉廷式事二十七日生小子遯小名幹兒
閏八月作土琴詩　居黃三見重九每歲與君
猷會于栖霞樓君猷將去念此惘然故作醉蓬
萊文作好事近送君猷　十月望書唐林夫筆
說　十一月十二日為張夢得書昆陽賦十九
日書四戒在于快哉亭作水調歌頭贈張偓佺
元豐七年甲子先生五十歲
正月二十五日特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賦又懷古作念奴嬌
往筠見子由求詩贈行重九涵暉樓作南鄉子
呈君猷　十月望步自雪堂歸於臨皐二客從
五月作黃州安國寺記又作別黃過江行
芳

武昌用岐亭韻初入廬山二十四日宿廬山廬
山二勝自與國往筠先寄遠法遠　端午遊眞
如別子由至奉新等法詩　六月九日作石鍾山
記略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
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二十三日舟過蘇湖
七月十八日幼子邁病亡於金陵作詩哭之曰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又作同王勝之遊蔣
山詩賞心亭送勝之歸漁家傲至眞州再和蔣
山詩　十月二十六日晝韓魏公詩後　十一
月晦日與劉仲達相逢泗上同遊南山作滿庭
芳　十二月同泗州太守遊南山過十里灘作

行香子蕭潤東軒作詩二十四日從劉倩叔遊
南山作浣溪沙二十八日浴雍熙塔下戲作如
夢令　除夜黃師是送酥酒作詩　冬作水龍
吟記子微太白之事　是年和李太白尋陽紫
極宮感秋詩

元豐八年乙丑　先生五十歲

元日雪中過淮謁客作詩四日離泗州表請常
州居住略云一從吏議坐廢五年近蒙恩赦汝
州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擧
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
汝尚遠難於陸行二十餘口飢寒朝夕與其強
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
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與縣糴給飢粥欲望
聖慈許常州居住書朝奏夕報可　二月葬保
母楊氏于宋作銘又作薦誠院五百羅漢記妙
峯亭詩蒙恩放歸陽羨復作滿庭芳至高郵作
陳處士畫鷹詩　七月二十五日金山贈杜介
詩又作妙高臺夢中作與子孟震遊僧舍贈報恩老
中父哀詞至常州作與子孟震遊僧舍贈報恩老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等詩　哲宗即位復朝奉
郎　八月十七日得旨除知登州　九月書楞
伽經後過密題高麗真次韻趙明叔喬禹功和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之五十一　十一葉

昔年留別超然臺贈密守霍翔詩　十月十五
日到登州二十日召爲禮部員外郎作孫氏松
堂遺直坊等詩晦日作海市詩過萊州雪後望
二山作詩過濟州作眞相院舍利塔銘　十一
月七日書吳道子畫後　是月到京供禮部職
十二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賜緋魚除起居舍人

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五十一歲

公在京師　正月除中書舍人辭免狀云臣頃
自貶所起知登州到任五日而召以省郎半月
而擢爲右史　今又冒榮直授蹤等驟遷非
惟其人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　二月

八日朝退獨在起居讀儒林傳感申公事作小
詩　閏二月八日題子由日本扇詩後　四月
作法堂寺鍾銘　九月一日司馬溫公薨作祭
文行狀　十月十二日書黃泥坂辭遣王晉卿
是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　十一月供翰林學
士職尋除侍讀召入院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
會宿玉堂作武昌西山詩　十二月五日與狄
詠同館北客書狄武襄事
元祐二年丁卯 先生五十二歲
公在翰苑　每時各有內制　九月一日作石
舍人北使亭十五日遷英殿講論語終篇賜御
書詩翌日進詩又進讀故事八說十九日作祭
王宜甫文　十二月作送喬全寄賀水部詩賀
五代人得道不死全曰吾師嘗於密州識君於
常山道上意若喜君　是年作司馬溫公神道
碑又作富鄭公神道碑又作趙清獻公神道碑
鄭公以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一日薨于洛陽
至是其子紹庭請于朝命公撰碑清獻公以元
豐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薨于杭至是其子屼請
于朝命公撰碑又作贈寫眞道士李得素曰五
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
元祐三年戊辰 先生五十三

公在翰苑　每時各有內制　知貢舉會大雪
士坐庭中蘂不能言公奏撤其蘂約而巡鋪內臣
過焉凌辱傷動士心公奏撻而逐之士皆悅服
試院次韻魯直畫馬送李方叔作詩　三月三十日
日夜會于伯時齋舍書鬼仙詩因次韻
同錢穆父遊金明池始見其靈中詩因次韻
四月五日政宋漢傑畫　五月一日與子由同
轉對次韻子由詩　九月十八日作文驥字說
卧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　十一月一日
鑲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呈同院作詩
十二月六日書詩人寫物之功付過八日龍興
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次韻王晉卿詩　內制止於
飲作詩　立春日賜幡勝次韻劉貢父詩
元祐四年己巳 先生五十四歲
上元日侍宴端門次韻王晉卿詩
三月　二月二十二日奏告東太一宮十神
祝文　是月三上章乞越州三月得告以龍圖
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公直玉堂有贈送次韻和答之詩幾數百篇
以歲月未分先後難辨姑輯錄之以俟它日
四月十六日政邢敦夫賦十七日書　太宗賜
守臣御書扇子後二十一日作范文正公文集

叙所謂又十三年乃克爲之者也　重九日和
蘇堅默縫啓　冬至日作書文登石渦遺蘚堂
老人詩是年作范蜀公墓誌銘蜀公以元祐三
年閏十二月薨又作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莫
同年雨中飲湖上同秦仲二子游寶山書辨才
白雲堂壁文登石遺梅子明參寥得智果院分
韻等詩又送子由使契丹詩云單于若問君家
世莫道中朝第一人子由過虜往往有問公安
否子由至涿州寄詩曰誰將家譜到燕都識底
人人問大蘇莫把聲名動蠻貊恐妨它日卧江
湖又次韻子由涿州詩

元祐五年庚午　先生五十五歲
公在杭州　二月十七日書高麗公案二十六
日過金文寺再觀李西臺詩書其後二十七日
作參寥泉銘　寒食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同游
西湖詩　三月八日同楊次公過劉景文題文
忠公墨跡　四月十八日真覺院賞紅把仍詩
又和景文韻　重九日再和蘇堅前年點絳唇
韻又次韻伯固詩十七日書醉道士石詩十八
日書朱象先畫後　十二月八日作六一泉銘
十二日同景文義伯聖從遊七寶寺題詩竹上
除夜作獄空詩和潘郭守時韻　是年作垂雲花
開雜花開盡賞牡丹遊虎丘怡然詢新茶謝曹
子方惠茶曹輔寄新茅新茶送程公闢之邵登垂
雲亭聚碧軒此君軒蒜山亭南溪堂龍井泉過
溪亭人亭題蘭蕙紫薇花梅花琴詩又與劉景
文楊次公袁公濟楊公濟程之邵林子中葉教
授次韻和苔等詩又送張山人歸彭城之邵赴
關詩又仲天貺自眉來詩

元祐六年辛未　先生五十六歲
上元次韻劉景文詩二十三日題伯時畫支遁
養馬圖　二月三日作詩并樓荀餉珠老九日
被旨再除翰林承旨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詩
三月六日作別南北山道人詩九日龍抗守歸
天竺作詩十九日宿吳江當州太平寺觀牡丹
作詩　四月到關二日作送聰師歸孤山叙
五月入院作六月朔祭劉氏文　六月十八日
作上清宮碑二十四日跋吳君采琴說是月作
破琴詩東堂次諸公韻　閏六月十三日跋張
乖崖書後　八月十三日作茶說是月除龍圖
閣學士知潁州　九月望觀月聽琴西湖作詩
又作祭歐陽文忠公文　秋作昭慶廟碑　十
月二十五日以旱請教授陳師道并男迨迎張
龍公作文　十一月一日作聚星堂雪詩禱兩

既應次景文韻十日作送張龍公文十四日在
告獨酌試潛盧有懷諸君子以詩招之　十二
月八日爲文定張公舉哀於薦福院文定公以
是月二日薨於南都將屬纊不問後事但言伸
意子瞻兄弟至二十三日作李簡夫詩集序祭辯
才文　是年作感舊別子由詩序云元祐六年
予自杭召還寓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
予年五十六矣又作趙德麟字說又作泛潁到
潁公祭竭禱兩旬既應潁大夫廟喜景文至舁山
贈叔弼雪詩留景文送王竦及季默赴闕及與
趙景貺陳履常劉景文趙德麟歐陽季默叔弼
次韻贈送等詩上元侍飲樓上呈同
貺佳篇次韻謝　先生五十八歲
元祐七年壬申　先生五十七歲
上元和履常雪中觀燈詩　二月十五夜與德
麟小酌聚星堂作減字木蘭花十七日書柳子
厚瓶賦後是月移知揚州淮上早發作詩　三
月上巳日過濠與谷過遊塗山荆州記所見次
韻王滁州見寄作詩十六日到任是月作韓文
公廟碑　四月二十七日政醉翁亭記是月次
韻徐仲車德麟詩無咎以詩相迎又
不暇荅昨日始次其韻　五月端午小集石塔
作詩二十四日會無咎張龍公文十四日作送
復有病暑意作臧字木蘭花　七月和淵明飲
酒詩二十首以土物寄少游作詩　八月作張
文定公滕元發誌銘　九月以兵部尚書召兼
侍讀郊祀爲鹵簿使尋除端明殿學士兼翰林
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行宿泗間見張天驥
重九與定國相遇于宋至都門先寄子由作詩
冬至作郊祀慶成次韻錢藩除端明殿學士兼翰林
光退而相慶作詩　先生五十八歲
元祐八年癸酉
元日立春次韻秦少游詩上元侍飲樓上呈同
列詩十六日贈別頼叔詩　六月汶公乞詩用
前韻　八月一日夫人王氏卒子過夫人所生
二日作祭文是月以二學士知定州　九月十
四日東府雨中別子由詩曰庭下梧桐樹三年
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
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自杭還
京和子功月石舁絙父溪星矶避近德麟叔盎
畫馬等詩及與王定國蔣穎叔錢穆父王晉卿
王仲至秦少游等次韻詩　十一月作祭韓忠
獻公文又作釋迦文佛頌　十二月二十三日
到定州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五十九歲

立春日小集作詩呈季端叔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二月二十日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作詩二十三日作松醪賦 三月二十日開園作詩 四月十六日作北嶽祈雨祝文二十四日題三國名臣贊是月奉命追一官落兩職以承議郎知英州公在定州作送王敏仲北使求稽父迎酒雪浪石沈香石劉醜厮石芝送崔安常赴闕中山松醪寄王引進謝端叔贈竹石圖等詩又次韻及留別王雄州詩馬教授文登人嘗食石芝詩請同賦南遷過湯陰得瓦麥粥作詩臨城道中作詩叙云始予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以爲恨過內丘天氣清澈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忽悟數日予南遷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途中寄定武同僚過杞贈馬夢得過高郵寄孫君孚過長蘆贈天老次韻閻復後憶中和堂作詩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蔣山泉老召食不及往作詩九日阿彌陁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作贊并贈和老詩慈湖夾阻風作詩至太平當塗縣奉告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南康望

湖亭過廬山下廬山壽師竹軒湖口垂中九華江西江水煎茶作詩過廬陵作秋馬歌 八月七日入贛過惶恐灘作詩九日評孔文舉淵明詩十七日過虔州作懷孤臺訪樂天天竺寺詩書八境圖廉泉廬外亭贈慈雲老等詩過大庾嶺過韶州南華望韶石英州碧落洞作詩 九月十三日遊廣州清遠峽山寺舟中寄耘老顧秀才談惠風物浴日亭蒲澗寺發廣州等詩二十六日艤舟泊頭有輿于羅浮山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作羅浮題名及游羅浮示過詩 十月二日到惠州寓合江樓作詩十二日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簿潭汲游大雲寺野飲萬家春於松下設松黃湯作詩叙云始予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以爲恨過沛溪沙十八日遷于嘉祐寺松風亭作詩二十日作思無邪齋銘食檳榔作詩 十一月作自笑戲朝雲詩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作詩造桂酒成詩詹守見和復次韻 十二月十一日與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他作記并詩和詹守攜酒見過詩

紹聖二年乙亥 先生六十歲

公在惠州 正月十日寄鄧道士詩十二日跋王右軍研鵝圖及遠近景圖十三日書東皐子傳後上元夜作詩有曰前年侍王葦端門萬枝

燈又曰去年中山守老病亦宵與今年江海上
雲房託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間見曇曇十六日
飲嘉祐寺野人家作詩二十四日和過羅浮栖
禪韻寄邁治二十六日林媼家雜花開作詩三
月四再遊佛跡巖歸卧既覺閒過誦淵明歸田
園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于在廣陵和飲酒
詩二十首今復爲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爾
九月書外曾祖程公逸事十三日書桂酒頌後
云僕服五十後頗昏今復瞭然天意復令見子
由與平生故人耶十九日遷居合江樓二十九
日攜酒魚過詹史君食槐葉冷淘作詩 四月

十一日初食荔枝作詩十三日再書五十年前
所作梁處士綠筠亭詩 五月二十七日作慶
州崇慶院藏經記 六月九日書柳子厚大鑒
禪師碑陰十二日酒醒步月作詩 十九日跋
大鑒碑尾 八月一日書金光明經後二十七
日書養生說 九月和淵明貧士詩七首又作
江水詩以殘夜氷明獲爲韻 十一月一日菊
花始開和淵明已酉歲重九詩九日夜夢論神
仙道術作詩 是年與陳季常書略云自當塗
聞命便遣還骨肉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
二庖婢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

相得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
與徐得之書云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既習其
水土風氣絶俗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蓋安健
也與吳子野次韻等詩
紹聖三年丙子 先生六十一
公在惠州作新年詩
詩二十一日飲酔食飽默坐思無邪齋仍然如
睡既蓋和淵明東方有一士詩 三月二日卓
契順至惠州以諸子書來得書徑還閒其所求
荅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所求當
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

耳頗屢公絶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賙之嘗
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
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
明遠之例得數字乎公爲書淵明歸去來詞以
遺之五日作祭竇月大師文 四月八日卜新
居五月十七日作詩示過二十日復歸于嘉祐
寺時卜新居于白鶴峯作遷居詩又和淵明移
居詩 五月二十七日過水西買筆作詩 六
月作東西新橋詩 七月五日朝雲亡作悼朝
雲詩避朝雲所生八月三日葬於栖禪寺之東
麓爲亭名六如作銘 重九作詩曰三年瘴海

上越嶠眞我家登山作重九繼菊秋未花又補
龍山文　十一月二十日記吳子野所示李承晏墨　二十五日
十一日記吳子野所示李承晏墨　二十五日
酒盡米竭和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有曰我年
六十一頹景薄西山　先生六十二
紹聖四年丁丑　先生六十二
正月六日題劉景文詩後　三月十四日白鶴
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和淵明時運詩又作三馬
圖贊新居欲成過羅秀才備惠二守相會二守
訪新居新居鑿井二十九日作詩　四月被命
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太守方子容自攜
告身來且曰此固前定乎無恨吾妻沈素事泗
州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問所往荅云當
與蘇子瞻同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
日豈非前定乎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
了不相知至梧聞其尚在藤旦夕當追及作詩
示之　五月十一日與子由相遇於藤同行至
雷州作雷州八首　六月十一日與子由相別渡
海和淵明止酒詩行瓊儋間坐睡夢中得句作
詩過海得遷書酒作詩　七月至儋州作儋耳
詩十三日作夜夢詩敘云至儋十餘日矣初憊
官舍若之有司猶謂不可買地築室三間於城

之南士人畚土運甓助之飲毓食腥陵暴颸霧
人不堪其憂公怡然著書爲樂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六十三歲
公在儋州　上元過赴使君召獨坐有感作詩
二十三日書淵明形影神詩付過仍和其韻
上巳日與老符飲作詩十五日作眾妙堂記二
十日祭妹夫承議柳仲遠作文　五月望造眞
一酒成拜莫北斗作朝斗記及詩歌　七月十
六日跋淵明祭文後　九月七日書溫嶠問郭
文語八日和淵明九日閑居詩　九日次韻魯
直食笋詩　冬至日書阮籍傳後與諸生飲用

過謫
元符二年己卯　先生六十四歲
公在儋州　立春日作減字木蘭花　四月十
五日作十八羅漢贊中元日書跋　九月二十
日嘉魚亭下作送邵進士詩　十二月十七日
夜坐達曉作詩二十八日記所作墨　是年和
淵明與殷晉安別王撫軍座上送客荅龐參軍
三詩送昌化軍使張中又作諸居二適家貧淨
掃地夜燒松明萬安守約遊岑公洞等詩
元符三年庚辰　先生六十五歲
徽宗即位　正月朔記養黃中曰歲次庚辰朔

日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戌四土會焉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吾當以斯時肇葵養黃中之法又曰非謫居嶺外安得此慶耶又曰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上元追和戊寅韻作詩　二月二十日書黎子雲道唐村老人言過黎君郊居詩　三月清明日聞過誦書聲節閑美感念少時悵然追懷先君宮師之遺意且念淮德二幼孫無以自遣乃和淵明酬郭主簿詩七日書王光祿送行詩後十五日書柳子厚牛賦後是月被命移廉州安置作靈峻王伏波將軍廟碑

六月十七日過瓊州作惠通井記太守陸公乞瓊山泉上之亭名與詩名之曰洞酌作詩又澄邁驛通潮閣烏菊泗別於海康作自雷適廉夜十五日與秦少游相別於海康作自雷適廉渡雨宿淨行院廉州龍眼留別廉守合浦愈上人等詩　七月四日記渡合浦曰予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與廉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而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蜘舟並海即白石是年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連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曰吾何數乘此險也既濟徐聞復厄於此乎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書拊之而歎曰天未欲喪是也吾儕必濟　八月二十二日書臞仙帖二十四日題合浦清樂軒是月被命授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作瓶笙詩懿孫次韻王守藤州江下對月將至廣等遷治和廣倅作詩　十月十四日過清遠寶林寺頌禪月十八羅漢　十月十五日吳子野輩追餞於慶善寺贈子野詩是月被命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軍州任便居住　十二月十九日書南華畫贊長老逸事次韻韶守狄韶倅李狄守東坡羹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六十六歲

正月朔作九成臺銘又作南華題名記五日過南安法掾吳君示昔所作石鍾山記復題其後又作至南安詩九日作南安常樂院法藏銘再過巒孤臺和前韻又與慶守霍棨許南禪湜老唱和詩又作鍾子翼哀詞又贈孫志舉呂倚次韻江晦叔等詩　二月八日過龍光求竹作肩輿作詩　三月一日書宗人養直詩後四日作南安軍學記寒食與劉器之遊南塔寂照堂戲器之同訪玉版師發慶至永和清都觀留別王

子直等詩過湖口九華石已爲好事者取去和
前韻　四月四日艤舟吳城山順濬王祠下得
石磬作記八日艤舟豫章彭蠡之間　五月一
日舟至金陵作崇因院觀音頌次韻清涼老詩
是月至常州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
飲作詩　六月以疾告老于朝以本官致仕
七月疾頗革折簡錢世雄云昨夕齒中出血如
蛔蚓者無數若事是熱毒根源不淺即令諸藥
盡却惟取人參茯苓麥門冬瀹湯渴即飲之莊
生云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
矣此而不愈則天也徑山老惟琳來說偈荅曰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
能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突摩什神
呪眞浪出琳問神呪事索筆書昔鳩摩羅什病
亟出西域神呪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
而終併出一帖云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
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蓋絶筆於此後二日
殆將屬纊而聞觀先離琳叩耳大聲云端明宜
勿忘西方不然無但閻羅著不得世雄云固先生
平時履踐至此更須著力曰著力即差語絶而
逝二公亹享年六十六崇寧元年閏六
月過葬公于汝州郟城縣鈞臺鄉上瑞里高陽

峨眉山遵公治命也

公自齠齔知讀書始入鄉校便有大志及游場屋
爲名進士試館閣應制科皆中高等臨事以正不
能與時卷舒而名益重天下翕然宗師之平生出
處遊歷悲歡感歎一寓於詩與其雜著其文集行
於世者不但東坡集與後集又有蘭臺氓隊備成
大全者矣其間詩文頗倒錯亂不可勝紀覽者病
焉汴陽段仲謀編爲行紀清源黃德粹撰爲系譜
一則擇焉而不精一則語焉而不詳予於暇日因
二家之述編訪公之文集採其標題與其歲月妥
次繁亂剪截浮辭而質諸名士大夫以求其當足
以觀公宦游窮達之節吟諷著作之時名之曰東
坡紀年録又將因此而類公之詩文使成次序個
有志焉姑少俟之

東坡紀年録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目錄

宋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侍讀贈太師魏國公謚忠文蘇　軾

第一卷

紀行

詩九十一首

奉詔減決囚蔡記所經歷

太白山下早行至磻溪鎮

行至磻溪果明

自磻溪雇舟入渭

自平陽宿南山蟠龍寺

寄賢閣

李節推留風水洞見待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

新城道中二首

別黃州

過淮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自費園往筠宿石田驛南野人舍

將至筠寄三猶子邁适遠

端午遊真如邁适遠從

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築高麗亭館一絕

過泗州次韻趙明叔餐蕎麥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

泊視新河次張秉道韻

淮上早發

自廣陵召還汶公乞詩獲用前韻二首

臨城道中作

過高郵亭寄孫君孚

慈湖峽阻風五首

西江

過大庾嶺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

發廣州

謫海南作詩示子由

行瓊儋間肩輿坐雨夢中得句

次前韻寄子由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滕州江上夜起對月

余昔過嶺西南題詩龍泉鍾上

過嶺二首

虔州守倅見和復次前韻

初發嘉州

夜泊牛口

牛口見月

戎州
入峽
再賦二首
荆州十首
白塔鋪歇馬
過范縣訪德孺
夜雨宿渌行院
泊南井呂期任遵聖
遊二遊洞
出峽
浰陽早發
壽陽岸下
初聚英州贈馬夔得
過海得子由書
次韻子由懷四絶
卷之二
述懷
詩六首
秋懷二首
詠史
詩八首
和劉道原詠史
董卓
開元遺事二首
懷古
詩二首
王莽
八陣圖
戲作賈逵道
古跡
詩二十七首
襄陽樂
朱文公墓
鳳翔八觀石鼓
唐韓文　王維吳道子畫

塑維摩像　東湖
李氏園　蔡穆公墓
湊州七絶釜山　彭祖廟　道遥臺　觀魚臺
龔翔墓　四望亭　浮山洞
遊東西巖
王齊萬居武昌劉郎浦
金山妙高臺　鸞孤臺
廉泉　鏖外亭
天竺寺　碧落洞
白水山佛迹巖　巖顔碑
諸葛鹽井　真興寺閣

過巴東聞衆公遺迹
時事
詩二首
聞黄河已復北流二首
卷之三
宮殿
詩十七首
將如終南太平宮讀書洞霄宮
祭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燕罷端門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次韻蔣穎叔二首 色絲菜花絲宮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
清宮 永安宮

省宇
詩八首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和三舍人省上
次韻劉貢父省上 再和
和子由省宿致齋二首 直玉堂詔賜官燭清酒

陵廟
詩四首
白帝廟 神女廟
黃牛廟 顯大夫廟

墳塋
詩二首
同年程德林求先墳二首 思成堂 綠長亭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

居室
詩十四首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遷居
白鷺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詩
新居 貧家淨掃地

堂宇
詩四十二首
中隱堂五首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次韻子由綠筠堂
越州張中會壽樂堂
刀同年草堂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蘇州姚氏三瑞堂
張安道樂全堂
杜介節儉堂
雪齋
趙閱道高齋
陶子駿佚老堂二首
登州孫氏松堂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小齋
谷林堂
景德寺榮師湛然堂 衆妙堂
避世堂
石蒼舒醉墨堂
傅堯俞濟源草堂
海會寺清心堂

寒食與裴之遊敬照室
張籍居永康所居萬卷堂
劉壯輿長官是堂　歐陽永叔藝堂
卷之四
城郭
詩二首
石鼻城　芙蓉城
壁塢
詩二首
鄠塢　寄題刀景純藏春塢
田園
詩八首
東坡八首
宗族
詩五首
小兒
冬至日贈安節
婦女
詩十一首
薄命佳人　於潛女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與數客野步求觀林氏朝雲
悼朝雲
趙成伯家麗人
韓棗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二首
仙道
詩十六首
次韻回先生二首　張先生
三朵花　贈梁道人
贈李道士　送喬全寄賀君二首
夢與人論神仙道術　安期生
過安樂山
釋老上
詩四十首
記吳道子畫佛滅度　讀道藏
成都進士杜遵出家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題雲關烈聖　憎惠勤初罷僧職
贈上天竺辯才師　次韻僧潛見贈
書蘇公詩後
繼子由題石臺長老二首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熙
玉帶施元長老二首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次韻答齊覺
龜山辯才師　就養孤山松林中卜居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參象得智果院分韻得心字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留別蓁道士投辰
贈月長老　送芝上人遊廬山
見長蘆夫禪師三首　贈清涼寺和長老
贈蒲澗長老　寄鄧道士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
過道遥堂荷道士宗一問疾

卷之五
釋老下
詩十六首

吳子野絕粒不睡　和合浦愈上人留題
贈龍光長老　乞數珠贈南禪淨老
再用數珠韻贈淨長老
重賦數珠督南禪和二首
清都觀謝道士求詩　贈詩僧道通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答徑山長老
贈曇秀
過揚州壽寧文覺院八公房
送僧西往投舅羅浮長老
贈廣州慈雲王鑒老　碣石菴寄贈潛庵主
寺觀
詩五十九首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棲觀　自清平鎮遊南山十一首
大秦寺　自樵觀　五鄰　投經臺
遊金山　甘露寺
遊靈隱寺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宿臨安淨土寺　自淨土寺步至功臣寺
報本禪院文長老方丈　獨遊富陽普照寺
自普照遊一菴
併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絕
宿海會寺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
虎立寺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
遊鶴林招隱二首　書普慈長老壁
書焦山綸長老壁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
留題石經院二首　答徑山長老
宿黃州禪智寺一絕　遊淨居寺
次韻前篇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　安國寺浴
雪後到乾明寺遂宿　贈師開喃軒
石塔寺　宿圓通禪院
月華寺

南華寺
廣州浦澗寺
與王輔遊香積寺
入寺
留題仙都觀
留題峽州甘泉寺
雙鬼觀
題惠州靈惠院
卷之六
塔
詩四首
泗州僧伽塔
遊靈隱高峯塔
韶原塔
北寺悟空禪師塔
節序
詩四十二首
新年五首
四時詞四首
次韻楊瑔春草
次韻元日立春二首
元日次韻張子野見和七夕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元日過卅陽寄謝元輔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上元夜過赴僧守召獨坐有感
元夕夜遊
追和戊寅上元
峽山寺
遊博羅香積寺
次韻劉涇峽山寺見寄
留題顯聖寺
過木蘭觀
寄題清溪寺
次周穜韻
春日
寒食雨二首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次韻朱光庭初夏
七月五日二首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丙子重九二首
歲暮思歸寄子由弟二首 魏叔 別叔 李叔
除夜宿常州城外二首
夢
詩十首
石芝 并引
泰山游賀劉經甫薦次韻
金山夢中作
夜夢
夢蘇伯固手持乳香與兒
夢中作寄朱行中
月星河附
詩十七首
與述古有美堂乘月夜歸
中秋月二首
十月十五觀月黃樓席上次韻
和子由藥食
送春
首夏官舍即事
上巳與老符秀才飲
九日次韻王鞏
九日次定國韻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趙德麟飯飲湖上舟中對月
酒罷步月理鬢而寢 江月五首
姑佳月 夜行觀星

卷之七

雨雪

詩四十六首

九月微雪懷子由弟 二首
病中大雪答毓令趙薦
追和子由洛下所寄五首
立秋日橋雨宿靈隱等

風雷

詩八首

將至泗口遇風留宿

發洪澤中塗遇大風復還
十月六日記所見
大風留金山兩日
泊作淮口遇風戲用其韻
次韻章傳道喜雨
除夜大雪元日早晴遂行
大雪懷東武園亭寄孔周翰
次韻李公擇以詩相迎二首
和田國博喜雪
次韻劉景文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癸丑春分後雪
和柳子玉喜雪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次韻章傳道喜雨
除夜大雪元日早晴遂行
大雪懷東武園亭寄孔周翰
次韻王鞏正言喜雪
次韻張昌言喜雨
聚星堂雪
次韻劉景文
次韻陳履常雪中
大雪獨留尉氏
有美堂暴雨
雪後至臨平見陳尉列
謝人見和前篇二首
雪夜獨宿拘山庵
次韻王鞏正言喜雪
次韻張昌言喜雨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
橋雨張龍公既應次韻劉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
和劉景文雪
江上值雪効歐陽體

山岳

詩三十六首

出潁口初見淮山
登玲瓏山
廬山五詠 廬敖洞 敖酒壘 聖壽巖 三泉 簾日峯
韓太祝送遊太山
次韻子瑕子由初見淮山
宿九仙山
龜山
登雲龍山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
初入廬山三首
題西林壁
廬山二勝開先瀑至亭　栖賢三峽橋
木山梅聖俞　次韻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三絶
上巳遊塗山荊山記所見
露牆前一首贈曹林夫　同正輔表兄遊白水山　江上看山
次韻正輔同遊白水山　江上看山
巫山　峴山
萬山　驢山
驢山絶句三首

卷之八

江河

詩十首

湯村開運鹽河兩中貧役
河復　百步洪二首
江漲用過韻　連雨江漲二首
新灘　新灘阻風
漢水

湖

詩二十六首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和蔡準部中見邀遊西湖三首　湖上夜歸
夜泛西湖五絶　慷西湖寄景叔同年
寒食宋明玉湖上
去杭州十五年復遊西湖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遊西湖
次韻答王忠玉
次韻曹子方雪中遊西湖二首
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
西湖戲作
西湖成趙德麟見懷次韻
次韻趙德麟見懷絶句
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
許州西湖

泉石

詩三十一首

磻溪石
調水符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虎跑泉
浚井
戲徐凝瀑布詩
周公廟後潤德泉
和子由木山引水
韓子華石淙莊
留別雪泉
過溫泉
楊康公有石如醉道士

取彈子渦石養名蕪浦
文登白石遺梅子明次韻
和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
雙石
王晉卿欲奪海石復次前韻
以石易書晉卿難之復次韻
次韻滕大夫三首雪浪石 同前 沈香石 石芝
壺中九華
鑿井偶得石壺得泉 詠湧泉
和壺中九華詩韻 洞酌亭
荊門惠泉 蝦蟆培

溪潭
詩十首
留題仙遊潭中興等 仙遊潭五首
六和寺冲師閘山溪爲水軒
故周茂叔先生濂溪 次韻陳發常張公龍潭
江郊

卷之九
池沼
詩三首
題襄州亮大守新開古東池
道者院池上作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舟楫
詩三首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書熱
舟中夜起
橋梁
詩三首 兩橋 東新橋 西新橋
海神廟板橋不果遷
樓閣
詩二十七首 望湖樓醉書五絶
吉祥寺僧求閣名 望海樓晚景五絶
宿望湖樓再和 南寺千佛閣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 登達樓三首
法惠寺橫翠閣
九日黃樓作
過賈收水閣見其子二首 高居合江樓
蔡景繁官舍小閣 留翁秀峯
和黃秀才鑒空閣
戲爲王氏書樓
亭榭
詩四十五首
次韻劉京兆石林亭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

姚氏山亭
凌虛臺
天慶觀園亭道士乞名與詩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東陽水樂亭
次韻陳海州秉穗亭
種德亭
遷居臨皐亭
泗州蕭洞東軒二首
劉乙新作射亭
留題蘭皐亭
南都妙峯亭
壽星院寒碧軒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次韻林子中泰山亭 再和并答楊次公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表公濟和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閱世亭詩贈任仲微
次韻子由三首 東樓 柳子玉
望夫臺
陳德任古山亭二首
簷蔔亭醉題
次韻半山亭
觀臺
阮籍嘯臺
寄傲軒
望湖亭
和盧仙之大竹軒

園林

詩五十七首

和子由園中草木十二首
新城陳氏園次韻
和文與可洋州園池二十首
湖橋 橫湖 書軒 冰池 竹塢
荻浦 蓼嶼 望雲樓 天漢臺 待月臺
二樂榭 灩泉亭 叟隱亭 霜菊亭 無言亭
露香亭 涵虛亭 溪光亭 過溪亭 披錦亭
樓亭 茜萼亭 茶蘼洞 翼翼谷 寒芳巷
野人廬 此君庵 金橙徑 南園 北園

和孔密州五絕
見郎家園留題 春步西園見寄 東欄梨花
和流杯石上草書小詩 堂後白牡丹

滕縣時同年西園
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
寄題梅堂義園亭
小園五詠 人參 地黃 枸杞 甘菊 薏苡
果實
詩九首
送鄭户曹赴闕上棗得權子
食柑
次韻曾仲錫食蜜漬生荔枝
檄觀

再和曾仲錫荔枝
次韻劉敞舍人賜荔枝
初食荔枝
食荔枝二首
荔譜 卿傳柑
燕飲上
詩二十七首
微雲淡河漢小酌至晚 陪歐陽公燕西湖
用前韻求述古移廚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
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
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
述古以詩見責纂不赴會
和王鞏州侍太夫人觀燈之什不及赴此會二首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酔書其壁
蘇州閶門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與梁左藏會飲傳國博家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座上賦戴花得天字
夜飲次韻畢推官
聞李公擇飲傳國博家大酔二首

燕飲下
詩十七首
次韻王定國謝孫子華過飲
次韻韓康直置酒見留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次韻詹適置德小飲巽亭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
次韻督兩歐陽破陳酒戒
勸陳履常飲 公病在告獨酌
獨酌試藥玉滴盞有懷諸君子
竹間亭小酌懷叔弼季默
次韻張朝奉仍招晚飲 次韻錢穆父會飲
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小飲公謹舟中 與開山居士小飲
試進
詩八首
監試呈諸試官 試院煎茶

進試官考校戴作
後登望海樓和簡齋五首
書畫上
詩六十三首
和子由論書
過廣愛寺三首
荅李頎秀才以畫山見寄
柳氏二外甥求筆跡二首
書韓幹牧馬圖
贈寫眞何充秀才
次韻周邠鴈蕩山圖二首
贈寫天寧惠崔徽眞
次韻魯直書馬
贈寫御容妙善師
韓幹牧馬圖
續麗人行
鮮于子駿見遺吳道子畫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陳季常所蓄朱陳嫁娶圖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鷹二首
雍秀才畫墓蟲八物 俱載 蟬 蠶 蛺蝶
天水牛 蝸牛 鬼蠟
王伯敭所藏趙昌畫四首 海花 黃葵 芙蓉 山本
墨花
書文與可墨竹
號國夫人夜遊圖 題
趙令穰崔白大圖幅絕二丈
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 郭熙畫秋山平遠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二首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
謝賜燕井 御書進詩一首
書鄢陵王所畫折枝二首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
書文宣畫四首 竹鵲 杏花白鷴 黃筆鹿 蓮鵝
次韻魯直書馬試院中作
柏石圖
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
書鄒志來陽關二圖後二首
戲書伯時畫 御馬好頭赤
卷之十二
書畫下
詩五十一首
題李伯時畫棊鶴圖二首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二首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次韻王晉卿和煙江疊嶂圖

書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
書王子敬帖絕句
書宗少文一筆畫
次韻王晉卿畫山水二首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山陰陳迹 雪裏芭蕉 風雨
四明狂客 西塞風雨
題王晉卿畫後
次韻子由晉卿所和畫山水二首
六觀堂老人草書 閻立本職貢圖
和叔弈畫馬次韻 書泉說之考牧圖後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眞
題毛女眞
書清汶老所傳秦湘二女圖
次韻李端叔鷓鴣竹石圖
子由新修龍興寺吳畫壁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三首
和曹子方歐陽晦夫畫三奇菴
書韓幹二馬
王晉叔所藏盧鴻草堂十志圖五首 徐熙杏花 趙昌四季
韋偃牧馬圖 李亮功舊隱宅圖
畫車詩二首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二首

題黃筌畫胡毛花蝶二首
申王畫馬圖
邢房悟前生圖
筆墨
詩九首
次韻荅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贈潘谷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貢餉
明日復以大魚爲餽
硯
詩八首
龍尾硯歌
以銅劒易張幾仲龍尾子石硯
張作詩送硯反劒乃和歸劒
眉子石硯歌
次韻范純父潘谷硯月石鳳林屏
龍尾石硯寄猶子遠
驪山沉泥硯
音樂
詩十一首
宋叔達家聽琵琶
聽僧昭素琴
潤州甘露寺彈箏

聽武道士彈賀若
九月十五日觀月彈琴西湖
餅筌
舟中聽大人彈琴 次韻子由彈琴
卷之十三
器用
詩十首
次韻柳子玉二首 地爐 紙帳
答胡穆秀才遺古劒器 無錫道中賦水車
以雙刀遺子由有詩次韻
鐵柱杖
觀杭州鈐轄歐育刀劒戰袍
送竹几與謝秀才
和張秉高麗松扇
燈燭
詩二首
祥符寺九曲觀燈
上元過祥符僧房無燈火
次韻顯叔觀燈
食物
詩五首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
攜白酒魚過詹使君食冷閣
次韻都梁書舍觀龍鬚玉板長老
玉糝羹
山中筆出戲語器之同參王板長老
酒
詩十二首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趙既見和復次韻答之
趙往高縣還以一壺遺之
送錢道士酒一壺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
薄薄酒二首
嘗天門冬酒二首
茶
詩十二首
月兎茶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以大龍團報章雲新茶
次韻曾程朝奉謝送新茶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
佛舍飲茶戲作
和蔣夔寄茶
眞一酒
竹葉酒
新釀桂香酒
汲江煎茶

送南屏謙師
禽
詩十三首
僧來白雞
異鵲
五色鵲
野鷹來
獸
詩四首
竹鼪
涪州得山胡
又贈老謙
五禽言五首
鶺鴒
巫山廟烏
食雉
烏臂
仙都觀鹿
蟲
詩二首
蟙虎
魚
詩六首
漢陂魚
戲作鮒魚
後次放魚前韻
次韻潛師放魚
戲作放魚
鯽魚
竹
詩二首
於潛僧竹院堂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此君軒
木
詩十一首
塔前古檜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種松得綠字
萬松亭
杜鄭秀才學種松法二首
種舜桔禮曹兄垣下
戲作種松
和趙殿裁猪
宿老猪
花
詩七十九首
吉祥寺賞牡丹
和陳述古拒霜花
吉祥寺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次韻
述古明日即來復用前韻
陌上花三首
李鈐轄座上分題數花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次韻刁景純贈瑞香花
天竺山送惠花分贈元素
惜花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玉盤盂二首
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
次韻李公擇梅花
梅花二首

定惠院海棠
岐亭道上見梅花
問大治長老乞桃花茶栽
和秦太虛梅花
海棠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
和王晉卿送梅花
垂雲花開香順閣梁以詩見招
善權寺南漪堂牡丹 題楊次公春蘭
題次公憲
次韻楊公濟梅花十絕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 櫻筍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真覺院瑞香花
贈朱邠之
腊梅一首贈趙景貺
次韻周穜由曹梅花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開 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再用前韻 花落復次韻
次韻程正輔江行見梅花
和子由石鼻蒲忽生九花
次韻子由月季花并生 贈趙上梅
淨土院觀牡丹 三首牡丹
雨中賞牡丹

雨中看牡丹二首
紅梅三首
和秦太虛梅花
再和潛師
菜
詩五首
春菜
雨後行菜
煮菜
菌蕈
詩一首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
卷之十五
投贈
詩二十七首
贈孫莘老七絕
贈治易僧智周
喬大博見和復次韻答之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贈寶覺長老
贈錢道人
贈表陟
贈葛華
贈杜介
贈王子直秀才
贈上老人
贈王仲素寺丞
贈惠山僧惠表
贈黃山人
贈章默
贈王寂
贈鄭清叟秀才
贈楊耆
至秀州贈錢塘公安道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元脩菜
和子由蘧蒢久拿不生

戲贈
詩三十二首
戲子由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戲贈
戲贈賈收秀才二首　戲魯少卿二首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閑買妾
戲錢道人兩絕　贈張刀二老
戲毛國華長官　戲喬太博飲客
戲問辯才法師後歸上天竺
夜過訢羌文戲作　戲作陳孟公詩
戲徐君猷孟亭之不飲酒
戲子由五首　戲周正孺一絕
戲用晁補之韻
東川清絕寄冀州戲贈
章質夫送酒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作六觀堂銘南禪長老　戲孫公素
和趙成伯兼戲禹功

卷之十六
簡寄
詩五十九首
鄭州別後馬上寄子由
病中閑子由得告不赴二首
和子由苦寒見寄
華陰寄子由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用和人求筆跡韻寄莘老
寄劉孝叔
寄黎眉州
次韻寄教授寄李公擇
龍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
過淮二首贈景山兼寄子由二首
寄淨慈本長老
次韻和劉貢父登燾見寄并寄子由二首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
至亳與安采至以詩迎之
曉至巴河迎子由
初秋寄子由
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
寄蔡子華
和錢四寄其弟穌
次韻謝趙景昭陳履常見和兼簡歐陽叔弼兄弟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次韻穆父烏上寄轍叔二首
寄餉合和餅與子由　寄虎兒
挑榔杖寄張文潛　聞正輔將至以詩迎之
渝州寄王道矩　夜坐達曉寄子由
和子由除日見寄　和寄夫選官長

懷舊上

詩二十三首

和子由澠池懷舊　曹氏閣懷趙鷹

宿餘杭法喜寺懷孫莘老
看月懷子由并崔賢良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揮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苦有懷子由四首
宿道場山感舊約二小詩
和子由會柏齋絕句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岐亭五首
西太一見荊公詩偶次其韻二首

卷之十七

懷舊下

詩十二首

武昌西山　再用前韻
次韻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
園空和都曹趙生二通守詩　今和
和唐彥猷詩送其子湘二首
感舊
東堂次諸公舊詩韻二首
過定國有感　憶中和堂

尋訪

詩十七首

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李杞見和復用前韻答之
再和　湖上尋周望二君不見
九日尋臻閑與參寥并至勤師院二首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
雨中過賀教授
出郊尋春和文王玖詩韻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　殘臘獨出二首
被酒獨行二首

酬答上

詩五十九首

次韻王壽夜坐
和柳子玉過陳絶糧二首
徑山回招呂察推宿湖上
荅任師中次韻
沈諫議召遊湖不赴二絶
和歐陽少師次韻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和趙郎中見和戲復荅之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雜興荅鄂守子駿
次韻荅章傳見贈
有美堂和周邠見寄二首
獨遊淨慈荅周長官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卷之十八

酬荅中
詩九十一首

和頴教授見寄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荅李邦直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趙郎中見和戲復荅之
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荅陳述古二首
和張子野見寄三絶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
荅呂梁仲屯田
閑李公擇過雲龍張山人
寒食日荅公擇三絶
次韻劉涇
和劉孝叔會虎丘二首
次韻孫職方荅梧山
莫突銀杯小荅喬太博
遊廬山次韻章傳道
荅孔周翰求書與詩
次韻劉涇

和孫華老次韻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
次韻晁補之贈古風二首
答仲益田次韻
答范祖禹
戲王鞏自謂懇客
次韻答頌起二首
次韻答王鞏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次韻王鞏贈別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之舟
次韻王鞏贈別
次韻答王定國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謝太虛以黃樓賦見寄
張安道見示近詩
次韻答李公麟見戲
次韻答孫侔
和黃魯直次韻秦觀二絕
次韻王庭老九日見寄
次韻答王定民
次韻參寥師寄秦觀二絕
次韻庭老退居見寄二首
次韻答李公麟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
再次韻田國博部夫遥二首
答國博見示石炭詩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和孫同年下山龍洞橋晴
次韻徐秘丞見贈
次韻答孫侔
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五首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和王鞏五首並次韻
和子由題孔平仲草庵
次韻孔毅父集句見贈五首
次韻子由種杉竹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次韻
次韻王郎見慶生日并寄茶
次韻王鞏贈別
次韻子由
次韻杭人裘維甫
次韻廖元發許仲宣秦少游
次韻謝景叔
次韻張硯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和王勝之三首
和仲伯達
次韻許建
次韻答子由
次韻答李公麟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
次韻答元素
次韻答賈耘老
和田仲宣見贈
次韻答賈耘老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
次韻樂著作野步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
次韻晁補之贈古風二首
答仲益田次韻
答范祖禹
戲王鞏自謂懇客
次韻答頌起二首
次韻答王鞏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之舟
次韻王鞏贈別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次韻王庭老九日見寄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次韻王鞏贈別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次韻王鞏贈別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次韻王鞏贈別

次韻送徐大正　次韻徐積
次韻趙令鐐　次韻周邠
次韻王定國得祖塋晉　次韻錢穆父
次韻王鞏　次韻劉景文見贈
次韻劉景文見寄　次韻晁美叔
和蔣發運　次韻答滿思復
和人假山　次韻和王鞏
次韻錢令人病起　次韻秦觀春日
次韻李節推簡別兼寄晉　次韻秦觀春日赤目
和周正孺染馬傷手　和晁美叔春日四首
次韻曾子開別駕西亭　答孔常父見訪
次韻張芸叟民保甌州郡中　次韻王定國得楊州
和王晉卿　次韻劉景文所和楊休持國晉
次韻劉景文所和楊休持國晉　次韻劉景文叔姪飛鷺　次韻答張天覺晉
次韻劉景文叔姪飛鷺　次韻王鄰幾偶耳病
次韻王鄰幾偶耳病　次韻答錢穆父代詩見又
次韻答錢穆父代詩見又
再和　次韻黃寔自朝小德
次韻黃寔自朝小德　次韻劉景文春日題趙德麟清勝
再和　答葉公peng至見和
次韻秦少章王仲至見和　次韻秦少章和錢穆父

新淦寺壁上次韻送叔祥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次韻趙景貺泰息自懷吳越山水　次韻錢穆父叔姪飛鷺
次韻王鄰幾偶耳病　和趙景貺東齋秋晴
謝二蔣子以詩文見寄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次韻徐仲車　次韻林子中春日書事
次韻和晁無咎舉士相迎　次韻劉景文贈傅職秀才
次韻定國見寄
和錢穆父新韻叔王仲至四首　見和仇池　玉津園　荊田　見新西湖月下
次韻秦少章贈眺安世　次韻秦少章和錢穆父

次丹元姚先生韻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燕射
次韻丹元子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和之
答周循州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循守臨行出小鬟侍用前韻
徐使君分新火
次韻周穜惠石耕
次韻贈吳子野先生二絕
除夜黃師是送酥酒二首
章鉞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二首
和孫叔靜兄弟喝和
次韻閻子野送酒
次韻樂著作送酒
酴醾花盛屋東二首
謝陳季常惠一指巾
和程公新涼
次韻聽大夫見寄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次韻惠循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循守臨行出小鬟侍用前韻
徐使君分新火
次韻周穜惠石耕
次韻贈吳子野先生二絕
除夜黃師是送酥酒二首
章鉞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二首
和孫叔靜兄弟喝和
次韻閻子野送酒
次韻樂著作送酒
酴醾花盛屋東二首
謝陳季常惠一指巾
和程公新涼
次韻聽大夫見寄
答賜徐熙大夫借前韻二首 和陽行先
次韻鄭介夫二首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 和陽行先
和猶子遲韻贈孫志舉 用前韻再和瞿大夫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崔文學申撰文見過 次韻江晦叔二首
次韻江晦叔兼寄壑源之 次韻郭功甫二首
次韻法之壑源詩
謝程德孺惠海中柏石
吳子野出家贈菊山筇并
中山松醪寄雄守王引進
次韻答王鞏
次韻和子由閘上養魚
次韻馬元實
答賜徐熙大夫借前韻二首 和陽行先
次韻鄭介夫二首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 和陽行先
和猶子遲韻贈孫志舉 用前韻再和瞿大夫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崔文學申撰文見過 次韻江晦叔二首
次韻江晦叔兼寄壑源之 次韻郭功甫二首
次韻法之壑源詩
謝程德孺惠海中柏石
吳子野出家贈菊山筇并
中山松醪寄雄守王引進
次韻答王鞏
次韻和子由閘上養魚
次韻馬元實

詩二十五首

送筍与薤與公擇二首
丁公默送蜜蜂
送牛尾狸與徐使君
徐使君分新火
次韻周穜惠石耕
除夜黃師是送酥酒二首
章鉞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二首
謝陳季常惠一指巾
次韻閻子野送魚
次韻樂著作送酒
酴醾花盛屋東二首
謝陳季常惠一指巾
次韻聽大夫見寄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次韻惠循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循守臨行出小鬟侍用前韻
次韻周穜惠石耕
次韻贈吳子野先生二絕
除夜黃師是送酥酒二首
章鉞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二首
和孫叔靜兄弟喝和
次韻閻子野送酒
次韻樂著作送酒
酴醾花盛屋東二首
謝陳季常惠一指巾
和程公新涼
次韻聽大夫見寄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次韻惠循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循守臨行出小鬟侍用前韻
徐使君分新火
次韻周穜惠石耕
次韻贈吳子野先生二絕
除夜黃師是送酥酒二首
章鉞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二首
和孫叔靜兄弟喝和
次韻閻子野送酒
次韻樂著作送酒
酴醾花盛屋東二首
謝陳季常惠一指巾

歐陽晦夫惠枕琴
謝歐陽晦夫遺接離琴枕
謝人惠雲巾方爲一首

卷之二十一

送別上

詩二十九首

送曾子固仲越得英字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送劉敞仲海陵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康
送呂希道知和州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送任伋通判黃州

次韻景仁留別
送晁元翰少卿知衛州
次韻送蔣夔赴代州學官
送顏復兼寄王霦
初別子由
兩中送李邦直赴史館二首
送李公恕赴闕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
送孔郎中赴陝郊

送范景仁遊洛中
送晁元翰少卿知衛州
次韻送蔣夔赴代州學官
送顏復兼寄王霦
兩中送李邦直赴史館二首
送李公恕赴闕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
送孔郎中赴陝郊

次韻景仁留別
初別子由

卷之二十一

送別中

詩七十五首

送鄭户曹
送李公擇

送胡掾
又送鄭公曹

次韻子由送吳親錢塘
送孫勉

次韻長道韻送僧伴
送參寥師

臺頭寺送宋希元
送蜀人張師道赴殿試二首

送孫著作赴考城
送頴上

送劉寺丞赴餘姚
送表忠觀錢道士歸杭

送淵師歸徑山
送俞節推

送李供備帶上和李詩
送喬施州

送沈達赴廣南　送楊傑
送穆越州　送范純粹守夔州
送戴蒙赴成都王扈觀　送陳睦知潭州
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
送子由使契丹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　送王伯敭守虢
用王鞏韻送其姪知蔡州
送仲素寺丞致政歸潛山
用舊韻送賈元翰知渭州
送都監北歸
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
送蘇伯固効臺蘇州
送程建用
送楊孟容
送杜介歸揚州
送賈訥倅眉二首
送程之邵
詩五十六首
送奇嵐軍通判葉朝奉
次韻劉景文送錢仲屯田還鄉
次韻送周山人歸彭城　送仲元貺王元直五首
送千乘千能兩生還鄉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知東川
送子由使契丹
送呂昌明知嘉州
送仲素寺丞致政歸潛山
踏妻公廨課冊
送都監北歸
送蘇伯固効臺蘇州
送柳宜歸
送程之邵奉議赴闕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送歐陽主簿赴官皇城四首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送張嘉州
次韻劉景文送錢仲屯田
介亭餞楊傑次公
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送程之邵奉議赴闕
送江公著知吉州
次韻劉景文
送路都曹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送王竦朝散赴闕
新淦寺送任仲微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送陳伯脩察院赴闕
送龔道士歸廬山
送周朝議守漢州

送張嘉父長官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
送李孝博奉使頒表　送眾美叔
送陳德林赴真州　送蔣穎叔帥滬河
再送二首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
送王敏仲北使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頻迦酒
送霍安常赴關兼寄子由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德州
追餞正輔至禜雞賦詩為別
再用前韻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
送邵道士齊雷還都嶠
送柳子玉赴襄山
和沈立之留別二首
留別
詩十四首
和董傳留別
次韻代留別
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
別子由三首
東府雨中別子由
顯上留別王子立
慶賀
詩十五首
賀朱壽昌郎中得母所在
次韻錢穆父侍祠郊立
次韻王仲至喜霽御筵
以檀香觀音為子由生日壽
惜前韻和子由第四孫
以黃子木柱杖為子由生日壽
開陝西兵毅西夏
無咎生日置酒見留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柱杖為壽二首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虎兒
卷之二十三
遊賞
詩五十六首
和子由踏青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冬至獨遊吉祥寺
遊道場山何山
初別子由奉新
留別廉守
送蔣穎叔帥滬河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
送李孝博奉使頒表　送眾美叔
送陳德林赴真州
再送二首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
送王敏仲北使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頻迦酒
送霍安常赴關兼寄子由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德州
追餞正輔至禜雞賦詩為別
再用前韻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
送邵道士齊雷還都嶠
送柳子玉赴襄山
和沈立之留別二首
留別
詩十四首
和董傳留別
次韻代留別
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
別子由三首
東府雨中別子由
顯上留別王子立
慶賀
詩十五首
賀朱壽昌郎中得母所在
次韻錢穆父侍祠郊立
次韻王仲至喜霽御筵
以檀香觀音為子由生日壽
惜前韻和子由第四孫
以黃子木柱杖為子由生日壽
開陝西兵毅西夏
無咎生日置酒見留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柱杖為壽二首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虎兒
卷之二十三
遊賞
詩五十六首
和子由踏青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冬至獨遊吉祥寺
遊道場山何山
初別子由奉新
留別廉守
和子由蠟帝
遊徑山
後十餘月復至

病後述古邀住城外尋春
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二首
與呂仲甫等同泛湖遊北山
病中遊祖塔院
再遊徑山
遊徑山次韻二首
飛鳧樂遊張山人園
與梁先舒煥泛舟二首
與頴起孫勉泛舟得未字
遊張山人園
遊惠山二首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泛舟城南得人皆苦炎字四首
遠城觀荷得月明星稀字四首
與胡祠部遊法華山
又次韻贈賈耘老
五十二
安國寺尋春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二首
與子由同遊寒溪西山 上已出遊隨所見作句
同王勝之遊蔣山
日日出東門
至真州再和二首
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二首
同秦仲二子雨中遊寶山
與劉景文賞枇杷
又和劉景文韻
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遊羅浮道院文栖禪精舍
次韻程正輔遊碧落洞 徐元用同遊浮金堂
上渚吟
杭州遊山
柳子玉以詩見邀同刀文叔遊金山
射獵
詩五首
會獵華園
禁常山回小獵
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
題詠上
詩三十二首
題南溪竹小詩
和梅户曹獵城溝
寶山畫睡
人日獵城南得為字
跋李留臺與二錢唱和四絶句
孤山二詠 栖堂 竹閣
書雙竹湛師房二首
寶山新開徑
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 遯園 遯堂 遯軒 滄樓
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三首 范蠡 張翰 陸龜蒙
青牛嶺小寺人迹罕到
留題蘇州南禪院 觀淨觀堂訪亭蘇州
和孔周翰絶 再觀郎園納
遊戲馬臺二首

卷之三十四
題詠下
詩四十二首

書泗州孫景山西軒　題織錦圖上回文二首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題孫思邈真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二首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郭明父潁州西齋二首　戲書樂夫身心問答後
書毋元子寧極齋　題龔奉寺壁
題馮通直明月湖詩後　和子由岐下二十一詠
和魯人孔宗翰題詩畫二首
光祿庵

醫藥
詩三首
贈眼醫王生彥若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冊
紫團參寄王定國

卜相
詩二首
贈善相程傑

傷悼
詩四十九首
贈虔州術士謝景臣
陸龍圖挽詞
姚屯田挽詞
哭歐公憎惠思示小詩次韻
乎天堂海月辯師二首
余主簿母挽詞　張文裕挽詞
同年王中甫挽詞　蘇潛聖挽詞
京師哭任遵聖
弔李臺卿　哭刀景純
孔毅父妻挽詞　曹既見和復次其韻
鄧忠臣母周挽詞　任師中挽詞
哭幹兒二首　徐君猷挽詞
張庶民挽詞　葉致遠見和復次其韻
李獻仲哀詞　王中父挽詞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故李承之侍制挽詞　潘推官母李氏挽詞
王鄭州挽詩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二首
韓康公挽詩二首
廉達道挽詞二首　王文玉挽詞
呂舜叔學士挽詞　大行太皇后挽詞二首
聞太后升遐二首　乎徐德占

絕句
詩二十一首
山村五絕
臨安三絕　靜軍樹　錦漢　石照
東坡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
次荊公韻四絕

賢彌謝告作二絕
歌
詩十首
畫魚歌
武昌銅劒歌
又一首壹二猶子與王郎中見和
安州老人食蜜歌
秧馬歌
竹枝歌
行
詩三首
鴉種麥行
起伏龍行
吳中田婦歌
蜜酒歌
次韻王傳正枯木歌
真一酒歌
鐵溝行贈喬太博

卷之二十五
雜賦
詩九十五首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廣陵會三同舍三首劉貢父 孫巨源 劉莘老
梵天寺僧守詮小詩次韻
客位假寐
妙庭觀發地得研銀一首
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
讀孟郊詩二首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
追和林子中寄文與可
雨中熟睡至晚強起
往岐亭郡人潘古郭送余
偶至汪氏居仍用前韻
聞子由為郡案所捃
豆粥
題王逸少
登州海市
玉堂獨坐懷王定國
書李端叔詩後
別諸山作二絕句
到潁尽帑已竭齋廚索然
兩歐陽許唱和必此句挑之
歐陽叔弼見訪誦淵明棄數其絕識感而賦詩
喜劉景文至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邂逅
劉醜厮詩
和子由次月中梳頭韻
客俎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
石炭
遊栢山得澤字
會松江得風字二首
初到黃州
觀張師正所畜辰砂
和李太白一首
魚蠻子
漁父四首
書林逋詩後
遺直坊
次韻魯直感寒知松栢
贈劉景文

觀棊
次韻子由浴罷
謫居三適三首 旦起理髮 午憩坐睡 夜卧濯足
倦夜
夜燒松明火
呂承事讀書作詩不已貧甚
聞米元章到送麥門冬飲子
郭綸
御史臺榆槐竹栢四首
繫御史臺獄云子由二首
再和二首
出局偶書
病後醉中
足柳公權聯句
夜坐與邁聯句
幼永叔瑞鵓鴣
問淵明
歸去來集字十首
羅米
獨覺
縱筆三首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目錄

卷之一

宋潼郡黃善夫明嘉靖壬辰校正重刊

紀行

詩九十二首

壬寅二月有 詔令郡吏分往鄱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賓雞鄱陽縣界至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大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乃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著寄子由 謂攷公已三宿嘉祐七年也嘗有十絕曰天興曰攷山曰扶風曰嘉峪曰盩厔曰仙遊潭曰好時故有詔減決囚禁故有此詩

先生所得明經舉見前集卷四嘉祐七年壬寅先生在鳳翔府簽判廳屋四間也。壬十一月庚午朔二十八日壬申奉詔決囚禁故有此詩

遠人羅水旱王命釋俘囚分縣傳明詔 攷公曰前漢循吏傳明詔承平事蹟尊。循除初出郭 攷公曰杜詩此意竟未明言下句乃云山鳥鳴少事事 曠蕩開青云樂攷又云山鳥鳴少事事 曠蕩消憂 攷公曰漢書有曠蕩之恩曠言王師曠蕩開青云樂孔明所樂蓋其鎮在青州孔明喜寫龍膽於曠倉葉此誠以拒腐次公曰龍有龍比喻好劉劉爭榮又詩云展禽柳下惠 登臨憶武侯 程泰之曰襄即武成縣也路先生所用乃見仄韻古詩之非皆不拘先生用之浙出以發博聞 半夜入呼急橫空火氣浮天逆珠不辨風急已難收曉入陳倉縣 程泰之曰陳倉縣唐改寶雞縣。攷公曰前漢地理志載三秦記云陳倉故秦雍州之地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祠之曰陳寶神來時光輝如流星從東南來入陳倉祠雄雞鳴而雌雉雊其神名曰陳寶祠在陳倉縣東南二百步祠官以歲時祀之

操戈畏炳虎 自注十八日猶疑而西轉周以甲辛見迷或則謂子云大人虎變其文近官忻園往往有虎○次公曰炳明也言虎炳明其文 尹生猶有宅 一云聖觀猶樓觀之尹喜爲函谷關令尹俊氣拓真人西去著書五千言此老子乘青牛薄板車出關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乃授道經 閑世以蜉蝣 閑出其東流之委蛇 韓詩曰蜉蝣朝生而暮死 汗漫 漢曰列子曰列子有若七者謂關尹曰有聖人處於此風雨不能入波濤不能溺寒暑不能至禽獸不能觸利害不能及窺其門者反扃而已 李頎古意云 帝子傳閒道 帝子降于北者言堯之女也 遺蹤在登山 仙經曰登山須得道士相隨 住事悠風歸 子將隱矣爲我著書乃授道經 閑世以蜉蝣 汗漫 漢曰列子曰列子有若七者謂關尹曰有聖人處於此風雨不能入波濤不能溺寒暑不能至禽獸不能觸利害不能及窺其門者反扃而已 李頎古意云 帝子傳閒道 帝子降于北者言堯之女也 遺蹤在登山 仙經曰登山須得道士相隨 住事悠風歸

羽客知人意 羽客謂王喬也 瑤琴爲我徽 不辭山寺遠 來作鹿鳴歸 幽棲 言堯時巢許棲于山林 不辭山寺遠 來作鹿鳴歸 幽棲 言堯時巢許棲于山林

帝子傳閒道遺蹤在登山 仙經曰登山須得道士相隨 住事悠風歸 羽客知人意瑤琴爲我徽 不辭山寺遠來作鹿鳴歸 幽棲 言堯時巢許棲于山林

汗漫 漢曰列子曰列子有若七者謂關尹曰有聖人處於此風雨不能入波濤不能溺寒暑不能至禽獸不能觸利害不能及窺其門者反扃而已 李頎古意云 帝子傳閒道 帝子降于北者言堯之女也 遺蹤在登山 仙經曰登山須得道士相隨 住事悠風歸 羽客知人意瑤琴爲我徽 不辭山寺遠來作鹿鳴歸 幽棲 言堯時巢許棲于山林

幽棲 言堯時巢許棲于山林 不辭山寺遠來作鹿鳴歸 羽客知人意瑤琴爲我徽 汗漫 漢曰列子曰列子有若七者謂關尹曰有聖人處於此風雨不能入波濤不能溺寒暑不能至禽獸不能觸利害不能及窺其門者反扃而已 李頎古意云 帝子傳閒道 帝子降于北者言堯之女也 遺蹤在登山 仙經曰登山須得道士相隨 住事悠風歸

羽客知人意瑤琴爲我徽 不辭山寺遠來作鹿鳴歸 幽棲 言堯時巢許棲于山林 汗漫 漢曰列子曰列子有若七者謂關尹曰有聖人處於此風雨不能入波濤不能溺寒暑不能至禽獸不能觸利害不能及窺其門者反扃而已 李頎古意云 帝子傳閒道 帝子降于北者言堯之女也 遺蹤在登山 仙經曰登山須得道士相隨 住事悠風歸

車至介休收麥良久雹大如雞卵小者如拳上砌階數重凡十八條有光如電以指之收日介休大雹雨摘麥千餘頃也 **馬上**

頃倒天飄翻 收公曰意用李嶠為客質夜投宿一巨宅有老者告靖曰老翁龍也二子潤跨之以一瓢與之曰跨此瓢出今天命行雨以一甲使潤行雨以揚枝灑瓢水則雨也此詩意主潤出所至以揚枝灑瓢水則雨也此詩意主潤行雨命靖雨器乃一小瓢子繫於鞍前宿龍宮龍宮夫人夜半請靖曰馬嘶地動鳥即以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鬃勿多也既而電掣雲閃見所騎馬長丈餘鱗甲皆具三尺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三丈也竟勿白黃帝陰符經優序云北宮之山李筌入秦至驪山逢老母因袖中出一瓢令筌跨水筌即跨瓢而往到中盛水其飄忽重百餘斤力不能舉後瓦於泉邊委去不得所謂天氣點此瓢也

是日自瑞溪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峯寺之下院翠麓亭

不到峯前寺空來渭上村此亭聊可喜脩徑豈辭攀

捫谷映朱欄秀山入青眼 山谷古木尊路窮驚石斷林缺見天

河奔馬困嘶青草渭上村此亭聊可喜脩徑豈辭攀

石牀溫安得雲如蓋 收公倩孔氏畫白氣若蓋石牀云白雲覆石牀蓋謂雲浮遠蓋溫藉蓋溫藉遠石飛華思錄華蓋云安定郡有嶧陽山峯上有如蓋石兩則雲起泄中若車蓋然故里諺曰嶧山雲蓋雨

能令雨瀉盆 若此白帝城下南溝盆 **共看山下**

稻涼葉晚翻翻

二十七日宿於南山中蟠龍寺

橫槎晚渡碧澗口 收公曰澗口碧澗杜詩石名碧澗泉 **山谷** 音浴 **谷中暗水響瀧瀧** 收公曰瀧瀧水流聲 **嶺上疎星明熠熠寺藏**

嵓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百曲風生虎嘯空林

月黑驚麏竄修竹入門突兀見深殿 收公曰杜詩麏度秋月入房

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鐸響 **照佛青熒有殘燭嫗無酒食待遊人**

旋斫杉松煮溪蔌板閣獨眠驚欸扰木魚曉動隨僧粥起觀鳥花檐客質夜投宿一巨宅有老者告靖曰老翁龍也二子潤跨之以一瓢與之曰跨此瓢出今天命行雨以瓢頃一甲使潤行雨命靖雨器乃一小瓢子繫於鞍前宿龍宮龍宮夫人夜半請靖曰馬嘶地動鳥即以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鬃勿多也既而電掣雲閃見所騎馬長丈餘鱗甲皆具三尺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三丈也竟勿白黃帝陰符經優序云北宮之山李筌入秦至驪山逢老母因袖中出一瓢令筌跨水筌即跨瓢而往到中盛水其飄忽重百餘斤力不能舉後瓦於泉邊委去不得所謂天氣點此瓢也 **賈貧椒莽山後忽只連巴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

夜心逐南飛鵲

是日至下馬磧舒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望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攀屈如長蛇 收公曰按長安志引水經注曰斜水北歷斜谷過五丈原亦謂之武功水又曰武功縣西有五丈原司馬仲達對於渭南即縣之陽是故所經由望見縣北是今先生精兩於縣北也五丈原○宇子尚老曰唐李筌曰岐山三注水縣山連亙西北有五丈原諸葛亮三出祁山與魏將司馬仲達對壘處 **有懷諸葛公**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攀屈如長蛇

萬騎出漢巴 收公曰漢巴出以流馬漕運漢巴武功五丈原間司馬仲達對於渭南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 **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撾** 收公曰詩

與詣豈止十倍加 收公曰諸葛孔明才十倍曹丕豈止十倍加 **曹三輔間** 收公曰魏志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率大衆由斜谷出武功五丈原與司馬仲達對於渭南亮屯於北原渭水南岸依山傍險連營六七里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 **能令雨瀉盆** 收公曰詩言孔明在故城內尚能令雨瀉盆若此白帝城下南溝盆 **共看山下**

稻涼葉晚翻翻 收公曰杜詩白帝城頭雨雹大如雞卵小者如拳上砌階數重凡十八條有光如電以指之收日介休大雹雨摘麥千餘頃也 **馬上**

頃倒天飄翻 收公曰意用李嶠為客質夜投宿一巨宅有老者告靖曰老翁龍也二子潤跨之以一瓢與之曰跨此瓢出今天命行雨以瓢頃一甲使潤行雨命靖雨器乃一小瓢子繫於鞍前宿龍宮龍宮夫人夜半請靖曰馬嘶地動鳥即以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鬃勿多也既而電掣雲閃見所騎馬長丈餘鱗甲皆具三尺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三丈也竟勿白黃帝陰符經優序云北宮之山李筌入秦至驪山逢老母因袖中出一瓢令筌跨水筌即跨瓢而往到中盛水其飄忽重百餘斤力不能舉後瓦於泉邊委去不得所謂天氣點此瓢也 **賈貧椒莽山後忽只連巴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

夜心逐南飛鵲

是日至下馬磧舒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望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攀屈如長蛇 收公曰按長安志引水經注曰斜水北歷斜谷過五丈原亦謂之武功水又曰武功縣西有五丈原司馬仲達對於渭南即縣之陽是故所經由望見縣北是今先生精兩於縣北也五丈原○宇子尚老曰唐李筌曰岐山三注水縣山連亙西北有五丈原諸葛亮三出祁山與魏將司馬仲達對壘處 **有懷諸葛公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
見待 宋白曰按富陽縣圖經云縣南十五里有
為王北高富春陵西南春陵會稽縣東南封河關奉注
中興間文獻太后諱改曰富陽
春山礙礙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
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鄉沈邊不見君 宋白曰按先
生集詩云昔為鄉貢時留滯於此語及
金鄉 追君直過定山村 宋白曰按杭州圖經定山在錢
太平寰宇記云定山
突出浙江數百丈 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
婉風聲殺水穴崔嵬開名只與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
浮梅蕚知君數繫馬巖花落 宋白曰杜詩花落
春林出城三日尚

遙遥妻孥怪驚歸何時世上小兒謗疾走如君相
待今安有 宋白曰先生詩集云貞元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
杭州遊風水洞留題詩言世上小兒謗疾走使君相
義還出人多善急
遊不須大驚也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 宋白曰按杭州圖經云風
在錢塘縣舊治五十里
激出故名曰風水洞白樂天長慶二年秋九月來遊觀
泉石竹
木留詩

風轉鳴空穴泉幽寫石門盛心開地籟 宋白曰莊子南
成子游曰夫聞人籟而未
聞地籟地籟則衆竅是也 妄意覓桃源 陶潛桃源記云
太元中武陵人捕魚
為業緣溪而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
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舟從口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
曠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來此絕數
日紫云既出得其船便指回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
遣人隨其往尋述不復得路○干寶曰桃源
事出八卷留題仙遊潭云春人今在武陵云 過客詩難好居

僧誼不繫歸旌得冰雪清泠慰文園 宋白曰司馬相如
消渴之疾也
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鬚生
亂石 宋白曰郭景純遊仙詩閶闔西南來時有清風出
注云云分為閶闔風水波涼外起 閑閑羊
角轉空巖 續曰羊角風也莊子轉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次公曰莊子言扶搖羊角而上許慎注云扶
搖暴起也搖動也抱了戾也扶搖如羊角轉如曲春行而上也 馮妻窮宅非梁棟 宋白曰禮
檀弓人也眠八石將水仙帝覲為河伯○張本
樸屋車輿謝繕 宋白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次
公曰莊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街 宋白曰列子師老商氏井伯高子尽二子之道
八公曰莊詞指往日嘉無繕治之西南四十七里山揚曰
隨二子脫幾說 尋曰列子師老商氏井伯高子尽二子之道
東風而歸○次公曰莊言君可厭城從塲
東之水居魚宅之風駭馬可以脫機 宋白曰杜詩案一項熙寧七年
八月自望遠風水洞支云出事郭震五年置新城号
日益眼難小人爭進各務速發載度思之不可以台又不可以容
故此弃官卜隱居之地也詩集作五絕山事作歌去從詩集

新城道中二首 宋白曰按新城縣圖經縣管十二鄉
舊高唐高宗永淳元年分富春西境置新城号
上縣皇朝仍之北抗州之西南一百二十三里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領上晴雲披
紫帽 宋白曰退之詩晴雲如紫絮○任曰杜牧詩云回
紙空○曲衍達曰前周數傳絮慧博紙空○曲衍達曰前周數傳絮慧博
希昔肉曰已蓴異志 樹頭初日掛銅鉦 何平曰張平子賦右素
清頭上市為昌黎 銅鉦今所謂鑼也先生日翰云生云
不識日問之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鉦 野桃含笑竹籬短
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 陸曰杜牧有
樂燒穿鉋春耕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邊委照聽溪聲散材畏見搜
林岑疲馬思閑巷柿紅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
處長官清人間岐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 次公

白輯耕字即長沮
集潮縞而耕也

過淮任日度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
南胡思鄉北至壽
春縣南與淝水合

朝雖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
赤鼈驚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楚郊永與中
原隔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安陸黃州而在雲夢之南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
心不解吐琥珀便應與暗語何止寄衰疾自注時家在子由如
有魚羹稻生理已自畢獨喜小兒子少小事安佚
別黃州任曰先生以元豐三年二月至黃卷黃
五年至臨皐卷杉汝州蓋元豐七年八月

猶有老馬不任驥攷公自曰杜詩云日牡詩云日
任曰驥惟不棄為理焉也曰攷公曰曲禮乃是惟字在之字
讀今讀字韓中陸字主云云單帳也今豈乃單帳之義乎蔡下
豈無二頃戀陸云曰屋後溪種稻云云
桑下不欲久生留之至也樽前聊與一
身歸長腰尚載撐腸米任曰韓詩云有酒湑我無酒酤我
釀文字五月閩領先載盡瓊花攷公自曰韓詩云文人多
垂老富貴慎勿食前誇無由拼有餉
餉梅聖俞詩云文公曰曲禮乃是惟字在之字
蔡下豈無二頃戀陸云曰屋後溪種稻云云
桑下不欲久生留之至也樽前聊與一
身歸長腰尚載撐腸米任曰韓詩云有酒湑我無酒酤我
釀文字五月閩領先載盡瓊花攷公自曰韓詩云文人多
垂老富貴慎勿食前誇無由拼有餉
餉梅聖俞詩云文公曰曲禮乃是惟字在之字
失任曰王義之言王述
曰投老可辭牋韓來時莫遺故人非投老江湖終不

過江夜行武昌山聞黃州鼓角
清風弄水月衙山任曰李太白云青山猶衙半邊月
任曰吳王魏在武昌山九曲亭下○汪信民曰志林云
孫仲謀送江自夏口鑿山通道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魏幽人夜渡吳王魏
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江南又聞出塞曲

次公曰晉史劉曜傳曰劉曜將攻胡延平胡延平拒而擊之曜敗績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舉軍皆無還
志半雜江聲作悲健劉子翬詩云
一葉夜明時萬方聽一葉吾獨愴然悲為余變
我記江邊拍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他年一葉浙
江來次公曰退之詩共浙一葉舟選吹此曲相迎餞

自與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人舍
溪上青山三百疊快馬輕衫來一抹倚山脩竹有
人家橫道清泉知我渴苦鞋竹杖自輕軟蒲鳧松
床亦香滑夜深風露滿中庭淮見孤螢自開闔

將至筠先寄逵遠三猶子任曰元豐七年甲子至筠作
露布風卷六百里次公曰風捲通石人皆若露布然杜詩云
水未見蹄涔魚躍雪正郎子白注時道逵王郎於
雪正郎子記王仙客事為王郎子○次公曰
逵之馬邇祖墓誌云服肉王雪司
曰公憶表弟潘章蘇州詩云
那知風雨夜獨此對床燈
自兩坐雪逵聽句法妙絕不知誰詩東坡與章
真論至此疑杜子美亦法此二句而作也
小於兒逵小名虎兒○次公曰詩
兒華云小兒虎兒中表云耳
我時移守古河東酒肉淋漓會喜而今憔悴一
贏馬逆旅攜夫相汝爾見我定驚嗟身健豹趁留十日
雞黍電一撒何足恃次公曰孔融薦禰衡曰衡為不敬交
老杜酬時動二云老形到不改出城
惟當火急作新

討一醉兩翁勝酒美（宋公曰杜牧之詩酒旗銷美）

端午遊眞如蓮遠從子由在酒局

一與子由別却數七端午身隨綠絲繫（宋公曰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帥以禳百疾俗名長命縷）心與昌歜苦（宋公曰昌歜昌蒲也周禮醢人云昌本麋臡古注曰昌蒲味辛苦）今年匹馬來佳節日夜數兒童喜我至與衣具雞黍水餅既懷鄉飯筒仍悠楚（宋公曰屈原離騷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飯投祭之）謂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語（宋公曰言子由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語）寧知是官身糟糠困薰灼（宋公曰言子由為官也）獨攜三子出古刹訪禪祖高談付泥雖詩罷到阿虎歸來一調笑慰此長腳鵝（梁鍊遠小名）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宋公曰杜牧之詩雪龍冰崖落飛齒以狀水崖上之飛沫）則去前峰下山則去後峰（宋公曰左傳云三公一卿五大夫三公曰杜雲卿詩隨風且開舞帶雨不成花）鑑海脫生花（宋公曰銀海世所生雪清云光搖）乃用退書眼為眼每耳千尋渡玉峯從來脩月手（鍾曰酒色雖雪亦不謂之月）

扁舟歸釣五湖春（宋公曰范蠡泛扁舟歸五湖）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一別滕西舊朋友（宋公曰滕西謂泗州也）白髮驚秋見在身（宋公曰見在身字牛僧孺詩且對樽前見在身）黃雞催曉淒涼曲（宋公曰白樂天聽歌示妓人商玲瓏黃雞催曉丑時）風葉亂裘葺（宋公曰左傳云狐裘蒙茸一國三公）白日樂天初見白髮秋詩云白髮映朱顏）

慵慢山前叟（宋公曰左傳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俯循牆而走）慶幻龍（宋公曰佛經幻夢亦如幻）念念非昔人江湖又汝浪朝市誰相親却尋泉源去桃花逢避秦（宋公曰陶潛桃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口入其中豁然開朗）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

昔飲雪泉別常山天寒歲在龍蛇閒（宋公曰超然臺在密州）

密海一州驟然有詔京東淮南粟高麗享館（宋公曰後漢鄭玄得

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龜以濊合之卦命筮經注引北齊劉晝言亥曰辰爲龍巳爲蛇蛇龍之鬬兩敗俱傷歲在辰巳之間 山中兒童拍手笑 笑公司李白襄陽歌曰兒童拍手襄陽行邯鄲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 問我西去何當還 李白襄陽小兒歌拍手攔街

狂怪我依水衡生作丞（次公曰水衡都尉王生為水衡都尉王生不能著書以自見事迹先生併用之豈誤記為一事耶或曰此兩王生此拜（次公曰陳叔達太宗時拜礼部尚書帝曰瓦德時內難楷摘知公有以相告今之此拜有以相告）

泛潁

我性喜臨水（次公曰宋玉云登山臨水送將歸）得潁意甚奇到官十日來（李白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明朝鏡裏看次公曰爾雅十日來十日曹毓生二毛）九日河之湄（次公曰爾雅水草交曰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姿（次公曰陶淵明詩流水有清音）逶迤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次公曰陶淵明詩遲遲鐘鼓聲）清下流曲而清盡船俯明鏡（次公曰陶淵明詩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笑問我遲留意待賦頭綱（次公曰黃庭堅詩但得頭綱入餅茶）忽然生鱗甲（李白內樂天詩但得魚生玉鱠鮮）亂我須與眉（次公曰水細浪鱗甲生）散為百東坡（次公曰傳燈錄良价禪師遇水觀影大悟有頌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寧是兒戲物水中少磷淄（次公曰困言臨水乃論玩水之好鱗見其色而不磷涅而不淄）趙陳兩歐陽同參天人師（次公曰語云天人師言佛也歐陽修謚文忠）景默眞吾友（次公曰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共賦泛潁詩

淮上早發

潛月傾雲曉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三年三躡過淮舟（次公曰淵明記淮源出南陽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龍庭）數段漫逢馬少游（次公曰後漢馬援字少游嘗謂援曰乘下澤車駕駑駘馬使卿里稱善人足矣）無事不妨長好飲（次公曰史記陳勝首曰公何好飲也無事也）著書自要且韜光（次公曰宋玉云登山臨水送將歸）孤松早慶元非病（次公曰爾雅松木曰庆）九日河之湄（次公曰爾雅水草交曰湄）吏民笑相語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姿（次公曰陶淵明詩流水有清音）逶迤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次公曰陶淵明詩遲遲鐘鼓聲）清下流曲而清盡船俯明鏡（次公曰陶淵明詩俯仰終宇宙）笑問我遲留意待賦頭綱（次公曰黃庭堅詩但得魚生玉鱠鮮

之祥也書以付過使之忘
定州就任游知英州未
到任再除建州安置
逐客何人著眼看 遠曰史記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逐諸侯一切
今之 太行千里送征鞍 未曉憩谷能留柳 白樂天詩曰柳子
州名其溪曰愚溪公谷曰
愚公谷其說具見愚溪詩序
南蜀陰縣時縣無清風蟠谷
直龍感通須臾神物出如
過湯陰市得毓豆大麥粥示三兒子一首
朔野方赤地 遠曰吳興雜錄載 河塢但黃塵秋霖
南華寺 他年若畫蔣山圖 公自曹溪六
晨粥行尚得時珍青韭照匕筯脫粟嗟予食 公曰不氣盖安之心曰人
謝故吏 公曰前漢東成傳成奇復王
勸加飲食 公曰有詩上言加
客歸及三年新 公曰左傳時成十年曰不食新
過高郵寄孫君孚
遠曰選通明遠詩風飛要
秋宿杜詩風飛蓼鷺宿
漂零竟何適浩渺寄此身 遠曰本草蓼水
龍 公曰詩儒有游龍注云游龍紅
草也以其故蓼投於水故謂之游龍
可憐夜合花 遠曰本草
夜合也人家多植於廳除間
葉似皂角根等極細而繁
青枝散紅萼美人游不歸
一笑當誰供故園在何處已偃手種松我行忽失
路 公曰自傷其行
止躊躇如失路也 歸夢
收橫從 龍曰史記蘇秦曰
一項五百首
卷
埃容水木漸幽茂荻蒲雜遊
秦山千重閒君有賢郭二項
萬里風
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 遠曰退之詩渺
有小舡來賣餅喜聞蛩落在山前 猶
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 遠曰退之宿曾
投民村高
桑水半扉
千頃桑麻在舡底空餘石髮挂魚衣 遠曰爾
雅釋草石衣注水苔也
一名石髮江東食之
日輪亭午汗珠融 遠曰太平御覽曰太平御
暴雨過雲卿一快未妨明月却當空 遠曰書平狄雨
說注說化也
日午誰識南訛長養功
路 公曰自傷其行
歸夢
收橫從 龍曰史記蘇秦曰
卷
日暮海聖前詩須臾斷風
不復見唯有明月常當空
卧看落月橫半天起喚清風待半帆 公自樂清風
江湖閒舟子之常
樂哉何所

事後中舟子善相風舟行則呼風以飽帆也無來去飛人間何處不嶮巇

且並水村歌側過（淳曰杜詩已著此詩歌歌側過水雖衡）

過廬山下一首 并序

予過廬山下雲物騰湧默有禱焉未午發峰

凜然故作是詩

亂雲欲埋山勢與飄風南（淳曰詩卷阿飄風自南）羣隣相應和

勇往爭驂驥可憐會稽中（淳曰詩會稽山朝聘）時出紫霄

嵐（公曰杜詩紫霄羣鶴）千峯滿雲壑鴈沒失東嶺龍騰見西龕一時供坐

笑百態變立談暴雨破塊丸（淳曰賈誼鵩賦大鈞播物塊）

●甄曰廬山記大虛閣宋陸先生舊居也其間一峯秀卓者曰紫霄峯過白氷章堂北半山有二泉出石間名曰雙玉瀑布注焉峯也北山曲也南二里至下白石又三里至上白石又三里為奇峯院石壁高峻洞天五花峯正在其後

清曉掃渾酣廉纖歸何處

二十九

宿建封寺曉發峯頂望韶石二首（淳曰圖志韶州有韶石者在登此奏韶樂焉）

俊鬪浮光照短亭（次公曰司馬相如大人賦俊鬪浮光）雲將九華山歌云野花時發雲霞色）

發會稽（淳曰劉賓客將九華山歌云野花時發雲霞色）

此西巡狩（次公曰尚書舜典八月西巡狩之意以地理考之韶州在南之東而韶州洞庭之西也）再使魚龍舞洞庭（次公曰莊子言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而魚龍變焉）

蜀人爭賦楚人辭羌在崇山舜九疑（淳曰司馬相如大人賦羌乘玉舟而上征）

山方過虞舜葬於九疑注云在零陵山秋山也又海外經云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其今營道縣南九疑山中）非真得道南來萬里亦何為（次公曰崇山九疑皆在南方）

嶺海東南月窟西（淳曰揚雄長楊賦西厭月窟東震日域）功成天已錫玄

圭峰曰書表陽玄此方定是神仙宅 摩曰孫綽天台山賦云
所高 禹亦東來隱會稽 按曰史記禹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生公說經頑石點頭 高僧傳事
皆言其本不死耳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到處聚觀香案吏 東坡曰唐史若汝在紫宸內閣則起居舍人
按是玉皇香案分立殿下 公曰元微之詩云
香案吏 此邦宜着玉堂仙 公曰韓林院公廳事之玉堂
於登瀛洲故亦曰玉堂爲
雨洗梅雨脩脩荔子然 摩曰唐史若汝在紫宸內閣則起居舍人
按是玉皇香案分立殿下 公曰元微之詩云
香案吏 不容朱橘更論錢 按公曰杜詩
山之奇以王摩詰 朱橘不論錢
抵鵲 摩曰圖畫景物服
恰從神武來弘景 往神武門上書好綠 便向羅浮見稚
川 摩曰晉書葛洪字稚川 劉次莊出丹砂求爲句漏
令子姪俱至交趾史都護 鄭貴留不聽法性乃止羅浮山

發廣州

朝市日已遠此身良自如三杯軟飽後 自述新人謂
一枕黑甜餘 睡也 蒲澗疎鐘外黃昏落木初 曰
退之南海神廟詩云在庭實之日黃木之洲

樵漁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丙午明曰按年譜實紹
聖元年十月二日也

彷彿曾遊豈夢中 舊社園菜神宇物色 摧藤路道
各知其室教大半 羅鴨於通衢亦競識其家
欣然雞犬識新豐 編甿兩京雜記高
祖既平關中欲都洛陽劉敬說帝都長安
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 蘇武豈知還漢北 摩曰蘇武
使匈奴中十九年始還
蘇竟海上牧羝乃還 摩曰匈奴
徙武北海上使牧羝
使武自欲老遷東 摩曰二國大事管仲此論
宋盧人方天下大亂安

次韻孫令行於淮南道中送予子由東歸

會有幽人客寓公 公自曰孔北海
公孟言曰吾有幽人客寓公

吾謫海南子由竄雷州投命即行了不相知

至梧乃聞其尚在滕也旦夕當追及作詩

示之 吳曾曰按年譜紹聖四年于丑先生年六十二在
是歲子由亦貶雷州五月抵雷州別駕
至雷六月抵別駕海七月抵雷州別駕曰化軍安置即儋州也

九疑聯綿蜀衡湘 摩曰李太白遠別離云蒼梧山崩湘水竭
九疑山山有九峯一曰蒼梧二曰石城四曰桂林
五曰朱明六曰桂林七曰華蓋八曰
其形相似見者疑之故曰九疑 蒼梧獨在天一方 孔安國曰
川異物在天一方 孤城落月未落江蒼茫
吹角煙樹裏 按公曰李嘉祐詩曰聞道州門吹
角罷城吹角水花白 幽人撫枕坐歎息 李白古風
幽人撫枕坐歎息 我行忽至此 江邊父老能說子
舜所藏 按公曰李嘉祐詩云舜葬蒼梧野於此記曰葬者藏也
白鬢紅頰如君長莫嫌 摩曰閩雲海聖恩尚許遊
相望 摩曰文選古詩西京雜記百錄天 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
通俱存亡天其以我爲箕子 摩曰今之高麗
古箕子之國也 要使此意
留東萊 摩曰晉東萊郡今掖州也前志
郡或從此服 他年誰依與地志 摩曰唐吳融詩
野王有與地志

十卷 海南萬里真吾鄉

行瑤儋間有與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
鱗甲萬谷酬笙鏞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
此數句

四州環一島 按公自四州言瓊崖儋昌
曰朱崖儋耳即在南方海中洲居也
其中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登高望中原 摩曰庾
信詠懷

詩鈔高望九州
題云分得野 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 鍾曰晉書謝安傳興孫綽
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安詠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耶 四顧真途窮 鍾曰晉書阮籍傳窮
途輒慟哭不由逕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眇觀大瀛海 鍾曰史記封禪書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乃有大瀛
海環其外也 坐詠談天翁 鍾曰漢曰莊子雜篇曰談天衍 區區魏中梁 鍾曰莊子雜篇
則陽通達之命所其樂與不憂不懼中有梁於梁中有王不以物累心即見九藏有所不知所在 遥遥
一米誰雄雄 次公曰莊子北海若之言計中國之在海內
天壤間九囊萬種不可計中國一名赤縣神州乃有大瀛海環其外 喜我歸有期舉酒屬
仙 青童次公曰青童神 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 次公曰杜詩注引
在曰易乾卦群龍无首吉 夢雲忽變色笑電亦改容 次公曰漢司馬相如大人賦
雲神譯作天女奏九韶之樂而舞 天公亦好事故遣二女投壺天笑 應怪東坡
老顛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
次前韻子由
我少即多難還回一生中 次公曰還回迴
旋不定之兒 百年不易滿 寸寸變強弓 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
空 泥丸尚一路 自注古語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寶
二月十五日入智論云泥丸所向除皆窮 似聞峚山桂 次公曰莊子大宗師真人之
息以踵其西乃緡雲之路仇池在同谷縣
翁 次公曰莊子大宗師真人之息以踵其西乃緡雲之路仇池在同谷縣
是仙天之地先生貫雲之句有感焉正在峚山之西也 胡爲
適南海復駕垂天雄 次公曰莊子大鵬翼垂天之
萬里浩浩旹積風 次公曰莊子言鵬搏風九万里而上又云
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回望古合州 蜀此琉璃鍾 鍾曰李商隱詩
琉璃鍾琥珀濃 別離何足道我生豈有終 渡海十年歸方遨
照雨童 次公曰童謂瞳也項羽紀云舜目蓋重瞳子南史曰梁武曰西京雜記漢高祖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惠安曰西京雜記漢高祖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以手摩之有七十二黑子表異有明人在來照之象 眇觀真途窮 鍾曰晉書阮籍傳
獨駕不由逕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眇觀大瀛海 鍾曰史記封禪書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乃有大瀛
海環其外也 坐詠談天翁 鍾曰漢曰莊子雜篇曰談天衍 區區魏中梁 鍾曰莊子雜篇
則陽通達之命所其樂與不憂不懼中有梁於梁中有王不以物累心即見九藏有所不知所在 遥遥
一米誰雄雄 次公曰莊子北海若之言計中國之在海內
天壤間九囊萬種不可計中國一名赤縣神州乃有大瀛海環其外 喜我歸有期舉酒屬
仙 青童次公曰青童神 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 次公曰杜詩注引
在曰易乾卦群龍无首吉 夢雲忽變色笑電亦改容 次公曰漢司馬相如大人賦
雲神譯作天女奏九韶之樂而舞 天公亦好事故遣二女投壺天笑 應怪東坡
老顛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
次前韻子由
我少即多難還回一生中 次公曰還回迴
旋不定之兒 百年不易滿 寸寸變強弓 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
空 泥丸尚一路 自注古語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寶
二月十五日入智論云泥丸所向除皆窮 似聞峚山桂 次公曰莊子大宗師真人之
息以踵其西乃緡雲之路仇池在同谷縣
翁 次公曰莊子大宗師真人之息以踵其西乃緡雲之路仇池在同谷縣
是仙天之地先生貫雲之句有感焉正在峚山之西也 胡爲
適南海復駕垂天雄 次公曰莊子大鵬翼垂天之
萬里浩浩旹積風 次公曰莊子言鵬搏風九万里而上又云
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回望古合州 蜀此琉璃鍾 鍾曰李商隱詩
琉璃鍾琥珀濃 別離何足道我生豈有終 渡海十年歸方遨
中曰帝告巫咸曰有人在下我欲升之 巫咸曰宜先齋乃可升 乃
夫曰王逸楚詞章句曰帝謂天帝也女曰巫咸古神明能以采
巫彭巫陽占夢吉凶 凡皆神聖也 香香天低鶴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南作詩在見前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 庚曰曹子建書載行
晴 次公曰左傳昭四年申豐曰載行 氷曰秋無若雨詞有終風且暴
晉書曹毗傳毗子玄道子夜月色無點數以為佳對重奉尓曰意
海色本來清 次公曰楞嚴經之語又隋書經籍志佛書
浦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曰卿居心不淨乃爾大書耶 天容
空 餘魚戲棄捋意 次公曰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
鯤曰乳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粗識軒轅奏樂聲 黃帝
○次公曰李白詩樂奏軒轅 奇絕冠平生 自雷適廉宿於與廉村津行院

林中 往往曰猶長興縣林中 葉如冬青秋冬不凋 路坐飛花拭當門剡碧井 忽此榛
洗我兩足泥高堂畫新轀洞戶分角圭 次公曰退之詩蓋謂洞戶出角 圭 倒床便甘寢鼻息如虹霓僮僕不肯去我爲半
日稽 在曰李涉題鶴林寺詩云因風寄語莫驚人夢裏一葉舟來 次公曰退之 醉凡十里溪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
迷 在曰杜詩山晚浮雲合歸時珍路迷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十朋曰按先生送邵道人詩即此人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 在曰李白詩少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 又疑是銀
盤 月本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滿起舞者誰歟 莫依三人看 陳曰李白詩本於此歟 明月對影成三人
人不清安得頭有白酒盍若白露滋 次公曰詩意蓋謂若酒不清安得頭有白 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
處還獨醒夜氣清漫漫 次公曰史記 陽澤藤劾 有白酒盍若白露滋 次公曰詩意蓋謂若酒不清安得頭有白 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
注載武帝秋風詞云秋風起兮白雲飛 朝雨洗
次公曰退之詩蓋出於此 綠淨 次公曰退之詩蓋出於此 草木黃落兮雁南飛 朝雨洗
綠淨 次公曰退之詩蓋出於此 人會歸路好節江中原正下

過嶺二首

嶺猶徐行艱險未敢忘過嶺知收孫子已致喬詩生
新豈着南逕不到頭 陳曰史記蘇秦說韓王曰秦之攻韓也必踰鄭而絕宜陽之道 南逕而絕宜陽 又曰韓君之
之地 陳曰前漢嚴助傳曰秦時但任小臣竟以一生守此却歸休爲着南逕到頭 却隨北鴈與歸休 陳曰月
之月鴈北向 平生不作兎三窟 陳曰戰國策馮諼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 却隨北鴈與歸休
康之固春州有銅海之險此二人在外吾固此足以爲三窟矣 次公曰戰國策馮諼爲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 今古何殊貉一丘 陳曰前漢嚴助傳曰秦時但任小臣竟以
耳 今古何殊貉一丘 陳曰前漢嚴助傳曰秦時但任小臣竟以 當日無人送臨賀 次公曰唐書柳愚貶賀州刺史 到
一丘之貉 當日無人送臨賀 次公曰唐書柳愚貶賀州刺史 猶香大兒牧猿鶴四歲守
相權德輿柳之於朝亭奏樂餞送者傾徐晦至嘉田村餞李 孤嶠父子病學醫二折乃粗曉 陳曰左傳高弘曰三
家客新史曰君不負柳愚柳亦負君 折肱知爲良醫雅依君

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牛口見月 任白日時嘉祐元年 始

掩戶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覽飛露洒我裳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幽懷耿不寐四顧獨彷徨忽憶丙申年 子七日時先生在京 京邑大雨霽蔡河中夜決橫浸國南方車馬往無復見紛紛操机郎新秋今來牛口渚見月重淒涼却思舊遊處滿陌沙塵黃

戎州

亂山圍古郡市易帶蠻鄉春耕少孤城夜漏長閑往時邊有警征馬去無還無梁自頃方從化年來亦脫金鎰何足爭彊弱吾民盡王頗 子七日子由詩亦同此韻 次

泊南牛口期任道遲不來

江上有微逕深榛煙雨埋巖嶠欲取別不見又重來下馬未及語顧已慰長懷江湖非浩渺安得與之偕

入峽

自昔懷清賢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徐流細不數衰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銜龍驤紆收浩渺壁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窄窄垂蔓綠毿毿冷翠多叢竹孤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驂絕澗知深淺攢峰僅容膝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閭道黃糟賤園蔬綠葉甘蠻王蒸蠹熊充食飲不見有乾駝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狍衍 白七孟詩從此入峽。白孟詩從此下峽。王初皆爲注下文。

遊三遊洞

凍雨霏霏半成雪遊人獲冷蒼崖滑不敢前勢破巖屋漫漫無尾蟻窮老衆似黿伐薪實冒險得米不盈甔數息生何陋幼勞不自憩棄舟輕遠浙大浪固嘗詣巢鑒空相視憑崖哭與訣蠻荒安可駐幽遂信難妍獨愛孤棲鶻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賸似無貪壑翻遊賈漢無心顧崔鬱巖勢世方病局束我何堪蠲解林聚好多爲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適此心甘

遊洞之日有葦東之詩既爲留二絕句於

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
乃復以此授之 予七日三絶句若家及東坡子由各一池接南行集老泉詩云洞門居之爾不能往集老泉詩云洞門歲已百遊 人物復三
呀滑磴攀秋蔓飛橋路古槎三泉迎北吹一穴向
西斜數息鱗雲老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
此爲家
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鹿豲相逢衣盡草環坐鬢應
鬈龍突依巖黑樽罍記得曩氏墜傳記想像在
義媧此事今安有遺蹤我獨差山翁勸留句強爲
寫槎牙

出峽

入峽喜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過境即安
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絶每
先上前詩尚遺略不録又恐忘憶從巫朝回中路
寒泉漲汲歸真可愛翠碧光蒲益忽驚巫峽晏攬
腹有穿壤仰見天圍寬叢叢石室開南嚮宜石廟宇
叢木作幃帳蘚梢分鼈關官帆過渡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
攜下有不測浪石齒見天困危棺悲古葬新灘阻
風雪村落望葬杖亦到龍馬溪即屋佔村釀王盧
豪食薦君應猷驅車我正勞中善有安石慎勿賦
悔不至實爲舟人誰聞道石最奇寤寐見怪狀以

地記所聞見 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衰苦恨不知名歷歷
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魚多客荷足風
順行意王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

荆州十首 予七與子正月先生與子由侍老泉自荆州遊大泉

遊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檣問蜀
船江侯平野斷風卷白沙疑欲問興亡意重城自
古堅
南方舊戰國慘澹意猶存慷慨因劉表凄涼爲亞
原廢城猶帶井古姓聚成村亦解觀形勝升平不
敢論
楚地閎無邊蒼茫萬頃連耕牛未嘗汗投種去如
捐農事誰當勸民愚亦可憐平生事遊惰那得然
四年
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國烽火畏三
巴戰骨淪秋草危檣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擾擾見
魚鰕
沙頭煙漠漠來往鷗喧卑野市分聾鬧官帆過渡
遲遊人多問卜饒娶盡葬龜日暮江天靜無人唱
楚詞
太守王夫子山東老俊髦壯年聞猛烈白首更雄
豪食薦君應猷驅車我正勞中善有安石慎勿賦
雖騷予七日指時相有如謝安與王子不當玩景原被逐而作雖騷也

殘臘多風雪荊人重歲時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
嬉爆竹驚鄰鬼驅儺聚小兒（子西曰爆竹見荊楚歲時記驅儺見月令皆歲事故
人應念我相望各天涯

過范縣訪德孫

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犀赤鱗如琥珀老枕勝玻
瓈秉燭衰顏對青燈照鬢絲試春盤過想慶州千
里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初聞吳州贈馬蒙得

漸覺東風料峭寒青驄試踏雪初殘平生誰能控高飛不可馴故人持贈我三嘆若
為珍

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
芒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橫天下懷王信
弱王（子西曰見竹枝歌注）

浰陽早發

富貴本無定壯人自榮枯暑雨好名心嗟我豈獨
無不能便退縮但使進少徐我行念西國已分田
園蕪南來竟何事碌碌隨商車自進苟無補乃是
懶且愚人生重意氣出處夫豈徒永懷江陽叟揮
麈滿菰蒲（子西曰江陽指眉州也）

白塔鋪歇馬

甘山廬阜鬱相望林隱叢微漏日光吳國晚蠶初
斷葉占城早稻欲移秧迢迢澗水隨人急薍薍叢
花撲馬香望眼儘窮千里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壽陽岸下絕句

街東街西翠帷成池南池北綠錢生幽人獨來帶
殘雨閒得黃鸝第一聲

過范縣訪德孫

漸覺東風料峭寒青高粱試春盤過想慶州千
嶂裏蓑衣草笠雪漫漫

初聞吳州贈馬蒙得

萬古仇池宅歸心負雪堂殺動竹林憂猶自數山
王（山海王我）

夜雨宿淨行院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扁舟寄渺茫江枕不知春
夜雨（子西曰見後馬上寄子由注）

靜無燈火照清涼

過海得子由書

經過慶交有第忽相求戶外三峯日江關一葉秋
蕭疎悲白髮漫浪散窮愁世事江湖外吾生幸且休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一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二

述懷

詩六首

秋懷二首

苦熱念西風（公元豐二年八月自黃移汝宗睦司人皆苦炎熱○箕山詩樂府有苦熱行）常恐來無時
及茲遂淒涼（公元豐二年悲坎公謫居黃岡子木悲蟬鳴我）壯歲葉投我（公元豐二年悲坎公謫居黃岡子木悲蟬鳴我）蟬鳴我
棲鵲夜驚如狐狸（張衡賦注狐狸伺人之便以盜食止於坐穩鵲不驚鳥也○古詩有鵲驚飛入）窗前有
安枝（公元豐二年悲坎公謫居黃岡子木悲蟬鳴我）鵲未飛遶遊三匝無枝可依（曹操詩月明星稀烏）高屋飛相追（公元豐二年悲坎公謫居黃岡子木悲蟬鳴我）定知無幾見迫此清霜期（古詩）
便當勤秉燭（秉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物化逝不留（莊周齊物論物化日新）露冷梧葉脫孤眠無
寐可得裴回爲咳吞（咳古詩書帶咳吞）燈燼亦求偶（山鬼詩）

海風東南來（風吹不斷）盡日雨空堦（古詩夜雨空堦）有蟲吐微火（詩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作勞（古詩夜雨空堦）裹飯救寒苦（公莊子魯人有善織履以養其母飯而往食之）今年秋應熟過從飽雞
黍（公莊子翻翻黃鳥載飛載鳴我行既集蓺之黍稷）嗟我獨何求（古詩不知我何求）萬里涉江浦
居貧豈無食自不安畎畝（公莊子魯人有善織履以養其母飯而往食之）念此坐達晨（魏陶潛詩念此）
不能殘燈暫復吐（屈原招魂夜晰相繼見退之詩燈暫復吐）

載災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予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

瞳瞳日脚曉猶清（公穀梁傳曰初出也）細細梳花暖欲零（白樂天閒下）
坐閱諸公半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白樂天閒下）

上尊初破早朝寒（公元豐二年悲坎公謫居黃岡子木悲蟬鳴我）舊盞傳觀舌乾（陸機詩舌乾）陛楯詔郎空
雨立（左傳曹劌子由請事見）故應頻悔不備冠（公元豐二年悲坎公謫居黃岡子木悲蟬鳴我）窓前有
西鵲摧頹病不言（古詩）年來相繼亦衆軒（公元豐二年悲坎公謫居黃岡子木悲蟬鳴我）有衆軒
誤聞九奏聊飛舞（十洲記書云堯時有鳳凰來舞又云堯生賢以聞九奏之樂）石心（皇甫謐高士傳）
可得裴回爲啄吞（孟子）

微生偶脫風波地脫歲猶存識石心（皇甫謐高士傳）定似香山老（白樂天閒下）世緣
終淺道根深（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詔許入朝途中上制詔遂停中書舍人職出為）居士（張詠香山寺在高都龍門白居易所說年自號香山居士言以憔悴山澤故其身雖仕而心常）
讀史詩八首

和劉道原讀史（十朋曰劉恕字道原）

仲尼憂世接輿狂（公莊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嶽嶽子翁碌碌臧（莊子翁仲碌碌臧穀二丁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均也）
榮辱各殊竟兩亡（公莊子臧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均也）嘉客（漢書賈誼傳鵩鳥賦曰野人有言曰臧與穀二丁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談笑陳豪士賦（漢書司馬遷傳自史記放絕筆於獲麟之一事以後述陳涉項羽之事作陳涉世家）安知人方（公莊子南越王甲兵之強北攻楚東面而伐吳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乃用范蠡計以謀伐吳卒滅吳北）笑越人方（公莊子南越王甲兵之強北攻楚東面而伐吳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乃用范蠡計以謀伐吳卒滅吳北）桓侯利

無如之何
恒侯卒死名高不朽終安用 連書表稱董曰使我有是名位
達○謹按孫盛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此之謂不朽 不知即時二公德時人貴其業
次立功其以立言此之謂不朽 日飲無何計亦良 後表無為
修綱曰然能日飲無何亦可謂忍矣 呂只相兄子
反而已如此幸得脫身其言獨猶陳編弔興廢 前山

王莽

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新 莽變亂劉漢篡位二云不改南山色
其餘事 百尺穿成連夜井 臨淄縣昌安亭長楊里東石壘
此下大公使我告立亭長曰繩白圭希即真即不信我此事
中當有新井亭長見繩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百尺
解飛人 今八公非其券有可以攻劉數者或言能飛一日千里
毛遂引據明飛數百步故言解飛人 可以視劉數百步故言解飛人
為經重先生詩意蓋言井以視數事高數而希功名

董卓

公業平時勤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 卓從兄公業為郡大守
興周旋伍瓊共說卓以袁紹為故守及發兵
起卓大怒曰卓初入朝公業勸我以為可故
相為畫此二百者貴卓乃何相負乃爾 卓性
勃然變而鄭太以說解故相救而得免 卓性
欲廢立紹敢然曰天
下健者豈惟董公 豈信車中有布乎 卓善用戟時人謂
荀而行於市歟曰布
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八陣圖

山北勢北下南高東西闊陳氏作八陣圖故基猶在八行相去二丈相傳諸葛武侯之上書言臣昔受命之上書言臣昔受命

平沙何茫茫落落橫流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雄起善雄不相下禍難又連結

御衣東帝曰此猶侍中血勿洗乃與溫奸誓之書父方回見之不哭曰恨似死賊超宗猶在也
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今閻毅子元

懷古 詩二首

襄陽樂子仁南史劉昌宗傳昌宗襄陽人父祖並以善琴為宋武帝所賞昌宗亦妙此技由此有襄陽樂之稱也

使君未來襄陽樂捉戈入市聚穉裘自從穉裘南
渡污襄陽無事多春遊樂何許峴山之
陽漢江浦使君朱紱來翩翩人道使君似羊杜子羊祜鎮襄陽有德政
口角如銜瓠口見觀求友詩云有口如瓠說文瓠匏也
古生苦說劉此 道邊逢人問洛陽中原苦戰春由荒
北人聞道襄陽樂自送征鴻愁斷腸

朱玄冥白生公子雄妻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家益繡

昔日朱公子雄妻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家益繡
當時字仁史記朱家大富人傳注張晏曰朱家魯人也
猶不遭仲尼孔子仁左氏傳仁春秋書卜人傳大夫之家名而已
建安等其仕共府進華故稱 書史會要豹韜信陵君自請朱亥與俱朱亥奮擊殺晉將

古跡 詩三十七首

鳳翔八觀 并敘

鳳翔八觀詩記可謂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
會稽探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
之觀至荊州二子善悉世偉俗自傷不見古
人而欲一觀其遺跡故其動如此鳳翔舊基
蜀之交士大夫之游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
皆陸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
詩以告欲往觀而不知者

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孔子李白題裴
十七詩云魯叟猶能刊定魯頌吾衰竟何有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周室既王時物在孔子刪而不錄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雄偉
蛟蛇走 蛟公西京賦蛟龍赤螭青虯蜿蟺於其間 細觀初以指畫肚 肚音杜
字書云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窮在口 口角如銜瓠口見觀求友詩云有口如瓠說文瓠匏也
古生苦說劉此 韓公好古生已遲 韓退之石鼓歌云張生手模
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
之柳 自注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鱮維何維魴貫之維柳六句可讀愛不可通之失也

先生詩愛魯叟云使昔周宣religious之史籀之跡則石鼓之文蓋籀跡之變者蟲蝕科斗則科斗書後漢以洛下古文科斗書考之許慎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言之與字之別然未嘗載其文至于由和先生詩乃云形聲不具意可知有云揚
卿貫勢飾先生詩注與其文云雖雜形而子由云勢雖異各以洪
斷

斯同毀教（次八行頃切為子生）憶昔周宣歌鴻雁（詩小雅鴻雁篇宣王復古之詩也）
（詩曰宣王有鴻雁詩）當時猶史籀（籀抽救切）變大篆（籀書也變大篆為小篆也）蝌蚪（蝌蚪古文也）
（觀鳥跡始作書也按古文尚書孔安國序云科斗書蓋以其形似名之）
（科斗之名出於此）其詞（次八行頃）三十六句以三句為韻（毛詩宣王時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亦曰籀文）
（其詞今七十二句次兩句為韻又有不韻者）石鼓（次八行頃）文（石鼓在鳳翔府天興縣南）
（石鼓文十碣今存其詞僅三十六句）後者無繼前（次八行頃）古文絕矣秦篆興（秦篆謂李斯小篆）
（秦篆興而古文絕矣）漢隸（次八行頃）作（漢隸謂程邈隸書）
（漢興有程邈善隸書始變古文為隸書）分（隸書分為八體）
（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見說文敘）人（次八行頃）競（競謂競習隸書）
（人競習隸書）用（用謂用隸書）
（用筆意變古法）趨（趨謂趨於簡易）
（趨於簡易）省（省謂省改篆文）
（省改篆文）約（約謂約束篆文）
（約束篆文）便（便謂便於隸書）
（便於隸書）
（自秦用隸書而古文絕）

聖賢中興天為生（次八行頃）
（天為生聖賢中興謂宣王中興也生謂詩言天生烝民之生）
（詩大雅烝民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宣王中興能法天生賢臣以治民故詩人美之）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又方召申甫尹吉甫之屬）
（詩大雅江漢篇召虎也常武篇召穆公虎也崧高篇申伯也烝民篇尹吉甫也）

東征徐夷闢虎（次八行頃）
（東征徐夷闢虎謂江漢常武詩言宣王命召虎平淮夷及徐方也）
（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
（又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又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王此時召虎已攻平淮夷而又命之使往徐方）
（又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王此時召虎已

中有恃談笑可却千能龍（次公還諸云）
問法從首無言心自知（維摩經言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至无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與昔未死無增感（詩云長嘆息不知前路之何向）
野鼠銜其餘（莊子惠子相梁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子之惡鵷雛也子知之乎夫鵷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
使人每自失（莊子自失而笑）誰能與忘言師

東湖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師李白清如江水色碧如藍）
草堂商隱詩千里遠公不歸水色含煙帶月碧君家江水綠如藍）
當峻山下風物尤可數有山秀如補（次公南山詩意）
過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況
潭入門便清興況如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波走
涵涵東去漏晝夜為湖沼（其詩西湖之美明曰岸江之山多湖之山多為泉皆湖沼而不竭以為泉皆湖江之水注則曰岸江之山多為泉先生首愛其所謂所者之句自今觀之蓋為泉也則此詩作於湖山時無疑）
胡為目眩眩（視亂貌）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次公房兄弟相從志趣清深不可求俗但一觴為能解塵）
纖志遠近偃息遵（次公詩淡有餘意○毛物類譜伊洛間謂遵為循）
深有魚鹽趣淺有蠃蚌味（次公家東方朔以魚試市）
雨戰戰多衆蚤浮沉無停餌（次公詩意）
強致（次公公孫詩云其如強致何）
聯翩復戲（次公公孫詩云服如鳧雁之浮沉）
逸閒甚周道與華（次公公孫詩云服如鳧雁之浮沉）
瑣細安足識聞君周道與華（次公公孫詩云服如鳧雁之浮沉）

勍勍無留駿問胡不回首無乃趑朝參（次公詩頗怪朝參晚）
尋今正疎懶官長幸見函不辨日遊再行恐歲晚（次公詩意）
三章暮歸仍倒載（用晉山簡事○晉書山簡傳簡嗜酒每酣輒倒載而歸）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此詩用古人意而不用其字）
日引手攀飛星（次公詩意）
中令（張名彥遠歷代名畫記高百尺手可攀飛星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留閣下鐵面眼有稜（次公晉書劉毅傳毅之言）

真興寺閣

此閣幾何高（次公晉書劉毅傳毅之言）
當年王南山頹（希仲王維字）
寫真（維字摩詰恐驚天上人）
身彊八九

尺（次公詩言張鎬一云張公一
生踰海客身長九尺人號
作事今世驚奔者尚呼嗁作者何必勝易不覩此
閻其人勇且英（英先柳太白詩
李氏園（在安陸
唐德宗貞元中李氏所有○次公本
故之新昌居何十月以茂貞為風翔節
制來宇白正臣昭宗景福元年七月反逐帝
書令進封秦王
後秦
王平
朝遊北城東回首猶竹（次公舊游時竹
破墻園古屋舉鞭即其戶幽響若空谷入門所見
駭鳥飛觸壁聲如投石（次公自注
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
方（花謂異色
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繞墻曲
（次公詩自注
綠水光兼竹津（次公自注詩云
松歲久蒼鱗發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
南浦夾道多喬木（次公自注詩云
東注入深林（次公詩自注
林深戀戶
隱如城百雉
（言屋舍之多也注云雉謂丈
堵也二堵曰雉○周後百雉
陰陰日光淡熙熙秋氣喜（次公詩自注
（次公自注詩云
時有獨立鶴（次公詩自注
林中百尺
東為方池野鴈雜家鶩（次公詩自注
紅蕖翠荷合抱（次公詩自注
映島孤雲葭（音才次公詩自注
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平陸北山卧可見
翠閒硯我時來周覽閒此誰所築至今音李將軍
負險乘衰救（師李陵
抽錢築井閒口（錢譜陳人出一
百二十錢

民年七歲至十五出口
錢唐縣除拂羣閭祭（次公詩自注
但未推羹與當時奪民田失業
安敢哭（次公按章懷太子賢後漢書注引
則二千石良加封賞王其馬收以清
以地狹賦薄下令悔租禁鬻門無納公新以
前之曰臣請併禁月明芙卓然不怒今先生二云
云當時奪民田豈誰家美園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
家（次公詩自注
作一池不數綠李種青蘭數畝城之（次公按歐陽公
貞之子從薦有田千頃在風翔節度使時好名士歐
陽詹韓愈皆理園翔人愛之則北園有水竹者是其地矣
事機乘生刃（謂兵興也
牽牛城（次公詩自注
民棄業流亡
堆青圍家食人當數過
數過其家與之同飲（次公詩自注
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閒名
頹猶縮（俗謂皇后園墓
茂草調其妻也
我今官正閑屢至因休沐
（次公詩自注
（次公詩自注
（次公詩自注

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漢公李寔傳元鶚成古人一飯之二年晉侯饋飲觀有異志伏甲將攻之觀往不發觀也殺觀乘車左傳宣公之初晉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舍之食之既而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國語曰史記范雎傳一飯之德必償也）今人不可望（今人實公詩意蓋不欲斯秦賜公子之吾甘心於從死況知三良亦必有所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濠州七絕

釜山（自注下有鑿池處山前有禹會村）

川鎖支祁水尚渾（鎖冥記僧伽曾住開水神名曰巫支祁善搏山有鎖支之遺迹而神曰東辰者鎖於龜山之足而注之淮唐時有漁者釣得一古鼎表出其沫有銘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鼎史事獻鼎史事獻之曰死便埋我。國史補云水獸好為人形引之鼎之鼎有雷雨龍騰躍出水而逝山海經云水獸好為人形引之軍山之下其名曰巫支祁）豈但忘死表不知（晉書衛瓘傳瓘子恒為石崇所害瓘表不實為荀勗所誤此韓表不知所指）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與蠭蟻（莊子胠篋死弟子欲厚葬之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烏鳶食在下螻蟻奪彼予此何其偏也）誰信先生無此懷

觀魚臺（自注莊子祠堂在開）

常怪劉伶死便埋（晉書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豈但忘死未忘骸（公曰怕綸珠遺者）

欲將同異輕錙銖肝膽猶能楚越如（莊子自其異者視之所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若信萬殊歸一理（莊子齊物論罔兩問於景曰子曩動而今止子曩坐而今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者邪）子今知我我知魚（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

虞姬墓

帳下佳人拭淚痕（項羽本紀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數闋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於是羽遂上馬麾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馳出）蒼皇不負君王意（君指項羽漢下之脫虞姬先自刎鄭晏曰虞姬知羽意不欲其累己故自殺以絕羽意羽得潰圍而去）獨有虞姬與鄭君（帝命籍臣皆名籍鄭晏獨不奉詔入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見郎當時諱）

四望亭（自注太和中刺史劉禹錫之孫李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為作記今在而亭廢者數年矣）

頹堤破磴沒柴荊故老猶言短李亭（唐李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為作記今在而亭廢者數年矣其斬彭祖處覓而北去時年七八百耳非為死也）欲將同異輕錙銖肝膽猶能楚越如（莊子自其異者視之所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若信萬殊歸一理（莊子齊物論罔兩問於景曰子曩動而今止子曩坐而今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者邪）子今知我我知魚（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

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陸大夏嶺上梅南
枝落北枝開更賦之故也在廣之西南

朱樓深處日微明早盖歸時酒半醒薄霧濃花人
未起碧溪青嶂繞螺亭（天公會螺亭乃嶂名在石山在縣東南七十里載宇記昔有美女會於此）

亭採蒲忽夜中見有螺張口吸其肉貧女死因葬水際其家化為螺其大如斗貴之於家不以為異出歸則飲食皆具疑有異人為之代己乃留空螺曰君有所求當取於螺中因出門不復見後娶有之採蒲者皆如是（天公會螺亭乃嶂名在石山在縣東南七十里載宇記昔有美女會於此）

女江洲曰螺女洲嗣曰螺女番其地在陵州東南

使君那暇日參禪一望叢林一悵然成佛莫教纏
運後（謝靈運南史云會稽太守至郡事佛精勤而為謝靈運所輕嘗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著鞭從使祖生先（晉祖逖為豫州刺史與荀勗俱為尚書故曰著鞭從使祖生先著鞭）

邦從塵外望壁中無限樓臺雨淡煙（天公會四寒山水）

照人迷向背只尋孤塔認西東

煙雲縹眇疑孤島樹木蒼茫想見之眾觀海市（天公會海市大宅）

浮空雨半開（唐顏延年詩海上有仙山樓臺出雲間）

（天公會亭下洲中因名海市）

金山妙高臺

我欲乘飛車（天公會王遊四海吹笙作車遂行）

高臺不可到弱水三萬里（天公會王遊四海吹笙作車遂行）

（天公會高臺之名取其高遠之義也）

無路（天公會人詩云）誰信平（天公會比丘所居妙高臺）

立碧照照憑凡（陶潛詩云羲皇上人）

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

君家稻田証西蜀橋玉揚珠二萬斛寒江流柳起
書樓（晉武帝詩伐吳討王濬造下）碧尾朱欄照山谷（公）

杜詩碧尾朱旌照城郭

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公）

白將進酒云大夫生當如此豈有財必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又杜詩云千金散盡還復來）

惟餘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荊江曲（公）

有伍洲遙望劉郎數明朝樊會當過君請教耕牛
壓私酒（天公會重過聖湖喜雨亭）

（老杜與李白詩何時再得論文酒）

江上青山亦何
論文（老杜與李白詩何時再得論文酒）

（樽酒重與細論文）

璀璨不須弔（唐孫樵字隱之山在鄱陽縣西北）

（天公會重過聖湖喜雨亭）

赤壁（自注黃州）

（自注黃州）

酒酣訪古江之濱仲謀公瑾（公）

酹波神英烈君（自注黃州伍子胥廟封漢）

（自注黃州伍子胥廟封漢）

金山妙高臺

我欲乘飛車（天公會王遊四海吹笙作車遂行）

（天公會王遊四海吹笙作車遂行）

高臺不可到弱水三萬里（天公會王遊四海吹笙作車遂行）

（天公會高臺之名取其高遠之義也）

無路（天公會人詩云）誰信平（天公會比丘所居妙高臺）

如磁（天公會高臺之名取其高遠之義也）

（天公會高臺之名取其高遠之義也）

零峯自孤起仰觀初
立碧照照憑凡（陶潛詩云羲皇上人）

峯中老比（天公會人詩云）

嶺之玉為骨（天公會比丘所居妙高臺）

瀟灑霜入齒機鋒不可觸
千偈如瀉水（一題韓詩文如瀉水成○文公送僧詩亦有如瀉水之語）即此比丘是長生未
暇學詩學長不死（文公以下四句見廣州）

鬱孤臺（自上以下八句見廣州）

八境見圖畫鬱鬱孤如舊（一地）山爲翠浪湧水作玉虹流（文公此樓乃退之正作青
日曛崆峒曉（文公崆峒在廣州西之雄）風酣章貢秋（章水出南康注贛謂
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贛治二水之間因以名焉）舟泰未變葉舞甲欲生洲嵐
氣昏晨樹灘聲入市樓煙雲侵簷路草木半炎州
（文公嶺路則過虔州樓是大庾嶺之路也南方謂火爲炎州以南方屬火
故也杜甫用之今多矣然得廣州張判官書而曰如得炎州信也）
故國千峯外高臺十日留他年三宿處（章厚惇夏楷
宿舊本作不欲文生恩愛精之至矣文公三宿而後出晝錦堂記）雅擬繫歸舟

廉泉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文公謂泉如清淨摩尼寶珠散於五色隨方各現）
有廉則有貪有慕則有疑誰爲吳隱之（晉吳隱之字處默東陽人爲廣州刺史貪泉在石門水口舊名之曰貪夫飲之一歎而懷歸之心頓革）執是吳隱之（文公謂隱之能不變其操）
廉者謂我廉廉我以此名爲（文公謂泉能使人廉）柔疑非其實或曰老聃之水屬弱之可以漂我足（文公謂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許由耳何渭（文公謂許由洗耳於潁水）
有時盡不知無盡時揭來廉泉上拜疑看疑看好
在水中人到處相娛嬉（文公先生之頌詩不當此水清相與相娛嬉）

塵外亭

楚山潛無塵鑿水清可鑑（文公謂潛字譬如人之帝如傳燈錄
策屨到遊塵手謝此世（文公謂李白詩因之出）即此比丘是長生未
十步輒一憩却立浮雲端俯視萬井廛幽人宴坐
處龍虎爲斬薙（文公此下八句皆是馬祖事）馬駒獨何疑（文公此下六句想羅漢
始曰向去佛法從此去馬駒踏殺天下人後江西出傳法印布於天下時號馬祖）
垣非助我謀故欲其逝（文公馬祖教人自謝佛行不至爲見竹識乃捨去
今先生詩語高出馬祖一看也）戲留一轉語（文公謂雖行不至爲見竹識乃捨去
戴起攘袂（文公郭汾陽擁旄臨視正議）天竺寺（并引）

予年十二先君自慶州歸謫于言近城山中

天竺寺有槃矣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
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
聞遥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文公謂天香桂子落紛紛華嚴經
奇蹤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詩
已亡有刻石存耳感嘆不已而作是詩

香山居士留遺迹（文公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居士也）

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疊璧（文公言空宗弟樂天詩
教空作詩謂已亡飛鳥失驚蛇（文公言空素草書如驚蛇入草）林深野桂寒
無字雨泥山黃蘗病有花（文公謂黃蘗山以花繞如麥粒○文
公山黃蘗本也按本名山谷山記）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

搓牙亂拳人合見遠知紫翠間（天公社牧詩
古來仙繹并陽董射朝日（天公詞壓遠詩
治具須方平（天公詞壓遠詩
交疑纓我行畏人知恐爲仙者迎小語輒警蓉
山自雷鳴無起事無何兩相蟲蟲時水性本非靜石中固
河傾幽龕入窈窕別尸穿虛明泉流下珠璣乳蓋
虎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命安足睹此山吾欲老慎勿
彊弩山驚莫惡劇微命安足睹此山吾欲老慎勿
厭求取溪流綠春酒（天公詞壓遠詩
相寡主當連青竹竿下漉黃精圃（見杜甫泉眼詩何當

令有一斗以（天公詞壓遠詩
擲杯勸余意（天公詞壓遠詩
瑯山骨（天公詞壓遠詩
布諱海風吹不斷（天公詞壓遠詩
氏之君守封嫗之山者爲漆灌之民今曰大人○閔公（天公詞壓遠詩
投足不蓋拇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天公詞壓遠詩
蓬花青黃赤雜白間錯紛積（天公詞壓遠詩
奔電邁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鼉有饑蛟掉尾取渴
相寡主當連青竹竿下漉黃精圃（見杜甫泉眼詩何當

三春漉黃精一食生毛羽

白水山佛迹巖一首（自注縣浮山縣地經大云云本一譯山有山自蓬萊之東麗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撰異志元年十月十二日過白水佛迹院浴於扇

所長餘丈人過數寸從上瀉下八九折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天公詞壓遠詩浮山縣地經大云云本一譯山有山自蓬萊之東麗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撰異志元年十月十二日過白水佛迹院浴於扇

木又云本一譯山有山自蓬萊之事
孝來而合焉易明矣云爽千左股
圖經真浮山按本記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三百一十七里地
羅山一也浮山即蓬萊之別島也晉時洪水浮至後羅而止故有
羅孝之號焉

忽憂垂天羽（莊子鵬之背若太山其翼若垂天之雲

翻用到千言海中五山之根無所連者也

擬補至今缺（天公詞壓遠詩惠州浮山縣地經大云云本一譯山有山自蓬萊之東麗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撰異志元年十月十二日過白水佛迹院浴於扇

摩月斧（天公詞壓遠詩

其一也謂匠有

流出千劑乳（天公詞壓遠詩

方其欲合時天匠

帝簡分餘瀝（厚晉書陸納謂張翰曰明公

辺云飲酒二斗即已醉

巖頹碑（自注在惠州浮山縣地經大云云本一譯山有山自蓬萊之東麗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撰異志元年十月十二日過白水佛迹院浴於扇

大守事見張燕傳

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爲此

輩晉益州牧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數犯邊境先主入益州璋以

劉璋固精主誰爲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徹碣

凡國二君已執嗟子死誰爲病悸（晉張悛先主入益州還攻劉

第淡吁嗟斷頭將千古多爲

定都縣已都太守嚴顏生擒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不降顏曰蜀等
頭將軍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壯顏言而釋之

諸葛鹽井（自注井

所謂泉眼即巴郡

在江水之
所不及

集091-327

五行水本喊洪範五行水曰潤下潤下作鹹
入此意誰復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逢猶取嫌未
多井上無閒綆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棄公遺迹
準地貫守官巴東世傳野水無人戍孤舟盡日橫郡巴東詩也

棄公昔未遇寂寞在巴東閭道山中樹猶餘手種
松江山養豪俊禮數固英雄執板迎官長趨蹤拜
下風當年誰刺史碑未識三公

隆中
襄陽在襄陽城西二千一里號曰隆中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
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
之姿
孔明若臥龍

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時事　詩二首

庚辰歲人日作詩謝黃河已復故流老臣
舊數論此今斯言驗乃驗
慶曆八年當元祐三年
時五月宋諸宗自三帝皇祐熙洲

老去仍栖陽海村
次公潤州在潤州之南故云陽海村也
天涯已慣經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
鬼門關諸曰其度鬼門關十去九不回言多災患也二策名
河三策今見溝血走
孤忠終未赦慶翻同
三國志魏陳思王植傳太和六年徙封雍丘王其詩曰謙恭以接士
命年
典衣剩買河源米
晉杜預傳預上表請朝覲有表
盥指新篘勸作上元

不用長愁掛月村
杜詩月掛客愁村
檳榔生子竹生孫
海南注
動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盡竹類也新巢語燕還窺舊
人不到門
陶公杜詩人公杜子美似之杜子卧病長安故以舊雨來今雨不來
盧狠看鸚立夕陽槐葉見鴉翻此生念頭隨泡影
晉石崇金谷詩序夢幻泡影
莫認家山作本元
白注言雖寄旅於海上不必以家山方長安也

宮殿

詩十七首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齋堂讀書

（國朝之曰聖保惠真君傳云宋太宗皇帝嘗起居舍人王旦觀於玄元南山下樂宮真君忽降宮曰此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建上帝宮閱之地又九二年宮成題曰上清太平宮）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逸嫡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失此心浩難收（國論語都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豈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憩得敢問向所由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既得又憂近亦知問因但知今當爲

一漱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呦秋掌久不決稍來已徂秋橋山日月迫府縣頻差抽（唐公史記黃帝葬橋山五今陝州真宰縣先生此詩乃癸卯年之秋也是年十月葬于宋陵方我時以事誰敢恩民勞史宣蓋中間罹旱暵欲學喚雨巫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菊叢擬掬修（周公相漢作酒誥武帝歌曰河水汤汤橫流其方惟切如薄師古曰薄迫也竹葦水夫之口就（布排反樹之水爲樹令浸潤之就以南山木就自備入阿膠疏云就猶成也）者相繼也先生臨門謂老或（曰木就之膠多致陰陽貫冰則是膠堅凝操就者一時適止可無堅實之理）耳先生即作酒現武時向自得之愛乃言於府事得孫猪白是酒之害人（次公詩本也）每食不飽

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鏤秋風欲吹帽（晉孟嘉嘗與僚佐九日相溫於龍山風吹嘉帽落○次公浪遊之類士詩翁風吹佳菊蕊鄧迫吹帽）

榮懷此百日愁

洞霄宮（祥符圖經云杭州餘杭縣有天柱山宮已圖舊名名天柱觀里有天柱山宮已圖舊名名天柱觀）

書（國朝之曰聖保惠真君傳云宋太宗皇帝嘗起居舍人王旦觀於玄元南山下樂宮真君忽降宮曰此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建上帝宮閱之地又九二年宮成題曰上清太平宮）

上帝高居愍世頑（天公高居鬼神遠）故留瓊館在凡間

青山九瑣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閑（論語云作者七人矣今記言凡七人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鷗翻（李白詩序云作者七人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如白鷗○李白詩序云余與友人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鼯鼠大如鵲夜陟絕巘遍一名飛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膽肥甚美云○望諸解使君代語云飛鼠北窗之鼯鼠而東漢之馬融又曰飛鼠北窗之鼯鼠）

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駐顏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子瞻曰東軒筆錄云太一祠在京城西蔡村蔣之西太一宮初名觀祠之東西馬蔣之中太一）

聖主新除泌水祝（唐玄宗帝十三年詔曰蓋聞德自外來福由德興今泌水祝之宜改名神龍縣其年封禪泰山五今陝州真宰縣先生此詩乃癸卯年之秋也是年十月葬于宋陵方我時以事）玉璽親題御掌金童來侍天香（李正封詩天香夜發衣）

龍然（陝郡祠志武帝置靈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禹貢後之非可得見聞其言曰人貴精時去時來（列仙傳云）風肅然也○邪野三輔黃圖曰靈宮北有神君來則風肅然也）清宮張羽旌設供具以禮神（明神君來則風肅然也）

玉璽親題御掌金童來侍天香（李正封詩天香夜發衣）

禮罷祝融拳兩手（楚祝融大人也）猶飛旅梳（顓莊周步焉胡蝶翩翩（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也覺則蘧蘧（然周也）

跋水初含曉漱流稍花半作秋香白鳧（太守之製仕詩來錦鮑白鳧）

解劒獨行疑月（次公楚辭注服則有劒之義矣）

猶飛旅梳（顓莊周步焉胡蝶翩翩（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也覺則蘧蘧（然周也）

跋水初含曉漱流稍花半作秋香白鳧（太守之製仕詩來錦鮑白鳧）

解劒獨行疑月（次公楚辭注服則有劒之義矣）

退之詩次韻酬花島
張水上寓直壁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跪奉新書劵在腐談王正欲伴漁樵屋場雄長楊賦子有不可王通者則推夫笑之晉勝豈爲一門事唐高祖謂温大雅兄弟云我起義晉陽止爲卿一門耳寶政聊同五日朝貞元中詔曰自今後五月一日御宣政殿文武百僚侍見與文武同之○按公自注五月一日今後五月一日又曰端午賜衣又曰端午賜衣又曰端午賜衣出處歸休上棄早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新唐書杜甫傳甫客夔州瀼西有草屋四間大曆中甫子宗武宗文並拜廷中甫時在湖南聞之詩云聞汝陳情日酸辛哭時終不見淚盡繼以血又曰汝曹成人我病日侵不汝顧誰復依又曰汝曹成人我病日侵不汝顧誰復依寶樽回首鵷行有人傑坐知荒虜是遊魂唐肅宗至德二載安祿山陷兩京百官皆污偽命收京後三司推問分三等定罪其在偽朝官吏陷賊官三等定罪其在偽朝官吏陷賊官三等定罪其在偽朝官吏陷賊官

何須數祝如一夢直枕中（厚大平廣記有客於邯鄲逆旅遇呂仙翁與之枕客就枕遂夢入仕官數十年）却見三賢起江右（曹子建贈丁翼詩曰朔風動秋木翼父在江西）嗟君好賢甘朔建（莊子謂子貢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顧我虛名但算斗（宋公詩云不可以斟揚雄北有斗牽牛不負龐良無盤石固應名與缶）明朝冠蓋滿（杜詩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雲鄉（莊子華封人祝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帝鄉）武皇已老白（宋公詩云安志慕之寫空名耳宣光殿武皇帝聯外傳成帝微行過平陽主家悅趙飛燕善歌舞上悅之既入宮大幸飛燕女弟復召入為昭儀）正與群帝（杜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每獨往勝事空遄飛）驂龍翔（文公杜詩云驂龍翔清漢）

獨留杞梓扶明堂（漢書東方朔傳贊曰蓋聞大木斷而為柱高山仰而彌廣）

次韻劉貢父省上

窓雲今日破郊西（漢劉向別錄曰臣向所校中書雜傳詩賦凡百六十九篇臣向謹與太史令尹咸校讎中書太史書有此本）要及清閑同笑語行看衰病覺（一作）

扶攜花前白酒傾雲液（杜子春之次月題曰題醉中書壁）響月題（杜子玉溪編事曰月題謂月下題詩也）戶外青驪（一作）家自與竹林齋（貢父詩中有不及與其兄原父同時之歡然之遊而獨言兄子成與焉）不用臨風苦揮涕君（一作）

再和

當年曹守我膝西（漢公羊傳曰齊侯使公子慶父如魯逆女慶父因與哀姜淫公子慶父也）共厭餉糟（一作）與汨泥（楚辭漁父曰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自古赤龍成眷俗（趙西漢末諸侯傳末始間長安閭里少年群輩衆多相隨行攻擊人皆畏之號曰赤眉）各有青山與病起（杜詩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猶能小字題（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會稽有道士養鵝甚好羲之往觀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去）莫怪歌呼數招和（晉書阮籍傳籍嘗參佐軍事相府會宴坐大將軍司馬昭欲為籍設酒特不與籍求之至醉而去）生逸

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奔漢雄心豈在夔崎嶇來野廟閔默愧當時破醜蒸山麥長歌唱竹枝荊都真壯古天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園王固已奇猶餘帝王冕皎皎在門楣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高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巫峽深淵黑龜鼉橫其間巨壑地龍頭崔嵬斬長蛟雷雨滋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瑞象命我守降老褰至今帶連鐶

蜀守

思成堂

宰樹連山谷孫公羊傳三十一年秦伯使召叔孫穆子謀秦伯使曰若晉之不出師何如曰若晉之出師何如云宰秦也祠堂照路隅養松無纖蔭姬來處荊巫問子安在宋玉神女賦云我帝之季女名瑤姬未行而卒封于巫山之臺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賦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神仙豈在猛玉堂幽且閑觀書

同年程德林求先墳一詩

助祭有感

驚風取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人貴行役壯具法服盛駿馬鏘鳴鑣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遠空夜澹淨皎皎秋月彎遠應搖玉佩來聽水瀑瀑

黃牛廟

遊高崖問有知人負刀牽牛以黑牛換黃牛山下有灘石名黃牛灘上有黃牛不服箱

歸真亭

今師鄭大夫

不知徂歲月

會看千

人情難強回天性可微威世人爭趨大夫言一作何柔暴主意自慘舒有殘坎壞補綴而與其形相見若也千年惟喜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謝教令曲直告語費搖搖

墳塋詩三首

同年程德林求先墳一詩乞跋

思成堂

宰樹連山谷孫公羊傳三十一年秦伯使召叔孫穆子謀秦伯使曰若晉之不出師何如曰若晉之出師何如云宰秦也祠堂照路隅養松無纖蔭姬來處荊巫問子安在宋玉神女賦云我帝之季女名瑤姬未行而卒封于巫山之臺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賦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神仙豈在猛玉堂幽且閑觀書

助祭有感

驚風取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人貴行役壯具法服盛駿馬鏘鳴鑣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遠空夜澹淨皎皎秋月彎遠應搖玉佩來聽水瀑瀑

黃牛廟

遊高崖問有知人負刀牽牛以黑牛換黃牛山下有灘石名黃牛灘上有黃牛不服箱

歸真亭

今師鄭大夫

不知徂歲月

會看千

無量號師曰山林不之忍扎吾塋樹邪自是葬處期養不養焉以助哀○扎成公縠易每到臨時計算焉為以助哀○扎成公縠時烏每葬其妻舍雖有反哺之德竹藏美之兒帝到白須扎公取老奏子張衣兩朝之前

事扶

歸真亭

崔嵬大棺司馬

空覺老松梧祭禮傳家法阡名載版圖

晉宋司馬桓魋為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不如速朽仲直云子產墓近山壯頭傳遺令言那山上有家云是鄭大夫葬仲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翻廓頭意不志本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儉無珍貴不取於重泉也山水自然之石以為家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北原自完耳

時京兆尹曹氏葬洛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貴從京兆之原氏阡

宇誄木抄見龜趺國[illegible]

葉待制求先墳求墓葬詩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illegible]

承平百年間蓍蠁半零民建溪富奇傑葉氏初隱

論[illegible]

森然見喬木其下維德人[illegible]

先壙中人也莊子[illegible]

人若君[illegible]

佳哉蠁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尺者數叢思之不可見破宅餘脩竹四鄰飛莫犯十畝森似束（次公元鎮詩凌昌宮中第一束宮竹歲久無人求森似束也）我來仲夏初解纓旹新緑幽鳥向我鳴野人招留我宿裘回不忍去微月掛喬木遥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子七卓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　注次公唐房千里竹室紀云緑堦者為柱間撰者為牖牖）卧聽鄰寺鍾書窓猶有殘燭

遷居一首　并序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于合江樓三年四月十二日復歸于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峯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員半二）安乎（半朝按年譜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即古白鶴基地營新居至明年乃成。」劍白鶴故居圖嘉祐寺在歸善縣東白鶴峯南也）

雪浪舞吾砌（次公古詩并水庭前漢風雪翠綃舞青山蒲墻頭鬖鬖雲鬢幾雲鬢（次公古陌上桑云頭上安堆墨黛光而長州許云雲鬢髻高髻宮樣狀也）雖憨抱朴子金鼎陋蟬蛻（屈杜詩地仙下士先死後蛻濁之尸解山鼎神丹經曰黄帝服以升仙黄帝九鼎神丹經其人雖積金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猶賢柳州覇（史有劉在羅池舞退之為廟碑子丹芮葆黄雞羣後葆芳進侯堂曰勉吾生本無持俯仰了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開仲按先生白鶴故居嘗與子由書云在栖缺月頭最之西）

林行婆家初閉户（嘱子修燈録云尽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十）

（次公古先生與周文之帖云林行婆富饒有香火前之利日告便送去也非古人前生非也）翟夫子舍尚留閑（次公古孟和尚有家行婆來花拜問）

連娟缺月黄昏後（庾信之秋堤月頭最之秋詩與維空在栖缺月頭最識）縹緲新居紫翠間（次公古紫翠山色也杜牧云千峯翠色間樹梢云の往杜詩家居仙緑繞檐帶山為碧玉簪）割愁還有劒芒山（次公古子厚云海上尖峯若劒芒秋来應変割熱腸皆嶺南詩也）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舂自往還（次公杜詩村舂雨外急鄰火夜深明）

魏間畢卓防偷酒（次公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夜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卓也杜牧之詩夜至其家盡飲之為掌酒者所縛即此事）壁後匡衡不點燈（次公古匡衡鄰舍有燭而衡不燃燈映光讀書家富多書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之）待鑿平江百尺井（唐盧仝詩鑿井百尺深不渴心肝生塵埃○盧仝詩鑿井百尺餘清如玉壺冰○盧按先生又有白鶴山新鑿井四十尺不渴石乃八角乃銀泉詩一首即此井也）一壺冰（唐盧仝詩清如玉壺冰）

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公古仙經云上士舉形昇雖仙下士先死後蛻濁之尸解山鼎神丹經曰黄帝服以升仙黄帝九鼎神丹經其人雖積金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雖憨抱朴子金鼎陋蟬蛻（屈杜詩地仙下士先死後蛻濁之尸解山鼎神丹經曰黄帝服以升仙黄帝九鼎神丹經其人雖積金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猶賢柳州覇（羅池廟碑退之為柳州刺史有廟在羅池舞退之為柳州刺史有廟在羅池舞退之為柳州刺史有廟在羅池舞

堂前種山丹（唐女道士李冶詩十年蹤跡滯荒邨只見山丹與佛桑）鋪客礪磐（公幹詩磐石厚且廣）盤（公幹詩磐石廣二尺文采紛葩麗）堂後種
裝行論平野史遊仙窟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紛葩麗）堂後種
棒之趙飛燕別傳馬腦盤碎行論色不少各杜詩內府殷紅瑪瑙盤）堂後種
秋菊碎金收辟寒（陶淵明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護（晉陽秋謝混弟訛幼有美譽混嘗與訛共載訛墮車混還顧笑曰此兒神明可以保門戶）
烏（晉阿吐金烏金鉤銷之碎寒金以為不足寒）地宮人相（晉王嘉拾遺記漢昭帝時昆明國貢碎寒金以為器宮人爭以
地宮人相觀弃曰不脈碎寒金那得帝王心）草木如有情（晉行路難）
此芳歲闌幽人正獨樂不知行路難（晉行路難言悲
翻別之意出吳越
樂府解題下卷）
詩人固多感花發憶兩京（子仁杜詩春日憶李白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石榴
有正色（天下之正色詩作甘泉賦云翠玉樹之青蔥璇之樹）玉樹真盈名（公此指使獨雄事
示武帝所作樂府以為生非其實盛帝無緣師古注則
失至宋孝武帝作樂府以為生之用供神耳非謂自然生之以正左思之
玉樹根幹盤蜿青蔥倚相傳成以為此樹即甘泉宮北有漢帝今謂之
者則玉樹又取名矣今先生因子由處下之花有名玉
榴者乃借左思論榴連玉樹之名為盛故云真盈名耳）綵綵秋

子遂去今詩蓋用此也）開注云其下課免所謂如有權同馬二公若
一篇大意
可見也）近聞南嶽秀（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之士也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之士也若三
敢攜凡二（凡若曰凡之士也不足以存）吾有則棄之弃不足以存）由
提攜之凡未始亡楚未始存）
新居已覆足無復風雨憂（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俱歐陽風雨不動安如山）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日憂風雨然後知屋之為庇）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可求（公此杜南溪何十少府）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大與致漢濱十隱棲又有從章二明府）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新篁（公此杜詩竹亭）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詩篇（公此杜詩日夕風篁清）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出飛流（漢書貢禹師將軍李廣利師行
飛泉湧出）應須鑒百井兩綆（公此唐張九齡
汲者聞人足
井綆百尺）尚欲煩貳師剌山
（公此杜甫使獨雄事
甘泉賦云翠玉
樹之青蔥璇以為生非其實盛帝無緣師古注則
失至宋孝武帝作樂府以為生之用供神耳非謂自然生之以正左思之
示武帝所作樂府以為生之用供神耳非謂自然生之以正左思之
失至宋孝武帝作樂府以為生之用供神耳非謂自然生之以正左思之
玉樹根幹盤蜿青蔥倚相傳成以為此樹即甘泉宮北有漢帝今謂之
者則玉樹又取名矣今先生因子由處下之花有名玉
榴者乃借左思論榴連玉樹之名為盛故云真盈名耳）綵綵秋

菊花阜為霜中英（公此晉陶淵明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更盤照重九纖縈兩鮮明
涼先生坐忍渴羣分西墻誰云三伏熱止須一杯（公此唐張九齡
幽居有古意羣自披猖（天公此史王師雄為特中賜曰人主恩私
何由可保萬一
被猖來過無咤）衆散徐酌飲逡巡味尤長（晉音阮籍嘗
酒清
其逆旅有井水人能酤之
獨速過在後酒飲者畢乃進）
先生飯土甑（公此唐顧況詩甑破
土釜）無物與劉叉（公此唐劉叉詩與韓愈金最
何以娛醉客時嗅枻下花井水
分西鄰竹陰借東家蕭然行脚僧（公此唐張九齡
按先生在惠州與廣西高
沙子過訪會是一行脚僧但
東齋手種杓今復幾尺長知有桓司馬棲真節為遷
藏（公此白司馬廬山草堂記白樂天杓直如弦
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

子遂去今詩蓋用此也）開注云其下課免所謂如有權同馬二公若
一篇大意
可見也）近聞南嶽秀（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之士也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之士也若三
敢攜凡二（凡若曰凡之士也不足以存）吾有則棄之弃不足以存）由
提攜之凡未始亡楚未始存）
新居已覆足無復風雨憂（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俱歐陽風雨不動安如山）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日憂風雨然後知屋之為庇）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可求（公此杜南溪何十少府）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大與致漢濱十隱棲又有從章二明府）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新篁（公此杜詩竹亭）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詩篇（公此杜詩日夕風篁清）杜詩風雨不動安如山）
出飛流（漢書貢禹師將軍李廣利師行
飛泉湧出）應須鑒百井兩綆（公此唐張九齡
汲者聞人足
井綆百尺）尚欲煩貳師剌山
（公此杜甫使獨雄事
甘泉賦云翠玉
樹之青蔥璇以為生非其實盛帝無緣師古注則
失至宋孝武帝作樂府以為生之用供神耳非謂自然生之以正左思之
示武帝所作樂府以為生之用供神耳非謂自然生之以正左思之
失至宋孝武帝作樂府以為生之用供神耳非謂自然生之以正左思之
玉樹根幹盤蜿青蔥倚相傳成以為此樹即甘泉宮北有漢帝今謂之
者則玉樹又取名矣今先生因子由處下之花有名玉
榴者乃借左思論榴連玉樹之名為盛故云真盈名耳）綵綵秋

幽居亂蛙黽生理半入舍（音捨莊子跳空
音夏然
況聞絃誦音兒聲自圍夾（公此唐張九齡
誦者聞人足
子羚註云青衿青領
）且欣書齋味（公此史王師雄為特中賜曰人主恩私
）未敢笑越吟（公此唐張九齡越人仕楚
越人也今日入楚當以楚聲也不可得已
）九畹起部石（公此唐張九齡曲江縣人
）無物與劉叉（公此唐劉叉詩與韓愈金最
）姜子家日南（公此唐柳宗元送姜公輔也有高才數奏
道無南北（高簡文帝灯錄第二十一祖問羅睺羅士曰嶺南無
不生今海闊尚挂斗天高欲攜參荊棘短墻鉄燈
火破屋深引書與相和置酒仍獨斟可以侑我酲
現然如玉琴（公此杜詩泉源在空山又李白詩天地一指玉琴
新居

朝陽入北林 竹樹散踈影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朝旦昭北林 竹樹散踈影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竹樹散踈影

短籬挈子問寄我無窮境舊遊君纔一兩逐客猶

遲昇結茆得茲地鄰翁騎竹馬村巷來牛背 陶淵明歸去來辭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風雨涼晴菊發新頴 陸士衡擬古詩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何仲可辛歲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何仲可辛歲

何必謀二頃 陶淵明歸去來辭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何必謀二頃

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聞道聊以拙自修 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 君子有所思行拔劍出門望門有佳客一飯相數留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門有佳客一飯相數留

詩一飯未曾留客 春秋勿草草此客未易輕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春秋勿草草此客未易輕

曾留俗客 春秋勿草草 晉書荀勗傳在帝坐進藏紙帖在床人曰此是衛恒書勗取覆之云衛恒雖善書不如勗之用故藏耳帝大笑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晉書荀勗傳在帝坐進藏紙帖在床人曰此是衛恒書勗取覆之云衛恒雖善書不如勗之用故藏耳帝大笑

所效咸未之信帝嘗與勗論在位人才品藻公卿勗以為鍾繇華歆王朗才流文章足以參綜時務荀彧荀攸鍾繇陳羣才堪盡節軍旅之任毛玠崔琰清公素著忠貞之節臧洪徐璆嫉惡揚清有不可犯之操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所效咸未之信帝嘗與勗論在位人才品藻公卿勗以為鍾繇華歆王朗才流文章足以參綜時務荀彧荀攸鍾繇陳羣才堪盡節軍旅之任毛玠崔琰清公素著忠貞之節臧洪徐璆嫉惡揚清有不可犯之操

蒲桃宛轉龍馬蹉跎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蒲桃宛轉龍馬蹉跎

十年勤苦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十年勤苦

徙倚白頭吟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徙倚白頭吟

堂宇 詩四十一首

中隱堂詩 并敘

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也予長安王君父書戒其子弟

隱堂者是也予之長安王君父書戒其子弟

遨予遊且乞詩其意動因為作此五篇 高帝

遨予遊且乞詩其意動因為作此五篇 尹縣十二年其一曰長安高帝五年置東都初城六年成

都城更幾姓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都城更幾姓

非子仁今盛云城新樂歌人食非子仁今盛云城新樂歌人食

鑿石清泉遂開門野鶴飛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鑿石清泉遂開門野鶴飛

蜀初逃難客遂不歸園流高木老堂在昔人

而來長安也杜詩補用寸心違

徑轉如脩蛇垂以伏長藤樹從行高好古嗟生晚 陶淵明歸去來辭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徑轉如脩蛇垂以伏長藤樹從行高好古嗟生晚

歸園塵土汗君袍 陶淵明歸去來辭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歸園塵土汗君袍

素衣化為緇 陸士衡擬古詩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素衣化為緇

二月黃梅時 晉書吳隱之傳 隱之清操絕俗飲貪之俗變為廉潔之風及為廣州刺史未之官而卒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二月黃梅時

句 韓退之詩二月初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過夜半虛窗思不眠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句

凡開者皆收不獨梅耳杜詩所稱蓋言梅熟雨時此地無 攸攸對窈窕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攸攸對窈窕

晚眠似吳孫不恨故園陽空笑許詢誤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晚眠似吳孫不恨故園陽空笑許詢誤

亂笑許詢誤 孫公此篇單說梅花也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亂笑許詢誤

詩謂許詢好事於開花云原屬春歸計典也此地絕少而又開晚故曰空笑誤也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詩謂許詢好事於開花云原屬春歸計典也此地絕少而又開晚故曰空笑誤也

芳歲徂春深桃杏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芳歲徂春深桃杏

亂笑許詢誤 孫公此篇單說梅花也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亂笑許詢誤

詩謂許詢好事於開花云原屬春歸計典也此地絕少而又開晚故曰空笑誤也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詩謂許詢好事於開花云原屬春歸計典也此地絕少而又開晚故曰空笑誤也

二月黃梅時 晉書吳隱之傳 隱之清操絕俗飲貪之俗變為廉潔之風及為廣州刺史未之官而卒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二月黃梅時

句 韓退之詩二月初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過夜半虛窗思不眠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句

凡開者皆收不獨梅耳杜詩所稱蓋言梅熟雨時此地無 攸攸對窈窕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攸攸對窈窕

晚眠似吳孫不恨故園陽空笑許詢誤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晚眠似吳孫不恨故園陽空笑許詢誤

亂笑許詢誤 孫公此篇單說梅花也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亂笑許詢誤

詩謂許詢好事於開花云原屬春歸計典也此地絕少而又開晚故曰空笑誤也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詩謂許詢好事於開花云原屬春歸計典也此地絕少而又開晚故曰空笑誤也

芳歲徂春深桃杏 杜詩詳注七杜詩補遺卷十夜四北林 芳歲徂春深桃杏

之詩晌曠山大神禹碑字奇肖石古形篆書奇蹟物象萬千變化不可端倪觀者
謂伯牙聽虎擊事殷勤祝古墓規模有
佩千鍾寫字何勤有
森二絕翻疑猶悲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茆堂予以其所處最為深邃故名之避世堂

簡恨溪堂淺更穿脩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無心顧曰晉史郗文少愛山水時名山皆為豪強之所有謂曰卿有意欲居之當以相與卿人之地倘未於斯若霞舉於其上而屋宇華麗時往憩焉是謂入屋害人而文曰簡竹十餘年矣患害又神遠世上兒子彼此二開卷懶悅人意
似音一決公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似喪其耦又仲尼見溫伯雪子而不言
夏宜澤叢書言臧云茅茨土階尚不剪不削采椽不斲則
朝○按司史記李斯言堯舜當今曉羣儀冠蓋謝當今曉羣儀
呼鷺秋懷鳥伴吟暫來聊解帶憂美欲攜余湖上行人絕階前暮雪深應逢綠毛叟扣戶夜抽簪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白休詩劉根昔成道綠鬢四百年鏡公魯大中生有標師居南嶽勿見一物綠毛猿人行師前師曰仰
鳥囚不忘飛馬繫豈念越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子七史記陳軫謂楚首曰謂曰吾今公楚事可乎
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倫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孰莫見況肯從我為朱公此篇先生主意
以言體不使可謂之靜堂言九天下之人或貧賤或富貴皆不免於動也如鳥之囚如馬之繫本亦安於靜矣而鳥不忘飛馬常念越然皆無意於動也其不能自勝於囚繫之間不若聽其飛騁矣或厭勞於事之間則又悲也貧賤之苦與富貴之疲神固無異而能靜而無事哉乃更謂本瑩之為此堂將以告靜而能靜也惟隱淪於江湖者以為樂不以適時為事右堂

次韻子由綠筠堂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墻風梢千葉亂露腳數竿斜月影萬夫長

譽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牕涼暖閒云
高郵北樓之下清風飄然至自謂義皇上人世號山樓先生

傳莞俞澥源草堂

微官共有田園興盧我種成陰十年事
老圃明歸未來 討擒之以木 碧皇求買萬金
無先生卜築臨清澥 王屋山名流水繞其下所謂 喬木
如今似畫圖鄰里亦知倫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
種竹數萬箇皆手植 宣曰我甘老於斯矣 詳裒汚記辛仲
故公此二物相並耳

越州張中舍書樂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
于七發枚乘 謂喬公臣兒山

之南來寄 入城府

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遂滿庭戶臥龍

增石[illegible]琴鮮鮮挑其股背之不見與無同
孤裘友衣無乃與[illegible]列十二不[illegible]
君眼力觀天奧 文公莊子漁父 文字觀天巧 能遣荆榛化堂宇持贈
宴坐不出門 手撫膝右手持頤
唐史拔十[illegible]特五 才多事少厭閑擾風雨笑如玉
筋樞如舊強飲且爲山作主不憂兒輩知此樂

平山堂次王君卿祠部韻

安道謂王素義之已中年以來偏於哀樂與親友別雖作數日惡義
之已年在暮稍自然至此正須絕之趣但恐造物怪多取春濃醉是午牕明想見新
如發乳

海會寺清心堂在蘇新開門西北法

大師安精有石刻今七

高郵北樓之下清風飄然至自謂義皇上人世號山樓先生

傳莞俞澥源草堂

微官共有田園興 陶潛明歸未來 討擒之以木 碧皇求買萬金
廬我種成陰十年事 宣曰我甘老於斯矣 詳裒汚記辛仲
無先生卜築臨清澥 王屋山名流水繞其下所謂 喬木
如今似畫圖鄰里亦知倫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
種竹數萬箇皆手植 宣曰我甘老於斯矣 詳裒汚記辛仲
故公此二物相並耳

越州張中舍書樂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
于七發枚乘 謂喬公臣兒山

之南來寄 入城府

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遂滿庭戶臥龍

增石[illegible]琴鮮鮮挑其股背之不見與無同
孤裘友衣無乃與[illegible]列十二不[illegible]
君眼力觀天奧 文公莊子漁父 文字觀天巧 能遣荆榛化堂宇持贈
宴坐不出門 手撫膝右手持頤
唐史拔十[illegible]特五 才多事少厭閑擾風雨笑如玉
筋樞如舊強飲且爲山作主不憂兒輩知此樂

平山堂次王君卿祠部韻

安道謂王素義之已中年以來偏於哀樂與親友別雖作數日惡義
之已年在暮稍自然至此正須絕之趣但恐造物怪多取春濃醉是午牕明想見新
如發乳

海會寺清心堂在蘇新開門西北法

大師安精有石刻今七

南郭子綦初喪我 莊子南郭子綦曰今 西來達磨尚
求心 文求謂 故安曰所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
指人心見性悟道 此堂不說有清濁遊客自觀隨淺
深兩歲頻爲山水役一溪何事慙愧高人閉戶吟

刀同年草堂

即錦溪也下條 紛紛無補竟何事慙愧高人閉戶吟
不用長卿辭綠衣 阮籍青白眼 南園北第兩參差青
皆錦溪目感以卓佳大 山有約長當已流水無情自入池歲久除醪渾欲
人或拯之若回未能免俗即指 合春來楊柳不勝垂 文公杜詩白頭搔更短渾欲
忽去正是紅梅着子時 主人不用愁

高會日陪山簡醉 山簡鎮山簡鎮 山簡鎮

陽記 狂言曩發次公醒 次公酒
必酒 酒如人面天然白 酉陽雜俎 山向吾曹
分外青江上飛雲來北固 北固山也華先生自筑來 詞
因見脩竹而思親也 六朝興廢餘丘壟 吳公孫皓 國 蜀
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杜詩 千古興亡一片降幡出石頭北
云降出石頭用此意也 ○ 楊 金陵六朝記云吳孫氏四主五十六年
東晉司馬氏十一帝一百四年宋劉氏八主六十年齊蕭氏七
生二十四年梁蕭氏四主五十六年陳 氏五主三十四年 空
使英雄笑樂事 文公新堂詩云此乃人之所樂 宜平山樂樓臨中原 歐陽公詩 北望
樂人不得其樂 也王衍宅東南角樂毓造山
下春生老未必非此人也 ○ 毓 此 毓 宋 毓 之

帝曰朝人閒多鬼那可住其毋恐請
侍者辭乃療病服我藥那得生等拳兒

蘇州姚氏三瑞堂 姚氏世以孝聞○注聚事
六年癸丑先生在杭州作

君不見董邵南適君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
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 董邵南事習南壽
有乳狗出而求食雞以哺其兒兒不食焉則以是觀之
韓愈爲給事中憲宗以疑佛貶愈潮州愈憫有安禮者自元年時謝人事董生習
南隱君行義於其中人曰嗟我獨人不識惟有天公知
生拜下階熙熙時物宜其春一家有乳狗出求食雞來哺其兒豚豕百
嬉哺之不食鳴呼烈之曰但識昧利不如鹿亮一丘一壑自謂媲
全篇見退之文集 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
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槐橋三瑞皆目見 槐橋三瑞見
隔吉安縣西六十里

天意宛在廣緣後 緣音在下曰廣任
非昔人君更往來無價寶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 東公曹武陽賈清以六尺牀又
謝時其六上又樂天詩新置六尺牀
日長晏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 厚孟子古之人行何爲踽踽凉凉
衣竹風下穆然忘中懷 玉屑觀中人
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 榮衰衰沃以光 榮衰言其盛已詩桑
雨晦明淫 淫言其久有六義注生六疾陽淫疾之有淫其草
況若鳴鳩得美蔭 夫公莊子有一鳩方
亦自喜新音變圓吭 夫公莊子有一鳩方圓吭以志其刻 杖藜觀物化亦
以觀我生 觀物觀我生○夫公觀我生字
而取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 任陶明云善書陶潛之
張安道樂全堂 夫公莊子樂全之對得志

杜介熙熙堂 雜錄介先

行令性善也固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若未嘗然 然也步兵飲酒中
之心爲號哭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
酒爲常闔門讀書人善譏有所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段
晉傳傳南陽中牧大夫彈棊隊
時自足於觀書棊賦見於文選 於此得全非至樂樂全居
士全於天 夫公莊子書人全於天 維摩丈室空 維摩事見神通力演毗耶離
其室中無有牀坐維摩見神通力演毗耶離
王遣三萬二千獅子座來入維摩之室
無琴不獨奏無絃調神和之曰但識昧琴一張徽絃不具每曲
天與英雄表龍章鳳姿 昭烈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顧自見其耳
然 但令端委坐廟堂 夫公晉謝鎮西將軍謝尚風流儁望
鎮西臣不如庾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北狄西戎談笑了 如今老去苦思歸小字親書
寄我詩 試問樂全全底事無全何處更求歡

張寺丞益齋

張子作齋舍而以益爲名吾聞之夫子求益來速
成 孟子曰我求益者也 譬如遠遊客日夜事征行今年適
燕薊明年走齊魯 齊魯東觀盡滄海西涉渭與涇歸來
閉户坐八方在軒庭又如學書問人識病由飽更風
雨晦明淫 淫言久有六義注生六疾陽淫疾之有淫其草
況若鳴鳩得美蔭 夫公莊子有一鳩方 鳩雖有美蔭以志其刻
矯龍養真在其脉靜躁在其精榮枯在其色壽
夭在其形苟能閱千人望見知死生爲學務日益
此言當自程爲道貴日損此理在既盈 夫公老子爲學日益爲道
願君書此詩以爲益齋銘

杜介熙熙堂 雜錄介先

嶇嶇壯路最先回匆匆飛華堂羊自開 夫公前漢平氏傳
匆匆華堂羊自開 夫公前漢平氏傳王莽之辭

云飢欲飛以喻奔競 外崢嶸而遥立 咄咄何曾書怪事 (咄咄怪事 晉殷浩被廢口無他言但終日書空作此四字而已○按殷浩王衍皆善清談人以詩安期鼓琴聚口咄咄 宇宙狹隘 春晝長 白砂碧玉味方永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精簾裏頗黎枕 白珠砂 黃紙紅旗心已灰 (黃紙朱旗 天師行法之物 白珠砂 丹砂也 ○陶弘景仙經七卷 詩琴書劍皆隨我 名與不見者也) 遥想閉門投轄飲 (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客至門轄投井中雖有急客不得去 鵡鸚鐵撥 (鵡鸚 琵琶上有鵡鸚形 鐵撥 琵琶之撥 白樂天詩紅綃破撥新 響如雷 (白樂天詩紅綃破撥新 響如雷 又唐崔善本琵琶歌 一聲如雷)

和舜子駿郡州新堂月夜二首

去歲遊新堂春風雪銷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疆界已分宿 (公此言鄭州與徐州 歲月不可思駛若舟放流繁華眞一夢寂寞兩榮朽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

清虛堂裏王居士閉眼觀心如止水 (觀音菩薩所居補陀山亦名普陀山 ○貞觀中四祖入山見師端坐自若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 空敢問堂中諸隱几 (隱几 憑几而坐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此也安能舉 已無迹露草時有光起觀河漢流 (河漢 銀河 步檻繞廊 (檻 有欄曰檻 廊 又舒州園名 明月入華池反照池上堂堂上隱几人坐穩不知漏 (公此詩蓋用 飲童子爲燒香獨作五字詩清絶如韋郎 (韋郎 韋應物 名都信繁會千拍調絲簧先生病不聽 (風又舒州園名 有欄曰檻 廊 白樂天詩步檻繞廊迴 長歌 (公此詩蓋用 但願皆歌對百調月光長滿金樽裏 雖憐船上人坐穩不知漏 (公此詩蓋用 幾回沽酒傾 (公此言鄭州 與徐州 隔水月涼風螢已無迹露草時有光起觀河漢流 (河漢 銀河 步檻繞廊 (檻 有欄曰檻 廊 又舒州園名 有欄曰檻 廊 白樂天詩步檻繞廊迴 名都信繁會千拍調絲簧先生病不聽 (風又舒州園名 有欄曰檻 廊 白樂天詩步檻繞廊迴 飲童子爲燒香獨作五字詩清絶如韋郎 (韋郎 韋應物 長歌 (公此詩蓋用 行才髮之外顧盼自成一家之體 詩成月漸側皎皎兩相望

雪齋 (杭僧法言作 雪山於 中

言公 (即法言也

君不見峩眉山西雪千里 (公宋玉招魂云雪千里 北望成都如井底 (蜀中本李衛公開鑿以前成都皆在井底 知其勝地當在井東望成都若在井西不見矣 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似賈公 (賈公 賈誼 亦風流者比也又云賈誼 外崢嶸而遥立 咄咄何曾書怪事 (咄咄怪事 晉殷浩被廢口無他言但終日書空作此四字而已○按殷浩王衍皆善清談人以詩安期鼓琴聚口咄咄 宇宙狹隘 春晝長 白砂碧玉味方永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精簾裏頗黎枕 白珠砂 黃紙紅旗心已灰 (黃紙朱旗 天師行法之物 白珠砂 丹砂也 ○陶弘景仙經七卷 詩琴書劍皆隨我 名與不見者也) 遥想閉門投轄飲 (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客至門轄投井中雖有急客不得去 鵡鸚鐵撥 (鵡鸚 琵琶上有鵡鸚形 鐵撥 琵琶之撥 白樂天詩紅綃破撥新 響如雷 (白樂天詩紅綃破撥新 響如雷 又唐崔善本琵琶歌 一聲如雷)

王舉清虛堂 (公於舒州作 物之清 虛也

惟見空庭滿山雪 (公舒州有寄見寄云 牛跡不見者也

和舜子駿郡州新堂月夜二首

去歲遊新堂春風雪銷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疆界已分宿 (公此言鄭 州與徐州 歲月不可思駛若舟放流繁華眞一夢寂寞兩榮朽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

清虛堂裏王居士閉眼觀心如止水 (觀音菩薩所居補陀山亦名普陀山 ○貞觀中四祖入山見師端坐自若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 空敢問堂中諸隱几 (隱几 憑几而坐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此也安能舉 已無迹露草時有光起觀河漢流 (河漢 銀河 步檻繞廊 (檻 有欄曰檻 廊 又舒州園名 有欄曰檻 廊 白樂天詩步檻繞廊迴 名都信繁會千拍調絲簧先生病不聽 (風又舒州園名 有欄曰檻 廊 白樂天詩步檻繞廊迴 飲童子爲燒香獨作五字詩清絶如韋郎 (韋郎 韋應物 長歌 (公此詩蓋用 行才髮之外顧盼自成一家之體 詩成月漸側皎皎兩相望

長渴睡 (公此詩蓋用 若家來相訪 願君勿笑反自觀夢幻去來 (公重要劍 此也安能舉 已無迹露草時有光起觀河漢流 (河漢 銀河 步檻繞廊 (檻 有欄曰檻 廊 又舒州園名 有欄曰檻 廊 白樂天詩步檻繞廊迴 名都信繁會千拍調絲簧先生病不聽 (風又舒州園名 有欄曰檻 廊 白樂天詩步檻繞廊迴 飲童子爲燒香獨作五字詩清絶如韋郎 (韋郎 韋應物 長歌 (公此詩蓋用 行才髮之外顧盼自成一家之體 詩成月漸側皎皎兩相望

珠未已長疑安石恐不免 (龍蟄安石而安要 出 未信羣首終無事 (唐王珪 退乃歎曰丈夫不如 曰恐不免耳 未信羣首終無事 (唐王珪 退乃歎曰丈夫不如 今公最事可乎 勿將一念住清虛居士與我盖同耳

趙閱道高景賢 (公贈閱道詩 作高 而居之朝 山佛慧禪師

爲方外交

見公奔走謂公勞閒公引退云公高 (公宋玉招魂云曾 年未七十告老

此名之設緣吾曹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緣未盡餘
伊皐（宋公伊尹皐則舉陶言尚餘經濟之真耳（三國圓澤謂李生曰公俗緣未盡慎勿相近）功名富貴
俱逆旅（莊子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如逆旅焉（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萬物皆化乎前反入於大通（公一大事即禪家）黃金知繫何人
抱超然已了一大事（公禪家）掛冠而去真
秋毫（晉南史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坐看猿猱落罟網兩
毛（或問華譚曰海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晉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長松百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宋公葬詩自歸言歸倚長松）我欲贏糧往問道（見光賦）羞達與愚陋豈直相去九牛
辭廬敷（晉淮南子廬敷遊乎北海遇一若士敷自謂願子六合之外若士舉首而應曰然吾將東遊扶桑入日之次若子亦將行乎）未應襄屨（見光賦）七日
五斗米折腰事（晉陶潛為彭澤令郡督郵至東白上表辭祿）亦豈為五斗（陶潛為彭澤令郡督郵至東白五斗米折腰事）歸來引（晉陶潛歸去來兮辭）

南堂五首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真館一時西南堂獨有西
南向（宋公東坡圖云南堂在州治南一里俯臨大江以目看千帆落淺溪（宋公詩）

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顏毛却未華（陸龜蒙詩昨夜曉鏡顏
鬢也）故作明牕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陸龜蒙先生
云予有人事冗冊砂少許光料其亦
然其數以養火觀其變化即少許

白水蒲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
看溪南十畝陰 登州孫氏松堂
萬松誰種已拏雲映此邦露重珠纓冬翠蓋風來石齒碎寒江 浮空兩竹橫南閣倒景扶桑射北牕 半嶺蒼雲
專車 山房周氏援琴圖 孔子曰昔禹殺而孫之其背專車 老槐苦無賴
寄懷勞生刻得句幽夢餘 風花欲填渠山鴉爭呼號蟬獨清虛
書 衆妙堂 先生有記云百人手抄少二卷 谷林堂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踈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
初我來適過雨物至如祭予釋竹真可人霜節已
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
玉鱗金尾魚 人多好往以人所好作尾黃金鱗 一醉忘其
家 語先吏記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此身自遠塵 陳太公遠塵
則忘其家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自
義有曰未聞之遠塵有塵打鼓謂之遠塵則塵打佛之謂言寫之塵俗紛物如塵埃之而也

江湖懷故國 潛社詩 湖州 過歐陽叔弼所治小齋戲作
愧此一束書 潛集云 風雨頗蕭索東來三十年
有餘 援陶潛歸去來之易 而我常客 羨君開此室容膝長
有 太公願延年錄 夫物芸芸 各歸其根 妙
夜龍作雨天明雲 頭渠 時方傳兩龍鬬作此何 回聞剝啄 陸士衡 剝啄行 客至門 誰呼陳超 字 元元祐六年十
月二十六日 揭兩天明雲頭渠之剝啄行剝啄行客至門誰呼陳超字景暐掌曰句法甚
作雨天明雲頭渠之剝啄行剝啄行客至門誰呼陳超字景暐掌曰句法甚
新前人未有此法秦少游 客更請客曰曰主簿何必 秦少游 使吾 陳通楊修令女之妻嘗通楊也能
有示徐仁仲詩集中 通德起挽蔬 陳通楊修令女之妻嘗通楊也能
外傳 主子要當啓我 我教妻曰主子要當啓我 潛然堂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 庵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宋公
無它業無緣觀衆妙 衆妙堂 先生之齋以納門者 夫物芸芸 各歸其根 妙
中得一道乃存 事見 道人晨起開東軒趺座一醉
扶桑暾 宋公潛南子六月出扶桑暾已暮詞取此句 時星斗 扶桑生暾日始出東方
方其未暾 而盛觀也東方有扶桑 而盛觀也 徐光照我玻瓈盃
倒射牕几清而溫欲收月魄資日魂我自日月 谷林堂
慶州景德寺 師潛然堂

卓然精明念不起（次公深許明心又曰精明神秘）元然灰槁照不滅（槁枯也子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方定之時慧定定慧照寂兩法（次公稱嘆此語入吳僧王充論衡以為說助及遺詩人稱其才進曰不虛與人當得異書）妙湛總持不動尊（次公此偈全語也）默然真入不二門（次公盛稱維摩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語息則默非對語此（次公維摩細言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分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話要將周易論（次公盛稱其止則為默其動者默不相對也）不默不語此二者本不相對也（次公盛稱維摩默然分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諸方人人把雷電（次公盛稱維摩默然分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不容細看真頭面（次公盛稱維摩默然分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欲知妙湛與總持更問江東三語掾（次公盛稱維摩默然分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城南鐘鼓鬧清新端為投荒洗瘴塵（次公盛稱王戎問阮籍臧否人物籍發言玄遠唯說老莊而已）拭是鏡空堂（次公盛稱王戎問阮籍臧否人物籍發言玄遠唯說老莊而已）誰為叙上客（次公或云莫空堂張安世客或云莫空堂也未許但先生有和樂上人詩云一語相投照）照境中人（次公盛稱王戎問阮籍臧否人物籍發言玄遠唯說老莊而已）紅妝映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次公盛稱王戎問阮籍臧否人物籍發言玄遠唯說老莊而已）花曾與此翁鄰（次公盛稱王戎問阮籍臧否人物籍發言玄遠唯說老莊而已）家有世南行秘書（次公盛稱維摩詰大士其室唯有一床以疾故寄淨名丈室而已）豈惟鄴侯二萬軸（次公盛稱維摩詰大士其室唯有一床以疾故寄淨名丈室而已）兒童拍手笑何事（次公盛稱維摩默然分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寒食與器之游南寺寂照堂（寺在杭州）

（風凰山乾德中吳越王錢氏建）

（舊額南寺治平中改今額）

君家四壁如相如（次公盛稱維摩詰大士其室唯有一床以疾故寄淨名丈室而已）張筵辰永康所居萬卷堂（次公盛稱維摩默然分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大綠石長比古漢開邊多刀作書畫愛也（次公盛稱維摩默然分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今卷云之則張欽所藏而富矣（次公盛稱維摩默然分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佐永為書揮（次公盛稱維摩默然分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後漢石長比古漢開邊多刀作書畫愛也）

（後漢石長比古漢開邊多刀作書畫愛也）

（後漢石長比古漢開邊多刀作書畫愛

夔之立彼小人如蠭蠆我敢不以足（名堂冀乎厭勝子之井二其說乃似防乎垂不與物盟誓而已先生求異勉而成之曰禹言予思日孜孜（音好古言而稱揚善人使不善者自遠當舉禹也）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西陵有小邑自古控荊吳形勢今無用英雄久已無誰知有文伯遠謫自王都人去年年改堂頒歲扶追思猶咎吕感歎亦憐朱（時朱太守爲公修葺北堂）舊種孤楠老新霜一樹枯清樽留峽洞醉墨寫邦圖（三遊洞有許夷陵圖經及有公題處）故老問行客長官今白鬚著書多忘慮許國減懽娛寄語公知否還須數倒壺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四

城郭

詩二首

石鼻城

（石鼻城在研水之北南去夷陵三十里）

平時戰國今無在（次公名鼻案先主前注即武成縣也戰國指言蜀與楚爭此城以拒楚昭烈先生求異勉而已）陌上征夫自不閑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次公自北來而入蜀者至此新入山故曰試新險自蜀來有招北客文（音問）○案峽山在夷陵西南與歸州接界峽山即石門往詩殘山暗石門）

獨樂岡

（次公自注時元豐元年）

獨樂暗月朦朧裏秋深凄斷河蒼茫（自此地前往夷陵道中多有此景）

道遇脩竹水潺潺

（次公自注時元豐元年）

入西南風景變（次公）

世傳王逸子高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豐三年三月余始識子高閩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次公自注時元豐元年）

（次公曰按王子高傳子高博學多識其所遇周事甚詳人用其傳爲六么曲先生詩中稍涉其事今略取之○元遠按子高傳子高嘗遊名山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道逢王逸子高王逸子高曰我吾所能往否遂從之但覺其身飄然頃刻至一城闕金碧相照樓觀相望亦甚雄麗俄聞半開門內一女郎至問曰二山之事未孚曰然曰然入通鄉至與一女郎至問曰二山之事未孚曰然曰然入通鄉至捐掌而去遂巡東廡之門門旁有美丈夫一人衣服燦几而立於庭下之右階次而上少頃燦几者復下階而迎子高子高從之升自東階上登殿下拜女仙亦復下階而迎子高子高從之升自東階上登殿下拜女仙亦不見周坐命東廂之饌云云夢之明日周來君酌語其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勤人君曰何也周曰芙蓉城也燦几者蓋二山之事何謂周旨不對君曰芳卿何姓曰與我同君感其事作詩遺周云）

集091-346

東坡八首 并序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窘故人馬正卿哀余之
貧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
中地既又荒爲墾辟良瘠之場而歲又大旱
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
廣庶無人顧廼復增逋欠公庄子安墾高荷鋤笑謂能指筋
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
瓦礫歲旱土不膏土塊大者曰壞小者曰墳國語云
寸毛子越博物志草高毛喟憲舜耒而歎
家童竊柘草走報暗井出一鮑未敢期飄飲
已可必子一瓢飲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
艾莠公左傳注云有分香以流與惡杜詩云滿邑皆蓬艾
旱泉亦竭柘漿粘破塊破塊而不爲酪酥夜南山雲雨
到一犁外汝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蕪會泥元有宿根
暗春澤鍼水開好語蜀人以細雨爲雨毛鉛初生時農夫相語鉛銀水矣
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一珠垂纔秋來霜
穗重顛倒相撑拄但聞哇嘴鳥開口呼鳥群飛田間如小雉狀而不害稻
寧又詩云雀呼雨雨田水滿
我父食舍紅腐等泥土孔公國語云野必腐而不可食行
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

望救種禾踰月霡霂既已養麥父告我言戶勿使苗葉昌君從富餅餌要須縱牛羊莫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種棗期可剝（侯公詩七月云八月剝棗剝之為義剝落而取之也王介父新經乃謂剝其皮而遣之誤矣）種松期可斷（侯公詩松柏有心先加斧鉞是也）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慤（侯公詩樹之以木也）十年何足道千載如風雹書閒李鬳奴（任三國志李鬳每發治家妻輒不聽後遣人於武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頃木奴不責沒衣食裁得千斤柑亦可用矣）此策疑可學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灞岳（李公樗也灞岳謂終南）照坐光卓犖百裁僮可致當及春冰澤想見竹籬閒青黃垂屋角

貴來分買山錢（晉郗超許山人問買幾許山錢百萬○王荊公詩注引晉史王秀之云吾山墳已足）時得成穉圭（侯公詩上剖下刻之也毛萇語也）衆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侯公詩田中樂易之語如陶淵明）

宗族

詩五首

小兒

小兒不識愁起坐索我衣（侯公詩石二女婚嫁羊人衣）我欲與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為還坐愧此言洗盞無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為酒餓（劉伶妻常以酒諫伶伶謂鬼神自生之須祝自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斷必祝鬼神自誓祝時必當斷可具酒肉與之伶從其言婦供酒肉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可引酒進之伶又從婦言祝而飲酒進肉隗然醉臥）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南來不覺歲崢嶸（侯公詩明發南山又老壯時節之謂）寒灰聽雨聲遠眼文書元不讀伴人燈火亦多情

（侯公詩七月之詩嗟予子蓺百穀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已半生免使尋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長檠（侯公詩檠直角切正也所以輔弓弩）今汝嗟跎（侯公詩嗟跎歲晚）吾亦老（侯公詩采苓首陽之下人為我謂之言舍旃舍旃苦苓甘如薺）心衰面改瘦嶙峋（侯公詩嶙峋之石）相見惟應識舊聲（侯公詩聲聞于外）

（杜拾遺子美也有詩云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蓋在成都流花溪上所居之時與朱阮二人遊則先生亦自比老杜以朱阮比二子矣）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侯公論語子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馬生本窮士（侯公曰志林云杜子美秋興第一篇壓卷詩作太華正峙書杜子美秋興第一篇壓卷詩作太華正峙書有氣節子美既不具悼士亦思之余悼至今白髮窮愁守節如故又曰馬生本將種（侯公高后時朱虛侯劉章侍高后宴酒酣章請以軍法行酒）賣藥市西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

（杜拾遺子美也有詩云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蓋在成都流花溪上所居之時與朱阮二人遊則先生亦自比老杜以朱阮比二子矣）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侯公論語子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家有千

覺而永夜思家在何處（杜公子厚詩隱其名疑是杜公之元
年知汝遠來情（杜公姪詩長安昨夢歸茅屋何在
默坐成雞鈍（陳氏家訓曰梁世有一侯自稱則天長傳三年始悟自
木間（杜詩云知有一條從此去則明光入蓬萊也）
問舊驚呼半死生（杜詩云驚呼熱中腸）
絕笑看饑鼠上燈棲
落第汝為中酒味（杜詩云為人下筆有神
杜詩云飢鼠上燈棲）
說歸田似不情腰下牛閑刀解佩（杜詩云腰下宜閑刀
貫牛佩犢）
洲中放長足為鶴（三國志李勝曰天子使我
視其子曰吾州里有千頃林放鶴可得種千足可用矣）
大招一施何數數（大招楚人下葬
招其魂魄而上作此詞）
便思絕粒真無策（杜詩云絕粒
老夫自愛晨興閑）
莊傳父祖（莊子老萊子楚人著書十五篇）
悲故主（吳王夫差）
溪楊（范蠡之去越也）
樵歸（杜詩云樵歸
稚娟（杜詩云稚娟
烏府先生（杜詩云昨日何先生今已何成又曰之云昨日之日
催衰（杜詩云衰
無端（杜詩云無
萬里（杜詩云萬
點（杜詩云點
諸孫（杜詩云諸
成都（杜詩云成

冬至日贈安節

我生（杜詩云我
不可留（杜詩云不
當時（杜詩云當
無端（杜詩云無
近者（杜詩云近
天一（杜詩云天
時危（杜詩云時
雪裏（杜詩云雪
今來（杜詩云今
心（杜詩云心
世事（杜詩云世
淚不成（杜詩云淚

薄命佳人（蘆白樂天感商妾之元和命如葉命如葉薄命奈何）
雙鬟（杜詩云雙
古時（杜詩云古
一本云為我歸（杜詩云為
令（杜詩云令
日照（杜詩云日
軟（杜詩云軟
古佳人多命薄（子七古樂府有妻命薄曲）

於潛女

青裙縞袂（杜詩云青
鸕鷀（杜詩云鸕
下（杜詩云下
絲穿（杜詩云絲
莊傳父祖（莊子老萊子楚人著書十五篇）
悲故主（吳王夫差）
樵歸（杜詩云樵
烏府先生（杜詩云昨日何先生今已何成又曰之云昨日之日
點（杜詩云點
三十六洞（杜詩云三
陽洞（杜詩云陽
七返（杜詩云七
夜（杜詩云夜
三十六洞天之第八洞也名曰華陽洞又三茅所居故又曰茅山）

夜聽霜葉（杜詩云夜
霜風（杜詩云霜
催衰（杜詩云衰
無端（杜詩云無
近者（杜詩云近
萬里（杜詩云萬
點（杜詩云點
諸孫（杜詩云諸
成都（杜詩云成

夜聽霜葉（杜詩云夜
霜風（杜詩云霜
催衰（杜詩云衰
無端（杜詩云無
近者（杜詩云近
萬里（杜詩云萬
點（杜詩云點
諸孫（杜詩云諸
成都（杜詩云成

婦女

詩十一首

眼光入簾珠的皪（杜公白樂天詩面如滿月眼光入秋水）
故將白練作仙裝（杜公先生詩集
故將白練作仙裝）
不許紅裙汗天質（杜詩云不
無限閑愁損未知（杜詩云無
不情（杜詩云不
腰下（杜詩云腰
遠客（杜詩云遠
風雨（杜詩云風
遠客（杜詩云遠
至今遺民（杜詩云至
淚不成（杜詩云淚

閨門春盡楊花落（樂府有閨門曲）

世謂樂天有猪駱馬放揚柳枝詞嘉其主老
病不忍去也然要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
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
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
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荏苒隨予
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
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葬而夭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樊素善歌楊柳枝白樂天詩云樊素口
櫻桃小楊柳枝人多少曲名之樂天既老又病風
不同老（白樂天不能忘情吟引枝有樂天詩云樂天
詩亦然然立且拜嘗言亦然然不能對且命友
伶玄曰通德頗能言趙飛燕姓趙固同時有文章辭妾姓樊
（伶玄傳漢伶玄與樊通德同時有文章辭妾姓樊
嘗在毋目下）天女維摩總解禪（維摩詰居毘耶離城
摩曰此天女已能證無生忍
（寶興舍利佛晚臥室維摩
）緣冊成逐我三山去（三山則閩中三山也
雨仙（晉葛洪神仙傳麻姑自言已見東海三為桑田
麻姑山之神女也）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
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
氏媼出應白髮青裙小女獨居三十年矣
感歎之餘作詩記之

昭君村（子仁杜詩特簡安得此有昭君村
）

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
子（一朝被選入宮妒畫工毛延壽寧以女遺之
乃取後宮女王嬙寧昭君辭漢
詩紅顏薄命君自棄莫怨東風當自嗟
）誰知去鄉國萬里為

胡鬼 感白居易昭君詩二云生為漢宮妃死作胡地鬼妃能幸時重號有日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勝作門楣 昭事尽如此反覆縱横安可知

趙成伯家有驪人僕黍鄉人不肯開捲徒吟春雪美句沙岸寒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二韻一笑

繡簾朱戸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二十韻何如低唱兩三盃 世言嚥死秀才衣帶上有墨詩三十韻又云淘盡學上買得党太尉家歌還舊曲低唱歌羊羔兒追為嚥此歌已傳慶人安有此但能於紙帳中成誦耳 莫嫌素髮垂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解文君司馬相如妻有琴項夜名白注云聊答來句末至君客之右先生言才

閒青瑣梁園賦客貴言才 瑣文君司馬相如妻有琴項夜名 園命鄒生召枚叟相如未至客之右先生

彈罷一曲琴心挑卓文君事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二首

戲贈田辯之琴堰

流水隨絃漫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

窓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黄花蝶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

一窓棄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天香滿袂人知否曾到旗擡小殿來

仙道

詩十六首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黄金散盡為收書西蜀和仲聞而次其韻三首

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詩有可觀者

世俗何知貧是病 記史記原憲貧病故衣冠 仙可學道之餘 仙可學論一卷神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黄公覓素書 漢良跪履進授老父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也其書三卷張承相商英名為素書為之注○師

華岳先生尸解餘 陳摶字圖南居華山雲臺觀預知死日楊傑無花果下乘超谷室中死七日有五色雲氣寒洞口越月不散○曾接道書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亞也白日去日上澗夜半去曰下澗向曉向暮去謂之地下主者忽見黄庭丹篆千年字洞口調黄庭兩卷經鶴觀天壇獨影裏閒无人迹戸長扃

猶傳青紙小朱書 陳摶丹篆千年字洞口調黄庭兩卷經鶴觀天壇獨影裏閒无人迹戸長扃 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嘗至摶避地華陰雲臺觀摶授以青紙詩今小童輩猶傳之 盧摶 按雨露指君子隱之心如將見之 髣髴塵寰外

凄涼兩露經二年後 摶隱華陰雨露指君子隱之心如將見之 必有林間之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綱毛

題陳頴拜中書舍人上賀呼爲中書君僅因進見卞莊有仙姿擢此官頴免冠謝上見其白髮悉又賦此嘲之不煩上意上嘆笑曰中書君老而未不任吾用吾謂君中書耶

張先生 并叙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本姓盧爲張氏所養佯狂始汙襲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余試使人召之欣然而來既至立而不言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視傳舍者是中竟舍堂中久之而去夫熟視傳舍者豈中有思惟心追躡其意蓋未何有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躡其意蓋未得也

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夫全（莊子解者彼得全於酒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肯來傳舍人皆說能致先生予亦賢脫疑不妨眠冀望流澌爭看浴冰川（流澌本朔朔信者得道之異人也常汙焉佯狂晝脫疑屋中人莫測之又物文公殺先曰郭忠恕知大寒鑿冰而浴）士廉盡識桃椎妙妾意稱量未必然（馬來就椎於益州人皆裹頭又市鬻髮請降階與之語不荅醒視而出士廉拜曰禁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

三朵花 并叙

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惠乃爲作此詩

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燒砂（次公自注若不斷酒雖經千劫只名燒少）歸來且看一宿覺（釋師論曹洞禪要法句經云精神居形內猶雀棲籠中羅殺機明日報穿鳥飛去神明隨業走○傳燈歸經云人身如梳神識如雀五蘊既盡叫神識自去以手遮之且不可況以羅殺遮之乎）裏雀三朵花兩手欲遮併（次公自注頭陀事苦行者爲僧頭陀事苦行者爲優陀延王訊佛云何人行曠野爲賊所劫遮見一白可乎）四條深怕井中蛇（次公自注有黑白二鼠互囓樹根四邊有四毒蛇欲井即鼻樹根入井藏上有黑白二鼠互囓樹根四邊有四毒蛇欲囓其人且云衆喻經常立井喻人命白黑鼠晝夜囓樹根四邊有四毒蛇喻四大○經佛言人有逃死者入井倒懸四蛇俱足而不能下上樹則逢二鼠咬蛇而不能升四蛇以喻四時二鼠以譬日月言四時日月迫促大限無所逃耳故譬子有如何盡夜不滿缸）

贈梁道人

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追陪宋廙人間醉踏歌（公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勝枝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朝為洞到碧落暮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

贈李道士 并敘

駕部員外郎李君宗閔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李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長讀莊老喜之遂為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真甚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匡畫軍○續成顯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時人號之為顯虎頭將軍名畫記云顯皆之字康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所書傳寫甚不好絕有書論一篇義熙初為散騎侍郎此即所引中詩）腰間大羽箭青引中詩 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公世談慢之畫教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曰頰亮此子宜畫位望中如冠道士冠也退之送孫道士云揣開三上書臣非黃冠師）布襪青鞋弄雲水（陸莊詩劉少府山水障歌青鞋布襪從此始又李白送張山人詩沛然弄雲海又云一乘耶溪水）千年鼻祖守開門（老子傳姓李氏名耳為周守藏室史周衰遂去至關人令尹喜強令著書乃脩道十故用尹喜老聃之語）念還為李耳孫（老子仁壽元年詔以老子為其祖諱改姓李氏）故教世世作黃冠（黃冠道士服）

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全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全來京師十許日予知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家山又曰吾師嘗遊蜜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以寄賀

君年二十美且都（傳詩曰何其且都）初得白髮被驚妻拏鏡自嫌欲弄扁舟綠那邪（那邪山水名）千年鼻祖守開門 千年鼻祖守開門（老子仁壽元年詔以老子為其祖諱改姓李氏名耳為周守藏室史周衰遂去至關人令尹喜強令著書乃脩道十故用尹喜老聃之語）

家人初謂之鬼也甚嘗與其言之後服松脂不輟身輕如少壯入抱犢山去不知其所
堅髮不白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壯入抱犢山去不知其所
必地仙也 路逢迷秦博士盧 服松公事見前記老鄉 有仕宦過此
仙也 野清西疆 服松公拾遺記老鄉 有仕宦過此
而方非也仁 陳仙藥案陽真人周君內傳黃泰在陳留
市君常見之君內仙法云仙人日瞳正方泰乃方目 聊躡采起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
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予由弟後
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慶郊質本來空 釋中萬法皆空 遂云又解虛析慶入空者用
虛更續微陽一線功 淮南時則訓冬日至日日影反一線 照夜一燈長
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 服公晉書許邁傳 養成丹竈
無煙火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
不見我何窮 服公開靈鏡頌壽律師在壽州三峯山有一窮
人常化作跡形及羅漢 曰野人作多色似猴跡於人只消老人
不見不聞但皮膚有毫毛不見不聞無毫人
安期生 并敘
安期生世知其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
善辯人安期生生業以彙千頃羽不能用
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夫子每讀此
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為
之故憑戰國之士如鄒魯連慶卿皆得道者數
皇帝正以商山四老人
舊聞父老尊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
居處願供新水看燒丹 陶潛明遠一力給其事曰汲
新水之勞亦人
子也可謂善遇之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冀符
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
天師化去知何在
尚死滿山秋葉盡
釋老上
詩四十首
記所見聞
由僧祖可名書記吳道玄畫神吳生畫人工畫初名道子改宗名書記吳道玄畫神吳生畫人工畫初名道
西方真人誰所見
子也當時修道顏幸存
閉及自照皎皎如美玉千歲獻世去
化豈此事乎莊子曰千載聚世去而上仙也
用土宜厚莊子道之真以治天下幽憂吾未除

讀莊子疾以天下讓子州支父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疾未暇治天下也

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鞿鎖羞與低眉事綺燈（柳子玉云通以我○宦皆投先生詩謂僕偶問通師子若不脫袈裟至今何為矣柳子玉云不過以我能因戲爲此詩）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注見夜至永樂文長老院詩注中）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閒老病死（韓愈為大子遊第城門一彈指頃去來今）三世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特秋深（圓澤事見袁郊甘澤謠洛師惠林寺與僧圓觀為友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言畢去而婦乳兒三日而至圓觀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

贈上天竺辯才師

（注見蘇徽州孫子略書歐陽修作集古錄跋尾云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杭之於潛人生而左臂肉起如袈裟狀年十一出家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言畢去而婦乳兒三日而至圓觀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後自洛適吳至所約隔葛洪川畔特秋深矣師之緣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十五歲受具戒至紫衣及賜才號沈公遷洛命住上天竺增崇殿宇皆公之助公薨師亦逝矣）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閒然無人有一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對問今年復扣門空房但颼颼五年矣今依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鞿鎖羞與低眉事綺燈（柳子玉云通以我○宦皆投先生詩謂僕偶問通師子若不脫袈裟至今何為矣柳子玉云不過以我能因戲爲此詩）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注見夜至永樂文長老院詩注中）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閒老病死（韓愈為大子遊第城門一彈指頃去來今）三世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特秋深（圓澤事見袁郊甘澤謠洛師惠林寺與僧圓觀為友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言畢去而婦乳兒三日而至圓觀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後自洛適吳至所約隔葛洪川畔特秋深矣師之緣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十五歲受具戒至紫衣及賜才號沈公遷洛命住上天竺增崇殿宇皆公之助公薨師亦逝矣）

贈上天竺辯才師

（注見蘇徽州孫子略書歐陽修作集古錄跋尾云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杭之於潛人生而左臂肉起如袈裟狀年十一出家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言畢去而婦乳兒三日而至圓觀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後自洛適吳至所約隔葛洪川畔特秋深矣師之緣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十五歲受具戒至紫衣及賜才號沈公遷洛命住上天竺增崇殿宇皆公之助公薨師亦逝矣）

對酬今年復扣門空房但颼颼五年矣今依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鞿鎖羞與低眉事綺燈（柳子玉云通以我○宦皆投先生詩謂僕偶問通師子若不脫袈裟至今何為矣柳子玉云不過以我能因戲爲此詩）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注見夜至永樂文長老院詩注中）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閒老病死（韓愈為大子遊第城門一彈指頃去來今）三世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特秋深（圓澤事見袁郊甘澤謠洛師惠林寺與僧圓觀為友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言畢去而婦乳兒三日而至圓觀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後自洛適吳至所約隔葛洪川畔特秋深矣師之緣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十五歲受具戒至紫衣及賜才號沈公遷洛命住上天竺增崇殿宇皆公之助公薨師亦逝矣）

贈上天竺辯才師

（注見蘇徽州孫子略書歐陽修作集古錄跋尾云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杭之於潛人生而左臂肉起如袈裟狀年十一出家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言畢去而婦乳兒三日而至圓觀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後自洛適吳至所約隔葛洪川畔特秋深矣師之緣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十五歲受具戒至紫衣及賜才號沈公遷洛命住上天竺增崇殿宇皆公之助公薨師亦逝矣）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閒然無人有一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對問今年復扣門空房但颼颼五年矣今依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鞿鎖羞與低眉事綺燈（柳子玉云通以我○宦皆投先生詩謂僕偶問通師子若不脫袈裟至今何為矣柳子玉云不過以我能因戲爲此詩）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注見夜至永樂文長老院詩注中）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閒老病死（韓愈為大子遊第城門一彈指頃去來今）三世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特秋深（圓澤事見袁郊甘澤謠洛師惠林寺與僧圓觀為友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言畢去而婦乳兒三日而至圓觀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後自洛適吳至所約隔葛洪川畔特秋深矣師之緣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十五歲受具戒至紫衣及賜才號沈公遷洛命住上天竺增崇殿宇皆公之助公薨師亦逝矣）

贈上天竺辯才師

（注見蘇徽州孫子略書歐陽修作集古錄跋尾云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杭之於潛人生而左臂肉起如袈裟狀年十一出家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言畢去而婦乳兒三日而至圓觀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後自洛適吳至所約隔葛洪川畔特秋深矣師之緣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十五歲受具戒至紫衣及賜才號沈公遷洛命住上天竺增崇殿宇皆公之助公薨師亦逝矣）

對酬今年復扣門空房但颼颼五年矣今依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鞿鎖羞與低眉事綺燈（柳子玉云通以我○宦皆投先生詩謂僕偶問通師子若不脫袈裟至今何為矣柳子玉云不過以我能因戲爲此詩）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注見夜至永樂文長老院詩注中）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閒老病死（韓愈為大子遊第城門一彈指頃去來今）三世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特秋深（圓澤事見袁郊甘澤謠洛師惠林寺與僧圓觀為友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言畢去而婦乳兒三日而至圓觀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後自洛適吳至所約隔葛洪川畔特秋深矣師之緣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十五歲受具戒至紫衣及賜才號沈公遷洛命住上天竺增崇殿宇皆公之助公薨師亦逝矣）

贈上天竺辯才師

（注見蘇徽州孫子略書歐陽修作集古錄跋尾云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杭之於潛人生而左臂肉起如袈裟狀年十一出家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言畢去而婦乳兒三日而至圓觀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後自洛適吳至所約隔葛洪川畔特秋深矣師之緣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十五歲受具戒至紫衣及賜才號沈公遷洛命住上天竺增崇殿宇皆公之助公薨師亦逝矣）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閒然無人有一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對問今年復扣門空房但颼颼五年矣今依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鞿鎖羞與低眉事綺燈（柳子玉云通以我○宦皆投先生詩謂僕偶問通師子若不脫袈裟至今何為矣柳子玉云不過以我能因戲爲此詩）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注見夜至永樂文長老院詩注中）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閒老病死（韓愈為大子遊第城門一彈指頃去來今）三世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特秋深（圓澤事見袁郊甘澤謠洛師惠林寺與僧圓觀為友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言畢去而婦乳兒三日而至圓觀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後自洛適吳至所約隔葛洪川畔特秋深矣師之緣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十五歲受具戒至紫衣及賜才號沈公遷洛命住上天竺增崇殿宇皆公之助公薨師亦逝矣）

贈上天竺辯才師

（注見蘇徽州孫子略書歐陽修作集古錄跋尾云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杭之於潛人生而左臂肉起如袈裟狀年十一出家二

子亦作二首

眼前擾擾黑蚍蜉只角紛紛白唾珠（次公若子不見夫小者如珠唾者乎大者如珠如蚍蜉）要識吾師無礙處（師文殊師利言維摩詰智慧無明）試將燒却看瞋無

眼睛心地兩虛圓眾不露牀二十年（綴比丘難生在師左右其行若行者第四祖獨心無疲倦六十年）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蛇喻妄心睡蛇在牀心睡著如臥蛇既出乃可安眠不出而眠是終無安眠之日也詩云飲火盡時無內熱睡蛇死後得安眠又云飲火盡時無內熱與手炙燕定國夜飲云日飲酒夜飲酒盡今夕睡蛇已死不須勉強皆用此也）

次韻樂著作大慶觀雛（次公史記太史公曰平原君冢也之雛公子也又漢書云五湖里故長寓回）

濁世紛紛肯下臨（次公通明殿玉帝所居也）夢尋飛步五雲深無因上到通明殿（次公通明殿玉帝所居也）只許微聞玉佩音（玉佩名見湖里傳）

次韻巷賓覺

芒鞋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腳不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次公石頭希遷大師也丹霞其嗣馬祖問祖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路滑還踏倒馬祖云石頭路滑還踏倒三字則古樂府名也石頭路倒卻不來貼以行路難三字則古樂府名也）

一事而今先生所用不解滑止用此事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師諱師法名了元號州人公以舟時住持觀州金山寺公便乘入方丈見之卻云內翰何來住閻無坐處公戲云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荅當拜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荅當拜和尚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卻荅師無心時者云收此玉帶來換衲之師收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荅之余特觀摩漢天竺寺長老話其事甚云是時在金山特指目擊公與元老問荅如此余故叙於題下使後人知其本末云）

病骨難堪玉帶圍銀根初落篆前錘（次公篆前錄序云能分別諸義經華嚴銀根）欲教乞食歌姬院（謝北苑妓善歌之言見表林院時錄之食白以為不為浴時所得何以說味為人）故與雲山舊衲衣（毛公贈夜話云先生悟其前生為飛錘師常衣納衣）

此帶閑人如傳舍（國史前漢書田叔傳贊曰美哉漢興得人如此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錦袍玉帶師八九歲能言其兄戒之曰兒戒爾師持袍朝廿夕返白弘農花安民為餘里故長寓回○禪經維摩詰回法年五月五日生於在勿於錦州人也姓張氏）鎮落其相稱乞與祥狂老萬回（萬回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撞鍾浮玉山（次公玉山名秘法玉山）迎我三千指發中聞聲教（次公金山在揚州府城外江中）芒此一味水（觀音水出龍州綿竹縣谷口內高陵水○次公語江水云杵州之工商皆以杵州人也中泠以言金山之水取其身見在金山也）冰蠶應現珀何似糖霜美（次公蜀郡出冰蠶絲織之成）

龜山辯才師（次公在杭州）

此生念念浮雲改（陳杜詩注○次公雲如白衣斯須變幻蒼滅）寄語長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功出龜山背（次公新河道者後漢所謂新洛也○陳杜詩注龜之背所出水中故作新河以避淮流之險）木魚呼客振林莽鐵鳳橫空飛綠繩

虛名驚世終何益 東方朔傳武帝初即位拊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編譽上偉之又帝潤色曰使東方朔言帝誠得賢公卿在位若一以委路馬執金吾吾伯夷叔齊孰爲京兆云

杜陵布衣老且愚 杜詩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自計一何愚痴比稷契與夔

舉拗下恵 漢公舉拗下東方朔小官也又爲止謚之詩嘲朝俗殊誠誠

金山也是不羈人 金山在鎮江府

早歲聞名晚相得 杜詩贈李白

我醉而嬉欲仙去 旁人笑倒山翁舞 晉山簡鎮襄陽時酣飲於習家池名曰高陽池

所歸奚指浮休宅 漢公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浮休子自號浮休子

山幸有閑田地 韋應物自號浮休子

家一房客歸來 漢公白樂天集載古詩華池曲云月中有閑田地何不中種兩株招此無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碧玉盤盛紅馬腦井花水養石蓮蒲此知法供無窮

盡試問禪師得飽無

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憑師爲作鐵門限 漢公法書要錄唐智永師工筆札來者日造門如市所患戶限爲之穿欢乃作鐵門限 準備人間請話人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載得心字 漢公禪用圓覺經以大乘菩薩爲我說圓覺名義心安吾平等性智爲能證○圓覺經城內寺院智果院在石佛寺大中祥符中改賜今額又錢氏時建有智果房並錢氏所建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攜筇金盧橘焉散火楊梅茶笋盡禪味 漢公禪學話言雜傳食而以禪爲味

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灌幽人襟相携橫嶺上未覺暮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 漢公事見前注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 漢淵明歸去來辭寓形宇內復幾時

無營百年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豈不榮即歸休師寧便安遲王城滿豪傑議論紛黑白聖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 漢公梁武問寶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誌師曰對面不識

師來亦何事孤月掛空碧是身如浮雲聚散本無心 漢公兩句比喻全篇

微明雲无心而出岫 既雨歸亦得林泉有餘約何年掛衲錫

留別寒道士楚辰

黑月在濁水 公以黑月出濁水而迷於清淵 何曾不清明寸田蒲荊棘梨棗無從生 蒲黃語轉王夫人與許長史書云多種蒲萄 何時反吾真 晉宋說本作抹掃 歲月今崢嶸 崢嶸 蛇明 雞鶩未肯化南榮 莊子東榮坡曰是雞不能知晨夜之候不在其職也 晚識此道師似有宿世情 笑拈北山雲詞我不歸耕 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 陰長生新野人常與馬明生出入羅浮山 尺不往見頻予通姓名願持空手去獨杖橫江鯨 邓公嘗謂謝敷橫○按 謝到宅江湖之人 贈月長老

天形荷一笠 禪真此云天形如笠而冒乎天 地水轉兩輪 厚載曰天文志曰天大而圓地亦大而圓如車轂之表裏水而行日月星行半覆地上半入地中如車轂之運也 四時之所運一繩一本作運一繩莊子五帝之所繩三王之所爭尽此矣 毫端栖一塵 九州一塵事見鄒衍 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 子有折足鐺中容五合 此中過邦是英特人延我 陳一次公陳宇義興前輩大曾之孫陳之也 十年地爐坐語數意甚真 壚邊送客 社甫贈鄭虔詩 病江邊送客渾社甫贈鄭虔詩 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遊 南華寺在韶州乃曹溪道場也 扶杖擊浦口回頭 厚莊子 灰如積雪中有紅麒麟 麟似麟 勿嗣紅麒麟你衣維那嘆

將校舉而引其那

老去此生一訣與來明日重遊卧閣三老白事（丈公二老引杜之人也杜詩云長年三老攜竹杖接挽覺頭迎有神半夜南風打頭（突公行頭風更甘詩風急打船頭）

贈清涼寺和長老

代北初辭沒馬塵（丈公代北河北也毛生言其自定州來也）江南來見卧雲人（云云自己之卧明皎詩閒卧雲人長史行）問禪不契前三語（宗門統要無著和尚問世尊五臺問一老僧曰此間多小聖如何是清涼曰前三後三三提三拂當時便悟）施佛空留丈六身（天竺國有佛頭高長丈六尺黃金色頂中佛曰月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丈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陳惠遠天竺圖其形像焉）老去山林徒夢想兩餘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塵寰耳（丈公佛以慧眼觀世音菩薩耳聞十方）

海潮過江陵初見（丈公羅浮春先生號自號羅浮春也以惠州見羅浮山而得名云）望相公堤（東坡集有與章子厚參軍書云惠州相公堤楊柳夾路參差可愛）為憎他酒（東坡詩云酒能發詩興為憎他奪我詩材）

未用深藏白鼈巾（張仲謀白鼈巾謝安石青絲履）

贈浦潤長老

優鉢曇花豈有花（優曇華經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是乃說之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丈公佛言優曇鉢花開花甚稀世有金輪王出現閻浮提時其花極香且有光而無實）

得桃竹（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予詩裏之）問師此曲唱誰家（羅漢南家曲宗風嗣阿難唱誰家曲宗風嗣阿難尼延昭禪師有盧陵長老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難尼延昭禪師曰超然過出風音以對之用其語）已從子美（杜詩云已從子美求桃竹）

成杜狄（杜狄南人多種而不知其為桃竹）不向安期（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棗果（饒本少君謂漢武帝曰臣嘗往海上）高眠粥後不聞聒勝（北云定慧禪院本高城子院在長州縣東祥符中改今額）

遊白石兼支許（謝晉書曾稽山陰之白石為角曰陽氏爭地而戰高）燕坐林間時有虎（莊子有鬬於蝸之左角曰）

相攻須明又須防千林分業入視安國為南洞太守既覺乃一大
視樹南向之枝地主傳陳族群食來皆而爭長卒長滕侯也鈞
籠歸乳熊（宋公公）詩注傳滕侯群食來皆而爭長卒長滕侯也鈞
師曰世界如許機關不肯出鎖它甘故紙○宋公公吉甫見
窓上蠅曰百年蝸故紙未見出頭時韓詩蘇如馮婦攘蠅為鳳常
留飯憐蛾不點燈嶇嶇真奇笑（宋公公）詩七李白書云白嶇嶇落何笑人也我
是小乘僧（宋公公）陳傳禪錄云傳大士著毛柱也又有二石柱而契祥
空五色羽（宋公公）詩云翡翠五色羽○五色翡翠大小二石壇在羅浮山之下舞
鐵橋本無柱君樓豈有門（宋公公）陳傳石樓有門可住
寺在南樓之下相傳石樓有門可住故云
故吾圖紙橋筆在大石樓筆東大小二石壇在羅浮山之下舞
吠雪千歲根（宋公公）詩云翡翠五色羽○五色翡翠大小二石壇在羅浮山之下舞
松花釀仙酒（宋公公）陳傳千歲根言物
花也狗吃千歲其根延大之狀白如雪
云才知靈藥根成狗性得時開以石
有老人嚼中訪道者真松花酒也
云洗盡無味乃頓一九嘗松之味
有之多居木中我醉君且去閑云吾亦
羅浮高萬仞下有扶桑星（宋公公）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云山不
其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默坐朱明洞（宋公公）晉語公曰晉語
洞在山中中虛觀之後云是謝東
百里名曰朱明曰朱明曜靈之天○宋公
元龍白鶴故居圖云朱明洞在麻姑
線處處外景經用田之中
輔氣啟玉池清水上生肥從來性坦率（宋公公）陳傳詩頌
吾語痛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幽人白骨觀（宋公公）陳傳羅浮山有鐵橋石樓故云
滅（宋公公）陳傳羅浮山有鐵橋石樓故云
塵客清淨（宋公公）陳傳陳慥字季常號方山子
曲間根塵書堂名
時始來藏心境兩奇絕（宋公公）陳傳光景兩奇絕
餘閒步聲如已放鷹中夜時擊絀（宋公公）陳傳擊絀
知擊絀已者故之每夜在籠擊絀輒
絀所以係鷹鳴鵰鵰云聲急鳥驚而
誰言窮巷士乃鸞造化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
全（宋公公）陳傳萬物在前我皆見之矣則其
不滿於我可以安坐而全受之也
畢端儒墨起相殺予初本無言
閑居善百毒（宋公公）石毒百藥也
出周禮醫師掌百藥以供醫事也救彼跛與盲
依山作陶穴（宋公公）陳氏以墳即穴
也詩云陶復陶穴
區區蚊一漚（宋公公）莊漚之功者雖於
之功者雖於
豈能避舍生力惡不已出（宋公公）莊不出於
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
哉非汝爭（宋公公）尚書時
哉不可失
少壯欲及物老閑餘此心微生山海間坐受薩婆訶
侵可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宋公公）陳傳南史陶隱居
千金（宋公公）陳傳兒孫慢而播諸序○問呻吟百姓之有呻吟者也
千金攻莲博弗救庚而播舟者
淨名毗耶中（宋公公）陳傳維摩經毗耶城中有長者名維
沙外（宋公公）陳傳維摩詰佛言有阿名沙
二士同一在（宋公公）陳傳羅浮夜半見日事云山不
行腳債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
二月八日與黃秀才遊增
士宗一問疾
安心守玄牝（宋公公）陳傳老子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玄牝者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
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云黃庭外景經上有黃庭下關元注
云黃庭者脾也中主精在太倉上
閉眼覓黃庭
遺文殊問疾也
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四

釋老下

詩十六首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次上人韻

道士皆知和尚亦以韻

聊爲不死五通仙（次公佛具六通而神仙家特五通而已五通具不死而猶無死無生）終了無生一大緣（淳熙傳燈錄慧能大師對內侍薛簡云我傳衣南下曰藏密能大師對內侍薛簡云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獨鶴有聲知半夜（次公杜詩云獨鶴不知何事舞）老蠶不食已三眠（次公晉書云眠之云蠶起且眠矣不得起也蠶三眠而老蠶又孝白云吳蠶已三眠）憐君解比人間夢（自注之云有夢）更向牀頭作鬱禪（厚注用莊中十觜蟻與住物事統此成住壞空計長之量超八十觜蟻名一大劫）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

贈龍光長老（舊傳先生詩本題云東坡居士過龍光不遇留詩而去光求大竹作杖有詩得兩竿時南華珍甫長吾歸即東回又去杖西指約長老之果還）

孤雲出岫豈求伴（南陽府明縣去衆而獨行如孤雲出岫）野鶴忘飢長戀人（次公孫綽天台賦應真飛錫以降臨傳燈錄智常禪師隱峯辭師師云汝不出而江東飛身而過）爲問庭松尚西指（次公晉書羅友之文州刺史桓溫異記玄德公與劉表會表坐中飛身而過）知君笑我幾時歸（次公吳人以竹長吾歸即東回又去杖西指約長老之果還）

古佛既手提（西域傳佛手摩頂授記吾西去汝當西行傳教汝向西也）諸方皆鼎峙（次公晉書麻姑謂王方平曰時時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豈非復爲陸乎）

再用數珠韻贈湜老

贈宗雖不言（次公晉阮籍字嗣宗口未嘗臧否人物）叔寶猶理遣（次公晉衛玠字叔寶有理遣）

其精舍棲空自要飛（次公後漢禰衡乃閉閤不出而江東飛身而過）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次公後漢禰衡以展轉不出而江東飛身而過）却掃今焉行（次公後漢許邵隱峯辭師師云汝不出而江東飛身而過）

古佛既手提（西域傳佛手摩頂授記吾西去汝當西行傳教汝向西也）古佛既手提（西域傳佛手摩頂授記吾西去汝當西行傳教汝向西也）諸方皆鼎峙

卷當年清隱老鶴瘦龜不喘（次公晉王山人詩龜不閉氣鶴不閉氣）和我彈九詩（次公劉歆云好詩圓美清婉如彈九也）召發亦自及（次公晉年神記天地之氣通）

日暮夜但有猿角鶴（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時時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豈非復爲陸乎）時來窺方丈共笑（次公晉衛雅擊數鶴虎嘯毛謂之猿猶注云猿鶴虎豹毛者別名猿猶又管子幼官篇注云保猿謂淺毛之獸）

虎毛淺（次公晉衛雅擊數鶴虎嘯毛謂之猿猶注云猿鶴虎豹毛者別名猿猶又管子幼官篇注云保猿謂淺毛之獸）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之二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心（公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也）自從一生二巧壓莫能衍（莊子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不如柚手坐六用都攝卷（公以金剛經云壓既不取根無所偶反使全一六用不行）風雷生磬欬萬竅自號咷（莊子大宗師云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詩人思無邪（論語陳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珠分一月細縷合兩顱（公孟郊云分如同心縷合兩顱之義也）然挂禪床妙用夫豈淺

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維摩詰經佛遣化舍利弗取飯食之飯畢謂舍利弗汝往與彼菩薩及諸大衆共食之隨意所欲勿輕小國劣法）露（公華山示眾云金鼓聲中無一口子仁傳燈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乘境界師云不露鋒鋩僧問云如何為不露鋒鋩師云細嚼茶）半藏已曾轉（趙州從諗初參南泉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趙州云還可趣向否南泉云擬向即乖趙州云未擬爭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大似太虛無邊豁然空闊豈可以是非得）詩人思無邪（論語陳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內自反（孟子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大珠分一月細縷合兩顱（公孟郊云分如同心縷合兩顱之義也）然挂禪床妙用夫豈淺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子之解共詞甚幼而味自然以長端而愛苦而腴）祇有琴聰與蜜殊（琴操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峩峩若泰山洋洋若江河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復為鼓者也蜜殊事未詳）語帶煙霞從古少（白云徙人太虛無邊豁然空闊豈可以是非得）雄豪而妙苦而腴（子之解共詞甚幼而味自然以長端而愛苦而腴）祇有琴聰與蜜殊（琴操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峩峩若泰山洋洋若江河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復為鼓者也蜜殊事未詳）語帶煙霞從古少（白云徙人太虛無邊豁然空闊豈可以是非得）

胡麻飯（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遇二女邀還家食胡麻飯）筍（公華山示眾云金鼓聲中無一口子仁傳燈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乘境界師云不露鋒鋩僧問云如何為不露鋒鋩師云細嚼茶）露（公華山示眾云金鼓聲中無一口子仁傳燈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乘境界師云不露鋒鋩師云細嚼茶）古井惟憨斷轆轤（寶公誌云古井惟憨斷轆轤）香林不喜（香林澄遠禪師嗣百丈海）

之文如山無煙（公孟郊云分如同心縷合兩顱之義也）氣含蘇筍到公無（公孟郊云分如同心縷合兩顱之義也）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子之解共詞甚幼而味自然以長端而愛苦而腴）祇有琴聰與蜜殊（琴操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峩峩若泰山洋洋若江河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復為鼓者也蜜殊事未詳）語帶煙霞從古少（白云徙人太虛無邊豁然空闊豈可以是非得）

胡麻飯（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遇二女邀還家食胡麻飯）筍（公華山示眾云金鼓聲中無一口子仁傳燈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乘境界師云不露鋒鋩僧問云如何為不露鋒鋩師云細嚼茶）露（公華山示眾云金鼓聲中無一口子仁傳燈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乘境界師云不露鋒鋩師云細嚼茶）古井惟憨斷轆轤（寶公誌云古井惟憨斷轆轤）香林不喜（香林澄遠禪師嗣百丈海）

之文如山無煙（公孟郊云分如同心縷合兩顱之義也）氣含蘇筍到公無（公孟郊云分如同心縷合兩顱之義也）

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鬢髮問其年生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物賜老江東（賀知章請度為道士還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未似西歸玉局翁（公列子周穆王遊化人之居而左右曰王慕有虞）每逢佳境猶兒戲（公列子周穆王遊化人之居而左右曰王慕有虞）不如柚手坐六用都攝卷（公以金剛經云壓既不取根無所偶反使全一六用不行）風雷生磬欬萬竅自號咷（莊子大宗師云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詩人思無邪（論語陳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珠分一月細縷合兩顱（公孟郊云分如同心縷合兩顱之義也）然挂禪床妙用夫豈淺

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維摩詰經佛遣化舍利弗取飯食之飯畢謂舍利弗汝往與彼菩薩及諸大衆共食之隨意所欲勿輕小國劣法）露（公華山示眾云金鼓聲中無一口子仁傳燈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乘境界師云不露鋒鋩師云細嚼茶）半藏已曾轉（趙州從諗初參南泉問如何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大似太虛無邊豁然空闊豈可以是非得）詩人思無邪（論語陳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內自反（孟子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大珠分一月細縷合兩顱（公孟郊云分如同心縷合兩顱之義也）然挂禪床妙用夫豈淺

雄豪而妙苦而腴（子之解共詞甚幼而味自然以長端而愛苦而腴）祇有琴聰與蜜殊（琴操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峩峩若泰山洋洋若江河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復為鼓者也蜜殊事未詳）語帶煙霞從古少（白云徙人太虛無邊豁然空闊豈可以是非得）

胡麻飯（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遇二女邀還家食胡麻飯）筍（公華山示眾云金鼓聲中無一口子仁傳燈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乘境界師云不露鋒鋩師云細嚼茶）露（公華山示眾云金鼓聲中無一口子仁傳燈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乘境界師云不露鋒鋩師云細嚼茶）古井惟憨斷轆轤（寶公誌云古井惟憨斷轆轤）香林不喜（香林澄遠禪師嗣百丈海）

之文如山無煙（公孟郊云分如同心縷合兩顱之義也）氣含蘇筍到公無（公孟郊云分如同心縷合兩顱之義也）

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鬢髮問其年生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物賜老江東（賀知章請度為道士還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未似西歸玉局翁（公列子周穆王遊化人之居而左右曰王慕有虞）每逢佳境猶兒戲（公列子周穆王遊化人之居而左右曰王慕有虞）不如柚手坐六用都攝卷（公以金剛經云壓既不取根無所偶反使全一六用不行）風雷生磬欬萬竅自號咷（莊子大宗師云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詩人思無邪（論語陳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珠分一月細縷合兩顱（公孟郊云分如同心縷合兩顱之義也）然挂禪床妙用夫豈淺

贈詩僧道通

苔徑山長老 晁補之武康人也其常州問東坡詩詩云南山有佳士維琳湖之上 詰我口何見

贈慶州慈雲寺鑒老 按經日調千偈○晁無咎集有天人葬公雄擊九乃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三萬日一日一千偈 摩訶衍從師學成數滿 電往那容說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 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若吾無身吾有何患 平生突羅什神呪真浪出 羅什從師受四大不會乃日出三百偈 力轉真危珣於是力疾而和尚老者以故用譯什所誦出諸梵僧告別此詩蓋先生方疾時贈老子也

白雲出山初無心棲鳥何必戀舊林 子之出仕心以出岫鳥厭舊棲而知道人偶愛山水故緩步不知湖前深雪已沒膝

贈冀秀才

書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始信書中有璧月綴星珠 璧月綴星珠○晁補之評出自西天以貝葉書之流入中國人 有聲時非幻妄神中忽出貝葉書中 間勝絕暑已遍庭廡南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卉卉横秋水誦師佳句說南昇癘雲應逐秋風兼胡為只作十日歡杖藜復氣歸路難荻芽筍欲不及過悵望勉子何時卅

過揚州壽盛文foo顯公房

蘭紐碎玉養菖蒲一勺清泉滿石盂淨几明窗書小楷便同爾雅註疑魚 逸之詩尔雅注疑魚定非嘉魚人送僧而柱杖與羅浮長老

十方三界世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洗與羅浮德長老揭歸萬歲級號風 莊子事見

贈慶州慈雲寺鑒老

居士無塵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揚窓間但見蠅鑽紙門外唯聞佛放光徧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却須重說圓通偈千眼熏籠是法王

碾石庵戲贈湛庵主 湛庵主蓋相國寺僧也

保康橋上夜觀燈碾石巖前要飲冰莫把山林笑朝市老夫手裏有烏藤

寺觀

詩五十九首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延生觀在小山有唐玉真公主舊宅元和道之遺迹則此云小堂者玉真之堂也按唐書玉真公主睿宗第八女西城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並出宮人楊氏元年春封昌隆公主亦出宮人楊氏為女冠二年西城改封金仙昌隆改封玉真雖後安置興坊西南玉真女冠觀而今云有時道之遊目乎後人為之立堂矣○玉真宋明瑞洪元年十月十八日奉勅改名須

溪山會好意無厭上到巉巖第幾尖 歐公先生前詩本註歐公韓退之望覺清深入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翠眉纖 歐公詩云惟退之望高處仙子指言玉真公主也○洞仙詩上方真閣號 不愁弄玉雙鸞去 弄玉秦穆公女弄玉吹簫作鳳鳴公為作鳳臺 何時卅 一日弄玉乘鳳而去 庭深常帖帖 韓退之毛穎傳常帖帖然 鶴老蟾 蟾蜍月中仙月有蟾蜍之象焉○歐公詩退之作毛穎傳記兔毫竹管蛤粉之事也 空數月 歐公詩退之作毛穎傳記兔毫竹管蛤粉之事也 潤草藏花自無主 潤草藏花 晚來胡蝶入陳簾

樓觀（自註秦始皇立老子廟於樓觀南晉惠帝改名此觀）

門前古碣卧斜陽閟世如流（晉東流）事可傷（宇文鄴高祖紹統靜此觀）長有幽人悲晉惠強修遺廟學秦皇丹砂久窖井水赤（胡抱朴子曰臨北山者云關世古人煉丹砂數十斛丹成入井是以飲水而壽）白木誰燒厨竈香（吠公本草木朮下生陶隱居引仙經云亦能除惡氣弭災疹則觀中燒朮豈為辟惡氣之意乎）田叟是庚桑（莊子云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壘之山）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返

四日得十一詩寄會弟子由同作（滕見別卷）

樓觀（吠公樓觀者尹喜結宅修道之所）

烏嗥猿呼晝閉門寂寞誰識古皇尊青牛久已辭

轅轅（國別說老氏乘青牛傳板車）白鶴時來訪子孫（集真上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天寒落日淡孤村道人應怪遊人衆（晉書天文志云天苑四星在畢北主養牧事）汲盡堦前井水渾（水汲久井水渾陶朱少伯）

五郡

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來就水泉甘亂後趁渭爭邊北飛鳥迎山不復南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蠶汝師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託老聃（觀有明皇御書玄言碑老子告尊國長文之意○碑大字篆辭有山鬼之章又史記始皇曰山鬼不過知一事耳）

投經臺（自註乃南山一峯）

介非復有築處

朔鮮有神通草聖（謝靈運述張旭善草書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通神

の頌公孫之草書精切草仲將以為草聖杜詩云張旭三杯草聖傳脚氣病顛高帽識此觀）

永仙靜曰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乃與俱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君習之吾將迎師刻舟而去旬日不返伯牙迎望但見海水入渦山林晨有鳥獸悲號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刺船迎之與要遂為天下妙○莊子云南史氏之妻少丈夫南陽人善琴書閱書稍於名理每游山水住觀志歸乃於江陵立宅閉居棄事內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唯隨宜觀道耶以遊之凡所遊之處山皆觀之曰觀琴劇操欲令聲山谷之五千言舊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此授經之實證也而先生詩之意以登此臺之高曠自可以翛觀幽而通草聖之神在海山而得聲琴之妙豈有文字相傳傳經意已空（吠公按列仙傳云尹喜見老子被髮迎之曰子將隱強為我著書乃著上下篇而去）

高盖已辭

又李白詩曰退之詩學不盡

大秦寺

晃蕩平川盡坡陁翠麓橫孤塔迥獨向亂山臨

明信足幽尋遠（宇文鄴高祖紹統靜此觀）

風却立驚原田浩如海裂衆書盡東傾（吠公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遊金山寺（高僧傳經金山龍游寺在北立江中為諸舊名譯心課武帝天監四年勅譯心寺設水陸會大集僧眾此勝事之冠）

晴初（心寺設水陸會大集僧眾此勝事之冠）

我家江水初發源窅遊直送江入海（吠公江水發源於岷山孔子曰江出於汶山其始出可以濫觴）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盤陁（楊子江有中泠水為天下第一見張又新水記）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絶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

畏晚琴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紋細

斷霞半空魚尾赤（觀上波墳起赤色也魚勞則尾赤）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

照山柄烏驚（觀先公江集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為其之夜則野火生焉散布如人乘燭其色青翠乎人火

悵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頻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甘露寺

欲遊甘露寺有二客相過遂興偕行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很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鑊二寨銘梁武帝所鑄畫師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植柏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爲穆宗皇帝追福所葬者也

山因以名之

江山豈不好獨遊情易闌但有相攜人何必素所歡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閑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聯鞍古郡山爲城留揮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邦望大明寺

大明寺在揚州

惟見煙中竿很石臥庭下穹隆如伏龜欲事古難今共一軼後以其似伏龜也

史云貞觀很很如羊曰諸葛孔明臥龍也。

綿懷臥龍公挾策事瑣鎖

按三輔決錄公見後漢史

爭歸卿

在大也

再說羊公碑讀罷墮淚悲小字何模糊孔明諸葛亮羊公名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仕晉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之功居多封鉅鹿郡開國公卒贈太傅

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

此慶梁武帝鑄鑊事

相對空圍坡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逕周鼎

泗水始於

皇來之幷得渭城已遠

渭城曲

渭城已遠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渭城曲

渭城已遠蔓草萋萋

金蜆仙人詞漢歌云攜盤獨出月茫茫

渭城已遠蔓草萋萋

山川失故態怪此能獨完僧錄六化人

左軍張僧繇。神異畫史云甘露寺僧房四菩薩長四尺一版長八尺許

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版長八尺許

霓衣挂冰紈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奏讒破版陸生畫

陸探微南齊人也。畫史云探

陸探微南齊人也。畫史云探

微神面黃口神彩驚人

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赫赫贊皇公

贊皇公李德裕其先趙郡人

贊皇公李德裕其先趙郡人

英姿凜以寒古栢親手種從然誰敢干枝撐雲拳裂根入石窟蟠蜷豈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

文公四雄謂諸葛孔明張仲謀晉宣帝梁武帝

文公四雄謂諸葛孔明張仲謀晉宣帝梁武帝

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贊皇公也遺迹礙未刓方其盛壯時

贊皇公也

人皇

人皇

豪傑造物還近誰控搏

孔子前漢書注孟康曰孔子名丘字仲尼魯人也

孔子前漢書注孟康曰孔子名丘字仲尼魯人也

物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軼後世徒辛酸聊興廣武歎

廣武山在滎陽汜水縣東北連山絕澗東西相望楚漢戰處數曰勝負未決漢王與項羽臨廣相語羽射殺漢王父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分中分天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翁願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殺太公漢王曰始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分中分天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翁願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殺太公

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軼後世徒辛酸聊興廣武歎

廣武山在滎陽汜水縣東北連山絕澗東西相望楚漢戰處數曰勝負未決漢王與項羽臨廣相語羽射殺漢王父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分中分天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翁願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殺太公

余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嵇康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余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嵇康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不待雍門彈

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墳既崩墓曲弛既已壓當不悲乎孟嘗君泣出承睫而未下雍門爲之增琴悲感位

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墳既崩墓曲弛既已壓當不悲乎孟嘗君泣出承睫而未下雍門爲之增琴悲感位

遊靈隱寺孛杞寺永見和遊孤山復用前韻

靈隱山在杭州西北志云在杭州西北

靈隱山在杭州西北志云在杭州西北

志歸本名稽宿山以討由高洪所隱入去山百里一名西湖其源出於武林泉眾物華麗爲天下之勝

圖經云周回三十里一名西湖其源出於武林泉眾物華麗爲天下之勝

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

錢王自臨至敬三民伍有新東之地歷五代朝貢不絕宋太祖龍飛乃以其地歸有司而擧其族屬朝京師

錢王自臨至敬三民伍有新東之地歷五代朝貢不絕宋太祖龍飛乃以其地歸有司而擧其族屬朝京師

星堆黃金斗量

珠運盡不勞折簡呼（唐張籍送僧歸本寺詩）馬鳴至而乃引軍來乎宣王曰以卿非折簡可呼（漢書司馬相如傳）故也○飛君高祖曰李密非折簡所能致 四方宜遊散其
孥宮闕留與閒人娛盛衰安樂兩須更何用多憂
心醫紓溪山處處皆可（隋云此山自天竺鷲山飛來○元和郡縣圖經云筆在武林山（一名靈鷲山）者是也志云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歎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集 喬松百丈
蒼蒼鬚髮稀千夫擅鐘鼓喧朝晡（晉陶潛挽歌詩之詞漢文同年而葬貴賤等級先異 高堂賓食罷
凝香方丈眠雖能（唐韋應物詩客寢清夜公堂起視事○列子曰楚人有利其牀者夜伏人於牀下而竊之 絕勝絮被縫
海圖（杜詩海圖拆波濤（漢書揚雄傳倣佯於海圖之上 清風時來爨為睡餘
逸起義皇微（天公謂伏羲皇上人 歸
時棲鴉正畢浦（漢書倪寬傳寬上人 烏尾畢浦公為吏子為儒 孤煙落日不
可摹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入杭州記云上天竺觀音院在靈感觀側觀音院石晉天福四年僧道明一名乃命匠者刻其形像以祈福召我不
來何歟 四方宜遊散其
憂（晉袁山松與孫恩書云聞卿頃以憂事上之 鶏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明公祖牧杭州元年改餘杭為仁和大中
祥符元年改餘杭為臨安縣圖經云在縣北二里同昭慈中吳越王錢氏
暇飽食良先務平生雖不足急掃清風宇（宋公祖牧杭州元年改餘杭為臨安縣圖經云在縣北二里同昭慈中吳越王錢氏

宿臨安淨土寺（天竺淨土禪寺在縣北二里同昭慈中吳越王錢氏
建號光孝明因寺祥符元年改賜今額大中

雨浪浪（子曰緯退之別知歟雨浪浪不能狀其不止聲云浩其常浮 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梵經卻老麥半黃前山後山雨浪浪（子曰緯退之別知歟雨浪浪不能狀其不止聲云浩其常浮 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呼方外司馬云又杜詩白帽岸江皐 松間野步緣竹外飛橋轉
巖石得巨片直渡千人溝下有微流泫（泫文選注云水出貌 岡巒蔚回合金碧
爛明絢繽異姓王功臣寺（明州臨安縣圖經云功臣山在縣南一里本名大
官山吳越王錢氏建為功臣院祥符元年改賜今額 長生蹤下降（御信曰能死耶我不
能死爾為道此所謂長生蹤下降也 屢乞桑間飯（見晉韓伯傳道子舍于睹桑間飯糗茹草不食三
日矣 誰知山石頑識此希世寶（詩毛傳云頑鈍也 凜然陰氣逼屹起
猶聳戰他年萬騎歸公老恣歡宴錦繡被原野珠

金散貧賤（顧況為鎮東節度使封吳越王昭宗朝并所居為
老山林皆賜以錦作還石鏡山因依鄉山太官山因功臣山繇事故
比速來相追隨斗牛間寺人无數吳越一王歸馬綿 寶融既
入朝（唐天寶間為河西大將軍以五郡歸唐及權閩平融為五郡
太守奏事京師以其地入朝以其錢物歸本朝也融
為守川牧後乞骸骨有見吳融曰君親朝長少王但徵
第留京師此所謂朝入朝也）吳內空記面（睡西津渚于浪吳內
益發吳內塚谷航妙生發有見吳融曰君親朝長少王但徵
垣尔。今公坡詩之旅傲謂為王太宗大平興國三年詔徵來朝
傳世最久疑黃初來
平陳已詩甘古矣而今猶不熟論文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萬里家山一夢中吳音漸已變兒童每逢蜀叟談
終日使驢覓蜀客掃空（陸游渭天記載蜀山
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四五百里在台州天公故為開
國雄人之情亦先生之一端也
末句使杜甫更欲題詩滿浙東（天公故為開談而思故
獨遊富陽普照寺（宋慶元按圖經淨明院在縣北五
里若德郭善信舍宅晉天福七年改賜今額）
富春真古邑（通志富陽古富春也晉
平二年改縣今額）
喬木龍歸護賜書連（詩雅小旻）出谷鶯老依
疎欲繼江潮韻（天公宋之問遊江南曙發龍宮隱教寺夜月證明湖江
久之不就有老僧坐大禪牀曰何時之退之詩蒼龍垂角牙。天公
對浙江湖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門前漲元海三年馬生犀步水中作秋云今宜江風浪動宜報
名前漲元海三年馬生犀步水中作秋云今宜江風浪動宜報
平石詩下牆梯雲根又石新證句云巧匠斲山骨今不堪土肉埋
山骨未放蒼龍浴瀑生（神仙傳白石先生所以成雲根之句未放蒼龍浴瀑生
食罷茶甌未要添清風一榻舞息庭花落盡平生未足心（天公詩下林檎乞巧到

到鄉國現花撰寂平生未足心友
杜牧詩平生睦民愛雲樓南州

宿海會寺

人見只有飛蚊透鬢鳴今頓
日月回廊午枕明水沉銷盡碧煙橫山人睡覺無

鑑興三日山中行

中信美少曠平原足以
下投黃泉上青冥特青其所望遠又曰青其爽江淹線路每與猿狖爭
澗坑兩股酸哀饑腸鳴北渡飛橋踏乾鏈垣百
步如古城高祖圍西都就西郊則有大重千指迎
高堂延客夜不扃來無垢洗更輕杉槽滴解江湖傾本
五鼓天未明倒牀鼻息四鄰驚統如
清才人公詩如此類甚有味曰打五鼓清長笛已清長笛亮且暢
漢京長笛曰我歌
鄰尚睿聲

夜至永樂支長老院支時卧病退院

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惟有孤栖舊
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虎丘寺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良生澗壑古木翳灘
井泄靈誰復見千載五公子光以銘其墓陳基靈岩寺
花藏在劒池之側秋水共天光耿耿銖花秀巖壁或未信異
類服精猛厚十道四番志生公
堂○天公劍高數有生公講堂劍池身使空堂夜不扃高座寂寒無聽者乃重石點頭時
殺氣禁蛙黽幽生公堂在今虎丘寺而用生公
堂者或亦有生公遺迹或借生也潛經於此人无
用石點頭及降虎故事也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
歲後應見五馳騁窮然留清詩讀者為悲哽天公詩
也仙潤酒遠遠士與沈恭子司業
二千年事猶真物為之劍石鬼神
書○清且良白日徙昭不哪長
判史矣其事陸龜蒙皮日休紅
致吕公寺中有陸羽煮茶泉
永真詩初旦愁為躊躇自哈歸田行可請陝公弟平子
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哈歸田賦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
寺地宋高僧傳唐時常遊寺有黃鶴飛
舞因名黃鶴山鶴林招隱周朴二寺地
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惟有孤栖舊
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虎丘寺

王為吳高帝之朝在焉
故號虎丘
寺在蘇州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良生澗壑古木翳灘
井泄靈誰復見千載五公子光以銘其墓陳基靈岩寺
花藏在劒池之側秋水共天光耿耿銖花秀巖壁或未信異
類服精猛厚十道四番志生公
堂○天公劍高數有生公講堂劍池身使空堂夜不扃高座寂寒無聽者乃重石點頭時
殺氣禁蛙黽幽生公堂在今虎丘寺而用生公
堂者或亦有生公遺迹或借生也潛經於此人无
用石點頭及降虎故事也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
歲後應見五馳騁窮然留清詩讀者為悲哽天公詩
也仙潤酒遠遠士與沈恭子司業
二千年事猶真物為之劍石鬼神
書○清且良白日徙昭不哪長
判史矣其事陸龜蒙皮日休紅
致吕公寺中有陸羽煮茶泉
永真詩初旦愁為躊躇自哈歸田行可請陝公弟平子
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哈歸田賦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
寺地宋高僧傳唐時常遊寺有黃鶴飛
舞因名黃鶴山鶴林招隱周朴二寺地
花時騰酒照人光歸路春風灑面涼劉氏宅邊霜

竹老戴公山下野桃香（次公舊居在成都府東門外浣花溪上本家彭城晉氏東遷於此因以為氏戴公名顒字仁杜詩所謂民言君舊宅指此是也）招隱二首

一聲吹裂羣崖雨（次公按圖史補載李舟析事曾得竹於江中截以為笛堅如鐵石以遺會稽人詩意蓋謂此笛吹之能有客立於岸呼舟載共載既至請吹笛而吹其聲精壯山石可裂蓋未嘗見也○按杜詩遠水兼天淨）安得道人攜笛去（次公杜詩遠水兼天淨）

問法師法師一笑許（次公杜詩許身一笑）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二首

（實同尉方君武與東坡於潛毛君點同遊西菩山明皆阮石刻存焉西菩提去縣十五里）

擁褵不去已三年（晉鄧攸避難棄子姪人歌曰鄧伯道無兒奈何天）依然笑我頑人未放歸江北路天教看盡浙西山

尚書清節衣冠後（腰毛斬典選舉以檢事人謂太祖以素寒以古人之服珍者顯位常布衣歲食數斛而已○風俗通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尚書笑耐○風俗通曰毛公乃毛尚書之後千捌蠻人初制朱才為統領所器終不登第當時謂為方叔士後章樹於山野）易得數詩往語不須刪

路轉山腰未足奇（腰毛斬典選舉以檢事人謂太祖以素寒）水清石瘦便能奇白雲自占東西嶺（子虛賦於浦南有平原廣澤西方有涌泉清池其北有芙蓉菱茨其南有芳芷杜若其東有安石蘭茞其西有鹿蘆）明月誰分上下池（子虛賦於浦南有平原廣澤西方有涌泉清池其北有芙蓉菱茨其南有芳芷杜若其東有安石蘭茞其西有鹿蘆）黑黍黃粱初熟後（次公曰舊說之謂安曰但恐西山或有安期生遇望安邀之耳）朱柑綠橘半甜時（次公曰舊說之謂安曰但恐西山或有安期生遇望安邀之耳）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曹取次知（淳于髡說齊王曰兒輩飲之）

留題石經院三首

慈倩門前路行穿翠麥中（卯來堂上看嚴谷意無窮）法師住焦山論長老壁（實未嘗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禪門默論文殊師利默曰菩薩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君看頭與足本自不相干一夜看無厭長轉遂（次公按圖史補載李舟析事曾得竹於江中截以為笛堅如鐵石以遺會稽人詩意蓋謂此笛吹之能有客立於岸呼舟載共載既至請吹笛而吹其聲精壯山石可裂蓋未嘗見也○按杜詩遠水兼天淨）

夭矯亭中檜柏枝鵲踏銷瘦皮纏鶴骨高頂轉龍腰
窈窕山頭井潛通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轆轤聲

遊淨居院 井叙

寺在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之南小蘇山之北寺僧居仁爲余言齊天保中僧思惠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得二山名歎曰吾師告我遇三蘇則住遂留結庵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其後僧智顗見思於此山而得法焉則世所謂思大和尚智者大師是也

唐神龍中道岸禪師始建寺於其地廣明庚子之亂寺廢於兵火至乾興中乃復而賜名曰梵天云

十載遊名山自製山中衣願言畢婚嫁攜手老翠微

陟公近上寺陵杜詩華亭入翠微

跼危機不悟俗緣在失身刑名非宿學

刑名非道家所以治天下

陽舒損積威不敢逐死生隔永與雲山遠今日復何日

今夕復何夕

舒之漸也

岑鞋自輕飛藉首兩足尊

兩足尊蜘蛛來也喜

頭雙涕揮霜山會未散八部猶光輝願

天王飛八部來會

從二聖往一洗萬劫非俳徊竹溪月空翠搖煙霏
予七任詩竹送清溪月又王維詩空翠濕人衣鐘聲自送客出谷猶依依回首吾家山予七即席所謂大蘇山小蘇山也蓋孔融薦禰曰不見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先生嘗作樂府名吾家山皆此意也晚將焉歸

少年時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凉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作也宿黃州禪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絕

佛燈漸暗飢鼠出山雨忽來脩竹鳴知是何人舊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無事未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木末

木末山谷詩玉宇謂月山谷詩玉宇冰清風掃地大年詩風掃地燎繞香煙來月下江雲有能清白娟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遠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

李白云白酒初熟山中暗不詞青春忽忽過但恐歡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芳含浮浮大觀長炊玉粒更漉醉襲狂言醒可怕

蘇詩公今年真醉紅飲中真味老更濃

但當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朝羈

杜牧之望故園詩倒冠落佩心自知

次韻前篇

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自注去年徐州花下與張建封月夜飲歌）
王子中兄弟飲酒作藥字韻詩○厚陶淵明詩佳人美清夜晨往爲樂晨晤酣且歌
院閉門風露下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
瀉憶昔還鄉沂巴峽落帆樊口（在鄂州南岸）高枕亞（子七韓
夜臥船高枕）長江衮衮空自流（阮公詩注不盡）白髮紛紛早
少借（子七白髮夫云公會世間
之宅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空有子篇凌鮑謝（阮公鮑照謝靈運也老杜詩何必
多性く成語詩但學三謝）徐行欲有得芝木在蓬蒿（阮公詩中有蓬篙蒿藜）
苦真食蘗（國傳言之蘗又白蘗天
蘗國言樹似柏之食蘗必自苦境）飢寒未至且安居惠已
空猶夢怕穿花踏月飲村酒兒使醉歸官長罵
（杜詩無愛詩酔即醉
馬踢落遺言長罵）

安國寺浴（閻大二年始名浮圖嘉祐八年賜今名）

老來百事懶身垢猶念浴衰髮不到耳（子七杜詩白髮不到耳
尚煩月一沐山城足薪炭煙露濛暘谷塵垢能幾
何脩然脫羈梏披衣坐小閣散髮臨脩竹心困萬
緣空身安一牀足（阮公詩四牧
安穩一張牀）豈惟志清淨兼以
洗榮辱默歸無多談（子七萬物悼書云方今談
要熟）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阮公宋朝奉史載字記於鄂
州武昌縣東樊山亦曰樊阿
有蛤龍石云）

連山蟠武昌（阮公南北二湖之法一曰連山蟠西南翠木嶺
杜詩云連山西南斷又云連山抱西南）翠木嶺

撲口（毋父先生志林記樊山云白樂天所居與李、渤、元、白為樊口或曰樊山說皆非
不知孰是）我來已百日欲濯空巖泉（地理
志武昌縣正與鄂州相對流
寅溪而不載說以樵者指
溝）翠遂麋鹿走今朝橫江來一葦寄裘朽（阮公詩云
杭之）高談破巨浪（梁武公南史宗慤云願
乘長風破萬里浪）飛穫輕車去
人曾幾何絕壁寒溪吼風泉兩部樂（阮公南史孔珪宇
德璋不樂世務
門前之庭草不翦中有蛙鳴或問曰欲令聞世間
喧乎莊子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絲竹）松竹三益友
又逍詩陶徑望三益（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徐行欲有得芝木在蓬蒿（阮公詩
西山東曰真溪將過西山行於山中有芝焉安齊安
之南武昌諸山中有芝焉）西上九曲亭（子七按子由九曲亭記子瞻遷於齊安齊安
平有樓焉曰快哉之南武昌諸山中有芝焉）
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衆山皆培塿（莊子曰其
培塿）卻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阮公詩
無似伯）
莽莽楚數空傳孫郎石（阮公詩孫郎石在焉又孫策統流激石
為孫郎今言孫郎石則孫權有石在焉又孫策統流激石
築壘故名）無復陶公柳（陶淵明公陶侃也
性嗜酒好門前植柳）
五柳先生遺來風流人惟有（晉陶潛號
晉書潛傳潛嘗種柳
門前因益來此雖規模狹隘而自釋一當
車門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用種）漫浪吳宮莽（阮公詩
言將家屬與乃自稱
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謙辭）
為孫郎今言孫郎石則孫權有石在焉又孫策統流激石
築壘故名）無復陶公柳（陶淵明公陶侃也
性嗜酒好門前植柳）
五柳先生遺來風流人惟有（晉陶潛號
晉書潛傳潛嘗種柳
門前因益來此雖規模狹隘而自釋一當
車門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用種）漫浪吳宮莽（阮公詩
言將家屬與乃自稱
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謙辭）
所須脩竹林深處安井引甘泉（阮公宋朝奉史載字記於鄂
州武昌縣東樊山亦曰樊阿
有蛤龍石云）
飛流脩竹林深處安井引甘泉（阮公詩注不盡
飛流自懸注脩竹林深處安井引甘泉）
定惠院顒師為余竹下開嘯軒（阮公南北二湖之法一曰連山蟠西南翠木嶺
杜詩云連山西南斷又云連山抱西南）翠木嶺

啼鵑催天明嘐喧相詬搆
蛩泣夜永啷啷自相弔
房占日七月虫鳴中律為長則蟋蟀
蟀鳴○宇曰詩豳風七月寒蟬鳴
九公月今云仲春之月蟬鳴
蜩鳴李夏之月寒蟬鳴 食土蚓無腸亦自怒夕叫
荀子云螾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
一也曰螾父曰蚯蚓古今注或曰歌女
二云鳥飛杳杳青雲裏 鵲喜意可料
人至自喜句李此以鵲喜而行
鵲鳴喜鵲也風四起
之物起蓋言六物者
皆有聲以不平而鳴也 皆緣不平鳴
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哭聲嬉笑 阮生已粗狂孫子亦未妙
製歌長歌歌哭聲與商
音阮籍於隣門山過孫登與商嘯
籍登皆不應長嘯而退至半岩有
清坐默自照衝風振河海不能殪銀寇
鸞鳳之聲也莊子大鵬
鵬鳥賦見史記賈生
累盡吾何言風來竹自嘯
嘯猶作吟則
哭聲悲聲

登俊到乾明寺遂

門外山光馬亦驕將前程
春光古詩云春光無主有長春花只恣
古河南志晉之宮內有
夜中照梁園光說曰梁園有不夜城
春光須臾還被留僧榻待歸
潑竹聲千竿竹社詩雨

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忌日也乃手寫寧親藏益頌

佛一偈以贈長老優曇公優擊矣曰昨夜
夢寶蓋飛下有獸頷出火甚此祥乎乃作
是詩院有獸頷出火長老識先君云
石甘業頭路投天花香堂下月臨泉此生初
山水他日徒參曇華龍
氏子山中多猛獸世傳門投如猶不
畫獸號則虎皆望風五年七月七日不
婆娑猶未出護中飛蓋已先傳何人更識楊中
敬野鶴昂藏未是仙 住人中指月
舊成曰君住未見其父
偶成文節中撥故云

石塔寺

世傳王播飯後鍾詩蓋指揚州石塔寺事也相
傳如此戲作此詩
饑眼眩西東詩腸忘夏冬雖知盛是火不悟鑵非
飯 宋公今一說昔王播少貧客木蘭
僧舍隨衆食之衆
僧已食播至飯
後鳴鍾而出播
慚作詩曰上堂已
晚飯後鍾空慚
光先生詩意言
作人不知趙厨而往飯後云早
不知趙厨而往飯後云早 山僧異漂母
之戲信意見火飯與已冬晴
知信見火飯與已冬晴
莞爾九笑也論語
莞十年九年而笑 胡爲三十年記憶作此訓
少公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飯僧
長老揚州向所飯已老矣後二紀
重出衆
龍多 齋厨養若人無益秖遺憎
不因而取之此義戲白遺惠也○
其力至幸相專政對卯君位到 所憎
乃知飯後鍾閒梨盡具眼
云山下有師曰什麼處飯曰山下
師曰將飯與闍梨吃展人還具眼也
月華寺 自註寺在華山下見師云閒僧什麼處
天公胡爲不自憐結土融石爲銅山
天公謂造化字借
為銅山歐而為

川也萬人採斷富嫗江紙有金帛資裘敝履財獻佛意可料一毛坐待千金還月華三火豈天意至今芙舍依棒噹厚周礼大司馬僧言此地本龍穴虎伏仲昌龍穴辨論有力可以負荷者也鄭康成注云謂葬時龍所居又連山象龍首水自山下流象龍口水自山旁流象龍目水自山後流象龍尾龍葬法云此備中之龍葬訖又連摩經云此備中之龍葬訖又連詩水名出安平縣北流入滹沱河今屬冀州中成字疑誤廢興及掌曾何難高髮夜吐金碧氣贈杜詩嗣業餘慶記云公之大父諱高髮夜吐金碧氣公之先人墓所在也公即上樹北即為白塔山近屬縣人謂之塔山寺故以名之朝千鎰厚孟子魏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王曰以千鎰厚幣迎先生千鎰重金百鎰而不受注云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二十兩為一鎰也又書曰聒子一鎰斑坑流窯發錢湧地莫施百鎰出寶以自賊地脉已斷天應慳史記蒙恬臨死曰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我願銅山化南畝爛熳柔桑麥森綠道人修道要厭物破鑷麥飯兜三間師曰昔此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菊麥石室向前脚踏千年麥飯喫過三十二十年又杭州慶壽寺僧庵有詩曰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縷半絲恒念物力維艱

南華寺

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目五祖寫六祖也思要之語曰我本法來問汝汝但自觀自心莫觀他心何為觀他心非我境界汝但觀自心自性具萬法是名本來面目師曰善哉善哉汝能如是觀者名為正觀若觀他心即為邪觀汝雖久在吾門祇益勞耳汝且歸房自觀去吾明日與汝說法明日祖復至師方問曰汝今日何不說法祖曰汝自觀心煩惱種種無窮是汝心地常生智慧觀照般若之性亦復如是汝自本心本來具足萬法何名為空汝自本心本來具足萬善何名為罪汝自本心本來具足萬惡即須除遣何名為修汝自本心本來具足萬法何名為有汝自本心本來具足萬善何名為無

茂等下船水可作徙
之可轉兩輪舉四竿
成之注林字
二年流落壽邑鄉
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綠淨綠
汪春泥已沒滕劉劉秋穀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
友見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鉢雪轉
松陰涼水山皆在水南一鉢者即東江也在山之北要令水
力供日磨與相地脉增陴防霖霧落雪看收麰隱
隱疊鼓聞春棟散流一派天雲飛觀使節圖
曖雲子白

曰太上之德其次務施王夫人謂許長史曰君
真雲子會稽王
帝嘗謂公曰君
不生也高人寧鑄金
言閑綺金而不成也
孌使寬一流天雲飛觀使節圖白
真喜見貢
味薄如殺
年留不怕蟹江浪滄溟聞天書到喜有新詩奉應憐五
管客
越山少松竹當苦野火尼北望狐冢滅荊棘祖
力衰冬無人採千歲化
山中有之盡野人肉鬼之類也我當具長鑱
難識
破獄吏
越山少松竹當苦野火尼北望狐冢滅荊棘祖
力衰冬無人採千歲化

玩竟不食聚星長不息山僧
之可轉兩輪舉四竿
成之注林字
二年流落壽邑鄉
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綠淨綠
汪春泥已沒滕劉劉秋穀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
友見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鉢雪轉
松陰涼水山皆在水南一鉢者即東江也在山之北要令水
力供日磨與相地脉增陴防霖霧落雪看收麰隱
隱疊鼓聞春棟散流一派天雲飛觀使節圖
曖雲子白

玩竟不食聚星長不息山僧
月

次韻高聚翁湛峽山寺見寄
有高要
峽西

新開砂鎮後學開可東
辛云空腸吐盡思歸字
市門
空腸吐盡思歸字
年留不怕蟹江浪滄溟聞天書到喜有新詩奉應憐五
管客
破獄吏

青時少龍雲不易寄
月乃可掬 遥知清遠寺不爾空
洞腹 寒驢步武碎短
瑟弦柱促仰看泉落佩聽石響轍千峯瀉清駛
一住無回躅狂雷不容目要知僧長
饑正坐山少肉 人間無南北堝角空出縮仇池九十九
凡無兩錄陋邦真可老生理亦粗足便回轡天人同一夢仙
長作照海燭

入寺

是玉堂仙調茶海南村冬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
光圓摩尼珠 照
曜玻瓈益來從佛印可 稍覺麈柱
奔閑看鋼轉午坐到鐘鳴昏欲收平生心耿耿

留題顯聖寺

渺渺疎林集晚鴉孤村煙火梵王家幽人自趂千
頭橘遠客寒驚一樹花 結茅

貌清泉不可挹澗盡空石窖古人飄何之唯有風
竹閒行行玩村落户户懸罔罝民風坦和平開户
夜無鉥鑰蓁林富箕箒平野繞虎豹嘷哉此樂鄉無
乃姜子教（莊妻詩妻鄭氏事母至孝妻秦氏養先姑及江水盛
納鐶市珍若使鄰母以意自遺姑久之一日渴詩貴而還之夫乃奇之斯會貴顯
始終問鄰母具對姑感數日歸

寄題清溪寺

口舌安足恃韓非死說難（鬼谷子書）儀秦固新學（儀秦張儀蘇秦事於鬼谷子）見利不知患嗟時
無桓文使彼二子顛死敗無足怪夫子固使然君
看巧更窮不若愚自安遺宮若有神領旨然卷言

雙鳧觀（自注在梁時）

王喬古仙子時出觀人寰常為漢郎吏厭世去無
還雙鳧偶為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羅網安
能攀（注漢漢王喬有神術為葉令每朔望來朝明帝怪之令太
前所賜履候伺也）紛紛聖埃中銅印紆青綸（自注語頗反紱也）安知無隱
者竊笑彼愚蠢

次周壽顯（并敘）

周壽遊天竺觀激水作詩云峯石青婆色雨
青竹龍驅水轉山鳴夜深不見跳珠碎疑是
簷間滴雨聲東坡和之云
道服轉丹青常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

聲

題惠州靈惠院

直視無前氣吐虹五湖三萬在胷中相逢莫推不
相揖只見山僧不見公

增刋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五

塔

詩四首

泗州僧伽塔

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次公注詩步繫風吹面又云疾風吹沙暗日出草）
（涉暗河縣）舟人共勸禱禦蛇香火未收猿脚轉回頭頃刻失長橋却到龜山未朝飯（厚齋曰前誌文同所順風詩龍口發平明白鶴洲前已朝飯）
（手注出廟旁物轉又云長橋在龜山至）
（龍相拔風雲隨所變舟人請賜別留匹布今歲天旱霜）心知不復來故歸更徬徨
（公自注一首林精五十餘年為學未能悲上書田廬列皆穿）

屈原塔（自注在惠州原不當載事此意者後人追思為作之）

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精魂飄何在父老空哽咽至今滄江上投飯救饑渴（子仁曰羅氏人以舟楫救溺者因而成競渡子仁謂競渡起於救時記屈原之死曰或以舟楫拯之或以鼓聲驚之或曰鼓聲所以節舟楫之勞或曰鼓聲所以和舟人之心或曰鼓聲所以通水神之意或曰鼓聲所以發哀音之悲或曰鼓聲所以達屈原不忍聞之聲或曰鼓聲所以招屈原之魂或曰鼓聲所以警蛟龍之害或曰鼓聲所以逐惡物之毒或曰鼓聲所以象雷之威或曰鼓聲所以擬陰陽之和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相聞或曰鼓聲所以取其形之相似或曰鼓聲所以取其應節而不亂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絕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窮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竭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息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已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止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斷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滅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亡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死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朽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壞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敗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衰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老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病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死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生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滅或曰鼓聲所以取其聲之不盡

獨步叢蹊留但見淚痕滿袖誰

在何

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

省事天公厭兩回（天公一日兩日而又立春一日兩節此天公之省事也）新年春日併相催（新年春日併相催勸勉更下山陰雪（謝安居東山後出為桓溫司馬溫伐秦安石送之出西州門見雪下謂曰此山中雪今當灑門耳）要與梅花作伴來（唐人詩多用梅花比雪）

已卯嘉辰詩阿同（阿同乃子由一字阿叔元日已卯張本命也○嘉辰之義詳後更詳占此年之元日也）願渠無過亦無功（無過無功出老子）明年春日江湖上回首顦顇一笑中（天公之意固欲使公江湖上回首顦顇則嗟嘆之興尚勝於江湖上回首顦顇則嗟嘆之興矣）

詞鋒唯作棼騷寒（棼騷傳每四時之令皆騷所作也）德意還同漢詔寬（漢詔屢發德意春下寬大之詔事詳後漢書似費復非宜）秦郎供帖子（秦郎供帖子盡驅春色入毫端）

立春前林學士供詩帖子

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far老之作

得句牛女夕（牛女二星當會于七月七日牛女二星當會于七月七日見天漢中奕奕白氣光連五色以此為驗○天公此言七夕常寄詠far老詩也）轉頭far星中（far月令孟春之月昏far中旦far中○天公此所以記元日立春張子野詩）青春先入睡白髮不遺窮（青春先入睡白髮不遺窮用杜詩命代）功無在官閑趣新詩命代（功無在官閑趣新詩命代）縮頭先夏蟲（縮頭先夏蟲百蟄見玉川子○夏蟲全月餘詩北方寒蟲夏蟄一種味貝當以其肉充膳）莫唱裙垂綠（裙垂綠公末收詞云舞袖垂綠帶綠雙垂）寶腹鄒秋蟲（寶腹鄒秋蟲作物蚌蚋腹身也）無人臉斷紅（斷紅公元結詩云斷紅隨水出遠入武陵溪）舊交懷故友（舊交懷故友白樂天詩）老去見童蒙（老去見童蒙山照閑老）新進謝終童（終童西京人好車馬輕裘）

鵲雙瑞屢一一通（鵲雙瑞屢一一通）知在否（知在否公元日小宴詩云鵲噪簷間小宴開）小窗梅雪（小窗梅雪公天地之省事也）試問疆（試問疆公元日而又立春一日兩節此天公之省事也）新年春日併（新年春日併○天公詩注通年中央色白通兩頭）出雲深（出雲深公詩注通年中央色白通兩頭）○天公詩注通年中央色白通兩頭）

元日過卅陽明日立春寄賀元輸

堆盤紅縷細茵蔯（公元日作五辛盤以茵蔯為菜）西湖弄水（西湖弄水）劉夢得吳興詩）竹馬異時（竹馬異時公元豐中守杭）日獻堰花須（日獻堰花須郭汲傳而白樂天詩）

見竹馬感時（見竹馬感時）

士年明日（士年明日）莫辭（莫辭公元豐西湖）北寺觀燈（北寺觀燈公在黃州）猶應早（猶應早公在黃州）好遣far（好遣far欲及辰）秦郎（秦郎公元日作五辛盤）供帖子（供帖子盡驅）春色入毫端（春色入毫端）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far燈閱歲冷月挂空庭（far燈閱歲冷月挂空庭）何人（何人公出使為人所思則夜詩云願言則嘆）三吳重時節（三吳重時節）九陌自歌舞（九陌自歌舞）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far燈閱歲冷月挂空庭（far燈閱歲冷月挂空庭）何人（何人公出使為人所思則夜詩云願言則嘆）三吳重時節九陌自歌舞（九陌自歌舞）

舞云從月幾望（舞云從月幾望○子上元也）逢至二百五（逢至二百五）

冬前一百五日御有（冬前一百五日御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疾風甚雨謂之寒食）far辰可屈（far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指樂事相繼）武令宵掃（武令宵掃）雲陣極目靜天宇（雲陣極目靜天宇）嬉遊各忘（嬉遊各忘）歸閑暇頃（歸閑暇頃）未觀飛毬（未觀飛毬）

互明滅激水相吞吐（互明滅激水相吞吐）

故（故）

去時兒女牽衣留（分韻賦詩得留字）

共山九疑川水流（共山九疑川水流）

日是郡前世或號九江或號潯陽（日是郡前世或號九江或號潯陽）

山景如江州（山景如江州）

消暗雪（消暗雪）

老去反兒童歸來尚鏡（老去反兒童歸來尚鏡）

far至二百五（far至二百五）

far辰日去時兒女牽衣留（far辰日去時兒女牽衣留）

far月令孟春之月昏far中旦far中○天公此所以記元日立春張子野詩）

far燈一百五日御有（far燈一百五日御有）

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far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武令宵掃（far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武令宵掃）

雲陣極目靜天宇嬉遊各忘（雲陣極目靜天宇嬉遊各忘）

歸閑暇頃未觀飛毬（歸閑暇頃未觀飛毬）

互明滅激水相吞吐（互明滅激水相吞吐）

故（故）

去時兒女牽衣留（分韻賦詩得留字）

共山九疑川水流（共山九疑川水流）

日是郡前世或號九江或號潯陽（日是郡前世或號九江或號潯陽）

山景如江州（山景如江州）

消暗雪（消暗雪）

老去反兒童歸來尚鏡（老去反兒童歸來尚鏡）

far至二百五（far至二百五）

far辰日去時兒女牽衣留（far辰日去時兒女牽衣留）

far月令孟春之月昏far中旦far中○天公此所以記元日立春張子野詩）

far燈一百五日御有（far燈一百五日御有）

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far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武令宵掃（far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武令宵掃）

雲陣極目靜天宇嬉遊各忘（雲陣極目靜天宇嬉遊各忘）

歸閑暇頃未觀飛毬（歸閑暇頃未觀飛毬）

互明滅激水相吞吐（互明滅激水相吞吐）

故（故）

老去反兒童歸來尚鏡（老去反兒童歸來尚鏡）

消暗雪（消暗雪

吹簫處 原注蔡琰云胡人悲笳怨笛之音以作樂故謂之胡笳 次公以作樂故謂之胡笳 ○子美公風土記云元日造五辛盤○子美七柱南立春詩春日春盤得生菜 春國舊供雲澤米 次公注近得曾坑茶○思文集 次公曰建茶勝歐曰都風雪坑 藥園通用藥州米 君家新致雪坑茶

句不須編忽聞啼鶯聽狹江上何人泛蘂田（沈
詩七月鳴鶯註忽玄鳥鳴鳴引臨海異物志鳴鳴一名
杜鵑至三月鳴田於三月鳴於二月啼闇之候
還鳥雖耕之鳥鳴鳴一名鶗鴂先生詩疏
況之候可知也○王逸曰鶗鴂伯勞鳴即寒食後

寒食雨二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
惜今年又苦雨雨聲如泣訴（杜詩林花
爛熳卧聞海棠花泥活臙脂雪（杜詩林花
看兩眼花落而
去夜半氣有力（陳琳檄豫州云壁壘生風
鼓聲動天地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何緣
病少年疾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
裏空庖煙寒食破寒燒盛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
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此兩句含蓄言欲
重之深欲返野里那則墳墓有萬
里之遠皆以諷君而作
也）擬哭途窮（阮籍窮途而哭
古詩紀云阮籍不由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
返○子仁王勃滕王閣序云窮途之哭）死灰吹
不起（魏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曰然即關之

送春

憂裏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絆餘暉（天公絆縶也杜詩
祠用詩名絆此意）
酒闌病客惟思睡蜜熟黃蜂亦懶飛勸汝一樽繰麴蘗
掃地（自注病渴此二物）髣髴
送君借取法界觀（華嚴經法界觀以住日為觀以理無礙
事無礙行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四觀云）
一洗人間萬事非（自注病來書大抵若此書余未嘗見也）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南樓過雲開紫翠（天公絆縶也杜詩
翠○劉伯芻曰杜詩雖千峯橫紫
杜鵑至三月鳴撫本草註忽玄鳥鳴鳴一名
還鳥雖耕之鳥鳴鳴一名鶗鴂先生詩疏
況之候可知也○王逸曰鶗鴂伯勞鳴即寒食後）
飛雨送寒涼（子仁杜詩雨送東
歸燕間經閣山）閉門隱几坐燒香（陳莊子南郭子綦隱
几而坐仰天而噓）
門外橘花猶的皪（的皪明白貌）牆頭荳子已離
靜默捲簾收卧看山（阮子先杜詩捲簾收
白水聽几亦青山）

次韻朱光庭初夏

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耳中（漢而策對深切字子
侯好直言數諫爭上切朝用之每見東
草滿上矣曰我識鄭尚書直聲）
苑君方繼承業（陸南史宗慤字元幹
古今姓氏書辨慤作愨非）陶然一枕誰爭（王羲字無功
作此詩記
殷仲堪陳於寧康二年
陶淵明不嗜酒之年）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余獨老行秀才在
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秀才在因與
飲至醉符蓋傷人之安貧守靜者也）

集091-383

老鴉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暮年林中太白過（吹公李白詩集有舉城共流巻十六失題）鹿門山下德公妻（德公龐德公襄陽人李白詩集作德也）

回（龐德公龐德公德公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襄陽記司馬徽聞之嘆曰甚哉子之為人也乃入山採藥遂不返德公妻子隨之採藥於山因共隱焉事出高士傳）云（徐元直傳曰諸葛孔明三顧草廬先主謂曰君與孔明宜時相見也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公（徐元直傳曰徐庶先名福潁川人也先主以公事呼福至乃知其名及將別謂福曰本為徐庶來雖有所言無以加也庶忠於事主而老母為曹公所獲庶雖身在曹公心無所益遂不復來）不知何者是客也（晉書曰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三往請之不能屈乃與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七月五日二首

避謗詩（晉書曰長病酒入務時公為官有入物先生以支為長也）

今年苦炎熱（晉文宗紀曰太和九年夏大旱人多暍死）人皆苦炎蒸（人皆苦炎熱）我獨愛高秋（秋來有佳興秫稻已含露）還復此微吟（往和糟牀注）往往得佳句（李嶠詩）何處覓新秋（爾雅曰秋為白藏）爾雅北窗上（李嶠詩）已清亮（雲間雁孤翠林表鳥）雲間雁孤翠（詩八月剝棗）林表鳥（晚瓜猶可餉）晚瓜猶可餉（西風送落日）西風送落日（萬感令人悵）萬感令人悵（急行樂白髮不汝放）急行樂白髮不汝放（不放君）

九日次韻王巽

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一世我眠未轉頭（晉王以文入國王以文入國王以文入國）一世我眠未轉頭（晉莊子胡蝶不知春夢）

若慶一世及爾見而理之乃宅南大澤卧下蟻穴也）仙人相（晉莊子有風於烟之友角者曰勝宅南大澤卧下蟻穴也）

知樂鄉氏自有兩國慶（晉莊子有國於烟之右角者曰觸氏有國於烟之左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我覩去來今（晉陶潛歸去來今）

已教從事到青州（晉王濛子曰劉惔清通簡暢有識鑒與余言世事悉皆清通簡暢有識鑒與余言世事悉皆）

來今未始一念留奔馳竟何得而起無窮蓋王郎誤涉世憂獻久不酬黃金散行樂以用之於行樂也清詩出窮愁俛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生莊子其生若浮軒冕陳道路往往兒童收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驕公言君家物本市取封侯此亦李廣之軍吏士卒或取封侯之意也○凱東人作郭公分陽時出入於市劉馬錫云意衣號曰百結裘意行無車馬俛忽九州遍近獨見之天與非人謀笑我方醉夢衣冠戲沐猴劉馬錫云意出於此詩草病騏驥公言奇子驥黃生曰人力盡雲根寸田自可耕

丙子重午九二首

逍遙遊公言莊子內篇逍遙遊今子有大樹之無何不御之野歸來城郭是空有畏壘丘公言莊子畏壘之野神記畏壘表在上有鳥焉有鳥千人令長生民在何理生會稽何鄉同作三年瘴海上登山作重九歲晏菊秋未花惟有薏苡浪堆壠生坳窈窕菊秋未花惟有薏苡浪堆壠生坳窈窕公言風吹貌一高一下也蠻酒聲衆喪酸甜如梨楂何以飽悶不能公言此王符潛夫論浮侈篇云富人雖厭梁肉猶不能自飽也一樽鄭翁餽畫龍蛇亦後彊取醉誰能話離悲嗟今年吁咥歲儷仆如數亂麻公言六國外傳四夷死人如亂麻此會稽風獨唱無人和

別歲

故人適千里臨別尚遲遲遲張公雜記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節過亦欲舉鄉風獨唱無人和狂風卷朝霞公言風吹朝霞而卷去也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暮樹號寒鴉

人行猶可攀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遂在天一
涯（杜公甚詩各別）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白居易詩云去者日以疎去日以遠）
（杜公甚詩云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太白詩黃河之水天上來東流到海不復回○予七年大白
詩東流不作西歸水）東鄰酒初熟西舍憂亦肥且爲一日歡（杜公詩云人皆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
名○我輩樹蘭意遲暮詩且盡一日樽退之詩亦云念（百年即榮一
日）慰此窮年悲（杜公淮南子木
葉落而長年悲）勿嗟貧賤別行樂新
歲辭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杜公昔日齊紀二石云樂
遲況欲驟其尾（杜公今夫蛇蜿蜒其尾）難勤知奈何兒
童彊不睡相守夜語譁（杜公詩云兒女各有情不
時晨雞且勿唱更益愚癡添

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當無年心事恐蹉
蹉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
守歲（杜公詩云人除夜不睡謂之守歲先生已有詩矣）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脚
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杜公先生又有二首新沐
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杜公詩云舟泊江間有詩亦云舟
商來三見歲云祖直恐從（杜公詩云祖述高人初不見）終身走道塗老去怕看新
曆日（杜公詩云曆日無人書歲月）退歸擬學舊桃符（杜公詩云除舊桃符五兩
新）燈花已作春意霜雪偏驚病客顏
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杜公詩云四民月
令元日進椒柏

人行猶可攀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遂在天一
涯（杜公甚詩各別）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白居易詩
云去者日以疎去日以遠）東鄰酒初熟西舍憂亦肥且爲一日歡（杜公詩
列子詩楊朱先曰百年爲壽周孔四聖人皆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
名○我輩樹蘭意遲暮詩且盡一日樽退之詩亦云念（百年即榮一
日）慰此窮年悲（杜公淮南子木
葉落而長年悲）勿嗟貧賤別行樂新
歲辭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杜公昔日齊紀二石云樂
遲況欲驟其尾（杜公今夫蛇蜿蜒其尾）難勤知奈何兒
童彊不睡相守夜語譁（杜公詩云兒女各有情不
時晨雞且勿唱更益愚癡添

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當無年心事恐蹉
蹉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
守歲（杜公詩云人除夜不睡謂之守歲先生已有詩矣）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脚
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杜公先生又有二首新沐
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杜公詩云舟泊江間有詩亦云舟
商來三見歲云祖直恐從（杜公詩云祖述高人初不見）終身走道塗老去怕看新
曆日（杜公詩云曆日無人書歲月）退歸擬學舊桃符（杜公詩云除舊桃符五兩
新）燈花已作春意霜雪偏驚病客顏
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杜公詩云四民月
令元日進椒柏

（杜公第五至老今年暑酸其清意也○題
稱屠蘇事蓋古人暑寒作酒因以爲名）

夢　詩十首

石芝　并引

元豐三年五月十一日夜夢游何人家開堂
西門有小園古井井上有蒼石石上生紫藤
如龍蛇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
爾折食一枝衆皆驚笑其味如雞蘇亦甘明
日作此詩

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來初勻子然非夢亦
非覺有人夜呼和孔賓（杜公昔日齊晉武帝賜王濬書和嘉字孔賓以清介好學
孔賓隱去來懷柳人間事甚苦不可譜披衣相從到何許朱
所得未毛髮所懷如山崖回和逃去）

欄碧井閉瓊戶忽驚石上堆龍蛇玉芝苟生無
數謝然敲折青珊瑚（杜公昔日齊武帝賜王濬珊瑚樹高二尺許
以敲如意擊之應手而碎）味如蜜藕和雞蘇（杜公詩云味如蜜藕和雞蘇）
頷一撫掌滿堂坐客皆驚胡（杜公詩云滿堂坐客皆驚胡而
卻傳昔鄰人以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鄙未有識石爲璞者十重夫觀之昔鄰口鬻也不
輕脫（杜公大平廣記許逖遊廬江間有騎吟
詞翻王母九霞籠群仙相手歌輕脫）
終勝松康美王烈（杜公晉書嵇康傳康遇王烈
夜志趣非常而服半飢半飽康發
飢不與食也）神山一合五百年（杜公神仙傳王烈之太行山
往視見石壁山裂有一穴青泥流出如雷聲烈
經云神山五百年輒一開其中石髓出將而服之壽等天地）風
吹石髓堅如鐵

夢回文二首　并序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為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啄花故事也乃續之為二絶句云

酡顏玉碗捧纖纖（宋公孫大娘舞劍器序詞美人醉來頭脈脈の字仁堪退之會の（旺纖く當作攕く音師威切孟郊云素絃攕攕く聽若鉏攕く擘好手能乃與前相同恐傳寫誤）亂點餘花唾碧衫（越絶書云吳王夫差與其妹建好於掌后宮名曰館娃宮宮中有長洲苑苑中有鹿臺臺高三百丈其妹建好於掌后宮名曰館娃宮宮中有長洲苑苑中有鹿臺臺高三百丈正似石上花故今尚方為之未必能如此永之華乃以為石華耳）以續之為二絶句云

生年少兩業逸詩酒不知軒冕貴（宋公孫大娘舞劍器序詞開元三載臨潁縣觀公孫氏舞劍器觀者如山山色為之動天地為之變觀者如山色為之動天地為之變）

棺槨子莫為官所奪（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子使人召樂正子春曰吾何得正而斃於此哉華而脱之幸而全之曰歸全先生其可以全歸乎）

着眼細看君勿謀（晉書王衍傳衍少有盛名神情明秀妙於玄理樂廣一見奇之衍嘗與人書未嘗自書使人執筆而口授之）

時來聊復一飛鳴（漢書東方朔傳朔上書曰臣朔年二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六學擊劍十七學讀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子大規意紙其名為風是
惟無怍く則鴻寶救號

更求通

夢夢 并引

七月十三日至濟州十餘日矣濟然無一事
學道來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
怡

夜夢嬉遊童子如父師檢書發篋書(父公去聲下同)
(絕之之去聲也)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始及相莊初怛然悼
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鈎魚(魚能食有如魚鉤)我生
紛紛嬰百緣氣固多習獨此偏(疾公習重)
四十年(阮籍年譜先生以壽命四年丁丑歲當晉武帝咸寧三年丁酉中間
又此堂書籍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疾公絕)如我當
終始經自視汝與立勉敬賢(孟子夫二子之
猶然(厚史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易畢三絕立
以羣華編
昔在九江濱(昌和其略曰我夢扁
舟浮震澤雲浪橫空千頃白鷺來簡眼是
廬山倚天無數開青蹙蓋實夢也耶日又
夢伯固手持乳香與兒示予覺而思之蓋
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
得來書知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
能舟震澤定何時(史記貨殖傳范蠡乘扁舟浮於江湖)蒲眼廬山覺叟

非春草池塘惠連夢(謝惠連從弟也靈運作春
草之句自以為有神助)上林鴻鴈子卿歸(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
射上林中得鴻鴈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單于大驚乃使武歸漢)水香知是曹溪口(疾公此句正以
言南華矣天監元年有梵僧智藥者南游至曹侯口謂其徒曰此必勝地可建梵刹故於是有
指水聞香云此必勝地可建梵刹故於是有南華寺也)眼淨同
看古佛衣(疾公維摩經云優婆離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云何比丘淨修梵行云何眼淨不觀塵垢女也
佛言善哉善哉天監元年有梵僧智藥者南游至曹侯口謂其徒曰此必勝地可建梵刹故於是有南華寺也)此生何處是
不向南華結香火(孚七反曰樂天詩本結菩提因電滅身)

真徵

夢中作寄朱行中 舊傳非先生本字云前一日夢作此詩寄朱行中覺而記之自不分明用世色紙也

璞不作六器(天公周禮宗伯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黃琮
五瑞(疾公周禮五玉註五等諸侯所執之玉也)誰知貴
連瑞(疾公論語管仲貴而知禮孔子曰美哉輪奐連瑞連
而望之(疾若也近而視之緊若也一說瑞連一貴字義未詳)仕不願閣書
(疾公閣書秘書也)秘書三絕韋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如我當
終始(經自視汝與立勉敬賢(孟子夫二子之
猶然(厚史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易畢三絕立
以羣華編
昔在九江濱(昌和其略曰我夢扁
舟浮震澤雲浪橫空千頃白鷺來簡眼是
廬山倚天無數開青蹙蓋實夢也耶日又
夢伯固手持乳香與兒示予覺而思之蓋
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
得來書知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
能舟震澤定何時(史記貨殖傳范蠡乘扁舟浮於江湖)蒲眼廬山覺叟

相如起明妃琵琶怨(王昭君字明妃)

(疾書陽虎竊寶玉大弓(斷)
若讀寶玉即此與猶也
向新序荊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使玉工相告之曰石也
王以和為誑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
奉玉璞抱而哭於荊山中共王聞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名
曰和氏之璧)相如起明妃琵琶怨(王昭君字明妃)
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藺相如奉璧入秦相如
乃前曰璧有瑕請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
曰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秦王乃許齋五日以完璧歸趙)何如鄭子產有禮國(左傳昭十六年晉韓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旬子謁諸鄭伯子產
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獻之有宣子
子產子命建舍大室而免吾死也敢不拜賜)
寶(疾子罕不受曰獻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
子罕置玉於人各以所寶故為寶)至今不貪
(疾公切盜以下和獻璞之故
八字(疾公詩鄭以韓宣子能悔過以
禮故鄭商旬子謁諸鄭伯子產)
微韓宣子鄭夫亦辭環(左傳昭十六年晉韓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旬子謁諸鄭伯子產)
微韓宣子鄭夫亦辭環(左傳昭十六年晉韓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旬子謁諸鄭伯子產)
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獻之有宣子
子產子命建舍大室而免吾死也敢不拜賜)
寶(疾子罕不受曰獻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
子罕置玉於人各以所寶故為寶)至今不貪
(疾公切盜以下和獻璞之故
八字(疾公詩鄭以韓宣子能悔過以
禮故鄭商旬子謁諸鄭伯子產)
微韓宣子鄭夫亦辭環(左傳昭十六年晉韓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旬子謁諸鄭伯子產)
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獻之有宣子
子產子命建舍大室而免吾死也敢不拜賜)
寶(疾子罕不受曰獻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
子罕置玉於人各以所寶故為寶)至今不貪
(疾公切盜以下和獻璞之故
八字(疾公詩鄭以韓宣子能悔過以
禮故鄭商旬子謁諸鄭伯子產)
微韓宣子鄭夫亦辭環(左傳昭十六年晉韓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旬子謁諸鄭伯子產)
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獻之有宣子
子產子命建舍大室而免吾死也敢不拜賜)
寶(疾子罕不受曰獻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
子罕置玉於人各以所寶故為寶)至今不貪
(疾公切盜以下和獻璞之故
八字(疾公詩鄭以韓宣子能悔過以
禮故鄭商旬子謁諸鄭伯子產)

所存之大都
何以慰悟

夢雪

殘盃失春溫破被生夜悄開門千山白倂仰同一
照蛩時出圭角固自絕瑕發群兒勿驚懼調汝得
一笑

月夜憶舍弟 時在鄜州

月明星稀
詩十七首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福州陳襄字述古

婉婉雲月稍侵軒微微 魚鑰未收清夜永 鳳簫猶在
翠微閒 時在開元中史書其事以為國風來止與堂公為詩遂著堂隱半
不眠自守夜之義

寄子由 子由時為南京簽書判官司故云

去年曲復恐心斷絕
河東麴麥如鋪雪欲和未
寄子在汶上閉門相對清 自註時隱趙城 鄭子向河朔
自註時隱趙城 北京戶曹 孤舟連夜行頻 自註時為南京簽書判官 子雞邓尺兀如在牢窩
自註時知永城縣事

武中秋所作
水調歌頭

悠哉四子心共此千里明 子由時為南京簽書判官 不解老良辰難
千里共明月云爾明月不解人事而人事多違人之詩
云故人遠遊故人去一夜月明千里心 明月不解老良辰難
合并 子仁謂堂遠曰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四顧座上人乘散如流萍
營閒此宵月萬里同陰晴 自註時與人史生與余言京師見海
圖賈人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
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天公自着意此會那可輕

中秋見月寄子由 自註中秋有月凡六年矣

西風吹暑天益高明月
明年各相望倘仰今古情

中秋見月寄子瞻兄 此子由自南京簽書判州也

秋氣
彭城閉門青嶂合坐聽百步鴻飛濤 天公謂彭城
百步則百步洪也 史君攜客登燕子 天公謂燕子樓名張建封
着人如着水庭前不設拭故鼓與鍾氍毹筍聲相應起 月色
愛逢寒魚亦不驚 自註東坡詩此時聽白
竟夕相鹼鳴 言魚鳴鼓動口也左思
吳都賦云洲渚漁

浮雲猶能盡流金九載馬臺西山變牆（杜公戲馬臺詩亦在許州）杯
中淥酒一時盡衣上白露三更寒扁舟明月浮古
沐廻首遂巡陵谷變河吞巨野入長淮城沒黃流
只三版（漢史記瓠子堤成作歌以塞決河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浴兮
旁悲回流不止兮柰若何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不反兮
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鴻不流魚沮兮蓬竹下）明年築城
似山伐木爲堤堤更堅黃樓未成河已退空有遺
迹令人看城頭看月應更好河流深處今生草（杜公此一段子由言其過中秋有感徐州被圍固知之矣以國朝使
相守徐而不能禦水之患而叙述生平有堤水之功建樓可有今年看月也）子孫免被
魚鼈食歌舞聊寬史君老南都從事老更貧羞見
青天月照人飛鶴投籠不能出曾是彭城坐中客

和

明月未出羣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
闕湧氛氳雲脫壞如崩濤誰爲天公洗眸子（此日月皆爲天之眼睛）應費明河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間人照
我湛然心不起西南大星如彈丸（大人）（謝歐詩如彈丸）角尾
奕奕蒼龍蟠（杜詩畫角悲風白今宵注眼看不見更
計螢火爭清寒何人巔舟臨古汴千燈夜作魚龍
變曲折無心逐浪花低昂趁節隨歌版（歐是夜賓客
青熒滅沒轉前山浪飛風回豈復堅明月易低人
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堂前月色愈清好咄咄惟棐老（歐
蟹鳴露草卷簾推戶寂無人憑下咿啞惟棐老（歐有一孫
名棐老）南都從事貧對月題詩有幾人明朝人
事隨日出（陳武元演詩無因駐日出事盡生）悅然一夢瑤臺客（大公
青天）

十月十五觀月黃樓席上次韻

中秋天氣未應殊不用紅紗照坐隅山下白雲橫
匹素水中明月卧浮圖未成短棹遶三峽已約輕
舟泛五湖（范蠡乘扁舟浮於五湖已見前注又吳越春秋曰范蠡既去越乃之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遊於海畔苦身戮力與
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貲數千金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
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天地之中交通四方貨物流通之處乃治產積居與時
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明年築城
爲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風吹河漢掃微雲（大公古詩云微雲淡河漢）步繞中庭月越人（公）
衣袂步隨白榻冷又杜詩步隨春風又云天人相越人）泛艷香初發夜闌花影
欲搖春遙知金閨同清景想見鼓琴人
舊遊真是夢一簪華髮羞綸巾（大公）（晉書羊祜傳白
髮戴烏紗岸幘出門人望之若神）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

老守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餘閑日月湖上好清
明新火發茶乳溫風散粥餳（杜詩春
閑紅杏闇日落大堤平（杜詩東郊大堤平）清夜除燈坐
孤舟擘荈煙遠君憤未遒（杜詩白
對此月猶橫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

羽蟲見月爭翻翻我亦散髮虛明軒（杜長夜戲詩
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千梳冷快肌骨醒風露氣
入霜蓬根（用中真誥太極真人徐君傳云君髮白而更黑齒落而更生顏如桃花肌骨輕強飛騰變化出入無間）起舞三人謾相屬
（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問終無言（莊子白
青天）停杯一

集091-390

有月來共時我今停杯一問之曲肱難單有佳處（厚齋天寧李斯州詩笛愁華中註云歸州出好笛并蘆葉單）蘆覺樓空斷鴈（次公過秋樓以言月也羅曰月中鴈何所有若指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天愛檀玉宇論焉良文乃陰）

江月五首 并引

嶺南氣候不常五更山吐月玉塔臥微瀾（次公西湖指言杭州也有傍金門）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厚齋詩話寒字林詩寒露雲重）停鞭且莫上（次公言月能停鞭以照我也）照我一杯殘

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文選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謝太起拊琴）可惜（厚齋引）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又未停露草不可藉（天請軒戶無高閑岸草歌可藉）歸來掩關臥（孟浩然夫請閒盥卧兒是秋陰欲雨天）

三更山吐月栖鳥亦驚起（厚齋引）夢中遊清絕正如此駐雲掃槳宿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遠洗耳（續逸士傳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之槐林之洗其耳槐仲父常牛飲之見槐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此今牛飲其下遠也）

四更山吐月皎皎為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厚齋天寧李斯州詩笛愁玉繩橫北兩星為玉繩星杜月詩不道繩漢落亦作玉繩）野橋多斷板山寺有微行今夕定何夕（厚齋詩今夕何夕見此良夜）夢中遊化城（次公法華無有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隱想）

五更山吐月惱迫室幽幽（厚齋引詩重為室月吐幽室）玉勾垂掛戶（次公魏都賦月詩始出西南隅）江練却明樓（次公諸葛誕詩玄練江靜如練）星河潛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聽五詠清切變蟲謳

妬佳月

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汗雲白愛有謫仙人舉酒為三客（太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今夕偶不見沈瀾念風伯（厚齋引）風伯來彼也易滅沒支頤少待之寒空淨無跡（文選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

桑桑黃金殿（厚齋詩桑林黃金殿）來獨照一天碧玉繩（見上首注）條無輝玉露洗秋色浩歌玻瓈盞和光入胷臆使我能永延約君為莫逆

夜行觀星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鬧如沸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彊指摘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迫觀知何遠想偶有似茫茫不可曉使我長嘆喟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六

雨雪

詩四十六首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 時嘉祐壬寅

峽陽九月天微雪(峽陽即夔州府也)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況公眼陽即夔州府也)冷官無事屋廬深(況公謂辭退之云杜詩廣文先生官獨冷太守陳公甚愛君況公慕府學教授用此官事)愁腸別後能消酒(況公有詩以酒於而別之)近買貂裘堪出塞(況公杜白髮秋來已上舊況公杜白髮不勝簪也見史記)忽思乘傳問西鄰(況公謂子由也見史記)有客獨苦吟(況公詩有客有客亦不入之比故乘傳以問之)江上同舟詩滿篋(況公杜詩云別後江湖多白髮同舟風雨滿青萍)出寒餞(況公自注云詩家秀句謂之青萍)郷

西分馬送李廌(況公此詩編之庚辰歸朝之前)

書劒(況公昔鄉生攻書劒不成)尚有裘充貨(況公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愿以所著犢鼻裈與市人揚昌貿)

酒(況公有詩以酒於而別之)西鄰歌吹發促席寒威挫鋭(況公送之云座客無絲竹)飛入座人憧老先融(況公送之云座客無絲竹)

日送寒砧杵急(況公時在府也)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況公杜詩廣文先生官獨冷)

太守陳公甚愛君(況公慕府學教授用此官事)愁腸別後能消

近買貂裘堪出塞(況公杜白髮秋來已上舊貂裘不勝簪也見史記)忽思乘傳問西

鄰(況公謂子由也見史記)有客獨苦吟(況公杜詩有客有客亦不入之比故乘傳以問之)

江上同舟詩滿篋(況公杜詩云別後江湖多白髮同舟風雨滿青萍)出寒餞(況公自注云詩家秀句謂之青萍)鄭

次公(況公名厚字)

(況公送之云謝鄭厚字次公)

(況公送之云座客無絲竹)

(況公謂子由也見史記)

(況公謂子由也見史記

與兄敬之燥之俱溫而已既而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相對自忘其雖有程坐穩且復留大哉天地間此生得浮遊幾

詩大哉乾坤內
吾道長悠〈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試掃北臺看馬耳(公馬耳山名也與臺昭對)未滿埋沒有雙尖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瓊樓玉宇俱名見王褒十二月詩)光搖銀海眩生花(道經以兩目為兩生氣○世傳王荊公晚年患目疾有醫以藥進公曰此藥當以雪水和之公笑曰此藥有毒)宿麥連雲看幾家(淮南子曰麥冬而不死)老農語曰瑞之生子孝而多年之祥兆也若經大雪則入地愈深遺蝗入地應千尺(詩疏云蝗生於地若蠶大雪則入地愈深)老病良宵不成寐(老病良宵之語出劉文房詩)出塹全盂郊之右○(夏諺語陽

謝人見和前二首

已分酒杯敵淺慳敢將詩力鬬深藏(前篇云無句再入更深藏)漁蓑句好眞堪畫(蘇公畫詩江上晚來唯雪意漁人披得一蓑歸而段落蒼小筆精微蓋為畫圖設余嘗以雪句題之蘇公見畫曾入畫也先生嘗評此詩以為村合學中語然以其有實事故引用之又陸龜

力退空吟冰柱憶劉文(劉文饒門人作雪中冰柱二似數劉文冰柱詩云不為四時兩段為道路成泥拙不為九江俱能泪沒天之雅)

謝人見和前二首

夫年夏旱秋不雨(成公旱以不雨之誡今於夏言旱於秋言不雨蓋春秋有書旱書不雨者如宣七年秋大旱此則書曰千春也如僖二年文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此則書不雨者也)臺前日暖君須愛冰下寒魚漸可叉(淮南子曰千春之後臺如玉霞強梁之萬物若銀海耳鼎公西馬罷曰此出道書也目下當不理會於王霞何以觀之光稱而下二字云既生魄乎延秦守善使趙飛燕為之生子善而入老農語曰瑞之生子孝而多年之祥兆也若經大雪則入地愈深)遺蝗入地應千尺(詩疏云蝗生於地若蠶大雪則入地愈深)老病良宵不成寐(老病良宵之語出劉文房詩)出塹全盂郊之右○(夏諺語陽

夫年夏旱秋不雨(成公旱以不雨之誡今於夏言旱於秋言不雨蓋春秋有書旱書不雨者如宣七年秋大旱此則書曰千春也如僖二年文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此則書不雨者也)臺前日暖君須愛冰下寒魚漸可叉(淮南子曰千春之後臺如玉霞強梁之萬物若銀海耳鼎公西馬罷曰此出道書也目下當不理會於王霞何以觀之光稱而下二字云既生魄乎延秦守善使趙飛燕為之生子善而入老農語曰瑞之生子孝而多年之祥兆也若經大雪則入地愈深)遺蝗入地應千尺(詩疏云蝗生於地若蠶大雪則入地愈深)老病良宵不成寐(老病良宵之語出劉文房詩)出塹全盂郊之右○(夏諺語陽

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區區固難與樸緣驪尾困牛馬(內外篇莊子之言養馬)喻齒衣服穿房戶坐觀不救亦

何心秉丹炎火傳自古(晉謝曰去其蜘蛛及其蚊蝱螟
勤敬搖誰敢後得米滑饑還小補(昔人公孫弘以儉其功也晉使必乘小民報土埋
者事孟子云豈曰小補之哉)荷
公呵電母應憐郡守老且愚欲把瘡痍手摩撫(攻公
美功臣表表乘未干又
韓退之云摩手抚之)山中歸時風色變中路已覺商
羊舞(淮南子曰此鳥名商羊能舞天將大雨)夜
窓驟雨關松竹朝睡波波流蕃乳從來旱燥必相
資(劉向五行志旱則
雨螟蟲為虫螣)此事吾聞老農語燕翁積潤稀餘壑
收拾豐歲還明主(晉文公令舉及今得
以一升完一試更看賓客來旁午(史有字
賀客來旁午)率
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滿毛宿(白樂天春雪詩大似落鵝毛宿在
畢昴間田家候雨雪)未用
歌陳老農擇秉勤(在晉文時
擇秉而勤)淚入饑腸稍春
壑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歌
後山東人哩肉於歌下而食之謂之歌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
踏鋤謝跨徐庾(宋人謝靈運徐
不新詩往往
氣逸超謝)偶然談笑得佳篇(晉江統徙戎論曰夷狄
武立樂府采詩有起代秦楚之謳。(筆談南郡府詩集亭云漢
惠帝三年使樂府令編集歌謠二十四篇武帝十四五與成
邦一兩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
何足以
喬)
作試向諸生選何武(漢何武傳宣帝時天下和平因
刑史王襄頌漢德作中和樂歌使
都場廣陵歌等共習肄之宣帝乃武等於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
美術善而新之)
海屋吹辭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闕(列
仙傳王子喬駕白鹿為宮闕)
盍共公堂前雪綠窓朱戶相明
滅(晉公公堂公堂在公宇中先生有記云公治新安堂之北
鄉閭之士其藏寒重門洞開表裏相望
為奏相益公言治道賢侍坐參
正堂今名益公家州公宇有益公堂
避)
堂中美人雪爭妍然一笑玉齒頰(漢郭舜遊仙詩
曼妙以為舞有記云圖之北先生有記云圖之北
美術善而新之)
就中山堂雪更奇曉雨纖纖變玉蕊(先之禹貢青州厥貢鉛松
東武堂名也)
青松在石亂縱橫(先之禹貢青州厥貢鉛松
者惟石注云惟異有石似玉)
驚忽有穿窓片夜靜惟聞瀉竹聲(江曰前輩詩若謝
公惟聞折竹聲)
歲冬瘟聊得健未滿秋旱若為耕(天公用意真難
西李常侍夜入棠州縛取吳元濟(宰相李愬以數騎常
時為唐鄧節度使)

集091-396

王子淵（漢蜀之時著）
蜀敝俗信鬼（謂祀先也）
祠堂遍里閭（祠堂祭先之處）
武陽（蜀郡縣名）
風化（教也）
所漸（漸染也）
比（近也）
蜀人（蜀郡人）
嗜酒（好飲酒也）
又（復也）
時（時物）
志（記）
好（愛）
事（祭祀）
鬼（謂祖考）
蜀人（蜀郡人）
既（已）
葬（藏）
其（其家）
親（親戚）
賓（賓客）
各（各隨）
其（其家）
財（財物）
之（往）
墓（墓所）
以（以）
酒（酒）
食（食）
祠（祭）
之（之）
謂（謂）
之（之）
祭（祭）
墓（墓）
之（之）
祠（祠

生無田食破硯(欹山中山居)此才乃(為人天以硯為)不出去年太歲空在酉(太歲在酉金旺之時也)舍畫聚不容乞醯(朝野僉載乞醯者)此歲晚何以慰吾突(謂竈突)不聞(欹公前漢揚雄傳)揚子一時而不錯於(揚子法言)甕中蜥蜴尤可笑(高氏)昔陽羨(昔陽羨山出好茗)試兩甚易(陸羽茶經)木蛇(晉四頭石蛇)木蛇盈(化之類)瓦於(陶穀清異錄)陶穀(清異錄)綠令號小青竹筆(夜寒)筆(其筆)頭而大生(筆)談(筆)雅(典)城(城南)杜(杜)家(家)傳(傳)云(云)(筆)政(政)(筆)能(能)(筆)(筆)(筆

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過兼州雪後望三山（吹公過兼州雪後望三山山在海之南岸史記封禪書）

東海如碧環（吹公自兼海上行礼祠名山川及八神其四曰陰主祠三山其樣武帝亦祠三山八神見已）

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適欠仲雪收俘埃黃昏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吹公過兼州雪後望三山云郡兼因風起扶桑開以言日晡海見日出之早也）

拿差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漢書郊祀志大日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生羨門之屬）

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漢書郊祀志李夫人卒上甚悼之方士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致王夫人及灶貌之夜聞其語又見形而不得就上遂還幸甘泉乃為帳中設燈燭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徘徊帳旁又不得就上益悲愛復為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偏何來翩翩何之）

勸酹毫一杯（吹公過兼州雪後望三山云郡兼因風起扶桑開以言日晡海見日出之早也）

帝鄉不可期（漢書郊祀志李夫人卒上甚悼之方士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致王夫人及灶貌之夜聞其語又見形而不得就上遂還幸甘泉乃為帳中設燈燭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徘徊帳旁又不得就上益悲愛復為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偏何來翩翩何之）

西北卷登棄雲光與日月爭輝（吹公過兼州雪後望三山云郡兼因風起扶桑開以言日晡海見日出之早也）

楚些招歸來（漢書郊祀志李夫人卒上甚悼之方士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致王夫人及灶貌之夜聞其語又見形而不得就上遂還幸甘泉乃為帳中設燈燭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徘徊帳旁又不得就上益悲愛復為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偏何來翩翩何之）

玉船催二公竟勿辭（吹公過兼州雪後望三山云郡兼因風起扶桑開以言日晡海見日出之早也）

飛雪四方些

次韻王觀正言喜雪

聖人與天通（吹公到仙游作詩云聖人與天通七日雪滿山）

有詔覓獄市（吹公到仙游作詩云有詔覓獄市以赦囚二至安公駁之東南而上）

好語夜喧街（吹公到仙游作詩云好語夜喧街下詔哀都邑）

潑墨朝霞復（吹公到仙游作詩云潑墨朝霞復）

紛然浪朝夜（吹公到仙游作詩云紛然浪朝夜）

色映宮槐媚欲奪（吹公到仙游作詩云色映宮槐媚欲奪）

前刻工（吹公到仙游作詩云前刻工）

故上朱藍袂（吹公到仙游作詩云故上朱藍袂）

縞寒詩天人宿夜（吹公到仙游作詩云縞寒詩天人宿夜）

乃翻火作飛花（吹公到仙游作詩云乃翻火作飛花）

藍而加金碧之師亦古林之秦。師宋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嘉瑞）

華侍（吹公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今日之起居郎起居舍人是也又退之答元侍御書云兩省供職之暇或時會集以文章相娛樂）

未敢書上瑞君猶伏閤爭（吹公伏閤爭則陳事也）

高論亦少

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過兼州雪後望三山（吹公過兼州雪後望三山山在海之南岸史記封禪書）

東海如碧環（吹公自兼海上行礼祠名山川及八神其四曰陰主祠三山其樣武帝亦祠三山八神見已）

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適欠仲雪收俘埃黃昏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吹公過兼州雪後望三山云郡兼因風起扶桑開以言日晡海見日出之早也）

拿差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漢書郊祀志大日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生羨門之屬）

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漢書郊祀志李夫人卒上甚悼之方士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致王夫人及灶貌之夜聞其語又見形而不得就上遂還幸甘泉乃為帳中設燈燭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徘徊帳旁又不得就上益悲愛復為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偏何來翩翩何之）

勸酹毫一杯（吹公過兼州雪後望三山云郡兼因風起扶桑開以言日晡海見日出之早也）

帝鄉不可期（漢書郊祀志李夫人卒上甚悼之方士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致王夫人及灶貌之夜聞其語又見形而不得就上遂還幸甘泉乃為帳中設燈燭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徘徊帳旁又不得就上益悲愛復為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偏何來翩翩何之）

西北卷登棄雲光與日月爭輝（吹公過兼州雪後望三山云郡兼因風起扶桑開以言日晡海見日出之早也）

楚些招歸來（漢書郊祀志李夫人卒上甚悼之方士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致王夫人及灶貌之夜聞其語又見形而不得就上遂還幸甘泉乃為帳中設燈燭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徘徊帳旁又不得就上益悲愛復為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偏何來翩翩何之）

和張昌言喜雨

久苦趙旱日（漢左傳言趙旱久日之日也趙有夏日之日也未日可畏夏日可畏）

欣逢傅說霖（尚書說命高宗謂說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坐知千里足（吹公西北人之謂日要宜雪見三日）

初覺兩河深（吹公西北人之謂日要宜雪見三日）

拜雜懽萬歲（漢詩既醉大平也）

欣躍勢必倍（吹公杜詩盤飧）

行止還作盤盤風舉神龍又潛伏一怒勢必倍行

歸來飲君家酣詠追既醉（漢詩既醉大平也）

次韻朱光庭喜雨

久苦趙旱日（漢左傳言趙旱久日之日也趙有夏日之日也未日可畏夏日可畏）

坐知千里足初覺兩河深（吹公西北人之謂日要宜雪見三日）

欣逢傅說霖（尚書說命高宗謂說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無新敬（吹公杜詩盤飧）

破屋常持傘（漢左傳言趙旱久日之日也趙有夏日之日也未日可畏夏日可畏）

窮途但載書（漢書張良傳良嘗為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夔琴倩詩似庭燎雖美未志歲（漢詩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為名）

和張昌言喜雨

二聖憂勤志寢食（吹公到仙游作詩云二聖憂勤志寢食）

百神奔走會風雲（吹公到仙游作詩云百神奔走會風雲）

蓁林夜直鳴江瀨倩洛潮回起毅紋憂覺酒難聞好句懷空重公發餘熏狄來定有豐年喜剩作新詩準備君

次韻張昌言喜雨

千里黃流失故吾（吹公言水所衝潮而民吾不見也）

遥聞爭誦十行詔（漢後漢史記云天子所與尚書僕射方面一札十行）

興言初六尺（漢書食貨志云天子所與尚書僕射方面一札十行）

無異親巡六尺輿（漢書食貨志云天子所與尚書僕射方面一札十行）

我方執（吹公言水所衝潮而民吾不見也）

喜雨趙侯君誰以元和老賀雨詩成即諫書（吹公言水所衝潮而民吾不見也）

精貫天人一言足雲興獄濱（吹公言水所衝潮而民吾不見也）

年來赤地到青徐（吹公言水所衝潮而民吾不見也）

興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夏子由同訪王

定國小飲清虛堂定國出數詩皆佳而五
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國
感念存歿悲歎久之夜歸稍醒各賦一篇
明日朝中以示定國也

天風浙浙飛玉沙詔思歸沐休早衙
歸沐休謂休沐人入省也遥知清虛堂
謂休中閣著劉看不開也勸惟君家
子仁又退之詩長安冗甚白日不暇給天大出門無所之
日不家出門無所之踏冰凌兢戰疲馬子仁陽翟有泉號駿
言其忘歸懷之切又杜詩長安冗甚白日不暇給君
詩實得赤松踏雪味
君五字入詩律欲與六出爭天葩扣門剥啄驚冥
冥有客至門 頭風 痰
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
一朝涉世故空腹容敖曹
敖曹訪詩云到着不知侵晨剪燭夜深語打來只是風公所空腹投人讀我頭在東坡秋前為夕餐
時定國閉門謝客未嘗與人讀我頭在東坡秋前為夕餐
在方丘東坡秋前之語矣
初覆老上簟無下莞
覆謂覆被上簟無下莞謂坐
坡間人布褐為我完雪堂
雪堂東坡所築在黃州
一笑便傾四五年得輕
天公喜謂主同名次前謂子由生又第
一算
算謂主同名次前謂子由生又第
巾起作鵝鵝舞盤敲誰捧漁陽摻
陽摻鼓曲名禰衡所作鵝鵝舞一章
瀉油浮蟻酒梁盤鋪粟盤龍菜蓴
岡君善作鵝鵝舞一章
事今坐者即掌擊節尚所作鵝鵝舞一章
鱸乃召為諸吏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鼓吏過者皆令脫其故
衣更著新衣至前一方為漁陽三撾踏地而前
衝燈火雜夢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裂門
外共看銀闕曉朝霞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

江南佳公子聽史記平原君傳云毛遂自薦於楚王平原君曰毛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未有所聞先生不能自
如春公子高將寒興兩自有時膚寸便滂沱滂音龐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癸酉夜龍公得小雪

聚星堂雪 并序

元祐六年十一月

醉筒輸殫 筒以竹為之長尺餘受一升飲公酒以副其數
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笑
衣鉢傳又見前子一笑會合謂五一笑事
此用上文有在東坡時語故云公公子指也
定非郊與島氣味江河覓
不許如書生孟郊曰吾能移汝情與汝詩汝不許如書生孟郊曰吾能移汝情與汝詩此裏語又曰無愁郊與島氣味江河覓
漫他年記此味羊公對墮淚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
羊公墮淚事見前

集091-400

與客會飲聽吳生彈琵琶歌 憶昔

空中約客賦詩禁鼓罷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

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

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

當時公之二子又甚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

一篇 (次公)白玉月對不相照君心與我殊客行雖云遠

有無兩不渝願先生素絲改新故 作詩

贈別 (次公)君不見昔時呉生畫鬼神今日畫

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斜飛正愁絕疑實起舞風

袖點橫斜終有微燈照明政歸來尚喜更盤永夜

起不待鈴索制 (次公)公子翩翩白玉堂行樂未央月

上初

遊蜂似雪拍堅叢散行作風花被日晴光融作一尺
泥歸有何事真無說泥乾路穩放君去登大梁馬蹄
如踏鐵（次公社詩牧泥踏高如踏鐵）

和劉景文雪

古兩又得雪龜窟敢我拙（孟子文王發我蓄我）似知吾輩喜
故又醉中來（李太白醉後贈王歷陽詩）人苦膠杯（次公集字去聲與白樂天
一樂事事同此所謂與物皆春乃是真樂也）現佳（莊子置
於高樹之顛）那堪事常侍（入蔡夜
街枚（李善事類以枚數謂常侍入蔡夜銜枚克蔡州論吳元濟公周孔憂官大司馬蕃武故而進
注云枚如字者非）

次韻陳履常雪中

可憐樓頭捲雪中人飢飽終同夢一塵（楞嚴經仙聖羣于
師事于劫一）
風旗倒紛不擇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闊落木
見入戶但覺輕絲（次公社詩牧泥踏高如踏鐵）
天工爲霏爇一麾徧九野（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
苦樂知有幾今我幸免沾濡吁此權柄誰執持世間
豈知帶酒飄歌兒天王臨軒喜有麥宰相獻壽嘉
及時凍吟書生輩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帷高人着
衰蹈冷例飄拂巾帽真仙坐安野僧斫路出門去寒
液滿鼻清淋漓洒袍入袖濕靴底亦有執板趨階
驂舟中行客荷所愛願得從騎當風披草中牀（次公
有寒兒孤集下擊子夫馳赴敬冰煮麋最可樂我雖
不飲強倒卮疑人自古好古弋獵誰能往者我豈隨
紛紜旋轉從滿面馬上操觚筆爲賦之

大雪獨留尉氏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
盈寸下馬登堂面龐黑苦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
必問相識我酌徐徐不滿觴就看客倒盡不流濕手
門盡閉行路絕相顧笑語不知名下馬忽去橫短策

風雷

詩八首

十二月二日將至滑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長淮久無風故意弄清快今朝雪浪喧始覺平野

盛兩山控吾前吞吐久不暇（滉曰曉庵校切一音奄曲孔曰翳曲也）孤舟
繫桑本（子七成三年王孫蘇以救人禽之而桑本高圍入雷帶箭石以報人禽之而桑本高圍入雷帶箭石以報人禽之而桑本高圍入雷帶箭石以報

昏嗜睡翁欲作蘭釜快試賦却嫌人分別問難雄（揚雄）

追作淮口遇風戲用其韻

我詩如病驥（庾公杜詩驥病思偏秋又云章甫荊人買絳帖病驥思偏秋）悲鳴向衰草有兒真驥子（杜老杜子宗武小名驥子甫詩云驥子春來好頭角）一嘖群馬倒（庾公發天子傳曰天子乘赤驥之子名嘖西海歌曰嘖之池其馬歡即嘖字也）養氣忽勿吟（庾公杜詩養氣忽勿吟）哦聲忘大旱風雲借筆力（庾公杜詩筆力哦聲豁）挽逐孤雲飛何如陶家兒遠含瓶梨棗（陶淵明有子詩通子名瓶子九齡但覓梨與棗）君看神驪韻（通王子韶維師漢王元礼為詩王肅宇元礼為詩）已勝郊與島（韓孟郊賈島）

次簡王郎子立風雨有感（子立名）

百年一俯仰寒暑相主客（通莊子其殁也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以星辰為珠璣以萬物為賚送吾之具豈不備邪何必貴夫珠玉）簡已為陳迹（通莊子曰善數者無籌策而不可計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計榮辱此喪彼有拘我琴瑟不敗無攫亦無釋（列禦寇王駘兀者王先生也魯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曰夫王駘以全德教人�jiang其無形而心不改常季曰彼何以至於此也仲尼曰死生亦大矣然而不與之遷雖天地覆墜而不與之俱不隨物變而審其所以待者也）不願後生不自牧（莊子曰物之所以生者無動而不自喪也）但恐陶淵明每為飢所迫（陶淵明集中有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覺到門前門出言詞○一湖淵明分貧士詩亦自嗤）凄風弄衣結（陶詩凄風弄衣結）小雪穿門楗（陶詩穿門楗雪中來賀之南為門）願君

山岳

詩三十六首

出穎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杜詩秋興長）天晴遠行思葉落初聞雁（杜詩天晴遠行思葉落初聞雁來）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又與船低昂（庾公杜詩青山又與船低昂）齊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杜子美詩云黃茅岡下水東流自注黃茅岡在壽州北）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庾公杜詩立煙蒼茫）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求（庾公杜詩飄蕩去何求）行萬里平天下僧郎一庵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庾公杜詩勞北望）

登龜山（在縣西十三里太尉梁文帝遣都尼築城此山）

皇潮連滄海欲東遊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羅頹今在不（庾公杜詩羅頹今在不）

呻吟空挾策（通莊子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不輟子貢入見曰夫子窮邪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嘆息苦求益（通莊子顏回入謝孔子曰回益矣孔子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孔子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孔子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孔子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孔子曰何謂也曰回坐忘孔子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孔子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此郎獨退門外無行迹（通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回忘仁義矣可乎曰未也猶有存也他日復見曰回忘禮樂矣可乎曰未也猶有存也他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但恐陶淵明每為飢所迫（陶淵明集中有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覺到門前門出言詞○一湖淵明分貧士詩亦自嗤）凄風弄衣結（陶詩凄風弄衣結）小雪穿門楗（陶詩穿門楗雪中來賀之南為門）願君

山岳

詩三十六首

出穎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杜詩秋興長）天晴遠行思葉落初聞雁（杜詩天晴遠行思葉落初聞雁來）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又與船低昂（庾公杜詩青山又與船低昂）齊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杜子美詩云黃茅岡下水東流自注黃茅岡在壽州北）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庾公杜詩立煙蒼茫）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求（庾公杜詩飄蕩去何求）行萬里平天下僧郎一庵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庾公杜詩勞北望）

登龜山（在縣西十三里太尉梁文帝遣都尼築城此山）

皇潮連滄海欲東遊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羅頹今在不（庾公杜詩羅頹今在不）

呻吟空挾策（通莊子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不輟子貢入見曰夫子窮邪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嘆息苦求益（通莊子顏回入謝孔子曰回益矣孔子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孔子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孔子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孔子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坐忘孔子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此郎獨退門外無行迹（通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回忘仁義矣可乎曰未也猶有存也他日復見曰回忘禮樂矣可乎曰未也猶有存也他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但恐陶淵明每為飢所迫（陶淵明集中有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覺到門前門出言詞○一湖淵明分貧士詩亦自嗤）凄風弄衣結（陶詩凄風弄衣結）小雪穿門楗（陶詩穿門楗雪中來賀之南為門）願君

山岳

詩三十六首

出穎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杜詩秋興長）天晴遠行思葉落初聞雁（杜詩天晴遠行思葉落初聞雁來）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又與船低昂（庾公杜詩青山又與船低昂）齊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杜子美詩云黃茅岡下水東流自注黃茅岡在壽州北）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庾公杜詩立煙蒼茫）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求（庾公杜詩飄蕩去何求）行萬里平天下僧郎一庵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庾公杜詩勞北望）

登龜山（在縣西十三里太尉梁文帝遣都尼築城此山）

皇潮連滄海欲東遊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羅頹今在不（庾公杜詩羅頹今在不）

呻吟空挾策（通莊子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不輟子貢入見曰夫子窮邪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嘆息苦求益（通莊子顏回入謝孔子曰回益矣孔子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孔子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孔子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孔子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坐忘孔子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此郎獨退門外無行迹（通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回忘仁義矣可乎曰未也猶有存也他日復見曰回忘禮樂矣可乎曰未也猶有存也他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但恐陶淵明每為飢所迫（陶淵明集中有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覺到門前門出言詞○一湖淵明分貧士詩亦自嗤）凄風弄衣結（陶詩凄風弄衣結）小雪穿門楗（陶詩穿門楗雪中來賀之南為門）願君

貯風 見題註 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趣無窮

宿九仙山 在九仙縣左元放許遵王誦之流○許遵
萬洪許遵
煉丹之地

風流王謝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餘漢士 後許遵與王洗少書云自山塗南至臨安多有
金堂玉室左元放之徒漢末避得道者皆在焉 桃花流水失秦人 桂香太元中武陵人捕魚循溪而行忘其遠近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
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
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
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為外人道所聞皆歎惋餘人各
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依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
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因眠一榻香凝帳 宋之問詩香凝帳暖
半夜老僧呼客起雲多峯缺風吹雨水輪湧水輪 僧房名今寺中有 廬山五詠

廬敖洞 在廬山之東北 白石生曰何以
不服餌丹天苔曰天上多有真人足官府 許遵退之詩上界
有王事相牽更苦人間耳 潯陽還在此山中相逢不相識 晉書毛寶傳云寶投蜀客以鵝與之寶後
得鵝於水中養馬詩云相逢不相識歸去事青溪 劉希夷詩云相逢不相識歸去事青溪

飲酒臺

博士雅好飲 吠公陳郡謝鯤字幼輿好飲酒也曰照事記 空山誰與樂莫向
廬山去君王不喜餘帝嘗問白樂天曰卿在江州所為何事對曰臣有重生與侯生謀曰始
來仙藥乃七去始皇聞之大興人天性躁急使人入海求之侯生即盧敖也史記所載坑諸生止云坑之咸陽而
引乃自說亡秦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驪山若與侯生諸生俱相告
歐陽修集古文奇字曰秦始皇令人種瓜驪山下有實如瓠狀人二名異則皆雙住視之而
山谷中瓜實成棲人上書曰瓜生驪山下有實如瓠狀人二名異則皆雙住視之而
為仗機械踰高下先登先言莫向驪山去則無在此言驪山乃其儲之處故也

聖燈巖

石室有金舟山神不知松何必露光芒夜半驚童

釋氏公正本詠聖燈而詩人
引以為舟之光芒耳

三泉

皎皎巖下泉無人漱自潔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 太公詩曰三星在隅又傳曰明星之精出月之光輝若曰一切水光一切水
也

障日峯 在五老峯西
眉田小尔

長安不自遠 雖言明帝年數歲元帝嘗坐膝前問長安遠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又問之對曰
日近元帝失色曰何異耶者之言平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蜀客苦思歸莫數名障日喚作小義眉 陝公因山
而小所以狀蜀客思歸之切義眉

韓太祝送遊太山

狂(次公事白詩兼勝小兒舞拍手又云仰天大笑出門去)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寺在州南一十六里有山曰道場山)

清溪到山盡飛路盤空小紅亭與白塔(圖志亭與塔俱在寺前五步白樂天詩曰碧波五千又在洲西三里)隱見喬木抄(次公杜詩七星在北户)

中休得小庵孤絕寄雲表洞庭在北户(次公杜詩雲水天渺渺商船旦夕至)

十年晝鵲竹益以詩自觀(次公杜詩舉頭鵲喜鳴客至)

淨業洗未了(次公杜詩淨業隨緣盡)

高堂臥像設禪客各深窈奔泉何處來華屋通溪沼何山隔幽谷去路清且悄長松愛翠蔓巨壁掛啼鳥我友自杭來尚戀所歷少婦塗風雨作一洗

紅日燎我舊萬歲號(萬歲號在廬山)

山色豈非清淨身(次公偈言)

卷蓬蓼舟人紛變色出沒青林間已坐夷輕鷗矯我獨摸酒杯願死勝流矰書生倒強狠(次公狠戾之類書作很非是)

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正似腰肢嫋明朝便陳迹(次公王義之劇書記)

清景暮空香作詩記餘歡萬古(次公術卿之號已表陳述)

一昏曉(次公杜詩除陽關曉)

初入廬山三首(注見前篇)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次公先生詩又云青山但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

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盧山真面目(中陽今詩)

只緣身在此山中

廬山二勝(并序)

余游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而懶不作詩獨擇其尤者作二首

開元漱玉亭 元李白山記云開元禅院隠傳舜
號開元有招隠堂與太子之居樓隠也唐元宗即位
時與春坊學士与賜文翰其
有終南舊業在湯陰山北有瀑布無慮十
餘水繞東西而北入東
流注于淸溪溪上有開元之遺址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擊開青玉峽飛出兩白
龍(仗公以水言
龍曝布也) 亂沫散霜雪古潭搖青空縈流清無聲
快瀉雙石硎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
闕沉沉水精宮(子七海中三神山以白銀為宮闕而在深湖
底見古帝名李白嘗題云蓬萊之後有相隨招隠
詩云蓬萊水淺復東流舊說此言陸地成
都記云蓬萊之後有相隨招隠之後有魚鼈開闔何在然
銀闕水精宮此皆借字用耳○一說可仕時住
則為朝廷之臣隠則為山澤之民出處雖異其
道一也舍人行狀之所以載琴高事與列仙傳
同歟) 脚踏赤鯉公(仗公赤鯉公自陽翟
遣水晶宮 願隨琴高生(陽翟屬潁川郡高士舍人行狀之所以載琴高事與列仙傳
郡閭二百餘年後詩人多用之曰皆擊鯉取魚
於水旁設祠墓東赤鯉來出祠中且有鱗入觀之
入水也) 手持白芙蕖跳下淸泠中

栖賢三峽橋(李子七賢讀書堂在大石河畔栖賢水北有石
首長數十丈能自持重三年余遭讒入楚貶夜郎
三峽之一也) 長嘯不盡愁石壁搖清流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幾溜(蘧瑗事見前漢梅福傳古詩云泰山不讓土
百雷轟萬丈與石鬪深行九地底(仗公兵書行於九地之下○注善引莊子
者盡於九地之下) 險出三峽右(仗公三峽四壁
亞山蔽半也) 長嘯不盡愁欲滿無底甕(仗公杜詩不盡長江滾滾來○李
子七還之詩馬援之詩馬援南大嶺不善惟
嶺南之谷名曰駱越) 跳波翻潛魚濺灑驚百鳥(仗公石鼎詩
巧逐猴山雨) 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雪間頗洞金石奏
蠻聲飛橋出激激半月駐空濛煙雪間頗洞金石奏
淵之神龍) 雨雹亂晴晝垂�pp得清甘可燃不可徹

木山 井卓

吾先君子嘗畜木山三峯且為之記與詩詩
人梅二丈聖俞見而賦之今三十年矣而猶
子千乘又得五峯其奇因次聖俞韻使并刻
之其側

梅聖俞

空山枯楠大蝕牛(仗公枯楠見大蝕牛 蹙蹙夜落魚長洲
魚鼈古帝名李白嘗題云蓬萊之後有相隨招隠之後有魚鼈開闔何在然
成都記云蓬萊之後有魚鼈開闔之後有魚鼈長丈餘有魚鼈之後有魚
魚之後而去住今蓬江縣東有魚鼈嶺山得
名焉虎而去住今鼈嶺東魚之後) 魚鼈水射幾千秋蒼龍
燭銀沙湯流唯存堅骨蛟龍鏤飛佺三山中雄酋
左右兩拳相挾翼翼奉君長無慢尤蘇夫子見之
第且喜員於漢學愛遨貂蟬(仗公漢學愛遨貂蟬 貂蟬侍中
貂尾為飾) 兩侯辭維得石瘦宜與夫子歸陰

嗟大不為梁棟(天仗施唐杜詩大廈如傾要梁棟 君施為梁棟用
杜詩大廈如傾要梁棟之義) 又費幾不為薪櫝(中庸
拔持之勢之謂之) 雨侯辭維得石瘦宜與夫子歸陰
丘

次韻

木生不願回萬牛願終天年小沙洲(陸士龍詩古稱行
云大樹生沙洲) 時來幸逢河伯秋掀然見
泉根萬牛回首立山重又莊子秋水篇河伯
山中之木以不材終其天年時來幸逢河伯
之大禹治水時至而喜) 欲滿無底甕(仗公別子動經
年馬於是河伯始欲反而喜 蓬婆
惟推不流(仗公蓬婆惟子故水時至而喜 蓬婆
名曰駱越之谷) 跳波翻潛魚濺灑驚百鳥(仗公石鼎詩
巧逐猴山雨) 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雪間頗洞金石奏
蠻聲飛橋出激激半月駐空濛煙雪外蠻行蠻音行到
之行杜詩行蠻王林數 阿衡
不汝尤(仗公阿衡之難曰成伐
又曰無尤無悔是之云無本於孟子) 城中古沼
浸坤軸一林瘦竹吾兒愛 二頃

良田不難買三年楩木行可樵（題新秦李云陵私有良田二頃崖龍源广圃相印試壯詩飽閒楩木三年大與致保力能反玉籍云山行乘山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音經反今使探字音力能反玉籍云山行乘山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也山行乘車則乃得之編矣○二十行）

家丘（大公論衛曰昔人不識孔子望人乃曰彼東家丘者即之矣）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絕句三首（虎丘名剏時為吳地）

當年大白此相浮（大白見前）鑑照（鑑有照義）華白（華白猶言髮白）老年娛賓得一丘（頃襄王時人有劉丘公太守王規父東王公不指虎丘即劉丘規父東王公虎丘名也）

夫差亦是傷心客（夫差吳王闔閭之子）

白髮重來故人盡空餘叢桂小山幽（文選淮南小山之所作）

青蓋紅旌映玉山新詩小草落玄泉（漢王褒野詩手中新詩小草落玄泉）

風流使者人爭看知是真娘（真娘吳妓墓在虎丘寺門之外）

立道邊（相馬立中路有真娘立在虎丘寺門之外）

百草使君未敢借（百草使君謂白樂天）

舞衣歌扇轉頭空只有青山不負儂（儂詩人自稱）

重題（重題者前題有真娘墓在寺門之外今尚有○真娘墓詩題下小注）

州圖經云吳真娘墓在長洲縣西北五里虎丘寺西南山下○吉正元中隨白樂天刺蘇州樂天有真娘墓詩）

忠吳郡圖經續記云真娘墓在虎丘寺門之外）

士游此者多有詩篇有詩無詞人之重色（田是錄詞人之重色）

舞衣歌扇轉頭空只有青山不負儂

百草使君未敢借（百草使君謂白樂天）

風流使者人爭看知是真娘

重題（重題者前題有真娘墓在寺門之外今尚有○真娘墓詩題下小注）

州圖經云吳真娘墓在長洲縣西北五里虎丘寺西南山下○吉正元中隨白樂天刺蘇州樂天有真娘墓詩）

忠吳郡圖經續記云真娘墓在虎丘寺門之外）

士游此者多有詩篇有詩無詞人之重色（田是錄詞人之重色）

泉水不黑（玄泉黑泉也）

立道邊（相馬立中路有真娘立在虎丘寺門之外）

州圖經云吳真娘墓在長洲縣西北五里虎丘寺西南山下○吉正元中隨白樂天刺蘇州樂天有真娘墓詩）

忠吳郡圖經續記云真娘墓在虎丘寺門之外）

士游此者多有詩篇有詩無詞人之重色（田是錄詞人之重色）

笑流汗歸時蝙蝠飛（吳公退之詩黃昏蝙蝠飛）

靈隱前一首贈君林夫（靈隱寺前胡僧見杭州孟簡詩序）

靈隱前天竺後兩峰春深一（天竺靈山飛來峰人名之曰天竺山北澗之陽即靈隱寺靈山之南○通鑑杭州錢塘縣有靈隱寺寺南北而下至寺前合為一澗有橋號合澗橋）

經如奔雷（白公草堂記物競喜趨江如決二云水注李非奔雷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石中而奔流）

意兩莫測（前白樂天冷泉亭下相樂回首在飛來峰下）

前向泠泉亭下相樂回首在飛來峰下相樂回首在靈山圖經云天冷泉亭記東南山水錄杭郡之勝即靈隱寺靈山之南北而下至寺前合為一澗有橋號合澗橋）

經如奔雷（白公草堂記物競喜趨江如決二云水注李非奔雷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石中而奔流）

意兩莫測（前白樂天冷泉亭下相樂回首在飛來峰下）

前向泠泉亭

西南隅我在錢塘六百日（公在錢塘六百日，自注：一云八百日。）別南北山道人詩在郡六百日，日遊山寺回。（別白樂天詩在郡六百日，日遊山寺回來）山中暫來不煖席能與令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書郎平議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故中書令二十四考）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白水山，在白鶴故居圖云白水山壓諸峯之西最高有化人居以人則居以吉州圖）儒哉造物真豪縱（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丈人鑿隧而入抱甕而出灌園曰有機械於此名曰桔槔子貢曰吾聞之吾師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土搏沙為此弄（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今可以得之乎）洞因隨化人（列子周穆王時西域之國有化人來能幻物以變人之形貌人之所欲皆隨念而至）復巨述（列子周穆王大出土功以築中天之臺臺將成而天下之民歸者不召而自至）得與仙兄蹋飛鳧（後漢書王喬為葉令每月朔常雙鳧從東來縣中人皆舉羅之但見雙鳧飛至輒復羅之乃是王喬舄）世莫識（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今可以得之乎）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白水山，在白鶴故居圖云白水山壓諸峯之西最高有化人居以人則居以吉州圖）

儒哉造物真豪縱（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丈人鑿隧而入抱甕而出灌園曰有機械於此名曰桔槔子貢曰吾聞之吾師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土搏沙為此弄（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今可以得之乎）洞因隨化人（列子周穆王時西域之國有化人來能幻物以變人之形貌人之所欲皆隨念而至）復巨述（列子周穆王大出土功以築中天之臺臺將成而天下之民歸者不召而自至）得與仙兄蹋飛鳧（後漢書王喬為葉令每月朔常雙鳧從東來縣中人皆舉羅之但見雙鳧飛至輒復羅之乃是王喬舄）世莫識（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今可以得之乎）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白水山，在白鶴故居圖云白水山壓諸峯之西最高有化人居以人則居以吉州圖）

儒哉造物真豪縱（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丈人鑿隧而入抱甕而出灌園曰有機械於此名曰桔槔子貢曰吾聞之吾師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土搏沙為此弄（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今可以得之乎）洞因隨化人（列子周穆王時西域之國有化人來能幻物以變人之形貌人之所欲皆隨念而至）復巨述（列子周穆王大出土功以築中天之臺臺將成而天下之民歸者不召而自至）得與仙兄蹋飛鳧（後漢書王喬為葉令每月朔常雙鳧從東來縣中人皆舉羅之但見雙鳧飛至輒復羅之乃是王喬舄）世莫識（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今可以得之乎）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白水山，在白鶴故居圖云白水山壓諸峯之西最高有化人居以人則居以吉州圖）

儒哉造物真豪縱（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丈人鑿隧而入抱甕而出灌園曰有機械於此名曰桔槔子貢曰吾聞之吾師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土搏沙為此弄（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今可以得之乎）洞因隨化人（列子周穆王時西域之國有化人來能幻物以變人之形貌人之所欲皆隨念而至）復巨述（列子周穆王大出土功以築中天之臺臺將成而天下之民歸者不召而自至）得與仙兄蹋飛鳧（後漢書王喬為葉令每月朔常雙鳧從東來縣中人皆舉羅之但見雙鳧飛至輒復羅之乃是王喬舄）世莫識（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今可以得之乎）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白水山，在白鶴故居圖云白水山壓諸峯之西最高有化人居以人則居以吉州圖）

儒哉造物真豪縱（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丈人鑿隧而入抱甕而出灌園曰有機械於此名曰桔槔子貢曰吾聞之吾師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土搏沙為此弄（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今可以得之乎）洞因隨化人（列子周穆王時西域之國有化人來能幻物以變人之形貌人之所欲皆隨念而至）復巨述（列子周穆王大出土功以築中天之臺臺將成而天下之民歸者不召而自至）得與仙兄蹋飛鳧（後漢書王喬為葉令每月朔常雙鳧從東來縣中人皆舉羅之但見雙鳧飛至輒復羅之乃是王喬舄）世莫識（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今可以得之乎）

老凡弟鴛愛不復相疏暇相攜行到水窮處
水鳥愛坐看雲起時 焉幾一見留子嗟 注云留子嗟宋玉弟子也 千
狀如犬○犬人白樂天詩不知盤藥根兼抱槲葉時閑夜吠聲 無數阜棘工藏遮但令凡
心一洗濯神人儻藥不我遐山中歸來萬想滅豈
復回顧雙飛鴈

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群前山樣矛忽
變態後嶺雜遝如驚奔仰看微逕斜線繞上有行
人高縹渺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巫山

矗壇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峯稍可惟石色變蒼
翠天工運神巧埃塊北勢方漸欲作奇偉埃塊南勢方深結構意
未遂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蒼崖忽相遇絕壁
凜可悸仰觀八九頂俊爽凌浩氣晃蕩天宇高崩
騰江水沸孤超元不讓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
穆坐就石位巉巖隔江波一一問廟史遥觀神女
石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髻梳霞弄脩帔人心隨
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笑吾旁少年嘗曼至去隨
後猱索試石笋倚孤峰突元珠不類世
人喜神怪論說雜幼穉楚賦亦虛傳神儻安有是
次問歸壇竹云此今尚翻翠葉紛下垂婆娑綠鳳

洲尾綠水帶平沙盤盤如抱珥山川近且秀不到
懶成耽問之安能詳畫地費蠶筆

驪山

君門如天深幾重君王如帝坐法宮人生難處是
安穩何爲來此驪山中樓道凌雲接金闕樓觀隱
煙橫翠空林深霧暗迷入駿朝東暮西勞六龍六
龍西幸峨眉棧悲風便入清華院霓裳肅散羽衣
空飛瓊來游蕊鶴怨（驪宮明皇帝於驪山溫泉清華宮
幸羽衣曲後安祿山亂幸蜀駐馬長生殿謂玉環楊貴妃
王臣對泣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
所謂見驪宮破結鄰之義張籍起宇出其山後文八駿周穆王
所乘六龍天子次駕也）我上朝元春半老蒲桃落花無人掃
鼓樓高挂久陽長生殿古生青草可憐宗楚兩醴
（長生殿在驪山溫泉宮明皇作朝元閣於其上又作長生殿
七夕私誓願世世爲夫婦事見白樂天長恨歌傳）

雞筑臺荒就已堪悲（驪宮安祿山毒見左傳王築臺多
幸免（唐武帝建長楊五柞宮秦始皇作阿房宮有千門萬
戶之說漢文帝時未央宮前殿東西廣五丈深十仞見高祖本紀
天下義至大亂江都樓成隋自
迷（驪宮隋煬帝開永河汴渠引江淮水通龍舟之船爲江都之游歌人商昇建新宮詞亦
愛之即如圖營建就成幸之日樓高五仞當自述可因
之曰隋煬由來流連多喪國宴安鴆毒固奢惑三風十
愆古所戒（驪宮安祿山毒見左傳王築臺多
幸不必驪山可亡國（驪宮玄宗
宗啟幸驪山時指道張擢與仗衛
爲大戎所敗奉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幸驪山所作
驪山年未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卑耶我宜一往以稱彼言）

驪山絕句三首

功成雖欲善持盈可嘆前王恃太平辛苦驪山山
下土阿房纔廢又華清（驪宮明皇作華清宮皆在驪山）
幾變雕墻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驪宮幽王舉烽
火會諸侯以博褒姒以能

江河

詩十首

湯村開運鹽河兩中將役（免退按劇縣仁和縣鄉去縣界四十一里而餘俗名在天宗門裏○特海按國史先生本傳云開西湖疏茆山鹽橋河復治茅山與民利除害請究其本末人德之爲立祠堂云）

居官不任事蕭散美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公曰相如使滯海不事事也謂不能如長卿之蕭散又不如淵明之歸去所以數其奢侈之罪也○按漢書相如傳景帝不好辭賦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會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著子虛上林賦天子讀而善之召問相如相如因上疏諫獵相如既奏天子以其書示左右相如乃還成都家居而卒其後天子思相如之遺文乃使人求其家得所著書奏之無多言者其遺札有曰長卿久病消渴可令遣人來臨恐見不如亡之語蓋其死時年五十有餘云）

耕千七百頃開此河不當又妨農事也（龔遂傳遂爲渤海太守勸民務農口有率令口種一樹榆百本棗百株）

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泫然流涕貌○漢書王尊傳尊爲東郡太守河決金堤尊親臨河堤救塞水盛尊以身當之吏卒隨尊者莫不爭趨附埽水波稍卻堤遂不壞上以尊爲能拜爲光祿大夫○後漢書郭伋傳伋爲并州牧行至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來迎伋謝之不敢當）

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不擇而食藜羹不糝謂不雜米也○後漢書周黨傳王子淵頌美黨合操者不足以論大節少小時不修邊幅州里多輕之及壯能砥節礪行遂爲儒宗）

河復并序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絕流而齊棣大被其害彭門城下水二丈七十餘日不退吏民疲於守禦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風終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復故道閭之喜甚庶幾可塞乎乃作河復詩歌之道路以致民願而迎神休蓋守土者之志也在今澶州漢元光元封間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塞之輒復壞後二十餘年元封二年上有事萬里沙還至瓠子自臨決河築宮其旁命從官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口而沈白馬玉璧以祠河水因名其堤曰宣房之歌（宣房今屬濮州鄄城縣）未盡六年改元曰元光則歲在乙丑盡六年改元曰元封則歲在辛未自元光元年至元封凡二十五年按其事本末上之心元光中河決則已有事萬里沙矣還自瓠子又曰上有事萬里沙則還自瓠河此元封之決也先生詩若合兩段事）

楚人恣貪黃河寬野蒼茫又日西（武帝作歌有正東山下方鉅野東頓淮泗滿之句又有瓠子之歌有正東山下方鉅野通淮泗滿之句）初遣越巫沉白馬（越上表事萬里沙神祠越俗信鬼每有祭祀輒殺牛以祀又以一女子一牛一羊一豬合祠名曰share○白馬王璧○按公羊郟鄂記云云既成河決向北流注鉅野通於淮泗武帝既臨塞河決乃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萬里沙回封禪罷（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河公未許人力窮薪菊萬夫訖隨流下曰暖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帝堯曰嗟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四岳曰於鯀�musical不可帝曰往欽哉試可乃已鯀乃卒治○後漢書天子令群臣各言其志或曰願乘龍上下遊於六合之外或曰願爲鴻鵠羽翼順風而舉翱翔四海之表或曰願爲黃鵠長喙奮翼一舉千里過絕江河作歌曰黃鵠一舉千里羌無外廓橫絕四海當之何憂天羅地網以爲綱）

百步洪二首并序

王定國訪予於彭城一日請小舟與顏長道携眴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往夜著羽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笑以謂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餘年余復與錢塘參寥師放舟泗下追懷曩遊已

爲陳迹嘗然品嘆故作二詩一以遺峯家一
以寄定國且示頗長道舒堯文請同賦云
長洪立落生跳波眩眩波跳沫 輕舟南下如投梭水
師絶叫鮫鼉起 有如兎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
斷紋離柱箭脫手飛電過深珠潮荷四山駭轉風
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驗中得樂鏑一快何異水
伯誇秋河 欲還佳人寄錦字 時來洪上看遺迹忍見屐齒
逾新羅 坐覺一念空齋老病更退食誰與
銅馳 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
高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 造物
雖駃如吾何回舟上馬各歸去多言竟不師所呵
佳人未肯回秋波欲語防飛梭 知與欲語防飛梭
崙囚欲報陸渾峭 紹裘夜走臙脂
坡 獨將詩句擬鮑謝 涉江共採秋江荷
沙毒水中含沙射人影中則成瘡 當憐水旱蚩不作舟車蓄
伏 行看北風競 長驅連山燒一掃舍
南國壁 不學長安閭里俠 來救
草木生故墟牛羊滿空濟春江園草市夜浪浮竹
屋 更休王 滄囚欲報陸渾峭 滄海白 尚攜
更休王 滄囚欲報陸渾峭 滄海白 尚攜
南國壁 長驅連山燒一掃舍 來救
沙毒 伏 當憐水旱蚩不作舟車蓄 社酒期節雞

江漲用過韻

渦我時羽服黃櫬上坐見織女初斜河 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
師絶叫鮫鼉起 輕舟南下如投梭水
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驗中得樂鏑一快何異水
伯誇秋河 欲還佳人寄錦字 時來洪上看遺迹忍見屐齒
青苔窠詩成不覺雙淚下悲吟相對惟羊何 夜寒手冷無人呵
同委蛇 時來洪上看遺迹忍見屐齒
青苔窠詩成不覺雙淚下悲吟相對惟羊何 夜寒手冷無人呵

日古者以柳條酒如左傳二云其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是已

連雨漲江二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牂柯江上水如天（注曰柳子厚詩林邑東回山似鬼牂柯南下水如湯又云推巖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牂柯瘴癘風煙惡（注曰杜詩白鹽赤米白魚肥又上白頭翁家送鯉魚）浦溆蠻氓井臼非龍巻魚蝦并雨落（注曰杜詩細雨魚兒出）人隨雞犬上牆扉（注曰漢上農家詩大凡上屋下雞走與飛）只應樓下平堪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急雨蕭蕭作晚涼卧聞榕葉響長廊（注曰柳子厚詩山城雨過百花香庭前亂葉）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濕簾帷泡舊香高浪隱林吹鼉益（注曰隱林義同猿林也杜詩鐘鼓猿林幾者皆是已遠之詩云猿聲不已）

新灘（注曰水經云江水逕百里故謂之新灘）

闇風驚樹撼琳琅（注曰楊柳春風萬萬條清陰與子供朝昏）胡爲議評（去聲）不少惜生意增滴夜長（注曰何遜詩云曉燈猶未滅）

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注曰柳子厚詩林邑東回山似鬼）蕃蕃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不能上暴鰓灘下橫小魚散復合漩澓如遭烹鸛鵠不敢下飛過兩翅輕白鷺誇瘦捷捕脚還欹傾區區舟上人薄技安敢呈只應灘頭廟賴此牛酒盈

新灘阻風

北風吹寒江來自兩山口初聞似搖扇漸覺平沙走飛雲滿巖谷霾雪穿牕牖灘下三日留纖塵山

拂地新浦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
生醒若浮(杜公自謂若浮生也)解顏一笑豈易得(杜公自重子年之後始得解顏一笑)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塘遊宦客
朝推囚暮決獄不因人喚何時休
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嫂姪語春秋(杜子貧遊齊趙蓋嘗嫂姪相依)八卿故舊
試令江湖奠城市却似棄鹿遊汀洲高人無心無
不可得坡且止乘流浮(杜曰貧宜賃舫與棄俱)八卿故舊
留不得遇所得意欲年留(杜子自秦州在江東乘扁舟一日千里故云欲年留)君
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絃中有酒醉欲眠時遣客
休(杜自謂貧為彭澤令部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拜小人即日解印綬歸去來篇)

(杜公自謂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絃中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之意故有此句)

(杜公自謂貧為彭澤令部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拜小人即日解印綬歸去來篇)

(杜公自謂貧宜賃舫與棄俱乘流浮遊亦得坡且止之意)

(杜公自謂留不得遇所得意欲年留日千里故云欲年留)

(杜公自謂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絃中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之意故有此句)

田間決水鳴幽蛙插秧未遍麥已秋相攜燒筍苦
竹寺却下踏藕花洲(杜詩藕花洲子七日杜詩藕花無主空自香)船頭斫鮮
細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杜公自謂野泥中細縷縷之浮)臨風飽食得
甘寢背使細故胷中留君不見壯士應悴時饑謀
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盛開二首
無花今歲盛開二首

太昊祠東鐵墓西(杜公自太昊之墓陳州也太昊有祠與夫之墓相近)
(杜詩鐵墓在陳州子由為陳州教官故詩及之)
(○晁說之曰志林云余嘗過陳州子由為陳州教官故詩及之不至陳州者有五餘日近城可游觀者無
(晁說之曰志林云余嘗過陳州子由為陳州教官故詩及之不至陳州者有五餘日近城可游觀者無
(晁說之曰志林云余嘗過陳州子由為陳州教官故詩及之不至陳州者有五餘日近城可游觀者無
幾有幾一樽曾與子同攜回瞻郡閣遥飛檻北望橋
竿半隱堤飯豆羹藜藿思兩鵝(杜公自謂貧賤反平生)
(陳留種豆羹藜藿言有兩鵝)
(杜公自謂貧賤反平生陳留種豆羹藜藿言有兩鵝)
中飲井水竭天救則大雨也如今盤事無人共花下重霞島勸提(提音
(杜公自謂貧賤反平生陳留種豆羹藜藿言有兩鵝)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滴川須臾兩兩入
寺去就視不見空空然

湖上夜歸

我飲不盡器大公白飲不盡出何謝渴賦半酣味尤長籃輿湖上
歸盛曰畫士型藏陶潛羅州閒其所乘白馬亦見自天乃令一門生二兒共劍之春風吹
面冷才仁曰老杜詩亦見自天乃令一門生二兒共劍之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
梨花村依依聞暗香入城
夢無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村依依聞暗香入城

完何時賓客半在亡睡眼忽驚雙鬢改籬開河塘曙日
沙河塘乃杭州荷名也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鷺始悟山野姿
異趣難自彊大公曰退之詩與人生安為樂惟白秦觀詩與
樂與吾業為福吾業硃未良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
（子瞻曰杭有錢塘七和二縣尚郡）

城頭月落尚啼烏槎紅旋早立滿湖大公曰烏擔紅旋之船也張籍
云吳榜越船不能與水而浮○退之詩歌叩兩舷唱吳歌鼓船奏越伯之子五人皆翁郡號五馬○高帝詔三
曰黃門鼓吹樂用之天子實駕五馬○高帝詔三公曰一縣不滿萬戶侯食四品二
千石吳榜越船不能與水而浮○退之詩歌叩兩舷唱吳歌鼓船奏越伯之子五人皆翁郡號五馬○高帝詔三
曰黃門鼓吹樂用之天子實駕五馬○高帝詔三公曰五馬言大守也古樂
府雜歌行云五馬立踟躕而杜詩人生五馬立踟躕一毛侵鼓吹字如西部鼓吹
馬曹操表文二毛侵鼓吹字如西部鼓吹水雲先已驅雙鶴
厚曰雙鶴西縣令也王喬為鳧飛來舉望得鳥驚之乃向方所跟
大史伺望之每見雙鳧從東南飛來舉望得鳥驚之乃向方所跟
後易也映山黃帽蝸頭舫大公曰鳥擔紅旋之船也張籍
夾道青煙鵲尾爐厚曰黃帽蝸頭舫大公曰鳥擔紅旋之船也張籍
前○次公曰黃帽蝸頭舫大公曰鳥擔紅旋之船也張籍
香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

壞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名補之

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
全唯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
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子仁曰李白詩與君一別三百六十日
去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
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燦雲煙清流與碧巘安肯
爲君妍胡不舜爲駙從堯曰歲月日子仁曰李白詩與君一別三百六十日
楊歌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蒸前賢棄杖藜道路直造
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華閒自寅緣漁父之法孔子也曰
演義華閒閒道若有得賢魚莫論筌與錢

去杭州十五年復遊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錢塘曰按先生文集年譜以熙寧四年辛亥集賢判杭州十一月到任至七年甲寅秋移守潁州正
年已巳知杭州自甲寅至已巳凡十五年）

我識南屏金鄉魚重來衹檻散齋餘元祐己巳先生詩云南屏謝
南屏山惠敏堂之北有勤齋十詠集之自金色道人齋餘爲也○施曰西湖
爲殿○予七曰復先生詩結云舊遊記取金色道人齋餘爲殿○施曰西湖
金鄉貴日獨愛留初不問此語及併謝與父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
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泄上復謝與父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
見今所謂重來衹檻散齋餘也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看手書
元祐己巳知杭州自甲寅至己巳凡十五年
（錢塘曰公游壽星院入門便悟舊有詩云前生我已到杭州又晉
元熙間曰公游壽星院入門便悟舊有詩云前生我已到杭州又晉
羊祜自省前生李氏之子唐房琯悟前生爲永禪師張文定公方
平爲滁州日游琅琊山至藏院云前生嘗爲此寺僧伽經未改前生爲永禪師張文定公方
偏牒伽經未改前生爲永禪師張文定公方平爲滁州日游琅琊山至藏院云前生嘗爲此寺僧伽經未改前生爲永禪師張文定公方
後易也封合平湖久無漫人
（南屏山惠敏生之北有勤齋十詠集之自金色道人齋餘爲也○施曰西湖
爲殿○予七曰復先生詩結云舊遊記取金色道人齋餘爲殿○施曰西湖
金鄉貴日獨愛留初不問此語及併謝與父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
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泄上復謝與父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
見今所謂重來衹檻散齋餘也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看手書
元祐己巳知杭州自甲寅至己巳凡十五年
封合平湖久無漫人
諸編曰高潤封合封日有詩云我本湖海客一生自是悠
悠看不可任報草澤中寧堪作吏羈
故曰高
常侍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

絮飛春滅不成年（或公曰杜詩一片花飛減却春風滿地不堪掃況乃連朝雨中花落盡江上水流東兼之病酒愁腸亂恰似殘紅舞碎風）青春色不堪行樂幾何明耶 老境同乘下瀨船（或公曰漢武帝秋有下瀨兵注引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薛瑩表曰臣昔下瀨討賊）蓋星忽驚新火後（或曰樂天寒食詩三杯桂尾酒一炷麝臍香）遨頭要及浣花前（或公曰浣花溪在成都太守自正月十日出遊至四月十九日暮花乃止） 山西老將詩無敵（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前漢書亞夫傳下書細柳軍）洛下書生語更妍（或公曰以言周邵安傳下注為洛下書生）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東坡詩夜半幽夢覺）窗間竹葉聲（東坡詩竹葉聲）起繞凍折絃（或曰賈島詩坐聞西床琴絃凍折聲）

三疊（東坡詩兩疊陽關三疊悲）爲敲一再行（或曰漢書司馬相如傳卓氏新豚卬酒一再行） 曲終天自明（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玉樓已嶸嶸（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有懷二三子（東坡詩懷我二三子）落筆先飛霙（或曰賈島詩落筆雲亭飲）

共爲竹林會（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禪老復何爲（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笑指孤煙生

我獨念黎者（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誰與寻目成（或公曰詩邶風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身與孤鴻輕（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秀語出寒饑（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順道潛二詩（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北山非自高千仞（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目雲深人在（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看竹竹間逢（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奪湖綠百篇（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應千頃池（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夜尋三叉井（或公曰三叉井指言未審也）

寒食雜歌哭（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有鷗（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便陳迹（或曰王義之云卿之間已為陳迹）

過我勤秉燭（或公曰晉語有五馬浮渡一燭其到）

士千金（或公曰晉文帝初即位士卒千金為重矣）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窗間竹葉聲起繞凍折絃三疊爲敲一再行 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嶸嶸有懷二三子落筆先飛霙

共爲竹林會禪老復何爲笑指孤煙生

我獨念黎者誰與寻目成

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饑

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順道潛二詩

北山非自高千仞

目雲深人在

看竹竹間逢

奪湖綠百篇

應千頃池

夜尋三叉井

寒食雜歌哭

有鷗

便陳迹

過我勤秉燭

士千金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詞源灩灩波頭起（陳訂南文全集陳曰書畫舫名力詞曲源源）

蒲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

翻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樽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窗間竹葉聲起繞凍折絃（或曰賈島詩坐聞西床琴絃凍折聲）三疊（東坡詩兩疊陽關三疊悲）爲敲一再行（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如故卓氏新豚卬酒一再行） 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嶸嶸有懷二三子（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落筆先飛霙（或曰賈島詩落筆雲亭飲）

共爲竹林會（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禪老復何爲（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笑指孤煙生

我獨念黎者（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誰與寻目成（或公曰詩邶風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身與孤鴻輕（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秀語出寒饑（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順道潛二詩（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北山非自高千仞（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目雲深人在（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看竹竹間逢（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奪湖綠百篇（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應千頃池（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夜尋三叉井（或公曰三叉井指言未審也）

寒食雜歌哭（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有鷗（或公曰以言周亞夫傳下書細柳軍壁壘自精）

便陳迹（或曰王義之云卿之間已為陳迹）

過我勤秉燭（或公曰晉語有五馬浮渡一燭其到）

士千金（或公曰晉文帝初即位士卒千金為重矣）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詞源灩灩波頭起（陳訂南文全集陳曰書畫舫名力詞曲源源）

蒲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

翻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樽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窗間竹葉聲起繞凍折絃三疊爲敲一再行 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嶸嶸有懷二三子落筆先飛霙

共爲竹林會禪老復何爲笑指孤煙生

我獨念黎者誰與寻目成

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饑

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順道潛二詩

北山非自高千仞

目雲深人在

看竹竹間逢

奪湖綠百篇

應千頃池

夜尋三叉井

寒食雜歌哭

有鷗

便陳迹

過我勤秉燭

士千金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詞源灩灩波頭起（陳訂南文全集陳曰書畫舫名力詞曲源源）

蒲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

翻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樽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窗間竹葉聲起繞凍折絃三疊爲敲一再行 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嶸嶸有懷二三子落筆先飛霙

共爲竹林會禪老復何爲笑指孤煙生

我獨念黎者誰與寻目成

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饑

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順道潛二詩

北山非自高千仞

目雲深人在

看竹竹間逢

奪湖綠百篇

應千頃池

夜尋三叉井

寒食雜歌哭

有鷗

便陳迹

過我勤秉燭

士千金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詞源灩灩波頭起（陳訂南文全集陳曰書畫舫名力詞曲源源）

蒲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

翻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樽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窗間竹葉聲起繞凍折絃三疊爲敲一再行 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嶸嶸有懷二三子落筆先飛霙

共爲竹林會禪老復何爲笑指孤煙生

我獨念黎者誰與寻目成

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饑

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順道潛二詩

北山非自高千仞

目雲深人在

看竹竹間逢

奪湖綠百篇

應千頃池

夜尋三叉井

寒食雜歌哭

有鷗

便陳迹

過我勤秉燭

士千金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詞源灩灩波頭起（陳訂南文全集陳曰書畫舫名力詞曲源源）

蒲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

翻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樽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窗間竹葉聲起繞凍折絃三疊爲敲一再行 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嶸嶸有懷二三子落筆先飛霙

共爲竹林會禪老復何爲笑指孤煙生

我獨念黎者誰與寻目成

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饑

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順道潛二詩

北山非自高千仞

目雲深人在

看竹竹間逢

奪湖綠百篇

應千頃池

夜尋三叉井

寒食雜歌哭

有鷗

便陳迹

過我勤秉燭

士千金

趙兩歐陽舉觴拍手笑山簡強曰舉白屬山公山公時有醉色也簡曰舉白屬山公山公時有醉色也簡曰舉白屬山公山公時有醉色也簡

歸侍帝側燈花已綴鈿頭蘇曰去歲揚州宴飲予奏清歌送之以餘力作三闋遣妓歌之今又聞之以餘力作三闋遣妓歌之以餘力作三闋遣妓歌之以餘力作三闋遣妓歌

三犢載汲泉何愛一夫忙崎嶇好事人應笑冷淡
爲歡意自長遠想納涼清夜永檐前微月照汪汪
千年古木卧無梢浪卷沙翻去似飄幾度過秋生
蛟龍吐斷颿人言靈鼉有暮山苗(公曰左太冲詠史詩鬱鬱山上苗以興於山下也)
一夕風雷怒爲火燔云全曰乃已超道人取以爲三琴今云采梢大
采梢大斧也用不須驚蟄出惠山泉詩(激夫陸羽煎茶水品第二
惠山泉百尺井通地脈清冷之狀由
茶經故云不復書以覓之也)
焦千之求東蒲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
茲山定空中乳水滴圓隨所蓄或爲雲溝瀆或作線
族淺深各有值方圓或爲雲溝瀆或作線
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琴筑(李賢曰白居易廬山草
堂記曰有瀑布水注雷其間如琴筑聲)或流蒼石縫宛轉龍蟠蹙(晉曰酉陽雜俎云元衡
琴聲如盤龍蟠馬故之旨也)餅罌走千里真僞半相瀆責人高宴罷
酲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晉曰晉令詩白紫餅截圓
玉(晉曰茶錄云茶色白青勝黃黑之異)請公試回首歲晚餘蒼檜
笑僮僕豈如泉上僧盥漱自挹掬故人懷我病翁
龍虹寄新馥(晉曰茶之出東吳以義興紫筍爲第一中
書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陸羽以
石泉爲
第二)
韓子華石淙莊

增環狹譬故知此老拙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
日按地志酒州升徒縣招隱山載有虎跑泉

留別雲泉南十
甘泉寺若一乃飲石為井
作甲於其上名之大曰雲泉

舉酒屬雲泉白髮日夜新昨公嗟白髮一何新 何時
泉中去復照泉上人二年飲泉水魚鳥亦相親必
白用文在事林謂謂左右曰會心飲不必在遠惟
飲林水便有幽棲閒之趣覺鳥魚猶舍我自來親人 遠將青泉
手遮日向西秦嶺白杜牧詩手却
古井沒荒萊不食誰為惻為惻白易井封石辨无悔
又吹第於貴州
時中改是井也
俊井誤色曰按先生東坡八詩云家有幽居古井水
隨未改明眼改已可必而改并一編

銀蛙蚓飛百尺腥風被泥滓空警聞猿滴上除青
青芹下洗鑿鑿石源白詩潘之
寒栗昨公此亦老杜挽之詩曰石鑿二泉以意白水漸泓停青天落寒碧
云何失舊規底處求新築并在有無中無來亦無

失題白易井封石辨无悔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真待蒼生惠無施
我方清必混常流問人云長老可遷作遷
石龍有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蒼生本
無垢此泉何處不冥溫
已退居圓通亦作一絕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
為壁陋又添作樂天雖笑此句有蒼不
得之語樂天雖涉輕然豈至是哉乃戲作
一絕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 謫仙李白詩曰
疑看瀑布排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飛流避沫知多少不與徐凝
洗惡詩謫仙白詩曰君馬黃飛杭州廻頭向白樂天辭公至郡日
日李賀過吳門詩曰吳王宮裏好腰肢越甲三千入會稽可惜
詩句云惟初入會稽山有以深今集中二句不見其中二句疑李白之詩不虛失其辭道士
楚山固多俊青者聽命尋化鶴往道士山公谷忘歸

楊康功有石狀如猴為賦此詩

蹲蹲入華陽洞窈欲窮君酒 陽洞大抵君之旅居也白詩曰神仙
化為石歲久不知其尾靡 靡之三年化為石白詩曰石鑿二泉以意
聲空鑿鑿杯手 欲公曰猴善以言撫猴林以言撫君
升斗揚公海中仙世俗那得交海邊姑射應笑
頑且醜求詩妃其異本末得細剖吾言豈妄云得
之亡是更 陳白司馬相如作子虛亡是公者二亡是人也微明天子之義故假
先生自言其以石乃猿化道士猴仙而又化石止設虛辭名篇耳

文登蓬萊閣下有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
有碎裂淘灑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
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
蓬萊海上峯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滄天雲白青曰蒼
骨有破碎陽侯教驥角(陽侯大波也)神也楊
光采(次公曰文選曰云陽水不治則陰火潛光顏曰言陽侯之波
劉禹錫望賦送僧過之處汲附陰火之光采)奮擲充閭閻(次公曰佛書閻浮提
洲提言中國也)貞妾果安在我持此石歸柚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
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明年菖蒲(次公曰神山蓬萊瀛洲三
不可解儻有蟠桃生旦暮猶可待(次公曰神山蓬萊瀛洲三千年一生
實此詩先生言次公小石養菖蒲而作而言又待蟠桃生未詳蓋以
菖蒲延年服之而言桃可待蟠桃生千以候言詩者○佰基曰蟠
桃海上物也史記本紀東至于蟠木劉禹錫詩蟠木蟄禹臨詩蟠中山樂子生是蟠
與山海對明非兼事故云儻有蟠桃生旦暮猶可待○施曰蟠木蟄理而出嶺意如柚中有東海日
冰山當有蟠桃也蓋因養菖蒲聊爲寓言耳)

特蟠桃生亦穿鑿矣

載始於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如大貫珠故以遺其子明學士

子明有詩次其韻

海隅荒怪有誰珍零落瑚瑯泣季倫(次公曰晉石崇字季倫武帝每助王愷
以錢如意擊之應手而碎乃命左右悉取瑚瑯有高三四尺者大
小珠絡絡然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悵然自失季倫乃崇
字也李倫蓋歎若品之義以俟明識者。佰基曰此詩瑚瑯之
碎者以比石不得海李倫者謂其可惜也通
蓋李倫蓋歎似不應泣亦非出奧矣)法供坐今微物重

雙石 并引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圓巒迤邐有穴達于背其一正白可鑑潰以盆水置几案間忽
憶在潁州日夢人請住一宿而誦杜子美詩曰萬古傀瑋狀乃戲作小詩爲僚友一笑(施曰通九天下通九州萬靈所都此在
西南出三十二里見山一名仇池其山四絕懸

堂上乃仙客所住處池天垂宮闕影地入蓬萊之心王屋山者十二福地之一太和山又曰太虛丈人所治者十二福地之一又名玉室山一名紫蓋山一名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境

夢時良晏覺時非汲水埋盆固自疑 汲水埋盆依小池 但見玉峯橫太白 太白山見顯註文詩老銷真面似蓬兒 見第一卷第一七四頁 便從鳥道絕峨嵋 峨嵋山在西南白有鳥道可以攀緣 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 老人真欲住仇池 仇池山下石上平狀似仇池事見後漢書氏人所居也方百頃四面斗絕其山先皆通小有天仙宮周迴二十九里名曰仇池上有湫潭而杜詩云萬古仇池穴人不見仙蛇語真傳近代西南境長懷十九家何時一到青溪去老白雲邊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奪僕不敢不惜以此詩先之

詩借觀意在奪僕不敢不惜以此詩先之 詩話見前李八已

海石來珠宮 原註曰海石出東海其色青紫光明潤澤堅而不能燃古人每一琢輒費百千金雷時名之曰雷公石珠宮 秀色如蛾綠 次公曰南都賦云其山則崇巒秀嶺巖巒參差青蛾雜其上 橫空立千仞 白城詩也 坡陀天寸間宛轉陵總足連 次公曰二華太華少華也古人謂造化削成故於二華言頃 空洞三茅塵 次公曰三茅山其說中於三盛別有天曰二正尹一名句曲山其說中於三盛別有天地日月與在真落故於三茅則言塵也 初疑仇池化 次公曰秦州記仇池山本名雖山形似覆盤又名百頃山其上有池水四時不竭 又恐瀛洲感 次公曰列子東有大壑其中有山曰岱輿員嶠方壺瀛洲其上 煩君為招 厚曰劉

集091-424

掌我所欲池雖湖或之故頻笑也○劉圖西原雜記云太祖微時常避仇亡命
旬長安人間爲雖湖老蟆作詩曰雖湖西畔老蟆鳴聲滿江湖月正明莫
空激烈古來大藥不可求伊仁白樂天詩神仙但聞說盡藥不可求○明可封詩話之大
的傳天師煉九華大藥真奚落如礎石鐵(淮南子遊之取
之收燕燕之向日鏡有明智不能然也○
堂前漢武帝又志求神仙石取鐵以物相使也

壺中九華 李正臣畫異石九峯珍瓏玩博

曰九華山

湖口人

若欲模然寫欲以百金買之與徙池石

！

爲傳方南遊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

且以詩記之

壺中九華

清淺壺轉失雲霓猶疑羣掃空五岳平明從公登九華山池池邊有詩云
九華參差化一九物一九峯中則神仙秦人之壺也中湖有天地山川故云耳
水落壺底見(山記大池在中峯頂上橫旱不竭久雨不加人旱
之亡猶蜀之蜀○西湖文載同安志疏山有天池院神在頂上大旱
不涸旱時)玉女幽明處(公主文書光彩照云神仙
會我從池太孤絕百金師買碧玲瓏

詠湯泉 在白水山

積水焚大槐(晉桓溫伐秦戒其中有火乃焚大槐)黃油然丞相井(陳寔云臨邛有火井然生火者昔秦戒其中有火井
武帝火積注所致)驚然丞相井(陳寔之盛則赫赫相靈之

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當痛
泉相去咫尺而異味庚辰歲六月十七
日遷于合浦復過之太守承議郎陸公
來泉上之亭名與詩名之曰洞酌其詩
曰洞彼兩泉挹彼注茲維以告之其
猶有淄（淄公名綰元符三年自廣州安置
于上人言曰淄二水其味不同列子載孔
子上人言曰淄二水其味不同列子載孔
子易牙能十之
易牙能嘗其味）以淪以漪（詩邶風谷風之
詩曰淪胥以敗又曰漪盛矣言其大也）一餅之中有
不能辨（公嘗自謂其文如行雲流水初不擇地而
出及既已出雖其自己有不能知者）自江徂海潏然
無私（詩邶風谷風之詩曰無以我
君子棄捐我）其弟君子（君子民之父母）江海是儀既味我
泉亦實我（詩邶風谷風之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
則石已爲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自解云

江邊陣馬走千峯（杜子美詩行
之野有馬）問訊方知棄北空（詩邶風靜女之
詩曰靜女其姝）尤物已隨清晝斷（詩邶風靜女之
詩曰靜女其姝）歸來晚歲同元亮（宋公謚曰元亮作詩
自謂其曾祖晉征西將軍侃
侃一名逸）
却掃何人伴敬通（宋公謚曰敬通作詩自謂其
曾祖晉征西將軍侃侃一名逸）
銅盆修石供仇池玉色白（東坡謫居黃州以九華
之石供仇池之玉色白）
聊復爾（東坡謫居黃州以九華
之石供仇池之玉色白）貞飛猶在
畫圖中（東坡謫居黃州以九華
之石供仇池之玉色白）

蝦蟆培

蟆背似覆盂蝦鬚如偃月謂是月中蝦開口吐月
液根源來甚遠百尺蒼崖裂當時龍破山此水隨
龍出入江江水濁猶作深碧色安得長年三萬六
千頃變作清潭深到鄰中

九水簡甚惟煮茶好釀酒應無敵

荊門東泉

泉源從高來走下隨石脈紛紛白沫亂陽隱蒼崖
坼灣回成曲沼清徹見肝肺南溪瀉爲長溪奔駃騠
蛙蝘初聞不容椀漸去已施帛傳聞此山中神物
頗遊謫未能致雷雨灑灑吐寒碧逶迤冷山前人千
古漣猗麥

溪潭 詩十首

留題仙遊潭中與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
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
有橋畏其峻不敢渡（杜子美詩行
有橋畏其峻不敢渡）

清潭百尺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杜子美詩行
木陰陰谷鳥鳴）
人今在武陵溪（見桃花水簡詩注
武陵人見有石室於此○師事東有馬融讀書
石室舊指以爲馬融故居南山之陰爲時講肄之所二云云）
訪仙媒數石闥（宋公仙媒指言玉女也○莊子逍遙
遊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
舄（後漢王喬爲葉令每月朔常自縣詣臺
舄）路飛梯（潭上爲西路至山寺波黑水西路險不可
馬跳上爲西路至山寺二十丈潭北隅黑水西東路至南寺
潭水深不可測上以一木爲橋故南寺有橋望之可愛而
終不可到）

擊磬下無路何年雷雨穿光搖綠上寺深到鄰中

天竟海古詩云水光搖碧天心
以下題擬雖哭心
我欲燃犀看 潭有靈物神牛潛焉
不可測世云下犀燃物
見水族奇形異狀嘯
東去愁攀老西來性渡橋碧潭如見試白堪苦箱
招野鶴慚微薄村活賀寒路窮斤斧絶松桂摧
千霄南寺二株八公北山松
文云二十五貴寺而
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留碑畏虎關門早無村得米
遂 公往謁小市常帝
智來孤城早閉門山泉自入壟野桂不勝收
王曰國之食貴於金玉賢公主
雖見如天帝令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游絳紗生不識
見物主歲字登陸風天后美而
非吾士节曾何足以
能留真客依梁冀何須固李侯 韓滉宴賓客李固舉
韓滉傳通經術嘗言生高
洞裏吹簫子 見前篇
終年守獨幽石泉爲曉鏡山
日暮公之衆成於物手
即謀婦何向目見天下
月當簾鉤子仁老杜月詩
城晚杉楓盡入歸霧雨
愁送迎應鄙陋謹麥臣謳 晉王女明公德政相聞其
留原 故遷見其詞翻隨
愛之遷地頻乘之神詩
六和寺沖師閘山溪爲水軒 無名氏六和寺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九

池沼

詩三首

寄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東池

百畝新池傍郭斜君人行樂路人誇員言官長如
靈運能使江山似永嘉（晁宋謝靈運守永嘉大守都有名山水所於守所吟至數篇詩以寄其父永嘉志云永嘉縣本漢東甌郡後山水添對云）

縱飲座中遺白帢（晉人公讌皆白帢乙帢白接羅白綸巾）
翠盡處見桃花（武陵漁人入桃花林）不堪山鳥號歸去
規帝云不如歸去

道者浣此上作

幽

江郊并序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步抵江少西有

磐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柳子厚在永州作）

江郊葱曨雲水清（陝人公言時音舒又音日去聲時切曲岸也）洄
潭輪轉（陝西俗語也柳子厚在永州作記云潭水皆東流折而西又北轉又東轉凡四轉成篇）
照潛鱗俯見意釣志魚（丙舍志釣每要釣不在魚也）樂此箪瓢
優哉悠哉（陝公詩小雅）玩物之變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八

下馬逢佳客攜壺傍小池（白居易詩）
葉細雨出魚兒（道甘詩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并好能水嚴茶甘
不上看歸塗更論棊真箇解催詩（唐人詩）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清風亂荷葉（謝朓詩）
潛魚慙後不開遊（晉人公讌皆著白帢言武帝也）尚教千艘下
頹船（晉人公會作貴賤之別言武帝已開船矣）回時觸折欹（漢用船法以篙刺船使之治）猶能高十餘丈（漢武帝紀元鼎二年作柏梁臺高十餘丈）
中有戈船下瀨（漢武帝紀元鼎五年發巴蜀罪人及謫吏千人作戈船下瀨將軍往擊南越）
樓不知鳳凰舞鈞天（漢人公讌皆觀樂注云作鈞天廣樂）
重門兩魚常鳴（明皇雜錄曰開元中禁門兩魚常鳴）
春夢日暖動漣漪（世說小兒以紙畫作魚令水動謂之曰魚動漣漪）
蓼花向老紅猶滿（楚辭曰蓼花洞庭波）
蒲葉新抽綠未齊（則蒲葉抽綠未齊）
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大公張說詩曰故園三千里）
自笑區區足官府不如公子散神仙（漢紀東方朔上書曰臣非敢慕公子之奉聊以散神仙也）

舟樂

詩二首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涼颸呼不來流汗方被體（公卿補遺長公卿補遺雨海又杜詩汗出霑衣體）
星下明滅暗水光漏閣香風過還吹裂裳動鯉
欠伸酌酒餘起坐灌清泚火雲發方壯未受月露
洗（杜詩火雲滿南山月露洗清光）身發安適坐待東方啓（文公詩東方啓明）

微風簫鼓吹公孤泛清閟門看兩月前湖舟人永鳥兩
同夢（文公詩甘與鳥同夢）太原王鳳知奔（太原王鳳知奔）

西橋并引

惠州之東江溪合流有橋以四十舟為二
羅浮道士鄧守安始作浮橋以接曰東新橋州西
十舫鐵瑭石釘隨水漲落橋樂楫禪院僧希固築
豐湖上有長橋屢作屢壞以小舟渡
進兩岸為飛閣九間盡用石塩木堅若鐵石
榜曰西新橋皆以紹聖三年六月畢工作二詩落之

東新橋

群鷗貫鐵索背負機空霓（文公詩兩橋出
脫筏防撞擠一橋何足云誰傳廣東西父老有不
識喜笑爭樂踴魚龍亦驚逃雷電生馬蹏（文公詩古
嗟此病涉久（漢王莽十二年十一月徙天下罪人處西海又成帝永始元年正月徙故廣陵王於上邳又後漢明帝永平十八年八月徙東海王於下邳）公私困留稽
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文公詩書云說突出偉奇鼓

聚遠一時收拾與閑人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霧卷入簾鉤眞翰眼力為
疆界何啻人間萬戶侯

閒說樓居似地優（公登樓志公登臨三山人多新樓望於是濟
具而假神人作遊天意豈直（武帝作飛廉桂觀望蓬萊特設
桐其下對招來神仙之場）不知門外有塵囂幽人隱几
寂無語心在飛鴻滅沒間（次公到高陽試
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漲發水突城下作
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濕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鄰
來洗靴襪豈知還復有今年把盞對花容一呷莫
嫌酒薄紅粉面終勝泥中千柄鋪黃櫨新成壁未

乾青荷已盡霜初殺（次公卒後讀此詩感而上記先人遺
雨南山不見千尋剎樓（續成合
飛內觀）樓下空聞橫笛鶴（宋玉九辨橫樓望月兮遠行客
遠之人詩云歲月如流遠行客又
晉酣飲。高義之謂歟）金盤朝來白露細如
遠水鱗鱗山獻碧（次公卒後讀此詩感而上記先人遺
猛士雄龍虎（洋客三十韻公雄姿英發）楚舞吳歌
亂鵝鴨（李白詩曰吳兒白鵝鳴如雷）此境何殊泛清雪（次公
相屬君勿辭（次公退之詩一

乘舟過賈收不在見其子三首

愛酒陶元亮（陶子元亮陶潛明帝之也性嗜酒親舊知其如此
不識主人亦攜壺（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醉
皆作數酒詩二十首）能詩張志和（張
頁子貞有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又子貞愛酒能詩宇俊社詩客
曾）青山來水檻白雨滿漁蓑淚垢添丁面（次公家丁
子貞名添丁詩云黃犬隨丁老白雲滿屋
除下作白雲）貧低舉案眉（次公
知何所樂竟夕獨酣歌
翩翩風蒲亂荷水行長（子仁性詩水行春風起蒲亂曲浦
舟浮鴨綠（李白詩春水初生鴨頭綠）大勻鵝黃新成（次公二公近看黃水鴨頭綠
對酒當吟新絕）得意詩酒社（次公詩酒社
不清涼
曳杖青春暮（次公卒後讀此詩感而上記先人遺
飛鳴君勿辭（次公退之詩一

蔡景繁春日小閣（景繁名承禧福州閩人
仲默以傳同舉進士
年事於公亦同年友也）

使君不獨東南美（次公卒後讀此詩感而上記先人遺
書曰閩地產荔之埋榮觀吾子之治閩乃
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典刑長記先君子（次公
漢孔融禁止已葬毀有虞賢士殞頹
堂融引漢同坐曰雖堯老成人尚有典刑
海子書主遵李茂要曹民性好學遂令命鑄錢
曹氏乃將往焉）

集091-433

吾住寺基共時落中何當聞有樂克記也 肯為徐郎書紙尾 雅南史武帝紀論字
尚書因此地傳鴻門傳真兒能書故以語錄尚書徐之孫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名行不能耳也
唐懷白此以上故自其參同契之曰黃門郎白我不能以下悉以名行不能耳
為徐干木書維摩經不能耳 千木徐之小字也 二年弭節江湖
上 天公子唐賦詩送徐郎之句 相傳徐千乃徐浩案也 千首披懷風月裏
閑東閣坐盡明日淨東溪 熙清洗素琴 淵酒容一
榻 書為康王今回故守西林寺 千里 王勃滕王閣詩 孤鶩落霞秋水共長
天一色 大筆何時繫門柳小詩 雅文昌新構
浦鵝鸛 陸公唐則天朝聖元年以文章著名 詩雅悉書鵝紙文昌新構
陸公詩雅悉書鵝紙文昌新構 都邑正喧收杖控
都邑正喧收杖控詩雅悉書鵝紙文昌新構 來寂寞君歸矣 雅悉書鵝紙文昌新構

寓居合江樓

海山煙霧籠佳設 雅悉書鵝紙文昌新構 朱樓開逢泰方丈應不遠 雅悉書鵝紙文昌新構
方丈瀛州仙人居之雅悉書鵝紙文昌新構 肯為鄰子遂 雅悉書鵝紙文昌新構
雅悉書鵝紙文昌新構 則二神山之云 肯為鄰子遂 雅悉書鵝紙文昌新構
浮梁到蓬萊 江風初凉曙色美 樓上啼鴉呼我起 我
今身世兩相違 我今身世兩相違 我今身世兩相違 我今身世兩相違
我今身世兩相違 綾水樓中老人日清新 天上豈有擬仙人 適清仙傳
陵道李好 子史手不釋卷或問之要此二山咫尺不歸去一杯付
阿為春曰天上無書仙人 與雖浮春 子家釀酒 名雖浮春者
陸有鑒
空閑

閒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安卒先登搏戰事勢
級區區何者為三墳書生古亦有戰陣葛巾羽翮
揮三軍編詩書生古亦有戰陣葛巾羽翮揮三軍古人不見悲世俗回首蒼山
空白雲

李嶠 詩四十五首

次韻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玄中物

散流民聞劉購得之 京兆府即長安也劉
言韻中原父以精林學士出守永興好古藏寺舊几百卷
考所之物收者為多永叔集古錄中載之

都城日荒廢歐公在長安時都城日荒廢而好古之士多在焉
園池日蕪穢歐公詩天上白日憑二疎豈能恥物情詩人
苑石漂散尚人間公來始購者與不憚道里艱忽從
鹿眭中來對冰雪頗欲中宵興命駕訪其廬主人
之名劉子玄曰牛僧孺也白樂天公牛氏列鼎盛
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因牛以及李公垂宅有奇石
白記是又云嗚是石也百千劫後散在天地之內轉徙隱見豈復復知之
班班 歐奇章公牛僧孺也白樂天公牛氏列鼎盛
石狀此物獨為不讓歐東都南園記而置之以甲乙丙丁品
之名劉子玄曰牛氏石
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 史公
人失亦人得要不出
區寰 歐李家語楚共王出游亡其烏嚱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
也楚人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必焉孔子聞之曰楚人失弓楚人
大也宜曰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君若有劉季未不能保河關
唐也史記云霸王到咸陽王劉不能保河關又項
羽之死已何必楚歌詩云騅不逝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於太山 歐司馬遷論任安書云死
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但當對石飲萬事付
等閑 歐陽修謂河關之失天下
謂要害之大猶不能保守君今日謂石之小二哉

河圖括地象曰地以石為骨
骨唐人唯奇章好石古莫與儔牛氏列鼎盛
班班 歐奇章公牛僧孺也白樂天公牛氏列鼎盛
石狀此物獨為不讓歐東都南園記而置之以甲乙丙丁品
之名劉子玄曰牛氏石
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 史公
人失亦人得要不出
區寰 歐李家語楚共王出游亡其烏嚱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
也楚人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必焉孔子聞之曰楚人失弓楚人
大也宜曰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君若有劉季未不能保河關
唐也史記云霸王到咸陽王劉不能保河關又項
羽之死已何必楚歌詩云騅不逝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於太山 歐司馬遷論任安書云死
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但當對石飲萬事付
等閑 歐陽修謂河關之失天下
謂要害之大猶不能保守君今日謂石之小二哉

清夜憂 次公詩至今清夜憂清秋北溝北
往以大白浮 歐醉翁亭記又云人面樂大夫飲酒
曰今有無狀縱之樂為酒色之人而樂大夫仕以大白浮之
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
之子雖不識 周詩之子于歸
自仙遊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甚高絕
可愛復憩其上

山路曉辭谷似報遊人起出門猶凝頓若去吾
里道途險且迂繼此復能幾梁邊有老樵歸駕聊
復尼 歐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愛此山中人飄飄如仙子 次公詩飄飄
山腰勒。子昂詩山高路轉迷
平生慕獨往 次公詩平生慕獨往
萬物而屬性性詩野人時獨往又曰靈公有
獨往。歐陽修詩平生獨往意獨愧年半百
子舟視大不過舟載而已。歐史記邴吉出
二子每出見道中有逐人鬬毆者吉過去曾不肯問前驅
言曰此長安中輔不能禁奸何以為治吉
胡為此溪邊 官爵同一視 歐

眷眷若有竢且泚（泚水遶城東詳四明圖志）同一轍何年謝簪紱（晉紀詩謝公歸臨海中興初徵為侍中不就）

南溪有會景（嘉泰會稽志南溪在府城南二十餘里）

稱其名（宋之問詩）欲遷之（白樂天詩）少西臨斷岸西嚮可以遠望而力未暇（特為樂名曰招隱）亦為詩以告來者庶幾遷之

飛簷臨古道高樓勸遊人（宋之問詩）未即令公隱（聊與公隱）聊為羅路塵（郭璞詩）交分聚落煙火傍城闉（城闉見前）林鉄湖光偏（白樂天詩）憩明野意新居民惟（白樂天詩）白鳥（白樂天詩）

（白樂天詩）過客誰（宋之問詩）朱輪（宋公孫弘傳）食有魚（漢馮諼客孟嘗君）

（漢書）

（白樂天詩）山好（白樂天詩）

（白樂天詩）留歸夜（潘岳詩）夫其（白樂天詩）山青（白樂天詩）

（白樂天詩）

（白樂天詩）

春風欲動北風微歸鴈聲邊送鴈歸覺客南遊家
最遠吳山寒盡雪先歸帶舟去後花絮亂
閶門塘西河故至湖州皆走三月矣故曰去後花絮亂
皆第都劉五馬 五馬來時須非俗之子五人
皆衣稱五馬故使坐故叩之也 天憐詩人窮乞與供詩本
惟有道人應不忘抱琴無語立斜暉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不如野翁來往
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前二令作
溪山閒上交鑿鹿下鳥驚問翁何所樂三年不去
頌推拜不留翁吳人歌曰翁不留翁今推去 翁言此間亦有樂非絲非
竹非蛾眉 大井詩柯非絲非竹山水有清音 山人醉後鐵
冠落溪女笑人時銀柳低我來觀政問風謠皆云吠
犬足生蠶 後漢書魯恭為中牟令政化大行有化鳥馬跡入縣庭恭以為
此翁一旦捨此去長使山人索霞溪女啼 天目山唐道士常住
雙冠於潛婦女皆插大雙冠於潛婦女之首者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館有借竹軒詩見前卷
乃元貞中詩僧所作

江山雖有餘亭榭著難得登臨不得要 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必至習氏園池
有會臨海嶠詩萬象各庶變如高人又云青山若屏障
秦無限景不相遇者此意也 惜哉垂雲軒此地得何晚天
功爭向骨詩眼巧增損路窮朱欄出山破石壁很
海門浸坤軸 湖尾抱雲巘蔥蔥城
郭麗 海經郭伯阿曰秦其昌秦其昌三代之興淡煙村遠紛紛鳥鵲去

一一漁樵返雄觀快新獲微景沒歸鴈聲邊送鴈歸覺客南遊家
人喃誄慕孫阮 孫登嵇康遊於汲郡北山上有孫門生以
齋卧蒲褐芒鞋每自捆 晉唐衣冠皆以蒲為履士庶莫不皆然
數十人皆衣褐穿履投注捆猶叩 見晉書劉元
拔也蹴踘故使坐故叩之也 我詩又不作荒澁旋鋤壑從
朝飯

東陽水樂亭 為東陽令王都官作名義出於林錢
塘東陽村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
自然
宮亭處

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渭五斗黃泥一鍾水 漢書鄭
白公奏穿渠引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
渠田四千五百餘頃民歌之曰鄭國在前白公作後 山人醉後鐵
冠落 又不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揭鼓打涼州

已向閑中作地仙（陶隱居詩曰千金方以蓋藏水蛭爲藥以害物命不獲上真爲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莊子言醉者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從教世路風波惡賀監偏工水底眠（白詩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猶可（朔之曰漢孝先臥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揚雄周公同夢會與孔子同意師而可明出何典說）孝先風味也堪憐（揚雄傳實路於是門可羅雀）

枉將空館陳海州乘興亭（鏡川話卿云藤香橋東南隅有一亭名乘興何所據言其義使之然耳）

次第蘭亭（山寺）

白石封苔谷何嘗有此樂將去復徘徊人生如朝露白髮日夜催弃置當何言萬劫終飛灰（魏劉伶頌飲德頌先生貴賤無愛憎不以貧富易其志樂甚天地之間忽若過客）

枉將空館陳海州乘興亭（鏡川話卿云藤香橋東南隅有一亭名乘興何所據言其義使之然耳）

遺編（李卓吾曰讀書但欲眠思經事揚雄周公同夢會與孔子同意師而可明出何典說）

孝先風味也堪憐（揚雄傳實路於是門可羅雀）

枉將空館陳海州乘興亭（鏡川話卿云藤香橋東南隅有一亭名乘興何所據言其義使之然耳）

次第蘭亭（山寺

數相逢旋相忘但喜賓客來置酒花滿堂（許仁季人在時花滿堂）我欲東南去再觀雙檜蒼山茶想出屋湖橘應過墻（次公曰白公詩觀雙檜蒼山茶湖橘墻有也）木老德亦馨豈言荒唐

城南縣尉水亭得長字

兩尉鄰相望東南百步場（次公曰百步場鬪鷄也退之詩云小兒鬪鷄場）都城南鬪鷄場千步平如削（次公曰神嶽傳載以言對之事滿物）插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次公曰神嶽傳載以言對之事滿物市水雲鄉則言湖州也）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次公曰孟郊為溧陽尉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極目亂紅粧（次公曰左傳子公觀鼎染指而嘗之亦此意）激波頭細踈踈雨脚長（杜牧之詩杜牧里山高水閣長）我來閑灌足溪漲欲浮牀（次公曰杜牧之詩云小閣浸溪流）澤國山圍裏（次公曰劉賓客詩云山圍故國周）畫在孤城水影旁欲知歸路勤輦轂外記風檣（潘岳悼亡詩長吉集亭云風檣）

遷居臨皐亭（次公曰先生始至黃寓居定慧院後自定慧遷臨皐本回車院故有全家）

陣馬不足為其勇也

占江羅之句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磐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晉天文志周髀家云天旋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曰月宿東行而天西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右之上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耳）雖云走仁義未免違寒餓劒米有危炊（晉書桓玄在般仲堪坐上共作危語玄曰君面湖北在荊之以北有事東西有急者西湖數十人救到尹公到歸文武兼備皆所以濟世中而制之）豈無佳山水借眼風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仲堪已盛陳舍人杜鴻每以此太過人蓋仲堪暗劣之外也）一日忠規勤太守緣使進善旌怨使人以討着鍼常所坐龍也）兩過歸田不待老勇決凡幾箇幸放廢弁餘疲馬解鞍馱全家占江驛絕境天為破（次公曰左之詩有云破天慳飢貧

泗州南山監倉蕭湖東軒二首 其一名見十四卷七十四題注

偶隨樵父採都梁 南山名都梁香故也○按公詩曰都梁山出都梁香故也○按公
梁又木名葉似蘭莖微紫節節生子折取浸酒香聞數里古今注云都梁縣有
山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名為都梁 竹屋松聲試
乞漿 太平廣記樂毅破齊燕惠王悔之使人遺毅一杯水來即君乘勝長驅
故時但見東軒堪隱几 杜詩東軒送客還攜酒
公子是監倉溪中亂石壘牆垣古山下寨疏七簀香
我是江南舊遊客挂冠知有老萊郎 列女傳楚狂接輿妻曰聖人處世
服時神武門上表解祿○晉史阮孚字遙集善彈琴能為新聲自製數曲
而去又晉白褒字元式善鼓琴能為流水之聲人曰二褒俱妙未知孰勝
人勸可矣 聊同笑語說東坡 東坡公即前身
在黃州亦作東坡詩曰雪後東風未肯和扣門還客夜經過不知舊竹生
新筍但見春浦伊撩濁河 次公即前身 無復往來乘下
澤 晉袁宏為東征諸軍事謝安餞於冶亭宏船始發安便回駕宏大恚曰吾從弟少慢
士生一世但取快意耳安笑而還宏東出破賊而還安謂曰卿昔言卿今何如

山爲名也了了蓬艾之間（施注子夫二子者五老峯盧山北峯號面朝鄱陽故云）三峯照潭開（李華山有三峯白鹿峯毛女峯仙掌峯潭在華州華陰縣西南在華山北故云）子七過之（詩曰照潭開四扇開對山巳去華山來）坳爲拳石小（水八公謹記云拳石之多）配此一掬壑（謝靈運之山或谷秋詩曰壑泉俯清澗高枝保此一掬壑）

壽星院寒碧軒

寒碧軒

清風肅肅搖怒寨牕前脩竹一尺園（劉禹錫詩有竹數竿繞舍而綠陰滿庭鶴書老杜詩無數竹子生於一園之內）紛紛蒼雪落夏簟掛疎籬（老杜詩無數竹子生於一園之內）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此見前首）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干頃介亭子詩見介亭說揚州次公詩話中○舜卿景文詩云使君中和堂六月無炎人海陵郡舍有竹數畝景一枝清風足振袂登臨皇恐莫在林撫軟高節此意欲誰論）

卧聽謖謖碎龍鬚俯看蒼蒼立玉身一柄鴟夷江海去（范蠡去越乘扁舟浮江泛海自號鴟夷子皮○史記越王勾踐以其私君子六十人爲中軍○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凰鳴）尚餘君子六千人（真冥感相攻越王勾踐以其私君子六十人爲中軍○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凰鳴）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蒜山在潤州丹徒縣東北）

奇逸多聞老敬通（漢馮衍字敬通博學有奇才）何人慷慨解懷中（漢人博洽多聞號曰通人）十年薄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退之詩醉紅愁綠相次開）

（歐公詩話云梅聖俞嘗稱余詩曰紅梅花白雪花共一時開人間固有此景但人不能識爾）

臨北固（水八公謹記云北固鎮州山名○顧野王輿地志云北固山在丹徒縣北臨江）猶見利鋒足松根百丈井兩旌（晉王濛與劉惔俱詣殷浩清言良久惔先起曰子底人也濛曰元規塵污人）

（晉王濛與劉惔俱詣殷浩清言良久惔先起曰子底人也濛曰元規塵污人）

客七百年歸掃峴蛾一畝宮（晉羊祜鎮襄陽樂山水每至輒憩峴山祜沒後人於其地立廟號曰墮淚碑）

（晉羊祜鎮襄陽樂山水每至輒憩峴山祜沒後人於其地立廟號曰墮淚碑）

再和并答楊次公

眺盡海上妙高峯（圖畫第一書西湖妙高峯）三老遥知說此翁（水八公謹記云住於妙高峯之時五老峯盧山北峯號面朝鄱陽故云）不妨持節散陳紅（子七過之（詩曰照潭開四扇開對山巳去華山來）坳爲拳石小（水八公謹記云拳石之多）配此一掬壑（謝靈運之山或谷秋詩曰壑泉俯清澗高枝保此一掬壑）

翁聊復攜斛舟翠巘（杜牧之詩千峯攢翠以繞其民○水八公謹記云杜牧之詩千峯攢翠以繞其民）雲門興（雲門寺在會稽若耶山亦云門寺）好句真堪博雪霽風（水八公謹記云謝惠連雪霽風光轉庭除）

（謝惠連雪霽風光轉庭除）

曲蟆吏亦合舞幽宮（司馬相如嘗爲蟆吏見前注）

（司馬相如嘗爲蟆吏見前注

乾坤醒爲嘯所發飲爲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

懷只令陳德任新作占山草二絶

尚父提封海岱間南征唯到穆陵關（左傳齊侯曰寡人處北海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王其徵之昭王南征不復齊人責之對曰君其問諸水濱昭王之出不復寡人是問）先王賜履太公自爲也誰知海上詩狂客占得滕西一半山

我是滕西舊使君（曾守此州）此山仍合與君分故應縞帶比山中相時作新詩寄白雲

寄傲軒

先生英妙年一掃千夫秀仕進固有餘不肯踐場屋通閫何所傲傲名非傲俗定知軒冕中真榮不賞榮豈無自安計得失猶轉轂先生獨揚揚憂患莫能瀆得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龜性九藏狀如乙字人之可以辟險不雖四日其九六）筮簪聊寄寓萬慮抑亦自足東坡無邊春方寸盡藏酒醉哦傍若無獨有一樽綠牀頭車馬道殘月挂踈木朝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

常州太平寺法華院蓼齋亭醉題

六花簷蔔林閒佛九節莒浦石上（優曇華經曰雖曇鉢羅華此言如意蔔林本喻梵語花名出經論高僧傳曰竺法蘭入蔔林中性愛蔔花大出經卷蔔者一寸九節者）何似東坡鐵柱杖

孤許國心猶在匡時術已虛峴峨冢萬里投老得歸無

次韻半山寺

螢嶺勢巃嵸連峯大半乘佳瓏紅日早回首白雲低松柏月中老猿猴物外啼禪師吟絶後千古指人迷

和蘆山之上人竹軒

洞外蒼空千丈萬萬同勞師向竹頌清是何誰風

觀臺

三界無所住一臺聊自寧塵勞付白骨寂照起黃庭殘磬風中溜孤燈雪後青須防戲童子投礫犯清冷（見病齋詩話）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九

園林

詩五十七首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煌煌帝王都（宋公古樂府有京洛篇）　赫赫走群彦（嗟汝獨何）
爲閉門觀物（變微物豈足觀汝獨觀不倦）　牽牛與葵（葵一名蜀葵本草葵菜牛牛生花如牽子花如牽大小青色子有蔽風）
蔽風（葵以名之○其父子本草云葵子味甘寒無毒主治利小便）　出田野人牽牛（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毒（圖經曰葵有二種一紫莖一青莖）　採摘入詩（詩豳風曰七月食鬱及薁）
次公（杜甫贈清河王尚書詩）　老圃天地間（論語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吾園東山傅（晉謝安隱居東山蔡情立墅野亭與王羲之游）
豈無（蔡邕答卓子伯喈東山有吾園草志爲之語必以蔡牽牛之）　忘聲色（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聊自適（陶潛歸去來辭曰聊乘化以歸盡樂天知命故不憂）
自適（陶潛歸去來辭曰聊乘化以歸盡樂天知命故不憂）　吾園東山傅（晉謝安隱居東山蔡情立墅野亭與王羲之游）　蔓菁（本草云蔓菁一名蕪菁）　雖微（本草云蔓菁一名蕪菁）
次公（杜甫贈清河王尚書詩）　老圃天地間（論語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吾園東山傅（晉謝安隱居東山蔡情立墅野亭與王羲之游）　蔓菁（本草云蔓菁一名蕪菁）　雖微（本草云蔓菁一名蕪菁）
花（本草云蔓菁葉似菘而大又曰根葉沈平地千丈不難）　孤秀（本草云蔓菁葉似菘而大又曰根葉沈平地千丈不難）　能自拔（本草云蔓菁葉似菘而大又曰根葉沈平地千丈不難）　葛（本草云蔓菁葉似菘而大又曰根葉沈平地千丈不難）
至則（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以（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柏（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於（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石（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間（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蟠（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屈（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苦（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蹇（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拔（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不（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則（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曰（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柏（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坐（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南（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石（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間（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天（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命（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本（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如（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此（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棲（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云（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仰（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人（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但（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愛（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平（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地（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其（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生（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之（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意（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則（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又（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平（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地（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之（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柏（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難（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易（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成（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而（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易（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壞（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天（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工（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巧（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有（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餘（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君（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看（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盡（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爲（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汝（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蠧（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羅（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宇（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功（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前（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輩（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言（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所（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傳（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云（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山（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有（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所（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感（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歌（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詩（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爲（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之（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不（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采（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拔（萱草一名蘐本草云萱草一名）　生意（當春萱草亂葉中一一芳心）
萱草（本草云萱草一名蘐）　雖微（本草云萱草一名蘐）　花（本草云萱草一名蘐）　孤秀（本草云萱草一名蘐）　能自拔（本草云萱草一名蘐）　萱草（本草云萱草一名蘐）　亂葉中（本草云萱草一名蘐）　一一芳心（本草云萱草一名蘐）
挺（退之詩柏生那石間蟠屈苦蹇拔不）　牽牛（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獨何（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畏（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日（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晚（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詰曲（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自（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牙（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蘖（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走（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尋（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荆（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與（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榛（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如（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有（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宿（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苗（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illegible]（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illegible]（詩豳風曰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　[illegible]

其弟生蜀道白至來江南漂流到関輔越關抵閿
見集中懐貢閿鄉住中三輔也詳
閿鄉住中 猶不失芳甘濃濃翠莖蒲梢憎露滴
及其未花實可災資雖秋節忽已老苦寒非所
堪翻根取其實對此微物慙
蜀中亦有而細又硬本草白生河東川谷山陵本草青白生云生
謹按范子計然云白芷出中山今先生詩云云豈亦彼所得之種
芳草第綠自於閿乃閿鄉中亦有乎白芷葉自江南乃古所
謂蘼蕪芎藭多芳草者乎閿鄉中二輔也又其未花實見古歌謠
之時芳草名蘼蕪其可以爲菜白芷葉名
高雅可採浴湯此所以資摧落之歌矣

自我來關輔南山得肆遊山中亦何有草木蘙蒙
幽鳥鳴人不識生此亂石溝谷高雲霜黃黃葉不
得掃下有千歲根蟠蜿如蝮蛇長爲鬼神守徑滑
安敢偷攀枯根拔山城已窮僻況與城相
遠我來亦何事徙倚望雲嶽不見苦吟人清樽爲
誰滿

和丈與可洋州園池三十首
石林先生云丈同宇與可洋州人熙寧八年出守洋州通判司法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
八公黃州滿正杭州
詩語人以爲知言

湖橋
朱欄畫柱照湖明白鳥雙雙掠岸行
欸乃一聲山水綠
詩百篇橋下綠魚晚無數
落鳥如
過橋聲 又似漢皇歸去後水仙環珮月中行
八公使浪之所以流連忘返者
得疾 八公使浪之所以流連忘返者
而出 八公使浪之所以流連忘返者
生此亂石溝谷間蘇公所謂
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眼心隨白雲去遠山之
麓汝從何方來空齒發如玉 八公 猶我汝也
懷出新詩秀語奪山綠覺來已茫昧但記說秋菊
有如採樵子入洞聽琴筑歸來寫遺聲猶勝入間
曲 八月十二日夜宿
歸作 嘉中其妻之及覺雖記一句云
野菊生秋澗芳心空自知 見物吾堪悲詩云
驚歲晚唯有暗香悲花開澗水上花落澗水流
衰榮亦變異況復歲將期遲客方多感秋風詠江蘺

不嫌冰雪遶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少陵杜詩題畫金花巧耐寒）

記[illegible]（李書記水畫黑使人眩之若果未必後之○子功承天歸宗寺禪院晉成東大年王義之書有右軍墨池）

竹塢

晚節先生道轉孤歲寒唯有竹相娛籠才杜牧真堪笑（子牧詩自注云盛時內重外輕往方面之官皆以才俊為公云揭匾通判供國公使）喚作軍中萬丈夫（晉桓伊拔晚晴心賦竹林外叢竹十餘竿而環侍）

荻浦

雨折霜乾不柰秋白花黃葉使人愁月明小艇湖邊宿便是江南鸕鷀洲（文公鸕鷀洲在郴州北岸下大江中桂方言謂鸕鷀為鸕鷀洲）

蓼嶼

秋歸南浦嬾姑鳴（公家語孔子謂宰予曰晝寢則北堂之內十里燒燔之聲猶在水耳）鞚落橫湖沙水清臥雨幽花無限思抱叢蓼蝶不勝情

望雲樓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出本無心歸亦好（莊周書一名銀黃左界北陸南極之中而出地）白雲還似望雲人（晉卞壼字望雲年十四舉秀才）

天漢臺

漢水東流舊見經（經指言書也禹貢云東流為漢）銀黃左界上通靈（皇甥案一名銀黃謝莊月賦斜漢左界北陸南極之中究公詩句之意以言地上之漢與天上之漢相通耳）北臺試向天文看閣道中間第幾星（後天文志中宮後十星維漢抵蒼室曰閣道又傳漢天文志閣道六星在羽林之北宮室之間道天漢中四星曰天駟閣道以比天漢其臺以比閣道中星耳）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桂臺低亞（少陵詩風雨不改桂花臺低亞）[illegible]（[illegible]書云張芝臨池書[illegible]）只從昨夜十分痛漸覺冰輪出海遲

二樂榭

此間真趣豈容談二樂并君已是三（孟可論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智更煩詞妄見坐令磨盾作狸（吳來詩云一見因妄生○文公論曼倩孔子）

濯泉亭

閑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答雲煙（文公和詩潮勸是生涯）君多揀長腰米（文公自注郴州在郴州北岸下大江中桂方言謂其米為長腰米）猶有鸕鷀杓（文公自注郴州在郴州北岸下大江中桂方言謂其好也○商良腰將米酸）消破亭中萬斛泉

吏隱亭

縱橫吾愛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閑昨夜清風眠北牖（通鑑晉陶潛嘗言夏日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朝來爽氣在西山（王維微之為相中書重門晝掩吏不卷直以手板柱頤曰西山朝來爽氣有爽氣耳）

霜菊亭

解攜新墅不自持嬋娟已有盈盈意看取霜前意須待秋風粉落時

無言亭

慇懃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彈指未終千偈了向人還道本無言（維摩詰見維摩詰經）

霧香亭

亭下佳人錦繡衣 雲溪雜記云由天地直下山十五里三四月間紅紫相間如被錦繞谷中奇花異卉不可勝述
花巳飜零露巳晞 天公詩云晞乾也未晞到午後乃乾正用此

涵虛亭

水軒花樹兩爭妍秋月春風各自偏惟有此亭無一物坐觀萬景得天全 風天公詩意水之清花之紅月之白風之香各自偏也此亭無一物坐觀則不着一物萬景皆入故何如

溪光亭

決去湖波尚有情却隨初日動簷楹溪光自古無人盡憑仗新詩與寫成 天公詩意湖波決去而溪光自古無人盡憑仗而詩與寫成

披錦亭

煙紅露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綉屏錦帳咽笙簧 天公詩意花之多如錦帳也

過溪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四柱亭前野水微忽悟過溪還一笑 列禦寇山乳大平與周孝王太子晉遊陸行結駟乘水乘舟同舟而濟大懼今出門二乘吾懼於此

水禽驚落翠毛衣 增野鳧詩 詩意野鳧之因人驚而落翠毛衣也

襖亭

曲池流水細鱗鱗詢會賓僚俗務休日計周公揆時品內流水以洗酒杯以流水之義東晉王羲之與謝安石孫綽許詢支遁等四十一人修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曰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寒盧港

溶溶晴漾漾春暉蘆筍生時柳絮飛 晉永和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桑

桃花 曙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水鱖魚肥 吳均詩桃花流水鱖魚肥西塞山前白鷺飛

野人盧

少年辛苦事犁鋤 孟子舜自畎畝之中耕而陶河濱之畔漁 剛厥青山遠故居老 退之詩白髮剛於青山遠

磐華堂無意味却須時到野人盧 天公方在田畝所見皆青山綠竹故遂詩云羽觴隨波一漢相承到洛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皆禊飲於水濱

此君亭

寄語庵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合相親 天公名竹為抱節君

夫子 陶公詩老可 我亦愛此君 晉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子猷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紅粉翠蛾應不要 晉劉雲勸陶先生作畫君堂記人不如 人不知

蓴鱸亭

金稚徵

金稚徵復里人知不見鱸魚憤自低須是松江烟雨裏小船燒薤搗香虀

南園

不種夭桃與綠楊使君應欲作農桑春田雨過羅紋膩夏塍風來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樂有餘一麾從此首歸塗

和孔密州五絶

見餘家園池

大姊傳閣載酒過

未忍看壞碧陽關三疊君須祕除却滕西不解歌

小詩

春茁西園見寄

歲歲開園成故事年年行樂不在雨裏小船燒薤搗香虀

雜纖慈愛聰明惠利人

南園

不種夭桃與綠楊使君應欲作農桑春田雨過羅紋膩夏塍風來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樂有餘一麾從此首歸塗

和孔密州五絶

見餘家園池

大姊傳閣載酒過

未忍看壞碧陽關三疊君須祕除却滕西不解歌

小詩

春茁西園見寄

歲歲開園成故事年年行樂不在雨裏小船燒薤搗香虀

雜纖慈愛聰明惠利人

東欄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

人生看得幾清明

和流杯石上草書小詩

蜂腰鶴膝翰希逸

春蚓秋蛇病子雲

笑如今二施更逢君

堂後白牡丹

城西千葉豈不好笑雜春風酒脸丹何似後堂氷玉潔遊蜂非意不相干

司馬君實獨樂園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

柳子厚謂三屋間之氣皆元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悅樂 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
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卧不出冠蓋
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
貴知我寡(大公)(才全德不形莊子全德之人哉)(希則知者希吳越春秋)先生獨何事四海
望閒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司馬溫公)
(西漢閒通說韓信曰足下幸歸臣臣不敢持是安歸乎)造物不我捨名聲遂性各琴尊(溫公)
信歸其人豈忍足下幸歸臣臣不敢持是安歸乎)(溫公)
吾輩此病天所赭(溫公)(莊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我本放
(其山上有赭焉)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列子仲尼曰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此乃人之一病若喪我則無病矣)
(故閑冶天下以鑄兵仕執政以新法亂之若我聞新法亂之不敢言也)

滕縣時同年西園

人皆種榆柳坐待十畝陰(子仁杜詩與致)我獨種松
栢守此一寸心(大公)(栢之為木也大公太史公云十歲樹之)駿種木不種德(栢之為木也大公太史公云十歲樹之)聚散如飛禽老
時吾不識用意一何深知人得數士重義忘千金
西園手所開(閑栢)珍木來千岑養此
霜雪根遲彼鸞鳳吟(大公指言)(雅松栢也)池塘得流水龜魚自
浮沉幽桂日夜長(大公)(閑桂花白葉黃壯桂赤白白葉冬夏常青)白花亂青衿(大公本草)
豈獨蕓草木子孫已成林(大公)(大公子十圍以上)樊侯
(樊噲)(大公之大夫封於杞謚)會當出子羣(大公)(大公封於杞謚)
(樊噲與秦將戰時人望之猶以為樊將軍)

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

雪驂霜鬢語倦遊滿園林取次行要識將軍不
(溫公)(溫公退居洛陽園林取次行要識將軍不)
凡夫(溫公)(謝安泣下乃越席而坐謝安侍坐伊摩筆志詩曰誰為將軍不凡夫)
(晉書帝召相問欲官之謝安泣下乃越席而坐謝安侍坐伊摩筆志詩曰誰為將軍不凡夫)
來紙毀小人羹(是日撤父老酒食。匡衡傳元年鄭伯賜)從
(會箕未嘗君之羹請少嘗之)(左傳隱元年鄭伯賜)
西園牡丹夜沉沉(大公指言)(帝元延元年止月長安章城門人牡丹亡)珍木來千岑養此
(閑桂花白葉黃壯桂赤白白葉冬夏常青)(雅松栢也)池塘得流水龜魚自
霜雪根遲彼鸞鳳吟(大公指言)(雅松栢也)白花亂青衿(大公本草)
尚有遊人能抑陰鶴唳聽賢時風露下落花
(地理志太原五行志曰成帝元延元年止月長安章城門人牡丹亡)(大公)(大公子十圍)樊侯
(樊噲)(大公之大夫封於杞謚)會當出子羣(大公)(大公封於杞謚)
(樊噲與秦將戰時人望之猶以為樊將軍)
飛絮滿衣襟
鸞驂雜奏舞真道友絲絲紅掌是鄉人(紅掌海棠)何時
翠竹江村路送我柴門月色新(溫公)(溫公退居洛陽園林有詩白水真人廟前竹翠竹江村路相送柴門月色新)
小園五詠

人參

上黨天下有（次公名在冀州西南紅枝賀平澤路側
剛戰國時張儀以為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流名曰懷中之
眼而故又有詩曰上黨羊為天下脊）山蕳叢發芳辛（古方用未也）
寒食餘（名生潤宜典今人集令月研杏
酪都謝蓬二書生謝曰我有瑞露之酒
醞於白花之中如田舞例其味甘香也）丹田自宿火渴肺還
真井底（次公按本草人參在上黨及遼東者
李德裕云白雪山北採者如井底）玄泉傾海腰
生津頻飽內熱子（次公莊子論梁曰今
飽而久飲水救其內熱）一洗智中
塵（飽按四時纂要載此黃帝問岐伯方云十月生地黃十斤
升酒四升右以文武火煎地黃汁數沸即以
下文又煎一二十沸已來下臘丹盡下酥蜜同汁煎良久候稠如餳
時丸為末非也）移根
山澤（次公莊子曰今夫五行
人參一本枝葉數五尺餘具體人狀）遂東
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相稱（次公
宗之所自出曰祖次祖曰稱其年亦著生四極各五葉中心一
莖四葉人參初生小者一莖兩葉
莖有花細小如粟粒紫白色秋後結子如大豆生青熟紅白
落）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啓上藥無苞次（次公
本草陶隱居曰人參主安精神
開心益智）憂患何足蔽

地黃

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髓入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
身（次公曰樂天採地黃苗詩云莫采不過畦家貴人與白面郎與君供肥馬可使
腸）我養正伏櫪（魏武帝
公孫瓚傳曰袁紹遣武帝
氣不振（後漢書馬援傳曰援
據鞍顧眄其壯也）移栽附沃壤（重本草古稱地
黃宜黃土今不
然大氐肥壤盛地則根大而多汁）蕃盛爭新春（次公云以水
本草注曰華子云除寒熱補絕傷逐
流而甘之也
頂者名人黃瓜者名地黃其苗半莖半葉白花也）重湯養陳薪（次公云
以器盛水而煮之重湯也）投以東向清（次公云本草陶隱居云河豚出東海大守嘗云堅上者
理細性介烈能解毒降乃嚥而嘯海常以冬春不
故也吾以十一月望與客汲朔作東九書曰此為記）其用皮肉老少則服有倚傾

枸杞

松獨秀無衆草（次公云松柏之下其草不生
會稽曰松樹高勁獨秀衆草不生
宗懍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上旬採松葉雜黍米粉
成糍團如鼎耳狀以祀祖禰）孤根蔭長
神藥不自閟羅生蒲山澤（閟張揖曰閟
羊百愛藏有野火尼（尼
事過服等安隸青裏春自長綠珠纍纍垂紅采（本草
新植紫筍生即節根堪頭花實俱收拾無弃物（次公本草陶
可索仙人儻許我借杖扶衰疾（次公本草
越山春始寒霜晚剪好朝來出細蕊稍舒覺芳歲
老（次公曰菊花九月開而嶺上南人采乃謂於歲中更
理性介烈能禦霜雪此為記）孤根蔭長
松獨秀無衆草（次公云松柏之下其草不
會稽曰松樹高勁獨秀衆草不生
宗懍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上旬採松葉雜黍米粉
成糍團如鼎耳狀以祀祖禰）晨光雖照羅纖
甘菊（次公本草陶隱居云甘菊生南山
以樂枝桃潤之堪食）秋雨半摧倒先生臥

不出黃葉紛可掃無人送酒壺（陶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嘗九月九日無酒坐宅邊菊叢中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空腹嘗珠實香風入牙頰楚些發天藻（宋公休復詞招魂有些字注云楚人發語之辭詞也楚詞云久發芳蘂兮莫懷王母二云神仙之書名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新寒蔚已滿宿根寧不搞揚揚弄芳蘂生死何足道頗訝昌黎公恨前生不早（昌黎之秋懷詩末云恨不生古初中間好晚）

意苡

伏波飯薏苡薏傳神良能除五溺毒（魏鄧道元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蠻馬援征五溪飯薏苡是也）不救讒言傷（馬援征五溪飯薏苡以療瘴）讒言風雨過聲聲又亦云兩俱不足治但愛草木長（宋公園詩云草木長）草木各有宜珍產駢南荒（降桑使君分寄驩人忙）雪粉剖桃瓤（本草桃仁一名桃瓤）炊作軟米香（宋公園詩云炊如軟米香）蓬荻安中有樂與糧春為芰珠圓（屈原楚辭芰荷菱也）蜂巢媳蛹房（詩蜾蠃負蜴）新苞出蜂蜜（本草蜂子房也）主人之女為臣炊雕俎之飯（子美於楊監宅食筍詩雕俎之飯）子美於楊監宅食筍詩雕俎之飯）腸牙小公社（詩又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會直云著本黃精乃是黃獨字訛如字（唐朱黃精乃是黃獨也）獨何者玉粒照座光

果實

送鄭戶曹賦席上果得榧子

彼美玉山果藥為金盤寶（本公小榧子出信州玉山縣以壞在衡霍玉山得名杜詩況聞內金盤盛）在衡霍（雍錄衡霍二山在湘潭衡山縣）瘴霧脫蛮溪清樽奉佳客客行何以贈一語

伯游漢永元年文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者相繼豈惟人之害物亦如之唐天寶中益州長史章仇兼瓊進貢故有斯役杜子美詩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是也○子瞻惠州荔支自子华伯游進入○子瞻謫居惠州荔支自子华伯游進入○子瞻謫居惠州荔支自子华伯游進入○子瞻謫居

是馬來看立不正 獨自拔榛莽復迹安公晉朝皇甫謐著高士傳曰安公東都先生雪中卷迹也 最先犯曉過朱橋誰憐破屋眠無褥 杜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林子曰杜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兩脚未斷兩脚如脈未斷也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坐覺村醪語不甜 杜牧之詩潘閬來遊村醪人語甘 惟有暮鴉知客意繞林飛半片落寒條

陪歐陽公宴西湖 杭州西湖

謂公方壯鬢似雪謂公已老光浮頰 歐公自謂 攜來湖上飲美酒醉後劇談猶激烈 歐公每與賓客談論終日不倦 來 湖邊草木新著雨霜前菊蕊爭煌煌 插花起舞為公壽公言百歲如風狂 熊壯百歲如風狂 赤松共遊也不惡 張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能隨風雨而得仙見漢書 誰能忍飢

咬僊藥 僊與仙同 見神仙傳 我幾年來忍飢謂既甚不知者古兒有酒食即乃食杜甫顧陸神妻壽見食杞菊序 已將壽天付天公彼徒辛苦吾羞榮 宁七甘前漢陳遵謂張孟卿曰足下前設高論以為人生自約不取賤跡而我放意自恣以適其樂官爵功名不可求於子而羞獨慕子何也 銀缸晝燭照湖明不辭歌舞勸公飲坐無桓伊能撫箏 魏謝安功名蓋世桓伊故安時坐伊於筝而歌悲壯謝安既不易為臣良獨畏忠信事不渠八有見敏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雅心輔王成二叔反流言聲節陳既班仰可觀安位下詔誡辱書苦貝此不丹帝 有規色

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為

移厨飲湖上

喜逢門外白衣人 曜潘岳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中坐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江州刺史王弘送酒即便就飲而歸出續晉陽春秋 欲會湖中赤玉螭遊舫已

月入秋帷病枕寥霜飛故衾誰可憐吹帽狂
司馬（大公全西京記為桓伊參軍事九日會龍山桓大司馬令孟嘉落帽狂司馬謝安也為桓溫司馬謝安時為吏部尚書）空費相推南山之義（晉孫盛老子傳序曰桓司馬南康王叔為狂司馬）空費親春老孟光（後漢梁鴻妻也梁鴻至吳依大家皐伯鴻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不作雍容傾座上（後漢司馬相如客臨邛令卓王孫之為具召之并召令長卿適病不能臨令身自如臨邛卓王孫以為不足與語或言相如可與琴心）京兆平反一笑春（漢書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冤枉多有所平反母喜）騎驢客問惟甚驚（唐詩紀事曰伊慶北平上歲暮詩成驢上吟）成就（一作驚）都一坐盡傾（一作驚）
（唐詩紀事曰李白當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身醉臥花間君莫笑）
醉倚門旁送不動（陳公名令先生為此事賦詩）
（陳公名令先生為此事賦詩）
（陳公名令先生為此事賦詩）

知但覺紅綠眩亮物劉夢得成詩者宋朝成都 幽夢清詩
墮子七歲子白詩未成詩者根始能 醒時江月
看明月墮江水 撼撼風聲雖在耳細事
不見 蜀江劉伶酒杜甫酒中八仙一斗衆情 不覺馬蹄塵滿面 之劉禎贈
蘇州閶門立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 老物
公公歸
小園陰陰遍洒墾芳塘淑淑分生紋已頗仙快來
行雨 如子公遊以舟子利船 高攬水通沂時放參公為之
緑色鮮 黃鸝時往來在坐更歌一 一絕二十五弦聲逸亞山行雨詩 某遣
翠千翻好舞王孫歸未得 歌聲便駐雲 蓬列子薛譚學謳 青雨止餘於
梁間 反不敢言歸今子以公小論 秦青未能窮之故辭謝
雪謝人 喪王在舞曲 皇子威過 秋空思 獲片行雲不散來 貞對
綺羅辭白酒 子八公子白詩 試將文字 幽紅錦 詩不 之
閒初熟山中紀 試教空疑宴 裳香

文宗子歲 餘辭紅 今宵記取醒時節 唤船渡口迎秋女
圖。師十首見 看子硯歌注 駐馬橋邊問秦娘 秦樓前地戲詩有時 曾把四絃娛白傅
傳集 滿 畫四絃一 聲如裂帛 敢將百草鬬吳王 吳王與西施 從今却笑風流守
見前 注 畫戟空疑宴 裳香
畫戟雕物詩 北面 森
畫戟宴 裳香

今年果起故將軍 閏喬大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軍向不得夜行 閒故也 平次公先生 行物春州 幽夢清詩
太傅詩云明年定起故將軍 未肯先 醒時江月
墮子七歲子白詩未成 詩者根始能 不見 蜀江劉伶酒杜甫酒中八仙一斗衆情 不覺馬蹄塵滿面 之劉禎贈
蘇州閶門立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 老物
公公歸
小園陰陰遍洒墾芳塘淑淑分生紋已頗仙快來
行雨 如子公遊以舟子利船 高攬水通沂時放參公為之
緑色鮮 黃鸝時往來在坐更歌一 一絕二十五弦聲逸亞山行雨詩 某遣
翠千翻好舞王孫歸未得 歌聲便駐雲 蓬列子薛譚學謳 青雨止餘於
梁間 反不敢言歸今子以公小論 秦青未能窮之故辭謝
雪謝人 喪王在舞曲 皇子威過 秋空思 獲片行雲不散來 貞對
綺羅辭白酒 子八公子白詩 試將文字 幽紅錦 詩不 之
閒初熟山中紀 試教空疑宴 裳香

信有神馬畫裏麗貞細事 食肉更何人 後漢龐公 飛而 食肉此萬里 淚
前蠻觸爭 蠻觸子 神農氏 萬古 萬里 萬古 萬古 萬古
萄巾 軍使人 視良 來車 萬古 萬古 萬古 萬古
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 子七 先生 萬古 萬古 萬古
有幾日西軒月色夜 求教公 萬古 萬古 萬古
求教公當不 萬古 萬古 萬古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將軍破賊自草檄 檄 子八公 檄 子八公 檄 子八公
詩說朝俱第一 子八公 第一 子八公 第一 子八公
識字少能敵西 子八公 子八公 子八公 子八公
欲把笙歌賤鋒鏑紅茆朝開猛士操翠帷春卷佳
人出 學壯牧詩 人出 人出 人出 人出
寂寂 子仁王 寂寂 寂寂 寂寂 寂寂
一聲吹裂增前石 子八公 一聲 一聲 一聲 一聲
生 子八公 生 生 生 生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先生生長匡廬山 匡廬 先生 先生 先生 先生
帰閑 帰閑 帰閑 帰閑 帰閑 帰閑
白石山房詩注 白石山房詩注 白石山房詩注 白石山房詩注
專習長兩自 專習長兩自 專習長兩自 專習長兩自
閒長安中閒里少年 閒長安中閒里少年 閒長安中閒里少年 閒長安中閒里少年
若何其列文吏 若何其列文吏 若何其列文吏 若何其列文吏

閏喬大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軍向不得夜行 閒故也 平次公先生 行物春州 幽夢清詩
太傅詩云明年定起故將軍 未肯先 醒時江月
墮子七歲子白詩未成 詩者根始能 不見 蜀江劉伶酒杜甫酒中八仙一斗衆情 不覺馬蹄塵滿面 之劉禎贈
蘇州閶門立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 老物
公公歸
小園陰陰遍洒墾芳塘淑淑分生紋已頗仙快來
行雨 如子公遊以舟子利船 高攬水通沂時放參公為之
緑色鮮 黃鸝時往來在坐更歌一 一絕二十五弦聲逸亞山行雨詩 某遣
翠千翻好舞王孫歸未得 歌聲便駐雲 蓬列子薛譚學謳 青雨止餘於
梁間 反不敢言歸今子以公小論 秦青未能窮之故辭謝
雪謝人 喪王在舞曲 皇子威過 秋空思 獲片行雲不散來 貞對
綺羅辭白酒 子八公子白詩 試將文字 幽紅錦 詩不 之
閒初熟山中紀 試教空疑宴 裳香

信有神馬畫裏麗貞細事 食肉更何人 後漢龐公 飛而 食肉此萬里 淚
前蠻觸爭 蠻觸子 神農氏 萬古 萬里 萬古 萬古 萬古
萄巾 軍使人 視良 來車 萬古 萬古 萬古 萬古
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 子七 先生 萬古 萬古 萬古
有幾日西軒月色夜 求教公 萬古 萬古 萬古
求教公當不 萬古 萬古 萬古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將軍破賊自草檄 檄 子八公 檄 子八公 檄 子八公
詩說朝俱第一 子八公 第一 子八公 第一 子八公
識字少能敵西 子八公 子八公 子八公 子八公
欲把笙歌賤鋒鏑紅茆朝開猛士操翠帷春卷佳
人出 學壯牧詩 人出 人出 人出 人出
寂寂 子仁王 寂寂 寂寂 寂寂 寂寂
一聲吹裂增前石 子八公 一聲 一聲 一聲 一聲
生 子八公 生 生 生 生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先生生長匡廬山 匡廬 先生 先生 先生 先生
帰閑 帰閑 帰閑 帰閑 帰閑 帰閑
白石山房詩注 白石山房詩注 白石山房詩注 白石山房詩注
專習長兩自 專習長兩自 專習長兩自 專習長兩自
閒長安中閒里少年 閒長安中閒里少年 閒長安中閒里少年 閒長安中閒里少年
若何其列文吏 若何其列文吏 若何其列文吏 若何其列文吏

奮髯飛忽逢宋子元

宋諱字子元襄陽太守兼
防禦副使續資名將新舊傳皆有
傳博聞其故對言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乃敢
起現戰博奮髯飛兒曰舞兒敢以此爲陷耶乃定
群盜誅七百誰信家書藏九千

次公先生作李氏山房
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
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中
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
後書九千餘卷云 春風

無事秋月閑紅粧執樂豪且妍紫衫玉帶兩部全

次公孔雀雖主
天兩部歌次 琵琶一抹四十絃

謂四絃一聲如裂帛
云一抹四十絃即十面埋
伏之類 老來漸減金釵興

公年十二三
時善舞柘枝
酣坐促令
之 客來留飲不計錢寥落公愛公如子產兒啼卧路呼

○次公會稽史氏子產始
生兒啼卧路
人公孫大娘弟子
也 不還二十六年而死于壯武
軍中

聞李公擇飲傳國博家大醉二首

其一

我愛山郡空留連羽檄交馳公飲酒公無難約束官奴實花細薰衣理賓客夜不眠曉來

次公孔雀雖主
天兩部歌次 琵琶一抹四十絃

謂四絃一聲如裂帛
云一抹四十絃即十面埋
伏之類 老來漸減金釵興

公年十二三
時善舞柘枝
酣坐促令
之 客來留飲不計錢寥落公愛公如子產兒啼卧路呼

○次公會稽史氏子產始
生兒啼卧路
人公孫大娘弟子
也 不還二十六年而死于壯武
軍中

聞李公擇飲傳國博家大醉二首

其一

我愛山郡空留連羽檄交馳公飲酒公無難約束官奴實花細薰衣理賓客夜不眠曉來

日見太守太守曰君近日作何詩
郡中賓客皆稱誦之曰唱作一謎四物直上四動下
之則坐酒風盛值兩也太守爲之大笑

要當效公八百里

要當效公不效
駕御之術
駕其說而
效之不及
駕御之術
駕其說而
效之不及

駕其說而效之不及
駕御之術
駕其說而
效之不及

駕其說而效之不及
駕御之術
駕其說而
效之不及

駕其說而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公國按先生詩云僕
館於官舍人張師厚來過二王
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纍衣步月路
垂自獨酌無相親 舉挽長條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
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
明朝卷地春風惡 地起白鳥皆飄洋 但見綠葉栖殘
紅 公此篇不使事語亦新意古所未有
紅殘 公菊所謂不食煙火食人之語也

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此詩

白酒無聲滑瀉油醉行堤上散春愁春風料峭羊
角轉 公南子詩槌於抱羊角而上生 河水眇緜瓜蔓
流 子仁來衛記云二月三月秋花水
五月瓜蔓水漲瓜蔓延故以名 君已思歸夢已峽我
能未到說黃州 子仁自衛詩潮州未到人
周顒中坐所歎曰風雪不殊京洛但恨少一謝安石耳 公過江人士每飯日相要出郊亭飲宴
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安得作楚囚相對泣耶 歲收淚而潮之
已未忍悲歌學楚囚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

千金漸帚人誰買 公觀文帝曰人喜於自見而文振一躰群
帝喜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意也 公不買何此言已不合於人矣 半額
則自謂帚為適用然帚人之不買也 公舉帚而比之千金
蛾眉世所妍 厚孫漢馬傳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公半額之眉固非妍好而世之所尚貴在趙時之文耳 顧我自為都毗
睹孫權言我眉連士失意酣飲則以不獨滿三分空且看 公此言已不合於人矣
睹則使之不上稱曰 公今何云頓我自
為都毗睹則以不獨滿三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紅苦戰知君便
無一不是 憐君欲關小嬋娟 公垂涕按先生詩云僕
今名小嬋娟似指人言之矣 青雲豈易量它日冀菊猶應似去年
酔裏未知誰得喪獨江風月不論錢 公江社詩朱橋不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也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

江上東風浪接天苦寒無賴破春妍試開雲夢煮
兒酒 公即今之快瀉錢塘藥玉船 子仁藥玉船盖以藥
作酒杯先生又有獨酌謝客玉船詩一首 春風卷起白鳥皆飄泽 但見綠葉栖殘
石作玉船自斟酌 公菊所謂不使事語亦新意古所未有
非故國 公即今之蜀中春月村市
春之夜市喧笑聲 冷煙溪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
馬行燈火記當年 公即今馬行
街東京繁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

忽驚春色二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紅苦戰知君便
白羽 騶虞傳曰騶虞白毛黑文尾長於身乘此馳二事 公白羽言於苦戰之
下則子治云赤羽若曰白羽若月蓋言其前羽也故不憚苦
歌則使之非諸白羽者也 倦游懶我憶黃封 子仁酒封言酒也集下以
先生詩又云定向黃封兼賜若 年來齒髮老來老 公影云老
封又云定向黃封兼賜若 不老二箱倒也
此去江淮東復東 驅車小家住鹽官縣 相會數引杯看劒坐生風 編社詩檢考證增
補看劒引杯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

燕飲下

詩十七首

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

楚有孫叔敖長城隱千里（潁末楊道潛詩曰乃使長城隱千里孫叔敖事見呂氏春秋中外子莊哀哉練裙子（寧南中劉後見任助論子西華兄弟俱不能自生活為交貴有恩）但使無多酌（次公事白詩曰但使無多酌）以玉（潁末楊道潛詩曰以玉為多白樂天有歌賜元中賀客詩云雖乏金叙十二行）鐵撥坐生風（宣和畫譜元中賀客詩云雖乏金叙十二行）有車茵在頗寶貧容勝（次公事白詩曰以貧容勝富）欲說且止止（次公事白詩曰欲說且止止不如一醉同）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靈堂

何遜楊州又幾年（何如何遜在揚州梅花盛開賦詩與故依然（潁末楊道潛詩曰東閣官梅動詩興）問季孟（次公事白詩曰問季孟北門山清已下揚州孔子曰吾與點也）卜築君方淮上郡（次公時為揚州守）此身正似蚤將老（次公時年四十）還來一醉西湖雨（次公事白詩曰還來一醉西湖雨）到處相逢是偶然（次公事白詩曰到處相逢是偶然）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次公於揚州守）

（次公事白詩曰與君同作少年遊）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靈堂

（次公事白詩曰與故依然）

（次公事白詩曰問季孟北門山清已下揚州孔子曰吾與點也）

（次公事白詩曰還來一醉西湖雨）

（次公事白詩曰到處相逢是偶然）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次公事白詩曰與君同作少年遊）

君才憂謫仙來詩記李白郎官湖我亦平文園（天公司馬相如病）
（孝文園令先生嘗病）
之意次云江上同三點（天公與下南士師二點）
同三點嘗以自由而（天公生出知杭州而）
出外隱可喜天涯又一樽濤雷教白雪梅雪耿（黃）
歸去多情雨應隨御史軒（御史軒之時夕旦干嘗）
（御史而）
（五家有竟獻父之不）
（五家有竟獻父之不）

次韻劉景文西湖帶上（天公自此杭州西湖也先生）
（而同景文秩於西）
（文有詩而先生和之也）
二老長身此兩峯（天公二老字相出而子吉伯泰太公二老字）
（玉山高）
並南峯當撞大呂應黃鍾（天公當撞大呂以喻同知之相應）
（也故爾謂禮樂兵農貫以一大呂）
辭雖下劉公幹（天公劉楨字公幹時在魏宮所從若曾文之有七子之目而劉）
（中在其又江淹作雜詩三十首此謝靈運所）
（謂中興詩而於湘人中特取劉楨王粲二人）
却見雲間陸（天公二陸士衡雲士龍）

士龍（襄陽耆舊記云士龍與荀隱同在陳平上前荀子曰）
（二荀鳴雄伯陸）
（晉代稱六俊平原最為）
（俊秀而機雲）
（亦兼之）
（士衡）
（曰

可暫逃顏跖網民公說州已西南不
貌仁品高某出天地之間行起喬松約赤松子王喬皆
神莫嫌風有待周莊子云列子禦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
乎行猶有待也謾欲戲寒鄒冷然心境空彷彿來笙鶴仙傳
所待也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以上嵩山頓舉手謝時人而
鶴於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

獨酌試藥玉滑盞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

月庭佳喜不可失作詩招之

鎔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中朝故事三日熙嘉會客詩注中琢削爲
酒杯規模定州瓷荷心雖淺狹鏡面良融瀰持此
壽佳客（杜詩主稱壽舉觴到手不容辭（前漢酈生說齊王田廣曰
師一飲至數石（前漢酈生傳曰王能爲漢王乎曰願聞天下之平
解酲曹侯天下平（曹侯謂曹參也漢書曰廷尉天下之平
疾來何遲（淵雅堂集注陶潛歸去來辭曰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
屢出奇（史記平六出奇計
日復出温問左右曰當見我有此客不

風流越王孫（拍言景既也乃越

（後漢小兒人之高士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
周以爲雨後成都無火煙雨中作飛煙也
通家情義有似求之晉陸機與弟雲書曰君歐云北方正無名何車而仙
經云鼠肥河車空所作必無功鼠矢河東梁州河仙茹得無類之人談其
許玉斧猶堪琢綠華（君曾見來此毒居士示病疏也乃越
以此毒詩長史之子許孫也群仙降其家事出真誥爲許掾有女
仙李綠華者九疑山中羅郁之妻也詩云綠華夜來
不可降期不來空玉斧（又曰綠華夜來
衆三生知不深共（三生石上舊精魂
疑業許其前身

詩酒趁芳年（周處風土記曰仲

春之月萬物發動名曰芳年
我開方綠觴醉餘（玉燭寶典曰仲春之月萬物發動名曰芳年
飛鳥出林驚起入草。
草聖（周處風土記曰仲春之月萬物發動名曰芳年
以張芝爲草聖

習氣餘（列子仲尼曰丘治魯三月而

奚作一狐裘如鶉結鶉結弟子衣名
化魯昭公出奔齊景公與之狐裘一隅而治魯魯國大化
澤閒形容甚麗（列子曰齊景公有裘千金之價晏子春秋曰景公
崔梁良願從之游（崔梁晏子春秋作崔杼
傳雖錄丹霞天（傳燈錄曰馬祖一日與大慧禪師遊天大慧取水佛曉之人或嚴之曰
吾燒取舍利（天公請禪師說法天公不見舍利慧曰和尚但燒取水佛曉之人或嚴之曰

渝柳黃益蓋春欲動（列子曰春氣發而百草生

子仁書法墨蹟鍾繇弟子宋高宗初學
澤閒形容甚麗（列子曰齊景公有裘千金之價晏子春秋曰景公
崔梁良願從之游（崔梁晏子春秋作崔杼
傳雖錄丹霞天（傳燈錄曰馬祖一日與大慧禪師遊天大慧取水佛曉之人或嚴之曰
吾燒取舍利（天公請禪師說法天公不見舍利慧曰和尚但燒取水佛曉之人或嚴之曰

無澗阿（阿公西湖北諸山也

（後漢逸民傳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
周以爲雨後成都無火煙雨中作飛煙也
通家情義有似求之晉陸機與弟雲書曰君歐云北方正無名何車而仙
經云鼠肥河車空所作必無功鼠矢河東梁州河仙茹得無類之人談其
許玉斧猶堪琢綠華（君曾見來此毒居士示病疏也乃越
以此毒詩長史之子許孫也群仙降其家事出真誥爲許掾有女
仙李綠華者九疑山中羅郁之妻也詩云綠華夜來
不可降期不來空玉斧（又曰綠華夜來
衆三生知不深共（三生石上舊精魂
疑業許其前身

嘯昔一念差（此一念又淨土宗

（後漢逸民傳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
周以爲雨後成都無火煙雨中作飛煙也
通家情義有似求之晉陸機與弟雲書曰君歐云北方正無名何車而仙
經云鼠肥河車空所作必無功鼠矢河東梁州河仙茹得無類之人談其
許玉斧猶堪琢綠華（君曾見來此毒居士示病疏也乃越
以此毒詩長史之子許孫也群仙降其家事出真誥爲許掾有女
仙李綠華者九疑山中羅郁之妻也詩云綠華夜來
不可降期不來空玉斧（又曰綠華夜來
衆三生知不深共（三生石上舊精魂
疑業許其前身

前身或

草聖（周處風土記曰仲春之月萬物發動名曰芳年
以張芝爲草聖

習氣餘（列子仲尼曰丘治魯三月而

奚作一狐裘如鶉結鶉結弟子衣名
化魯昭公出奔齊景公與之狐裘一隅而治魯魯國大化
澤閒形容甚麗（列子曰齊景公有裘千金之價晏子春秋曰景公
崔梁良願從之游（崔梁晏子春秋作崔杼
傳雖錄丹霞天（傳燈錄曰馬祖一日與大慧禪師遊天大慧取水佛曉之人或嚴之曰
吾燒取舍利（天公請禪師說法天公不見舍利慧曰和尚但燒取水佛曉之人或嚴之曰

儒臘謝赤松（司馬相如云

列子之徒居山
佛緣斬丹霞（少

時時

一篇出擾擾四座譁清濟詩得可驚次公飲罷歸
信美詞多奇回車入官府次公元康中為東海王越所辟為參軍後為東海太守治具閒賓
家子七朋喫雖夫妻治具亦可
親其親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改嘗飲薛蘧舉直弼
成咄嗟猶當書紳指字方回上書拒溫大虎即以為師
咄嗟猶當書紳指字方回上書拒溫大虎即以為師
校之並傳錄是猜
並根雜以參雷耳

次韻錢穆父會飲

彈冠恨不早世間漢王吉與貢禹為友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王陽沒後貢禹亦進
挂冠常苦遲後漢逢萌字子宇睦即
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去謂人曰三年
盛服每假寐晉二年
晉書公不老是之使組鏡被之被往從門調
閑時伏思元次公用鄭吉言作都之策也事文七年宋公固請
元次公不老是之使組鏡被之被往從門調
閑時伏思元次公用鄭吉言作都之策也事文七年宋公固請
元次盛服將朝尚早坐市假寐
閑時伏思元次公用鄭吉言作都之策也事文七年宋公固請
元次盛服將朝尚早坐市假寐
議事於此
復思也
東門采祖道在位五年費謝史記汲黯為東海太守
在位五年費謝史記汲黯為東海太守
江海去安此棄鹿安要當謀三徑陶淵明賦歸去來辭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歸汲黯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過一枝
過一枝
與君幾合散得酒忘醇醪君談似落屑
晉書王濛曰飲酒一斛醉一斗
晉書王濛曰飲酒一斛醉一斗
吐佳言如屑
我飲如奕棋世有作詩如弈棋
之語謝此二事皆不能
皆自言平生三不如人謂人
運晉書劉惔至謝安家
官之事歟事畢
官之事歟事畢
獨賢勞晉詩北山云我獨賢勞也
乃歸期通詩出車以勞還
公卿雖少安河流正東醮洛
前漢溝洫志禹以為河
乃醮二渠以引其河注云醮分也
元祐初
元祐初

良不凝稽神書紳指字方回上書拒溫大虎即以為師
咄嗟猶當書紳指字方回上書拒溫大虎即以為師
成咄嗟猶當書紳指字方回上書拒溫大虎即以為師
校之並傳錄是猜
並根雜以參雷耳

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

白髮已十載青春無一堪不驚新歲換聊與故人
牛健民聲喜鵲婚靈意酬厚惠
鵲飛微不到地和暖要宜蚕
詩川封自子云辛丑歲三月五日天氣晴和風物明美
與二三鄰曲同遊桐川分先生立春日有正月之初矣
風流曲
水動
晉志晉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尚書束晳曰周公初成洛邑
水心之曲乃因其勢立曲
水同一觴相屬詩曰為
朝事迎春苑在
建康東南二十里
巫掾頗哀後
明白外事掾職曰此巫掾之事
河北縣紅謝朗謂
為支名也未詳紅謝縣名也
得青謹安公每立春
日作五辛盤也
膩酒是黃柑
近吏舍吏白歌戰呼參
除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歡呼曰柑和哀懷又灰槁
如死火
晉氣尚饒貧白嗟李河朔紅消真劒南
卧殘燈張謂離別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
墜宗門雄要無着和尚時五臺
如何住行僧曰凡聖同居龍蛇混雜
三後三三無
着和尚問渊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

小酒生黎法直生周朝會晏安分語
有毒滴瀝取無窮凍醴寒初洽春醅暖更餘
公卿雖少安河流正東醮洛
前漢溝洫志禹以為河
乃醮二渠以引其河注云醮分也
元祐初

氣清之貌也 攀妻兩樽合醉笑一歌同里閑裁山比田園忘機澤東 先公於此州在職置山之北世業濱海 先生有田在常州之有荊溪即太湖也歸期那敢說安訊不曾通鸞髮鬖鬖鬌全白皺顏斟酌老醉耳闘長洲得殷勤初飽三猶鼠益豐蘆蘆收土芋養耳斫霜叢 子瞻東坡詩云霜芋魁羹 先生有 詩云霜芋收時正好 蓴耳 吳中謂蓴為蓴菜 張翰思吳中蓴羹鱸膾因棄官而歸 晉書云張季鷹縱任不拘或謂之曰子有千載之名而不及身後何不自適一杯酒乎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也 見世說 其詩曰秋風起兮木葉飛吳江水兮蓴菜肥三千里兮鱸魚美 其意蓋謂此也 又司馬相如大人賦云使蓋圜橫流而無所止 蓋圜水名 在吳興 橫流而行 無所止 言其遠也 汪文度 晉王坦之字文度 文集大抵皆長大 句法 歸途陷泥淖炬火燎前逢縢上 家傳張長公 張公治之為人 文集文集文法 伯方考若 晉張翰字季鷹 吳人 見水流於吳而已矣 數數尚乘風 晉書張翰傳 其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河朔不阿守宦非希時 為太子舍人 時 為太子 舍人 之物不下公卿 後事 帝 幾總 所 淮南王招猶尚以疏過也 其 之 辱 其 之 辱 其 之 大丈夫以不能取容當世故樂身不仕 長公 公 言 之 大 矣閉視朝集有賢 陳子昂 白詩 詩 及之 和詩仍醉墨戲海 文書 即 詩 論 王羲 之 書 鵝 戲 海

小飲公謹舟中

青泥赤日午相燒走扣船窗柳影中輸我東坡無限睡當君南浦不貧風坐看郎報談笑閑說滁山憤醉劍 陳 堂 司馬君實 酣 劍 歐陽永叔 來 救 月照還空

與閑山居士小飲

一盃連坐兩鬚蒼數片深紅入座飛十分激艷君休訴且看桃花好面皮 唐人詩云未見桃花面皮終不老 桃 眼 乳

試選 詩八首

監試呈諸試官 郎 從 之 審 五 事 先 生 在 杭 州 監 試

我本山中人寒苦空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禀既得旋廢志懶情今十稔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 漢 梁 試 進 士 不 中 維 者 數 以 墨 水 飲 舉 人 今 至 尚 有 飲 墨 水 者 子 仁 北 齊 邢 邵 著 飲 墨 水 一 斗 每聞科詔下白汗如流瀋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翹楚託毫端閑蓀香不數蓼花岸貧家見珠貝暗晃自難覆編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 陳 列 衆 如 貝 之 晁 千金聘全璧百納收寸錦調和椒桂醞咀嚼沙礫砭膚看成半顧 晉 顧 愷 之 言 於 中 好 畫 四 方 皆 半 就 子 學 行 於 邯 鄲 未 能 得 趙 又 失 其 故 步 又 云 學 以 一 足 還 國 而 行 還 到 書 反 譯 者 反 伯 樂 言 識 馬 也 氣 麼 羣 兒 凜 驟 蛟 龍 不 出 出 魚 鮪 切 謀 為 淦 歸 途 陷 泥 淖 炬 火 燎 前 逢 縢 上 家 傳 張 長 公 張 公 治 之 為 人 文 集 文 法 伯 樂 言 識 馬 也 至 音 又 乃 信 行 於 天 下 士 徵 管 幾 左 莊 論 語 子 路 問 成 人 之 道 子 曰 今 之 成 人 者 何 必 然 見 利 思 義 見 危 授 命 其 授 命 左 莊 其 授 命 左 莊 吾 子 書 也 詔 千 載 後 石 室 神 之 在 文 石 室 淵 公 綱 石 室 傳 爾 來 又 一 變 此 學 初 誰 於 權 衡 破 舊 法 翼 刻 鄙 容 我 懶 且 榮 聊 欲 廢 書 眼 衣 冷 暖 書 眼 乳 秋 濤 春 午 扰 卻 顧 老 鈍 雖 頑 朴 謝 鐫 鍰 諸 君 況 才 傑 月 照 還 空 周 孔 出 弟 子 淵 驚 寢 蟹 眼 已 過 黃 瞿 生 人 詩 云 未 見 桃 花 面 皮 終 不 老 桃 花 眼 乳

試院煎茶 天 公 酷 嗜 茶 煎 茶 法 用 水 最 貴 於 極 為 精 說 具 論 煎 茶 法 用 湯 之 生 熟 過 老 嫩 之 候 說 具 論 茶 盛 於 極 為 精 說 具 論 煎 茶 法 用 湯 之 生 熟 過 老 嫩 之 候

吾聞古書宋舉騶衷如破世俗筆苦驕衆中強鬼
駿（虞世南觀鵝不安帖貌也）鍾張忽已遠（鍾繇張芝也）此語與時
左（序仁按子由黃高左字一韻上）人求筆跡
（又南華字一韻此乃閒舉之能事矣）
和
麥光鋪几淨無瑕（欧公藏光紙名蓋光南中竹紙之今成都以屏風糊壁多矣）入夜青
爛照眼花從此刻藤真可吊（藤事見太平廣記僧智永學書退筆十瓮埋之號曰退筆冢吊謂弔之也）半紆春蚓縮秋蛇（歐公論蘇子瞻書行如走馬如逸人駕車雖急而有常若蚓行而蛇縮皆喻其法度也出王羲之傳贊）
過廣愛李見二學演師觀楊惠之塑寶山
朱瑤畫文殊普賢二首
寓世身如蒼耳（欧公送僧詩世人見蒼耳成林）安閑日似年（陳後主詩日似年長）敗蒲團襲臥破被冊三
連勸客眠風竹（謝杜詩語愛風竹）長齋飲石泉回頭萬事
錯自笑覺師賢（欧公此詩贈以言陳外物非此意也）
妙迹苦難尋（欧公書畫詩妙迹苦難尋）茲山見幾曾（杜詩曾幾見此山）亂峰螺髻出絕澗陣雲
崩（欧公送僧詩亂峰螺髻出絕澗陣雲崩）指意元同畫（欧公書畫詩指意本同畫）觀空豈問僧（莫高窟林下
意終老數何曾（怪僧安得知其數）
朱瑤唐晚輩（瑤唐末人善畫世傳吳道子畫鬼神畢）得法尚雄深（蒲寺空廊歐公杜詩更覺良工心獨苦固知杜詩歐字用心苦）
遺跡何人識苦心（苦心見杜詩）
脚破壁識鍾音成敗無窮事他年復孚（欧公送僧詩脚破壁識鍾音成敗無窮事他年復孚）今（欧公慶曆
視今亦猶今之又觀昔之意）
李廣秀才善畫山以兩軸見寄仍有詩次
韻答之

平生自是箇中人欲向漁舟便寫真詩句對君難
出羊雲泉水勸我早抽身年來白髮驚秋速（次公白樂天有白髮驚秋之句）
休悵望囊中收得武陵春（（劉夢得山色其酬事之詩）
柳氏二外甥求筆迹二首
浪筆如山未足珍（宣和太平廣記僧智永學書退筆十瓮埋之號曰退筆冢吊謂弔之也）半紆春蚓縮秋蛇（歐公論蘇子瞻書行如走馬如逸人駕車雖急而有常若蚓行而蛇縮皆喻其法度也出王羲之傳贊）
家自有元和脚（歐柳公權右軍書元和間書有名筆畫圓勁）莫厭家雞更問人（柳家新樣元和脚自是羲之不傳秘）
讀書萬卷始通神（歐柳公權右軍書元和間書有名筆畫圓勁）君
一紙行書兩絕詩（歐柳公權右軍書元和間書有名筆畫圓勁）邃良藝精（柳公權字誠懸筆諫時）
贈寫真何充秀才
君不見潞州別駕眼如電（欧公潞州別駕眉目軒昂）又不見雲中騎
白（杜詩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於政欧公此篇以
正乃可法矣時帝荒於政欧公此篇以
諫也）
何當火急傳家法（欧公見蘇子瞻書畫詩何當火急傳家法）
畢盡（欧公潞州別駕眉目軒昂）成然（陳後主詩云對日雖良藝）
君不見潞州別駕眼如電（欧公潞州別駕眉目軒昂）又不見雲中騎
武眼瞞（欧公送僧詩武眼瞞人）左手挂弓橫撚箭（唐明皇武舉射初挂弓撚箭）
如崔下庵（欧公書畫詩如崔下庵）
潞州落墨（宋有明皇武舉射初挂弓撚箭）宋有明皇武舉射初挂弓撚箭

何限往嵩嶷公與鄂公
冠猛將腰間大羽箭鄂公弧
開秦嶺雲公毛髮動英賢
次韻周邠寄賜鴈蕩山圖二首 鴈蕩山在温州樂清縣天下
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方有人見之此
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諸住處皆云東南大
海際鴈蕩山其峯容峯龍湫磨崖具載其詳蓋有鴈宕
經行雲漢龍湫宴坐南嶺之句此山或有芙蓉峯下
有芙蓉觀前臨大海與未知鴈蕩龍湫所在按圖牒
未始見此山真有大龍湫相傳以為鴈蕩下有二湫水
以為龍湫者經行此皆後人以貴林詩名之
指點先猶採藥翁毋書化出大槐宮 温州舊傳陸軍手植
槐有金書牓曰大槐安國其王以女妻焉尋見大引入大
太守及貴寮其所總由乃宅南大槐下一城亢旱 眼明小閣
浮煙翠齒冷新詩劈雪風二華行觀雄陝右 時公在華
陰縣南步華峯其西佐命之山也 九仙今已塵京東 謂柳宗元
九山在東武昌秀不
東海獨來看出日 時晨見日出 石橋先去路長虹 千丈公已石橋在天台山路不
西湖三載與君同 元祐公通守杭州 馬入塵埃鶴入籠
時與君同在西湖退知錢塘縣 白魚赤鬼辭皇轡 公自
和黃
先生曹霸弟子韓幹畫馬多肉兄睢園肉中
盡骨窮尤難 謂幹初畫肉不見骨久而後得之 通判別後添華髮時
金羈玉勒繡羅鞍筆刻烙傷天全 謂幹始畫馬多
之制之烙之繡之以羈勒是之以鞍轡而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
細草羌羊綿鷺鷥鴻脫兔爭後先 王良挾策飛上天驥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
良王良策馬及拒 何必脩首服短轅陳驕滿野

深宮無人春日長沉香亭北百花香（補遺元中標中重
沉香亭北百工植於興慶池中亭前會花方繁開上與太真
妃遊賞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翰林供奉李白進清平調三
章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闌干事見樂史李翰林文集序。宋郭茂倩樂府詩集
作沉香亭）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宋
孟郊詩鶯啼燕舞愁殺人）畫無窮意背立東風初破睡（宋
無語春風畫）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東風初破睡（宋
唐庚錄畫）若教回首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宋
王無咎陽城迷下蔡。晁補之贈人詩嫣然一笑千金價
卿曰陽城下蔡二縣迷之責人公子所封）杜陵飢客眼長寒（宋
蘇軾贈花潛老司諫杜子美自謂去不盡休常時會笑人窮老
杜公詩云陳侯會笑人窮老杜公詩云秋山冥冥欲雪歸未歸）寒
（宋

朱陳村詩云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熟鷄犬喧後魏孝莊（女及諱中水男採山上新栽桑（牛馬走紅（女及諱中水男採入軍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死與陳村（盡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歡（一村惟兩姓世（為婚姻（親疎居有救少長游有群黃雞與白黑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盡葬墳壟多連村（其形與神所以多壽老（見玄孫

何年顧陸丹青手（正（記顧恺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藻足下（所向（人間何為重之命畫（不解人間何為重之命畫（故云耳）畫作朱陳嫁娶圖開道一村唯兩姓（事詩見下注）不將門戶買權豪（嫁娶初流俗以崔盧李鄭為名族太宗曰我與東山崔李鄭（既已銀冠盍（自云士大夫婚娶之間與後魏（高祖（欲改其俗代（薛（為（）依取阿沙綱火（（公先為一縣曰若（也（地志云孫（（公先為湖州二縣名也）野蚕（（公先為湖州二縣名也）吹（亂蘆花雪（公先為湖州二縣名也）

雞秀才畫草蟲八物

促織無已（（公閩閩云）（（公閩閩云）（（公閩閩云）

取蜣蜋之轉丸諺莊子蜣蜋之智在於轉丸能作殽雷聲（次公詩有老去莫辭雷殷手今注曰蜣蜋一名博九殷其翻篇）

天水牛

（千門萬戶曈曈日次公詩有千門萬戶曈曈日多大黑甲虫俗呼為天牛）

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唐詩院渡寒牛不以服箱）為牛竟何事

蝎虎

利吻穴枯桑

跂跂有足蛇脉脉無角龍（莊東方朔傳武帝嘗守宮盛下方朔別蒼布囊射之曰以為龍又無角以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蝎虎次公詩畫蛇添足脉脉無角龍）為鷹爪勿笑食蚤蠹毛蟲

蝸牛

（次公主立之詩云先生作蝸郭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余以改者為勝）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次公主立之詩云先生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繆列壁聊自足以自濡余以改者為勝）井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

蝴蝶

（共公詩陽羽雄一足著木如乾木葉也）

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次公蝴蝶詩題曰晁士圖宗云戒看高鬼蝴之數猴忽者容有深意矣）

王伯敭所藏趙昌花四首

（屋敭陽縣田錄云道士圖宗畫一足著木如乾木葉也世名畫趙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較俗蔡無古人格致然猶亦未有其比蘇圖畫見聞志云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工盡花果）

蕭蕭南山松黃葉隕勁風誰憐兒女花散火水雪中（次公寫兒女花以言山茶比南山松則為兒女花不解壯士憂）能傳歲寒姿古來惟兵翁（次公立文擒也文姬不解胡笳聲兵翁謂董卓州人其畫品降高趙華後改名閣）

其妙一洗膠粉空（次公詩一洗膠粉空謂古儿為此詩）掌中調丹砂染此鶴頂紅何須誇落墨獨立賞江南（王晉卿深藏鍾陵人世為江南仕族眼識廣開放以高雅自任畫畫花木翎毛皆以傳色遠次湖研為工李後主特愛重其畫開寶末歸朝來貢上開廷藏之祕府）

墨花

（並敘）

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余謂墨花若佳莊子亭曰上知造物之將造也忽然非所

黃葵

（增刊次公蘇字奇公蓋石安其蘇之誤）

弱質困夏炙奇姿蘇曉涼低昂黃金盃照曜初日光擅心自成暈（次公詩淮南蜀葵花蝶翅蜂鬚可姬賤多之金粉黃翁一點之擅心被汗）翠葉森有芒古來寫生人妙絕誰似昌最粧與午醉真態含陰陽君看此花枝中有風露香

芙蓉

（增刊次公前句言野芙蓉後句言蓮則所謂者主野芙蓉蓋石溪畔又有詩云湖上野芙蓉含思綠脉く）

清曉已拂林積水漸收潦紛紛遶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坐看池蓮盡獨伴霜菊槁幽姿強一笑莫景迫摧剝凄涼似貧女嫁晚艷豈知早誰寫少年客樵人劒南老（次公朝日自題其畫云蜀有樵叟）

山茶

難花忘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縹緲形纖具扶疎態自完蓮風起傾倒杏雨半披穠獨有狂居士求爲黑牡丹 舊京師畫人洪氏開國侯以繪事供奉禁中故多畫牡丹最著者以觀牡丹爲勝賞訓迨客貴花乃兼水牛數百年前相曰劉氏墨牡丹也兼書呈子瞻 蘇公集堂藏外詩文學也

書文與可墨竹 并敍

三友文與可有四絶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與可既沒七年觀其遺跡而一見識五吾妙處既沒七年觀其遺跡而作詩今世無知我者惟子瞻與子皆爲新城遺老 望景其鼻祖若僧繇使吳人畫之必以石曰臣之質死久矣自吳子之死也吾無以爲笑矣 抑甲斷絃人 與可蜀人善琴健子期善聽健子期死伯牙絶絃終身不復鼓嗟

依是詩韻 與可蜀人善畫竹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爲新空遺萬尺簹 蘇子瞻

題文與可墨竹 并敍

故人文與可爲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沒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遊戲得具足 草聖餘 人謂之草聖又書東斯以續其末 珍之賞會獨余最知音古難 死生隔相見如龍門 龍門古之二賢後五年當有記此人於吾今安在有能使之一見者 時時出未去 時出未去謂時出而未去也 珠玉在其二時 詩鳴 詩鳴謂詩之鳴也 兼入竹三 兼入竹三謂兼入竹三分也 玉花驄 玉花驄開元中名馬曰玉花驄 何人先入明光宮 漢武帝大初四年起明光宮 宮人夜游圖 宮人夜游圖唐史王月望夜楊家五宅夜游與廣平公主爭西市門楊氏恐輸及公主衣公主衣黃國色武帝來仙就明光宮 佳人自鞚玉花驄 玉花驄開元中名馬曰玉花驄 翩如驚燕踏飛龍 飛龍曹植寫神賦飛龍乘雲而上下 金鞭爭道寶釵落 公主爭西市門楊氏恐輸及公主衣公主衣黃國色武帝來仙就明光宮 玉奴數索花奴手 玉奴花奴皆汝陽王名奴小名玉奴花奴太平廣記明皇好羯鼓嘗遇二月初詰旦柳方畢宿兩始晴景物明麗小殿平花盛開一曲名春光好久頃柳方畢宿兩始晴景物明麗小殿平花盛開上自倚羯鼓二十五拍特賜紫金魚袋 中使催花柳 中使太平廣記明皇好羯鼓嘗遇二月初詰旦柳方畢宿兩始晴景物明麗小殿平花盛開上自倚羯鼓二十五拍特賜紫金魚袋 時時出未去 時出未去謂時出而未去也 珠玉在其二時 詩鳴 詩鳴謂詩之鳴也 兼入竹三 兼入竹三謂兼入竹三分也 玉花驄 玉花驄開元中名馬曰玉花驄 何人先入明光宮 漢武帝大初四年起明光宮 宮人夜游圖 宮人夜游圖唐史王月望夜楊家五宅夜游與廣平公主爭西市門楊氏恐輸及公主衣公主衣黃國色武帝來仙就明光宮 佳人自鞚玉花驄 玉花驄開元中名馬曰玉花驄 翩如驚燕踏飛龍 飛龍曹植寫神賦飛龍乘雲而上下 金鞭爭道寶釵落 公主爭西市門楊氏恐輸及公主衣公主衣黃國色武帝來仙就明光宮 玉奴數索花奴手 玉奴花奴皆汝陽王名奴小名玉奴花奴太平廣記明皇好羯鼓嘗遇二月初詰旦

趙今晏崔白大圖幅經三丈（硯脚畫白字
扶桑大鼇拔據鼈（觀和子由時正
言戴女天帝之孫也晏公兵部職
云天帝之孫織石裁錦法云）天女織綃雲漢上（鼇天
鼓臂投三丈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漫梁崔
風蒲半折鷺鷥起（晏公畫鷺鷥武帝所裝畫
雲暮晏公畫鷺鷥詩就中畫玉帶鉤）十里江天無處着好卧元
龍百尺樓（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卒後許汜
劉備言論在荊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物曰陳元
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國亂憂在困窮今天下大亂君須憂國忘家乃求田問
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譏也如我自卧百
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笑看江水拍天流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韓伯時
名公麟
熙寧十
川人襄陵
既居士

淳淳古屋雲幕垂（淳淳老婦徐徐貌雲幕垂者老女臨坐雲幕也）省中文書如亂絲忽忽見伯時畫天馬（大丈夫取富貴當用長
繩大網安用毛錐子
西極）勢與落日爭分馳龍脅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元狩
元玉花何足奇（隱唐元狩三年馬生渥窪水
中天馬歌唐明皇有馬曰玉花驄杜詩先
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兒不同）伯時有道真吏隱（安公沒南先賢傳郭
林宗隱于嶽頂弟子千餘人林宗每旦
出論語一篇又莊子二十餘雜七步一歌百步一歌）
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凝神莊子用智不
若坐忘喜馬以喪其陽凡以神
苦人今已無此竹窗復有那將春蚓筆（雖書太宗論
行二王書蚓
字如蟠蚓狀）畫作風中柳君看斷崖上渡節蛟虯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與可文公之字蘇公
門人為時所稱）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嗒然莊子南郭子綦隱几
而坐嗒焉似喪其偶
此文公之事也）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凝神莊子用智不
若坐忘喜馬以喪其陽凡以神
苦人今已無此竹窗復有那將春蚓筆（雖書太宗論
行二王書蚓
字如蟠蚓狀）畫作風中柳君看斷崖上渡節蛟虯
走何時此霜竿複入江湖手（綠竹青青惠子謂莊子
曰夫子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狸狌
不見斤狐狸伏而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
見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陳元方子孝先博學多聞
時謂之懷江淮海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
今又絕乏之
狀）朝來又絕倒（陳公晉書阮咸曰本
能鬼俗物媛賤耳
此文公之事）幹惟畫肉不畫骨（論杜甫詩但
知其皮膚而已
李太白蜀道難
第一段相似）畫骨畫肉兩不識（文公論畫以為畫
肉不畫骨畫骨畫肉兩不畫畫則畫形而已）誰得霜竹似

劉文饒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謝墓之錢
中人所得其不若與劉者為爲
菊首陶淵明詩見和
平由柳胡生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
句使居無竹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

野水參差落漲痕踈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人間斤斧日創吏誰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獨往何人解作掛猿枝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論畫以形似（宋公劉斌文章有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

（杜詩鄢陵王主簿所畫）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宋公劉斌文章有傳神）如何此兩幅踈澹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將起（宋公莊子言躍躍欲起）云胡不飛也

採花蜂清蜜寄兩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縣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杜詩畫本一律求於此亦詩之所由起也）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

三館縣書防蠹毀（歷三館謂秘閣史館集賢）李（德王義之有來鵝換名茶文院也）得見來禽與青詩文粉澤云爾（謂林禽帖來禽兔今所謂林禽也王六父）

蜘父相雜（德王義之有來鵝換名茶文院也）野鶩家雞定誰美（宋公論王羲之書以為野鶩家雞定誰美而子瑜更以為龍跳天門虎臥鳳闕又論其書如插花美女如插花美女如插花美女）

九月十五日過吳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

有歌家雞野鶩二王事日

玉函金篋需上天來紫衣敕使親臨啓紛綸

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雲委（宋元祐中有來貢者云其多地產雲委又唐杜牧詩雲委山川遠）

史館修撰蔡君謨自福建轉運使召充集賢校理三司使知杭州（君謨自福建轉運使召充集賢校理三司使知杭州）

三十六陂在杭州西湖水溉民田（三十六陂在杭州西湖水溉民田）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中景物略能記（卷中景物略能記）歸來抄書作蠅頭（歸來抄書作蠅頭）

二十秋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宋公筆記桓玄好寒具油）

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顧愷之畫有裸形人之譏）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宋公筆記王涯居永寧里有名畫數十）

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工地為餅未（宋公筆記元章作書日千紙）

洗至今魯公餘乞米（宋公筆記魯公與人書多乞米）

要令癡兒出饒水錦囊玉軸來無趾（宋公文集論寫書）

（宋公筆記王荊公晚年書）聚蚊雷殘聖智忍飢看書淚如（宋公筆記荊公晚年書淚如雨）

雨雙翎決將起（宋公莊子言躍躍欲起）

實用要然（宋公筆記荊公晚年書）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

目盡孤鴻落煙邊遥知風雨不同川此間有句無人識送與襄陽孟浩然（孟浩然詩句）

木落騷人已怨秋（孟浩然詩句）

詩愁要看萬壑爭流願它日終須顧虎頭（宋公論王維畫）

（宋公論王維畫）不堪平遠發清愁（宋公論王維畫）

（宋公論王維畫）

九月十五日過吳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

讀史官燕寢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
御書詩各一首臣載得紫薇花絶句其
詞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鍾鼓樓中刻漏
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
翌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載詩云
紫薇花對紫薇郎乃以九月十五日爲宋哲宗皇帝之
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先生以元祐元年自中書舍人
爲翰林學士知制誥二年兼侍讀四年除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又自杭州召還復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元祐六年
此詩元祐二年或三年又被詔自杭州來嘗以御
書賜詩乃白樂天詩也紫薇花小而叢其色紫人多所
謂棣木花也唐制中書舍人六人其內一人知制誥
號紫薇令蓋大事令草詔小事舍人草詔其次狀皆下
其狀之是也故紫薇之號
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賢良
命人爭今臣以知制誥待罪其職故得
請假居此官舍庶幾收拾天詩也紫薇花小而叢其色紫人多所
謂棣木花也唐制中書舍人六人其內一人知制誥
號紫薇令蓋大事令草詔小事舍人草詔其次狀皆下
其狀之是也故紫薇之號

書文宣書四首
臨安別是
回路

中息耕堂讀書堂夜坐話亦云
恐少紙聞錢塘水動玉堂西畔響于東
泉宮燕村詩集自敘清華同
水月泉宮無已三輔黃圖云甘泉宮
二百里
笑無西戎
師文母
武夫公後漢北武關五時謝西域之
臨天下載宮馬武之
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賢良
命人爭今臣以知制誥待罪其職故得
請假居此官舍庶幾收拾天詩也紫薇花小而叢其色紫人多所
謂棣木花也唐制中書舍人六人其內一人知制誥
號紫薇令蓋大事令草詔小事舍人草詔其次狀皆下
其狀之是也故紫薇之號

漢空捷烽夜到甘
泉宮燕村詩集自敘清華同
水月泉宮無已三輔黃圖云甘泉宮
二百里
似聞指麾築上郡
時眠何新
書一首人遣去
似聞指麾築上郡
時眠何新
書一首人遣去

中息耕堂讀書堂夜坐話亦云恐少紙聞錢塘水動玉堂西畔響于東

漢信時平由主聖大羊散盡沙
似聞指麾築上郡
時眠何新
書一首人遣去
笑無西戎
師文母
武夫公後漢北武關五時謝西域之
臨天下載宮馬武之
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賢良
命人爭今臣以知制誥待罪其職故得
請假居此官舍庶幾收拾天詩也紫薇花小而叢其色紫人多所
謂棣木花也唐制中書舍人六人其內一人知制誥
號紫薇令蓋大事令草詔小事舍人草詔其次狀皆下
其狀之是也故紫薇之號

莫言弄筆數行書
漢空捷烽夜到甘
泉宮燕村詩集自敘清華同
水月泉宮無已三輔黃圖云甘泉宮
二百里
已覺談
笑無西戎
師文母
武夫公後漢北武關五時謝西域之
臨天下載宮馬武之
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賢良
命人爭今臣以知制誥待罪其職故得
請假居此官舍庶幾收拾天詩也紫薇花小而叢其色紫人多所
謂棣木花也唐制中書舍人六人其內一人知制誥
號紫薇令蓋大事令草詔小事舍人草詔其次狀皆下
其狀之是也故紫薇之號

文思天子
終閑玉關辭馬
小
書文宣書四首
臨安別是
回路

綉裳畫衮垂地不作成王前桐戲
厚成王與唐叔戲
戲別是
回路

自作圖把酒惜春都是憂不如閉客此閑看

以國指張仕訴君萬五會時以客為名白機閑客春盛為詩五章又杜仙客孔當日南客時題曰觀客時客風各為詩五章又杜牧詩閑客此閑行

蓮龜

半脫蓮房露壓歌綠荷深處有游龜

斷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

只應翡翠蘭苕上獨見交交曙日時

李白詩翡翠蘭苕上秋風動白茅又杜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又退之孟東野失子詩化大鯤鵬翻天之言以告東野而曰莫拜

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

少年教馬勤遠行郎聞歲草風雨聲

馬政條貫唯午統課驗馬以為工以語男民與牧馬者民不解以而驅江之意一日驗於監牧聞有畫師風渡之歷觀諸

欲透那更陪君作詩瘦

起視則馬食於槽水中與見此忽忽思短簿橫十年群肉磨

京師驗馬而去此韓方悟目生載然龍堂表經問滿九州春秋曰

人或然龍兄弟宗族皆以為龍堂前生又老杜詩知君表坐起至門見將軍表內

人或之已非子病如此乃子病後為口實

苦吟詩瘦也後為口實不不不不

不如早赴歸飯豆

饋豆前漢龔遂傳渤海

際陵之後童謠云東海黃公赤松子下從我遊兩三人食豆羹

食羹菜肥反乎食豆羹或食豆飯

門前欲斷御史驄

反公之後漢桓典拜侍御史所乘驄馬京師號曰御驄馬京師畏憚之為之語曰行不且上避御驄馬御史今句字出字將

故侯○宋祁謂御史或接

懷中雙橘紅

黃有柑去拜謝

送三日休老翁

謂先給假三日

美若

故歸

遺母

柏石圖 并序

陳公弼家藏柏石圖其子持委常傳寶

書畫下

詩五十一首

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一首 子功石林先生云趙

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喜琴一張鶴與白酒一壺而已豈問貴賤之俱始除郎成都公卓東歸盡以琴鶴與之於人無所愛惜自隨元豐間再修蜀以重提舉

武昌樊口與黃州相對　春風搖江天漠漠（明陳繼儒評王士禎詩江天漠漠曰飛去　暮雲卷雨山娟娟（陳繼儒評王士禎詩水宿烏相呼又曰三云凡禽林曰栢）開君此舟去（陳繼儒評王士禎詩曰晴）松落雲驚醉眠（王士禎詩曰落長松）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大公此意致和詩似花流水細魚肥記又李白詩云問君何故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江山清空我塵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疊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次公三疊息乃又也歸詞見淮有歸去來詞左太沖中有招隱詩）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晉卿名詵尚主英宗女蘇軾有歸去來詞并畫以贈之李伯時畫乃畫著色山水者）

縹緲營丘水墨仙浮空出沒有無間爾來一變風流盡誰見將軍著色山（次公李成營丘人以畫山水有名寺丞詩曰獨來朔上尋佳句始信營丘是畫山）

李營丘先生於道風山和李把又南史張緒傳於弟融書融書前於緒前謝於緒前謝於緒天曰何兄風流頓盡也）

著色山水者獨大李將軍小李將軍（小李將軍子昭道嘗父之勢妙又過之世言小李將軍名畫記李思訓畫猶一時之妙宦至左武衛大將軍子昭）

光潛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駮晨（次公退之詩山石犖确行徑微又云天明獨去無道路又南海神廟碑云雲陰潤歌曰光穿潤也又山石詩云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杜皆十圍）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美亦為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

江山圖畫僕因後次韻不獨紀其詩

卿和之語特高麗（卿晉卿名詵尚主英宗女蘇軾有歸去來詞并畫以贈之）

畫之美亦為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戒亦明友忠愛之義也

山中舉頭望日遠長安不見空雲煙（日遠事見唐書百官志詩調程為程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歸來清然管絃去盡惟有馬坪編金泉（次公自王溝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馬坪在黃州北高馬坪）

以不忘在莒之戒（程子解周頌言其服事勤勞不敢告勞之戒）亦明友忠愛之義也

君歸嶺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見春寄語風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識山人（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云武子尚未識山公公謂黃州馬坪）

山中舉頭望日遠長安不見空雲煙（日遠事見唐書百官志詩調程為程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歸來清然管絃去盡惟有馬坪編金泉（次公自王溝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馬坪在黃州北高馬坪）

天馬陳師道詩云飛去但千里能來道要飽風雪輕山川西岳華屋吟秦願（陳師道詩云天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歌云天馬徠從西方經流沙九夷服德威恢四海又云安得天馬常在廄但令四海如雲錦）

十年行仰龍旂前（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之華山詩云仰見三素雲）風流文采照秦川（程子解杜詩文彩風流今尚存）

骨驪車之危寧非天（天公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騏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遇伯樂下車而哭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

年（宋懷帝大業拾遺記曰其詩并畫以獻帝大業元年其毛可數長二尺）

嫵誘連娟（次公李夫人以善舞進上甚愛之詩云宛轉蛾眉馮注謂連娟美也）

人間何有春一夢此身將老蠶三眠（次公永叔云東家蠶三眠已老蠶事忙）

地家居仙但能水石長在眼非君好我當誰緣願君終不忘在莒樂時更賦因山篇（柳子厚有因山為墓說蓋仲威表韓公曰）

白髮四老人何曾在商顏（次公商顏老人即四皓商山亦名商顏李白詩云白髮四老人昂）

藏南山側）頻君紙上影照我胸中山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頑正賴天日光潤谷紛糾斑我心空無物斯文何足問（程子解周頌言其服事勤勞不敢告勞之戒）

曰此中空洞無物）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

宋樓白樂天體元微之云無波古井水有影看青天）

君歸嶺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見春寄語風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識山人（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云武子尚未識山公公謂黃州馬坪）

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絕句 子仁先生書云有黃掛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景文處故題三百顆洞庭頃今在權家矣東坡詩有詩云書後題三百顆洞庭頃不知此帖乃在劉景文處故題三百顆洞庭頃也余亦嘗有詩云君家子敬帖絕似王右軍吉州有傳伽之詩話以今集考之時代不合吉州乃指陳述之語歟云山陰陳述之

家雞野鶩同登俎 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入奩 晉書太宗傳論書云鍾張爵繼二王參軸一若非春蚓字字如綰秋蛇 君家書格與不伏王右軍真耳夫二十四字不知孰是

壓紙侯三萬錢 晉書王羲之郗愔家多書法愔以三萬錢新若干未歸鄰侯亦擊也

宛轉回紋錦縈盆連理花 何須郭忠恕匹素畫蠻 温陽人善書畫郭澤圖畫見聞志云張愛寶稱惟王獻之能為一筆書

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 宗炳字少文南陽

山陰陳述 陳述山陰東述相州山陰人也生晉宋之間

機杼初調喜已為陳述之語故云山陰陳述

當年不識北洞真 李白詩右軍本清真瀟洒在風塵 洞真太元真經以洞玄靈寶為本傳二至或以洞玄為洞真非也

嵇之本傳二至或以洞玄為洞真非也

蚊金谷本何人 晉金谷園石崇所築 雪溪棄與 云雖得一船舉有如棄敝蚊

等是人間一陳迹 強把先生擬季倫 晉書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祜卒後襄陽人於峴山立廟歲時祭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鄴山雪月兩佳哉 寶主家鋒夜轉雷猶言不見戴安道為問適從何處來 晉王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二時在剡便乘小船就之經宿至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答之曰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劉公先生嘗其氣以詩意之相通歟已而觀面對談笑又出至言不見顏色事事

車 郭忠恕畫小車特縱車故縱跡引線數丈滿之

戚寧英氣似汾陽 汾陽王即郭子儀也 夜飲軍容出紅粧不須纏頭萬疋錦 者杜詩舞罷錦纏頭引線數丈以貫舞

末辦作呂強 呂強字漢成公合呂強字漢成者見者有疑說具本傳於今詩意未洋

書渾令公宴魚朝恩圖 渾令公名瑊封咸寧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二首

老去君空見畫 子由詩老去人間空見畫

縱落誰見水到人間伏流 伏流水有伏流者

山人昔與雲俱出俗駕今隨水不回 伏公比山谷又云知我何之源是也

又云清同俗士駕為君謝遠客 山人去芳曉猿驚 頼我曾中有佳處一樽時對畫圖開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四明狂客 天公明州有四明山陸放翁自號四明狂客章自號四明狂客賀知章仕明皇時為秘書監

初到台州天台賦詩記三十六洞天第九

一百八十里名卅山赤水之天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曰四明山

蓬萊僊集一微塵 蓬萊之詩下視九州一蓬萊蓬萊蓬萊

狂客歸使歸去更求勑賜杖 賀知章仕明皇時為秘書監

狂客歸使歸去更求勑賜杖 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天真 賀知章仕明皇時為秘書監

何處鑿山非此身 夜飲軍容出紅粧不須纏頭萬疋錦

斜風細雨到來時我本無家何處歸 仲恭自號浮家泛宅人也唐顏真卿自號浮家泛宅子會稽山陰人也

仰看雲天真爛漫旋收江海入襄衣 襄衣人也唐顏真卿自號西塞山人嘗與張志和為漁父詞志和自號煙波釣徒真卿為湖州刺史與客會於苕溪作漁父歌以贈志和自為之引曰張志和隱於苕霅間扁舟垂釣往來太湖洞庭青草之間自稱煙波釣徒又自稱玄真子會稽山陰人也

山人昔與雲俱出俗駕今隨水不回 伏公比山谷又云知我何之源是也

西塞風雨 西塞山在湖州德清縣東北苕溪之西

斜風細雨到來時我本無家何處歸 仲恭自號浮家泛宅人也唐顏真卿自號西塞山人嘗與張志和為漁父詞志和自號煙波釣徒真卿為湖州刺史與客會於苕溪作漁父歌以贈志和自為之引曰張志和隱於苕霅間扁舟垂釣往來太湖洞庭青草之間自稱煙波釣徒又自稱玄真子會稽山陰人也

仰看雲天真爛漫旋收江海入襄衣 襄衣人也唐顏真卿自號西塞山人嘗與張志和為漁父詞志和自號煙波釣徒真卿為湖州刺史與客會於苕溪作漁父歌以贈志和自為之引曰張志和隱於苕霅間扁舟垂釣往來太湖洞庭青草之間自稱煙波釣徒又自稱玄真子會稽山陰人也

題王晉卿畫後

醜石半蹲山下虎（次公評書畫出處見草中）臥水中龍（次公以為虎而臥耶之中石汲大臥水中龍字大清倩或船謂臥水中龍曰不恨岸上虎但恨水中龍）試君眼力看孰敌到雲夢筆第幾重　長松倒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　晉卿和二首

譏默故教同子敬（次公謂子敬默譏故教王子猷）筆第貴欲擬湯休（次公謂湯休上人詩云江南花草滿汀洲北秋風吹白蘋詩意皆佳人未來兮）雖雲寄我山中信（次公謂弘景詩謂入山采藥無使不返山中何所有白雲滿山中何所有）恨此不堪持贈君　雪月追若溪上舟（次公謂王子猷居山陰雪月夜忽憶戴逵二在剡聞扣門不前而反也會看飛仙虎頭餓（次公謂顧愷之畫裴楷傳寫其胸上三毛以一毛為俊虎頭餓虎之謂也）欲拾遺裘（次公謂石崇愛妓綠珠墜樓死石崇大恨曰吾當為卿復之

本作「我喟而依心未降魏徵封倫恨不雙（後唐莊宗謚號勳太宗行七義封德彝以為不然及貞觀天下大治德彝已死太宗乃出此敝勳我行七義既敝矣惜不令封倫見之）

和叔益畫馬之韻

天驥德力備（驥論語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馬外龍麟中（漢南越志呂光討西域平上誌曰惟龜玆國有駿馬名曰天馬狀如龍汗血其國城三十六國之中小其國城天驥龍麟最為神異）皇天不遣言元風（漢書武帝紀天馬歌曰太一貺兮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兮精權奇籋浮雲兮晻上馳）何事簡雲（左傳昭公十七年秋大雲書名以雲名官）一洗萬古凡馬空（荀子曰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十駕均千至（荀子曰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

比李文饒其德者乎 交柯拗拏欹相纏 庾公司馬相妃嫉曰 不淂更說能鴝鵒 庾公愛鴝鵒養之盈於山舍其子效焉鴝鵒或不能 效者 要以空中得盡年 摩莊子曰可以盡年 倦看碧勒暗鱗村 陳後主勒諸王南嶺表異錄荊湘之南竹名碧勒 情即效此 藤束瘴粮惟有長身六君子 謂竹 依依猶得似淇園 衛公思竹於淇園 亂竹孤梅夫使工畫孝庵居其中 寂寞王子猷回船剡溪路 超遠戴安道雪夕誰與 晉安道事見經山道中 詩注 倒披王恭鶴氅 王恭鶴氅見之數曰此神仙中人也 半掩袁安戶 袁安一面字無斷戴陳留吟書雪文書云一夜擁爐吟書雪 半袁安門無有行路謝安已死令人徐塵入舍見安臥問何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死不宜干人 應調折絃琴 嵇康彈琴 嵇康彈琴有行路過聽者已死令人徐塵入舍見 趙人口者有商人詩云 聽人口書秋葉白推極秀收亦難揩 天寒猶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有佳人翠袖長 漢班婕妤詩 倚竹佳人翠袖長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著薄羅裳揚州近日紅千葉 白是風流時世粧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蹲躅千留不忍看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楓林翠壁蔡江邊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輕肌弱骨散幽葩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開卷便知歸路近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劒南樵叟爲施丹 趙昌白號劒南樵客 赤鬚碧眼老鮮卑 顧況畫記云 小將立我前赤 便有佳名配黃菊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遊蜂採盡粉絲黃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枝在年來殺故有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神工妙技帝所收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王進叔所藏畫跋尾五首

徐熙杏花

江左風流王謝家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王僧虔誡子書曰 吾與汝曹雖地寒門素 自比也 世詩王謝風流 謂江左也 華堂猶畫到天涯 卻因梅雨開青

趙昌四季 趙人工畫故有是名

芍藥

薔薇

蹲躅

寒菊

山茶

韋偃牧馬圖 子功張有遠名書記韋偃工畫山馬 韋偃牧馬圖 子功張有遠名書記韋偃工畫山馬 子功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格高峯 神工妙技帝所收江都曹韓逝莫留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次公定元年冬十月

馬之拂且見飛杜詩雖則利草優點人間畫馬唯韋侯當年爲誰掃驊騮
厚杜詩章侯別我有所適知我胸中無點俗章侯畫善畫帝白骨馬
藏雲拂絕塵杜筆掃驊騮將軍所適知我胸中無點俗章侯畫善畫帝白骨馬
天公會予建詩老馬長嘶風櫪間杜詩畫馬圖分明識路長嘶風櫪間圍師掌
教胡人畫馬沙苑荒蕪秋風驟霧驚龍種尚
逸驚六轡非馬謀天公會予建詩老馬長嘶風櫪間圍師掌
六轡非馬謀又小戎云六轡在手古來西山與東江
東陵之下亡一天公其意謂馬之長精超卓駿逸非常馬之
八鑒六轡既興謀足而立豈不猶伯
乘之將藏牢秣盡知人所著哉
李伯時畫其弟真功舊隱宅圖
樂天蚤退今安有摩詰長閒古亦無五畝自栽池
上竹天公樂天也上竹五畝之園有竹千竿十年空看輞川圖摩
丁雄宇摩詰隱居輞川自畫爲圖之子永惠史王維輞川圖畫思入
神繪工以爲天機所到摩者不及也別墅在輞川有華子岡敬湖
竹里館柳浪柴門最宜於春水一地有竹千竿十二
來云云聖謨若
近聞陶令開三徑潯陽僕揚雄載酒來仲蔚又向湖明歸去
與君同活計如雲鵝鴨散平湖子之杜詩劣相西草鵝
雁寄一區曜前僕揚雄載酒來仲蔚又向湖明歸去
日郎有田一區有宅一區晚歲

畫車二首

何人畫此隻輪車天公半陳碧人駐桑師於綏四馬俾輪無返者便是當年
敬器圖魯哀公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
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孔子顧謂弟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
空西漢張耳傳新垂公之朝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
尚易無況以兩賢王左賢右挈滅燕易矣
九疑歌舞頌五明誰制寒泉獨自清天公命舜并葬九三
湖可用設王明並受其福先生高躅偉曰躅歌九疑山并葬不使爲我心
衆晉也并衆而不食何哉不中也不中者非吾之所會也并衆不

食井未有以不食爲戒者也凡言我則非我之自謂也是井則非嫌之辭
行測行測者明人之測我而非我之自測也是井則非嫌之辭
所容矣故釋其所用没者曰雖可用汲其出入之際則受之福者非獨在我而已賴有
千車能散福化爲膏雨滿重城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

西征憶南國堂上畫瀟湘曉景照眼雲山出浮空野水
長舊游心自省信手筆都忘會有衡陽客來看意
難江市人家少煙村古木橫知君有幽意細細爲
尋看
咫尺殊非少陰晴自不齊經營初有適揮灑不應
溪自說非人意曾經入馬蹄他年遊官處應話劒
山西

題黃筌畫翎毛花蝶二首

短翎長喙苦喧卑曳練雙翔亦自奇賴有黃鸝鬬
嬝好獨依雞石立多時
綠陰青子已愁人忍見東風燕麥新惆悵劉郎今
白首時來看卷衮餘春無復桃花唯兜燕麥動搖春風耳

申王畫馬圖

天寶諸王愛名馬千金爭致華軒下當時不獨玉
花驄飛電流雲絕瀟洒風塵社甫用冊青引先布天馬玉花驄
肯良馬表號十驟一名驊騮赤前一名飛黃號一名流雲翻一名奔霄紅赤
兩坊岐薛寧與申岐薛寧與申

薛事申四王皆明皇諸弟馮凌內廐多清新肉騣汗血畫盡龍種圖
詩肉騣要眼逼真鐵動大宛天馬行如血其先天馬出渥洼云云有右軍書每紙將東關二王書成欲寄東安西觀此皆應世所記故多雜二子風流冠當代顧況
包原隰御前急詔穿圍入揚鞭一蹙破霜蹄萬騎
八已龍飛子功白氏長慶集七德舞云太宗自云吾十八起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致太平嗜好晚將蛇蚓比
時人譏說云工此世間有癖
當書幾兩發
非人磨墨墨磨人
莫笑但兄來禽與青李
處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擒龍翻
異時長笑王會稽書教授觀余所藏墨
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
次韻答舒堯文
我生旨事未挂眼
高準瀘城散荊棘
青驪駒棧
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
次韻魯直書伯時所畫王摩詰
求王維皆善五字詩入與畫手蘭溪方春秋又恐兩
皆是分身來入流
予作破琴詩求得宋復古畫邢和璞於柳
仲遠仲遠以此本託王晉卿臨寫為巨軸
名為邢房悟前生圖作小詩題其上
此身何物不堪為逆旅浮雲自不知
偶見一張開故紙便疑身是永禪師
筆墨　詩九首
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
異時長笑王會稽書教授觀余所藏墨
倒暈連眉秀嶺浮雙鴉畫
分在荊州讀酈下人書二云小兒輩所
子厚集有敘柳敦批者後寄柳連州并示二童詩一首其下
注云客有右軍書每紙將東關二王書成欲寄東安西觀此皆應
其事時云書成欲寄東安西觀此皆應世所記故多雜二子風流冠當代顧況
天下未三致太平嗜好晚將蛇蚓比
夫之言行行若禁春我生旨事未挂眼
物字字如蚓蛇我也
時人譏說云工此世間有癖
肯為數物起此墨兒支二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
當書幾兩發
非人磨墨墨磨人
不得墨工云當磨千百丁墨方書故興悲
莫笑但兄來禽與青李
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荒園自勖理作書寄君君
處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擒龍翻
其上有永和第四字即李勣馬家墨也
倒暈連眉秀嶺浮雙鴉畫
墨手却憐老鴉色翠滑賞似鵝黃未
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
異時長笑王會稽書教授觀余所藏墨

聞君斛賜蛾綠 [illegible] 不惜千金求顦顇
研冰生水 [illegible] 贈潘谷 [illegible] 開君此詩當大笑寒嶽冷
滿郎曉踏河陽春 [illegible] 明珠白璧紛市人
破揭琅玕翠餅敲玄霧布衫漆墨手如龜未害冰
壺貯秋月 [illegible] 爭媸妍 [illegible] 朝入海尋李白 [illegible] 空
看人間書墨仙 [illegible] 孫李老寄墨四首
徂徠無老松 [illegible] 妙手惟潘翁 [illegible] 珍材取
萬杵 [illegible] 犀角蠟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
來宮 [illegible] 蓬萊春晝永玉毂明窗

攏金蹙飛白 [illegible] 瑞露繁長虹遊憐醉常侍 [illegible] 魚胞熟
研冰生水 [illegible] 琢馬肝 [illegible] 閒口洗殘債今年復窮窮 [illegible] 久服朋友戒五年江
弈弈龍蛇館 [illegible] 色紛蒲眼故人歸天禄 [illegible] 我貧如飢鼠長夜空齕齧兎池研竈煤輦管書柿
方 [illegible] 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數艘 [illegible] 烏玉玦 [illegible] 之圭璧爛箱篋 [illegible] 蜘蛛結罥上 [illegible] 門求醉帖 [illegible] 吾窮本坐詩 [illegible] 湖上 [illegible]

集091-486

快覩此奴所不識械幽光發奇思 先生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九見餉各長寸許詩
戲作小詩 點點
書牕拾輕煤佛帳掃餘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
玉疑人畏老死腐朽同草木 欲將東山松涅盡南山
竹 且當注蟲魚 莫辜三子
贈 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

黃琮白琥天不惜 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
貧夫死懷璧 顧恐
金鑿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 與人
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 人
硯不知硯傳於王 錦茵玉匣俱塵若 王
有況蘇子鳳味銘戲語相嘲 鑄星先卓犖我是駿
地一閑物蘇子亦是支離人 聊堪充鹿角 餉魚
欲自洗 聊堪充鹿角 餉魚
鯨手 聊堪充鹿角 餉魚
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
所似墻東鬢髮傷寒鴉 春蚓秋蛇
現 詩八首

龍尾硯歌 并敘

余舊作鳳味硯銘其略云蘇子一見名
鳳味坐令龍尾羞半後已而求硯於歙
歙人云子自有鳳味何以此爲蓋不能
平也奉議郎方君彥德有龍尾大硯背
甚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者當奉餉
乃作此詩

貧夫死懷璧 顧恐
金鑿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 與人
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 人
硯不知硯傳於王 錦茵玉匣俱塵若 王
有況蘇子鳳味銘戲語相嘲 鑄星先卓犖我是駿
地一閑物蘇子亦是支離人 聊堪充鹿角 餉魚
欲自洗 聊堪充鹿角 餉魚
鯨手 聊堪充鹿角 餉魚
隨意賦詩細論春蚓秋蛇事見上一首注 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
用生分別 春蚓秋蛇
張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劒易之 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
用生分別

我家銅劒如赤蛇君家石硯卷蟄蟠如坐
而長也君持我劒向何許大明宮裏玉佩鳴
大明宮高宗龍朔二年置謂之東內開元二年改曰大明宮中給事
歸遲乎佩之物也盧照鄰釋疾文公子以病命
我得君硯亦安用雖蒼蟄蟠如坐
魚定非
名落人間一物與人初不異飄落高下隨風花
王子晉騎鶴升仙而去緱氏山頭空見其人
史充陵公子
總若曰人之生於物作同物視之異
上若自有關緘雖寶劒藏於匣中不蛟并子此
老子官是也寶劒藏於匣猶君之才中若懷寶迷邦
之前緩玉目光皆外物
喪人初聞此言其實若忘反等之無
耳又前漢注師古曰外物謂身以外
物也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之劒也前漢王莽并兼云王莫非王臣
悖神單于光武賜璽書云王莫非王民
無等差
等差雖如此
作詩及勸亦何謂知君故
以詩相磨報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硯求餘波
生時曹公子建耳苦其王曰
其波及晉閻若之人命也詩成劒在硯聽笑那將屋漏
之中者謂室屋漏若暗處下是也
君雕琢傷天和
史公
供懸河
懸王新論
斬蛟刺虎老無
力
文公刺虎則下莊子也師曹史高事見前卷
歸遲乎佩之物也盧照鄰釋疾文公子以病命
終日長鑱隨短轡
後莊詩長鑱白木柄
我生託州縣惠之自和為人所惑乃棄邠
今時和歌曾何苦而不樂耶公劉
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顛虎長嘯下岐并子此
吾能除之乃入山刺虎投水數處而反鄉里相慶
買牛曰何為
帶牛佩犢
故將換硯豈無意恐君雕琢傷天和
史公
以詩相磨報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硯求餘波
生時曹公子建耳苦其王曰
其波及晉閻若之人命也詩成劒在硯聽笑那將屋漏

載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
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
以月石風林硯屏贈之謹和子功詩并求
純父數句

紫潭出玄雲次公紫潭言甲也玄雲言墨也在度新譜閒書以徐次
漁於紫石潭漁具數十人入硯中皆飛小魚文之大魚少即覆之聚材云月石屏之背必平然多不
潭上月倒挂紫翠屏居仁云林云月石屏之背必平然多不
我老不看書默坐養此窗花明時時一開眼見此
雲月眼目明又知世界一泡影輯金剛經一切有
真偽何足評笑彼三子鬥大小歐蘇梅子告子曰生之謂性

與我潭中星獨有
與君持棄侍惟惺
自憐太史牛馬走技等卜祝
同到溫室觀棄戲
與君持硯爭孰君與事為
與君持硯爭天工與我兩硯爭孰君與事為

讀月石屏詩云平視二人作揖詩在天上石在山下安得
石上有月硯至天哉歐陽公知不可為而為之
子告子曰生之謂性也
與事自作雲翔爭
子告子曰生之謂性
也譬白羽之白與曰然白雪之白與白玉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要使珠磋玉瑩恥機機如合璧連城
出月曾今人驚皇甫謐高士傳云堯以天下讓許由由不受堯又召為九州長
之說破星心如雞鳴孟郊詩天欲明
月下有風林橫公權詩月落
眇頭復一
眇頭從少陵博一句山米盡與淵明傾歐公杜甫畫山水歌
云舟人漁子入浦裏山木盡與淵明同

大范忽長謝語
小范當繼
急送小范家讓此涵星
次韻記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
月次子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筆其獨數三星所

南斗牛畫其閒張衡西京賦曰牛不見服箱斗不記舟樓注引禹貢徐州有神龜
紹時世嫉機又云二星各在天外伍東西陳蔡汝牛與斗女獨不
與斗女西日東井在樞南之
前
鐵拂聚輸盡西歸侯公羅南子云西日東井在樞南之
影落蘇子硯與屏天工與我兩硯爭孰君與事為
此形侯公羅南子曰天其東半地其西半故日月東西
其爭於侯公羅南子輸子公輸子魯班也
小魚文之大魚少即覆之聚材云月石屏之背必平然多不
侯公西其說充國傳充國子邪之曰事如
十年注裏襲也少以益書近臣又以書
歸與宜待惟惺又祀華謂
上曰臣幸得待惟惺也
同到溫室觀棄戲
宮殿記未央宮有溫室殿冬日溫室
水階而生每月朔生一莢月半生十五莢至十六日一莢落至晦
日而盡月小則餘一莢不
落此臨軒也漢之舊典
自憐太史牛馬走技等卜祝
均為伶謝安司馬任職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
謝與宜待惟惺又祀華謂
太史牛馬之樂自甲之辭也其書
之助太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也
所謂欲朗衣冠挂神武
龍南山記陶潛明所謂栗里有大石
故持二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但令滋液到
林梢二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但令滋液到
可當曹霸畫宗欲用之右補闕能執此
龍當聽
同青燮
龍星石研寄猶子遠

皎皎穿雲月青青出水荷文章士點綴四時書物佰
無點點時狀似清雅而不離忠義老研磨偉節何須怒人並有高名而貶最衆皆大不
凡庸所貶失意不快數上書陳爭太子廢子主生寬饒要少和以行統清高而為
用寄與小東坡蘇為人激子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沉泥研
舉世爭馳鶩老堅一枝不換百金頭子自注頭字音與投長於攜然人謂銅有古手投有古
世所貴重豈知好事王夫子自採臨潼繡領山經火尚含泉脉暖弟秦應有淚痕潸
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舉班任宣超投立功異域
音樂 詩十一首

數絃已品龍香撥顏楊貴妃琵琶以檀為撥大食貞小字半面猶遮鳳尾槽世來造琵琶以鳳尾為飾槽
傳寺人白季琵琶雖進本調如一元稹詩云琵琶有金撥紅文要定旋調絃索名陝公歐陽詩云柱促絃哀多變軫白傅琵琶行云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又云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切錯雜彈大小珠落玉盤又云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心畫乃撥名也四弦一聲如裂帛
新曲纔從玉連瑣瓊玉連瑣今世
小字舊譜有連瑣曲有轉關曲轉關樂名也雷輥空堂戰鼓催白酒轉關漫索動行杯
神亮曲樂譜琵琶曲有轉關六么謂樂家以琵琶第四弦為一弦第一弦為六弦也舊譜第四弦為第一弦今以第一弦為六么非也舊說誤也霓回只記歸舟字舊唐書音樂志霓回開元中貴妃所度曲名也天寶樂工張野狐進琵琶曲名霓回又名霓回樂天詩云琵琶弦上說興衰入破第二聲腸斷聲聲腸斷處江州司馬青衫濕
舊說白樂天貶江州司馬青衫濕不知樂天詩自用何事也
舊唐書樂志貞元中宮人穆氏善彈琵琶以石
綠調弦用鐵撥彈之樂府古題要解曰琵琶起於秦漢間用木作槽以絃張之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
舊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雨與娘長於攜然人謂銅有古手投有古手也
樂天詩謂非數俗手撥向畫堂重疊衣柚中
陀曹娘子柚有惡人曰哀駱陀縛人兒老母曰與為人妻事為夫子棄者數十家
舊唐書音樂志貞元中有康崑崙者特妙琵琶
弟子曹綱

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大絃濁以春温喻君也小絃廉折以清喻若臣也）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琴見師曠王曰）盎中雉登木（盎中雉登木出曲馬在野見雉宮如牛鳴商如雉群羊見此詩因以為比）門前剝啄誰叩門山僧未閑君勿（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嘆）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有琴過余彈之有異）從前箏笛耳（以公自樂天廢琴詩何物使之然感嘆先生詩意以古之公卿貴人好聽箏笛如白樂天元微之輩是也）

多景樓上彈神曲（宋公神曲嘉今寧中行之揚州刊引白樂天詩夜聞箏中彈霜相送神曲有感并序）紘琴再三促江妃出聽霧雨愁（江妃郭璞江賦漢妃解佩以贈鄭交甫事見列仙傳）浪翻空動浮玉（金山名）白鷗其階列雙翼（其階列雙翼以和鳴）遣作三峽孤猿號（巴東三峽猿鳴三聲淚沾裳）

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飛來霸樹杪（孫惟貞顧曰杪木末也）方言曰木細枝謂之梢（郭璞注小枝上大枝下小枝也）叙琴文史公以劉勃曲突見賜直諫女生枝嘗吸牙撥枯木吸木不吸新盛時丁寧林空山靜吸飛鳥（郭璞注山靜吸飛鳥行人擧頭飛鳥驚）

破琴詩并引

舊說琴名閉元中掌寧盧氏與道士邢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出荷簦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婆師德

與永禪師書焚餘讀舊稿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余彈之有異聲就視琴破損而有十三絃余方歎息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荅誦詩云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二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余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甚異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及行草書後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絶一時仲殊本書生弃家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

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但佩玉聲世好逐新琴雖高張終然聲不附未死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新人豈先用夢中（仲殊詩意也仲殊詩意似言畫與琴之爲妄人豈先用夢中得也畫與琴名皆虛耳湯湯琴聲自有雅琴與相并雜俗者雖然號百物琴其九絃曰雅琴與相并雜俗者湯湯宮中箏十二絃也先生雖之以爲琴箏十三絃而爲箏）

而琴之音韻節奏死然止於指若出聞之奉雅陵七弦而其聲反若再奏而果況的第詩曰秦箏吐絃調玉柱揚清曲故依高張新聲
無絃曲（次公山村詩集卷十三題作無絃琴也）陋哉石鼎逢彈明蛙蜘蛛敎依蒼蠅聲（通志藝文略琴曲有蒼蠅聲）
亦無成（顧雅子內篇有成與酈昭文氏之不鼓琴也無成與酈昭文氏之不鼓琴也）但云作勞吾耳鳴（晉語師曠告其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

舟中聽大人彈琴

彈琴江浦夜漏永斂衽獨啟鼻風松瀑布已清絕更愛玉珮聲琅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破世已忘千年家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世人不容獨反古強以新曲求鏗鏘微音淡弄忽變轉數聲落龍如笙竽無情枯木今尚爾何況古意墮滄江空月出人鄉絕夜闌更請彈文王（琴曲有文王操）

次韻子由彈琴

琴上頭聲又不彈琴中古意本長存古心欲記當迷譜信指如歸自着痕應有倦人依樹聽空敎瘦鶴舞風翼誰知千里溪堂夜時引驚猿隔竹軒（蜀綿南日今之通士館宗有彈琴堂）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二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三

器用　詩十首

次韻柳子玉二首

地爐

細聲蝗蚓發銀餅　擁褐攲眠天未明　裹鐵殘灰軟雲嶺　佈兵制物之詳壯心降盡囲風旌　自鎚丹竈錙銖火　陶曰凡一斤象有人心機一銖如絲忽　白鑠長鎗抽稻牙　洞庭五月欲分畦　裹浪走雲陣刺水綠鍼

欲試百鍊剛文公魏武論刀有云所
向大賊莫能當之象也百鍊剛謂百鍊利器以防小群要須更況蟠
蝮子能蟠于泥蜕其蹄老作詩銘其背文公實語孔子觀周
古階之前有金人焉銘其背以戒多言文公入太祖后陵之廟
參觀其口而銘其背以戒多言 卒

鐵柱杖 井卓

柳貢鼛字安期閩人也家貲一鐵柱杖如
柳栗木重節宛轉天成中空有竅行輒微
響柳云得之浙中相傳王審知以遺錢鏐
鏐以賜一僧柳偶得之以遺余作此詩謝
之 文公先生集加鉄字甲聲 老杜攜竹杖詩杖老病
扶出入爪甲聲 四座驚顧知是鐵 卓音卓

柳公手中黒蛇滑千年老根生乳節忽聞鏗然瓜
老有神自昔閩王酣吳越不知流落幾人手坐看
變滅如春雪忽然贈我喜安在兩脚未許甘衰歇
便尋轍迹訪蛩峒 峒天公先生見之性之葛立方韻語陽秋云
峒之上故往見之蛩下聞蹻蛩子在於空
之杜詩云空同小李謝則蛩州之空同也黄帝到空同山 龍州峒溪有
空同洞之高穴在龍州山陰縣西司馬遷所謂西至空同而
二十南過上會稽探禹穴 技榛禹穴南 技音技
虎鐵蛟擲蛇蠍 貨殖傳出為或聞傳佛曰禪師出為或聞傳
教化作兩錢雞 雞音雞 卓
家口若為親 孟子王川子曰今也有人
之殉而竊之若之何其不知也 卓
秋詠石屏

雲林有瘴林雲近勢方壯林盡蒼珠深會有無事人支頤識此心 屋在莊子有清陰公暮下船市秦府詩集右手陳隱以應 一季文潛

和張秉高觀松翁 小韻

可憐堂堂十八公 魏吳志注丁固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吾其為公乎 老死不入光明宮 文公集試舉進士詩云在秦宮元和中元佐宮元和中元佐曰成都古曰龍云在秦宮元和中元佐宮元和中元佐曰成都古曰龍 後漢書耿弇傳千乘万騎 明光宮西京雜記 萬牛不來難自獻 杜詩万牛回首立山重 裁作團圓手中扇 劉夢得團扇詩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 勝漢宮悲婕妤 漢成帝班婕妤失寵漢作秋扇詩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 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後漢書班婕妤傳成帝幸後宮婕妤退居東宮供養太后 如圓月出自緘中素手動生風 秋扇詩云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 秋風入懷袖此不相見上有秦女 秦女謂史記秦本紀繆公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妻蕭史 鳳凰樓 其曲折如此

燈燭 詩二十首

祥符寺九曲觀燈

曉九曲法濟院在錢塘門外寺有明遠樓在錢塘江上 錢塘 高處望杭州圖經大中祥符寺在錢塘縣北國朝大中祥符初賜今額

金鼎轉幷光吐 寶珠穿蠙開連朝 夜 王公貴人皆升子曰黃帝九轉神丹經 小說載有以九曲寶珠設宴之而不開 之孔子孔子教以金精於殿使燒之而不開 波瀾鼈裏元相激 魚龍湯中不畏焦 漢三國時有術士以藥傳魚魚游湯中不畏焦但不死爾 其後魏晉魚游釜帝不畏耳今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 盧仝詩玉川子詩集自謂三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逐夢魂銷

上元過祥符僧房

明月久客肅然無燈火

葉冷淘無已子美有詩時

枇杷已熟摘金珠黍落初嘗翠玉蛆（宋本無此注民間名蠐螬者俗書作蛆）擅工酒解梔河流醞成芳酎除食同姑枝之年拂於桑落酒來把菊花枝 暫借青錢萬（陸士衡詩子惠千金貺青錢萬一文）無辭白髮垂（杜詩不似杜陵垂白髮即謂甫）一凍空廚五車書（晉王子敬受羲之書寫五車）青浮卵碗（字書卵青也）紅點冰盤（盤盛雙鯉魚）雙鯉魚（浮雲出版圖牛魚之睛最細而切之為膾注云則膾之言鱠也先儒集切之後轉為膾）切玉為膾（子貢說）酹酒高眠真事業（酹酒高眠言高以三盞或問一斗者時之豪飲者曰之酹酒者時之豪飲者曰之酹酒高眠者時之豪飲也）此生有味在三餘（魏王肅云冬以日之餘夏以夜之餘陰雨以時之餘也）

秋韶州裴曼書青盧服橐

我昔在田間寒夜有珍重常支折脚鼎（歐陽修詩折足鼎）欲作支離公子從（支離公子事見莊子）生誰知南岳老解作東坡羹（東坡羹事見先生自名其文集）青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見集中）

中有盧服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嚼羶腥

劉器之好談禪不喜遊山中箕山戲語器之可同參玉版長老（東坡曰即王版師此世器之乃悟其為戲大笑作偈云）

叢林真百丈（次公禪門謂之叢林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所出以居學者故名叢林）法嗣有橫枝（玉版橫版竹筍家步出謂之法嗣而禪尚化後橫出一枝師法最也）不怕石頭路（石頭希遷參石頭和尚馬祖法嗣無一所因無一名而爲）來參玉版師（陳湯證錄僧問胡湖州苕溪何縣西來意）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奇絕天竺酥酪牛乳更全清旨冥將南海金盤鱠鱸比東坡玉糝羹（大業拾遺云松江鱸肉白不near所謂東坡玉糝羹王晉東南之佳味也）

酒

詩十二首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談柄）

聞君有婦賢且廉勸君痛飲莫留連（晉書劉伶妻常責伶飲酒伶謝曰婦言慎不可聽然吾不能自斷必當祭鬼神誓之婦曰謹具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禱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即引酒進復祝誓伶跪而禱曰婦人之言慎不可聽即復進酒伶立飲盡醉臥）

不羨朱輪華轂貴（漢書朱輪華轂貴人所乘）但願長作糟牀邊（晉書畢卓嗜酒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流觴其間左手持蟹螯右手執酒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又送八珍（禮記八珍淳熬淳母糁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自遣赤腳沽村釀（晉書阮咸居道南北阮居道北富者皆以竿挂衣唯咸以竹掛大布犢鼻出市沽酒與胡客相對飲酒）

君老任不知愧更公觀姊惡劇誇生聞語定失笑（晉書王衍妻郭氏貪婪無厭衍每輕之郭氏酷妒衍兄弟皆畏之）

暖覺寒日無恨（晉書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恭在輿上凝然自若）碧香近出帝子家（宋公溫王尚馬宋書徐湛之傳湛之為豫州刺史坐事免為庶人徙新安湛之好酒而性吝嗇家素豐財而不肯出以供賓客賓客稍去之湛之嘆曰不學劉伶獨自飲不學劉伶獨自飲）

不學劉伶獨自飲（晉書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一壺往助鄰翁飲（陶淵明歸去來辭鄰翁相與）

趙既見和復次韻卷之 新添 禁酒國重令時所出也

長安小吏天所放日夜歌呼和張相 張相謂張九齡也九齡之乃正反開元中為宰相封曲江縣開國公故稱之 豈知後世有阿瞞北海樽 阿瞞魏武帝小字阿瞞白三國志之優劣評云武帝揔御羣雄芟夷大難平定四海撥亂反正為漢太祖北海謂孔融融嘗宴賓客嘆曰坐上客恒滿樽吾無憂矣融為北海相故稱之 前拟私釀猶堪飲 晉書劉伶傳伶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犢褌諸君何為入我褌中 罰之先生未出禁酒國詩語孤高常近謗幾回無酒欲沽君却畏有司書 後漢書酷吏傳樊曄為河南尹時京師貴戚多放橫曄下車設三尺法其有犯者雖貴必誅京師為之肅然 海隘酸寒豈笑分一斗 漢王綱傳綱為京兆尹時門下掾白事欲分一斗酒綱曰吾豈不欲與君共之但恐後人以為前比故不與耳 日飲不知天地大 晉書劉伶傳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無何足表盛 莊子表表盛貌 欲訪君之酔語蹙衰翁 莊子子桑戶孟子反琴張臨尸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語蹙衰翁謂公嘯歌自若也 更將蛤蜊只恐如君之 蛤蜊海物也 自是臺無鉤 漢書公孫弘傳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人主病不廣大臣病不節儉以身為布被食不重肉 趙郎中住昔縣適月而歸亦以一壺遺之

新釀桂酒 桂酒方幾吾醪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山間物也

揚香篩辣入餅盆盆蓂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 社雨 漢文公分小山則淮南王門下八公又有大山小山之號淮南王安好士賓客蓋數千人皆聚會講論著書號曰鴻烈 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 王肅酒人器以式法授酒材 菜把仍叨地主恩 漢酈食其為里監門吏好讀書家貧無以自業為里門吏 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

惠守詹君見和複次韻

已破誰能惜醜盆 論衡效驗篇盆敬而見神門之鬼 然醉裏得全渾欲求公瑾一合粟 三國志周瑜字公瑾喜飲酒雅量高致 相國未用名三千 鮑照詩不論文字及惟能酔 試滿莊生五石樽 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三杯卯困志家事萬户 春漲盧國風剡史不須邀半道 晉王徽之為剡令人或問其故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興未暇走山村 晉謝安雖處東山而每有出仕之志 浮蓮湃酒二首 并引

眞一酒 并引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蓋天下之物有常而變之者水也有不常而常者酒也以不常之水而為常酒蓋常酒之難如此稻垂熟仰祝陽足雪拔雲得乳泓窖鑿又欲醉先生而近乎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坡之闕

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始也乃或以不得已而後為之其卒也反以得為樂而忘其所以始焉

州之樂太守府復自和一篇以發覽者之一噱

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始也乃或以不得已而後為之其卒也反以得為樂而忘其所以始焉

鵝鵝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蓋覆元和初拜左補闕時年四十五自以為備位諫官當盡忠竭節以答陛下之恩而所言或涉細碎不足以裨大政故作此篇以自嘲云

鵝鵝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蓋覆元和初拜左補闕時年四十五自以為備位諫官當盡忠竭節以答陛下之恩而所言或涉細碎不足以裨大政故作此篇以自嘲云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始也乃或以不得已而後為之其卒也反以得為樂而忘其所以始焉

鵝鵝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蓋覆元和初拜左補闕時年四十五自以為備位諫官當盡忠竭節以答陛下之恩而所言或涉細碎不足以裨大政故作此篇以自嘲云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始也乃或以不得已而後為之其卒也反以得為樂而忘其所以始焉

鵝鵝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蓋覆元和初拜左補闕時年四十五自以為備位諫官當盡忠竭節以答陛下之恩而所言或涉細碎不足以裨大政故作此篇以自嘲云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始也乃或以不得已而後為之其卒也反以得為樂而忘其所以始焉

鵝鵝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蓋覆元和初拜左補闕時年四十五自以為備位諫官當盡忠竭節以答陛下之恩而所言或涉細碎不足以裨大政故作此篇以自嘲云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始也乃或以不得已而後為之其卒也反以得為樂而忘其所以始焉

鵝鵝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蓋覆元和初拜左補闕時年四十五自以為備位諫官當盡忠竭節以答陛下之恩而所言或涉細碎不足以裨大政故作此篇以自嘲云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始也乃或以不得已而後為之其卒也反以得為樂而忘其所以始焉

鵝鵝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蓋覆元和初拜左補闕時年四十五自以為備位諫官當盡忠竭節以答陛下之恩而所言或涉細碎不足以裨大政故作此篇以自嘲云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始也乃或以不得已而後為之其卒也反以得為樂而忘其所以始焉

鵝鵝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蓋覆元和初拜左補闕時年四十五自以為備位諫官當盡忠竭節以答陛下之恩而所言或涉細碎不足以裨大政故作此篇以自嘲云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珠櫛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生前富貴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卖盜跖俱亡羊

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熟藥本來空

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熟藥本來空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尤似漢江清耆舊何人在江墳應已平唯餘竹葉麴留此千古情

茶 詩十二首

月兎茶

環非環玦非玦中有迷離月兎兒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圓還缺缺還圓 此而盈三五而缺

示病維摩元不病遊諸佛舍一日飲釀茶七盞戲書數師壁有雙銜綬帶雙飛鸞

敬夫通判寄團茶 敬夫名通判建安

我官于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曾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二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嚥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

病起荅在家靈運已忘家 謝靈運在家甚樂及臨海郡有表求還故作此詩以自寄其實非忘家也

汝昔曾在家俱修如來戒 謝靈運在家甚樂及臨海郡有表求還故作此詩以自寄其實非忘家也

有五色瓶久四五日自生羽翼 謝靈運在家甚樂及臨海郡有表求還故作此詩以自寄其實非忘家也

破瓠問三閭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瓶發新茶一瓶貯天下第一

不向毛孔散五拆肌骨清六瓶通仙靈七瓶學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敬夫通判建安

君家雪乳已多時烹鼎還須用惠泉

碾破香雲飛絮動羅分縹面浮花

盞中金粟生堪鬥香動龍團勝作堆

我有紫金芽數餅不減小龍團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適
吳越三年飲食豁芳鮮金盤玉鱠飯炊雪
名曰龍團勝絕品人間藥力不可思
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
野使到纍麻川泉江杜江瑞杜也臨風飽食甘霏麗
海螯江柱初脫殼霜蓴水鴨鮮肥滑
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腋看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
韻春之
健衣送與溧陽尉中線游子吟二春慈母手
歸捨肉懷歸潁谷封不及黃泉與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谷封人聞之有賦干公公賜之食食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若之請以遺之
供一笑
輟膾龍從此升堂是兄弟
曾子之言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悲仕三千鍾不囿吾心悲
事起於貧養親其初嘗曰試焙又曰一火其火曰
二火故市茶老嫗同出焙三火之前若為
贈龍從此升堂是兄弟
曾子之言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悲仕三千鍾不囿吾心悲
事起於貧養親其初嘗曰試焙又曰一火其火曰
二火故市茶老嫗同出焙三火之前若為
會須難老待子鍾
人聞之有賦干公公賜之食食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若之請以遺之
供一笑
輟膾龍從此升堂是兄弟
曾子之言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悲仕三千鍾不囿吾心悲
事起於貧養親其初嘗曰試焙又曰一火其火曰
二火故市茶老嫗同出焙三火之前若為
只恐偷乞頻封纏
老妻稚子不知愛
烹嚐兩奇絕
生福福父不擇更令論甘苦爭
釋因詩寄謝聊相鏁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
作小詩
勾明月來投玉川子
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
妙供來香積
珍烹具太官

是膏油首面新 (據南史齊帝賜公主首面者三十人。○晃謂茶品要新。二物須之。國民共飲者少。膏油全之。以蒸不知。不能久存。白茶之類。三云茶色青白而香。油煎茶多以蒸。膏油煎茶。則白而黃。油煎者。以肉理實。)

種茶

松間茶生茶已與松俱瘦茨棘尚未容翳爭交攘
天公所遺奔百歲仍舊得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兎
流轉苦(注輯)相續(言茶與蜀州相連)戢戢出鳥咮(言茶嘴如鳥咮)未任供臼磨且可資摘喫千團輸
太官(次記太官主膳食)百餅衒私閭(或公卿中以茶相贈之辭)未任供臼磨且可資摘喫千團輸
鶴嶺土數春雨後弥旬得連陰似許曉遂茂能忘
清夜漫漫困搜攪齋腸那得詩堅頑

贈之

道人曉出南峯山來施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兎
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
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玉川子文集七碗吃不得也惟
說南陵涇縣四面生陸羽作茶經)

又贈老謙

瀉湯舊得茶三昧兎甌句近窺詩一斑(窺豹之云蓋由
窺豹時見一班)
清夜漫漫困搜攪齋腸那得詩堅頑

禽鳥 詩十三首

僧棄白雞(十誤第帝
立聖生則賜經)

斷尾雄雞本畏鳥(左氏昭公二十二年有鳥自齊其翼鬥之作入門皆已斷其尾)
來應法律修行遠須却置蓮花漏(口漏應遠法師在山中畫
為行道之節)老怯風霜恐不鳴

五禽言五首 并序

梅聖俞作四禽言余謂黃州寓居定慧
院遠舍皆茂林脩竹荒池蒲葦春夏之
交鳥鳴百族土人多以其聲之似者名
之遂用聖俞體作五禽言(莊陵梅聖俞別集四禽言其下
注則竹雞也淮南謂之懸竹泉州謂之泉鳥閩人謂之山鷓鴣
泥滑滑竹岡雨霜二馬上郎馬蹄陵但雨又急此其詩一曰
鳥又名懸竹鳥其二曰提胡蘆沽美酒胡蘆山頭花石可奈何沽酒不食雨父向何之
爾母山頭花石可奈何沽酒不食雨父向何之
息其三曰提胡蘆沽美酒胡蘆山頭花石可奈何沽酒不食雨父向何之
目前開動深今朝千方萬法不如歸其四曰不如歸去春山云
有翼可歸飛安用空帝向高巍人言)

使君向歙州更唱歙州兒我不識使君安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王元之自商州移歙州歙州即何晚也

帝嘉問其名或曰此名歙州兒元之大憐之果卒於歙可謂知而能言者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袴又舞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

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今年麥上場處處有麩粟

麩豐年無象何歎麩治曰麩麥宗赴吏部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僧曰太平亦元衆今雖未及至小康

力作力作垂絲百箔聽取林間扶活吟

昂霄公今主元景德中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

桑子落頹儂一箔千兩絲纏綿得蛹劍尒雛

頹儂公自謂也

鶴數

姑惡姑惡不惡妾命薄孝婦死作三年乾

姑惡姑惡不惡妾命薄有孝婦死作三年乾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翼者爲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皇云又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僧耳城南聞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咸家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吾庭若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

黎黎五色羽(色羽其名爲鳳凰)文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兩紱朱冠(冠兩紱朱都也易曰朱紱方來)仁心知閔農常告雨霽符我窮供惟四壁(司馬相如子虛之屋)惠然此來集(又云如此翠者何)來集竹與梧不啄非竹實(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鏘鳴如玉佩(左傳鳳鳥氏司曆也鳳鳥至郯子朝而問焉)意欲相嬉

食雉

雄雉曳脩尾鷙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鬬綵羽落如花喧呼勇不顧投網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佳烹煎雖雜鷙爪距漫搓牙誰知化爲蜃海上落飛鴉(札雉入海爲蜃二物相似)

獸 詩四首

竹鼠

野人獻竹鼠腰腹大如盎(尤小竹根之鼠也)言道旁得採不費置網鴨東護園滑(鼠清晨最大如畫)混池數瘦爽(鼠畫蟄曰崔寔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熊名曰渾沌)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髣逢人自驚蹶閒若兒脫袴念茲微陋質乃安足枉就擒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熊遇之時舐掌向於口)

予來僧耳得吠狗曰烏菊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湓邁泗而濟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

烏喙本海鼈(烏喙水雉狀如鼈四足無鱗)尺鱗數

西征復何有欲致南音又欠（欠今俗讀去聲）
游魴瀏細空自躍（魴魚名）
以報客姐又空設（姐音祖）忽聞東道無辭信使潮西鄰幸
有庖蠶醢

次韻僧師放魚（子瞻子瞻還杭此詩作於其序云
予歸子瞻還杭而魚已為人所食因以此詩戲之）

法師說法臨四水無數天花隨墜毛（舊說佛子說法天雨花
名曰曼陀羅）勤將淨業種西方莫待黃中呼起起（子告之曰起
起）

濺濺初驚玉花碎（吾儕有
詩曰玉花碎）濺濺橫爭看銀刀出（吾儕有
詩曰銀刀出）

坐口遠罛知幾穫（罛音孤）不煩更結放生讎（讎音酬）
又王戎與從弟書曰卿常說放生事不煩更結放生讎）

不怕校人數子美（陳子昂子美之別字
見孔子世家）疲民尚作魚生醢（陳子昂子美之別字
不煩更結放生讎）

又云）故君子可遠而不可近也）

孝赤（莊子曰魚相與處於陸以濕沫相呴以
濡不如相忘於江湖）顙泚（泚音此）（莊子曰其顙泚）

苦泥沙底（吳人以三春為四三日帝遊洛水祓禊
飲於其上）數罟未除吾又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之今作觀放魚歌
之之意）況逢孟簡對盧仝（盧仝嘗有
贈孟簡詩）

堤隔傷瀨（司馬相如傳中流擊楫傷瀨
注瀨水流沙上者）濺濺發頑吏
（頑吏謂元王時吏不善養魚者）

間安
（莊子曰安
知魚樂）

知中無蛟龍種（郭璞曰蛟龍屬水神
太守去官還洛陽）況逢孟簡對盧仝
（盧仝嘗有
贈孟簡詩）

尚恐或有風雲會（物隨風雲之變
見乾卦）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卿淮海（卿淮海
謂莊子
云相忘江湖）

戲作鮑魚

粉紅石首仍無骨（石首魚名其頭骨乃石也）雪

車胡爲乎來哉（陶西村據孔子曰號爲漢水北流注向）汝然解其縛
（次公訓子由陶朗壁以見楚王太白時全向）待老無子養護如嬰孩坐
葉尚困生意未肯回山僧（次公解其縛）清泉洗浮埃枝傍
（陶杜詩徐樹穀箋尤力爭果酌泉源出巨天意）孤根裂山石直欲排風雷
此千歲材（時去聲不百日）获苓無消息（陶松脂入土千年化爲茯苓）我今百日客養
夜惟古今一俛仰作詩寄餘哀

戲作種松

我昔少年日種松滿東岡初移一寸根瑣細如揷
秋二年蕭郎下一一橫參差三年出蓬艾滿山散
牛羊不見十年餘想作龍蛇長夜風波浪碎朝露
珠璣香（陶公上云曲之生美）我欲食其實已伐百本桑（若松木法用桑
柴灰水）人事多乖迕（子光事多變迕）神物竟澌盡（杜甫寄楊員外二云天寶少年多神仙
又云翻動神仙應封題爲獸所食）安野夾路須翳荟會開龜蛇窟（荟松陶入土千年爲茯苓
千歲爲龜蛇鳥獸皆食）不惜斤斧斫縱未得茯苓
且當拾流肪金盞百出入皎然散飛霜（次公此言若
松脂之法也）
搞死三彭仇（三彭三尸蟲）我欲問其已伐百本桑（若松木法用桑
柴灰水）人事多乖迕（子光事多變迕）神物竟澌盡（杜甫寄楊員外二云天寶少年多神仙
又云翻動神仙應封題爲獸所食）安野夾路須翳荟會開龜蛇窟（荟松陶入土千年爲茯苓
千歲爲龜蛇鳥獸皆食）不惜斤斧斫縱未得茯苓
且當拾流肪金盞百出入皎然散飛霜（次公此言若
松脂之法也）
搞死三彭仇（三彭三尸蟲）

萬松亭（并序）

麻城縣令張穀植萬松於道周以庇行
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
十不及三四侮來者不嗣其意故作是詩

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古語云一年之計樹之以穀十年之計
樹之以木百年之計來之以德）縣令若同倉庾氏（書洪範八政三曰食
時國家亡事爲吏者長子孫也）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
救斧斤厄野火解憐氷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次公
本起於此木長末殷勤記取角弓詩（詩小雅角弓之篇子來聘公賓之以
角弓之武子曰箸敢不拜封殖此樹以
志角弓之詩遂賦角弓）

和趙景貺栽檜

汝陰多老檜處處蒼雲地連冊砂井
（陶川祖爲青牛爲伏龍山記謂山有大松樹千歲其精化爲青牛牛春始生使人伐大樹前牛觸出
牛春始生使人伐大樹前牛觸出水又滿）時有冊生枝（次公此言若
其枝結而再生）還作左紐文（紐子正公太清九詠
太清宮有左紐檜）王孫
有古意書室延清芬應憐四孫子（次公四孫子社前
所謂社實起於子也今栽檜亦適有四故言四孫子也）不堪凡木羣體備
松栢姿（栢舟栢木篇曰汎彼栢舟亦汎其流）氣含芝木薰初扶鶴骨立未
出龍鱗筋巢根白蟻亂銅葉青蟲紛乃知蔽芾初

此韻以無志通用 他年皮三寸 星前漢尾統上書曰胡數之地狐鼠子不聞 三寸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 矣都梁山中見杜甫秀才求學其法戲贈一首

露箔泥行葉棘中十年春雨黍龍 松西京雜記載松枝拘屈五鬣大夫之名如今尺五 欲問東坡學種松 君方掃雪收松子我已開榛得茯苓 地千歲化為茯苓入 為問何如揮揚抑明年飛架作浮萍 才大公用言揚雄入水經宿為浮萍 王仲至侍郎見惠雜詩種之禮曹北垣下 生以元佑七年壬申遷禮部 今百餘日矣翛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非前韻

翠栝東南美 唐前進士柳宗元栝柏賦序曰南方之美有異乎中州者橘柚梔栝樹松柏之間冬夏青青而不知變者也 惜哉不可致霜根報絡 雲公仙風振高標香實隕平林偶隨樵蘇生 楚辭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子曰五月有大閹人謂之擁子擁之去勢如閹人也 不為樵木侵忍驚黃 莊子曰山木自寇也 節兼雖力取王城少知音豈無 莊子天運篇曰師曠之枕琴而坐 換鵝手 王子敬之性愛鵝山陰道士好養鵝子敬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鵝相贈子敬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但知冤來禽 詳見本草綱目 一見捐槀金 贈我意殊深公堂開

後閣凡木愧葉葉皆裁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常恐 莊子漁父篇曰孔子遊於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 樊籠中 莊子養生主篇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 故不斷高手樊中注樊所以籠鳥也 洞綠桃源畫記有武陵 青衿有國王 羽 誰知積雨後寒芒曉森森恨我迫 為日暮視古今何人風雨夜明聽鐵龍吟

宥老猪 宥之不化曲

我牆東北隅張王罹老穀 文公莊子應帝王時方張王劉禹錫傳信方張王劉禹錫云張王劉禹錫傳信方張王劉禹錫傳信方張王劉禹錫傳信方

花

詩七十九首

吉祥寺賞牡丹 并引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 并引 丁公詢舍人賦詩今日花前飲 甘心醉倒狂但愁花有語不為老人開 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 州過客上春衫 十里揚州路 和陳述古拒霜花 述古拒霜花不發

千株掃作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稱細思却是最宜霜

吉祥寺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對花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

述古閣之明日即來坐上復用前韻問賦

仙衣不用剪刀裁 丁公詢舍人賦詩仙人衣裳春剪刀尺宋之問詩作剪綵 國色初酣卯酒來 謝靈運詩初日出天光卯酒如草頭露 詩作已曰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 謝靈運詩朝發已曰今京色詩謝為旦出 守閒花花有語為君零落為君開 謝靈運詩閒居臥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太守閒花花有語為君開 謝靈運詩閒居臥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謝才調集有無名氏絕句云春光再來君不見更向禪前把一盃 盃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李鈐轄座上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馱 羅虬比紅詩二八佳人十五餘騎細馬馱 十千美酒渭城歌 唐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簾前柳絮 十千美酒渭城歌 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簾前柳絮

春晚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掩扇月明歸路影婆娑綠珠吹笛何時見 綠珠石崇家妓也善吹笛 欲把斜紅插皇羅

陌上花三首 并引

游九仙山閒里中兒歌陌上花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令思宛轉聽之凄然感悼而其詞鄙野為易之云

陌上花開胡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 丁公詢舍人令服得仙詩感郡人民遺民幾度垂垂老 垂垂老方木千山陌一株一株重 遊女長歌

緩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 丁公詢舍人賦詩無數 路人爭看鞏畔來若為留得堂堂去 堂堂古詩春背堂堂去白雲舊人故人生 且更從教緩緩

緩緩歸

生前冨貴草頭露 謝靈運詩前看已如草頭露 身後風流陌上花且作遲遲君去意 遲遲君子曰行也法父母國之道也 獨歌緩緩要回家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閒花得少休 丁公詢舍人以化工比之 花開時節雨連風却向霜餘發烂紅漏泄春光私

一物 編五社詩侯夜雪色曉當此心未信出天工
草漏催春光有柳條

當時只道鸚林僧能遣秋花發杜鵑 鸚林潮州寺名杜鵑高大會種
春月開時多半開相傳元中有自天台移栽之旅詩見後十日復至詩社 誰信詩能回造化

直教霜鬢放春妍

不分清霜入小園故將詩律變寒暄使君欲見藍

關詠更倩韓郎爲染根 韓郎韓湘善文能使鬼役鬼種花
花開五色故云

造化而開花乎湘乃袖土以盆有小金字云雪擁藍關馬不前蓋文公貶潮州至藍關值雪而作湘詩第三聯即是也自言解使鬼種花者可使聚或一朵五色或一朵五色果然 秋興

金舍筏紅間墨者四面各有一朵五色者自開其根下盤蟠而變皆之明年花開果數

一如其言出太平廣記

刀景純贊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 景純宋臨川人

瑞香花紫而香紙紙紙詩文皆以比其芳色益出此山

上苑天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 劉郎尚幽怨詩文皆以比其芳色益出此山

佳人非泛浦 泛浦漢南詩伊人相與泛浦以爲佩貢通歲湖湘間多此草屈原作離騷又以爲佩貢通歲湖湘間多此草屈原作離騷又以爲佩貢通歲湖湘間多此草屈原作離騷又

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
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寻但衰病
牢落自無少發興耳昨日雨電如此花之存
者有幾可爲歎惜也

玉盞盂二首 并序

東武舊俗 東武即密州治所今山東諸城 每歲四月大會
於南禪資福兩寺爲藥供佛而今歲最
盛凡七千餘朵重跗累萼繁雄鮮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
大承之如盤婆格絶異獨出於七千朵
之上云得之於城北蘇氏園中周宰相

留別釋迎院牡丹呈趙倅

園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寻但衰病
牢落自無少發興耳昨日雨電如此花之存
者有幾可爲歎惜也

玉盞盂二首 并序

東武舊俗 東武即密州治所今山東諸城 每歲四月大會
於南禪資福兩寺爲藥供佛而今歲最
盛凡七千餘朵重跗累萼繁雄鮮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
大承之如盤婆格絶異獨出於七千朵
之上云得之於城北蘇氏園中周宰相

簪花不論命 簪花不論命 東坡詩語

但持一飽萬事困朝眠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雖花極貴人所愛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瓊珞一枝爭看未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琴舊書畫圖從此定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玉盤盂佳名會作新翻曲絶品難

子貢貶秩論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花不能言意可知乃爲易之

白須勸佳客直待瓊舟覆玉舜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郭相君初擇地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羊爲國首吟詩處 我有良郎田二頃吾豈能飄六國相印乎

看花還作看花人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但持一飽萬事困朝眠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雖花極貴人所愛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瓊珞一枝爭看未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琴舊書畫圖從此定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玉盤盂佳名會作新翻曲絶品難

子貢貶秩論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花不能言意可知乃爲易之

白須勸佳客直待瓊舟覆玉舜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郭相君初擇地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羊爲國首吟詩處 我有良郎田二頃吾豈能飄六國相印乎

看花還作看花人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劉希夷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去年摧護若重來 李賀詩情隨舊曲漸漸入新聲

人驚叩門來欽有女子開門以盂水至乃又來歲清明護住尋之則
門已扃詢因賦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
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前度劉郎在千里 劉禹錫自朗州貶還京師
觀如江南曲作詩云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坐此
後謫朗州後十四年重若玄都觀絶無一樹惟兎葵燕麥動搖春
風耳因再作詩云種桃道士
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次韻李公擇梅花

詩人固長貧 子仁漢書張負曰貧有
漢如陳平而長貧賤

日午飢未動偶然

得一飽萬事困朝眠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雖花極貴人所愛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瓊珞一枝爭看未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琴舊書畫圖從此定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玉盤盂佳名會作新翻曲絶品難

子貢貶秩論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花不能言意可知乃爲易之

白須勸佳客直待瓊舟覆玉舜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郭相君初擇地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羊爲國首吟詩處 我有良郎田二頃吾豈能飄六國相印乎

看花還作看花人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尋花不論命 簪花不論命 東坡詩語

爲三郡守所至酒實從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江湖常在眼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聽飽即喧閑君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尋花不論命 簪花不論命 東坡詩語

爲三郡守所至酒實從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江湖常在眼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聽飽即喧閑君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奉使今折磨清比於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陵仲 陳仲子齊兄戴母與於於陵仲子避兄離母處於陵仲子許三公爲人賢聞使
謝靈運詩想見山阿人 詩義如任昉

永懷茶

山下野泉修春貢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所出泉甘勁冽冲和常州水湖常二郡守每歲造茶貢焉水品第二常州長城縣顧渚山
泉甘勁冽清滑造茶絶佳每歲貢茶之外加金沙泉每歲採茶之
舉即潤矣守臣至于境會亭具儀注拜勅
則有風雷之變云

更憶溫泉亭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溫泉在正出正出者湧出

補花雲裏畫蕭然卽滿籬秋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梅花不飲但孤詠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 晉謝安不飲酒或勸之飲曰此
苦酒耳讓何以飲之 陳湯作檄
然而起曰此會我病

嗟君本侍臣輦轂從上雍 次公每之詩別業也 萬事即陶潛詩 但取眠食之別業也

前趙光國傳子仲言服實世持
喪也所以盛書上雍武帝所幸之地司馬遷書五帝又傳故上
雍脫靴吟芍藥也開元中繁中雜句繁即今牡丹會花方繁
持金花應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召入而白已醉上
命宦人以水灑面良久白調高力士曰龍武帝命尚書給事札令司
之辭見傳注給札賦雲夢馬相如賦子虛盛推雲夢之事何
人尉流落嘉蔭天爲種杯傾苗中吟翰苗有蔭子曲帽拂
果下栗二尺東夫何於果樹下馬高
吾儕共故山亦何有梧花集么鳳以鳳而小先生自人
故鄉故山也○師人鄉之國梧子也君亦憤匡廬陝公匡廬山名江州廬字
公梅詞調詞祖師毛公匡廬是也山其山九疊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障也
記廬周武王時匡俗所廬俗名廬山亦曰匡廬歸掃巖書洞子
廬謂李公擇會讀書廬山五老峯山南山白石
僧舍故也事見先生李氏山房藏書記
漢陰蘧廬緯莊子漢陰丈人方抽灌而入井抱甕
○灼公謂莊子天運論落人
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
○灼公謂莊子天運論落人
爲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
還複來雪落紛紛那忍觸○竹
雨中看牡丹三首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礫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
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陝公關山陝州之路先生詩去
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何人把酒慰深幽閉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
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關陝公關山陝州之路先生詩去
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風致也何人把酒慰深幽花自言也以無人慰之故開自愁
聊落更愁也清溪所以得其清溪矣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
土人不知貴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
籬間竹支撐疏密有致五瓣
桃李漫山總粗俗也知
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翻杜詩記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泥沙半酥煎落藥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 陳慥字季常號方山子 岐亭在黃州 時季常亦在黃州住岐亭下 并加青字

東死蘭若菊亦摧返魂香入嶺頭梅 嶺梅夫人見漢武帝李夫人乞還魂香帝命之不已乃令方士作法合香燒之夫人乃降其形帝望之而泣 嶺頭梅花開最早 一名蘇圃人名之 古詩曰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 脩竹一名蘇圃 又名蘇公竹 又名蘇公梅 又名蘇公堤 又名蘇公祠 又名蘇公井 如青青河畔草 又周原膴膴二董荼如飴 古詩曰宋玉東牆東美人出其東 又曰東門之墠茹藘在阪 又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又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 又曰東門之粉宛丘之栩 又曰東門之楊其葉肺肺 又曰東門之楊三星在天 又曰東門之楊三星在隅 又曰東門之楊三星在戶

霜鐘草（狀公柳子厚玉蕊山下有蘚名霜鐘人早朝聞其聲清遠如鐘磬即此蘚也）
惟有飛來雙白鷺（宋武帝宮人早朝聞其聲清遠如鐘磬即此蘚也）
心似水（門如市臣心如水）
語寄多情機欲試（東坡老眼淨重空無可掃故將妙
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章（東坡書氣
只恐夜深花睡去（狀公詩意花睡去即指白鷺而言）
銀燭照紅粧

海棠

東方嫩菊芳光（狀公詩意）
南溟杜鵑天下無（杜鵑花紅似海棠開）
菩薩南海堂杜鵑花

題楊大公春蘭

故山桃李半羞慚（白樂天紅線毯歌桃李雖艷光風難久）
我老（歸去來辭之意）
纖塵莫許催發眩（眩音玄）
帖（帖音王羲之有閒人貼來會稽買書人）

和王晉卿送梅花

東坡先生未歸時自種來會稽青李（狀公言在黃州時也）
水此間風物君未識（君指王晉卿）
在江湖知君對花三歎息

題楊大公春蘭

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閒風景傳（閒風景傳正則方言）
見卅青寫真色（狀公詩意）
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楚辭正則方言）

題楊大公蕙

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屈子民物同胞之意）
佩（佩帨之佩）
幻色雖非實真香亦竟空（佛家言色即是空）
觀已先通（佛家言觀自在菩薩）

大韻蠟梅文采薇花一首

虛白堂前合抱花（老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商老杭州圖離五鹿白堂在焉）

落日照橫斜閑人此地知多少 曜謨高見輔視屋而嘆曰物此無涯生有涯虛白堂前紫薇兩株拾云紫夫所種○瞬也無涯

折得芳枝兩眼花題詩相報字頗斟酌中尚有緣

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 紫天詩云紫綸閣下文書靜鎖院紫薇花對紫微郎上省舍書此詩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 宛敕藩宇公濟吳都賦云東家種樹而卷舒陸居者珍傳玩人自水中出焉

一千首之李花詩云卧聽南樓羌管悠悠霜滿地人如月下見梅花 楊萬里誠齋集

梅梢春色未歸和作章南枝剪刻多 公紅梅詩南枝北枝春又正

堪笑剡中動經太守命乘興頻招戴逵船 逵李剡中謂戴逵曰卿明日當來若不來吾將命駕就卿

誰何 霸陵事見裴度傳注 月黑林間逢鶴使凌醉劇訴

寒雀喧喧凍不飛透林空吧一枝微 吧口加切

流伴不到雙流燕語時

蛟綃剪碎玉簪輕 公紅梅詩云東家剪刻雪初成 人間貴剡二劉也 七林和靖詩云昨夜一枝開雪裏 紫到劉郎又獨來 劉禹錫詩桃花一樹無人識終日慶劉郎今始來

待連夜開明日酒醒應痛飲 白樂天詩花開不用連宵看酒醒應須酒滿杯

綠髮尋春湖畔回萬松嶺上一枝開 宋公言其時嘗與楊萬里劉過同登此嶺

纔老霸根在得見劉郎玉奴終不負東昏 南齊東昏侯潘氏小字玉兒有國色帝將納之以問王茂仁曰亡秦者胡也茂仁曰昔者見高皇帝主公當下臣奉勅光使而後已義不受辱乃自縊

月地雲堦漫一樽 宋公詩月地雲堦冷欲昏 劉郎又到玉川門 盧仝茶歌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 玉奴終不負東昏

南齊東昏侯潘氏小字玉兒有國色帝將納之以問王茂仁曰亡秦者胡也帝乃止之第主田家告求為婦王兒位曰昔者見高皇帝主公當下臣奉勅光使而後已義不受辱乃自縊

信幽香是返魂 臨春結綺閣陳後主與貴妃孔名麗華張主高閣臨春結綺望仙三閣以處貴香

易之微用雪香囊事見前趙武帝令方士營返魂香以降李夫人之魂又見前漢李延年上梅花詩注

日出冰壺散水花 歐陽修詩冰壺涵秋月雪嶺映晴日 野梅官柳渺江路野梅香 西郊欲就詩人飲黃四娘家美家

人去愁英滿酒觴不堪細雨濕黃昏夜寒那得琴花蝶
知是風流楚客魂（宋玉有招魂）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宋公白樂天杭州春望云離開湖寺
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白注云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盈盈解佩臨煙浦（文幻仙
傳鄭交甫遊於江見二女請其佩與之既而視之空懷一無所有）脉脉當壚傍酒家（援
詞馬相如與卓文君當壚）
莫向羅裙怨芳草（老杜詩朝夕）
新一朵含風露（陳老杜詩朝夕自相隨）斬
新花蕊未開白頭朝夕自相隨（樂天白頭）恰似西廂待月來（元人雜劇張君瑞
吳拗未卻待君來）
風戶半開楊柳動疑是玉人來（即崔氏詩）
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葉紹翁）
見雪肌（韓文公詩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要
不斷注芳醪香陰也惹春工（杜詩）

將真色鬪生花檀心已作龍涎吐（宋公蘇東坡詩素面常嫌粉污香檀心
微注一點猩紅）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梅黃雨細時（杜詩雨細風微）
湖面初驚片片飛樽前吹折最繁枝（韓昌黎詩風折花枝）玉頰何勞頻觸鬢
（東坡詠楊花詩）
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外（宋公蘇東坡詩孤雲出岫本無心）遂冠群芳（宋公
深移栽青蓮宇（宋公蘇東坡詩）結為奩臣佩（楚辭）散落天女襟（宋公
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溪水及江去何許人家歌笑音（宋公子方為陵陽
令之永詩見上注）君持風霜節耳冷不聞（曹子建詩）
長恨漫天柳絮輕（宋公子方詩）一逢青顧價增百倍（晉王子猷訪戴安道
於剡溪經宿方至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占清明寒梅似與春相避（宋公蘇東坡詩）置酒要妍暖養花須要陰
（花喜陰而惡日）
比客南來豈是家（宋公蘇東坡詩）只將飛舞
及此陰晴間恐致憐（宋公蘇東坡詩）
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宋公蘇東坡詩）
散（宋公白樂天詩）鸚鵡憂先吟（鸚鵡能言人之先言而憂患
便陳迹試看卅青臨遍（晉王羲之書）
機前（井序）（宋公蘇東坡詩）

撥筍狀如魚剖之得魚子味如苦筍而加
甘芳蜀人以鹽佛僧甚貴之而南方未知
也筍生叢中蓋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間
可剝取過此苦澁不可食矣取之無害於
於木而貨於敢食法當蒸熟所施略與筍
同蜜煮酸漫可致千里外今以餉殊長老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夜又剖瓊玖（宋公蘇東坡詩）
分甘（宋公蘇東坡詩王城無山林五吾所惜新筍出林竹初見一面王城略不許思曰從此食矣）
頭敢言美（宋公蘇東坡詩竹林五吾所惜新筍出林竹初見一面王城略不許思曰從此食矣）攀龍藏
龍故世謂筍為龍筍（宋公蘇東坡詩竹林五吾所惜新筍出林竹初見一面王城略不許思曰從此食矣）願隨疏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問
君何事食木魚喜不能鳴固其理（莊子俗於故人之
人命賢子與馬）

而生之言且子調曰其一（故曰鵝其一不
能鳴蓋鵝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
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外（宋公蘇東坡詩孤雲出岫本無心）遂冠群芳（宋公
深移栽青蓮宇（宋公蘇東坡詩）結為奩臣佩（楚辭）散落天女襟（宋公
蘇東坡詩天女維摩室）
閩宅香（宋公子方為陵陽令之永詩見上注）君持風霜節耳冷不聞（曹子建詩）
如有聽也）一逢青顧價增百倍（晉王子猷訪戴安道
於剡溪經宿方至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占清明寒梅似與春相避（宋公蘇東坡詩）置酒要妍暖養花須要陰
（花喜陰而惡日）
比客南來豈是家（宋公蘇東坡詩）只將飛舞
及此陰晴間恐致憐（宋公蘇東坡詩）
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宋公蘇東坡詩）
散（宋公白樂天詩）鸚鵡憂先吟（鸚鵡能言人之先言而憂患
便陳迹試看卅青臨遍（晉王羲之書）
機前（井序）（宋公蘇東坡詩）

天公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蜂採花作
黃蠟取蠟爲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子瞻詩變化
誰料)我亦兒嬉作小詩(山谷第七卷先生留別景文詩亦云。)
松菊上黃千葉(歐陽公送杭州周都官詩)玉蕊檀心兩奇絕(光景兩奇絕)君不見
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羣花去夢裏花僊
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君行
適吳我適越(天公先生將有
元以下到主司主事請謝衣作謂也)笑指西湖作衣鉢(謝衣作謂衣鉢
名第同者。)(出禪家謂傳法爲傳衣鉢引)

贈朱遜之 井引

元祐六年九月與朱遜之會議于潁惠
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
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
向聞醼蔑(月令季秋之月菊有黃花)黃花候秋節(月令季秋之節
名以黃華魚肥草木正十二月之候曰夏小正
候趙次公曰周官占夢之職有物之花黃
衣亦令名(鄭康成周官占夢之職有物之花黃
謂蓬中之色占夢服物衣隆事也)坤裳有正色(坤卦爲地爲易坤六
五曰黃裳元吉)從人爲勝遂與天力爭易性寓非族改顏隨所令新奇既
易售粹駁定相傾疾惡逢伯厚(厚疾惡陳朱張于伯厚切
見前卷)識真似端明(端明侍讀學士兩浙路按察使知杭州從事郎
云東坡雖極馬勃能療惡瘡)執菊有佳色裁露撚其英(執菊有佳色裁露撚其英
見前卷)既吹天香物遠我懷遠世情(天公指潁所印可)世論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共
被年譜先生以紹聖元年十月三
日至惠州寄居嘉祐寺松風亭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蘇子瞻知惠州卷
跋頌上見梅花有
兩絶句明年正月往坟寺道上
見梅花有
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詩云
蠻風蜑雨愁黃昏（文公忠州有
樊子歌頌也）長條半落荔枝浦月
樹獨秀挑榔園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
溫松風亭下荊棘裏雨株玉蘂明朝暖（蘇子瞻謫
臨汝聞子由
誦詩詩云柳絮
飛時花滿城
雪裏
青梅
煮酒
時
○羽公甘棠
云蔽芾
甘棠
勿翦
勿伐
召伯所
茇
）海南仙雲嬌墮砌（見詩話叢龜
下縞衣來扣門（子瞻謫
衣縞巾
）酒醒夢斷起繞樹妙意有
在終無言先生獨飲勿歎息幸有落月窺清樽

再用前韻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爲魂（屈宋古
白平劉陸仁詩
）紛紛初疑月挂樹
耿耿不寐如有人（古詩
）耿耿
不寐
如
有
人
兮
美
一
方
月
明
如
晝
有
人
兮
不
見
若
在
水
一
方
）
耿耿不寐如有人兮美一方月明如晝有人兮不見若在水一方
）
月
明
如
晝
有
人
兮
不
見
若
在
水
一

粉色如士開高力士開捉袜文珠文
壽陽の額公性詞美人為黃仕況乃粉黃淑 一言破千偈況
爾初不語次公讀一言尚可以破千 可憐一轉話他日
如何舉次公讀為一轉語故復此微吟次公讀中山靖王云 聊將玉柔新出師北 坡曉花插向綸巾折次公綸巾音人之巾謂
著於色 聊和鸚鵡摺江邊閑草木閑客當為主通來
子美瘦正坐作詩苦 次公白與杜甫詩云試問因何苦神手焚
筆研 兒機書云君苗能文每見文輒喜九 何太傳生瑯琊事手細書又作隸書又作篆研 清篇真
讓與 次公杜甫集中詩有清篇九 頓君理北轅 次公左傳載晉
侯夢與大厲搏而仆 令尹改乘轅 而北 六轡去如組 上林桃花開水暖鴻北翥
蘡萄 次公晉書葡萄子花光如珠 和子曲益中石首 次公司馬相如傳注云益中石首魚腹中有石如斛
春美秋菱兩須臾神藥人間果有無異何由識
生哀帝根 人不見也 芳心未飽兩蛺蝶寒意知鳴幾蟄蛄 次公曰見高誘淮南子注云蛄蟄蟲名
出孔子曰蟄蟲十里轉蛄之聲菊在秦可又非子 十二節 一本草園經云菊有一十十二節 小兒休更論霸頭 次公以為項羽
陳仁錫不知春秋生云秋海 故也 馬是霸

有花今始信莫浦 次公高誘淮南史景武帝母張婕妤
生哀帝根 人不見也 芳心未飽兩蛺蝶寒意知鳴幾蟄蛄 次公曰見高誘淮南子注云蛄蟄蟲名
出孔子曰蟄蟲十里轉蛄之聲菊在秦可又非子 十二節 一本草園經云菊有一十十二節 小兒休更論霸頭 次公以為項羽
陳仁錫不知春秋生云秋海 故也 馬是霸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

幽芳本長春警瘁如蝕月且將付造物未易料枯
栗洌先生草貴重廟論擢英俊而今城東瓜 謝靈運詩葉葉望青瓜
拥出知宿根深便作葉葉筍照欲燃明日春陰花
秦故東陵侯召平種瓜於長安城東門外不記召南麦 麥穗杜葉麥召伯此召南之教明於南國其詩云蓼彼萋萋露彼菲菲
未老故應未忍着酥煎

山茶

山茶相對本謙裁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君君
不見爛紅如火雪中開

計坐待行年四 子由明年六十 臘果綴梅枝春杯浮竹葉
廣州竹葉酒名也 杜詩竹葉酒一曲歌鸚鵡 聊將玉柔新出師北 坡曉花插向綸巾折次公綸巾音人之巾謂
三春竹葉酒一曲歌鸚鵡 也 誰言一笑前動已覺萬木活

贈嶺上梅

梅花開盡百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次公盧仝詩梅花
君來花已老 不趨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熟黃梅次公老杜
華清道四月熟黃梅

游大平寺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淺黃一朵

特奇異為作一小詩

醉中眼纈自爛斑天雨曼陀照玉柔 次公白樂天詩曼陀羅花
曼陀羅天雨 一朵官黃微拂掠輕紅翠萼未須看
曼陀羅花 經說紫牡丹
別名見花譜

三葉牡丹

風雨何年別留真向此邦玉合遺恨在巧過不成
雙

兩中賞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燦燦明燈照欲燃明日春陰花
未老故應未忍着酥煎

山茶

山茶相對本謙裁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君君
不見爛紅如火雪中開

春菜

飯山僧(杜詩自畑摘菜中小蔥為情題)　清安寺真賞菜氷藍如園韭
脆美牙頗響白松類恙豚冒土出蹄掌(晉張文敏足語之香通作蹄)
猶存李夫婦不熟誰能視火候小籠當自養

和子由種菜久旱不生

新春隨手笋生廚裏葵翦棄園無雨潤何須戴身與時
野壽強為僧舍有炎山薑老時違麥田求
達舍退耕欲看年華自有處(子由詩云家居閒暇歲
去日欲看年華上菜畦)

黃菜　并序

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
過子(姓許)飽食菜羹無以解酒歡喜菜羹之
味含土膏氣飽風露雖菜肉不能及也
人生須底物口腹自為累故作此詩以曾同
秋來霜露滿東園盡收菜把左右提霜根凈洗甘如蜜
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菌閣　詩一首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

遠化何時取衆香(臨海水土記云蕈生深山中大者如蓋小者如錢
蕈大異香自餘菌蕈無以過之香聞百步許盛時得數十斛乾之
蒲香殺人化香薩婆訶化香薩婆訶衆僧)
誰能採落葉空畦半已荒老楷忽生黃耳菌故人謙致
白牙薑蕭然放翁勸東南去又入春山筍厳鄉(放翁自注)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五

投贈

詩一十七首

贈孫莘老七絕(國語宋云燕事多不便更不得說說亦不喜也
曰札記子夏曰吾喪朋而來者亦已久矣)耳岑心灰

嗟予與子久離羣(吾喪朋曰札記子夏曰吾喪朋而來者亦已久矣)耳岑心灰
百不聞(應曰耳冷見前注又莊子心固可使如死灰乎)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
舉白使浮君(應曰劉向說苑昆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盡者
罰以千百里盛巷飲飛觴舉白浮大白吳都賦名有犯令者罰如之)
天目山前溪漫裏(天目山在湖州安吉縣天目山二泉合流
俗謂之苕溪水發天目西陵山為第一而水經新江水出吳興縣故
湖郡北天目山山海經高誘注崖峙雙立西臨洛後圍山上有兩石水自其間
激百餘丈謂之雙石瀑布水經注王存九域志湖州西至行在三百五十里至天目山發源之處林逋詩孤山之下
湖水之濱寒泉可以濯足可以灌園而已)

碧澗堂下看衛艦(大公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湖州樓鑰也)　作堤捍水

非吾事閒送客溪入太湖(大公曰先生弁杭以開運鹽河
謂孫此可以為堤而事不在已後蘇宇記云苕霅水若水之別名原不可謂中多蓄魚鳥而太湖載在常州云禹
貢湖之震澤周官職方之具區史記謂之五湖漢朔州長興縣界北
入常州晉陵界又入銀湖陽羨界晉陵之東入太湖宜興之北入太湖百五十里而九盛志於湖州云西北至本山
里自界首至常州七十四里此所謂百六十里者)
夜來雨洗碧嶂峩浪湧蟹芒達郭寒(大公曰蟹詩蓋
若高白蟹也)　開有弁山何處是為君四望覓來看(大公曰弁
記載在烏程縣周處云今作皮弁之弁)
夜橋燈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數借官奴道
吹笛明朝新月到三更(大公曰蘇宇記又載
下云雪者四水合為一溪也曰苕溪白前溪曰霅溪也)

三年京國厭藜羹高堂美淮魚堪下箸今日駱駝橋下泊恣看潑剌銀刀鱠

以形似名之劉禹錫詩云潑剌銀刀鱠風起雪山杯是也白樂天詩出網銀刀鮮

烏程霜稻穫人香松陵醑酒故以名焉陸龜蒙詩云烏程酒甘重松陵酒白輕

張景陽七命之言酒曰乃有荊南烏程浮以龍舟汎以畫艦又杜甫詩云烏程

之釀三重玉友人饋我一瓢綠水出滁州東郭釀作春風雪水光

杜公曰雪水已具前注

劉禹錫詩云滁州之山諸葛之峯水繞其間東郭之釀一瓢綠水在安吉縣

一水二名之所謂滁上而皆是明州縣名皇朝宇記曰古烏程故以名縣而又有烏程鄉

謂志餘遊爲尚書郎時與同舍郎中夜出東華門遇內官傳宣賜酒兩瓶

以黃封酒賜之內官曰中書人遠白太相公在中書堂後廳子細進問

傳酒兩者爲誰人曰中書人不對曰若子反盡於陽穀而二子不

免自疑時

復中之 毋多酌我欲公自狂

晉書山簡傳簡字季倫山濤之子也性嗜酒每出高陽池置酒輒醉

時人爲之語曰山公出何所往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復能騎駿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

前卷先生詩注

毋多酌我欲公自狂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老

端公名公輔安道其字也

不爲思歸對妻子道人有約從頭數

端公自注

贈治易僧智周

策總孤坐凍生鉼

鉼音衾

尚把遺編照露螢

晉車胤以貧不常得油夏月練囊盛數螢火明書讀

開卷有益

陶東里師新得處

云九師興而易道成○杜公曰晉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家貧母湛氏織

才名冠出而置帥之重也師謂人曰此子當早有大名位臣乞盃茗之遺士言易道在天下大

音衰

晉衰字茂弘琅琊人祖父並有名位衰少孤貧躬耕隴畝不仕太守張茂

見而器之期曰必致二千石志在洗水曰濁吾心不濁濁由汝濁

揮麈坐山觀石聽

晉王衍字夷甫神情高遠容止閑雅妙善玄言每與人談雖隆寒盛暑

麈尾不去手口未嘗言錢而手不釋麈

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弄筆

龍鍾衰老貌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段成式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還弄筆之句

歎息天涯行年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弄筆今年一線在

那復堪把玩 杜詩阿人錯 [illegible] 一朝長辭
[illegible] 十七年與時息無異 [illegible] 一辭 [illegible]
持酒故交雲雨散 [illegible] 欲起強
爲老伴 [illegible] 惟有病相娶 [illegible]
時見訪 [illegible] 燈火冬寒夜何
不怪造請緩太守 [illegible] 傳聞使者來 [illegible]
忠烈後 [illegible] 倭僕鵬舁風 [illegible] 前條燈火冬寒夜何
[illegible] 高義金貲要當 [illegible] 來肯覿
[illegible] 暗書灰中 [illegible] 歸田計已決此邪 [illegible]

[illegible] 百年三萬日老病當早 [illegible] 喬侯瑚璉資
[illegible] 一枝有餘燠 [illegible] 願君
更信宿 [illegible] 喬太博見和復次韻卷之
[illegible] 燕奉一笑豪

丁來江西蘇武牛羊何井泰也○子仁
王孟端畫詩不才題士衡後 [illegible] 故人踪 悵
紛亂 [illegible] 子仁雖隱吾今義和御 [illegible]
百吏走坐變齊俗 [illegible] 名 [illegible] 未遵甘鵬退 [illegible]
貴 [illegible] 知命之間○充郎 [illegible] 余不 [illegible]
餘酒空樂歲 [illegible] 歸者頗夫有立志 莫耶當自羅 [illegible]
越未暮剛燕館 [illegible] 菊爐炎便應朝秣
守故丘眷戀桑榆暖 [illegible] 爲君叩牛

[illegible] 角一詠南山薪 [illegible] 翠二白石巖生不 [illegible]
寒雞知將晨饑鶴知夜半 [illegible] 知夜半山 [illegible]
病客過節嘗感數光陰等 [illegible] 敲石 [illegible]
駝過眼不容玩親友如搏沙放手 [illegible]
自笑寂寞誰肯伴元達號神君 [illegible]
相顧夜闌燈火亂盤空 [illegible] 不飽酒薄僅堪 [illegible]

許著帽不怪安石綾（簫曰相國清謝安為司馬昌明安徒
昌見留之曰今司馬著帽進其見妻安性嫌儉以而方能使軍情
然嘗如 幸有縱橫舌（簫曰莊子有說劍篇一 一豪沉下位（簫曰劉
珠 儒（簫曰莊子有說劍篇一 雖無窈窕人清唱弄珠貫（簫曰相
國時從人傳人俱 說劍起慵 行看富貴逼（簫曰風武帝
貴素曰臣恐 手倩餘煖（簫曰唐元藏為相 暗 火埋熏炭豈似草玄人（簫
話曰揚雄草太玄 摸賦王粲（簫曰魏王粲以西京 永
勢孔融而杜田補遺引唐史事實公主可嫁人為之
公宗之李林附會事氏多手可
劉表因依江陵

贈王仲素寺丞（名寄）

養氣如養兒（簫曰莊子有說 秋公曰 棄官如弁
患貧問予何所（簫曰莊子有事 人皆笑予拙事定竟難迷歸耕獨
泥（簫曰莊子有說 堵如弄丸 珠玉 陋室生虹蜺雖無（孔宅
壁中有虹蜺 方兄（簫曰晉張華博物志云 顏
寸田尺宅以公為生兩畝間為上舟田
公為終宮田勝下二十為下舟田
親之如兄字曰弟方

有法喜妻（杜曰維摩詰言 彈琴一長嘯不答阮與嵇
見趙岐孫嵩亦不應嵇康又從之遊
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
嵇喜之行從登不應嵇因長嘯
良有以也（簫曰孫登好事易觀一弦琴性宜陽山文帝開之使元籍往觀故
見趙岐孫嵩亦不應嵇康又從之遊
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
嵇喜之行從登不應嵇因長嘯

贈惠山僧惠表

清風偶與山阿曲明月聊隨屋角方（簫曰成都古今記天屋石高大尺 將心
父客直將歸路指（簫曰進山經 到處遣人安（簫安公曰謝安石每與人
安心處 山中老宿依然在（簫曰唐高僧傳齊高祖 案上楞嚴已不看（簫
見傳燈錄 歌枕落花餘幾斤閉門新竹自千竿（簫曰新竹詩 客來
茶鼎空無有（簫曰晉劉伯倫 攜尚帶酸（簫曰晉王濛 名與
到則設茗飲 飲必先之 林謂曰 晉劉伯倫 與二果
前輩錄 故記載 柏學子西作李氏山園記 君家果
為特筆 曰劉向字子政父德治莊南玉池
藏中鴻寶苑秘書言 神仙使鬼物
為金之術向如而 大始二年二月詔
議論以為奇 之不鑄金錢 跨曰有司講曰臣聞不 如課書 世事仍應慶不量力

所貧輕出千鈞諾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悵不知
幾州鐵鑄此一大錯（魏東曰取六州四十三代善惡鑄一个錯不成）
珠可喜脚踐猶容卻而況錢夫子萬事初不介相
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陳曰此非病緣錢一特欲亦無藥）

贈黃山人

面頰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鳥（陳曰杜詩頭白烏石蘇南元自黃眉毛兒來相）
病何妨出白鬚（歐公曰老子公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談玄牝（歐公曰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說禪長笑老符留（歐公曰詩人善言也）
若肯三年住親炙已生真定意

贈袁陟（歐公曰陟字出劉歆遂初賦）

是身如虛空（歐公曰莊子游於無何有之鄉）
胡爲強分別（歐公曰維摩詰又云平等無差別）
夫子神馬載兒與（歐公曰莊子假陳化子之兒以爲輪）
無何有（歐公曰莊子游於無何有之鄉）
官湖爲我他（歐公曰後漢劉表謂魏武曰後數欲遷民據劉表謂魏武曰先生昔居）
一飯不願餘（歐公曰師子尊者謂辻華長老曰一飯不）
萬物皆我備（歐公曰維摩詰又云平等無差別）
百金買田廬不見袁（歐公曰莊子假陳化子之兒以爲輪）
游乎（歐公曰莊子游於無何有之鄉）

贈章默（歐公曰字出劉歆遂初賦）

求道不苟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
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
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爲詩以
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贈荀華

華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歐公曰詩小弁曰心之憂矣疾）
莹鄰里夜哭鴈南歸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歐公曰朝王禹偁畫云蚤年多病眼生白翳）
根與天地畢（歐公曰根與天地畢則其根之無窮也）
願求不毛田（歐公曰不可耕種之田也陶云不毛是已）
親築長夜室（歐公曰詩蓼莪子不忍其親之無所也）
難從王孫裸（歐公曰前漢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裸葬以返吾真）
朝遂夕死真不成誓求無生理（歐公曰高僧支遁臨終人問所欲遁曰貧道五陵多豪士下棊賭之百萬付一擲之謂）
難甘就貧安乞不齒毛要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
有爲迹棄身尸陀林（歐公曰尸陀林此言寒林其林多死人多棄屍以名也在王舍城閻羅大國王之北）
朝遂夕死真不成誓求無生理（歐公曰維摩詰文殊一切聲聞辟支佛皆不及）
不踐
又西域記言如來在日尊者目連入尸陀林現大神通力動諸天地）
平上言送尸於寒林中（歐公曰先生昔居）
之休就烏爲作狼籍（歐公曰莊子上烏）

竹椽茆屋半推開向蜂巢寄此生（通曰有學道死生
鳥子綿蠻中鬼哭半事之了不可得吾人於此寄此生不易言
其所居室小而幽窗戶甚適似細腰蜂住所
引換對牀下相見）長恐波頭卷宅去欲將船尾載君行小
詩試擬孟東野（潤曰孟郊字東野
草書其後晉人衛瓘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骨）消遣百年須底物故
應憐我不歸耕

贈王寂（潤曰此詩意主於有所住而劇敘元豐間事
以明此之閑而已且末數語住而著勸也）

與君暫別不須臾雨裏青山斷處圖是君家（後西句則先生自江南還中途
元豐七年井引）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斷陳發

我愛遊天台橫空石橋小（隱曰天台山記云石橋路不盈
尺長數十丈下臨大溪南岸上之高
下已極目北岸則峭壁斗絕不得平）秋風吹黃蘆（潤曰黃公曰黃蘆
也宋朱勔山川記曰
忘其身懸崖後壁滑無可
路始見所謂天台山者）

嫋嫋應真飛錫過（潤曰孫綽遊天台賦曰赤城
高標建標以丹霞
五城瑤臺中有一
揚安住僧）絕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脩然已忘杖（潤曰晉書
言桑珠玉未說意
羣生閒迷網獨達從古少杜與子何人長嘯高物
表妻孥空四壁（閻曰司馬相
如家徒四壁立）振策念輕矯（潤曰莊子
獨之森林之中振金策而
也又云兩夏虫之疑冰）

曰支通天台山銘序云往天台宿中方
記曰赤城山者色皆赤狀似雲霞望之
猿布飛流以界道）飛步凌縹緲問禪不歸舍（潤曰孔叢子曰
悠遊紀金華赤松之間歐陽景
詩一絕云金華赤松下見王喬書金玉相逢價倍珠到了不干
垂羅自去煙垂蘿）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潤曰
藤蘿事）

更不出閉戶閑騷馬（公曰此言其
先生十八羅漢頌後跋云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很自用莫肯
信入故諸聖默默昏陰不見獨以偈般懃之後閻浮提衆生言
語三昧引未悟而先得五百羅漢
寶山天台獨出九峯要使人了然見之載家藏十六羅漢
像每歲茶供則化為白鬼或類為花木桃李芍藥牡丹可指名）從今
連佔（潤曰數時從佛頂巖馳下雙

慶源寶義王丈人以異舉得官爲洪雅主簿
雅州户掾遇吏如家人人安樂之既謝事居
眉之青神瑞草橋放鼂自得有書來求紅蕉
既以遺之且作詩爲戲賀聖俞直學士秦少游
賢良各賦一首爲老人光華

青衫半作霜藥枯過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
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帝兒號刺史怒（潤曰韓退
云太參我布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
直墓表云初季父慶源官於雅州以謝事不合歸飛空而住西天比江時過有一十
去時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潤曰唐陽城
爲道州刺史
觀察使用淮上考功第城自署曰
誓守心勞職科政拙宜考下下
童謠曰欲我一日飯豆羹豈無羹方生傳
一豆食羹羊肥飯我歸來瑞草橋邊路獨游還佩平生壺（潤曰
杜牧之獨酌詩云獨酌
一壺游赤鼻太山小）慈姥巖前自喚渡青衣江畔人
爭扶（子仁曰慈姥岩青
衣江皆在青神縣）今年蠶市數州集（蠶市見前和
于由蠶市詩

注中有遺民懷襦孺（但曰後漢廉范爲蜀郡太守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昔無一襦今我袧邑中之黔黫賈餘勇）邑中之黔黫賈餘勇（我袧邑中之黔黫賈餘勇）我欲西歸卜鄰舍隣牆撫掌容歇乎（注曰後漢書逸民傳相告後園閒吏酌歌呼參遊俊園閒吏酌歌呼王戎也顧延年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也○按曰黃公檐事見善謔雜俎呼）不覺王山乘駟馬（吹公曰山山濤也王王戎也）回頭空指黃公壚（吹公曰山山濤也王王戎也顧延年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也○按曰黃公檐事見善謔雜俎呼）

贈王子直秀才

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挂百錢游（注曰晉阮籍字嗣宗步行自携酒隨車所至便傾觴而飲）五車書已留兒讀（注曰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二頃田應爲鶴謀（注曰史記秦白起王翦傳秦以有良田二頃甚能保守○吹公曰子貞住鶴田山）水底望歌娃兩部（注曰南史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兩部蛙鳴或問之曰此公高尚志在丘壑）閉挂百錢游（注曰晉阮籍字嗣宗步行自携酒隨車所至便傾觴而飲）

贈鄭清叟秀才

風濤戰扶胥海賊橫泥子（吹公曰扶胥鬼子甘心海之類也）胡爲犯二柿博此一笑喜問君奚所欲欲談七義耳我才不逮人所有聊足已安得相付乎過聽君誤矣霜風掃癘毒冬日稍清美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注曰檢齋夜話鄭清叟會陛下三十年恩德事矣公嘗道客會陛下三十年恩德事矣無所欠公曰宗頂曰吾年垂七十所痛已過但少一死耳）滄然兩無求滑浄空梁几（注曰王義之書論門生蔡夷梁几滑淨因書之真章相半後其父誡訓去之門生蔡夷梁几滑淨因）

贈橫上老人

鶴骨霜髯鬢心已灰（注曰莊子槁木心若死灰）杖拄之木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

贈楊著并引

西蜀楊著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復見之益貧仍異於昔者蒼顏白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窮者醜使著逢時遇合豈必減當世之士哉頃宿花扶風驛舍夜半逆旅有歌者其聲悲甚起問之蓋昔富今貧者余亦爲悽然因飲之以酒和而作此詩今日寒雨不止忽憶其事且念楊君之栖遲與逆旅者何異故出以與之

孤村微雨送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擊馬悲歌互答有寒螿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尚倚墻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贈　詩三十二首

戲子由

宛立先生長如立宛立學舍小如舟（吹公曰宛丘陳州也時子由爲學官）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大伸屋打頭（吹公曰唐進士題象志高大未嘗低抑於人嘗曰大丈夫有志而拘於小位若立身於茅屋中使人摧頭不得伸後補衣避於嵩山）吹帷雨注高先生不愧愣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注曰東方朔言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肯爲雨立求秦優（注曰秦始皇置酒天雨優旃謂陛

戲之

貧斷故應無斷者 光物曰觀無斷云云言雖常觀見不住無斷然無斷者則以觀心自斷其首已斷故無斷者觀二已斷無斷無斷者如有人自斷其首已斷故無斷若心照一切覺者皆為虛妄故如是不住公曰練塵封穿如意月有水知水劍者有執覺我亦復如是公曰練塵封穿如意月水結為冰又至暖時冰釋為水

主人若苦令儂認主人竟是誰

有主須還更有賓 師曰主有物表也不如無鏡自無塵 猿曰六祖詩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何物動拂拭自不染塵埃 公曰明代之

鋪那復有冰知 冰知水劍 師曰世尊大相飛授與摩訶迦葉摩訶迦葉傳與阿難阿難傳與末田地末田地傳與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傳與優波毱多優波毱多傳與提多迦提多迦傳與佛陀難提佛陀難提傳與佛陀蜜多佛陀蜜多傳與脇尊者脇尊者傳與富那夜奢富那夜奢傳與馬鳴馬鳴傳與迦毘摩羅迦毘摩羅傳與龍樹龍樹傳與迦那提婆迦那提婆傳與羅睺羅羅睺羅傳與僧伽難提僧伽難提傳與伽耶舍多伽耶舍多傳與鳩摩羅多鳩摩羅多傳與闍夜多闍夜多傳與婆修盤頭婆修盤頭傳與摩拏羅摩拏羅傳與鶴勒那鶴勒那傳與師子師子傳與婆舍斯多婆舍斯多傳與不如密多不如密多傳與般若多羅般若多羅傳與菩提達磨菩提達磨傳與慧可慧可傳與僧璨僧璨傳與道信道信傳與弘忍弘忍傳與慧能慧能傳與南嶽懷讓南嶽懷讓傳與馬祖道一馬祖道一傳與百丈懷海百丈懷海傳與黃檗希運黃檗希運傳與臨濟義玄臨濟義玄傳與興化存獎興化存獎傳與南院慧顒南院慧顒傳與風穴延沼風穴延沼傳與首山省念首山省念傳與汾陽善昭汾陽善昭傳與石霜楚圓石霜楚圓傳與楊岐方會楊岐方會傳與白雲守端白雲守端傳與五祖法演五祖法演傳與圓悟克勤圓悟克勤傳與虎丘紹隆虎丘紹隆傳與密庵咸傑密庵咸傑傳與破庵祖先破庵祖先傳與無準師範無準師範傳與雪巖祖欽雪巖祖欽傳與石林行秀石林行秀傳與物初大觀物初大觀傳與佛源機禪師佛源機禪師傳與我 師 師諱心泰壽春人指言于野子野多靡嗣以戲之也

只從半夜安心後 師曰諸佛菩薩祖師善知識皆從半夜安心後而得悟入故云只從半夜安心後

高常侍詩為小邑仍剩吏 侍公曰謝靈運作可惜詩為小邑所縛公門百事可憂可惜 師曰高適為封丘縣尉不樂拜官而去作詩曰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人令我為乃歎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不識迎送為公門百事可憂故云為小邑所縛公門百事可憂

當年覺未了 侍公曰謝靈運臨終時猶有期後緣故歎官不遂願 師曰若未了何以臨終歎官不遂願

明主放還山 猿曰高適若無為王維所知因得召見命令詩樂府不入時好多病故人疏上日賦未央宮下筆頃刻滿十章又曰聖朝無闕事不合獨還山 師曰高適若無為王維所知因得召見命令詩樂府不入時好多病故人疏上日賦未央宮下筆頃刻滿十章又曰聖朝無闕事不合獨還山

官遊逢此歲 侍公曰謝靈運臨終時猶有期後緣故歎官不遂願 師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官遊逢此歲

年窘飛蝗來時半天黑 侍公曰謝靈運臨終時猶有期後緣故歎官不遂願 師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年窘飛蝗來時半天黑

贈張刁二老 猿曰孟子野翁洲為中人刁景山為洲刺史 師曰孟子野翁洲為中人刁景山為洲刺史

兩邦山水未妻京二老風流總健強 二老來往兩邦山水未成一百七十歲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兩邦山水未成一百七十歲

各飲三萬六千觴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各飲三萬六千觴

藏春塢裏攜壺入 藏春塢公園名

花開盡日君須醉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花開盡日君須醉

七壽橋邊日月長 七壽橋公園名

惟有詩人被磨折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惟有詩人被磨折

金釵零落不成行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金釵零落不成行

梅聖俞詩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

也聖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邑作詩哦之 猿曰梅聖俞於治平三年知襄城縣毛國華自號野翁襄城人也

詩翁憔悴老一官厭見簿書堆 野翁襄城人也

黃盤 猿曰開元中其東宮侍讀官海陵縣丞以詩自悼上聞之召見先生盤辟不仕詩翁所有詩集行於世

妻孥自比鮑魚臭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妻孥自比鮑魚臭

竹竿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竹竿

生二毛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生二毛

紬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紬

騎士牛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騎士牛

明主放還山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明主放還山

官遊逢此歲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官遊逢此歲

年窘飛蝗來時半天黑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年窘飛蝗來時半天黑

實君封境稍如雲 蝗自識人人不識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實君封境稍如雲蝗自識人人不識

高將行其幾鹿出刀劒以飲客以詩戲之

秦太師詩在前卷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鶏鶏聽咿嗄 出孟子仲子曰馬用長鳴者有幼之磨也詩君項曰如之鹿鳴也 著樊光注爾雅云白鹿黑脣鳴聲咿嗄今民養鹿者多取其子飼之使馴狎也

此去還須却佩牛 猿曰杜甫東西南北人望日卓為西華令時故詩云此去還須却佩牛

恐兼真鶴怨清秋便可先呼報恩子 猿曰何為帶牛佩犢便可先呼報恩子

不妨仍帶醉鄉侯 猿曰何為帶牛佩犢不妨仍帶醉鄉侯

他年萬騎

歸應好祭有報文在故
之意(原北山
移文以譏之)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二首 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宋公曰莊子云心若死灰
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谷開(子云
曰按子由辯才碑云杭以師往天竺靈鷲觀音院皆
謂文暢若利其富貴推貴人奉下天竺有之遷師於下天竺二又遷師
者遍年布擬歸復以上天竺再并師徙之往天竺二地若石室未忘之
索然羽師之復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趙公并親見而喜之曰師
去天竺二山空兒哭天天竺歸也)神光出寶鼎法雨洗浮埃想
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宋公曰舉天天竺二詩風潮水湧東
湖滿下界靚)惜禪以為詼何所聞而去
何所見而回(輝上曰杭州東居會遷寺
此行十五里)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為詼何所聞而去
何所見而回(輝上曰杭州東居會遷寺
此行十五里)

陳季常自嵩亭見訪郡中及惠州諸舊事

戲作陳季常公詩一首

季常好飲聲論斗(閻公曰此嘉祐中事出陳季常別傳
謂季常見上界
仙人論斗亦取謂老杜詩句耳)欲效毬之戲作陳季常公詩一首
(閻公曰舉天天竺二詩風潮水湧東
湖滿下界謂季常見上界

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蕃坐（魏曰姜所到名士悉成之性好客士人門曰陳蕃不下榻至人中吳不衰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陳蕃坐）意（杜詩備問苦中趙次公）太守徐君獻通守孟尊之皆不飲以識之孟嘉嗜酒桓溫奕問（溫曰晉書孟嘉好酒飲多不亂桓溫問嘉曰卿豈有何好而使人多不能及嘉曰公未得酒中趣）徐邈往言孟德疑（徐邈事見晉書）時德望老七絕注公獨未知其人識（溫曰晉書正旦朝廷英俊聚江南有孟嘉其人名名如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物悉睹溫自謂真率嘗語謝尚尚曰此君小異將無長乎）風流自有高一中之（時德望老七絕注）通介寧隨薄俗移（坊公曰晉紘言莊者毛萇先傳曰通介獨立也若不服以求高而絕公雅尚自若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大夫下帶高屐皆不與俗同或謂曰之通乃今日之介也）二子有靈應擊節（坊公曰此君小異孟嘉無長乎）吾孫還有獨醒時（閻曰屈原漁父詞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慎欣然送客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二絕一以荅予一以荅慎明

其婿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

由曹過盧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

亦作一絕一時抖擻詩

由聞之乃作二絕一以荅予一以荅慎明

年予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其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閻曰高安則筠州也是年子由自高安則筠州過筠）塵埃贈君一籠罩（坊公曰晉書王恭傳曰恭美姿容嘗乘輕輿冒雪而行望之若神人）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擊（慎老和予詩云）須知千里事同風（慎老和予詩云）

疑著靈堂自有老師兄（余詩）

捲頭挑得黃州龍行到圓通（坊公曰莊子適七義於魏聖人之前皆動首之一出也）突開却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捲回（坊公曰指小儒底處看窮通偶留大士何曾有生死（坊公曰莊子適七義於魏聖人之前皆動首之一出也）散作人間萬一吠千山上（坊公曰莊子適七義於魏聖人之前皆動首之一出也）

戲周正儒二絕

折臂三公未可知（陸曰晉皇甫謐曰董仲舒三公子也無嗣絕曰董仲舒三公子也無嗣絕）有書王氏（晉王氏若墓之則孫後有書墓之相者曰墓所出馬腦以求其高而絕公雅尚自若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大夫下帶高屐皆不與俗同或謂曰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會當千載訪摧奇（屈前漢司馬相如傳志采病精雅奇）勸君猶路猶閑事（坊公曰此老緑安事會經貴去長物故有斯句大丈夫著著唱揚如人生以曲名之特變之馬前路者眼前路歟）勝斷關中楊柳枝（坊公曰屈原漁父之辭也）

天既新頒壬辰歷（坊公曰此老七則腸內既馬出馬腦者反顧一為以知去而無戀之而無戀知作四賦又曰如孔氏之門用賦則相入室）換馬還當千載訪摧奇（屈前漢司馬相如傳志采病精雅奇）亦常情（坊公曰此老朋友知作四賦又曰如孔氏之門用賦則相入室）相如雖老猶能賦（陶揚子雲曰辭莫麗於相如）故人共樂天病新頒壬辰歷（坊公曰此老七則腸內既馬）勸君猶路猶閑事（坊公曰此老朋友知作四賦又曰如孔氏之門用賦則相入室）勝斷關中楊柳枝（坊公曰屈原漁父之辭也）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賓陪醉翁今君但吟詩老（閻曰醉翁歐陽公諡也）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蘭陰今人飢試問風（坊公曰晉王子猷嘗寓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風飢食竹（坊公曰晉王子猷嘗寓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如驚馬肥首宿（坊公曰晉王子猷嘗寓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知君忍飢空誦詩（坊公曰晉王子猷嘗寓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明朝翻如布穀（坊公曰晉王子猷嘗寓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東川清絲寄襄州戴蹈

鵝溪清絲清如冰 東川漢名 上有千歲女桂藤藤生
谷底飽風雪嚴 晚忽作龍蛇形 嗟我雖為老侍從
骨寒只受布與綈 成綺戴詩客歌西北有樓上有仙人 中有神仙樂又云聞樂 在昔曾門 宅漢書霍光傳門車如市 常若芒刺 豈如鬢鄉卿曉乃貴 福祿正
似川方增 新川之方至以其不增 醉中倒着紫綺裘
欲笑其春已衰 真勇時綺裘 坐覺芒刺 封題不
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遍知 千騎出清曉鐵
雪未放游壓西 與白鬚紅頰 柳絲吾鬢蘚老無人憎
登但放奇紋出領袖 吾鬢蘚老無人憎 陸龜蒙詩 齒豁可數君
頭老可憎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
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 淵明宋時見白衣人載酒舉之舞弘送酒也
急掃風軒洗破觥 豈意青州六從事 竇曰垣盛有主
好者為青州從事別駕味以酒喻之 洲指鄧白到臨比
先生言為有比事也 空煩左手持新螯 螯司馬相如子
此生漫遠東籬菊 手持螯盛菊酒酣中便見了
久疎於故事 南海使君今北海 海指管敦曰率上客為篇獨中
君不知書 定分百觴酌春耕 孔叢子載平原君酒曰酒二子 酌盡
觴不盡

東坡寄蓑笠并送鱸魚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凰覽德輝 鳳凰詩書禮樂云鳳凰翔于千仞之 遠引不待遣鷗
碧梧庭宇 宋公莊子鳥獸相與同群 磯碧梧踏云鳳凰翔于千仞 修忽來千轉那將坐
井蛙 莊子語 井之蛙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 井之蛙一跳 而比談天
衍 衍之大九州 蠹魚著文字 楊死猶遭
卷老牛疲耕作見月亦妄嗥 嗥公與諸生講文字 楊
曰擊予自擊予 乳子見溫伯雪 侍者應足顧 子貢侍
曾點孔子見溫伯雪而不言子貢曰 最後六蟲篇深
有感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自見其足 子貢之自
見其足至又杜門反蓽 時反蓽門 黃山谷詩秋
寄恨語淺 蠹孫公素

披扇當年笑溫嶠 溫嶠晉書卓云右手持麈尾 便與
刀晚歲戰劉郎 劉貢父以詩東坡 握
不須感戚如馮衍 馮衍感戚賦 時時說李陽
和趙成伯棄蠹禹功

金錢石竹道傍秋 棄黛紅裙馬上謳 無限小兒齊
拍手 山公又作習池遊 見開公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五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六

簡寄

詩五十九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次公是歲宋仁宗嘉祐六年也先生是年丙子時年二十六以謁京師老泉先生與子由俱以賢科中第舉制策書鳳翔判官考之先生與子由以策論直言時政得下第除商州推官以養親辭告未即下而先生先赴鳳翔至今年秋子由方告下而以老泉勞無侍子乃奏七年養親三年此所以得告而不赴也

病中聞汝兗來商旅鴈何時更著行 舉賢科子田以論直止得下第除商州推官而王介甫以制誥不肯草辭告未即下故先生先赴鳳翔至今年秋子由方告下而以老泉勞無侍子乃奏七年養親三年此所以得告而不赴也

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設去鄉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次公王城堪隱則言子由尚在京師也

近從章子聞渠說 章子章惇也若道商人重遠行

歎真道商旅貪財貨 次公引古語言張儀為秦惑楚欺王欺而取商於之地六百里今令子由之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次公言子由之商於道以言子由之

正直當為錢通翁久沒厥兄才 次公通翁即四皓之一綺里季也○次公言子由之才似綺里季也

地張儀誑楚懷王割商於六百里與楚王楚王信之遂絕齊與秦合秦卒不與楚王大怒興兵伐秦秦發兵擊楚楚兵大敗

商山之人應笑俗無由辨頭顱 次公商山四皓也避秦隱於商山之地漢高帝招之不至後太子迎之四皓為太子賓客輔太子以安漢室故曰商山之人應笑俗無由辨頭顱也

上書求免亦何誠 次公陸機豪士賦云上書求免非子由之意也

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不我停 次公言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東門別後子由自商州赴鳳翔先生自鳳翔赴京師同行至鄭州西門而別故曰要有別也

光陰逐流水志願與時乖 次公言子由與先生同志願而不能與時俯仰也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 次公言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東門同宿之夜雨對牀聽蕭瑟之聲也○次公此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東門同宿之夜雨對牀聽蕭瑟之聲也

誰言世事短意味乃爾長 次公言子由以為世事短意味乃爾長也

辭官不出意誰知 次公言子由以為辭官不出意誰知子乞養親三年不赴京師也

悠悠行入洛汲汲去為利 次公言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東門同宿之夜雨對牀聽蕭瑟之聲悠悠行入洛汲汲去為利也

悲此萬事徒付杯酒流年得無悔 次公言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東門同宿之夜雨對牀聽蕭瑟之聲悲此萬事徒付杯酒流年得無悔也

知心更誰是易可忘憂家有師與傅 次公言子由知心更誰是易可忘憂家有師與傅也

相看苦參差 次公言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東門同宿之夜雨對牀聽蕭瑟之聲相看苦參差也

相思不能已 次公言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東門同宿之夜雨對牀聽蕭瑟之聲相思不能已也

君知此意不可忘嘆息高官誠莫慕

道即陳不知路幾回到焉
錫詩夢無歸路多哀甚

和子由古寒亭寄

人生不滿百（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一別費三年三年吾有幾弃擲理無還長恐別離中摧我鬢髮顏念昔喜君書別來不成篇細思平時樂乃爲憂所緣吾駒（韓愈解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仲連曰始吾以先生爲魯人今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大下士）莫如與子歡美子又不出讀書亦生穢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西羌解仇除（欧公代富樞密辞官書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老矣猶思百尺樓與許汜論天下事求田問舍君所薄二百餘人胸中塊壘磊落可知）雖不戰（欧公代富樞密辞官書曰戰勝攻取臣之所長）勇意久拔天（晁補之曰拔天字出淮南語）山西良家子（漢前書六郡良家子顔師古曰非醫巫商賈百工之家也）錦繡纔數千金買戰馬百寶粧刀環（韓愈曰寶粧刀環黄白雜飾）何時逐故去與虜試周旋（晁補之曰周旋謂周旋揖讓也）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

人生百年寄鬢髮（韓愈曰鬢髮之白皮膚之變也）惟將翰墨留染儒絕勝酔倒城眉扶（相如謂曰詩書滿腹經緯萬端何不學以取公侯乎）我今廢學如寒竿又不吹之誰欲無（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南谿侶禽魚秋風吹雨凉生計夜長耿耿添漏壺窮年弄筆杉袖長坐學僧趺（子仁南史劉杳之子仁有大志不事生業常閉門讀書坐臥一榻十日一掃門庭而已）之我願如終朝（韓詩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掬）閉門不出閨（漢書列女傳曰魯秋胡妻者秋胡既娶三日而去仕於陳五年乃還見路傍婦人采桑秋胡悦之遺金下之婦人不受秋胡至家妻從桑還秋胡謝有頃妻下堂奉觴上壽秋胡視之乃向采桑婦人也妻曰夫事親不謹一也）古人有

出閘復龜（魏後漢王喬有神術明帝陰令人伺之入令太史伺望其來朝輒設以不合引見喬乃雙鳧俱至詔尚書令視乃四年中所賜履舄也）下視官爵如泥涂（莊子曰吾視天下之人猶蟲豸也）嗟我何爲久踟躕歲月與故居僕夫起餐秣吾駒（韓愈解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仲連曰始吾以先生爲魯人今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大下士）莫

華陰寄子由（杜佑平元年作鳳翔作）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尋舊隱家旋覺非（晉書陶潛傳潛嘗言夢入桃花源自以爲得仙）腻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三峯已過天浮翠（韓愈送三峯寺僧詩上有青天浮翠三峯寺在華陰縣）照眼（顔延之詩荆山已卓眼山來曰出）黄塵四匊（匊古掬字）行看日照旌（韓愈送孟東野序陰陽錯行四時運行寒暑相推日月相照）旗消磨不禁盡速攜家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行樂及時雖有酒出門無侶謾成歟（晁補之曰成歟語助也）寄書欲遣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鋤犁載後車（莊子曰堯觀乎華封人華封人曰使聖人千歲厭世去而上賓我則有三辭堯曰辭富辭壽辭多子封人曰富則人分之壽則多辱多子則多懼堯曰寡則寡事貧則貧財不能施也）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欧公司馬相如病免家居人皆以爲不能起相如素知其可與爲治及召入相如爲不肯見使者數反相如乃爲具刀札之并曰令可至卓氏客以百數相如不得已而強往一座盡驚）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

道喪雖云吾猶及老成如今各喪晚那更治刑名（顔延之庭誥曰不肅不寧亦貴刑名吾自前訓吾復何言）頽齡便樂閑居散（韓愈送牛堪序曰堪之爲人謂之懦其見駡社稷大臣不能有所建明以大其國家而小民之利是懦也）疎懶仍憐小吏勞（晉陶潛傳曰潛不堪吏職歸去來辭曰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疎懶仍憐小吏勞（晉陶潛傳曰潛不堪吏職歸去來辭曰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行樂及時雖有酒出門無侶謾成歟（晁補之曰成歟語助也）寄書欲遣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鋤犁載後車（莊子曰堯觀乎華封人華封人曰使聖人千歲厭世去而上賓我則有三辭堯曰辭富辭壽辭多子封人曰富則人分之壽則多辱多子則多懼堯曰寡則寡事貧則貧財不能施也）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欧公司馬相如病免家居人皆以爲不能起相如素知其可與爲治及召入相如爲不肯見使者數反相如乃爲具刀札之并曰令可至卓氏客以百數相如不得已而強往一座盡驚）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

道喪雖云吾猶及老成如今各喪晚那更治刑名（顔延之庭誥曰不肅不寧亦貴刑名吾自前訓吾復何言）頽齡便樂閑居散（韓愈送牛堪序曰堪之爲人謂之懦其見駡社稷大臣不能有所建明以大其國家而小民之利是懦也）疎懶仍憐小吏勞（晉陶潛傳曰潛不堪吏職歸去來辭曰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行樂及時雖有酒出門無侶謾成歟（晁補之曰成歟語助也）寄書欲遣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鋤犁載後車（莊子曰堯觀乎華封人華封人曰使聖人千歲厭世去而上賓我則有三辭堯曰辭富辭壽辭多子封人曰富則人分之壽則多辱多子則多懼堯曰寡則寡事貧則貧財不能施也）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欧公司馬相如病免家居人皆以爲不能起相如素知其可與爲治及召入相如爲不肯見使者數反相如乃爲具刀札之并曰令可至卓氏客以百數相如不得已而強往一座盡驚）

舊隱三年別松杉好在不吾人今尚眷此意恐悠悠閉户時暴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愛雙淚寄南州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絶 按年譜熙寧四年作○蘇注先生年三十六判官諸院兼判尚書祠部以議論與時宰不合自請出倅杭州以十一月到任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運鈍終須投舊好去使君何日換銅章 銅章 銅印黃綬漢制縣令長銅印墨綬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頹自畏人莫上岡頭苦相望 子由七詩云陟彼岡兮望兄兮 望兄山名

吾方祭竈請比鄰 祭竈 史記為御史大夫時舉宋昌為郎中令故子瞻自助夫故事請比鄰而居 舍人舍祭竈請比鄰也

和劉道原見寄

敢向清時怨不容何須更待白頭翁 公年四十六

東門人曰鄭元事馬歐解歸記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坐談足使淮南懶 淮南王安謀反伍被諫曰大王所以為大王者以有吳也今去吾道東矣

南王安謀反伍被諫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相如發蒙耳 歸去方知巢北空 巢父許由堯時隱人堯以天下讓許由不受而遁去之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不就而退洗耳於潁水之濱巢父牽犢飲之曰汝欲以汚我犢口耶牽犢上流飲

一過與北之野而馬牽送空 獨鶴不須驚夜旦 驚晨知晨之將旦驚夜知夜半 攀烏未可辨雌雄 詩疏曰雌雄鳴上下相和以興夫婦之道

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和劉道原寄張思民

仁義大捷徑 孟子仁義禮智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 捷徑 孟子化者由仁義行由仁義行者雖捷徑用之人以仁義為捷徑詩書為旅亭也

相誇綬若若 綬若 綬石間與年如鹿之角若若然 若若 綬若詩書為旅亭 綬若 綬石間與年如鹿之角若若然 若若 綬若詩書為旅亭

皆得龍位民敬之曰丰耶石眼五瓶客耶印何累累 綬若 綬若 綬若

得父（公詩曰胡爲乎泥中注雖以爲比
鄭玄婢所言則指泥淖之中矣）今我不往行恐
遲江夏無雙應未去（雙黃公當能文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此以言童也黃童幼而聰慧者也）
老婚恨無文字相娛嬉（子仁長之詩文字指嬉戲
以喻當歸）

寄劉孝叔（天公在潤州吳興人）

君王有意誅驕虜（驕虜文帝一年幼
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擊之以代古之牙璋故云爾）聰謀
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秋公在詩事成軍八年
四月十一日始作詩是時劉述已亡故曰西來開府）聰謀
蹤已百雜魚釣（雜魚釣蓋公在潤州臨江故云）大
隱何曾弄簪組（謂王康琚反招隱詩大隱朝市小隱
山林不必出事惟以適己故曰何曾）大
足問道已許談其粗（逝將棄官往卒業）去年相從殊未
俗緣未盡那得觀（觀國事論李陵曰發軍三十七將軍東方面發陳雲）公家只在雪溪
上上有白雲如白羽（白羽箭也）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

流俗衆窒竅誰比數（衆竅宣王時李必三百人齊學吹竽食祿）忽令獨奏鳳將雛（漢公在潤州作此詩時雛發出樂曲名也晉與服雜記又列子言五山曰根株不拘連者）詔書懇但信忠厚吏能淺薄空勞苦（漢公在詩案又云自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鼓事同事貴多吏不能治清空
易言古此識謂淡今吏事貴多吏不能治清空）平生學問止
得父（公詩曰胡爲乎泥中注雖以爲比
鄭玄婢所言則指泥淖之中矣）今我不往行恐
遲江夏無雙應未去（雙黃公當能文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此以言童也黃童幼而聰慧者也）
老婚恨無文字相娛嬉（子仁長之詩文字指嬉戲
以喻當歸）

寄劉孝叔（天公在潤州吳興人）

君王有意誅驕虜（驕虜文帝一年幼
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擊之以代古之牙璋故云爾）聰謀
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秋公在詩事成軍八年
四月十一日始作詩是時劉述已亡故曰西來開府）聰謀
蹤已百雜魚釣（雜魚釣蓋公在潤州臨江故云）大
隱何曾弄簪組（謂王康琚反招隱詩大隱朝市小隱
山林不必出事惟以適己故曰何曾）大
足問道已許談其粗（逝將棄官往卒業）去年相從殊未
俗緣未盡那得觀（觀國事論李陵曰發軍三十七將軍東方面發陳雲）公家只在雪溪
上上有白雲如白羽（白羽箭也）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

流俗衆窒竅誰比數（衆竅宣王時李必三百人齊學吹竽食祿）忽令獨奏鳳將雛（漢公在潤州作此詩時雛發出樂曲名也晉與服雜記又列子言五山曰根株不拘連者）詔書懇但信忠厚吏能淺薄空勞苦（漢公在詩案又云自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鼓事同事貴多吏不能治清空
易言古此識謂淡今吏事貴多吏不能治清空）平生學問止

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漢公在詩案又云自北來聞蝗蟲生翅）
寒虛齋臥空甑公扇十日不生煙（漢公在詩案又云自北來聞蝗蟲生翅）更望紅裙踏筵
舞（漢公在詩案又云近日齋居索然可笑言近來飢荒服御減膳撤樂以減朝廷行
法事多闕失又言酒食無味又甚無聊公翁索以減膳朝廷恤公事務閑冗皇帝尚如此
其公事既冗皇帝又甚戒政巨細尚如此君臣之詩歌相踏）

寄呂穆仲寺丞（漢公孤山在杭州）

孤山寺下水侵門（漢公在杭州）每到先看醉墨痕楚相
未志談笑是（楚史記楚懷王子也屈原若俱使有所之即為孫叔敖之子也優孟曰若無去有所之即為孫叔敖之子也優孟曰若無去
孟曰先孫叔敖執政楚莊王以為楚相三年其子貧薪連優
孟曰先孫叔敖執政楚莊王以為楚相三年其子貧薪連優
孟曰歸言愼無為楚相如孫叔敖為楚相盡忠奉
法楚王以為令尹三年而楚國治楚王賜之千金辭不受歸而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
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子也優孟曰若無去有所之即為孫叔敖之子也優孟曰若無去

寄黎眉州（黎刺史希声慶曆六年曹掾時見
膠西高馭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是屋寒堆春
雪後峨眉翠掃雨餘天（歐公是年在雅州寄黎
春秋學（黎主荊公不好春秋見
文忠公公自
号六一居士且待湖明賦歸
潛賦歸去來詞有云撫孤幼入室
有酒盈樽又曰眄庭柯以怡顏
好士今無六一賢（君以春秋
受知歐陽
治經方笑
代書答梁先

此身與世眞悠悠蓼顏華髮誰汝留強名太守古
徐州忘歸不如莞沐猴（見莊子
韓生曰人謂莞人
沐猴而冠果然　魯人豈獨不知丘（魯人不知孔子
蹄夫子無罪尤（莊子殺夫子者無罪
蹄夫子子貢不
不遠千里從我遊（公自夷陵遠千里而來
子貢中正則
眸子瞭焉　世之所駭子獨不一經通明傳節俊（韓
賢謂師俟通經歷位永相子玄成復以明經
歷位丞相據書謂曰遺子金滿籯不如一經
歐陽公書　我妻廢學懶且媕（梁生事獻
漢賈逵自為兒童誓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
八尺二十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別來紅葉黃
花秋夜夢見之起坐愁（歸
見之書思
反歲況

遺我歙石盆與歐黑質白章聲琳琅謂言
山石生澗溝追琢尚可王公羞（顧左傳曰商有明信
漢沼沚之毛可薦於鬼
神可羞於王公　感子佳意能無酬石盆與歐
爪報之以瓊瑤　學如富貴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公史記
俗諺云一歲穫百歲生玄
稍換盡
附有拾即有取也　道大如天不可求（公家語諸弟子之言孔子曰
通天下不可容又論語曰如天之

不可窮而升也　修其可見致其幽願子篤實慎勿浮發憤忘
食樂忘憂（見論語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

草書妙絕吾所兄眞書小字猶抗衡（顧王羲之曰我書比
張芝草猶當抗衡比
富鵬行也　論文作詩俱不敵看君談笑收降旌去年
踰月方出晝（予去年閏舜月於子去齊二宿而後出晝
首（公易未濟上九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今年過我雖少留敘寞陶潛
方止酒（此行公擇病酒多不飲。
陶潛有止酒詩見本集　別時流涕攬君鬚（謝
安撫桓伊鬚曰使君於此不凡　懸知此懽堕空虛松下縱橫餘夜齒
門前轣轆想君車（公自夷陵還朝
近之清潤喻肌膚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監橋見

倾國（公作有贈名雲英詩雲英欲出不果。
人作詩以遠意夫人答詩云一歲懽遊雲錦夫
兒妻英藍橋實見神仙當何以酬是
後頗過藍橋覩女子名雲英遂成復
作詩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

走筆為此詩

北城寒食煙火微落花胡蝶作團飛王孫出游樂
忘歸門前驄馬紫金鞿吹笙走上紅樓扉張氈煙霏霏行人舉
頭誰敢睎扣門狂客君不聽（歐公詩曰門
出翠幃（幃雙卷出頗娥　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
周昉肥（謝周昉善畫美人
精妙然多失之肥　別來春物已再菲西望不
見紅日圍何時東山歌采薇（公東征之詩也采
盞一聽金縷衣（隨李錡要杜秋賦所歌勸君
莫惜金縷衣杜秋後有此曲　把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吏民莫拔援歌管莫淒咽吾生如寄耳(厥公此句王義之法帖中金語○師前漢揚雄傳列人生如寄耳須富貴何時) 寧獨為此別離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戲

鞍轡遭割截(驅逐禁羅荊州牧所乘馬鞍轡民皆截留之) 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寇纔絕(厥公平武昌賊張碩等作亂公討之未至賊已破滅故云) 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

(送官羅拭以花枝插鬢綠韜之長紅云過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 洗盞無拜馬前請詩使君公(厥公在武昌時云素業行已初到江州詩又云此生聊恣意況是遇明公) 花枝裊長紅(厥公自苦)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哉(厥公杜陵詩云素業行已初到江州詩又云此生聊恣意況是遇明公) 今日風憐客(憐相愛施肩吾五言第七句云遇揚子江詩曰今日風憐客征帆好為開) 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

千畦種秫徐山泉宅龍盤(信民每物類相感志墨龍也牧如龍如神井閒有則叶信相為雨今只山陰井泉不竭蓋有焉) 平地流膏乳異時畝一金(子仁東方朔傳曰豐鎬之閒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又杜萬近郊論都邑戰士之膏亦畝一金) 近郊為逃戶逝將解簪紱

賣劒買牛具事見山村五絕注 故山豈不懷廢宅生高檜(厥公自注萬章高也檜字集韻云木自生也) 便恐桐鄉人長祠仲卿墓(續前漢朱邑字仲卿少時為桐鄉嗇夫遇民有恩吏民敬愛焉後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葬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立祠歲時祭不絕也)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哉(厥公杜陵詩云素業行已初到江州詩又云此生聊恣意況是遇明公) 今日風憐客(憐相愛施肩吾五言第七句云遇揚子江詩曰今日風憐客征帆好為開) 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

千畦種秫徐山泉宅龍盤(信民每物類相感志墨龍也牧如龍如神井閒有則叶信相為雨今只山陰井泉不竭蓋有焉) 平地流膏乳異時畝一金(子仁東方朔傳曰豐鎬之閒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又杜萬近郊論都邑戰士之膏亦畝一金) 近郊為逃戶逝將解簪紱

賣劒買牛具事見山村五絕注 故山豈不懷廢宅生高檜(厥公自注萬章高也檜字集韻云木自生也) 便恐桐鄉人長祠仲卿墓(續前漢朱邑字仲卿少時為桐鄉嗇夫遇民有恩吏民敬愛焉後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葬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立祠歲時祭不絕也)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哉(厥公杜陵詩云素業行已初到江州詩又云此生聊恣意況是遇明公) 今日風憐客(憐相愛施肩吾五言第七句云遇揚子江詩曰今日風憐客征帆好為開) 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

警如雷(厥公自注洪上石則有聲未行百步洪上也) 孤舟泛空綠(厥公自注則為渡) 月中聲(厥公自注洪上石則有聲未行百步洪上也)

前來過南京麥老櫻桃熟今來舊遊處櫻麥半黃綠(厥公言子由從張安道辟南京判官) 歲月如宿昔人事幾反覆青衫老從事(厥公言子由也時子由為簽書南京判官) 坐穩生酲肉(厥公自注今不復騎驢東坐表馬上起李商隱詩在荊州憶劉表座中客滿西風北雁來問之曰平常身不離鞍酲肉皆消今下

來往三吳一夢間故人半作冢纍然（丁令威云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獨俊舊社傳眞法要與遺民度歲年趙叟近聞還印綬（漢趙叟棄官還家公云左馮翊趙叟棄官還鄉里）猶許慨桓伊（晉桓伊善音樂嘗為人吹笛公用其事）竺翁先已返林泉（晉竺法蘭公用其事）清句金綵合高樓雲月俱吟哦出道邊不學禪

次韻和劉貢父登樓見寄并寄子由二首

青氈連淮上黃樓冠海隅（謂徐州來相距僅會稽也）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目徐為人短小○魁梧傳張良狀曰魁梧奇偉狀貌也解林曰梧音語師古曰魁大貌也）世俗輕瑚璉（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吾非用武夫（史公湖陵出論語吾非用之流臨洮有耳不必事也）坐令乘傳遽（周官行夫掌邦之傳遽之事云）奔走為觚須（觚棱謂城角也觚子以遠比武夫也）

貧令貝貪氏粟（史公蒯通說韓信曰貧人慕貴貴人慕富貧令貝貪氏粟）會合難前定（史公三代世表曰於周上近尸不近矣○疏曰近尸不近矣之說出禮記）却須呼（白姓本於周之邵陵君文公三傳高惠文公云）年到雙洪不受鑪（史公云二水指言徐州蓋沐鵠之流為一水矣）詳（詳浙在岩言徐州有百步洪乃其一乎）至今清夜夢飛艫（史公自淮陰走彭城朝發夕至二水指言徐州去二水為遠故云）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史公此蓋先生自言以為義乎計度也）

與子皆去國十年天一隅（史公杜詩去國亦王粲詩客居荊山側十年天一隅）數奇逢惡歲（史公百尺井仰天無一席所以為況）計拙集枯株（史公自況）歌呼（史公書倉頡篇曰歌呼相和○子仁遺之詩曰歌呼相和）終日江流上（此亦坐井觀天之義）隔墻聞鼓聲（史公此蓋先生言其時吏胥如鳥鳥人皆集於桓注集止也）幽懷計之失（史公先生歌中曾有一詩書于由壁）留詩不忍焉（史公先生歌中曾有一詩書于由壁）悵望清波筆（史公引去惟潘夫人悵望清波筆）餘生復何幸（史公憶潘夫人詩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史公憶潘夫人詩樂事有今日）江流

鏡面靜煙雨輕暮孤舟如鳧鷖（歐公手自書此詩若鳧鷖）點破千頃碧閒君在德湖岔見隔邨尺朝來好風色旗尾西北擲行當中流見笑眼清光溢此邦疑可老脩竹帶泉石盆買柯氏林豈謀待君必

陳季常見過三首

仕宦常畏人退居還喜客君來輒館我（歐公札記云生於我乎賜）未覺雞黍窄東坡有奇事已種十畝麥但得君眼青（施注云晉阮籍能為青白眼喜不懌而退嵇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嵇由是大法之十畝之間也）不詞放飯白（施注云謝安與王羲之書白眼對之及見此書大喜）送君四十里只使一悅風江邊千樹柳落我酒盃中此行非遠別此樂故無窮但願長如此來往一生同

聞君開龜軒東檻脩竹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戰知君不然朝廷仰聰谷（歐公賜谷日所出見淮南子）緬懷我（歐史記甘茂說蔡澤曰貴人之與富人交猶富人之與貧人交也曰我德我）幸分餘光（歐公幸有餘子可分餘光猶言餘慶子明）不死安可獨（歐公手簡謂謝師厚之曰執知頭天日常炎熾不可獨不亞今遺子一以蔽日葦所以蔽之）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遊物我相隨去惟有舊時心依然平故處憶在懷遠驛郵（歐公遠驛書先生與子由謫制京師七月遠驛書寫於此是歲蓋治五年也）閉門秋暑中蒸鬱對書史（歐陽修晉澤紫書記陸賈著書十二篇高帝左右稱善號曰新語古聖人書每令人讀之輒擊節稱善）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日坐日景炎上一云盆蒸炎上一云盆蒸炎上五昇七年蒸於左右）

穿戶牖子起孥挾衣感歎執我手未頗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凄斷況此雨鬢老失塗既難追舉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子瞻黃州東南三十里地名沈湖先生將買田其間）築室耦（見與子由別於齊州詩注）已作對牀聲

寄劉孝叔浦傳正

蘭溪美箭不成笛（歐公蘭溪在蘄州蘄竹天下知鄭公注云蘭州苗竹天下知）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施注云送李先輩歸盆谷序云初破睡）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閑蛾眉（施注云送李先輩歸盆谷序云公家列屋閑蛾眉）牙籤玉軸坐彈棋（歐公晉武帝好彈棋宮人坐棋局四角裁起拳高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四角微起拳高一尺中心高如覆盂四角微起拳高一尺中心高如覆盂四角微起拳高一

平生困一單 堅婁聊自徼秀色亦堪飡 杜公觀文帝詩秀色若可飡○師大業時嘗與其書畫與晉陸士衡詩詩書一何相似予亦可以此語之 隋煬帝云此女秀色可飡 又陸士衡詩曰我本洛陽士被徵入皇京 又曰仰慙高鳥盡俯愧淵魚遊 又曰感激清朝雪悲鳴伯樂顧 杜公蓋用此事 去矣辭婦會 杜公詩曰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後供 子化先生嘗以詩贈石供師卿作怪石供云霜雪照人寒 供後又以供養予作怪石供云霜雪照人寒

寄呂德仁兼簡陳季常

東坡先生無一錢 坡嘗書二字寄蜀僧不如一芒鞋 又嘗詩曰一錢看十年 家火燒兄鉏黃金可成河可塞 劉夢得詩曰黃金可成河可塞 只有霜鬚無由去 玄暉文長鬚已改 玄髮已改 龍丘居士亦可憐 杜公龍丘居士指言陳季常也 師子吼 維摩詰現師子座而說法 談空說有夜不眠 忽聞河東獅子吼 陳季常詩有歐公之語○師子吼維摩詰現師子座而說法 狂將筆乳蔽仙毫 歐陽公詩曰醉翁談笑得自在兼與禽魚樂有餘 又李白詩曰仙毫拂神素 又李白詩曰仙毫拂神素 又李白詩曰仙毫拂神素

寄蔡子華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裁荔子待我歸荔支白猶依江南未歸客江南春盡水如天 謝靈運詩云初景革新晷大火流西陰 又曰孟冬十月天 勝斷西湖春水船想見青衣立盡水如天 杜詩云青衣江畔立 霜鬚拜三老 杜詩白鬚如之青神人也 如雪翁檜 龔頤正先生曰王十六秀才新歸宿松老杜詩云白鬚如雪翁檜 白魚紫蓴不論錢 杜詩云紫蓴白魚知我來 杜詩云白魚紫蓴知我來 門前罷亞十年 杜詩云門前罷亞十年 杜詩云門前罷亞十年 杜詩云

人也世何必心譚其似可能耶
李大白詩所謂清風出袖

和錢四寄其弟緜

集代書寄四弟詩云東方千騎擁朱輪四弟亦擁旌節
故國春來向西湖月邊獨有望歸人四仲也時父守越
寄父兄見寄詩云烏夜啼春草正萋萋山二月春
明日湖平定歸去事事須見調仙人劉奉孫和之云會
稽山上月如輪鏡鑑相對江水春新府春雲雖可數梅
知雪外春風柳映樓臺車輪小草青人跡遠公依
故里鶴飛千載一健今併舉之先生詩云老來日月
校車輪此去拾遺機務閑春晚
冰花雜作雪柳絮因風入戶飛子已生人

再見濤頭湧玉輪

言越州也錢公自鎮
將父知越州之潮也

煩君又駐浙江春

江春指
公時

年來總作維摩病

公自謂
方閉示病而當春應門

甚笑東西二老人

公與長孫
先生為二老人也

復次前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

陽叔弼兄弟

能詩李長吉

字揚子雲

將江湖去浮此五石樽

醽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

井汲多終不渾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就差知揚州未閱歲以
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講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號月未

三更

寒夢還家時一頃歸老江湖無歲

月未填溝壑猶朝請

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頴

次韻穆父馬上寄頴叔二首

玉關不用一丸泥

長城烏鼠西

來自隴山西高才得兔人羨爭欲拿蹤負舊蹄

多買黃封作洗泥

剩與故人尋土物臘糟江鮓寄騶蹄

端能望此府

嘯獲兩君

將江湖去浮此五石樽

之成而實五石劉之以為瓢而貯
酒所容甚多子有五石之瓠王論惠子大瓠之種而
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

醽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

眷焉復少留尚為世所

井汲多終不渾

共尋兩歐陽伐薪照黃昏是家有甘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號月未

三更

寒夢還家時一頃歸老江湖無歲

月未填溝壑猶朝請

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頴

次韻穆父馬上寄頴叔二首

玉關不用一丸泥

長城烏鼠西

來自隴山西高才得兔人羨爭欲拿蹤負舊蹄

多買黃封作洗泥

剩與故人尋土物臘糟江鮓寄騶蹄

端能望此府

嘯獲兩君

將江湖去浮此五石樽

醽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

眷焉復少留尚為世所

井汲多終不渾

共尋兩歐陽伐薪照黃昏是家有甘

老人心事日摧頹兒輩工織紋

培小鬟短鬢良具足稱兒嬌女共貓憎寄君東閣

閑來藥知我空堂坐晝灰

約束家僮好收拾故山秋菜羹待翁來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號月未

三更

寒夢還家時一頃歸老江湖無歲

月未填溝壑猶朝請

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頴

次韻穆父馬上寄頴叔二首

玉關不用一丸泥

長城烏鼠西

來自隴山西高才得兔人羨爭欲拿蹤負舊蹄

多買黃封作洗泥

剩與故人尋土物臘糟江鮓寄騶蹄

端能望此府

嘯獲兩君

將江湖去浮此五石樽

醽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

眷焉復少留尚為世所

井汲多終不渾

共尋兩歐陽伐薪照黃昏是家有甘

老人心事日摧頹兒輩工織紋

培小鬟短鬢良具足稱兒嬌女共貓憎寄君東閣

閑來藥知我空堂坐晝灰

約束家僮好收拾故山秋菜羹待翁來

寄虎兒

獨倚枕柳樹 厚志按新編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枝葉甚茂本草圖經畢澄以爲生於水旁今南方皆有之 開秋華實如小麥粒大生於水旁今南方皆有之 撥根 厚志按本草圖經畢澄以爲生於水旁今南方皆有之 送老此蠻村 枕柳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子由貶雷州 點南荒淳父九疑也 九疑見子由雷州南子由雷州詩注中 睡起風清酒在手 今借以言酒味改在手之下也 身閒殘夢雨茫茫 江邊曳杖枕柳瘦 厚志按杖柳瘦句大四五圍其枝正可作杖也 林下今 今借以言酒味改在手之下也 誰來莫恨曲江張 厚志按杖柳瘦句大四五圍其枝正可作杖也 獨步儻逢幽壑 厚志按杖柳瘦句大四五圍其枝正可作杖也 遙知魯國真男子 厚志按杖柳瘦句大四五圍其枝正可作杖也 獨憶平生盛孝章 厚志按杖柳瘦句大四五圍其枝正可作杖也 生逢堯舜仁得作 橫海遊雖愧 厚志按杖柳瘦句大四五圍其枝正可作杖也 豈免貼憂 厚志按杖柳瘦句大四五圍其枝正可作杖也 莫雨侵重 晚煙籬 朝槃見蜜 欲哥 夜枕聞鵑

再和

雅川真長生少從鄭公游 厚志按雅川故祖玄吳郡學者書稱其字雅川 學道得仙 以其練丹故有此語 由來敬亭鶴 厚志按雅川故祖玄吳郡學者書稱其字雅川 猶會有適獨往豈相攸 孝章偶不死免爲文舉憂 厚志按雅川故祖玄吳郡學者書稱其字雅川 餘

白鷗性野至八月露降流於草木上爾雅有鷹鳥鳴不已也山海經云鵁鶄鵁鶄也願加視後鞭（左傳子鵁鵁夜鳴晉侯未之出明日而不見也莊子善養生者如被之同鷗鷺空輔（輔車唐書史載東都初置四門云昔東漢末董卓今洛城東北猶有卓壞城雲陽空如也）蝉飛墮鹵葷（左公會書明皇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葷血者勇乃以獵如意擊墮之葷葱韭薤之屬）柴薪翳翳（左公會書柴薪翳翳言其多也）歸路同首丘（禮記正首丘言不忘本也）泉岡松栢老西嶺橘柚秋（句序言吳蜀有能詞之士在其間矣）着意琴彈（琴操文王拘羑里作）明長頸高結喉（莊子鵝鵝曲頸向天歌）劉說壽道士軒轅外傳其師長桑子在崆峒山服黃精結喉又作於語書）視之若無人云云無心逐燕領飛虎頭（漢班超相也）行前相者相者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封定遠侯云）君方辛功名一泛范蠡舟（史記范蠡既已滅吳乃乘扁舟浮江而）我亦雲霄（雲霄言志高也）漸解鍾儀囚（左傳晉侯觀於軍府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與之琴操而奏南風）北山早歸穫（左公會北山輸慮言各歸耕也）南窗可寄傲（陶潛歸去來詞云）橫甘長幽（左公會非有抽簪之書而）君勿疑老彭踽周（踽獨行貌）猶勝敖叔夜孤（嵇康以下獄有絕琴詩也）南窗可寄傲（陶潛歸去來詞云）北山早歸穫（左公會北山輸慮言各歸耕也）

溼漸解鍾儀囚（左傳晉侯觀於軍府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與之琴操而奏南風）北山早歸穫（左公會北山輸慮言各歸耕也）君勿疑老彭踽周（踽獨行貌）猶勝敖叔夜孤（嵇康以下獄有絕琴詩也）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

燈燼不挑垂暗藥香爐重撥尚餘熏清風欲起飄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左公會晉人謂盜為夫空）人閉話（左公會以由定足以繼其志云可行高里）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別乘應危坐（左公會時在雷州也）跨海看北與子分

過於海舶得適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絕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

筍并寄諸子姪

我似老牛鞿不動雨滑泥深四蹏重（左公會號古蹄字出漢書金馬校）汝如黃犢却走來（犢牛子八曰倍膘清毅生）程送庶幾門户有八慈（天公會荀敘有子八人號曰八龍慈明與焉）兼兩寧拙有名辭時人謂之八龍）而婁宇慈明稱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與焉）諸宇叔慈則人人皆以慈為字可知矣故後漢書）慈明傳云二方承貝八）慈雄也不恨居鄰無二仲（漢二疏疏廣疏受同日去位）疏廣子孫內治產業二仲謂求仲羊仲求仲）與之遊二仲皆從）志逃名故門巷蕭然（蕭子）書云但掃門庭待賓客）以百勤堆積其上）中夜起舞踏破雞（晉祖逖聞雞鳴起舞）此謂買之若干而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白二蟲化而為四白四蟲化而為八轉買轉賣）既已施於國吾身蟲之家乃棄官）

會當洗眼看騰躍莫指

南窗可寄傲

揣勝敖叔夜孤

疑腹笑空洞（晉書王導曾指周謨腹曰此中何所有謨曰）

君勿疑老彭踽周（踽獨行貌）

兒雖是兩翁癖（晉書王隱時嘗以諸子統韓思彥戲曰）

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左公會非有抽簪之書而）

橫甘長幽（左公會北山輸慮言各歸耕也）

尚恐九十煩玲從（左公會孔記王制云九十者天子）

枝耕籧飄出裹婦夜績燈火共（漢史記其妻以貧女與富女會）

文字還昭世冀主萬餘何足夢（漫抱曰官本與高附本）

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

曾閱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卻下南流唯有夢魂長

渝州寄王道矩

集091-545

繚繞共論唐史更綢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
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求猷閒船上報更籌

和寄天選長官

寓形宇宙間佚我以方老（佚我以老）流光安足恃百歲同過鳥須臾網羅文采
緣自表自古山林人何曾識機巧但記寒巖翁論
心秋月皎黃香十年舊（舊曾直）禪學參衆妙虛懷養
天和肯徇奔走開官居職事理晨起何用早桐陰
蒲西齋叱吏供灑掃眷言東南來野飯著芹羹葆
光既清尚令尹亦高蹈相將古寺行數語頹晚照
公家有畸人（天選公有嵇人山千嵩）虛緣能自保卜築嵩山陽

行當從結好山中遠勝景人覽亦易了何時命巾
車共陟雲外嶠巉思筋力疲不復恃踴跳公詩擬
南山雄挾千丈峭形容逼天真邂迫識其要蒲雜
吾未窺敢議窮闇奧

和子由除日見寄

蒲官驅我西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戚
久（後漢書龐參傳參年十二歲之父）強歡雖有酒吟酌不成席秦嘉惟羊羹
隴饌有熊腊念爲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
追忽若箭已釋感時嗟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
驅懶（子仁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注云此月有厲鬼隨陰出害人故旁磔於四方之門碎殺也）襲鑠
驚遠客愁來豈有魔頌汝爲攘磔寒梅與凍杏嫩
萼初似麥攀條爲惆悵玉蕊何時折不憂春艷晚
行見棄夏穀人生行樂耳安用聲名籍（子虛揚雄云人生行樂耳

頃當直柯時陸賈名声籍甚）胡爲獨多感不見膏自炙詩來苦相
寬予意遠可射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兄今雖
小官幸忝佐方伯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臨池
飲美酒尚可消永日但恐詩力弱閒健未免祓詩
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懷舊上

詩二十三首

和子由渑池懷舊（寰宇記陝州渑池縣注前漢弘農郡渑池縣注
曰秦昭王二年初徙萬家爲縣）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史記秦本紀秦昭王會
澠池相如曰請奉盆缻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
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歐公此兩句緣子由首篇序云昔
余與子瞻同行編其詩集有題僧壁其題故先生和之云尔）往日崎嶇還記否（杜公
詩往日死馬埋山阿泥蟠雪窟行歎息）路長人困蹇驢嘶（杜詩東家蹇驢嘶
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

七月二十四日以父不雨出禱磻溪宿於僧舍曾閣閣故
壁有前縣令趙二十五日自虢渡渭宿於僧出禱磻溪宿虢
曾民所建也夜又不寐見壁

萬留名有懷其人（虢縣萬字寶興皇祐三年縣令趙湘及第臨印人）
金龍燈明滅欲三更歌枕無人夢自驚（陳慥注云此歷北花錄載
醉歸來晚無人管自驚）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牀明故

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欲向磻溪問妻
吏 次公名孝友太公也呂望本磻溪垂釣所謂磻溪非此也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堂望吳興諸山懷孫革老學士

徙倚秋原上凄凉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
窮問諜知秦過 餘杭飾主所舍舟也○臨安府志云在縣北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縣東中渡今名 即今餘杭也以其舍舟於此故名○後賈道作過秦論指秦之過失也 看山識禹功 西北有舟山亦時
梁水繫舟山上○後漢劉盆子傳赤眉謂盆子曰卿雖景帝後數世然於宗室最為長者今以天下還卿卿當為我主盆子曰臣聞堯以天下讓許由由不受而逃去堯又以讓子州支父支父曰以天下大器而讓之必有伏其下者矣況乎為人臣者乎 細雨晴時一百六 醽醁酒名杜詩云重碧醽醁酒 涼初吹始柳老半書蟬
事與心違 晉高僧傳論風謂詩云多事與心違 花開後院還
堂落燕入華堂怪未歸壯上功名何日是樽前點
檢幾人非 潘岳曰居易俟命謂百事皆依僥倖而行也 年來事
浮玉山頭日日風 浮玉山在烏程縣西南 金山也○吳郡圖經續記云山頭日日風和雨 湧金門外
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 玄宗嘗以鸚鵡賜楊貴妃事見開元天寶遺事 人多以放鴿誤讀錄曰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惠言詞上及貴妃呼為雪衣此呼鸚鵡為雪衣借用故事也
已春歸洪父按杭州金經云湧金門在錢塘縣去縣三里半二年魚鳥渾相識
恨之詩朝游孤嶼南暮遊孤嶼北 所以孤嶼名公典型相感又白陰文帝云魚鳥猶親人 三月落花付與
公 見此詩等 剩看新翻眉圖暈 眉暈畫眉之外先主主簿有詩云倒暈眉邊翠沙蒲髻裏紅 未應拉別臉消紅 天寶御百葉
詩云滿面愁沙蒲髻裏紅 何人織得相思字 錦為回文詩以寄竇滔妻蘇氏織錦為回文詩以寄滔 寄與江邊北向鴻 漢蘇武留匈奴時上林射雁得雁足繫帛書云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繫帛書武在某澤之中單于疑武不得歸使告詐武又月令季冬之月鴻北向

國艷天饒酒半酣 李白詩李花照酒色朝酣酒 去年同賞寄僧簷但

知撲撲晴香軟誰見森森曉態殺殺雨共驚無幾
日蜜蜂未許輒先甜（初如不知苦有蜂詩云所如辛苦為誰甜）應須火急回
征棹一片辭枝可得黏（歐公詩話云梅聖俞在吳門有梅詩一片花飛減却春風語人以為戲曰若一片花飛減却春風則無春矣）
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吳人惠山泉陽羨茶皆常州事）
賣劒買牛吾欲老（見山村詩注）○（吳人諺）
事見論語）地偏不信容高蓋（公司馬大門閉今容駟馬高蓋其車也）
俗儉眞堪着腐儒（蘇公自儋耳北歸過金山寺有詩曰我本海南萬戶侯天下安用錢為）莫怪江
南苦留滯（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經營身計一生迂

補遺至浮雲嶺山行疲苦有懷子由弟二首

西來煙陣塞空虛洒遍秋田雨不如（蘇東坡大旱詩始於秋田雨及三輔善
（食如嚼蠟飛似雨）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無人可
訴烏啣肉（周書史出不敢舍鄭玄注道傍烏啣其肉民有道
行吉事者適見之道此歲日史大夫烏以霸其起居所有集樂不敢有所
遮旁乃為烏所啣肉史大夫烏以霸其起居所有集樂不敢有所
隱憶弟難馮心大寄書（蘇東坡有所懷錄懷吏遣行馬令
家紀綱書信次能費書取消息不遣行馬令
書必付商盛之歸其頭大夢出南走至家聞報驚落）自笑迂踈
皆此類區區猶欲理蝗餘

霜風漸欲作重陽燈燈欲作（次公韓愈之詩山
石犖确行逕微）尚能村醉舞牀浪（次公浪之詩酒浪角上夜
獨眠牀上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
此逝（後漢周燮字彥考馮良年二十為諸生屏絕人事閉戶講學
了不求聞達時人莫之識也良卒二十餘年燮夢良來謝曰已蒙天恩拜為
所害發哀悼服十許年乃覺鄉里以燮通於幽冥）

道子來何晚問行藏（退之詩新法不可久長也）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
絕句讀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其詩以自解
余親子由自少時家貧祿薄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
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為
今者宦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
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十觀堂子由詩亭六機幼
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宦遊四方讀書雖
州詩有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開然感之乃相約早
退為閑居之樂故子瞻為風翔簽書節度判官留詩與辭曰夜
雨何時聽蕭瑟對牀空負十年心遠出自注○（次公子由
留滯於雖陽與南不見者七年徙守陳州後徙守於西而辭
千里讀之間相從起於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後子瞻
前約作二小詩云云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月照雨
聲居士謂子瞻約不知潭水在都城於東閑涼於

水客去山公醉倒泥沼眼盛中不醒風吹松竹雨滴
（次公詩山公醉倒泥沼眼盛中不醒風吹松竹雨滴）
（蘇東坡有所懷錄懷吏遣行馬令
家紀綱書信次能費書取消息不遣行馬令
書必付商盛之歸其頭大夢出南走至家聞報驚落）
（食如嚼蠟飛似雨）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無人可
訴烏啣肉（周書史出不敢舍鄭玄注道傍烏啣其肉民有道
行吉事者適見之道此歲日史大夫烏以霸其起居所有集樂不敢有所
遮旁乃為烏所啣肉史大夫烏以霸其起居所有集樂不敢有所
隱憶弟難馮心大寄書（蘇東坡有所懷錄懷吏遣行馬令
家紀綱書信次能費書取消息不遣行馬令
書必付商盛之歸其頭大夢出南走至家聞報驚落）自笑迂踈
皆此類區區猶欲理蝗餘

霜風漸欲作重陽燈燈欲作（次公韓愈之詩山
石犖确行逕微）尚能村醉舞牀浪（次公浪之詩酒浪角上夜
獨眠牀上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
此逝（後漢周燮字彥考馮良年二十為諸生屏絕人事閉戶講學
了不求聞達時人莫之識也良卒二十餘年燮夢良來謝曰已蒙天恩拜為
所害發哀悼服十許年乃覺鄉里以燮通於幽冥）

道子來何晚問行藏（退之詩新法不可久長也）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
絕句讀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其詩以自解
余親子由自少時家貧祿薄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
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為
今者宦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
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十觀堂子由詩亭六機幼
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宦遊四方讀書雖
州詩有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開然感之乃相約早
退為閑居之樂故子瞻為風翔簽書節度判官留詩與辭曰夜
雨何時聽蕭瑟對牀空負十年心遠出自注○（次公子由
留滯於雖陽與南不見者七年徙守陳州後徙守於西而辭
千里讀之間相從起於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後子瞻
前約作二小詩云云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月照雨
聲居士謂子瞻約不知潭水在都城於東閑涼於

水客去山公醉倒泥沼眼盛中不醒風吹松竹雨滴
盛中不醒風吹松竹雨滴）

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蘇東坡有所懷錄懷吏遣行馬令
家紀綱書信次能費書取消息不遣行馬令
書必付商盛之歸其頭大夢出南走至家聞報驚落）
（蘇東坡有所懷錄懷吏遣行馬令
家紀綱書信次能費書取消息不遣行馬令
書必付商盛之歸其頭大夢出南走至家聞報驚落）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蘇東坡有所懷錄懷吏遣行馬令
家紀綱書信次能費書取消息不遣行馬令
書必付商盛之歸其頭大夢出南走至家聞報驚落）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
老計九重新掃謝恩巢痕豈惟見橫沙鷗熟已覺來
多釣石溫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五梅塊
十洲記鳳麟洲有返魂香香自香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即活
岐亭五首 并敘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比二十
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蓑來迎者則余故人陳
慥季常也為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復
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塗余久不殺恐
季常之為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為殺戒以
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
之有不食肉者甚眾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必
以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而季常
七來見余蓋相從五百餘日也七年四月量移
汝州自江淮徂雒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
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為五篇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驅雪去
濕巳鄰孟郊詩句寫宮陸云大濕巳鄰公會雪詩延譽字傳云
自得陸史記樂毅傳云燕王自得
掌動鄰里遶村提鵝鴨客
舊以為面已遂夜殺之蔬果照巾羞
洗盞酌鵝黃鵝杜詩鵝兒黃似酒愛新鵝
磨刀削熊白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七

懷舊下

詩七言古

武昌西山并敘 己酉在京師作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爲武昌令常遊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昌相望亦常往來溪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山窪樽銘刻之巖石因爲此詩請聖求同賦當以遺邑人使刻之銘側

江湖水生鴻鴈來 江湖秋水多 請公作詩寄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 風入千巖萬壑松聲如風雨

再用前韻

朱顏發過如春酷智中棄事初未悟 酷智中棄事聖求詩語 赤松却欲參黃梅 赤松子 梁武帝大通初遊黃梅馮墓山 我子由初酒時 丹砂未易掃白髮 嘗仕於朝白髮生焉 寒溪本自遠公社 遠公廬山東林寺在焉 白蓮翠竹依崔嵬 崔嵬山惠遠大師與諸賢結社之所 同遊固即九曲嶺 嶺在江州西南九十里 同望在何許但見落日低黃埃 歸來解劒亭前路 亭在武昌先主廟下 蓑笠半入雲濤堆 浪翁醉處今安在 浪翁在江州西南九十里言浪無可拘限蓑衣浪翁常服 石臼杯飲無停槌 槌山名在蜀之永寧臨大江 還朝豈獨羞老病 自歎才盡愧五色 江淹 自歎才盡之意 諸公渠渠若夏屋 渠渠屋大貌 風月清閑隨我如廢井 又不食 用孟浩然詩一日不食心亦如廢井又易水漫史稱石頭以爲無井石有孔相傳云元結居營陵上有杯傳自爲銘井亦

井渫不食古聖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遥知二月春江闊雪浪倒巻雲峯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韋應物詩云水性本靜石中故無声如何兩相激雷空山響欲就諸公評此語要識妻書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平遺余昔故就乞其水以潮洗屈平遺跡費禕取曹溪一勺水出孔起

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輙次其韻余昔在館中同舍出入棣相聚飲酒賦詩近歲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又之京師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作二通守前詩

蒲日莫不得返舍因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蒼然三圃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巧所致

除日當早歸

官事乃見留欵了官事自

事未執筆對之泣

哀此槩中囚小人皆縲紲罪細不知蓋我亦縲紲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誰能賢蹇遣汝公後庵舍延郎細陽公時宅破時伏

杜宇

杜宇公布投杜宇二鳥名皆鳴声不修之禽。十年困羇走

攸

豐城增伯坐嘯 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為杭州日送客舟中二絶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船來往疾輕鴻誰知獨卧巢簷裏一榻無塵四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坰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數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之且歸其書唐氏

二妙影寒筆法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髮長安客不覺青山舊主翁忽憶寶雲海戲畢鴻子由同賦

與柿霜二物皆東川所出恰子過明主忘憂忠已再嘗艱國何時畢我心父已降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堂觀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半熟黃梁日未斜鏡太平橫記白仙公猶按鹿生一枕盧春夢未誠也玉堂陰合手栽花汶公在杭州至是召還則六年也故言其在玉堂時手栽之花陰已合矣却思三十年前味未飯鍾時已飯茶原唐王維詩少監至已飯矣又補至已飯矣二說皆出鎮長邦向所題已來空存老遂良法帖中有補汶帖即日隸白民歸長安盡白尺一東來喚我歸汶公先生有遺墨在陳留傳云尺一言天子之詔也漢制尺一之版以寫詔書故陳留傳云尺一選舉文書朝廷尺一今何處耶裹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

別子由而去

牀頭枕驢道汶公東坡初在驢背故云其皮未央四壁五文通詩雙鵠指鮑照東武吟羅帶雙鵠宅車轂雙鵠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然感初涼簟仕記懷遠誦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門呼阿同子由一字同叔安寢已太康巳太康青山映華髮汶公詩子瞻早遇年三十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汶公詩子瞻年三十出仕已有三月糧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舊想見冰盤中原退之詩冰盤貴絕與柿霜二物皆東川所出恰子過明主憂患已再嘗艱國何時畢我心父已降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堂觀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半熟黃粱日未斜鏡太平廣記呂仙公猶按鹿生一枕盧春夢未誠也玉堂陰合手栽花汶公在杭州至是召還則六年也故言其在玉堂時手栽之花陰已合矣却思三十年前味未飯鍾時已飯茶原唐王維詩少監至已飯矣又補至已飯矣二說皆出鎮長邦向所題已來空存老遂良法帖中有補汶帖即日隸白民歸長安盡白尺一東來喚我歸汶公先生有遺墨在陳留傳云尺一言天子之詔也漢制尺一之版以寫詔書故陳留傳云尺一選舉文書朝廷尺一今何處耶裹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

今堪笑却卷波瀾入小詩（歐陽文忠公參先生自號六一居士其書集大成故以自況也）

在謫城日與定國為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於宋凡十五年矣樂出處有節念欲冷然而顏益壯頗亦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

菊酒更囊自古傳（長房事見後漢書費長房傳）

人騎龍乘菜莫衛上登高山（後漢書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道術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急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上山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長房曰此可以當之今世人九日登高是其遺俗也）

長房無復見（漢武帝內傳曰王公文成將死帝幸其第親臨哭之公文曰陛下但當修神仙之事以延年耳吾方為上帝所召不得久留帝還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侍帝於承華殿東廂忽見公文乘龍駕白鹿羽車從天而降帝下迎公文公文曰陛下好道而不得其要吾今授子矣）

飄然乘風（漢武帝內傳曰王公文成將死帝幸其第親臨哭之公文曰陛下但當修神仙之事以延年耳吾方為上帝所召不得久留帝還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侍帝於承華殿東廂忽見公文乘龍駕白鹿羽車從天而降帝下迎公文公文曰陛下好道而不得其要吾今授子矣）

龍仙護司馬相如賦有居山澤間形容甚偉之語）

雕仙（漢書曰相如賦有居山澤間形容甚偉之語）

應從漢武橫汾日（漢武帝內傳曰王公文成將死帝幸其第親臨哭之公文曰陛下但當修神仙之事以延年耳吾方為上帝所召不得久留帝還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侍帝於承華殿東廂忽見公文乘龍駕白鹿羽車從天而降帝下迎公文公文曰陛下好道而不得其要吾今授子矣）

對玉山人雖老矣（高唐賦曰旦朝視之狀若山丘望高丘之岸崔嵬而無木巖岩青青有玉之山（李注）玉山人則先生自謂）

見恒河性（楞嚴經佛告阿難汝見恒河河流東注汝今觀此為復是流為復是性阿難白言世尊此河流注性非流者）

故依然（楞嚴經佛告阿難汝今所見向東流者亦復如是）

數到劉公戲馬臺（宋武帝劉裕以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故事）

時人猶見拔劍擊柱（晉顧愷之畫裴楷像頰上加三毛或問之曰三毛非有餘也正以明識具在耳）

東歸後如玉山之將頹（晉山濤子簡傲誕不羈嘗乘驢入市觀者如堵或問濤曰卿何以知之濤曰吾每出門見卿輩觀我如觀玉山映照人也）

對玉山人則先生自謂）

見恒河性（楞嚴經佛告阿難汝見恒河河流東注汝今觀此為復是流為復是性阿難白言世尊此河流注性非流者）

故依然（楞嚴經佛告阿難汝今所見向東流者亦復如是）

數到劉公戲馬臺（宋武帝劉裕以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故事）

時人猶見拔劍擊柱（晉顧愷之畫裴楷像頰上加三毛或問之曰三毛非有餘也正以明識具在耳）

東歸後如玉山之將頹（晉山濤子簡傲誕不羈嘗乘驢入市觀者如堵或問濤曰卿何以知之濤曰吾每出門見卿輩觀我如觀玉山映照人也）

予前後守徐凡五年（熙寧十年四月自徐州移知湖州）

詩千首（今賦黃樓第一篇）

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

萬里三伏當蕭然（紹聖元年六月舟行）

數一日娛（次公先生詩案云熙寧十六年內為孤山作詩云記得錢塘四里湖中路山一半）

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詩

忠孝王家千柱宮（次公忠孝王家千柱宮城字內地常棲白室獨有人之頰白頰神人之頰頰也）

中中和堂上東南頰（次公先生詩案云熙寧十六年內為孤山作詩云記得錢塘四里湖中路山一半）

舊有終老約（次公先生詩案云熙寧十六年內為孤山作詩云記得錢塘四里湖中路山一半）

未綬豈合山人紆（子招子高之隱居曰保真子子高之隱居曰保真子招大夫以旌坐使鞭）

期無譏（子招子高之隱居曰保真子招大夫以旌坐使鞭）

簪環呻呼追脊連保罪及孥（時屬坐同保被其累百日愁）

獸在藪魚在湖（次公莊子章句之隱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舊有雅落塵土（楚辭曰世溷濁而不清蟬翼重而千鈞）

以弓千迪子初大夫以旌）

一入他檻歸

人生何

白雲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紋無野人踈狂逐魚
釣刺史寬大容歌呼飽煖及鼾睡穿巖渡嶺脚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古
精廬出遊無伴餘與孤雲還乃今一門生二作詩雖未造深閫破悶莫不賢樽浦
題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已君才敏贈來湖上得佳句從此不看
晡酌罷之詩朝為白歌酌罷作十詩晡酒罷
營丘圖 畫人以畫山水得名自號水子畫在
來白足赤鬚迎我笑 筆歌畫觀畫裏抽身出雲水光中洗眼
知君讀書頗有餘莫惜錦繃頻貰酒多闕

足赤髭皆高憎也（髭烟髯佛馱耶合掌尊者髭既赤時人號赤髭焉）主　拒霜黃菊爲誰開（陶潛詩九日閑居云秉菊盈把忽然有九日閑居之名）對三徑就荒松（三徑見前）懷哉古人意（陶潛九日閑居云世俗雖好酒貧富有常分強而求之增其憂耳）空負一樽酒（陶潛九日閑居云塵爵恥虛罇）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郊原雨初足風日清且好病守亦欣然肩輿白雲道（雲龍山則張山人所居之地也戴公云雲龍山人張天驥隱居之地）荒田咽蛩蚓村巷縣鼙鼓（縣鼙鼓見前）簷下有幽人君閉門空槁（陶潛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雀噪西風高正厲落葉紛可掃（陶潛詩掃徑候嘉賓）孤憧日斜馬放秋草墟里通有無垣牆任摧倒君家本冠蓋緑竹閒鄰保脫身聲利中（元結詩脫身聲利中）道德自灌灌躬耕抱羸疾（陶潛云躬耕自資抱羸疾）自謂遂拙疎（陶潛詩云拙疎謝人事）敎水媚翁媼（陶潛孔子曰吾與點也敎水媚其竈謂之諂）飢寒天隨子杞菊自（陶潛詩云杞菊延我齡）

山公山簡也公自謂

萬木鎮雲龍（山名）天留與戴公（戴公見上地也戴公山亦以戴安道比之耶。子猷訪戴詩乃興盡而返非造門不入意）道比之耶。子猷訪戴詩乃興盡而返非造門不入意）于嵇詩意亦指此又閒州有戴公山）路迷山向背（閒老校讀志疑）人在灘西東（灘水在婺州入江俗名瀔水西流）灘東一萬家甫置萬居瀔西復瀔瀔東也）灘聲餘春雪（瀔瀔雪飛貌）落晚風入城都不記歸路醉眠中

雨中過訾教授

踈踈簾外竹閣閣竹間雨憊扉靜無塵几硯寒生（元結詩扉靜無塵几硯寒生）霧美人樂幽獨（大人指言幽獨指竹也）有得緣無慕坐依蒲褐禪（元結詩脫身聲利中道德自灌灌）起聽風颭語客來潛無有洒掃庭冠稚濯若洗精（陶潛云躬耕抱羸疾）昏姚香淨浮慮（浮屠氏曰淨心清慮見金剛經）歸來北堂閒一一微螢（元結詩云昏姚香淨浮慮）

渡此生憂患中一餉安閑處飛蓬悔前笑（飛蓬見前）從弟少游常哀吾攘憊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一壯但取衣食纔足免乖本心（陶潛詩云但願飽粳糧）澤車駭良馬（澤車駭良馬見前）卑棲固前善人足矣至來盈萬鍾（陶潛詩云卑棲固前善人不滿萬鍾有天）泊萬里閒廣未減之時下漸上霧毒第重蒸仰視飛鳥點（陶潛詩云時下漸上霧毒第重蒸仰視飛鳥點）（澤車駭良馬卑棲固前善人足矣至來盈萬鍾）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陶潛詩云卑棲固前善人不滿萬鍾有天）何可得也）黃犬悲（秦李斯臨刑謂中子曰五日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當亦可得乎）自非陶靖節（陶潛詩云但願飽粳糧）誰識此閒趣（陶公閑適明號靖節先生）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志林云黃州東十五里有永安城而俗謂女王城）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盃釀野老蓉頰一笑溫已約年年爲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宋公園頭明卜此室故居之東。）

楚辭宋玉悲秋而作歸去來辭陶潛感而作皆悲秋也然歸去來辭作於潛棄官以後其精神超然以視楚辭之淒惋其相去遠矣

大寒步至東坡贈集三首

春雨如暗塵（文惠崔公善畫春雨如暗塵詩即畫意）林欹破蘁藤（杜詩蘁生薪相對不言寒哀哉知我貧）數間蘁葉子（謝靈運鄰室蘁葉香）誰與鄰空庭（陶利多自閑閉門不以榮名嬰）但桑牛糞火（東坡詩竹爆火聲如人行山谷詩牛糞火中初idden栗）家有破銅瓶（東坡詩瓶中蒲柳枝尺逸）我有一瓢酒獨飲良不仁（杜詩同學錄）未能頹我顏（陶詩顏常保）聊復慰窮愁（陶詩聊復得此生）儒子脅故人（漢丙吉傳吉見東曹掾過湯舍湯數遣歸吉出歸舍湯上西曹事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過之失大吏不過伤人寒時乃逐之去傳說人將舍西曹掾所容）千鍾祿（陶詩故人賞我趣）駕車鄧林叟（莊子鄧林之叟棄其杖化為鄧林）那知我與子坐作寒蟬聲（杜詩寒蟬聲轉力莫盡）天我爾所天民行看花柳動共享無邊春

殘臘獨出二首

幽尋本無事（陶詩幽事）獨往意自長（陶詩獨往意）釣魚豈樂橋（陶詩釣魚樂）採杞道遙（陶詩杞菊）野（陶詩）家家臘酒香（陶詩）路逢（陶詩）耽道士（陶詩）疑是左元放（後漢書左慈字元放）

堂羅浮春（東坡詩羅浮春欲動雲自有清光）動（陶詩）梅開（陶詩）酌（陶詩）鄰舍（陶詩）我欲從之（陶詩）

左慈字元放徐登字德二有道術居卅往來徐門下客嫉慈云徐公不在慈便去（客即報徐公有一老翁自稱左慈徐公不在矣公曰此是左公過我但書那得之云公公不在矣公曰此是左公過我但書那得之人因取公

都二十京北白銅鞮之所爲也屈原作離騷經初有騷之名
原作離騷經初有騷之名
地偏蕃怪產源失劉闞狂濤粉黛迷真色魚鰕易婆
牢誰知杜陵葆名與鋪仙高
奔逃
看兩艘
危思李牧
里哀鴈聞九皐
巨筆畧看龍手
勞
思郢賢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鴈叫與猿啼
多才久被天公怪
掃地收千軌爭標
詩人倒騎苦矣意遣
顏公食粥敢言炊
詩人情味真堪試問於君
年老
如我自覩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憐
早歲便懷濟物志微官敢有尸素
何事一聽秋濤萬籟音
自經山回得呂梁推詩用其韻招之泊湖
上
多君實公子愛山如愛色心賞棄舟去
一棹
思郢賢
今誰主文字公合抱旌旄
微官似馬曹
開卷遙相憶知音兩不遭
閒門罷送迎
簡牘儀刑在兒童象刻
古來軒冕徒
斷絃朝舜琴易兩腳得暫赤
歸來不入府却走湖上宅龍辱吾

又志歐陽公事蹟詩話詩話則載馬
欲去誰在子思劉原甫事子語子思之儻則不能留思 君能從我
遊出郭及來黒

答任師中次韻

師中有感懷當暑覽筆知見歐陽公詩話自嘆已成歸蜀計謹借韻
山資絶句 貢父詩話載歐陽公與王介甫書云近得貢父書在南京作
世事又已謝故人猶見思平生不欲酒對子敢論詩

次韻劉原甫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
湖上棠陰手自栽 歐陽公守潁州手植棠陰在湖上有詩
下作一絶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首因
用其韻 沈括夢溪筆談云慶曆五年一月作

追兇墨五湖中 羅史記范蠡
每用此語五湖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心親豈貌從 文公嘗謂心親貌疎
平 酬雪裏鴻何日揚雄一廛足 揚雄居成山之陽有宅一區有田一頃
諾平生親交半遷逝公雖不怪旁人悔世事如今
臘酒醸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稱
朱門有遺喙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氷百呼無一
閒道堂中延蓋叟 蓋叟謂王回深父回字也
我本麋鹿性涼非伏轅駕 文公戲回深父大山召貢輿南舞
句假駕下駒君如汗血馬 羅前漢大宛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
如血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注以汗從肩出
名汗血作駒已權奇 文龍喻深父白天馬歌天馬來從月支窟青雲
滅沒○援引延年馬賦曰權志絕倫籠駕雲霓馳騁奇姿
上紀 弈驅大道中並轡鑾鑣晚 厚齋詩話引詩云謂君
駿文公扶老攜鹿見之史驥以上云我本傳舊性故也 那復受縶維
朝發瑶林楚日暮敬亭山 援頴延年賦頴延年謂文公事白天馬
神行電邁云何中道止連蹇驢騾隨 韓退之詩驢騾不敢
雄反騏云駑騏 金鞍冒翠錦玉勒垂青絲 徐陵玉臺新詠
連蹇而駑足 白雪毛銀鞍白雒 陌頭馬都護駿馬行青絲
駿頭馬君老綠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控紫騮王武
自揣良厩之均為人所勞何必陋鹽轅 戰國策許
七月七日曝書 科斗長收古鼎鐘 科斗謂蝌蚪文見石鼓詩注○
歐陽公收古鼎

曰夫驅之而至矣服虔曰汗馬也出汗而走也
延頸舉而不能上伯樂遇之下車而哭之解於是俛而噴
流涕以手自拭涕也
為見其能盡其力也○司馬法曰將軍受命之日則
不顧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
車步○司馬法曰凡人之事大白天馬
不敢鳴且窺君看立仗馬平旦而立仗馬
馬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而遠絕
志此論我父持他人
閒定笑聊與君子期空堦日
積雨病骨煩撐支秋草上垣牆霜葉鳴堦墀門前
繫如鳳來儀上山絕梯磴堕海采津涯怜我枯槁
質借潤生華波重生長謠志士獨悄悄何異琵琶絃常遭腰鼓
九里古詩歸葉登華嵩
其毛物所惡則洗拭求其朋類賢明日登用清廟歌緝熙渾詩清廟祀文王也維清
奏象舞也緝熙繼文王之典
組武文王之典一上卷言封禪事訖
一卷言封禪事訖
死武帝求得之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投紱歸來萬事輕渊明之歸
風情舊因叢菜求長假
新為楊枝作短行
年高遷而小蜜方曲圖
因為楊柳枝詞以記意不
詩名茂斟盃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稳稱聲
善為小詞也
蝸殼卜居心自放蝸牛殼故曰蝸牛廬
蝸頭

並生天地宇宙(公四方上下曰宇古今往來曰宙)視下
則有高無前(孟子曰高下在勢)孰爲後(楚人千鈞弩一弛(韓非子曰千鈞之弩)難再發(漢書曰千鈞之弩)
史(宋高祖軍中多用弩射敵至機發而矢遠故曰千鈞之弩)責辭(呂子仁宅傳正李太白曰堂堂大丈夫)
權術(呂氏春秋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萬物皆失)弃(說文曰棄捐也)
(說文曰人倦休也)(莊子曰人生天地)坐待
(說文曰人倦休也)(莊子曰人生天地)
(說文曰人倦休也)(莊子曰人生天地)
(說文曰人倦休也)(莊子曰人生天地)

開書卧客書裾 皇甫枚長沙故事父不疑爲烏府今以年十二
着新朝裙衣裳楚辭之入水者屈原之遺制也大夫哀之故謂之屈大夫
時見之書卧讀數幅而去明日又歌曰上如抗下
如按節徐徐疾疾若彈琴者又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
車珠子又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夫與子俱老 馬詩 阿郎小姑歌
好歡老叟得玉事 醉
面何因作頵紋 韓文公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 僧侶且陪香火社詩
壇欲斂鶴鶴我軍 杜牧之詩今代風騷杜與李商隱齊名李杜陣圖
名也左傳昭二十一年八公子弃疾以晉師至楚
懇君遍遶湖邊寺 隱逸傳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
十分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
寄仍邀遊寶積因次韻答之 晁無咎閩之長官謂子瞻
士昨日龍井歸 東坡自注云龍井在山南其泉獨出衆泉之
物外自適之樂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韶山前行殺招 韓文公自潮州還過韶州作詩曰好山横野出秀水
得於此因成詩一章 王安石寄吳氏園池詩序曰吳氏之園池
三子至詩律嚴號 今饒州屬縣 公子干自詩
敎鵝鴨 歐陽修謝人寄鵝詩 我公子干昔高力候史館 杜子美送李校書
郎詩 千載一言 王安石寄吳氏園池詩 珍藏
相稱九仙更幽絶 九仙山名 笑語千山憑空巖側破甕飛溜
獨往 王公子敬號曰癡 晉書 君緣詩好不容攀 自知樂事
年年減 高適也以比李老心地 時見吳兒初生齒 杜子美哀江頭
處處是 佛書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無遠 佛書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野獸知我 文選 踏出 左氏傳 徑山道中次韻荅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紛華漸覺 杜子美詩 夫子勝 杜子美詩北山移文曰吾將反汝
之若子真 太白詩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曰大凡人之
情則樂之 杜子美詩 一名戰勝 太白詩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曰大凡人之
五畝宅 陶淵明之宅 之花潤之以 淵明詩 五畝宅中植桃李 淺問
三子至詩律嚴號 今饒州屬縣 公子干自詩
敎鵝鴨 歐陽修謝人寄鵝詩 我公子干昔高力候史館 杜子美送李校書
郎詩 千載一言 王安石寄吳氏園池詩序曰吳氏之園池
相稱九仙更幽絶 九仙山名 笑語千山憑空巖側破甕飛溜
濺浮聲 王公子敬號曰癡 晉書 君緣詩好不容攀 自知樂事
時見吳兒初生齒 杜子美哀江頭 我生本艱奇 太公子奇字謙甫李廣
來訪益號 杜子美送重表侄王砅評事充饒州錄事參軍詩 塵土滿盆
觀 晉王羲之書蘭亭序 盆裏有時絶 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曰盤谷之中
野獸知我 文選 踏出 左氏傳 山禽與
吾有命 孟子 徑山雖二遠行李猶可併 顏延年詩 顧訏王子獻忽
起山陰興 晉王徽之字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
四望皓然因憶戴逵 晉書 時在剡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 即其故 戴之
宿方至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 戴之曰
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歸棹 夫公子自歸 以歲暮期也
歸棹 夫公子自歸 以歲暮期也

汪單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半月長齋未肯辭鄰僧招飲問搖毫無忤色中秋冷坐無因醉
來伴碧雲師棄家時假面弄西涼投名入社有新詩飛騰桂籍他年事莫忘山中採藥
道人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瑋

不羨腰金服地光時假面弄西涼投名入社有新詩
暖風遲日花如錦乘風去陟列子御風而行。莊子逍遙遊陸沉高卧
香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閒底覺更來忙先生官罷朝衣蓑袖
陸沉世人以仕宦為憂隱逸為樂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答之

白酌金樽勸孟光更教長笛奏伊涼孟光梁鴻妻也
有得州曲。子仁嘗為太白詩呼為謫仙
牽衣男女違太白酌白酒兒女牽衣不肯去
扇枕郎君煩阿香晉王裒字伯興幼喪母事父至孝冬則以身溫席夏則扇枕
時情味吾能說日在西南白草岡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昔唱酬之意仍次其韻

解組歸來道益光坐看百物自炎涼槐簷廉堂上禮部郎中
槽閒送客林間樺燭香晉王導為揚州刺史每旦輒自過其門共談事
時精味吾能說日在西南白草岡

和詩壯何人會見和復次前韻贈之二首

人間膏火正爭光每到藏春得暫涼藏春塢文忠公園名
眺曠懷舊宅悲涼處
枝不獨同攀桂攀桂謂郤詵對晉武帝曰臣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也。子仁嘗為太
休無得喪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又見賈誼
有閑忙歸園朝市身名與士神故必朝市身名不能忘歸園山水影也此語善近

香溪山勝畫從能說來往如梭為底忙老去此身
無處著看為剡溪挿萬松岡剡溪即嘉祐前一岡皆松林
春莊何許醉中夢風花木落主
為今事故野服迎初心付與鶴人收高歌散百金

代之一日暇日本國正史詞藻而失君子所在君
子時未第方與所親飲酌都市中使倡女歌徹不懌其翁數日揚
大年與錢若水書謂曰世一大令場曰世上何人最得閒司徒曰
金馬歸華山最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大夫張君子有名對曰年來

世事如波浪白髮誰知拍在岡 唐史
憂把鈆刀齒步光 記載費袞謂記載之詩忠被任
更遭華表照龍泉 義晉人令徐孚遠為錦衣衛所執
詠絕筆詩曰龍泉夜夜吼青蛇 寶主恭
夜刻 唐書高駢字千里為詩務新奇一吐心
語曰世卿以八月投湖越人 棋花還似昔年忙
時為之語曰棋花黃葉子杜 背城借一吾何敢 後左傳齊
晉師敗績癸酉師還如晉師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慎莫樽前替戾岡 唐王晉卿
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慎莫樽前替戾岡 唐王晉卿

洛陽石勒將戰之夜聞空中曰相給鈴音亦不見其形勒乃卻
當此謂語也勒汲郡出也此言事出
貨殖列傳也

刀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

悞入仙人碧玉壺 在仙境中長安多貴人公來貴樂
閻萬公詩長安曰我神仙人也見青雲之士亦入壺
生肥 晉九星七精三云青青之月春日同昇合成一世彼五池
入乎金星大乾神策知箱中有佳味如蜜子能得之補
勿失 晉向秀傳五色重門
親疎杯盤狼藉吾何敢 唐司馬相如傳車騎
雍容閒燕其都 此夜新聲聞北里 仲尼元公
帝嚳命次名曰北里舞二之曲。師史記曲有北里舞二之曲。師史
記倒使師涓作新淫舞北里之
徐 海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鎮江府中論曰北
野有巴曲野有白雪巴曲易和白雪難
和是也 他年故事紀南
雍容子甚都 雍容閒燕司馬相如
帝嚳命次名曰北里舞二之曲。師史記曲有北里舞二之曲。師史
記倒使師涓作新淫舞北里之
徐 海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鎮江府中論曰北
野有巴曲野有白雪巴曲易和白雪難
和是也 車騎

贈化人天百億軀 佛千
年 欲窮風月三千界 佛千七國陽永叔詩翰林風
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

縱飲誰能問鞏臺 吳公南昌有故臺
星疎綺羅勝事猶三閣 吳公陳後主於九照殿前起閣春
貴如雲結綺臨芳上一貴妃居之次張麗華
並後庭花樂故有臨春結綺之號焉 寶主恭
海中童非尚追徐 秦始皇令徐福求仙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無多歎我公須聽 唐王勃滕王閣詩今日送歸鴻落非
大公今日送歸鴻公與先主明旦
歸歎歎曰子能一月都為客也 揚眉煙花笑杜蘇 杜牧之詩今日綺筵
家山何在南忘歸林酒相逢莫勿違不獨敬山潮
我瘦 唐李白詩敬山潮逢杜甫飲酒詩
君肥 唐王涯平蕃曲三首之一云多人長大長色或謂平貴妃不
事家產曰亦食補腰腳。吳公昔日王氏之食補

公韻沈長官三首

酔後驪狂態顛 唐王涯宮詞三首之一云千人
萬人深處也 不知門外曉
縱飲誰能問鞏臺 吳公南昌有故臺
星疎綺羅勝事猶三閣 吳公陳後主於九照殿前起閣春
貴如雲結綺臨芳上一貴妃居之次張麗華
並後庭花樂故有臨春結綺之號焉 寶主恭
海中童非尚追徐 秦始皇令徐福求仙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無多歎我公須聽 唐王勃滕王閣詩今日送歸鴻落非
大公今日送歸鴻公與先主明旦
歸歎歎曰子能一月都為客也 揚眉煙花笑杜蘇 杜牧之詩今日綺筵
家山何在南忘歸林酒相逢莫勿違不獨敬山潮
我瘦 唐李白詩敬山潮逢杜甫飲酒詩
君肥 唐王涯平蕃曲三首之一云多人長大長色或謂平貴妃不
事家產曰亦食補腰腳。吳公昔日王氏之食補

劉孝叔會虞立時王規甫齋素祈雨不至

男婚已畢女將歸 唐李白詩女將歸家事遂畢民謂向長
累盡身輕志莫違 唐王勃詩累盡身輕志莫違閒向長
生肥 唐九星七精三云青青之月春日同昇合成一世彼五池
入乎金星大乾神策知箱中有佳味如蜜子能得之補
勿失 晉向秀傳五色重門
造物知吾久念歸 唐李白詩造物知吾久念歸儀懷裘病不相違
初飽雨入松江水斷肥 吳公乾飽水公
風來震澤帆 震澤太湖之別名也
白簡飛猶遲 唐王維送李判官詩白簡朝
天性嘗不能有所容時有長幼或值日暮
特自於具實時春水白簡盈 唐宗元詩春水滿
二首 吳公詩集中多有
仗劍宇期甫

雲雨休排神女陣老病畏人著白居易
騷花盛發巫山神女詩豪正值安仁在空看河陽滿
滕西未到吾能說序仁詩退之詩云湖陽未到吾能說
禾麻不見春不美京塵騎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
莫笑銀杯小容春太博
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
種秫作酒不種秔白居易詩云我今五頃秫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辭
有責子數人通淵明詩云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
九歲但覓梨栗之曰雖有此時人金不易得陶潛詩云我生行
無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白居易詩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和頓教授見寄用前韻
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
千仞羨鞿筋力十年初雖無窮勁驅前馬還有
鴟夷掛後車孫權造酒號曰鴟夷范蠡既滅吳乘扁舟浮於五湖人謂蠡以鴟夷子皮
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其終特云託于馮唐車令先生止取糟
矣崔駰博徒論云博徒之人飲酒一石不亂其儀一斗不醉
莫笑吟詩淡生活白有清色亦如不
當令阿買為君書
諸葛亮與子瞻書曰汝等但當讀書以開其意
獨以鋪白居易詩云獨以鋪白日
和段屯田荊林館
南山有佳色無人空自奇清詩為題草木蟲魚
非謝苦得秀句留待中郎歸蔡邕自吳還聞王粲在荊州
便當勤鞭策未倦馬亦饑段有此句
游廬山次韻章傳道
廬客已似服鞍駒服虔注左傳云其人似服馬
野性猶同縶整衣出入鞍
千仞羨鞿筋力十年初雖無窮勁驅前馬還有
鴟夷掛後車孫權造酒號曰鴟夷范蠡既滅吳乘扁舟浮於五湖人謂蠡以鴟夷子皮
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其終特云託于馮唐車令先生止取糟
矣崔駰博徒論云博徒之人飲酒一石不亂其儀一斗不醉
莫笑吟詩淡生活白有清色亦如不
當令阿買為君書
諸葛亮與子瞻書曰汝等但當讀書以開其意
獨以鋪白居易詩云獨以鋪白日
和段屯田荊林館
南山有佳色無人空自奇清詩為題草木蟲魚
非謝苦得秀句留待中郎歸蔡邕自吳還聞王粲在荊州
便當勤鞭策未倦馬亦饑段有此句
游廬山次韻章傳道
廬客已似服鞍駒服虔注左傳云其人似服馬
野性猶同縶整衣出入鞍
千仞羨鞿筋力十年初雖無窮勁驅前馬還有
鴟夷掛後車孫權造酒號曰鴟夷范蠡既滅吳乘扁舟浮於五湖人謂蠡以鴟夷子皮
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其終特云託于馮唐車令先生止取糟
矣崔駰博徒論云博徒之人飲酒一石不亂其儀一斗不醉
莫笑吟詩淡生活白有清色亦如不
當令阿買為君書
諸葛亮與子瞻書曰汝等但當讀書以開其意
獨以鋪白居易詩云獨以鋪白日
和段屯田荊林館
南山有佳色無人空自奇清詩為題草木蟲魚
非謝苦得秀句留待中郎歸蔡邕自吳還聞王粲在荊州
便當勤鞭策未倦馬亦饑段有此句
游廬山次韻章傳道
廬客已似服鞍駒服虔注左傳云其人似服馬
野性猶同縶整衣出入鞍

苕陳述古二首

謖說山東第二州棗林桑泊又春遊（述古山東第一密州出東棗林桑泊正密州所宜也）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

小桃破蕚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述古小桃言小枝第一開道使君歸去後舞衫歌扇總生塵（陳有小枝述古舞之）

方丈仙人出渺茫（述古海中神山也○天公方丈仙人言道山也章子厚自翰林中出守杭故云）高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元祐二年月三捷）身世何緣得兩忘（述古莊子不知而化於道）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應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元祐先生謂公）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錄觀宋太祖皇帝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署此四字出李肇翰苑羣書有真跡在其廟故云

鳳門（述古下文）

絳闕雲高總有名（陳清都紫闕上帝所居也漢明帝圖畫功臣於南宮云云○司馬子微坐忘論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天公以子厚學道故云絳闕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子厚謂清曾云真人支子元相君曰子日中昧子正北斗璿光星既有書舜又當神仙州之術有日視月兔白雪書公方士千歲化為茯苓松脂入土千歲化為茯苓形如龜蛇鳥獸者最良也）雪水未渾纓可濯弁峯初見眼應明（天公謂雪水弁山乃湖州景也見謂孫莘老七絕注）鼎中龍虎黃金賤（鼎中龍虎君好燔火而占人間分外榮（君好燔火而松下龜蛇綠骨輕四字令○真誥）

和張子野見寄二絕

過舊遊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公自言前生曾到杭州入壽星院如夢中所見○子七居先生云合陳師仲書云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亭榭故詩中嘗有前生即此到之語也）更欲洞霄為隱吏（洞霄宮在杭州）一庵閑地且相留

見題壁

狂吟跌宕無風雅（天公通根眠曰公勁節宕文史）醉墨淋漓不整齊應為詩人一回顧山僧未忍掃黃泥（天公此乃通掃壁畫黃止）

竹閣見憶

栢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晉王羲之有披鶴氅而行）不須更畫樂天真（龍山白居易）

苕李邦直

美人如春風着物物未知羈愁似冰雪見子先流澌（天公謝字韻李韻云冰凍也○子七後漢書曹阿水流澌）子從徐方來吏民舉熙熙扶病出見之驚我一何衰知我又憐倦起我以新詩詩詞如醇酒益然重四肢徑飲不覺醉欲和先昏疲西齋有蠻帳風雨夜紛披放讓語不擇撫掌笑脫願遲匡衡（匡衡博匡諫詩解人頤）別來今幾何春物已含姿柳色日夜暗子來竟何時徐方雖云樂東山蔡遊嬉又無狂太守何以解憂思聞子有賢婦華堂詠蠡斯（斯詩言君子蠡斯不忘忌則子孫衆多也）盍不倒囊橐貰勿買蛾眉（子七古詩黃金不惜）不用教絲竹唱我新歌詞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熙寧八年作）

我公感富貴老苦勳業早相期未忘松子人間事猶羨
梁鴻出處難擾者今典論數為號吟成超然詩洗我逢之心夫子猶有憾之心也嗟我本何人虁龍強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淺
虁言深安公今已睡南陵前後詳云何交淺而言深也曰知己難傳尚旬歲所以供其費以供其費故
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無頻公揮豪金龍動里巷故
詩雖脫略語語動人情尚旬歲所以供其費以供其費故
當年心在社詩揮金賓客物理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燒燭時公謫知酇州貢父

亦在江西
東坡守密

白髮相望兩故人服看時事幾重新伏讀近日更立
新法事多也曲無和者應思郢裏明珠以蘇歲陽而和者不過算論徵人是以曲彌高而和者不過算論徵人是以曲彌高而和者不過算論徵人是以曲彌高

范子益閬南閬宗貢生主盟北閬南勗
太守李公孝弘慕成瑯但坐閬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鴈鴻翔刺天飛 公詩祖之 富貴功名老不思
病馬已無千里志 薛綜注文選云騏驥老於槽櫪之間不復有千里之志也 驥人長負一秋悲
屋梁落月空疑夢 杜詩 古來重九皆如此 晁補之杜牧詩 古往今來
只如此 見山海經 何必獨悲君別後西湖付與誰 遺子窮愁天有意
太史公曰農家都非窮愁著書以自見故述往事 吳中山水要清詩

和孔郎中荊林馬上見寄

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 次公詩注有二云有麥未下蓋
謂之宿麥也 求魂沈邦人芒刺在膚肌 莊子亘帝初即位慮光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 文章五千卷。見韓文大白詩五

言不直一粟米又方將然無補之詩不知羣兒
豈足以救飢乎 今有五湖忽復歌縞衣 孔子曰好貨如縞衣今先生之意蓋兩其
好善也 堂堂孔北海 高密後漢孔融字文舉為北海相劉繇太史慈欲於平原相劉備 嘗曰孔北
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 直氣凜羣兒 祖逖子琳 不足數也。孔北海退
賢那用故將傷 朱輪未及郊 漢朱買臣一云千石朱輪 清風已
先馳 何以累君子千萬貧與羸 沿泊蒲四方歌 次公詩注
有天下皆其所也 我行竟安之 何時翩關路春山聞子規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偶對先生盡一樽醉看萬物洶崩奔優游共我聊
辛歲 讀詩優哉游哉辛歲凱以卒歲 徜徉如君合倚門 堂上歌倚門也 只
恐搔頭難久住 孔北海東將入海謂避難 雁須傾盖

便深論孔子之 [illegible] 固知 [illegible]
十世孫翔字君高 [illegible] 吾聞其孫白而長今君亮四十八矣

翔判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七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十八

酬答中

詩九十一首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必詩見戲聊次其韻

十載飄然未可期 子云社牧之詩十載猶然 那堪重作
看花詩 門前惡語誰傳去 醉後狂歌自不知 莉古
君今猶未戒 毛死汝不可不思 因引舜事弟事以諷 以註口口
天公今云按先生詩案癸亥六年十二月內劉攽貶 秦觀坐
和詩引賀若弼以譬若弼傳父敞貶 作詩寄攽 攽
我亦更何詞 過新汝軍何酸棗妄曲 登恚曰別駕 狂
因書指其鼻矣其胥勇舒 徙而 以註口口
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 相從痛飲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燕子人亡三百秋 陶云燕昌梁劉 貽莊封此
猿白樂天為作 子燕子樓十絕 年不肯
燕子樓詩三絕 樓簾那復似揚州 揚州 春風十里揚
州過去上珠簾總不如
西行未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陶云崔徽歌河中妓 也以御史裴敬中

我欲歸休瑟縮希舞雩何處 子云社詩文詩十載猶然希又曰春
服既成冠乎沂風 詠而歸 多情白髮三千丈 李白詩白髮三
千丈緣愁似箇長 銀用
霜皮四十圍 陶杜詩云古栢行 龍皮溝洫四十 晚覺文章真小技 陶
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妻二 不必為妖 晴乃 真
益言老杜以文章為小技我早年不 真 早知富貴有
危機 陶公詠荊軻詩 段民曰富貴必 機 師曰 為君垂
詔令之語荊軻曰 荊軻 陶詩 兄卦亦有文亦死矣 陸機
吾子古華亭鶴 自飛 陸云吾子 陸機 臨刑嘆曰華亭鶴 安得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燕子人亡三百秋 陶云燕昌梁劉 貽莊封此
嫌白樂天為作 子燕子樓十絕 年不肯
燕子樓詩三絕 樓簾那復似揚州 揚州 春風十里揚
州過去上珠簾總不如
西行未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陶云崔徽歌河中妓 也以御史裴敬中

我欲歸休瑟縮希舞雩何處 子云社詩文詩十載猶然希又曰春
服既成冠乎沂風 詠而歸 多情白髮三千丈 李白詩白髮三
千丈緣愁似箇長 銀用
霜皮四十圍 陶杜詩云古栢行 龍皮溝洫四十 晚覺文章真小技 陶
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妻二 不必為妖 晴乃 真
益言老杜以文章為小技我早年不 真 早知富貴有
危機 陶公詠荊軻詩 段民曰富貴必 機 師曰 為君垂
詔令之語荊軻曰 荊軻 陶詩 兄卦亦有文亦死矣 陸機
吾子古華亭鶴 自飛 陸云吾子 陸機 臨刑嘆曰華亭鶴 安得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燕子人亡三百秋 陶云燕昌梁劉 貽莊封此
嫌白樂天為作 子燕子樓十絕 年不肯
燕子樓詩三絕 樓簾那復似揚州 揚州 春風十里揚
州過去上珠簾總不如
西行未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陶云崔徽歌河中妓 也以御史裴敬中

我欲歸休瑟縮希舞雩何處 子云社詩文詩十載猶然希又曰春
服既成冠乎沂風 詠而歸 多情白髮三千丈 李白詩白髮三
千丈緣愁似箇長 銀用
霜皮四十圍 陶杜詩云古栢行 龍皮溝洫四十 晚覺文章真小技 陶
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妻二 不必為妖 晴乃 真
益言老杜以文章為小技我早年不 真 早知富貴有
危機 陶公詠荊軻詩 段民曰富貴必 機 師曰 為君垂
詔令之語荊軻曰 荊軻 陶詩 兄卦亦有文亦死矣 陸機
吾子古華亭鶴 自飛 陸云吾子 陸機 臨刑嘆曰華亭鶴 安得

宿州次韻劉涇

我欲歸休瑟縮希舞雩何處 子云社詩文詩十載猶然希又曰春
服既成冠乎沂風 詠而歸 多情白髮三千丈 李白詩白髮三
千丈緣愁似箇長 銀用
霜皮四十圍 陶杜詩云古栢行 龍皮溝洫四十 晚覺文章真小技 陶
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妻二 不必為妖 晴乃 真
益言老杜以文章為小技我早年不 真 早知富貴有
危機 陶公詠荊軻詩 段民曰富貴必 機 師曰 為君垂
詔令之語荊軻曰 荊軻 陶詩 兄卦亦有文亦死矣 陸機
吾子古華亭鶴 自飛 陸云吾子 陸機 臨刑嘆曰華亭鶴 安得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燕子人亡三百秋 陶云燕昌梁劉 貽莊封此
嫌白樂天為作 子燕子樓十絕 年不肯
燕子樓詩三絕 樓簾那復似揚州 揚州 春風十里揚
州過去上珠簾總不如
西行未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陶云崔徽歌河中妓 也以御史裴敬中

和李邦直沂山道中病雨有感

高田生黃埃 陶云杜詩云雨降不 沂山神
耳一名胡菜一名地 耳本草名 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蛾龍蹲
足亦解歡二麥若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
聞呂梁百步盤若雷 陶云呂梁有石梁長 之呂梁今
向城南望飛北 陶云杜詩云 城北 際天救粟青成堆飢
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秋成望年不雨坐龍鬥
共愁天公不愁龍今朝一雨聊自賀神龍社鬼各
言功無功日益太倉露 陶公云杜詩曰 嗟我數龍
同此責勤農使者不汝譴 陶公詩先自劾 聊云典
何異風雅作 陶公之意也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燕子人亡三百秋 陶云燕昌梁劉 貽莊封此
嫌白樂天為作 子燕子樓十絕 年不肯
燕子樓詩三絕 樓簾那復似揚州 揚州 春風十里揚
州過去上珠簾總不如
西行未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陶云崔徽歌河中妓 也以御史裴敬中

我欲歸休瑟縮希舞雩何處 子云社詩文詩十載猶然希又曰春
服既成冠乎沂風 詠而歸 多情白髮三千丈 李白詩白髮三
千丈緣愁似箇長 銀用
霜皮四十圍 陶杜詩云古栢行 龍皮溝洫四十 晚覺文章真小技 陶
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妻二 不必為妖 晴乃 真
益言老杜以文章為小技我早年不 真 早知富貴有
危機 陶公詠荊軻詩 段民曰富貴必 機 師曰 為君垂
詔令之語荊軻曰 荊軻 陶詩 兄卦亦有文亦死矣 陸機
吾子古華亭鶴 自飛 陸云吾子 陸機 臨刑嘆曰華亭鶴 安得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燕子人亡三百秋 陶云燕昌梁劉 貽莊封此
嫌白樂天為作 子燕子樓十絕 年不肯
燕子樓詩三絕 樓簾那復似揚州 揚州 春風十里揚
州過去上珠簾總不如
西行未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陶云崔徽歌河中妓 也以御史裴敬中

飛波柳陰下奮身三丈兩蹄間 唐史記張儉言秦馬之良探前林後蹄間三寸 良探前林後蹄間三寸 陽城西擢溪水中潛不得出備分乃一躍二丈餘出 振鬣長鳴聲自遠 乾少年狂興又已謝但慙 嘉陵遶劒閣 陵江水出大散關西南行至葭萌與西漢水合 會 劒閣大道車方軌 劒閣在葭萌縣東北劒門關下木瓜關轉東向閬中兩崖皆石道狹車不得方軌 劒閣至閬州至劒門關十八盤 君自不去歸何難 出中故人應大笑 笑榮宦種柳何時還

次韻李邦直感舊

驅騎傳呼出路坊 唐何武為揚州刺史所乘車騎從二千石長吏 今先生所過不免跨馬之禁 跨之而已不服絕去 跨馬巷入而 書填委入充堂 唐文德公主薨 公主薨於公第前敕 公第前敕 公第前敕

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
其本有正副藏帝室藏時月荀勗
記云漢武帝圖有大像如五
升輒落地則破名今亦然梁 小池白芙蕖常呼赤脚婢 蔣
之王川子詩一
婢赤脚老蘇園 雨中擷園蔬矯任夫子罷官還菑
廬是時里中兒始識長者車 車轍陳平家貧門外多長者
車跡 以八公園公事見漢書四皓事見高士傳 李白詩白頭初識山中
高臥今三十六方拜朝廷可知不如早去挂冠神武門上
表辭 幾何不捕漁會當相從去芒鞋老節會念子
輝 汪遵 子仁最之時知子遠來真
有意好收吾骨瘞于遠 懷抱向誰攄賴我同
年友相歡出同輿冰盤薦文旆 文旆 謂旗也 玉盞傾浮蛆醉中忽思我清詩綴瓊玖 玖
脫 玉盞 謝安石與兄子書云有好酒可與我同飲 我時年尚少作賦慕相
如 相如作賦其弘麗温雅相心慕之以爲式 侍
立看君談精性實起予 起予 論語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年始悟萬緣虛獨喜在夫子 老佩刺史魚 佩公曹高
銅魚符 子仁杜牧守湖州時吏
其後山谷在黔南今以小泰
爲高閑二絶則必用西出陽
立之文況恐非也蓋謂張籍在徐州所
籍也 李公擇云詩話載白樂天與元九書云近
之乃張爲一絶世傳其題曰陳
三絶內中秋月一絶見月門
受降城下紫髯郎 以紫髯碧眼乃總管南
新軍號令諸谷曰係會楊 馳馬臺南古戰場 徐州記城東南有
引汴水武帝第令自臺九日引黃金堤以禦乃所
武之 秋新柏如來載酒而陵高相
自下邳相將築城於此城
又李華有吊古戰場文
歸故鄉 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牛旗

右贈張繼愿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意氣豪
淡女時作陽關斷腸聲欲斷聲在湖州故也

右荅李公擇

次韻呂梁仲屯田

雨葉風花日夜稀笑談樽酒豈敢酬瓊玉林瓜報之以瓊詩云投我以
何時歸臥釣魯君當歌門外

呂梁從迅急好在孔子觀於呂梁二十仞流三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
留中雲夢自遨遊君筆力追盛運寄南

有言郡東北荊山下可以溝畎溉以地多亂石不
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

果還遊聖女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槨
或云宋司馬桓魋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

首魏夫陵先生集按桓山說云元豐三年正月乙丑大雪
既成詩二三子游於洞水之上登桓山入石室

武人家有侍者甚慧能
知君月下見倾城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国○次公李白詩
定向瑤臺月下逢破恨懸知酒有兵

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醉翁談錄
牧贈酒詩與秋爭奈事要尔作主

老守無何惟日飲厚於
無何謂王母反而已如此幸得陰

將軍競病自詩嗚呼
城飢入市於光華殿宴飲陳白燕歸梁詩
前已尽曾論鼓吹事一字景宗梗概

花枝不共歌眉笑
來施設機閒行路人何如霍去時兒女迎歸
病○次公韓愈言子西東野以詩嘲

空來夜斫營
陳杜牧之詩山
日進知兵曲新夜斫其營新千徐敏

鐃石(鐃宋司馬相薛)自為石棺 會有中郎解摸金(鐃陳琳為袁紹作檄言曹操時置發兵中郎將摸金校尉)強寫著叢留歲月他年誰識此時心

苍呂梁仲也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村(莊子呂梁縣名○圖三十仞謀今言呂梁者為懸水村也○圖即今百步洪民也)居民爺條雞棲鹿小市冷落無雞豚(杜詩小市雖有豚不可得)黃河西来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湍夜聞沙岸鳴雞(杜詩雞鳴風雨)曉看雪浪浮鵝鸛(杜詩鵝鸛滿江洲)不記昨宵鳴雞處(晉王華為東郡太守何水溢盛東郡民流白馬吧水神河伯因止宿閣上及水盛閣將壞民皆奔走惟華端坐不動而水波繞邦)萬頃一抹何由吞坐覺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溢盛東郡民流白馬吧水神河伯因止宿閣上及水盛閣將壞民皆奔走惟華端坐不動而水波繞邦)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焉蹲歲寒霜重水歸壑(杜詩水歸其壑雲出其山)魚蒭蒭呼歌舞雜談笑不惜飲酬空瓶盆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詩美酒聊相温人生如寄何不樂(陶詩人生如寄胡不委心任去留)任使蜂蠆螫黃昏宣房未築淮泗滿(漢元光中河決瓠子天子發卒塞之作歌有瓠子之歌有淮泗滿)故道堙沒碧痩存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舂鉏先黐髮付君萬指代頒石千鏈雷動蒼山根(杜詩山根鏈雷動)鐵洪口快(杜公詩大談笑)斫不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杜公到子言化人之言曰望之狼顧)虎臣司兵門入(杜公詩虎臣司兵門入)天廐皆雷電還須更置軟脚酒為君擘栗敲行盃(杜詩栗敲連夜收)

苍孔周翰求書與詩

身閑豈不長閉口(杜公傳曰病從口入患從口出閉口則無事而身得長閑矣非禮而何)天寒正好深藏手吟詩寫字有底忙未脫多生宿墨垢不蒙謦訶千摩疾(圖柳宗元報崔黯書曰凡人好詞工書者皆病世也吾不幸兼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殺賊攻製其千不能去謦結心耐事反更刻畫無鹽醜(圖劉向列女傳曰齊無鹽君之女也)杜公詩小字書細如蠅頭曰何乃刻畫無鹽醜書貴瘦硬誰能作婀娜(杜公詩書貴瘦硬誰傳婀娜姿)雞肥(杜公詩南史子潛愛雞傳載謂庭雞曰爾雖肥當奉爾少時勤學或少書)太白空驚飯山瘦(圖李白於南陵有飯山之歌而李白集南陵詩無之)萬頃皆墨池(圖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在郡山陰寫道德經換鵝而去羲之臨池學書墨盡水為黑)君不見張顛(杜詩張顛)醉後筆如神(杜詩醉後筆有神)又不見懷素(杜詩懷素)兼草聖(杜詩草聖)王逸少(杜詩王逸少)與君相從知幾春風待得花開不撥棄萬事不復談(杜詩百年萬事不復談)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詩戲用其韻

我生固多憂肉食常苦墨(圖黃池司馬寅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黃園(圖吳王有黃園)勝平太子死乎(圖太子死乎)軒然就一笑猶得好飲力聞君過雲龍對酒兩靜默急攜清歌女出郭及未昃一歡難力致(圖劉殷曰合財共難)邂逅有勝特喧蜂集晚花(杜詩蜂蝶喧晚花)蝶帶晚花)亂作聲聚棘(圖孫真人曰棘棘棘)棘手叢棘)山人樂不出耳寂寞誰待側何當求好人聊使治斐樣(杜公詩斐樣翻經新)之好人服之注要擾也斐樣)使君自孤憤(圖前漢劉敬傳曰陛下雖欲高右曰陛下

空山學仙子妾意繁霜聲（趙次公曰山城指以妻之故皆仙云○按杜公有女弄玉吉吹簫公以妻之故皆仙云○洙謂公子以喻其妻嫁吹簫公以喻其妻矣）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豺苓（趙次公曰豺苓惡也至賤之品）不知帝人中自有安期生（趙次公曰漢郊祀志注云安期生琅邪人嘗言千歲）今君已慶世坐閱霜中夢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趙次公曰老翁其年矣）閱風安在哉（趙次公曰山海經曰閼風山是謂玄圃）要君相指似

蒼茫山城搗練石

（趙次公曰山城指千柚間也）山城摩吾繼（趙次公曰山城指千柚間也）言忽州也）絳帳詩無人聊死注于今慶絕唱（趙次公曰仙云○洙謂公子以死注者乃以物注者譬以黃金注者譬以喻師以喻陽引年巧一也而有別則外事也凡外事者為物累者也）擊壤追咸濩（趙次公曰堯時有田父擊壤而歌曰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何加於我哉黃帝之樂曰咸池堯之樂曰大濩○公按鄭緝之經云堯時擊壤之人皆言千歲）今君已慶世坐閱霜中鬢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趙次公曰老翁其年矣）閱風安在哉（趙次公曰山海經曰閼風山是謂玄圃）要君相指似

蒼茫山城搗練石

吾州下邑生劉季誰數區區張與李（趙次公曰劉季高祖也李臨淮光弼也○洙謂公子為徐州大守故稱吾州張謂高祖曾邑人今徐州有張與李故云）重瞳遺跡已墜埃椎有黃樓臨泗水（趙次公曰項羽都彭城有黃樓事俗謂之圖）重瞳子都彭城號西楚霸王）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未洗（趙次公曰太守故稱吾州張謂高祖曾邑人今徐州有張與李故云）重瞳遺跡已墜埃椎有黃樓臨泗水（趙次公曰項羽都彭城有黃樓事俗謂之圖）重瞳子都彭城號西楚霸王）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未洗

儒生酸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趙次公曰曹操擊布下邳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小字阿瞞）儒生酸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趙次公曰曹操擊布下邳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小字阿瞞）

次韻蒼王定國

每得君詩如得書豈心寫妙書不如（趙次公曰劉夢得和白傅千里意書札不如）眼前百種無不有知君一以詩驅除傳聞都下十日雨清泥沒馬街生魚（趙次公曰杜子固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不來（趙次公曰毛杜秋迷二云秋杜子固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由青苔又觀當時車馬之客皆當雨來今雨不來）悠然獨酌臥清虛（堂名○趙次公曰王定國堂名也予由潁為徐記云我雖作郡古云樂子仁送之歐陽修云潁人時從命守制而去今為汝陰歐陽修之守汝陰亦多雨來今雨不來）悠然獨酌臥清虛（堂名○趙次公曰王定國堂名也予由潁為徐記云我雖作郡古云樂子仁送之歐陽修云潁人時從命守制而去今為汝陰歐陽修之守汝陰亦多雨來今雨不來）

次韻蒼王定國

每得君詩如得書豈心寫妙書不如（趙次公曰劉夢得和白傅千里意書札不如）眼前百種無不有知君一以詩驅除傳聞都下十日雨清泥沒馬街生魚（趙次公曰杜子固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不來（趙次公曰毛杜秋迷二云秋杜子固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由青苔又觀當時車馬之客皆當雨來今雨不來）悠然獨酌臥清虛（堂名○趙次公曰王定國堂名也予由潁為徐記云我雖作郡古云樂子仁送之歐陽修云潁人時從命守制而去今為汝陰歐陽修之守汝陰亦多雨來今雨不來）悠然

蒼王龔龔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匠旁龍蟠千柚間山城摩吾繼（趙次公曰山城指徐州也）絳陳詩無人聊死注于今慶絕唱（趙次公曰仙云○洙謂公子以死注者乃以物注者譬以黃金注者譬以喻師以喻陽引年巧一也而有別則外事也凡外事者為物累者也）擊壤追咸濩（趙次公曰堯時有田父擊壤而歌曰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何加於我哉黃帝之樂曰咸池堯之樂曰大濩○公按鄭緝之經云堯時擊壤之人皆言千歲）今君已慶世坐閱霜中鬢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趙次公曰老翁其年矣）閱風安在哉（趙次公曰山海經曰閼風山是謂玄圃）要君相指似

蒼范祖禹

吾州下邑生劉季誰數區區張與李（趙次公曰劉季高祖也李臨淮光弼也○洙謂公子為徐州大守故稱吾州張謂高祖曾邑人今徐州有張與李故云）重瞳遺跡已墜埃椎有黃樓臨泗水（趙次公曰項羽都彭城有黃樓事俗謂之圖）重瞳子都彭城號西楚霸王）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未洗

儒生酸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趙次公曰曹操擊布下邳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小字阿瞞）

次韻蒼王定國

每得君詩如得書豈心寫妙書不如（趙次公曰劉夢得和白傅千里意書札不如）眼前百種無不有知君一以詩驅除傳聞都下十日雨清泥沒馬街生魚（趙次公曰杜子固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不來（趙次公曰毛杜秋迷二云秋杜子固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由青苔又觀當時車馬之客皆當雨來今雨不來）悠然獨酌臥清虛（堂名○趙次公曰王定國堂名也予由潁為徐記云我雖作郡古云樂子仁送之歐陽修云潁人時從命守制而去今為汝陰歐陽修之守汝陰亦多雨來今雨不來）悠然

蒼王龔龔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汴泗遶吾城城堅如削鐵次公今社詩大城堅不如 中有李臨淮
疑令肝膽裂 魏李光弼領軍最嚴閫外皆稱制其代郭子儀於河陽士卒旗
幟精明○予七歲觀之時年十餘歲 一號令之乃其精明○予七歲觀之時年十餘歲
新舊之變也 諸生猶自畏何況三軍列 諸生猶不敢犯令三軍列
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效而
臨敵交心破膽裂蓋謂推官徐州 古來彭城守未省
怕惡客 魏八公孫弘以布被人必有仁元
結謂不飲者為惡客 惡客云
是誰樣符相公孫是家豪逸生有種千金一擲頗
黎盆 唐杜甫八哀詩李邕之詩豪逸人必擲飲為惡客
子有千餅酒我有萬株蒲 連車載酒來不飲外酒嫌其村
口菖蒲花須 拄杖蒲頭賜 團團見花不見目醉中插花歸花重壓
折軸 漢八公史記云 拄杖之諱
遠郭不要買山錢 魏嵇康與兄絕于曠于百萬 問客何所須浪愛言我愛山青山自
樂復樂客惡何如主人惡 此外有黃樓樓下
一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飢并洗耳 唐李史記孔子
時人不平之不滿此命也詩衛門
飲洗耳許由事也○師言諸葛云所以療飢并洗耳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耶夜霜風入袂衣曉來病骨更支離 魏孔子支離疏
讓狂以我人誰願坎軻怜君志未移但恨不攜桃
葉女 晉王獻之妾名桃葉 唐杜甫小妹能來新歌之
從末武帝九日幸龍山飲馬
仁隅時習義熙年中者也 尚能來
趙菊花時南臺二謝無人繼只恐君詩勝義熙

次韻答頓起二首

挽袖推腰踏破紳 次八公孝婦詩之或推之 舊聞鵲手上天門

我有方外客顏如瓊之英(次公新娶時方州司馬詩尚之以晚英乎而又劉向列女傳
(劉靈曰天女歌曰美人
於心兮願結岩之葉)十年塵土窟一寸冰雪清揭來從
我遊坦率見眞情(陶淵明
顧我無足戀戀此山水清新詩如彈九(謝靈運南史謝靈運好山水每出遊動
(淵明歸去來辭有若
帶十圍○(謝靈運詩登上戍石鼓山詩臨長八尺腰帶十圍云云)山頭見月出江路聞蟲鳴
(杜詩所謂江路蟲聲急)白酒載烏程(漢書揚雄傳珍玉璋華與調瑤相見言論弥
日歡酒單醪投孔甕(後漢禰衡傳衡乃制為鼓吏當試鼓衡擢槌為漁陽摻撾
(淵明歸去來辭有酒盈樽)莫作孺子歌滄浪濯吾纓(見孟
言沈約新史稱衡容貌甚美好音聲也
子)吾詩自堪唱招子棹歌聲(李白詩滄浪吾
所歌聲
(淵明歸去來辭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

張安道見示近詩

人物一襄謝微言難重尋(太史公曰仲尼沒而微言絕)怒勤永嘉
末復聞正始音(晉書衛瓘傳瓘與阮籍裴秀王戎善籍嘯聞數百步外
日王戎數與籍遊竟不一言瓘弥善之嘗謂戎曰與籍言論使人情志消
散不覺自鄙此正始之音也)清談玉麈飛(太公詩麈尾毛長而潔可以為拂
(晉書王衍手不釋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晉元帝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衛玠
之音○次公詩第二云此言眞知言哉)舞腰似雪(白樂天詩小蠻腰
(淵明歸去來辭攜幼入室有酒盈樽)金釵落(次公詩南陌東城走馬還金釵
(淵明歸去來辭引壺觴以自酌)九日清樽豈復持(杜詩所謂藍田崔九
堂前花蕊重九日藍田崔氏莊)了(晉書陳咸傳楊興與咸書曰天下大器非可攜了而相觀每事
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官事無窮何日
(李白詩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千戈萬樂擁旄難(晉史謝安嘗與孫興公等泛海風起浪湧孫興公等懼安
(晉書謝安傳安雖有重名而不以事務嬰心)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淵明歸去來辭悟已往之不諫)

次韻王鞏獨眠

(莊子身其
形槁木心若死灰)居士身心如槁木(次公詩槁木心若死灰)放館孤眠體生粟
(次公詩通飛蓬髮生粟)誰能相思豚白玉(白玉豚畫豚出相
思淚)服藥千朝償一宿(太平廣記記相曰服
藥千朝不如獨臥一宵)天寒日短

銀燈續任華天
人吹斷參差竹
風吟白雪曲
看漢水鴨頭綠

次韻王鞏留別

去國已八年故人今有誰當時交游內未數蔡克
兒嘗著史王安石薦司馬光韓琦富弼入曰吾
輩公共游洛中何魯開有孝克兒邪克家父也 豈無知
我者好爵半已糜 爭為東閣吏宦曲
委塵埃見之宜痛哭相要佐明主補袞告調羹曰在田野無
事且飽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秦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
復言不願北山移 山北山
北山文 公子表獨立與世頗異馳不辭千里遠成此
一段奇 發燒張帖云一段奇事

寄王敭宅左有賣餅者妻閻氏甚美敭之
鄰愛而善事姑每閨門之內姑慈婦孝閭里稱之敭不對王召謝師厚使
見之其妻主治餅如常閨門之內姑慈婦孝閭里稱之敭不對王召謝師厚使
決遣謝王乃歸之 無人伴客寢惟有支林鶴 支林晉高士
支道林養鶴 ○楊慎大全詩春 閒鶴舞支林 陳年老人死猶有
○楊慎大全詩春 閒鶴舞支林 龜向生 君歸與何人文字相
娛嬉 李白贈孟浩然詩 吾愛孟夫子自愛風日好 持此謝張子一笑當脫顏

次韻參寥師尊大盧三絕句時秦君舉
進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遺墟意欲僊 漢司馬相如說
秦始天地之間意 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
定中觀先生此詩和參寥師故用宣上人及支郎故舉支
乃漢支謙其眼上人也 ○子七申包胥曰夫定亦能勝人
一尾追風抹萬蹄 次公馬名追風其詩
踏雪曹霸畫三駿名曰玄圃閱馬圖 ○杜甫觀薛王諸郎擇婿詩云盛事
踏于西王母騎于翳池之上 ○次公神仙傳曰一日玄圃一日
一日華蓋一日天庭 回看世上無伯樂却道驪車勝月
題 伯樂教國家汗明曰秦穆公時駿馬出
伯樂之下車策而馳之 ○次公莊子馬蹄篇加之以衡扼
上當顱顏似月著也云云 筆

得失秋毫又已冥不須閒此泉渟嶽何妨伴參
寥子無數新詩咳唾成（風生珠玉句）

次韻王庭老退居見寄二首

浪藥浮花不辨春（劉孔子云出處進退之義惟我與爾有是夫後知松柏之後彫）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鏡裏人（風生珠玉句）歸來方識歲寒
勾身北牖已安窮（王莽傳曰更名北門為壹郡西門為保平帝紀曰元始四年天下共為一室戶不閉）西風遠避令獨（莊周云夏月虫不可以語冰曲士不可以語道）高則此謂之下
庾公塵（能平蘇峻之亂）更試問今誰裹蒻巾（晉書謝鯤傳曰鯤少有重名時人謂之三語掾）
撥短髮東南望武與人（武與縣名屬吳興）接果移花看補緝（鄭玄禮記注曰補謂補其破缺）
客解耕樂（周易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時得見織織玉右手持杯左捧頤（莊子曰仲尼之云倚於槁梧而吟隱几而臥）何
閒談未易欺（陸機不知老將至）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樂字韻詩四首今
且永次韻見寄復和答之

黃鸝真武獲一人半（國語曰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玄纁束帛迎晉師）釀酒閉門開社罷免牋牛留
符堅破荊州止獲一人半（晉書苻堅載記曰堅既敗於淮肥堅單騎而走為流矢所中）中郎老不遇但
喜識元歎（陸機贈顧交趾太守詩曰元歎在南土）

今我獨何幸丈字獻奇玩又得天下才相從百
憂散（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陰求我輩人規作林泉伴

枝上稀踈地上稠（次公古詩此上兩句枝上稀踈地上多。）忍看紅綷落墻頭（綷是次公詩此句見者以為紅綷）風流別乘多才思（綷別號為太守之戲謂之別乘）歸趁西園秉燭遊（次公西園又次公詩乘燭夜行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田國博見示石岩詩有鑄劒斬佞臣之句次韻答之

楚山鐵炭皆奇物知君欲斫佞臣頭（次公無罪子貢以忠諫吳王太宰嚭譖之吳王殺之。）識人（次公子貢以忠諫吳王太宰嚭譖之吳王殺之。）乃是子貢儔不識人間用國憂（次公無罪子貢以忠諫吳王太宰嚭譖之吳王殺之。）眞千里駃騠一寸鐵地上空愁蠭蠆臣（次公無罪子貢以忠諫吳王太宰嚭譖之吳王殺之。）楚國何曾斬無極（無極楚平王臣費無極譖殺伍奢父子昭王太子建奔伍奢父子與郤不識人之師）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詆敬宗（玉川子盧仝自號玉川子作月蝕詩云陰精似被羿彎射）

次韻曹九章見贈

遼瘦知非我所師流年已似手中蓍（蓍草子貢相五十年行年六十而六十九非也手中蓍謂筮之所謂筮十九也）正平獨肯從文舉（文舉小兒孔融楊脩皆師子禮禰不足數）中散何曾斬孝尼（嵇康曰越與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此曲吾每靳固之嵇康臨終不傳之今絕矣）青貝勿賤牛眞欲老（見山有五色生）得錢沽酒更無疑（杜詩云得錢即打酒）豚巽日爲同社（被髮入維斯人維斯春秋）應有千箱唱和詩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次公家貧詩云無可載）微雨（次公家貧詩云微雨）山蓑曲蘖花不謝（次公家貧詩云山蓑曲蘖花不謝）汝陽眞天人（汝陽王璡明皇弟每對賓客恣飲見鞠鼓輒舞之帝之子璡也老杜八哀詩云汝陽讓帝子宵宇）能上曰花奴（花奴善打曲上自搊觱篥羯鼓橫笛之屬皆第一）貴重來世故老杜有眞天人之語）山蓑曲蘖花不謝（次公家貧詩云山蓑曲蘖花不謝）汝陽眞天人（汝陽王璡明皇弟每對賓客恣飲見鞠鼓輒舞之帝之子璡也老杜八哀詩云汝陽讓帝子宵宇）能上曰花奴（花奴善打曲上自搊觱篥羯鼓橫笛之屬皆第一）貴重來世故老杜有眞天人之語）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汝陽眞天人（汝陽王璡明皇弟每對賓客恣飲見鞠鼓輒舞之帝之子璡也老杜八哀詩云汝陽讓帝子宵宇）能上曰花奴（花奴善打曲上自搊觱篥羯鼓橫笛之屬皆第一）貴重來世故老杜有眞天人之語）

作詩二十四韻貝戲依韻亦以戲公擇云

汝陽眞天人（汝陽王璡明皇弟每對賓客恣飲見鞠鼓輒舞之帝之子璡也老杜八哀詩云汝陽讓帝子宵宇）能上曰花奴（花奴善打曲上自搊觱篥羯鼓橫笛之屬皆第一）貴重來世故老杜有眞天人之語）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

詩憶與僕去歲會于彭門折花飲酒故事

作詩二十四韻貝戲依韻亦以戲公擇云

汝陽眞天人（汝陽王璡明皇弟每對賓客恣飲見鞠鼓輒舞之帝之子璡也老杜八哀詩云汝陽讓帝子宵宇）能上曰花奴（花奴善打曲上自搊觱篥羯鼓橫笛之屬皆第一）貴重來世故老杜有眞天人之語）

次韻子瞻病中書懷

次韻子瞻病中書懷

次韻子瞻病中書懷

時謫僊人逸韻謝封畛（續日謫仙人謂李白也賀知章見之曰子謫仙人也）詩成天一笑（晉王右軍見之曰子謫仙人也詩每擊節天一笑復何如）三章故也萬象解寒蹇（淵明小雅取瑣瑣姻亞則無極一世名春光好顯桃杏皆妖冶帝安曰不樊我天公可乎○按天公借此意以言李白詩章可動造化亦猶汝南王打賜鼓之類矣）徐波尚流滟（楚辭之類）復見前輩風流盡（吳人會稽賀知章號秘監）逈來誰相牽（特為最後挽此）引我老心已灰空頹豸（帝幸縣知色竟空（佛書云色即是空）那復嗜鳥吻（鳥勿即烏也對泰云）天遊照六鑿（莊子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渾沌）虛室掃充豚（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寢夫免采色（莊子大宗師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不憂）龍亦飽豚蝦（神龍變化或潛於淵）積水得及壑（莊子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蓄艾須三年（孟子）看君擲黃紬（高卧放早衙（謝安石）故人猶故目（家人句劇秦語）疑我此心在（莊子）避防貴擲（楊雄）應廣已斃蛇（楚昭王）折尾時一泰（楚公）燃（燃杜詩義鶻行之言）蛇曰（孔子）尾能一掉（王敦字處仲）不學處仲忍（處仲妻）散花從滿城（不容光明）不容天女問（兒坐）久聞孟光賢（梁鴻妻）不學處仲忍（處仲妻）不怕飛蚊如立（孔子）是公一對子（孟子）盍聽（王子）吳興連月雨（指居吳興）和孫同年十（公孫）山龍洞（梅福）晴（晴）

金魏生魚蛙（陳范州云執中生魚陸采魚蛙）往問下山龍（葛不安歷家梯山上巇（史公會稽山水多奇秀）絕所（謝靈運）攀巖（陰鏗）垂蘚（陸采）花交流百（百丈）道泉赴壑走群蛇（不知落何（費）綠車我來叩石戶（陸采）飛鼠翻白（魏文帝）鵬（元微之也）過來誰（誰）寄語洞中龍（雖未（莊子）師少（列子）節（晉師亦（列子）何（何）鵬（陸采）得一（雨（雨）

今便路青州麴薄酒知君笑辱郵（次公出說相從有竹馬道旁拜迎）政拙年年祈水旱（子心勞拙料政拙民勞）亂慙避朝謁河吞巨野那容槩（漢溝洫志今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發卒塞之）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與曰仕猶未也）扶顛未可責由求（公冶長孔子曰由也非仕道與曰仕猶未也）但得低頭拜東野（屋轉會稽記孔子之侍卒）不辭中路伺淵明（陶潛傳元嘉初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猶懷綠耒脫風濤（且傍洲罔罔可怜眞喪狗）漫說青州麴薄酒知君笑辱郵（次公出說相從有竹馬道旁拜迎）政拙年年祈水旱（子心勞拙料政拙民勞）亂慙避朝謁河吞巨野那容槩（漢溝洫志今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發卒塞之）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與曰仕猶未也）扶顛未可責由求（公冶長孔子曰由也非仕道與曰仕猶未也）但得低頭拜東野（屋轉會稽記孔子之侍卒）不辭中路伺淵明（陶潛傳元嘉初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猶懷綠耒脫風濤（且傍洲罔罔可怜眞喪狗）

次韻答孫倅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驂鸞賦遠遊（屈原離騷云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但得低頭拜東野（屋轉會稽記孔子之侍卒）不辭中路伺淵明（陶潛傳元嘉初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舴艋舟若呂雲入安在（屈原離騷云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卜築江湖落英（離騷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但得低頭拜東野（屋轉會稽記孔子之侍卒）不辭中路伺淵明（陶潛傳元嘉初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舴艋舟若呂雲入安在（屈原離騷云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卜築江

與君蓋亦不須頒（續孔子閒程子相與論頒如新婚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重寄

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浣君蔣詡能來阮籍（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博覽羣籍尤好莊老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大悅乃見青眼）青眼元非白眼（見上）近憶張翰（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思鱸（晉書張翰傳翰在洛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而歸）好共陳（漢書陳平傳平家貧好讀書）遵（後漢書王霸傳霸字君游遵父業）老劉（後漢書劉寬傳寬字文饒）來（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五年春正月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慶（後漢書慶鴻傳鴻字孝公）尚里頭憶昔湖山甚（後漢書逸民傳論云嚴光耕於富春山嚴陵瀨）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陶潛傳潛嘗言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駭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後漢書馬援傳援在交阯與兄子嚴敦書誡之曰效伯高不得成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三人俱作月中遊（莊子曰夫子步於山木上而以波歷寸蒼梧之野）已許秋風歸過我（後漢書逸民傳論云嚴光耕於富春山嚴陵瀨）豫憂詩筆老難酬（後漢書文苑傳論云詩賦欲麗）此生歲月行

次韻樂著作野步

老來幾不辨西東（後漢書逸民傳論云嚴光耕於富春山嚴陵瀨）秋後霜林見落紅（阮公詠懷詩云朝露待日晞阿閣有餘暉）耳重聞蟻（後漢書逸民傳論云嚴光耕於富春山嚴陵瀨）眼量見花（後漢書逸民傳論云嚴光耕於富春山嚴陵瀨）真是病（後漢書逸民傳論云嚴光耕於富春山嚴陵瀨）應為有魚留（後漢書逸民傳論云嚴光耕於富春山嚴陵瀨）

定非聰（晉書載仲堪傳父業宜耳聽鼓聲則憂動謂之作聞也）酒醒不覺春強半
睡起賞鶯日過中植杖偶逢為泰客（學論語子路從孔子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指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
披衣閑詠舞雩風（次公每詠曾點言志風乎舞雩詠而歸）仰看落葉收
松粉俯見新苔摘杞甘（杞甘黃州對岸武昌縣有採杞菴）
不到武昌官（黃州對岸武昌縣有採杞菴）麋鹿古郡詩無數（麋鹿古郡謂黃州）
閉籠易粗通解組歸來成二老（老杜與黃工人詩與子成二老來住亦風流）風流它日與君同

次韻答子由

平生弱弟寄衡湘（次公謫衡州）知子（柳子厚詩酬柳上書賀又文公不在後舉弟判）此去歸飛識所從好語似珠穿一一妄心如
膜浪（楞嚴經如有人以手按汝兩目則見空門無味長）重重山僧有味窗知子（柳子厚詩酬柳上書賀又文公謫衡州起予之辭及柳子厚亡後文公為之銘）瀧吏無言只笑儂（李白詩世路風波惡瀧吏何須問所從）
（衡州尚屬荊州時到士風頗好何以瀧吏卑李白詩往問瀧頭吏瀧吏坐我語何以瀧吏卑李白詩瀧吏不知姓名住衡南石鼓書院與之語竟日不覺去）

次韻子由病酒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喘疲坐臥（次公詩子厚亡後文公為之銘有云子厚少年時肺喘疲坐臥）
過盡陽作浮漚客冷仍下墮（次公詩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妻孥恐悵望牖炙不設坐（次公退之云妻兒恐我生）
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苗補肺斂腹輒（次公詩餓腸雷鳴夜半發）
破三起恣啖超（次公詩山人謂楚老盡日能伐三起之俗乎○柳子厚詩中中尸飽食在人腹中下尸飢渴在人足中城如小兒有頭毛人既死髮猶在人頭）二堅肯通播（次公詩二堅交侵攻我腹）
陳（晉公羊傳公疾求醫晉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田可治生（次公詩有云尺宅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綆（方田羅上腹為田也）
五噫已出東洛（見和郭同年詩注三復願比南容（論語南容三復白圭）
探懷得真蠹棄不待君臣佐（論本草蠹魚有若臣先使毒方）
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見老子圖解曰嗽者微為雹雹泉為玉蘇東坡為華池歌為律詩）

峰爲甘露歟以晩之故百時化養萬神支郎毛髮堅
固長壽○次公此吟雖注所引雖不開陸詩句中字而
其意則是 簡增閑三話 次公自注云詩話錄出處未詳又云李子高
於陳仲子二頃秋熟收穫貯滿囷廩又云李子高自有閑貧見 隱隱
如轉磨自旋失故疾陽唱陰飢和神仙多歷試中
路或坎坷平生不盡器 次公何獨渴飢云飯不盡器 痛飲知無奈
次公杜詩看盡老伴餘幾箇殘年一斗粟
時自吾師 舊人眼看盡老伴餘幾箇殘年一斗粟
待子同春簸 簸揚米去糠 布米尚可舊一斗粟尚可舊二人不相容
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員源結梨棗 次公善音千卧切
夫文梨火棗者是也漢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民歌曰一尺
也云く○一次公又云其後有云非也 注曰新制也史記
范睢之辱須賈貴坐之辱須賈云非也 耕耘當待穫願子勤自課
且其前今所耕徒矢而馬食之 世味等糠粞 次公音千卧切
相將賊遠遊 次公世俗之人 此二語注解出未玉
杭州故人信至喜安
旅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 子仁先生昔東歸書云秋於錢
塘江上見人有阿固者自吳中來云見
念欵亦一出歟事出第四五卷至西湖上此
路場來 所謂前緣者此歟 即戶得吳鉤輕圓白雕蒐脆醸紅螺蚌更肝
聞好語 次公解服字即服字正對云佩
西庵奈勸我洗江聾故人情義稟詭我必西向一
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 程風松曰云笠虫曰恙古者人冬
則不曉此一語且然 問曰無恙乎○子仁先生昔東歸書云秋於錢
塘江上見人有阿固者自吳中來云見
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 仁張杭州橋名 姜堯章詞注
云錢塘野江張橋去縣八里
末怕供詩債 次公先生第四編云實州在何處南子上稱霞
君歌陽朔山 次公先生寓居州東今云陽朔山則桂州有
笑我

一聞茆婦姑紛六轂牽 編茆屋子家細空虛則姑姑動
欲結千年實先催二月花故教窮到骨 子仁杜詩記曾更貶成馬涘盟巾要使壽無涯久已逃天網 杜詩來貧剝
須服月華 程氏遺書黃生劉服旧聞月華使名。子仁按今東坡題有楊花詩又宋朝閨仕大
夫家婦女多取楊花為名中之一絶時 默坐無餘
鄰里有異趣何妨傾蓋新 姚者閒善交故 殊方君莫
厭數面自成親 次公閩劉明白晤曾龍無軍詩序趙又云江西風俗祝禱過此者甲
事回光照此身他年玉堦下玉立看垂紳 郭璞遊仙詩
平生我亦輕餘子 屈子九辯 曉歲人
誰念此翁巧語屢曾遭 李白詩 憂支 論語
晚歲人

無載之一車及幸人有滿之者 左傳
以為前所載車甚多故貧云云 子仁杜詩 子還可責同元亮 次公陶潛一
年名雍子伐 晉書列傳卷十二 大夫妻懷仕與司馬朗言既中叔儀
晨起曰有奏雞鳴聲所以樂催平曰無有山鵲驚欲使起耳 次公
獨注奏聲鳴聲所以樂催平曰無有山鵲驚欲使起耳 次公
軍中不敢正言故譬語少所謂 左傳
子曰慶字出曹書訓詁多所謂 左傳
與閻至盧州使說之 陳敬叔說之
木半井乞盡一枚而城中 左傳
標榜其實者遂負云云 子仁杜詩 妻辭卿復記喜鵲 晉子仁傳
詩 妻都差賢勝敬通 次公馬新字敬通 晉書列傳卷十二
敬通三同不遇一同世稱直 晉書列傳卷十二
妻自操井臼子亦解事陵等道 次公杜詩 賦不因遷謫始囊空
君家玉雪胸貫銅青 次公陶潛一青銅器上綠也是 詩
以銅器上綠色之名。愚按杜詩春雪無青銅器又本草圖
忽獨愛子雪色與玉同其中三四 次公杜詩二同世稱
我貌而白雪成為親也 勤把松黃記宮樣 高駢春閨詩

藏班 莫教紋管作鸞聲 雅文版郎中雅 拙巢遊怜夜語清 晉列傳卷十二新語法
二新語法 時故故事子干開居命客之飯二不陪子干問客何所食
俱反故矣當時嚴物力馳驟 次公事事知終編 荒田野
草千頭梅兒柚百株 次公事事知終編 風雪浪山傾 易自江南
梅花故教窮到骨 子仁杜詩來貧剝 次公陳四雪中賞梅
臘酒詩催驍寒梅雪問新 杜陵休歎老 子仁杜甫到錦江草堂詩 幸
曲已先春 次公韓詩外傳卷人歸時從東來春故早 獨秀驚凡目 子仁杜
東鄰家早梅詩云秀春故早 遺英卧遠民
落春花堂上人 列女傳云花都驚凡目 高歌對
高歌以悔之 列女傳 孟氏有古樂府也 次公陶此詩與又云
和乃歌事調表安得中高此 三白次公三白以言雪形人語曰要
白三白兩冠于和命之年八歲見三白言三次日見 晉列傳卷十二
晉者三而已 逢萌亡命之年八歲見一降名一不拜取
生安樂新其地 次公陶潛居風其里曰人
公孫閉門謝客人之避 次公陶潛 和子由題孔平仲草庵次韻
逢人欲免妄心法 見寄詩 到處先為問道庵 孟子
不須從若士 次公淮南子若士教自物訓 尋元真樂有
曰吾比夫子猶朝菌之與蟪蛄之與 次公淮南子 蓋公當自過曹參 蓋公善治黃老言
自定推此觀具言之 次公淮南子 經三火 次公淮南子鍾山之玉
缺溫其如馬時良玉不如鐵質 次公淮南子 笑我枯桑困八蛛
忽獨愛子雪色良玉同其中三四 次公陶潛 我貌而白雪成為親也 勤把松黃記宮樣 高駢春閨詩

日日南蛮八
熟而數而傳猶喜大江同一味故應千里共清甘

次韻蒼元素余舊有贈元素云天涯同是
傷流落元素以爲今日之先兆且悲當時
六客之存亡六客蓋張子野劉孝叔陳令
舉李公擇元素與余也

不愁春盡絮隨風 但喜舟移柳帶煙
入頰紅流落天涯先有識 摩挲金狄會當同
摩挲金狄會當同 了了方知不落空
將地獄等天宮 莫把存亡悲六客已
逢逢未必都非夢 劃如大華當我前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詩見贈五首

美君蔵集古人詩 拘呼古人如使兒
天邊鴻鵠不易得 便令得對隨家雞
問君又假何時歸 世人共鄭何必非
紫駝之峯人莫識 千家墀

游梁悲秋可怜好事劉與侯
明月自滿 高明亭
雜以雞豚真可惜 今君坐致五侯鯖

侯不相能者容不相往來書雖數而傳猶喜大江同一味故應千里共清甘
數心競致奇雖謂乃合以爲勝世稱五侯鯖以爲美味
次韻蒼元素余舊有贈元素云天涯同是
傷流落元素以爲今日之先兆且悲當時
六客之存亡六客蓋張子野劉孝叔陳令
舉李公擇元素與余也
不愁春盡絮隨風 但喜舟移柳帶煙
入頰紅流落天涯先有識 摩挲金狄會當同
摩挲金狄會當同 了了方知不落空
將地獄等天宮 莫把存亡悲六客已
逢逢未必都非夢 劃如大華當我前
燼鐘孝叔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今君喪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 名章俊語紛交衝
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如嘿誦千過肯左抽右取談笑足
游梁悲秋可怜好事劉與侯
明月自滿 高明亭
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何當一醉百
世人共鄭何必非 盛旁拾得半
段槍 何必開
燼鐘孝叔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今君喪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

酬答下

詩一百四十三首

次韻道潛留別 （次公曰先生與道潛同遊杭山）

為聞廬岳多真隱故就高人斷宿緣 （詩題云異同）

喜禪心無別語尚嫌剃髮有詩證 （次公曰此言道潛作詩證異同）

更莫疑三語（補注曰此謂阮籍曰聖人貴名教莊老明自然其間人周旋實終日言同異晴曰指無同我公嘗良久即命辭之時人謂之三語）物我終當付八還 （摩訶般若經云一切所有不出地水火風空識八種見補注曰佛性書曰萬物一體物我不分故謂之八還）到後與君開北戶舉頭三十六青山 （次公曰三十六峯以言高山）

次韻葉致遠見贈

欲求五畝寄樵蘇 （次公曰太沖詩朝採下蘇杜而无已注樵也）到處留題似贈胡 （應劭漢馬援征五溪水疾船不得前胡到處輒留題以自娛樂）信命不須歌去世 （重出安道通彼樂土）達人未免數枯朱 （辨論語曰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

辦裁雲牋

餘杭門外葉飛卷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上路（次公自平山在杭州仁和縣）五年春夢澤南州（即吳興也）秦淮在江東有故舊此句故用之）避迎秦淮為子留（次公秦淮在江東有故舊此句故用之）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奇賞中遊

次韻段縫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縫季子蘇秦也秦相印乎東周負郭田二頃嘗以喻六國相印乎）須知力穡是家傳（次公自言）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頃屋百畦）大勝取米三百斛（縫拙詩不換米三百斛）若得與君連北巷（縫北巷在江東有故舊）終老西川短衣匹馬非吾事（縫拙詩下筆如有神）只擬閑門不問天（次公拙詩自謂其生林間天莊徒孝有餘閑天）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蔡少游

二公詩格老彌新（次公自言）酔後狂吟許野人（滕元發許仲途蔡少游也）看青草春澤外（滕元發許仲途蔡少游也）九百里又烏有先生之言春日如此乎海外春色無窮者八九淡煙疎柳之毛道（沔行唐縣）漢嶺（廬山在南康軍之水可鑑）兩邦雄縣光相照（滕元發許仲途皆兵部郎中）十畝勤犁手自親（次公兩以書招之為辭）何似秦郎效天下（滕元發許仲途蔡少游皆秦人）明年獻（孝子事言結效天下）頌請東巡（滕元發許仲途蔡少游皆秦人）

次韻蔣穎叔（章惇）

月明鸞鶴未安枝（蔣穎叔武昌西山有詩云月明鸞鶴西山寺）一棹飄然（次公長橋泗州之橋又書于建詩飛蓋相追蔣穎叔武昌西山有詩云月明鸞鶴西山寺）

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師白居易詩秋江上浪無限）扰中春夢不多時（次公歌陽不敢詞語云春夢不多時）前語畧書溪山指後期（溪山指北郭詩平生勝足處即吳興也）避迎秦淮為子留（次公秦淮在江東有故舊此句故用之）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奇賞中遊

和王存二首（存平甫子）

異時長笛謫仙人（李白嘗謫夜郎）舌有風雷筆有神（縫拙詩下筆如有神）閒道騎鯨遊汗漫（李白騎鯨遊汗漫）氣吞餘子無全目（次公拙詩自謂其生林間天）到諸郎尚絕倫（次公謂寫真與明羽言曰到諸郎尚絕倫）

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次公自言）嫋嫋春風送渡關（次公自言）遲留歲暮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滕元發許仲途皆兵部郎中）梅宮柳何時動（縫老杜西郊詩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月明鸞鶴未安枝（蔣穎叔武昌西山有詩云月明鸞鶴西山寺）

憶留都題蘇話別悲辛（滕元發自書云江陵別子華山驛次九坂之上）白髮故交空（滕元發許仲途蔡少游）詩（次公拙詩自謂其生林間天）

次韻蔣穎叔（章惇）

飛蓋長橋待子開（次公長橋泗州之橋又書于建詩飛蓋相追蔣穎叔武昌西山有詩云月明鸞鶴西山寺）

次韻張巡（亮卿字德公初名平一）

新洛霜餘兩岸隆（洛水易之洛水異書白書王洛事不北洛水洛之洛洛水洛之洛洛水洛之洛

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和者数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国中属和者数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国中属和者数十人而已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過数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坐雖搏前呼不應攻公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野人先生曾為江州司馬寛心時復喚殽凡攻公言白樂天也白号酔吟先生曾為江州司馬少年如共吟張丈与殽凡

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攻公言孟郊東野貞元中同時云低頭拜東野者為其才名出己下也

詩思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攻公言孟郊詩思清苦元和中刻燭為限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尚有此砂奈老何續谷只應花自落攻公近海有洛日亭兒曰出也

我已横江鑿舟楫攻公近海有洛日亭兒曰出也人不我知斯我貴攻公用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次韻谷貫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攻公南司州者黄州也唐武徳三年於黄州置也飢寒疾病為子憂東来六月井無水仰看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艫攻公謫居黄州在蒜山朱雀橋邊看道裝攻公謫居黄州朱雀橋在江寧府

次韻許遵

擊鮮無火溷諸郎攻公謫居黄州擊鮮魚也前年相送君方傍海看初日

次韻谷貫老

今日陳蔡誰從丘攻公以孔子自比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水澄牽挽真欲來瓜州古渡水西流攻公以瓜州則今揚州之瓜步也自言嗜酒得風痺故鄉不敢居温柔攻公謂温柔為酒也

次韻許遵

出水電時低九天養鸞翼攻公謂許遵公一生江海三閭小池閣故人改觀魚為君置酒飲且哦草間秋蟲亦能歌可怜老驥真老矣無心更秣天山禾攻公以天山在伊州伊吾縣蒜山屬之亦為驥云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艫攻公謫居黄州在蒜山朱雀橋邊看道裝攻公謫居黄州朱雀橋在江寧府

次韻許遵

擊鮮無火溷諸郎攻公謫居黄州擊鮮魚也前年相送君方傍海看初日

次韻谷貫老

今日陳蔡誰從丘攻公以孔子自比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夜航爭渡泥

水澄牽挽真欲來瓜州古渡水西流攻公以瓜州則今揚州之瓜步也自言嗜酒得風痺故鄉不敢居温柔攻公謂温柔為酒也

次韻谷貫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攻公南司州者黄州也唐武徳三年於黄州置也飢寒疾病為子憂東来六月井無水仰看

之日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須點竹
陶穉恒恐兒輩未見損其權柴之
諸言夏月盛開高明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次韻孫莘老斗野草寄子由在郡伯堅

郎伯堅在揚州廢園種蔬有語向借大
被安得及至新城秋則所謂新城
豈乃廢園耶

落帆謝公渚至晉書謝安隱居東山與孫興公輩浮海出
諸下耳不敢近思臨湘 曰朋東西平地 孤亭得小憩宴景念餘清千七處詩書雖已
拄南墻老僧如風昔一安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疑前生魏志倉慈傳慈少孤養外祖母
顧德此邪因依以為名先生門人也 坐待斗與牛錯落林金藤情
吾生七往來淡老海上城逢人輒自

晒得魚不忍烹炒閒續溪老復作東都行

生既自棄於世故子由亦自置於未至淮堰得請歸帝喜又起知登州召入京亦寓由召伯堰
至東都於萬末及之 小詩如秋菊艷艷明過此
感我言長發論發春柴 服澤生深
拈木發葉

次韻送徐大正

別時酒醒照燈花 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淳似斗 中有物大如斗直騎王渡江江
舟舟人取之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為淳實著也異時小兒誤曰楚王渡江得此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今年並海棗如瓜 墨漢書西域傳大如瓜其味如棗多情明月遊
君共無價青山為我除 公月滅酬千里今共明月又李白詩今翁與君青山為我留君不見東山

仙風入骨已凌雲 陪柴大夫閬州司馬相
地之間惹 秋水爲文不受塵 柴大夫公武材詩秋水爲文也 一惡固應
殘地類 柴大夫公武材詩秋水爲文也 一惡固應 柴大夫公武材詩秋水爲文也 一惡固應
天紳 次公禹貢錐指曰紳垂也天紳垂帶也 孟郊詩高懸天紳下 莫向百花潭上去 次公自號
醉翁不見衰雜春 醉翁陽修自號 買牛但肯耕三尺 買牛見山村五
湖四海我知庵 庵長沮曰是知津者天下皆是也 每憶先生植杖芸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去上書還北闕 上書還北闕 柴大夫公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相從
抱關 抱關擊柝 孟子 與其進於前也 朝來拄笏望西山 老
杯酒形骸外 柴大夫公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笑談平生

南選欲舉力田科 力田善農之名 三徑初成樂事多
次公將朝為三輔以特來仲微仲卿兩司馬相 次公西湖為三輔以特來仲微仲卿兩司馬相
繼明日仲微仲卿歌以為三輔之榮次公也 一惡固應 繼明日仲微仲卿歌以為三輔之榮次公也 一惡固應
杜詩秋水文章不染塵 杜詩秋水文章不染塵 又云但使殘年飽吃飯 有如疲馬畏陵坡 美君同甲心
西湖世先生與周司馬都官小飲東門候對王 西湖世先生與周司馬都官小飲東門候對王
歸相舊游之地 次公詩 淡煙疎雨暗漁蓑 次公仲淹父詩 買牛但肯耕三尺 買牛見山村五
方壯笑我無聊鬢已皤 何日西湖尋舊買 次公自號 何勞挽六鈞 挽弓六鈞
青杉別後尚頻趾 趾足也 次公詩 十載江湖困
抱關擊柝 孟子 與其進於前也 朝來拄笏望西山
去上書還北闕 上書還北闕 柴大夫公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相從
杯酒形骸外 內而責我於形骸之外不亦疏乎 笑談平生

醉裏多閒喜會意 會意伯始天下 老入明光路舊班 一班 種放傳 衆南奇子
問伯始天下 中興有胡公 白頭容我占清閑 十一 不但終而嘯二陪
次韻錢穆父 錢勰 次韻王震 震起卿字
次韻周邠 周開祖公序 公序作祖也 ○子仁 潤章中

集091-595

酒瑞數百斛加四時美味實而頭右手持螯左手持蟹蓋指浮酒船中便足一生矣賣却老驪爲酒

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四句燒香偈子（或公金剛經偈第七四句偈經屬觀音經屬圓通）

聞思所及（或公參禪經觀音經聞思修入三摩地）且令鼻觀先參（或公佛有觀想）

伏觀黃魯直白新詩香之妙意非聞思所及入三摩地觀音之圓通

萬卷明牕小字眼花只有爛蹉一炷煙消火冷半

生年老心閒

再和二首

來詩言欲酒（或公休休亭記言歐公晚年喜飲酒）

置酒未逢休沐便同越北燕南（或公休休亭記言歐公晚年喜飲酒）

不然則越之北而燕之南也越在南而居燕之北燕在北而居越之南也言其相背也）且復歌呼相和

隔墻知是曹參（或漢曹參與陳相令後園近東舍日飲歌聲甚美參使人謂之曰趣治酒具吾將入樂飲更醉歌呼乃反取酒張坐於大歌呼

之詩隔墻聞歌呼相和○平仄避之）

冊書已自前世（寧王雅詩以冊書前世歸之）

王羲之觀門生鬻筆（或公試筆詩引此）

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晉衛

時號靖節先生善五字詩（數行誰似高閑（唐懷

次韻曾子開從駕

街槐綠闇雨初勻瑞霧香風滿後塵清朝幸向觀

辭辭（或公試詩清穎北文上也其詩名

而前漢書有云大會之粟陳（相因）雍容已厭大官羹

豐年喜復接陳陳（陳豐年

輦路歸來聞好語（寧子奉命

街槐綠闇雨初勻瑞霧香風滿後塵清朝幸向觀

豐年喜復接陳陳（陳豐年

輦路歸來聞好語（寧子奉命

類高辛（或公寫辛帝讚寧乃堯之父也堯以言未哲宗而高辛以

言宇神宗用堯舜孔子世家載孔子立於衛之東門衛人調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

分借此以言宋哲宗之類宋神宗也

入仗堪驚愧草萊一聲清蹕九門開暉暉日傍金

輿轉（或公試詩許門靜悄悄金輿以言天子乘輿而宇則易有周圍于金輿）習習風從玉宇

來（或公試詩玉宇來清風）流落生還真一芥周章危立近

三槐（學士班近執政○事出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議

事右九棘公侯伯子男議事面三槐三公位焉○堯

中庸詞曰即

鄉書周章道傍儻有山中舊問我收身早晚回

再和

眼花錯莫鬢霜勻（或公勸酒行路難云今日見

騶只自塵奉引拾遺叨侍從（或公試詩拾遺曹參數行書

騶性與永水中居奉引出

思歸少傅羨朱陳（疏廣白樂天以

太子少傅致

此有詩云遠水遙山綠樹新迎公今五十春巡行路難云今日見生苦而此長羨朱陳民安其土熙熙行役之勞故多壽考）喪年壯觀空驚

目峻頷清詩苦鬪新最後數篇君莫厭擬陵椒桂

有餘辛（或公試詩言辛苦其辭也○子仁詩話云先生在北庭和辛字韻詩

詩答東而注返不已先生亦之曰辛苦其辭也）

憶覲荼海過東萊白照三山迎邏開（或公三山於寰宇記載在萊州

按縣注云在海之南岸先生

拂天來不聞宮漏催晨起仙幄寶蓋

轉古槐供奉清班非老敢會稽何日乞方回（時方關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

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韻答之

揚雄能作賦以風諫成帝其文多過實遂止度士師書之孔子曰子謂野矣觀此之語居井之蛙物莫之知處高賢深勤世俗云云 酒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

客法士兩小兒陳遵張璉何曾知 原注陳兒揚雄酒客也張璉酒徒也官爵功名不嗜於子亦敗於子 主人有酒君獨辭解鬱何不左手持 揚雄卓曰左手持螯右手持酒行相子且見吾橫氣機 揚列子齊李成氏喜弄丸曰吾無得而相子由又來立未定白失而走 遣人追君君絕塵盡力去花不啻至大學子陳平白 醵酬與酒 仕醵酬若酒酣之間言天女散花至人皆著不除至一切菩子神力去花不能令去 同一巵請君更問文殊師 維摩詰謂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言如我意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入不二法門其同異者文殊師利為佰諸子者誰文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牕畏日曉天曒高柳鳴蜩午更喧筆老詩新疑有物心空客疾本無根陰階墻我亦眠風榻上馬君先瑣月軒共喜早歸三伏近 顏師古曰伏日者謂夏至後第三庚也漢初因秦不正其名至武帝詔曰伏者陰氣藏陽人以為候故謂之伏自周秦以來皆以庚日為伏 解衣盤礴亦君恩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悠然不入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裸

次韻王定國得罪謫賓州而馬都尉王詵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而詵亦還朝相見殿門外感數之餘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記物悲慨阨窮而不怨泰而不驕如此故和其韻欲使詵知此身江海寄天遊 莊子心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如還蜀道 次公同馬相如慕藺相如為人更名相如後以官職動詩興昭如何邊在揚州 揚州作揚州往往新堂有梅花盛開游其任故之故揚州花盛開對花飲酒時人有詩云 又教馬自酒

足（演李白對拳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醉眠草棘間蟲恐莫予憐唯來送
歸鴈一寄千里目（歸鴈詩云故鴈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悵望江南春又前瀟湘咸陽古帝宅（咸陽帝都云故鴈千里則其宅人甚遠）狂似次公應未怪（張旭號顛師古曰次公張弘閭東海人甚狂以延賓大人也）接葉
父不玉（莊子列子相與以玉食之則以玉食美食如玉也又晉王濟傳濟好馬聞於晉朝用之宜矣）欲書加飧字遠託西飛鶴（次公吉詩叶兒其急書加飧字遠託西飛鶴）
上有加飧食下有長相憶（莊子相與以沫濕相濡以沫）未足救濡沫
（莊詩之愛不敢浦清傳）吾生如寄耳（莊子視死猶寄耳）何者爲福不
如兩相忘（次公莊子大公吉詩之其若兩忘而化其道也）耶夢那可逐上書
得自便歸老湖山曲（謝公自會稽還京有終焉之志常州居住記前之）郎耕二頃
田（魏晉春秋曰疾病有名耕田二頃豈能煩六國相印乎）自種十年木（伯夷史公云十年之許樹之以木）
豈知垂老眼對此金蓮燭（次公金蓮燭惟至尊用之）○
伏遇知重陽酒白（次公令狐生送菊花先生時為輔林李十洲公子亦生遠仍分刺史竹
詩）○（陶淵明令狐生送酒至重陽酒不至門前空有車吏白刺史送酒至門前空有車）
朝廷方西顧羌虜驕未（次公司馬朝廷方西顧羌虜驕未）
已（次公黃霸云已許陽翟置酒）時因議事得聆名（次公黃霸代宗文名）
月赤（次公如日滿矣也）如日滿矣
實（次公莊子盜人雖不治鬼而代之文章何足云執技等（次公莊詩執技以爲）
一面爲將軍多殺人）何當請長纓（次公終軍請長纓）一戰河湟復（次公終軍事）
（次公張旭書法右軍）○（次公陶淵明詩文思天子復河雖
次韻劉貢父叔姪暮驚（次公劉貢父叔姪暮驚）
玉堂孤坐不勝清（玉堂見卷內次韻劉貢父見卷內注）長安卿相（次公
前漢梁孝王來朝從駟馬高門出入擬天子相如見而說之因爲賦免喪歸茂陵之語）
酒（次公莊子盜人雖不治鬼而代之文章何足云執技等

僕讓西閣之不時則使閣野首出則過表韓退之記夢詩云口前截斷第二句綽有風韻我頭不歎乃知神仙事

次韻王鄧尉尋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為賢我有一言能決疣（疣贅也）病客巧聞牀下蟻強觀棘端猴（莊子云棘端之猴猨狙也）聰明不在根塵裏藥餌空為婢僕憂但試周郎看雅否曲音

次韻王鄧尉尋松作土毛亦如詞佛舟霞老却向清凉禮白毫（梵人公莊子言朝子厲風而行又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禪師也勿於思林寺過天大聖近北高峯頂有師曰若尔者何貴我乎高倩泉山石室中有神光見）駕風騎氣我何勞且要長松作土毛亦如詞佛舟

次韻王鄧尉尋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為賢我有一言能決疣（疣贅也）病客巧聞牀下蟻強觀棘端猴（莊子云猨狙也）聰明不在根塵裏藥餌空為婢僕憂但試周郎看雅否曲音

小誤已回頭（晉周處年少時橫縱鄉里人以為患又聞鄉之父老相謂三害除子與焉處乃殺虎斬蛟而後改過自新）

僕領貢舉未出錢穀月二十日同遊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為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避門生時小飲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絶技來千里（師子出西域水戲作魚龍曼延之戲）鸞鶴高風舞內朝知有黃公酒壚在（黃公酒壚下過顧高陽舊事）蒼顏白髮自相遙（晉王敦謂周顗曰吾昔與卿俱遊洛水卿每謂吾為時之所須今日視之殊為時之所棄）

次韻劉貢父春日即事

鬼詔隨春出內朝三軍喜氣挾狐貂（內朝宇出周禮又左傳三軍之士皆如狐狢）鏤銀鋪落翻斜月剪綵幡幢舞到地（前一日識雪○王荊公詩云白鬢天江天雪日風不為滕而不落勝前春不到也）鷹雲強飛縱（晉宋貴門多好鷹犬之戲）鷹風偷轉不驚（莊子云太平

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莊子云解者皆喜小兒多有風狀八歲能為文有父執有監名賓客皆異

其詩云解著落夫論不妨無外家

之出風不鳴蟬開門徹前而已脫冠徑醉憩卧便腰從人笑老韶
是日喜公賜酒。匡弟子趙朝慶韶曰海岸先凋最君子趙朝慶韶曰眠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過眼紛綸七葉貂 蜀前漢金日磾世名忠孝七葉內侍而左大中計金張 金張納貲七葉內侍
錦繡業十葉班榮韶 莫笑華顛風采勝 記曰立春日悉剪綵為燕子以戴之貼宜春字。唐人多剪綵為燕子以戴之貼宜春字。唐人
幾人黃壤隔青冥行吟未許窮騷雅坐論猶能出教條 教條 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上疏陳治安事見趙部中見
約束復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夢春韶

再和

叢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終始方喜亦堪朝 晉王導論語當朝正笏 戰國子罕論語當朝正笏 莫笑華顛風采勝 記曰立春日悉剪綵為燕子以戴之貼宜春字。唐人
歲晚婆娑意已超 莊子婆娑乎道德之鄉 共喜鴛鴦歸禁渚 禁渚 漢宮名 不妨鸞鶴舞雲霄
心知日月在堂密 君如老萊不受脩 任情慕容 記詞七月 強鋤霜須臾韶

次韻錢越州

雜興 超然定遠輩 晉王導論語當朝正笏 戰國子罕論語當朝正笏 南遊喜為訪靈鼓 靈鼓 山名在會稽
先九疑文公詩 仙歸侍王皇策 越州有會稽越州有會稽 來乘刺史幡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幡 老鶴
老子 晉王導論語當朝正笏 晉白居易為蘇州刺史事蘇州有 故知邊豆有司存 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辣習氣因君又一言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左藏 公在齊山把酒時景文兄兒朝山日落時有 年來齒頰生荊
上注詩中事業九門 布自注云是日大霜

我老詩壇仆故旗 杜牧之詩 特與春秋校繡紅 特與春秋校繡紅 但空智囊臨下 莫示孫郎腹下兒 孫公子志張昭字子布 借君佳句發良
時上注詩每於句腹 杯中物 李白獨酌詩 特與春秋校繡紅 時上注詩每於句腹 杯中物 李白獨酌詩

早知身寄一派中晚節尤藏菜園近華芒公舊居
時梅雨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同 次公姓周州山名後又有次
李子曾與完夫同讀
山小隱蓋為寄則林子中嘗寄於此者耳
映空 次公先生自言其號也差勝四明狂賀監在更將老眼犯
塵紅 次公唐賀知章號四明狂客為秘書監
葉教授和潭字韻詩復次韻為盛記龍井
之游
先生與諸儒飲食清不潔 楚辭注飲食不潔 空腸出秀
句吟嘗五味足華堂閒然管眸子淥春淥先生疾
走避面冷毒在腹歸來煮氛氳葉子禽五百錄人有毒食
華華 次公先生自言其閒西湖之實事
如毛詩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次韻參寥同前
朝來處處白毽鋪 次公先生詩楔
撚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沽
此奇貨可居
次前韻答馬忠玉
坡陀巨麓起連峯 次公指蓬萊山民望蓬萊山之上有秀草芝木
積翠當年慶自鍾靈運子孫俱得道 神仙通鑑晉太康中有人見靈運子孫五人
飛屋我來無時節客亦不待速 次公易曰不速之客
叟西類訪遺躅朝陽入潭洞金碧涵冰玉泉聚夜
不高雲快本無幅慈皇付寶偈神倡得幽讀訪庵
有老人 子仁謝才法師也 宴坐天魔哭時來獻纓絡法供
燈相續 唐僧傳上設殷法又集諸僧入定天魔皆驚其頂放光無盡燈
詩社何妨載酒從 次公元豐間潘子真與其弟正仲及晁無咎張文潛秦少游
李廌為詩社
秖有西湖似西子 次公先生前為杭州時日有句云欲
以西湖比西子後作潁川西湖詩又云西湖最小亦西子故應宛轉為君容 次公言為君
陪容色也
一義 論語無上法也

次韻蓉中兼簡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復燃 麾江海意方堅 那堪黃散付子慶 霜鬢偏宜著綵鞭 小馮慈愛且當門 孤本以舍弟 大耿疲勞已離羣 小馮大耿皆兄弟之子故呼為大耿 小馮慈愛且當門 孤本以舍弟 大耿疲勞已離羣 小馮大耿皆兄弟之子故呼為大耿 空羨蘇杭樂夫已入新歌舞 空羨蘇杭樂夫 杭州 已入新歌舞 杭州 風流猶有二歐存 歐陽永叔 風流猶有二歐存 歐陽永叔 清詩要使邦人識雅言 清詩要使邦人識雅言

次韻劉景文見寄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鞏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邪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

契此荅之

天地孟軻不吾欺 人言魏勃勇殺栗向小兒 細看落墨皆松瘦 想見掀髯正鶴癯 孤負氣雖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拍攘要之皆不是一類名觀者夫 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之間 人言魏勃勇殺栗向小兒 本數首 細看落墨皆松瘦想見掀髯正鶴癯 孤負氣雖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拍攘要之皆不是一類名觀者夫 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之間 孤本前缺 人言魏勃勇殺栗向小兒 本數首 細看落墨皆松瘦想見掀髯正鶴癯 孤負氣雖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拍攘要之皆不是一類名觀者夫 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之間

不能生蓝尤足爇出芝蔺以为瑞物也 賴此善知識 出華嚴經 使我枯生
美 謝生美 吾言豈須多 冷暖子自知 安公譬諸經明上座居墨行者尼僧
甲楼在黄梅隋祖衣資来者自尼血目今衣拍授入
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其事師也

和劉景文見贈

元龍本志陋曹吳豪傑嶸嵘老不除 漢三國志陳登字元龍許氾与
劉備並在荆州汝刘表坐共論天下人氾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 失路今為贅等伍 晉劉
寔諮詢諸英俊皆過寔稽軍事會人物臧否寔常不預二子大
臣曰大王乃皆啓臣信出門笑曰生乃与諸等為伍也 作詩猶
似建安初 魏文帝建安後漢末年号魏文帝典論曰今之文人魯
幹偉長陳琳孔璋阮瑀元瑜徐幹偉長劉楨公幹應瑒德琏皆一時之俊
於學无所遺恨於辭无所假七子各在建安時與曹氏兄弟遊也
西來為我風檐面 晉列子曰子貢南遊於吳東見老子自魯之楚
夫公往寺會獨臨風檐而坐 留
三日

子非為十日飲 晉史記秦王書平原君書曰寡人
世誦亡書 後漢書班固傳贊曰固之高義陳君為十日之飲 要令安
新渡寺僧上次趙景賦陳履常韻送歐陽
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觀而
有淵明風斐然賦詩以貽之
已臨別忽出一篇有
神暑不自全 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文公謂庖丁曰善哉技蓋至此乎 解牛之
妙頗能莊且 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始臣之解牛之
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文公謂庖丁曰善哉技蓋至此乎 解牛之
妙頗能莊且 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始臣之解牛之
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

更刀族庖 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
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倚市必醜悍 莊子德充符篇魯有兀者王駘
記貨殖傳叙不知王氏不知商利編文不
知倚市門○文公避之詩倚市兮出不見人不足以
倚為證編長史編每与春坡酬詠倚字
倚而不知其事酬答視酬詠倚字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寄懷吳越山水

幽華來無窮老眼久已靜 文公往莊子外篇天道而
鳥 壯觀然以觀鳥而止也 未動意先騁西湖忽破碎 壯觀
登慈恩寺詩 鳥落魚動鏡 摩詰
奉山訳波碑

理枯濵放閘起滕艇(次公莊子內篇疏拯水於幽堂之閘)
君縈此藥官事何時兗(事官事未易了也)思吳信偶然出(次公謂己子雖篇飽食而遨游若不繫之舟)乘此無盡興(次公謂與同乘舟也)田舍付前定飄然不繫舟(莊子列禦寇篇飄然乘風而行)
行樂歟(次公謂與劉歐陽永叔也)醉翁(歐陽修號醉翁)
遊北渚急掃黃葉徑白酒(楚辭招魂有清酒)眞到齊(謂州治近齊別西湖好者為青)
州役事青州有齊人言齊人生行樂耳)紅裙已放鄭(酒尚有香泉一盡為祭全先生生服不作樂也○次公謂高反)
坎軻一生遭口語(重言楊惲事○子仁司馬子長任少卿書云慨)

次韻王滁州見寄

斯人何似春雨歌舞農夫悠行路(次公謂春雨之為澤)
(如之豈不樂君子之人人之所求喜或憎乎)君看求叔與元之(歐陽修求叔王元之出曾知滁州也)
(在考歐史在滁與王曰臣於一斗亦醉與孫會宗書云迫遽安故槽陋已)
(箱堂上稿城主人謝兒而去客笛此之時醉)
書益放落筆坐爭擊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獨滅(史記淳于髡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
餅分未到小研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獨滅(飲賜髡何而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法)
奧而微饗空李愈富(次公謂李愈富貴也)星陋人更傑栽老(生況之著也)

王孫天麒麟(漢高史稱隆準龍顏)
(空詣宝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
出為方面寄言滁不得(次公謂歐陽永叔自號六一居士○歐陽永叔自號醉翁亭記)
一醉何以酬筆上大奚(次公謂永叔詩筆大奚)

次韻王滁州見寄

永叔醉翁亭記所謂樂之而忘其老者歟也)
趙景貺以詩來東齋榜銘亦日閒都下寄(厚之謂趙德麟)
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厚之謂趙德麟熙寧間為定武軍節度推官)
(謂為陸州判官德麟熙寧間為定武軍節度推官)
上有內史李邕林立推留書高下(次公謂李邕書)
出為方面寄言滁不得(次公謂歐陽永叔自號六一居士○歐陽永叔自號醉翁亭記)
一壺何以酬筆上大奚

王孫天麒麟(漢高史稱隆準龍顏)
(空詣宝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
臭味方面寄言滁不得(次公謂歐陽永叔自號六一居士○歐陽永叔自號醉翁亭記)
書益放落筆坐爭擊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獨滅(史記淳于髡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
餅分未到小研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獨滅(飲賜髡何而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法)
奧而微饗空李愈富(次公謂李愈富貴也)星陋人更傑栽老(生況之著也)
書益放落筆坐爭擊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獨滅(史記淳于髡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
餅分未到小研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獨滅(飲賜髡何而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法)
奧而微饗空李愈富(次公謂李愈富貴也)星陋人更傑栽老(生況之著也)

次韻王滁州見寄

永叔醉翁亭記所謂樂之而忘其老者歟也)
趙景貺以詩來東齋榜銘亦日閒都下寄(厚之謂趙德麟)
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厚之謂趙德麟熙寧間為定武軍節度推官)
(謂為陸州判官德麟熙寧間為定武軍節度推官)
上有內史李邕林立推留書高下(次公謂李邕書)
出為方面寄言滁不得(次公謂歐陽永叔自號六一居士○歐陽永叔自號醉翁亭記)
一壺何以酬筆上大奚

王孫天麒麟(漢高史稱隆準龍顏)
(空詣宝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
臭味方面寄言滁不得(次公謂歐陽永叔自號六一居士○歐陽永叔自號醉翁亭記)
書益放落筆坐爭擊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獨滅(史記淳于髡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
餅分未到小研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獨滅(飲賜髡何而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法)
奧而微饗空李愈富(次公謂李愈富貴也)星陋人更傑栽老(生況之著也)

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依詩為謝

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隆老(次公謂南隆國中老人)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迂叟司馬溫公自號迂叟)
方艱斯人乃福崖還出虛危間(次公謂危即壽也南方分野也)笑捐浮利一雛助(雛助也)
(四月歲星在虛危俗謂之野則奔閏且)
(漢中敬因時刻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於是出數雉曰雉)
(助而已外書良能曉場循曰夫能助食之死所將奔之如可惜公)
(記事)
用既曉矣天命良復慳一朝失老驥寂寞帝閽(次公謂馬喻也周)至今清夜夢(次公謂馬喻也周)
(次公謂馬喻也周)
有餘潛(次公謂元祐諸公潛言)髦師閔頹高論已河漢(次公指言二鮮于子駿之子也)結
(次公謂元祐諸公潛言)
佩環(程頤陽永叔詩玉佩環)遥知三日霽(次公謂永叔自號六一居士○堯祖歐陽公)
念此幽桂坐(次公謂永叔自號六一居士○堯祖歐陽公)

人在頴尾（公潁尾即潁州以在潁故名其處）投詩清洛（洛字出左傳）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公陳傳道）

新年樂事數何曾閉閣燒香一病僧未忍便傾澆別酒且來同看照愁燈亭近湖雪消時晝舫并嘶恐樽前無此客（謝安見桓溫既出溫顧左右曰頃之間客不可復得）清詩還有士能能（公自陸魂之字士龍陸機之弟以言屢中故也）

次韻徐仲車（仲車耳聾○案晁補之云徐仲車名積若耶溪人也李公垂力行年四十不娶不仕久之始京師則以婁輪載母躬自檐行萬裡迎養母卒仲車廬墓三年又左大冲詩曰誰知二子心其母亦知之仲車之謂也）

秦寇發墨守（見公輸般作九攻城之械而墨翟以九拒之又翻案成你發公子事秦軍聞之即以婁輪載母躬自檐行萬裡迎養母卒仲車廬墓三年又左大冲詩曰誰知二子心其母亦知之仲車之謂也）有子不為謀置錐（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曰臣聞之知子莫如父故置錐之地而耕之則怪而發掘之父也）虹蜺吞吐志寒機端如太史牛馬走（見公史記云魯仲連辭若耶溪人也可謂善處亂世矣）

太史公牛馬之襄而已

司馬子之論先生自謂何異比哉（司馬子長云先生自謂如此豈非東方朔滑稽之流耶）

嚴徐不敢連（見東方朔滑稽傳武帝問朔曰方今公孫弘以三反也諸侯莫比朔曰臣聞之知子莫如父故置錐之地而耕之則怪而發掘之父也）恰似霜松特立尤（公東方未明詩曰誰謂爾無車謂爾無馬言不肯隨俗之意）

惡衣惡食詩愈好（論語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鄰舂烏哺鵲莫亂（淮南子曰烏鵲之聲有以知其喜怒之音也）

轉春烏哺鵲莫亂（淮南子曰烏鵲之聲有以知其喜怒之音也）

世上誰如公覺早八年君我走三州（元豐八年子瞻自登州元祐四年在杭州時自見仲車事公自揚州）

應笑人呼作鬬牛（鬬牛事見前卷）月白風清水自流人間換換真蠻觸（莊子曰蝸有左右角者觸氏國在其左蠻氏國在其右時相與爭地而戰）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

東來寄食似孫雲（公自先生在京師時為兩林永州素與此花有名於世白樂天詩紅蕖當面不女工而出知機州故云）成一宿宵（蜀都賦謂為尚書郎宿直事也楊子雲自號草玄堂故公以為言）手却為淮月弄舟（公自揚州還家與婦書曰吾即其人也攜家而出）人飲酒無人佐獨看紅藥傾白蓮（公劉伯芻詩紅藥當階翻欲遍白蓮繞岸卷猶遲）

君湖上齋（公平山堂在揚州城西南臨大江）搖碧笑我花時（公自號醉翁又自號平山堂醉翁謂中山時也）醉欲眠我青霞幢且須還家與婦計（張中記載荊公詩曰青霞幢且須還家與婦計）

毎到平山憶醉翁（公平山堂在揚州城西南臨大江）知他日君思我（公自號醉翁又自號平山堂醉翁謂中山時也）

為報年來殺風景（謝安嘗與子弟集於一室問曰子弟何豫人事正欲使風雅耳）

相逢齊歌嘗事轉頭空 賴有風流賢別駕 同遊王北世居制史之半猶堪十里養春風

次韻劉景文贈傅臞秀才

窈眇文章宜和寡 肺亦交難未能飛 兔彈清角 一洗獨鼓文字 一笑當琴樽良辰欲飲文字 爭禁肝

大風歌 公劉詩 宋玉 所謂曲終奏雅 莊子曰昔平公令師曠 枚乘 多于彼 琴古高流 卓氏 文君 相如 出莊子 司馬注云淵

風曲 虞舜 以歌南風之時 兮南風之薰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猶

作霖書傳 殷高宗 夢得 之書傳 之 見和仇池

上窮非狷亦非非 遯 世界共一觀 吉上天下地 吉 輪共一癡 此世界共一觀 吉上天下地 吉

次韻定國見寄

還朝如夢中 雙闕眠金碧 復 經 驚行 自杜詩 不 聽琴不 為我 謀此志何由畢 越吟知 故人 為 默坐數更鼓 流水夜自逝

憑 鴈 寫 行 強寄 棄 鹿 亦 勢生 苦書 短 古詩書 短 苦夜 長 發 轉不能

夕 陸 機 樂 論 之 古 樂 府 云 辰 夕 辭不 盡 樂 論 之 古 樂 府 云 辰

次公 道 家 曰 黃 河 水 流 東 出 華 陰 之 北 也 故 人 為

聽 否 誰 念 病 莊 馬 時 方 壯 莊 馬 古 駿 馬 名 他年 弭 節 過 仇 池 吹 公 弭 節 勿 止 座 前 即 勸 酒 之 謂

湖 共 絕 吟 知 其 思 絕 也

次韻奉和錢穆父 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 仁宗 元祐 六年 辛未 作

誤 誤 松下風 仁宗 世 誤 云 世 自 幸 元 祐 誤 誤 松 下 風 神宗 誤 誤 (御 筆) 誤 誤 春 空 雲 公 聊 將 比 我 公 不 堪 持 寄 君 神宗 御 筆 入 山

表連岡 庾子山集注引周處風土記曰泰時紫壇八
隅有異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 不逢遲日發花
亂空想疎林雪月光千載何時期帝轄 陸機詩言王
國治由君臣力以焉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不耕千
○一厚千乃記月令篇天子正月躬耕帝籍元戴禮記月令篇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 斜陽
寂寥錦雲莊 次公動曲錦雲莊寂寥不古蹟詩云大山維地理巨壑助雲莊見
老杜詩集

籍田

籍前方紀瑞 次公泰壇詩曰交交桑扈鳴籍田有九種
正杜預注曰農有九種而黍為最先熟其一也 布穀未催耕 陸佃埤雅曰農家候布穀鳴而
耕種 魚沫依蘋渚 次公莊子魚相吹以濕相呴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來麥乘養笠名
呴況武切書呴 平生琴裏思歸曲因君一再行 次公司馬相如薄臨邛令進琴於相如
當壚一再行謂曲引也

次天字韻蓉岑巖起 次公宋玉高唐賦曰巖巖
一聲清蹕露開天 次公漢書曰出蹕警入蹕蹕師古曰出謂天子出行清道也入謂天子入宮
古曰警戒也蹕止行人也 百辟心莊豈貌慶回顧皆驚君珠玉側 次公晉王濛見謝安曰
形骸之間自有玉映之謂也 同升愧我糅簪前 次公晉書曰王導與謝安石俱詣簡文帝
在西堂共行導以手撫床曰此座上當有此人物 徘徊月色留壇影縹緲松香泛墳煙
近郊以降兩部鼓吹曲有望壇影縹緲松香泛墳煙 莫歎郎潛生白髮 次公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
郎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
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聖朝求舊鄉斋
按唐書李文本傳所親曰馬周
為有次色鴨上以遠恐不能久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帝城如海欲尋難肯捨漁舟到古壇 莊子孔子坐杏
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不輟子貢反入舟以
手持頤以聽之曲終而招子貢與之言道終日而
不反子貢南面而立 不學房次律身事問顓陽 後漢書房植字叔
智汝南人父子並為郡吏植獨好學明經博覽為
顓陽侯相所愛 不學劉更可成 大令典尚方 晉劉惔字真長為丹陽尹
簿作不驚下吏 王烈亦何人叔夜未可輕獨見神山開遂殘石髓香 晉嵇康字叔夜
與太行山中之隱士王烈遊

集091-611

次韻王雄州燮朝散別

老李成名八十年（杜公是老李凡則也先生作詩在元二年正月李丹言李子年八十年矣則天寶元年逆數八十年開元初年也杜公知雍州而師事焉名於經公作李氏家傳自稱二十年至德二年見李陵士所元祐八年則八十九年也）辟疆閒精悍見遺頭自鬪出守風流似稍覺（辟疆王維詩助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故公天子之使有二曰白朝曰外朝即內朝者也）白髮不妨侍女唱（杜公天子之使有二曰白朝曰外朝即內朝者也）陽關（杜詩時時憶故人歌以寄之）朝接武知何日（杜詩時時憶故人歌以寄之）蓋歸供奉班（杜詩時時憶故人歌以寄之）

詹守樸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

算銘在歌老死笑（莊子方出其踵或笑之）燎毛燔肉以羌渾（杜公羌渾詩起句）傳呼草市來雙客（杜詩雙客來自遠）洒掃漁磯共一樽（杜詩樽前父老時來集）山下黃童爭看舞（杜詩黃童觀舞）江干白骨已銜恩（杜詩白骨銜恩）長歌歸鴨自識村（杜公長歌歸鴨詩）孤雲落日西南望（杜詩孤雲落日幸梁園）

苔周簡州

蔬飯藜牀破衲衣（杜詩藜牀破衲衣）掃除習氣不吟（杜公自謂詩人）詩前生自是盧行者（杜公自謂盧行者）過呼韓浪之未敢叩門求夜話時叨送來續晨炊（杜詩送來續晨炊）知君清俸難多（杜詩清俸難多）且免黃精與藥飢（杜詩黃精與藥飢）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飲（杜詩明月對三人）莫作天涯萬里愁（杜詩莫愁天一涯）東嶺近開松菊徑（杜詩松菊猶存）南堂初絕芥舟音（杜詩舟楫久廢）知君清興如張老（張老孔北海文子成宴張老曰吾老矣不能為樂願以所愛妓樂於斷織婦焉）欲伴幽棲更一臨（杜詩更一臨）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數畝蓬高古縣陰（杜詩南枝日夜向縣陰）曉窗清快夜堂深（杜詩曉窗清快夜堂深）也知小築非真宅（杜詩非真宅）聊欲跏趺看此心（杜公拂藏經云結跏趺坐白業天列于二石臨其真宅）閒道攜壺問奇字（杜詩攜壺問奇字）更宜登木助徽音（杜公扶藜南枝日夜向縣陰）

都無地可臨（杜詩無地可臨）此生真欲老嶙陰（杜詩嶙陰）却掃都忘歲月深（杜詩歲月深）按蓮已觀賢守政（杜詩賢守政）閉門却掃未嘗交（杜詩閉門却掃）

風流賀監常呼語（賀公與杜詩二公留連賀監呼為謫仙）熊掌鍾儀獨楚音（鍾儀楚囚也使於晉之問其族曰伶人也操南音）治狀兩邦俱第一（杜詩兩邦俱第一）頻川歸去肯重臨（潁川治如其例刻蘇潁川二州碑別云）

共惜相從一十陰（陰淮南子望人不貴亦望亦重而尺寸之陰以時難得而易失也）酒不盡

衙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學語雛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

通家不隔同年面二守同榜年家 得路方知異日心 進士會燕

曲江崔冀請告假不許乃以賜第主司歸第判之云深拖廊廡期公卿更宿陌鄰里得故人書 秉燭真如夢

青雲路可知異日之心 趙著春衫游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

梅不用催歸騎截鎚須防舊所臨 婦守於舊部牌之辭天宇閒事歟一死世無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

馬迹車輪滿四方 子野遊歷四方 著小茆堂仙心欲擬左元放 晉左慈字元放善修養能變化 若為閉

見於市者又謂之市人也 人達憑於閩城山谷間因復逃之逸走入羊羣莫知所在 癡疾還

和孫叔靜兄弟寒堆叔靜兄弟 病骨瘦欲折霜難爾更疎喜聞新國政 政公罷相判潁國用輕典

新城縣元建中靖國時也 兼得故人書 秉燭真如夢 昔睽重得故人書 進士會燕

公罷相判潁時也 衙守臨行出小鬟 復用前韻

梅不用催歸騎截鎚須防舊所臨 婦守於舊部牌之辭天宇閒事歟一死世無 老兄兼懷抱幾時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

馬迹車輪滿四方 子野遊歷四方之道路皆然 著小茆堂仙心欲擬左元放 晉左慈字元放善修養能變化 若為閉

見於市者又謂之市人也 人達憑於閩城山谷間因復逃之逸走入羊羣莫知所在 癡疾還

半夜疾病送災餘賴有蕭夫子幽懷得少攄

心閑詩自放筆老語翻疎贈我皆瓊韻 政公手書古今人詩數百文門風其師於言

生還粗勝虞 病起呈子由 虞仲翔被謫翻 徙交州在南十餘年 早退不如疎

甚疑在而歸 當時以為榮 垂死初聞道 子仁傳禪師緣督以為經神僧師其師謂佛 誠知計拙

不底悟曰何其 垂死時極則事 平生誤信書 政公謂子野子詩信書 欲自斷經事歟知非 風濤驚

次韻鄭介夫二首

一落泥塗迹愈深 政公行謂孟嘗君謂孟嘗君其縣大夫曰 桂米如金薪桂米 戰國策蘇秦謂楚王曰楚在足食足兵之時 長庚到曉空陪

弭詔每公安坐 並作字以為笑 才庶曰不見異 人當時望書也 月魄缺又滿 太白謂長庚曰 太歲今年合守心 政公太歲守

餘說孟子公孫丑篇首 不堪揮淚論詩 一笑猶須側應無橫可據 綽綽孟生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

馬迹車輪滿四方 子野遊歷四方之道路皆然 著小茆堂仙心欲擬左元放 晉左慈字元放善修養能變化 若為閉

見於市者又謂之市人也 人達憑於閩城山谷間因復逃之逸走入羊羣莫知所在 癡疾還

半夜疾病送災餘賴有蕭夫子幽懷得少攄

心閑詩自放筆老語翻疎贈我皆瓊韻 政公手書古今人詩數百文門風其師於言

生還粗勝虞 病起呈子由 虞仲翔被謫翻 徙交州在南十餘年 早退不如疎

甚疑在而歸 當時以為榮 垂死初聞道 子仁傳禪師緣督以為經神僧師其師謂佛 誠知計拙

不底悟曰何其 垂死時極則事 平生誤信書 政公謂子野子詩信書 欲自斷經事歟知非 風濤驚

次韻鄭介夫二首

一落泥塗迹愈深 政公行謂孟嘗君謂孟嘗君其縣大夫曰 桂米如金薪桂米 戰國策蘇秦謂楚王曰楚在足食足兵之時 長庚到曉空陪

弭詔每公安坐 並作字以為笑 才庶曰不見異 人當時望書也 月魄缺又滿 太白謂長庚曰 太歲今年合守心 政公太歲守

餘說孟子公孫丑篇首 不堪揮淚論詩 一笑猶須側應無橫可據 綽綽孟生

開飛以言佩鳥不
作森以言祇雲

一生憂患幸殘年心似驚鷗未易眠海上偶來期
汗漫淮南子曰雖遊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也云云華間猶得
見寅緣莊子漁父與孔子既言而
諷陳曾陪令尹春秋時楚令尹子文也歸來且喜是陳人
人父也郎君白髮新杜詩為郎君如
敗鳴二敗自曰三年中兩敗皆敗訖
落莫白髮何斷 迴首天涯一惆悵却驚鬼嘯趁黃昏
大東篇也擬安大子之殺庚也文選何
平叔景福殿賦註若充庭燎之光若大星之照于列宿
青山我在古城隅新州之山也會見四山朝鶴駕仙
傳云王子喬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
更看三李詩高鳥擇木賢臣擇主而事
萬里歸來卜築初千劫
生愛蓮行風土宜卜築焉故老之討今
四山九疑之山但未詳其名如
孔左二長人洋而天莊山九多異迹
也欲從抱
朴傳家學其祖仲舒治公羊春秋
為應怪中郎得異書後漢蔡邕
讀助時人
當問異書待我卅成殿風去詩我所
君憂俗與霞瑞僕昔為謝封薦
森森書戟擁朱輪疆羣林
有神仁解也白傳閑遊空誦句見李夫人兵部侍石亭
句寫詩刻摩一云李在北州殿詩石亭
寫疑清白最為勉宗伯掌禮事云其樹森森最敬事
亦卅千濮也詩句蓋調
其森森戟衛者之句也拾遺袞老敢論親附詩句蓋調
聽收傳齊特云句承公曹掾
我驗梁不見十年官濟二東海莫懷踈受遠
註其故實見注末附於東海
人開
西風幸免度公壘西風見晉以前漢踈受
公壘西風見晉以前漢踈受
梅一信春梅開漢宣
次韻部悼李通直二首

瓏洲隨說瓏詩有曰人家若勝天天定亦勝人鄭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勝人蓋若勝天天定未能勝人
通豈不富瓏文帝使袁相人者相瓏通曰當貧餓死上曰策爾
相者在我何憂分之是時鄧通方得幸上日賜鉅萬
鄧氏錢布天下郭解安得貧瓏漢書郭解字翁伯
用前韻和孫志舉
崔文學申樵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一篇
之子富經術蔚如井太丘春陵鄉時婉嫕蒸南極淑氣生此民瓏公指其鄉里而言
曾高和自媒瓏宋王三聘也瓏高和自媒白雪者瓏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
中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和者數千人其次曰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百人其
下曰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和者數十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非我誰當
親聲莫發舞容竹勁裁待伶倫瓏前漢律曆志黃鍾者律之本也度量權衡
而生之以為萬事之準也俗學呼可歸緇配錫瓏以緇為黑以錫為白言俗
學之士云鄧人有歌陽春白雪者國中和者數千人其次曰陽阿薤露國中和者
數百人其次曰下里巴人國中和者數十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聊將調瓏鬼亦復爭
掃譜譯瓏公羊傳曰譜者何也譜者何也猶曰譜諜也何以書記人之世數也
朔子如太倉會當發陳瓏前漢食貨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
崔文學申樵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一篇
之子學申樵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一篇
之子富經術蔚如井太丘春陵鄉時婉嫕蒸南極淑氣生此民瓏公指其鄉里而言
曾高和自媒瓏宋王三聘也瓏高和自媒白雪者瓏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
中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和者數千人其次曰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百人其
下曰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和者數十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非我誰當
親聲莫發舞容竹勁裁待伶倫瓏前漢律曆志黃鍾者律之本也度量權衡
而生之以為萬事之準也俗學呼可歸緇配錫瓏以緇為黑以錫為白言俗
學之士云鄧人有歌陽春白雪者國中和者數千人其次曰陽阿薤露國中和者
數百人其次曰下里巴人國中和者數十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聊將調瓏鬼亦復爭
掃譜譯瓏公羊傳曰譜者何也譜者何也猶曰譜諜也何以書記人之世數也
朔子如太倉會當發陳瓏前漢食貨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
崔文

橫空初不跨鵬翼但覺朔氣淒
晉起空中一掀蒼鼠春有黃扁舟夜渡海無濤
更發清風明朝歸來又見顛本陸公
到通用勤 歸來 爲文不在多一須了
病仍逢止酒陶(今不復飲矣○蘭公先生語錄云某初
到南方有一高僧教某南方地熱而酒性不冷今頗飲酒
更加以舊必大發疾故某頗節飲合家
人免死之地某合家十口皆無恙今北
歸已十年矣無一患瘴者此其效也 笑說南荒底處所杜
今榕葉下庭皐(公今榕樹葉南向有之朝華開夕秀未曉不下階
甫子厚詩意蓋出於此○子厚七郡子厚詩序柳州山水甲天下
而柳人不知學故其俗尤陋以子厚之才力若得
中州士大夫與之遊其見稱當又如何耳)

次韻郭功甫二首

大節非人均(公今大節自然之樂也) 一嘿含千鈞
豈爲俗子陳(公今司馬法曰將軍死綏之謂也) 貴將和墨論(孔融薦禰衡表有
論盛德必稱堯舜之語) 著書已絕筆(子非孔子所作而
所著書名曰孝經) 時時自娛嬉

次韻法曹雪後書事

小樓看月上剡歎致奏(公今在揚州有小樓名看月上剡歎
致奏之語) 同依坐嘯成(公今在揚州有坐嘯堂名同依坐嘯成
之語) 孤月此心明雨浮
雲世事改(公今在揚州有詩云雨浮雲世事改) 詩仍翻水成(公今在揚州有詩
云詩仍翻水成) 二
已傾盃落(公今在揚州有詩云已傾盃落城下雨) 詩仍翻水成(公今在揚州有詩云詩仍翻水成) 二
江爭妾客木拙看橋橫(公今在揚州有詩云江爭妾客木拙看橋橫) 橫(公今在揚州有詩云橫
橋看月上剡) 杜天
鍾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公今在揚州有詩云鍾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 浮
雲世事改(公今在揚州有詩云雲世事改) 孤月此心明雨

不相逢

次韻荊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洩蕭子有佳篇折泉源本無情豈問濁與潔惠泉溢若有所莫雲（子仁曰六隱之酌貪東坡謂柳子專是說只應圻處然遂使語異月泉旁地平衍泉上山嶂嶷君子謹所居此義安可闕古人貴言贈敢用況高節不為冬霜乾肯畏夏日烈泠泠但不足海遠要當徹

次韻和子由聞子善射

中朝鸞鸑自振振豈信邊鴻事孰譏共怪書生能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穿楊自笑非猿臂射隼長思逐馬羣（早化毫髮由基養由基射穿楊葉百步李廣射石沒羽一云公與門射雕隼高頭之上）觀汝長身最堪學定如鬚羽便超羣（晏見上注）

和林子中待制

兩翁留滯各晞然人笑迂踈老更堅共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卯色五湖天江邊黃愛啼斑白海上先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嘯老斜川（明有帰去來辭又有遊斜川詩）

次韻馬元實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初聞好句驚人倒梅過東庭識面遲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定許表終（晉賀知章一見太白呼為謫仙人解金龜共酤）塞鴻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豈所期

次韻荊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洩蕭子有佳篇折泉源本無情豈問濁與潔惠泉溢若有所莫雲（子仁曰六隱之酌貪東坡謂柳子專是說）只應圻處然遂使語異月泉旁地平衍泉上山嶂嶷君子謹所居此義安可闕古人貴言贈敢用況高節不為冬霜乾肯畏夏日烈泠泠但不足海遠要當徹

次韻和子由聞子善射

中朝鸞鸑自振振豈信邊鴻事孰譏共怪書生能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穿楊自笑非猿臂射隼長思逐馬羣（早化毫髮由基養由基射穿楊葉百步李廣射石沒羽一云公與門射雕隼高頭之上）觀汝長身最堪學定如鬚羽便超羣（晏見上注）

和林子中待制

兩翁留滯各晞然人笑迂踈老更堅共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卯色五湖天江邊黃愛啼斑白海上先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嘯老斜川（明有帰去來辭又有遊斜川詩）

次韻馬元實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初聞好句驚人倒梅過東庭識面遲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定許表終（晉賀知章一見太白呼為謫仙人解金龜共酤）塞鴻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豈所期

老追攀豈所期

次韻荅李端叔

若人如馬亦如班笑看霜蹄出玉關（班超馬援征五溪蠻班超既立功西域上書願生入玉門關）已入西羌渡沙磧（磧砂石不生草木水味鹹苦所謂惡嗔者也）又來東海看濤山識君小異千人裏（見第十五卷二首之注）慰我長思十載間西省鄰居時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閒

和晁美叔

反覆皆自直相識竟誰諫事過始堪笑憂中今了無珍材尚空谷疲馬正長途（次公珍材空谷以況美叔在關郡疲馬自謂也）未識造物意茫然同一噓

和穆父新涼

家居妻兒驍出仕猿鶴猶怨（猿鶴猶怨事見第十六卷戊寅上元注）未能逐什一安能撑九萬（莊子鵬之徙於南冥北溟擊水三千里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万里）常恐樽酒相逢卯色五湖天江邊黃愛啼斑白海上先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嘯老斜川（明有帰去來辭又有遊斜川詩）

次韻馬元實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初聞好句驚人倒梅過東庭識面遲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定許表終（晉賀知章一見太白呼為謫仙人解金龜共酤）塞鴻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豈所期

老追攀豈所期

次韻荅李端叔

若人如馬亦如班笑看霜蹄出玉關（班超馬援征五溪蠻班超既立功西域上書願生入玉門關）已入西羌渡沙磧（磧砂石不生草木水味鹹苦所謂惡嗔者也）又來東海看濤山識君小異千人裏（見第十五卷二首之注）慰我長思十載間西省鄰居時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閒

和晁美叔

反覆皆自直相識竟誰諫事過始堪笑憂中今了無珍材尚空谷疲馬正長途（次公珍材空谷以況美叔在關郡疲馬自謂也）未識造物意茫然同一噓

和穆父新涼

家居妻兒驍出仕猿鶴猶怨（猿鶴猶怨事見第十六卷戊寅上元注）未能逐什一安能撑九萬（莊子鵬之徙於南冥北溟擊水三千里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万里）常恐樽酒相逢卯色五湖天江邊黃愛啼斑白海上先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嘯老斜川（明有帰去來辭又有遊斜川詩）

次韻馬元實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初聞好句驚人倒梅過東庭識面遲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定許表終（晉賀知章一見太白呼為謫仙人解金龜共酤）塞鴻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豈所期

我魚為願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九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二十

惠崇

詩三十五首

送筍與公擇二首

父客厭虜饌（蜀人謂東北人虜子）猶貪（公擇自謂）初脫（莊子云非不楊然大也）故人知我意千里寄竹萌（公擇自謂）

脆美（公擇自謂）

抱淨節（詩云竹有節抱淨節）駢頭（公擇自謂）玉嬰兒一脫錦襁（公擇自謂）

庖人應未識（公擇自謂）先明我家拙廚膳（公擇自謂）

無菁（公擇自謂）與江南客燒煮發配香粳

今日忽不樂折盡園中花園中亦何有（公擇自謂）與蔡發（公擇自謂）

記父早復遭雨紛披亂泥沙（公擇自謂）不折亦安用折去還可嗟（公擇自謂）

聚網驚呼得巨魚饞涎不易忍泥酥更須赤鯉（公擇自謂）長鬚老（公擇自謂）

枝春捕向兩髻丫（公擇自謂）來聽西風十幅蒲（即川蜀史稱為幅蒲）

次韻關令送魚

聚網驚呼得巨魚饞涎不易忍泥酥更須赤鯉長鬚老（公擇自謂）

枝春捕向兩髻丫（公擇自謂）來聽西風十幅蒲（即川蜀史稱為幅蒲）

丁公默送蝤蛑（時常有雌者醃大而肥重者踰數斤去鄉淮甚珍分送）

蝤蛑（即越風物志云蝤蛑生海邊泥水中潮退採取之四足生海邊泥水中潮退採取之四足有毒能殺人）

蘇過為其小而黃者謂之石蝤蛑大而肥重者踰數斤去鄉淮甚珍分送）

溪邊石蟹小如錢喜見輸囷赤玉盤半殼含黃宜點酒兩螯斫雪勸加餐（蟹有兩螯）

先生撫服之年為左右製所喪即以口體自娛今此為菊華開洲渚而死至今此為菊華開洲渚而死至今

名父（謂公擇）怪兩膧風入座寒堪笑吳興饒大守

一詩換得兩尖團（公擇自謂）

次韻樂著作送酒

少年妻病性林籠老去方知此味長萬斛愁都似雪（公擇自謂）

斛一斗心肺此萬斛愁都似雪（公擇自謂）一壺春酒若為湯（公擇自謂）

折拍渭堅其於陽雪

送牛尾狸與徐使君（時大雪中）

風卷飛花自入帷一樽遠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鵝鴨（公擇自謂）

頭鵝鴨（公擇自謂）之聲化為冰今在廚中是也）酒淺欣嘗牛尾狸（公擇自謂）

黃塵沒脛多肥戀勸送去煩纖手為我磨刀削玉肌

杜沂遊武昌以餘酴醾花菩薩泉見餉二首

子瞻先生嘗在黃鶴樓上觀送阿有王所畜文球所畜文球所畜文球

歸安爲花所挽耶雷雨聚花蓋留君應返
君言西山頭自古流白泉上爲千牛乳下有萬石
鉢不愧惠山味但無陸子賢羅隱海畔論聚會步以
揚其名無詘文字傳寒泉比吉士丙八公業白水宇詩爰下清
濁在其原不食我心惻程曷井卦渫
羞我本何有虛名空自纏不見子柳子餘愚汗溪於泉非所患
山柳宗元滿居永州名愚溪以居溪神見夢曰子何辱余而以
柳子而唯我與愚則子之辱也神曰子何不呼今之曜天子有司之揚使一
子之號不足以爲其說神曰有餘矣遇汲乃我也後本名南漪

徐使君分新火

臨皐亭中一危坐字子仁先生初至黃寓居定惠院後徙
清明改新火溝中枯木應笑人柳宗元滿居永州名愚溪以居溪神見夢曰子何辱余而以
自定惠徙居臨皐亭本四事所也三月
病分我五更紅一朵從來破釜躍江魚宋史項羽傳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必死
詩潮飯顆屬意史李白以杜甫嘗山與逢仕南華嘗至子巳卓午氣問因何大瘦生
題爲淮前作討古起攜蠟炬送空屋子之卓長之詩曰春進客空屋晉傅咸燭賦
無一可陸石泉濕句云場山賢劉中書前惠為公分作無盡燈論華嚴經
若燈若如一燈然千百燈明不盡有若皆明不盡
謝陳季常惠一揩巾

夫子舸中萬斛宛此巾何事小園園半升僅泥淵
明酒陶潛宋史陶潛潯陽柴桑人其國
元放真杜杖阿太平廣記左慈字元放漢末人公羽弟子王敬則傳敬則
元放非吳又杜詩
楊州雲陵却如酥松子王敬則傳敬則雲陵人公羽弟子王敬則傳敬則

泗州除夜雪中黃從之寄酥酒二首元豐己未年甲子作

笑語紛紛投碎米春流咽咽走黃沙能說逐客如僧崖有家史記李斯傳秦一切去逐客先生自謂黃州之謫也
亦在逐中冷硯欲書先自凍孤燈何事獨成花記異實記隋侯實開園得瑞瓜種之生子實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瓜得瑞花得瑞
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瓜得瑞花得瑞瓜得瑞財瑞瓜得瑞花得瑞瓜得瑞
無一可陸石泉濕句云場山賢劉中書前惠為公分作無盡燈論華嚴經
若燈若如一燈然千百燈明不盡有若皆明不盡
窮超妻孥一笑譁

閔右土酥黃似酒明代杜詩土酥之名也出有痛杜詩老又稱指為來

元放真杜杖阿太平廣記左慈字元放漢末人公羽弟子王敬則傳敬則雲陵人公羽弟子王敬則傳敬則
楊州雲陵却如酥松子王敬則傳敬則雲陵人公羽弟子王敬則傳敬則
欲從

上以一手持杯酒以
黃先生舉用元枝和忽有麴生來坐隅陸羽茶記載朝官數人諸
叩門翩翩秀才論難雄辯以駁擊之化為酒垂坐客皆屈忽有人
之擊柝曰麴生罷其缺以酒擊之化為酒垂坐客皆屈忽有人
酒弊曰無他客師曰此有麴生來坐隅陸羽茶記載朝官數人諸
之擊柝曰無他客師曰此有麴生來坐隅陸羽茶記載朝官數人諸
盡而神色不動師公謝去師亦何用哉因執之巨觥巾已覺無
高談風論　唯睡於酒亦何用哉因執之巨觥巾已覺無

令媳煖隔旅應已厭歌呼　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者也　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梳米顛尚一壺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半夜猶驚月在沙　半夜猶驚月在沙心明沙月皓無際半沙上行月皎天明沙月皓無際半沙上行月皎天
雲海暗人家來疑有信迎三白　三白謂雪見三白瑞我來年布西人之語　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梳米顛尚一壺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半夜猶驚月在
黃昏已作風翻絮未到梅邊雪數尺　素謂雪梅邊雪數尺素謂雪　半夜猶驚月在沙心明沙月皓無際半沙上行月皎天明沙月皓無際半沙上行月皎天
沙心明沙月皓無際半沙上行月皎天明沙月皓無際半沙上行月皎天　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梳米顛尚一壺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半夜猶驚月在
雲海暗人家來疑有信迎三白　三白謂雪見三白瑞我來年布西人之語　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梳米顛尚一壺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半夜猶驚月在
黃昏已作風翻絮未到梅邊雪數尺　素謂雪梅邊雪數尺素謂雪　半夜猶驚月在沙心明沙月皓無際半沙上行月皎天明沙月皓無際半沙上行月皎天
沙心明沙月皓無際半沙上行月皎天明沙月皓無際半沙上行月皎天

杜介送魚

新年已賜黃封酒舊老仍分紫尾魚　魚紫尾者貴　頗巷閭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春蔬藥妻起斫銀絲鱠　杜詩　酒罷長歌慰幽獨應須更有酒如泉　杜詩

次韻宋肇惠螯心紙二首

江煙雨晚疎疎　宋心紙出江南李后主所製紙用其父待詔云當時百金售一幅螯心堂中千萬錢後人貽此都復得之當不識

詩老裘空一不留　子七杜詩裘空恐羞澀銅貨創也　百番曾作百金收　水衣以蠟心白福數解愁　海原先生云且將一寸心能幾又不用雕蟲苦肝腎　知君也要雕肝腎分我江南君家家學陋相如　謂子京好為陰冷也　宜與諸儒論石渠　漢藏書之閣　古紙無多日分我自應給札　王智深與袁花紙書報所寫張退傳第中

坐來念失前人共向空中寓一塵若問此花誰
是主天教閉客管春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一首

年來芳信負紅梅江畔垂垂又欲開幾樹（幾樹猶言數樹）
自白頭（久塵人）珍重多情關令尹（魏史記關令尹喜以謂景仁也）直和根撥送
春來

爲君栽向南堂下記取他年着子時酸醲不堪調
衆口使君風味好攲（攲傾也）看（晁無咎草堂詩記曰遠法師結白蓮
嘗酒法師君許數鄙住安遠因詩之送遠因勉入社洞明
攲眉而去此詩就梅實感而言攲眉井風味遠引用洞明事）

次韻晁以道贈歐陽叔弼

漫郎天骨清（漫叔士結白蓮社詩序曰漫郎遠公
及有官人士爲蓮社十八賢）生與世俗異學道新
有得爲貧聊復仕（攲洞也）也而有時平爲貧每於紅塵中（攲
閉西都賦紅塵四合蜚雲相連）常起青霞志（天人公江淹恨賦天中攲下攲
贈袁之石賜）昇山轂贈子莫遣汗簪珥寓目紫翠間（攲公
注攲詩千峯橫紫翠雙闕號鳴干）安眠本來睡夢中化爲鶴飛入長
松寺

洞庭春色 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
味三絕以餉其猶子德麟德麟以飲予爲作
此詩醉中信筆頗有奇趣風氣（攲公凡酒皆以
春色蓋以柑用贈者時有洞庭秋色悉公子故
皆書如主潮家子弟雖極不端正矣皆有一種風流辜時皆趣不可耐
二年洞庭秋（攲公曰洞庭秋言柑也太湖洞庭山
上出美柑所謂洞庭柑橘然分金地）香霧長
曦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賢王文字飲（攲曰
詩不解文字飲浮瓜沈李消紅暑（梁元帝纂要曰六月伏日
獻王棟在國造鄭袞始加一縷爲賢王）醉筆蛟蛇走（王廷曰
草書歌訣云勢如蛟蛇走）勸時人父見龍奴走）既醉忽君醒遠餉爲我壽餅開
香浮座盞吾光照牖方傾安仁鬢（潘岳秋興賦曰
斑白生鬢鬒石崇金谷詩以投柑頗標之以酌
醒莫遣公遠嘆（明皇雜錄曰羅公遠幼有道士術嘗
若云中秋當有道士與之玉笛公遠也）要
當立名字未用問升斗（攲杜曰詩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我留仍嘆問升斗）應呼鉤詩
鉤亦號掃愁帚（字仁曰李後主中酒詩莫
言掃愁帚一到愁來聚）君知滿菊意（公
曰滿菊言滿也前漢大死以滿菊爲酒高人藏酒法上旬漬益造酒成
書破高昌取滿菊煮汁於死中種之并搗其酒注之凡有
八色）正是嫩母黠（攲公曰阿承天纂文曰嫩母幼黠母醜婦人也黃帝
日作熟）須君麤海杯洗我談天口（攲公曰史記齊人淳于
黑也）

有天曰之號
故參用之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約飲

千花未分出梅餘遣雪摧殘計已踈臥聞點滴如
秋雨知是東風爲掃除
閱苑千葩映玉宸（攲公曰玉宸上帝所居
詩借問晨霞設予何如相與全言梅花賦
此花新飛雲發雙先桃李散作千林火迫春（攲公曰唐
史云火迫春候火出者急催之謂令言梅花賦
之春也故老唐史云涼休海舟來此借號號令言梅花賦
舟自此春風休頓公言曰成春之業無數我者人皆笑謂
曹參訂矣即收圖籍訪府庫效何者人皆笑謂
踈切）踈狂（攲曰踈狂漢疏廣傳）嬌黃不受攙（攲公曰嬌黃謂
師偈達白蘭羊春手（屋曰張君房脞說君房性滑稽
酒不醒永興中青州刺史毛鴻賓賓酒之都
醉皆被窮因此名爲毛鴻賓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公酒但畏
集091-622

遣入王孫玉聲飛
到官病勤未掌書毛正仲惠茶乃以詩
午小集石埜賦作一詩爲謝正仲名嶷儀之江山人也
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胡爲設方丈（園曰孟子食前方丈）養
此膚寸舌（次公曰張儀掉三寸舌以言太山之雲氣亦言舌也）遨來叉養病過午飯
輒喧緣爲淮海帥每悔厨傳缺（次公曰淮海言揚州也漢官儀曰東武錦厨
漢官儀曰長吏傳舍）襄無欲倩人奉使免內熱（園曰莊子高
將使秦問於仲尼曰五已食也執粗而不敢無味內熱與）空煩赤泥印（子
之人今吾閉受命而久熱未救其內熱與）志與湛
白劉夢得送茶歌何況家山
親者乎赤即走風雹
珍貴油其面故有
青黃紫黑之異）爲君伐盡豚歌舞就黍節（次公曰
曰端午以蘆葉裹粘米滿之角
黍以象陰陽相包裹未分激也）禪牕龍午景獨井出冰雪
次公曰揚州有蜀岡上有井水最宜茶也
也又晉書恒温王
敦墓曰可人可人）鼎器手自滌金釵候湯眼魚蠻赤
鷹訣（子北曰茶經云凡候湯有三沸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
緣邊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老矣）遂令
色香味一日備三絕報君不虛授知我非輕褻

生日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貺佳篇
次韻爲謝
問子一室間寧有千里志廓然參同契（園曰魏伯陽作參同契之
書見公白樂天詩云授我
鶴生朝得此壽死籍疑可落（園曰抱朴子云小鉤丹法
服之二日司命削其死籍
次公曰李太白詩北都
落死名南斗上生籍）微言在參同
參同契其辭妙且微隨按神仙傳魏伯陽作參同契之
得古文龍虎上經盍獲妙旨公因約其家著參同契三卷）妙
契藏九篇（園曰魏志曰魏伯陽入大廈收丹天行
云五圖發金記九篇隱丹經
故

子

要予臨老識方壺 歐公自刻子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其中有仙人居焉方壺也

吳子野將出宋贈以桐山杉琴

義義菊中山絕壑信天剖誰施大圓鏡 蘇子瞻贈吳子野詩曰陽冰篆籀妙天下又多古琴入手清明識天意故云又多古琴入手清明識天意故

現大圓鏡內放十種藏勿貪光 徹霍入君手得之老月師畫者一醉叟當疑若人間自有雲夢藪雲夢者八九而於胸中曾不芥蔕也

又多古琴入手清明識天意故

漢已來術霍別耳

千巖在掌握用捨彈指久 歐公曰琴詩大千在掌握彈指頃也

不自知恨寄兒女手短舞雖曲折 蘇子瞻曰南史王遠時人號為舞風曲折

低昂

從容也

高枕謝奔走出宋非今日 歐公曰言吳子野方謀閉門絕出家然未削髮時已絕筆硯則為在家出家非今日也

髮時已絕筆硯則為在家出家非今日也

蕭然洗無垢 蘇子瞻曰維摩經言八解之谷池定水湛然清淨故云洗無垢以清淨故洗無垢染人也

燕坐柳生肘 陳后山詩千支難投醫百介報讒於其伯之雄黃帝之所作而柳生其左肘忘憂萱草

翠閒 陳公甫在牧詩千峯橫翠黛

相與到白首

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進

攜罌攜餐暮歸千歲姿貴泉柘酒作兒嬉流芳不待籠巢巢 陶詩二月以前巢為道林詩云巢居以備風雨之患若巢成則過正月中矣

風辭馬軍走送非無意 蘇子瞻曰杜甫謝嚴中永送孔巢父詩云神仙中人也

玉帳人閉合有詩裏便成歌雲舞醒時與作贈軍

歐陽晦夫惠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星 蘇子瞻曰中郎蔡邕也邕嘗夜聞柯亭竹笛之聲以為良竹也取而製之果有美音故時人名曰柯亭笛事見後漢書

為機巧所困時之曰良竹也取而製之果有美音故時人名曰柯亭笛事見後漢書

得此古桐尺竹 歐公自刻詩謝之

攜兒過嶺今七年逆途更看整衣冠 歐公自叙謂生長滁州之僧也

呼山鬼為魑而人名其間號曰生魑見地志所載今云魑衣冠言生魑所服之衣冠也

白頭穿林要麋帽赤腳渡水愁花纓 歐公曰杜詩南望清江欲渡愁北歸烏鵲繞花飛又曰據見公猿述以為高懷羊戴如平生也

不愁故人驚絕倒 子瞻曰南齊宗室安得赤腳渡水愁花纓事見後漢書逸人傳

但使細兒送琴枕水微寒無絃且寄陶令意 歐公曰陶淵明著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撫而和之

倒載猶作山公看 歐公自叙謂曰晉山簡為荊州民有佳池館每出輒遊焉名之曰高陽池童兒謠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還酩酊無所知時人為之語曰山公時醉曰

倒載猶作山公看 歐公自叙謂曰晉山簡為荊州民有佳池館每出輒遊焉名之曰高陽池童兒謠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還酩酊無所知時人為之語曰山公時醉曰

我懷汝陰六一老 歐公為潁州也

但俗相恬安見君合浦如蒙雖挽須握手俱沈瀾 歐公曰謝安既挽桓伊須臾曰但俗相安既挽桓伊須臾曰但俗相安見君於此不凡又曰謝安既挽桓伊須臾曰但俗相安見君於此不凡又曰謝安既挽桓伊須臾曰但俗相安見君於此不凡

六一語往往亦帶梅公酸酸〔梅公曰梅公平生所也
酸則信其詩之清也〕

謝人惠雲巾方烏二首

鸞毛鵬呼理未便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
山物覆頂宜歸紫府優〔梅公曰謝毛筆巾也杜詩雨歸
鄭駙馬詩非明王表無心却出岫轉〕
覺周家新樣俗未容陶令舊名傳〔陶公曰晉人葛巾漉酒以葛巾漉酒〕

鹿門佳士勤相贈墨務玄霜合比有
胡鞾短勒格籠踈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
作鳳輕身只欲化為鬼魏風偏儉堪青葛楚客裘
華可笑殊擬學梁家名解脫便於禪坐滿跏趺

送別上

詩三十九首

送曾子固倅越得鄉字〔梅公曰以先生詩案歐
陽公曰子固即南豐先生也今其公集中有
送曾子固古南子真訣云大丹第六轉以
火生木砂以楷汁九如麻子大海旧空心酒下三九先壯顏安色
梁相逢又東去但道何日醉高堂〔子固名鞏子南也
兄弟四人同登科故公詩中有東坡同在館中〕

醉翁門下士雅好皆難爲賢謹曰劉向傳趙堯
超軼孤芳陋羣妍〔梅公曰子固即南豐先生也今其公集中有
贈巳公詩羣孤芳羣寄材〕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
去亦宜然〔梅公曰翁即歐陽公也醉翁亭記自謂
子讓以頭任公勉之位醉翁亭記自謂故云
害之出為長沙大傳長沙楚地也〕樂生老思燕樂毅自樂
本并燕惠王以其子間為昌
國君而燕往來遊燕〕那因江鷗羨遠厭天地寬但
貧書某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謹曰人有能讀
教而不必出前先儒百回讀書者百不肯
讀書百遍義自見〕他年名宦恐不免〔謹曰翻安云恐
不免耳見上記〕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鱗

送別上

送安得秀才失解西歸

舊書某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謹曰人有能讀
教而不必出前先儒百回讀書者百不肯
讀書百遍義自見〕他年名宦恐不免〔謹曰翻安云恐
不免耳見上記〕今日梅邊那可追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

復窺園葵（原曰灌仲詩當作二年不窺園葵也）東遊慕人鏡（任昉曰孟子公都子執去聞爽也）矯箭百不遂（惟有霸業如期故山松桂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薛曰左傳秦伯曰南史先生明西乞白乙伐晉爾亦墓之木拱矣）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竟非癡（陸曰南史先生言早知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與君未可較得失臨別唯有長嗟咨

送杜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凝曰按時杜伋判期州平泉）

吾州之豪杜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陸曰史記田光曰騏驥盛壯之日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無媒自進誰識之有才不用今老矣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苦（陸曰杜詩讀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送杜侍御知黃州小郡夾谿谷（侍御士下推講論三年不窺園葵也）知命無憂子何病（天知公曰見阿子曰此所謂安其命故不憂也）平原老令更可悲（陸曰前漢朱邑字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其子承其言葬桐鄉西南archive）欲死桐鄉遺老至今泣（陸曰孔子曰故故桐鄉吏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其子承其言葬桐鄉西南archive）

送杜侍御赴闕

消息（子仁曰杜詩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莫對黃鵠悲（漢為太守阮至數月疏原憐首丘之詩）斜日照高城（陸曰前漢朱邑字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其子承其言葬桐鄉西南archive）行人滿官道（子仁曰杜詩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送蔡希魯都尉還青山

青山（陸曰一統志青山在武昌縣西北三十里）故鄉（陸曰一統志青山在武昌縣西北三十里）遠（陸曰一統志青山在武昌縣西北三十里）

送蔡希魯都尉還青山故鄉

故鄉（陸曰一統志青山在武昌縣西北三十里）遠（陸曰一統志青山在武昌縣西北三十里

紹昭王賜五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故址在燕
委貨爲官。○[摩]曰李白詩昭王白骨荒臺下何人更築黃金臺
白璧賜虞卿 見賜曰史記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上卿 子不
少自貶陳義空崢嶸 貶曰孔子謂王孫賈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貢曰夫子之道至
○[摩]曰杜子謂王孫賈曰子事君能使其道義乎曰能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
潮恐煩敲榜臨分不敢盡 言行者前期殷不先用鞭達[摩]曰杜詩情詩促膝中道此語
後還驚恐得罪以讓銀朝 送呂希道知和州 文穆之定

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歷陽 歷陽和州也年年
送人作太守 [摩]曰世說桓公語袁羊曰卿何以不作郡羊曰門生一見輒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卿作郡桓公曰卿不用人有損卿者溫嶠庾亮皆勸我用卿羊乃作郡
以爲榮 陽太守 坐受塵土堆朝肝 [摩]曰史記李斯曰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
胸腸君家聽三將 相 [摩]曰晉書郗鑒字道徽高平人燕
本朝名相其先曰吳簡吳簡之子曰公著皆爲宰相[摩]曰公著字晉叔吳簡之子曰公著皆爲宰相
生有種 [摩]曰杜詩賈侍御談公者[摩]曰杜詩賈侍御談公者
賈幼時吳尚書閎過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自是鳳雛貴
骨往往傳諸郎 王稱子弟爲諸郎 觀君嶸嶸姿奇
表便合剔佩趨明光 [摩]曰兩漢百官公卿表注曰侍從左右規諫過失曰給事中 胡爲小郡屢
奔走征馬未解風悲張我生本自便江海忍恥未
去猶彷徨 [摩]曰孟子曰周室班爵祿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今魯方百里猶可以行王政魯人將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豈不欲哉
無言贈君有長歎美哉
河水空洋洋 [摩]曰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摩]曰與可名同時知陵州事

壁上墨君不解語次公白晉人以畫爲業故曰畫師 [摩]曰晉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此子猷命
竹謂之君也次公與可善畫竹爲畫竹之君故次公呼與可爲墨君蓋畫像墨
君堂記云 見之尚可解百憂而況我友似君者素節凜
凜嘯風霜 [摩]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此子猷命
遙想物外追莊周 [摩]曰莊子逍遙遊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栝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 皇佑山谷記秦始
陵陽正在千山頭知君遠別懷抱惡 謝安白與郗友劉鄧
能飡令我忘憂抱 時遣墨君消我愁 師曰與可善畫竹

送劉道原歸覲far南康 [摩]曰道原名恕豐州人燕

晏嬰不滿六尺長 [摩]曰史記晏子長不滿六尺爲齊相名 葬官遣去不自覺曉
節萬仞陵百陽 [摩]曰晉書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燕
[摩]曰祜不與世事常乘輕裘緩帶登峴山置酒言詠風流自若 高
陵陽正在千山頭知君遠別懷抱惡 謝安白與郗友劉鄧
能飡令我忘憂抱 時遣墨君消我愁 師曰與可善畫竹

送劉道原歸覲far南康 [摩]曰道原名恕豐州人燕

晏嬰不滿六尺長 [摩]曰史記晏子長不滿六尺爲齊相名 葬官遣去不自覺曉
節萬仞陵百陽 [摩]曰晉書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燕
[摩]曰祜不與世事常乘輕裘緩帶登峴山置酒言詠風流自若 高
陵陽正在千山頭知君遠別懷抱惡 謝安白與郗友劉鄧
能飡令我忘憂抱 時遣墨君消我愁 師曰與可善畫竹

送劉道原歸覲

生古君子（冀國曰注解歸文以此也致仕二十餘
年）後白晉閻弘景（景隱茅山自號華陽陶隱）
杜氏神武門（杜氏通典曰神武門在宮城北）定將文度（度
文度坦之字）喜動鄰里（喜動鄰里言其樂也）草巾他日（草巾
謂草野之巾）負笈登堂（負笈言其從學也）師事有年（師事有年
言其久也）歸爲我道姓字（歸爲我道姓字言其不忘本也）幅巾都留墓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墓

我公古仙伯（陝公曰道科有仙卿仙伯仙師大茅君傳
有云華陽右公公太極仙伯是也）超然（超然
知遠舉貌）幅巾（幅巾謂巾而有幅增廣圓緣曰幅）集仙（集仙謂
其後知遠謂弟子曰吾期滄洞府仙曹降吾爲水童仙伯）
美門姿（美門姿謂曰西晉郭翰見美門名子高大眉美
目山人茅山過美門子乘白鹿執羽葆之師侍從十餘玉女
真人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美門子曰子名在用皇王陛仲何
憂不仙先生以女道士陰神全也）偶攜（偶攜謂相
值攜手也）物志（物志謂物之志尚）爲世所（世所謂
爲世人所慕）

十年憂患未嘗辭（憂患謂曰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
罪我者其春秋乎）信矣（信矣謂信其言）安子思（安子思謂
子思曰以道之所以去者以當時之不能用也）終然反溟（終然反溟
終然謂終其身反溟謂反於海）極豈（極豈謂極其所往故用子思事言之孟子曰昔者
曾點公與人子子思之劇則不能變乎思又云子爲長者慮而
不及子思）龍池（龍池文公曰晉南要七元公曰沈約龍池碑曰
龍池在興慶坊）出入四（出入四謂出入四門子曰子名在用皇王陛仲何
憂不仙先生以女道士陰神全也）帝郊簫韶鳳來儀（鳳來儀謂曰書
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無人長者側何以（無人長者側何以謂曰詩云人生
不及子思）

信矣（信矣謂信其言）睿搜士及郊祀（睿搜士及郊祀謂曰睿宗
睿宗皇帝）安子思（安子思謂曰以當時之不能用也）

來掃一室（來掃一室謂曰揚子何不酒掃天
下安事一室乎）

靈臺以自怡（靈臺以自怡謂曰莊子
生也有涯知也無涯）

遊於物之初（遊於物之初謂曰莊子
吾遊於物之初）

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世味薄因循謂曰延平志
略謂西四十五里舊有五龍人必有魚菊時舟章上
龍吐霧陰雨不能進自辰至午凝集洲洋迷指兒馬）

貧生然（貧生然謂曰梁鴻詩燔彼
燔柴照奇兒（奇兒謂曰梁北部有奇兒善歌人之子出張平子
第云）

欲將麂鹿出（麂鹿出謂曰梁鴻詩麂鹿水族皆之不分鹿麂麂其
肉）

清虹（清虹謂曰延平志
延平西四十五里舊有五龍人必有魚菊時舟章上
龍吐霧陰雨不能進自辰至午凝集洲洋迷指兒馬）

有時（有時謂曰莊子
吾遊於物之初）

出郊良細事（出郊良細事謂曰梁鴻詩燔彼
燔柴照奇兒善歌人之子出張平子
第云）

從公當（從公當謂曰梁鴻詩麂鹿水族皆之不分鹿麂麂其
肉）

征帆掛西風別淚滴清韻（別淚滴清韻謂曰晉
書曰東晉許詢詩詞清韻）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須臾景
須臾謂須臾之頃）我生三度別（三度別謂曰晉書曰東晉許詢詩詞清韻）

冷念子似先（冷念子似先謂曰晉書曰東晉許詢詩詞清韻）君木訥（君木訥謂曰論語曰
剛毅木訥近仁）

人介石乃機警（人介石乃機警謂曰易曰
君子之人其介如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不終日貞
吉）

至今天下士（至今天下士謂曰孟子曰
天下之士悅而願立於其朝）

去莫如子猛（去莫如子猛謂曰孟子曰
去不合已則繼之以怒其去果決亦已不留也）

我父病任意行（我父病任意行謂曰論語曰
父在觀其志）無改（無改謂曰論語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也）

幸未傷輸醒從今（幸未傷輸醒從今謂曰
論語曰子醉而先去）得閑

有如（有如謂曰論語曰
有如皦日）

酣且墜（酣且墜謂曰莊子醉者之墜車
雖疾不死其神全也）

暇默坐消日永（暇默坐消日永謂曰詩云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作詩（作詩謂曰詩云
作此好歌）

解子憂（解子憂謂曰詩云
以慰我憂）

持用（持用謂曰詩云
執轡如組）

日三省（日三省謂曰論語曰
曾子曰吾日三省）

近別不改容（近別不改容謂曰論語曰
父在觀其志）

遠別弟沾胸（遠別弟沾胸謂曰詩云
泣涕如雨）

忍尺不相見（忍尺不相見謂曰詩云
不見復關）

實與千里（實與千里謂曰詩云
雖則如雲）

同人生（同人生謂曰易曰
同人于野）

無別離（無別離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誰知恩愛重（誰知恩愛重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誰合既（誰合既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備環憂喜送（備環憂喜送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相攻（相攻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悟此（悟此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戚在京（戚在京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長太息（長太息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我生（我生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如飛蓬（如飛蓬謂曰詩云
首如飛蓬）

愛重語（愛重語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我來宛在牽衣（我來宛在牽衣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雙（雙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鬢早白（鬢早白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不見六一翁（不見六一翁謂曰歐
陽公自號六一居士六一者一老一少一琴一壺而已）

曰（曰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燕（燕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有巢（有巢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君（君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子（子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安（安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在（在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巢（巢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傾（傾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覆（覆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子（子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死（死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燕（燕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巢（巢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毀（毀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子（子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悲（悲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燕（燕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巢（巢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空（空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燕（燕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巢（巢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復（復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燕（燕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巢（巢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成（成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燕（燕謂曰樂府古辭
生別離）

巢（巢

雲溪凋事次公司農長城弘農楊氏子春以城縣杜而得宅珠蜀都馬下高湖出鄭則五百枚編子春以城縣杜而得宅珠蜀都馬下高湖出鄭則○邦國日物類相感志云龍之為性畏鐵而愛玉又好音而湖出鄭燕肉故食燕肉之人不可以漫江海使君惜別

催歌宿村巷驚呼聚獵騎漫漫北地他年須遺愛攜鬼

并記老莊周見讀杜詩注

送蔡寇卿知饒州 年壬子

吾觀蔡子與人遊掀髯笑語無不可 吳曰杜詩傲忽東西無不可

平時儻蕩不驚俗臨事決闘乃過我橫前坑舞劍

所長布路金珠誰不裹 吳曰杜詩之有頓其意舞劍以助之如以珠金布於道路

彊今亦頗於君獨守廷尉法 吳曰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

適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

送張軒民寺丞赴省試

龍飛甲子春蒙英 吳公曰李白詩歲在甲子春蒙英

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亦難

送蔡寇卿知饒州 年壬子

美君超然鷺鷥姿江湖欲去不留青山漫漫七閩路門前江水去掀天寺後清池碧玉環 吳公曰六和寺後有池碧玉環即其地也又劉禹錫詩云水遶寺基環玉帶

龍飛甲子春蒙英 吳公曰李白詩歲在甲子春蒙英

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亦難

詩況前劉昨千帆過
病橙前頭萬木春　惟有陽關一杯酒
陽關無
故人　慤勤重喝贈離居

贈別

青鳥銜巾久欲飛　慤勤莫忘分攜處湖水東
邊鳳嶺西

席上代人贈別三首

凌音怨亂不成歌縱使重來祭老何淚眼無窮似
梅雨　一番勻了一番多

天上麒麟豈混塵　知昨夜香閨裏更有偷啼暗別人
逢處一飯何曾忘邯時　慤勤莫忘分攜處湖水東
連子擘開須見憶椒柑著盡更無期破衫邯有重

忍飢待食明年熟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會少卿
琉璃百頃水仙家　風靜平湖響鈞車寂歷疎松歌晚照
孤困眠不覺依前獨歸路相
并踏花華　慤勤莫忘分攜處湖水東　船開荒村夜悄悄正當潮
蓋歸應為賀花期已見成陰結子時　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趙閑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

乃夏風雷聲歌
大歌呼劇但和　老夫平生慕得喪尚戀微官失輕矯
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　君言失意能幾時月缺蛾
慤行復改　次公曰先生詩話云王荊公詩
墓把梅聖俞作日能詩云食日者三足鳥也此固理說以寓
其意也戴顒傳云顒曰日月盡於斗斛安得不促乎此亦寓言
也李白詩云呼人喚虎送客春風第上車柳宗元詩云千株
萬樹胜勿附落依舊青青柳色新又云城上高樓接大堤
何萬里北　受此吞吐石　殺人無數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
隨手已遺憂患統　徇時所得能幾何期君正似種柏麥

無恨願君詩王臺不見朝酌酒 次公曰南部新書載李
奇夜泊松上指揚妃曰拙墓前飲以一杯金盞酒則正打
之詩見矣○師曰東晉溫嶠娶姑之女以玉鏡臺為聘物 金縷
猶歌空折枝 嶺曰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錡為
所誅娘見杜牧之杜秋娘詩序 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
圃問樊遲 孔子曰吾不如老圃

莫負黃花九日期人生有幾 師曰樊遲請學為圃
都賦 晉曰左思作思十年門庭不出戶賦成三都乃論著作郎張載解之事遂擯
所見不博未為佳者郎又駁成蒙賞文家競相傳寫都became為之紙貴
詩云雄人得以張公天靜偏鴻鵠猶戢翼 次公曰偏鴻事箱
子千首詩輕万戶侯 杜陵用鄭國渠事箱盛
盆而苓傷稿也○師曰唐
傳奇傳虯髯客之會曲木月明驚鵲栖安枝 莊曰月明
星稀烏鵲南飛曹操

送趙寺丞寄陳海州

景疏樓上吸娥眉君到應先訪使君 次公曰陳道字士
衡陸右急急不得去

送春西施州 唐南曰名叔宗仕於州其後除施州

恨無買郭田二頃 晉曰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
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空有
載行書五車 晉曰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宋曰李賢注
莊子孫吾買京田十頃讀書五車 空有
讀可來遲○宋遊曰杜詩男兒須讀五車書無為太白清士
書無功甚但有書數千卷隨車載行

送春西施州 唐南曰名叔宗仕於州其後除施州

碧雲間細路曛飛蛇雜鼈黑暗通蠻花 次公曰史記蘇秦曰西陽雜俎云犀角通者其理有
兩帶又曰犀角有通天犀有白犀有黑暗○師曰蠻犀之角雜鼈為黑暗○
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斷云犀角通者其理有
壻可來遲○宋遊曰杜詩男兒須讀五車書無為太白清士
書無功甚但有書數千卷隨車載行

坐約墨朱 嶺曰典緯禹貢周行書左氏點周文察
朱出墨入及計帳之法 四十豈不

沙門貴誼秀才召置門下文章上以聞吳公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書上召以爲博士議以任公卿其議之少誼爲最少太傅

送范景仁遊洛中

人真閒事閉退喜公難投老身彌健登山意未闌西遊爲樗散東道喜驩歡扶穉攜兒去園荒惜客看折花枝竹寺弄水石酒相逢樂無心所遇安去年行萬里蜀路走千盤驚

得

重題細論文

此意重山岳歌詞自紛清

一指市

琴弄黃雄濁

琴有黃雄也聲中於宮

言深聽者寒憂時雖早白

年未有盛謂公獨奮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請釋宗室賢者異其推物而試之俄事以繫天下心聞者爲之服案章集上未載

侍張百祿日章十九上疏論其爲白

住世有還丹

千七日李白詩云持吾還丹成投我跡臨此也

誰如舜

元公曰朝野僉載云崔湜爲吏部侍郎選人白吳保安曰某能把銓員未滿父曰若壯何不來選大部吾曰外議謂崔侍郎下有衆力若即得選左轉曰幸有力爲能投盡千鐶門

得

雖角南遊許過我不憚千里蜀

送晉元翰少卿知衛州

冗士無慮耆寄身范公園

元翰曰予由文集載予謫兄始逐止都門高君況亭七東臨元翰明相過桃花忽成陰藤杖共醉榆柳村舞卿

畫永唯有黃蜂喧誰念月攜酒

獨何者一月三到門我不往拜之

舞須騰故來

送晉元翰老後晉元仁人言

元翰之翁北

父乃去歲予備日向客何如大人藩曰此實公曰元翰子翁何如大人藩曰此實公曰元翰子翁何如大人藩曰此實公曰元翰子翁

語作春濕飲徑相看夜開蕨竹軒搜尋到饋苟
飯醞無復存每愧煙火中玉腕親炮燃(自注云吹火紅
每數寸俗以香中花事見于詩故本事詩云)別來今幾何相對如夢
魂告我當北渡新詩情清遶樽坡陀太行遠海漘黃
河翻仕宦非不遇王畿西北垣斯民如魚鼈見網
則驚奔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刑政雖自務念
當養其源(閻裕孫音義曰出左傳)聞裕孫音義曰出左傳)安足論

次韻子由送蘇堅赴代州學官

功利爭先變法初典刑獨守老成餘(顧曰詩抑抑威儀維
第人未信詩能爾(顧曰詩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進德修業欲及時或利或鈍
天命不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倚市愚知
(顧曰太史公曰曹參不如蕭何而參代何為漢相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
顯明若日月曹參代之守清淨民以寧其民詠歌之)
(顧曰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伊尹萊朱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散宜生則聞而知之若孔子則近而不可見矣)
(顧曰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伊尹萊朱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聞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散宜生則聞而知之若孔子則近而不可見矣)好學
老益堅秉心靡渝明哲獨為君吾爭要是賢奚生意
(顧曰在先生與子由當如與余子由為兄生事業謀所以為人曰吾兄我曰吾師)不見六七年微言誰
(顧曰宋五汉世事)放縱不
(顧曰太史公曰世俗不知工拙皆自謂有王良造父之御而不知工拙者亦未嘗不自謂有王良造父之御而不知工拙者亦未嘗不自謂有王良造父之御而不知工拙者亦未嘗不

子由從張文定喪南京送官至此別也
曰退之石鼎聯句詩謂當是潮州
然寄龍眠畫妻子亦細事文章固虛名會須歸白髮
不復用黃精 趙曰杜詩歸白髮黃精猶在君看他時水雪容
秋共君白明之失明也

臺頭寺兩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

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

霜林日夜西風急老送君歸百憂集 趙曰杜詩強扶衰老送君歸
見生產白髮事 清歌易耽入行雲為泣 公曰杜詩直苦清天應泣
行雲而西為南注 紅葉黃花秋正亂白魚紫蟹君須憶
公曰五行志無云白魚如切王
又云白魚一雙一不受餌是已 憑君說向長安客 趙曰孫權為張遼所破
軍為誰曰 袁盎相逢應不識 公曰引袁盎事切送李
識歸去黃書滿文史公詩云

送李公恕赴闕

君才有如切玉刀 趙曰周禮王征西戎戎獻民五兵之劍長
故事其建章別造兵器昭云長丈
之已切王事一其一只劍具
西戎獻昆吾之劍於周故王切玉
部云昆吾割玉刀見十洲記周
穆書云劍部所載周穆要於刀部
利刀春毛得之言王如泥書注所
切玉刀字出於其一引漢武故事
刀庫獻光掉白傳所引之
願陪壯士新蚊蜃 師曰壯士謂古者俠客○公曰不識歸去黃書滿文史公詩云
見之凜凜寒生毛 趙曰杜詩強扶衰老送君歸
兒未識除脫則
用言刀無害 不願腰間纏錦條 公曰杜甫左傳席孔子長
衣紫裘錦大帝之屋也 大丈夫當提三尺劍立談取
論晉 事曰晉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有良
史之才張華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
秦 趙曰秦頌作過秦論司馬遷
云付君此事寧過論晉載我當時書
古得失賈誼著文帝時人論秦
以賈誼自比意欲李有所
趙曰文帝左太沖詩著論惟過秦
千斛米 趙曰可貧千斛米當
墓中知有百年人 趙曰晉陳壽傳丁儀子
公曰漢文帝為代國時陳平
舍舞陽的外相望法
令清簡句曰帝還 仍呼將軍為馬曹 趙曰晉王濛之為
柳仲遠兵參軍冲
鄧禹待詔數上冊皆不稱意
眼不知明先生之意言必不如陳
其猶光也 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 趙曰韓愈
史才有天獨必有人刑古生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
卓左氏言仲尼既生丘明既喪臣
明鏡知所去取若
秋共君白明之失明也

送李公恕赴闕

君才有如切玉刀 趙曰周禮王征西戎戎獻民五兵之劍長
故事其建章別造兵器昭云長丈
之已切王事一其一只劍具
西戎獻昆吾之劍於周故王切玉
部云昆吾割玉刀見十洲記周
穆書云劍部所載周穆要於刀部
利刀春毛得之言王如泥書注所
切玉刀字出於其一引漢武故事
刀庫獻光掉白傳所引之
願陪壯士新蚊蜃 師曰壯士謂古者俠客○公曰不識歸去黃書滿文史公詩云
見之凜凜寒生毛 趙曰杜詩強扶衰老送君歸
兒未識除脫則
用言刀無害 不願腰間纏錦條 公曰杜甫左傳席孔子長
衣紫裘錦大帝之屋也 大丈夫當提三尺劍立談取
論晉 事曰晉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有良
史之才張華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
秦 趙曰秦頌作過秦論司馬遷
云付君此事寧過論晉載我當時書
古得失賈誼著文帝時人論秦
以賈誼自比意欲李有所
趙曰文帝左太沖詩著論惟過秦
千斛米 趙曰可貧千斛米當
墓中知有百年人 趙曰晉陳壽傳丁儀子
公曰漢文帝為代國時陳平
舍舞陽的外相望法
令清簡句曰帝還 仍呼將軍為馬曹 趙曰晉王濛之為
柳仲遠兵參軍冲
鄧禹待詔數上冊皆不稱意
眼不知明先生之意言必不如陳
其猶光也 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 趙曰韓愈
史才有天獨必有人刑古生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
卓左氏言仲尼既生丘明既喪臣
明鏡知所去取若
秋共君白明之失明也

送李公恕赴闕

君才有如切玉刀 趙曰周禮王征西戎戎獻民五兵之劍長
故事其建章別造兵器昭云長丈
之已切王事一其一只劍具
西戎獻昆吾之劍於周故王切玉
部云昆吾割玉刀見十洲記周
穆書云劍部所載周穆要於刀部
利刀春毛得之言王如泥書注所
切玉刀字出於其一引漢武故事
刀庫獻光掉白傳所引之
願陪壯士新蚊蜃 師曰壯士謂古者俠客○公曰不識歸去黃書滿文史公詩云
見之凜凜寒生毛 趙曰杜詩強扶衰老送君歸
兒未識除脫則
用言刀無害 不願腰間纏錦條 公曰杜甫左傳席孔子長
衣紫裘錦大帝之屋也 大丈夫當提三尺劍立談取
論晉 事曰晉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有良
史之才張華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
秦 趙曰秦頌作過秦論司馬遷
云付君此事寧過論晉載我當時書
古得失賈誼著文帝時人論秦
以賈誼自比意欲李有所
趙曰文帝左太沖詩著論惟過秦
千斛米 趙曰可貧千斛米當
墓中知有百年人 趙曰晉陳壽傳丁儀子
公曰漢文帝為代國時陳平
舍舞陽的外相望法
令清簡句曰帝還 仍呼將軍為馬曹 趙曰晉王濛之為
柳仲遠兵參軍冲
鄧禹待詔數上冊皆不稱意
眼不知明先生之意言必不如陳
其猶光也 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 趙曰韓愈
史才有天獨必有人刑古生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
卓左氏言仲尼既生丘明既喪臣
明鏡知所去取若
秋共君白明之失明也

送李公恕赴闕

君才有如切玉刀 趙曰周禮王征西戎戎獻民五兵之劍長
故事其建章別造兵器昭云長丈
之已切王事一其一只劍具
西戎獻昆吾之劍於周故王切玉
部云昆吾割玉刀見十洲記周
穆書云劍部所載周穆要於刀部
利刀春毛得之言王如泥書注所
切玉刀字出於其一引漢武故事
刀庫獻光掉白傳所引之
願陪壯士新蚊蜃 師曰壯士謂古者俠客○公曰不識歸去黃書滿文史公詩云
見之凜凜寒生毛 趙曰杜詩強扶衰老送君歸
兒未識除脫則
用言刀無害 不願腰間纏錦條 公曰杜甫左傳席孔子長
衣紫裘錦大帝之屋也 大丈夫當提三尺劍立談取
論晉 事曰晉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有良
史之才張華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
秦 趙曰秦頌作過秦論司馬遷
云付君此事寧過論晉載我當時書
古得失賈誼著文帝時人論秦
以賈誼自比意欲李有所
趙曰文帝左太沖詩著論惟過秦
千斛米 趙曰可貧千斛米當
墓中知有百年人 趙曰晉陳壽傳丁儀子
公曰漢文帝為代國時陳平
舍舞陽的外相望法
令清簡句曰帝還 仍呼將軍為馬曹 趙曰晉王濛之為
柳仲遠兵參軍冲

送別中

詩七十五首

送鄭户曹 虎觀名堂字能大名府户曹

遊遍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贏憧瘦馬從吾飲陋巷何人似子賢公業有田常之食 論後漢郎顗字公業八字八分書

交結無多除酒外更不足與家生計二頃田四十頃而食常不足 顗文餘博士杜甫十年坐客無多子東歸不趁花時節開盡春風誰與妍

送孔郎赴陝郊

驚風擊面黃沙走西出崤函脫塵垢 言二崤山在河南陝州詩也使君來自古陝州詩也

吹篳胡河壖駿奔山如峴首 峴山在襄州去襄陽二十里山亦名峴以其狀似馬鞍故得名東風吹

故鄉一川秀色明花發北臨飛雁巷 飛雁巷在襄州城北有飛雁橋

徐州舊俗古有飛雁北歸送之河壖設關右客如經年閉門口 子貢曰賜也門人不治請子貢反之

送秦公擇

嗟余與兄弟四海一子由雖子真長同四 子真長同四子內皆兄弟也故人雖云

客出處不親謀言意兩傳 謀言意兩傳見前送詩翁

建昌僅存今幾人在後今日幾人存 建昌縣今屬南康軍在

天一隅又云各在天一角有如長庚月到曉爛不收李白明皇幸蜀詩風月無邊河漢清北斗闌干南斗橫長庚明大星也見東方未明大星沒蜀有太白配月○杜公太白一名長庚此方朝暮見東方未明長庚月之義如李白所云是也願得長庚守而巡相配之義云宜我與夫子相好手足倖比年兩見之

寶主更獻酬樂豈千日飲謂安禄山也李白書言平生嗜酒千日飲醒復醉也衍衍和不流衍衍和樂貌流放

今書兒歌之曲定新詞發建業宣城諸郡筆逢豐河塔寒
豐兒歌之虎歸公馬陳公馬陳去聲歌此句

又送鄭尹曹

水遠彭祖樓山圍戲馬臺（戲馬臺在今徐州彭城縣以其祖而得名
帝在彭城東南二十七里項羽所築宋武帝九日引賓客登臺賦詩）古來豪傑地千歲有餘哀（哀公事見前）隆準飛上天（隆準高祖也）龍顏亦成灰（龍顏光武也）白門下呂布（白門曹操擒呂布至下邳城布上天）重瞳亦成灰（重瞳項羽也）大星殞臨洮（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星墜東郡而石隕）淮王去仙遊（淮南王安好神仙）尚想劉安輿（晉王嘉拾遺記曰淮南王安好神仙）置酒此徘徊（安公劉安也）遨來苦寂寞（遨遊也）登臺望蓬萊（蓬萊山在海中）蓬萊山到九里回（蓬萊山九里山也）山水自相繞（繞一作遶）夜臺轉風雷（子仁詩曰夜臺風雷動）如何兩相催（言人死如何兩相催促）

送鄭尹赴宗已在眼（宗公茂公宗春山也）

河鯨黃樓我所開（子由守徐州築黃樓）琅琊九仙山水白相催（琅琊山在東武縣）軍詩叙云人事好乖（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多美田好稼）使君倦遊（倦遊倦於遊宦也）白首賦歸來（淵明歸去來辭）他年君倦遊（倦遊倦於遊宦也）明越歸來（淵明歸去來辭）登樓一長嘯（魏王粲依劉表在荊州登樓作賦）使君安在哉（哀公也）月登樓長嘯（月登樓長嘯謂陶淵明之樓斜而圮而走）

送頭起

客路相逢難為樂當年不足臨行脫衫袖更覺折殘菊佳人亦何念淒斷陽關曲（大公詩王維詩時實城東三國以其縣北陽關曲也先生嘗客徐州北海國有當時縣名乃密州一縣矣）白河湖雪浪黃土如慈麰桑麻氣東方一熟天下賤是時農（東盡一隅西土物論新故巨細唐何揆古今異物論貴賤）酒闌不忍去非接一寸

晉官野箭風裂面君爲淮南秀文采照金殿吾當考
第一胡爲事奔走投筆腰羽劍前後事業拔萃數日大丈夫無
宅志略雖當世顯介子棄擲功名如脫屣安能事筆硯閭乎杜詩往往用漢事
秦箭來磨戰其兄孝先以詩寄之曰聞道邊城苦烽火連三郡士子
曹是誰子曾爲虎將親程三郡士晉書載記考載
欲知君得人失者亦稱書君才無不可而欲
經百鍊鋼化爲繞指柔注曰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古今注曰鮑宣妻桓
嚼聊送別酒懋

送參寥師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劍頭惟一吹字靜也
文物吾吹而已矣八公事莊子道術將有所受而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劍頭惟一吹字靜也
胡爲遂吾輩文字事新詩如玉屑出語便新警退之論草書
嘗聞長安市中有賣藥公出語輒數十言市人聚觀稍稍
去公亦不顧已而人隨其後至一小橋公忽回顧曰汝曹欲
聞方耶即探囊出一丸藥投地藥著地作大雷聲煙火四發
觀者皆掩耳伏地公已不見其人蓋神仙也
新詩如玉屑出語便新警退之論草書所駭頗怪浮屠人今
嘗聞長安市中有賣藥公出語輒數十言市人聚觀稍稍
去公亦不顧已而人隨其後至一小橋公忽回顧曰汝曹欲
聞方耶即探囊出一丸藥投地藥著地作大雷聲煙火四發
觀者皆掩耳伏地公已不見其人蓋神仙也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落暉（柳子厚文集有記云）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徐州往趨京之路有如此者新又公弟者請之新郎君則送者可以此旨史公亦頗同孟郊詩意長安花）

送劉寺丞赴餘姚

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對床聽夜雨（史公送劉先生在杭州先生為詩生中和堂在杭州西門之外詩生日盛秋詩意者劉寺丞名為詩官也）玉笙哀怨不上人（第十一卷有留別吳清卿詩白公先生臨去杭州時以八月十六日與楊汝士元宗簡劉禹錫崔玄亮李諒等會別於湖上舉酒相屬請各賦詩一章以記其事時謂之七老會詩）笑語明朝開鎖放觀潮（陝公先生臨去杭州時以八月十六日與楊汝士元宗簡劉禹錫崔玄亮李諒等會別於湖上舉酒相屬請各賦詩一章以記其事時謂之七老會詩）北風那復有鱸魚（陝公先生在杭州先生為詩生日盛秋詩意者劉寺丞名為詩官也）又

送潤師歸徑山

我昔曾為徑山客至今詩筆餘山色師住此山三十年妙語應須得山骨溪城六月水雲寒衆鳥飛蚊猛捷如花鷰美師方丈來雲嶺蘭叢貴不動長明燈（潤師在錢塘臨安者皆極賢不治錢氏之篤為道士日白鮫者居之以守其宅表忠觀記云表忠觀在錢塘門外之東北為吳越王錢氏而設也）

送表忠觀道士歸杭

（陝公先生臨去杭州時錢氏之孫為道士日白鮫者居之以守其宅表忠觀記云表忠觀在錢塘門外之東北為吳越王錢氏而設也）

山中故人知我至爭來問訊今何似（陝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為言百事不如人兩眼猶能書細字（徑山長興禪師在徑山長興間）君亦洗心從佛乞（陝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我老人間已自休（陝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

新鶯法界觀（天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

問乞食清晨看鉢如女引入注室（陝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餘姚古縣亦何有龍井白泉甘千金買斷顧渚春吸盡越人降日注（陝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

送李郎二首

郭空春鶴飛去事休（陝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君亦洗心從佛乞（陝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我老人間已自休（陝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

新鶯法界觀（天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

問乞食清晨看鉢如女引入注室（陝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餘姚古縣亦何有龍井白泉甘千金買斷顧渚春吸盡越人降日注（陝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

送李郎二首

（陝公法要記問訊如來今禪師在徑山長興間）

城

竹筒與練裙隨時事嫁
[illegible]
萬里却來日一庵仍獨
[illegible]
重江君獲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足計
涯兵真可喜絢嶼舟砂已付君州破
[illegible]
重九天風吹鬢黃花酒浩歌驅下
[illegible]
乃奉詔與高麗僧統遊鐵
[illegible]
方外之樂善哉未曾有光作是詩以送之
天門夜上寅出日
[illegible]
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
[illegible]
一點黃金鑄秋橘大華峰頭作
[illegible]
酔舞崩崖一揮手
[illegible]
神遊八極
[illegible]
萬緑虛
[illegible]
大千一息八十返笑
[illegible]
蚊雷隱汗渠
[illegible]
下視
[illegible]
鷹東海騁鯨魚
[illegible]
三韓王子西求法
[illegible]
君歸却我雖來約
[illegible]
送楊傑
[illegible]
送穆越州
[illegible]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公松柏對蒼顏四朝耆舊冰
霜後一代
[illegible]
兩鬢風流水石
間
[illegible]
光聲已振越溪山擁前俱是遠遊守
[illegible]
又管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渭連華峰上今
[illegible]
無為子當奉使登太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
[illegible]
莫放高樓雪月閑

送范紹雅守慶州 杜少正公
才大古難用 莫然難古來 子高論悲歌為元而已論語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君看趙魏老乃為滕大夫 論語 則優不可以為既大夫 滔滔非一士 人豪晉六年費照 楊益卿後漢名士 論高常近迂 學非 語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 滕薛無根帶 趙魏之祥 滕薛無根帶 潦能須臾 退之詩漢帝無 用知經幾成敗 得見真賢慧 羽旄照城闕談笑送遠隅 大公此言范純仁之父至 當年老使君 歐公此言范純仁之父至 赤手降於菟 歐公以言 降之易此退之 折筆難其雛 降後漢書 鄧平收不關月支胡 後漢書 是小月氏胡分居寧內屬兵者二三 千騎皆勇健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然亦時收其用時寧吾 子求唐血武城種羌合兵攻關 諸郎更何事 吾知 子為郎為郎為使人調度

二十三年真一斐我得生還遊空在人何處
帶重師師杜仲相詩老聃金
還相送洞庭青草湖無際
蓋森欲動師杜仲相詩老聃金天柱峯
湖南萬古一長嗟
發朝弄
用前韻奇西掖諸公見和
雙親蟠礎龍鑪棟
金井轤轆鳴曉甕
垂簾白玉鉤大宛丘仗朱絲韁
上將日日瀉黃封賜茗時開小鳳閉門怜我老
太玄贈李白詩獨有揚雄賞
重裀豈惟寒步困追攀已覺侍
史疲奔送春遠宮柳腰支活
御溝鱗甲動借君妙語發春容

詩有人有酒自飯事三堂事本來一事無日長睡起開投壺頭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試談兵必推孰投壺 林頭現遺號出月石
雪牌現開元和中大將軍郭中貴牛臨酒既來甲令則岑文本與其兄子長倩爲任城王府中書舍人時命而兄子長倩爲任城王府中書舍人時命而
山棚盆栽 山棚盆栽天寶中大將軍郭中貴牛臨酒既來甲令則岑文本與其兄子長倩爲任城王府中書舍人時命而
耕牛發陳處 陳處士居廬山之下以農耕爲業有牛數頭每出入山中數月春山棚所市山棚
歸來只作水衡卿 漢武帝時卜式以畜牧致富數助邊費天子以爲長者乃拜式爲中郎
就君飲 陳山林詩淵
勸買 勸買謂勸人買之也
我試攜壺 我試攜壺謂我試攜壺酒往訪之也
次韻子由送子之姪
用舊韻送簡元翰知洛州 簡也
我在東坡下躬耕三畝園君爲尚書郎坐擁百吏
繁鳴蛙與鼓吹等是俗物喧 喧謂南史孔珪門庭之內雖不知也經
求人少似今 求人少似今謂漢光武創業東方朔作
用王黍韻送其姪震知蔡州
簟有凉時心閉門試草玄 玄謂揚子雲作太玄經
九門揮天閑 九門謂周禮王城門有九重
舉轡紅塵中 舉轡紅塵中謂向曉也
不得言夜走清虛宿 清虛堂謂東華門外
汾陽家衆巷車雷奔 汾陽謂郭子儀
低金盆 低金盆謂以金盆貯水而低之
殘雁玉牒 殘雁玉牒謂玉牒宗室出第七

前頻 前頻謂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論思正道 論思正道謂坐論思之職
歡動於上 歡動於上謂君臣相得
坐繼岑與温 岑與温謂岑文本與其兄子長倩爲任城王府中書舍人時命而兄子長倩爲任城王府中書舍人時命而
子間不復尋諸孫 子間謂子美詩云諸孫
用舊韻送簡元翰知洛州 簡也
繁鳴蛙與鼓吹等是俗物喧 喧謂南史孔珪門庭之內雖不知也經
我在東坡下躬耕三畝園君爲尚書郎坐擁百吏
求人少似今 求人少似今謂漢光武創業東方朔作
用王黍韻送其姪震知蔡州
簟有凉時心閉門試草玄 玄謂揚子雲作太玄經
九門揮天閑 九門謂周禮王城門有九重
舉轡紅塵中 舉轡紅塵中謂向曉也
不得言夜走清虛宿 清虛堂謂東華門外
汾陽家衆巷車雷奔 汾陽謂郭子儀
低金盆 低金盆謂以金盆貯水而低之
殘雁玉牒 殘雁玉牒謂玉牒宗室出第七

集091-645

先生本舌姓[illegible]子年給[illegible]云[illegible]非力[illegible]舌[illegible]也[illegible]子則達文字浩千頃空舍付公子坐待發茗顛[illegible]捕影[illegible]十年困新說兒女爭搏[illegible]堂冷[illegible]嘉穀誰復省空餘南畝[illegible]一狐[illegible]公羊史復光景[illegible]一笑[illegible]髮頭垂[illegible]豐杠[illegible]老龍[illegible]愛惜菊花[illegible]鶴永[illegible]

採新穀葉遲[illegible]公子亦改官三就敏茶馬順[illegible]今年聞起發[illegible]魯史復光景[illegible]會看金花詔湯沐奉朝[illegible]

送杜介歸揚州

掛入都門萬事空[illegible]為開看清洛漾春風當年惟[illegible]回首觚稜一恭[illegible]送楊孟谷[illegible]我家峨眉陰[illegible]滿千家戀不自降子歸治小園洪[illegible]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illegible]邦相望六十里共伐玻瓈江[illegible]鍾嶷微種[illegible]不[illegible]愛惜菊花[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守揆守湖而滿黃自號改[illegible]為開入都門先[illegible]奉事入[illegible]行帷幄[illegible]江[illegible]子則達文字浩千頃[illegible]空舍付公子坐[illegible]嘉穀誰復省空餘南畝[illegible]堂冷[illegible]公羊史復光景[illegible]一狐[illegible]公羊史復光景[illegible]一笑[illegible]髮頭垂[illegible]豐杠[illegible]老龍[illegible]愛惜菊花[illegible]鶴永[illegible]

回首觚稜一[illegible]採藥會須逢劍子[illegible]問禪何處識龐翁[illegible]歸來鄰里應迎笑新長淮南[illegible]送楊孟谷[illegible]我家峨眉陰[illegible]滿千家戀不自降子歸治小園洪[illegible]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illegible]邦相望六十里共伐玻瓈江[illegible]鍾嶷微種[illegible]不[illegible]愛惜菊花[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守揆守湖而滿黃自號改[illegible]為開入都門先[illegible]奉事入[illegible]行帷幄[illegible]江[illegible]子則達文字浩千頃[illegible]空舍付公子坐[illegible]嘉穀誰復省空餘南畝[illegible]堂冷[illegible]公羊史復光景[illegible]一狐[illegible]公羊史復光景[illegible]一笑[illegible]髮頭垂[illegible]豐杠[illegible]老龍[illegible]愛惜菊花[illegible]鶴永[illegible]

回首觚稜一[illegible]採藥會須逢劍子[illegible]問禪何處識龐翁[illegible]歸來鄰里應迎笑新長淮南[illegible]送楊孟谷[illegible]我家峨眉陰[illegible]滿千家戀不自降子歸治小園洪[illegible]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illegible]邦相望六十里共伐玻瓈江[illegible]鍾嶷微種[illegible]不[illegible]愛惜菊花[illegible]

春缸 [illegible] 送錢承制赴廣西路分都監

當年我作表忠碑 [illegible] 坐覺江山氣

未衰舞風尚從天 [illegible] 自南都謂至上 [illegible] 右臣之先也 牧駒時有渥洼姿 [illegible] 言拙郵報已 [illegible] 援琳到勳堪吹笛 [illegible] 置之勿復

我友顧子敦軀膂兩俊偉 [illegible] 便便十圍腹

羊叟不但貯書史容君數百人 [illegible] 一笑萬事已十年卧

江海子不見愠喜色 [illegible] 磨刀向猪

燕然 [illegible] 醽酒會鄰里 [illegible] 當時功名意豈

切歸來如一夢豈頻俞茂美平生批敕手 [illegible] 濃墨寫黃紙會當勒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illegible]

出為河北都轉運使 [illegible]

去 [illegible] 使相王旦天下皆言王旦賢頗但厚實實能勇如尊乃勇耳 [illegible] 諸公餞子敦以病不往復次前韻

君為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 [illegible] 上書豈留君言拙郵報 [illegible] 援琳到勳堪吹笛 [illegible] 置之勿復道出塵俱可喜攀與共六尺 [illegible] 誰言遠近門商須空振屐 [illegible] 會知何日一攜如霽後水 [illegible] 善保千金軀 [illegible]

吾州同年友猱若琴上星 [illegible] 當時功名意豈不假齡今如閩中鶴俛仰在一庭 [illegible] 事既喜違願天或止捨柴青 [illegible] 退翁守清約猶有餘擊鼓笛方入破

燕然 [illegible] 濃墨寫黃紙會當勒 [illegible] 西南正春晏發沿粘桂溯 [illegible] 廊廟登勳履 [illegible] 悠然一麾去 [illegible] 悠然向河朔坐念東郡水河來訖不 [illegible] 思見靈雨零 [illegible]

作人 我無謫仙句侍郎況香亭見清麗人行注 空驕內廄馬次公 翰林學士初入院侍郎多以詩如杜詩進駿馬行所謂先帝天馬 天使隨雲朝喜見無綠髮補春 為誰汝念永懷舊山東憑君寄丁寧

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

東來誰迎使君車知是丈人星上馬 杜詩丈人星上馬二親人未識 郎到向說施大公謂武王曰紂其人者無其德 丈人今年二毛初 仁杖與 君子不貪二毛也 登樓上馬不用扶 晉杜預上馬不用扶 必怒矣 使君自愛老萊衣前驅蜀人今不復談相如 中郎謂蔡文姬 史記司馬相如使蜀人以為榮 言未竟 太守必下 卓王孫 文君當壚 文君當壚 之不事事已 相如乃與文君 有更其事 一洗面 未盲用去住之間 士人知之為正則 春波如天湜平 湖 白詩 此句 見清麗 紅牡丹名見歐陽 花譜 記洛陽 牡丹 見歐陽 府曲名 諸孫懽笑爭挽留蜀人畫作西湖圖

送君應典鶡鶡裘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

斯文終典刑憂作浪飛鴻 漢王式王式子有論子歌曰論 浪水 王式子有論子歌曰論 浪之永矣可以濯我足 鞿羔聚熙 左傳六卿 於州徐應之春收太倉 白詩 高蓋駢羊 高蓋駢羊 白詩 公堂登歌鳳將雛 公 一落戎馬間五見霜華寒夜談空說劒 杜詩 壯士拂劒 看乾死螢 大公老 真境觀 雪書卷 羽翼 孔子 孔子卒原君 子方之靈 孔子歎子方之靈 吾道雖艱 杜詩 世人共圍 長史最旭也 杜詩張旭三 賢無不師 歎子何緣 聖 師 孔子歎百獸吾之 聖 師 孔子 歎百獸吾之 聖 師 孔子歎百獸吾之 聖 師 孔子歎百獸吾之 聖 師 孔子

簡書翔鸞鍾鵾腥峴峨有雛鳳捂竹養脩翎鳴呼
應嶙律飛舞儁廣廷 峨嵋老僧倫敬嶰谷竹徑白麻鳴以制
吾儕便歸老亦足慰餘齡
七第得官歲而諸公皆之得成都幕府授故 後大句感舊而作諸公皆
先生有贈韋韓諸詩故為此語 老亦足慰餘齡也

余與李鷹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嫗甚作詩送之

先生云李鷹陽翟人少知舉鷹為補弟試而在以必將鳥以為無疑是以詩去之
嘗以為無疑也以詩去之
所謂然出此說以詩去之鷹
言又阮嗣曰元瑜書記翩翩 政是樂也 平生謾說古戰場 文仲為故書皇甫士安
書送李士謙之漢工華陰令 君可及
士曰君加翩翩 過眼終迷五色亡 羅貢元

中試日五色亡 先儒蔡夫切迷惑不了
其或誤曰迷猶曰天昏祥陽日舉之
甚日照名矣 陸士衡不干乃外故謂
海生文生文唯貴不已於陵曰富
之生文曰非物元不可世外陵上
能所作生命即事莊所謂卷對不
孔我歎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紵五
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豈羊沽謝玉川 羊沽謝玉川 子詩見李古
前輯不識 為我醉倒春風前 城之寄王
詩注文 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 臞仙 歸家但
又指如以為列仙之流
君山洋洞形容其臞也
見長安月 見前日李詩心即李白詩與我浮
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 在此吾不食言

次韻坤元韻送成都高士敦參謀

高士敦
字仲雅

送錢穆父出守越州二首

穆父自謂
封有出守會稽

薄書常苦百發集杯酒今應一笑開京兆從教恩

林美（次公會稽郡名在東）內懷同職之而
中書舍人嘗會金鑾作賦命擧士有
陽永叔內制時未云也歐公自老
官名民以歌其人蜜書先後歌頌
歌云之一爲也亦因以勸於田
夫野老而已公無忘有取於此

送千乘兩姪還鄉

治生不求富貴讀書不求官讐妻孥飲不醉閑然有餘
歡君看龐德公耕白首終沒蠭豈無子孫念顧獨遺
以安鹿門上家風

獨完（丈人從漢陽襄州刺史領表不同未會入蜀府期
而不肯官祿後出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邑今獨完
之安最爲愚耳不知官祿不能自致不可期也表默息而去後使
鹿門山因採藥不返本傳注引襄陽記司馬德操嘗謂德公依倚
其實德公上先人墓德操入其室云祿元自的來視德公沒
又云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又祿元直云見明與龍也
又云司馬徽自有伏龍鳳雛先生岡爲誰曰諸葛孔明龐

士元也此四語皆是德公事或曰鹿門上家同祿下逸
其明當是襄陽耆舊傳鹿門自是襄陽西
岡名見上家自是襄陽西上家而上字
諸葛孔明也以故明識非
論有脫誤也

五子如一人奉養眞爲難

雖獨建節毋自驕奢自昔貴宗以爲已激況而能
曰勿貴乎逸固勸令廉其毋自以卑下與客同處祿宗拜之
累人寧我食無肝（肩安色也令聞故令聞故令聞
曰聞仲叔豈以口腹累人邪常論仲叔豈而同邪之乃貴
澈袍不言寒秀眉看我似兄亦復心開笑（才士仁我兄即大子
換之子也）忽然會我去歲晚留餘酌我豈軒冕大青雲意
先開送歸時松菊環以青琅玕（陸云二年成可以徑我
冠（陸云杜詩謝閣植木二年
大樊孫莫南十畝

西來四千里

（西來謂自東川來）

結茅舍曙花對談金鑾（坎公金鑾殿名在東內優同職之而
中書舍人嘗會金鑾作賦命擧士有
陽永叔內制時未云也歐公自老
官名民以歌其人蜜書先後歌頌
歌云之一爲也亦因以勸於田
夫野老而已公無忘有取於此

送周正孺知東川

得郡書生榮還家昔人重（師很之言七大夫公宮至四千石
所未嘗入武帝謂朱買臣曰富貴不歸如衣繡夜行
乃以太守爲會稽太守）而況東西川千騎許上冢（厚謂
定襄太守上書願過故郡因以下會此州人以爲榮）里門下車入父老
有記太守都尉以下會此州人以爲榮）里門下車入父老
自效爲（公皇甫謐高士傳李耳之師曾謂李耳曰關尹故將而
之安最爲愚耳不知官祿不能自致不可期也歐公自老
官名民以歌其人蜜書先後歌頌
歌云之一爲也亦因以勸於田
夫野老而已公無忘有取於此
山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者迎門下車之舊語
共還而內史坐事中自如園葛洪神仙傳九疑山時多所遺
武之美事甚美爲頌班下及也而其相下
武員字以族牌陽又被相如以中郎將使蜀太
守以下郊迎縣吏員夾道觀之相如以
爲榮）端如何武賢不事長卿寵（漢書何武字君公蜀郡
成都人以孝廉郎初爲太
山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者迎門下車之舊語
共還而內史坐事中自如園葛洪神仙傳九疑山時多所遺
武之美事甚美爲頌班下及也而其相下
武員字以族牌陽又被相如以中郎將使蜀太
守以下郊迎縣吏員夾道觀之相如以
爲榮）未應遺合抱（漢已屬延年詩一株雙果下
尚當屬（杜詩之詩故把一屬江
先手求去晚不勇（真公事見之漢高帝
棠陰盡復或相逢（周中太守相
養材傑杞梓方培壅（漢公孫弘傳
取用及把拔（民者宜修樹者其世

為文不加長其草檄和封之也其銘曰文乎有鬼神乎風水為真辭為其子誓乎

至野不聞竹馬迎細侯大錢送劉寵

也王莽時為并州牧世祖十一年又為并州牧其治行不減寵細侯後漢郭伋字子奇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拜伋問兒曹何自來來對曰聞使君來願各奉迎伋謝之遂與俱還至郡中大化徵為執金吾百姓攀車留伋大守部中大化徵為執金吾百姓攀車留伋山谷間出大喪百姓送之數千人云云寵延一大錢受之

雖吟公今有句絕神翁說與誰巧

此詩公今有句絕神翁說與誰巧

牛頭與樂兒峯雲木前堆壠

遊人指處白若卿山谷間出大喪百姓送之數千人云云寵延一大錢受之

冗西風吹好句珠玉本無踪

看畫古議祠百怪朝幽禁

送呂昌朝知嘉州

筆陣吾師書勢縱橫有餘力

遥知句豁路老稚相扶

聊為公今有句絕神翁說與誰巧

醉鄉追憲

不羨三刀夢蜀都聊將八詠繼東吳

卧屋梁上須臾益一刀滿其郡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為益州守又益二刀為州牧益之本字段玉裁曰三刀為州牧二刀為州牧益之本字八詠者也謝玄暉有八詠詩史○沈公自銅梁來復古書院臨江村舍藏山麓泉石清古相傳為沈休文讀書處八詠樓東吳則沈休文嘗有東吳八詠者也

臥看古佛凌雲閣

九峯寺有太帝之像明月湖在州治下東○九峯寺在州治東湖故出也

得句會應緣竹色

鶴思歸笭寒復為重聽吹公事繁見上注

横空好在脩眉色

子由送之南山詩天宇淨脩眉見上注○眉公先生張氏嘉州詩云少年本騎高戶侯頁不數眉山時作凌雲詩云安得高車駟駿馬東出峨嵋橫翠霞眉山在嘉州東南八十里

送子由使契丹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

子由之遠也有南山在嘉州眉山在嘉州京師左以西○眉公先生張氏嘉州詩云少年本騎高戶侯頁不數眉山時作凌雲詩云安得高車駟駿馬東出峨嵋橫翠霞眉山在嘉州東南八十里

不辭馹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毛

之騎子不為小權以自煩

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陵春

子由之念樂府武陵春言子由之念樂府武陵春言子由之念樂府武陵春言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二十二

送別下

詩五十六首

座上復借韻送許朝奉 許朝奉先生言詩顯慶州所見又隨
宦左藏顧 (宋公先生言許朝奉名)

雲間踏白看纏旗 (宋公先生言許朝奉軍中有虎翼白馬過行與以為光耀) 莫忘
西湖把酒時 (宋公言許朝奉與公杜詩云對君白馬過行與以為光耀也) 樽前羌
婦雜胡兒 (宋公言許朝奉與軍也) 夕烽過後人 初醉 (師各舉遠上平聲又去聲也) 春
鴈來時雪未消 (為問從軍真樂否書來粗遣故人知 (編杜詩云遣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按公先生言許朝奉與軍有苦寒行起問所從來又本李正封詩從軍遣之聽句云從軍苦云衆淚笑青油幕者)

送鄭宗古還鄉

廣漢有姜子孝弟行里閭 (廣漢姜詩事見後漢列女傳人事母至孝) 赤眉雖豺
虎弛兵過其墟 (赤眉劉漢末青赤眉賊兵而過已墓馬大驚有甘公名公亦知星 ○按酈善志云秦有甘公名公按漢李郃漢中南鄭人善河洛觀星有石申夫甘公名公亦知星 ○按酈善志云秦有甘公名公) 南鄭有李郃得妙甘公書 (留別詩注
泉無復雙鯉魚 (見李郃留別詩注) 至今空清
坐指流星嫁為倒兩使車 (後漢李郃字公業門徒百人常夜列星位分告使者當過賊界
二子餘 (後漢宗古事親孝亦精於星占郡舉孝廉宗古辭母曰二君發京師
及樵漁 (宋公忠文公謫化州分野故知之耳) 抱關不肯仕布褐蒙貓頭 (宋公忠文公謫化州以言事郃門徒百餘人事母至孝) 西南固多士君得
肅望之傳王仲公論謂望之隱二反抱關負) 憲臺梁忠文公搜士
二子餘 (憲臺梁古事親孝亦精於星占郡舉孝廉宗古辭母曰二君發京師
及樵漁 (宋公忠文公謫化州分野故知之耳) 抱關不肯仕布褐蒙貓頭 (宋公忠文公謫化州以言事郃門徒百餘人事母至孝) 西南固多士君得
肅望之傳王仲公論謂望之隱二反抱關負) 憲臺梁忠文公搜士

身事幽討 (後漢逸民傳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變名姓隱
不食心惻當何如 (莊子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梁惠子恐
乃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謂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嚴光
二子餘 (後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變名姓隱
身事幽討 (後漢逸民傳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變名姓隱
不食心惻當何如 (莊子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梁惠子恐
乃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謂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嚴光
及樵漁 (宋公忠文公謫化州分野故知之耳) 抱關不肯仕布褐蒙貓頭 (宋公忠文公謫化州以言事郃門徒百餘人事母至孝) 西南固多士君得
肅望之傳王仲公論謂望之隱二反抱關負) 憲臺梁忠文公搜士

送許朝奉

姜君飄蕩一虛舟 (莊子有虛船來觸舟而不怒公社詩云對君白馬過行與以為光耀) 來觸
塘干日遊水洗禪心都眼淨 (宋公言許朝奉同遊西湖云上下碧流清
以眼) 山供詩筆總眉愁 (宋公言許朝奉眉如遠山) 何日五
湖俊范蠡種魚萬尾橘千頭 (貨殖傳范蠡既雪恥乘輕舟以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居無何之人也) 雪中乘興真聊爾
安得還來夜坐討 ○晉祖逖傳逖與劉琨俱聞荀勗善音樂逖謂琨曰此人非能音樂
水銀少許同冰拌油菜碎之和拌入曲膜中經云以生油膜內元子二拌千頭事見楊
四十九日開向水取膜內元子二拌千頭事見楊 ○宋公謫海南詩云
之少許一拌即一魚乃無窮活水益中 (莊子云物之
仲元即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予錢塘留半
歲既行作絕句五首送之

仲君昔弟多學 (後漢范滂字孟博少厲清節多
孝而識之) 壬子清脩寡言 (後漢謝安兄弟
敦此客問滂為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曰吉人之辭寡 ○宋公謫海南詩云寡言師法君子也) 病後空驚鶴瘦
時來或作鵬鸞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鸞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病後空驚鶴瘦
海角頻君遠訪江源與我同來剩作數詩相送莫
教萬里空回

三人一旦同行 (二子與秦少章同寓留下高齋月明遙
想蒲舟京口尚餘孤枕潮聲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國彌年空使羣顱玉頰 (宋公
舉顱王顱先生之子也) 長懷鄴下悽然
為予遠致愁勤瑞草橋邊老人紅帶雅宜華髮 (羅浮山
有老人紅帶垂髮)

詩文餘源云王慶源以恩賜清宮居於青神來從東坡求紅帶坡作長句贈之詩在集中 白滕光遠新春 老人王慶源也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二首 蒙仲時為越州倅坡自潁州召還過之云滕下五車就潤州今第二家閑絕前人又俊義折腰五斗米萬人回首王孫自注君出蘇綽林門下有春草和君詩二子有如璞白鷺洲江相照雪衣明

誰識天閑老驥不爭白日暮途長 師道云子瞻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送盡青雲九子 丈夫又言撫父有九子也言撫父年少前伯子朝日將母承天已老為君作郎猶並立南史何承天已老為君作郎猶並立宿云風凰將九子好母何言耶 歸去令郎舟五湖 舟次五湖

寄語竹林社友同書桂籍天倫王郎獨為鬼錄世間無此玉人 蜀製公稽衛玠玉人 晉謝之玉人

五字古原春草 謝白居易以詩謁顧況況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古原草送別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乃改容曰道得如此居亦易耳 頗願身為漢家守載酒時作 書春風吹又生況乃改容曰道得如此居亦易耳 千金漢殿長門 以悟上 紲緯尚餘三策 賈誼老 諸孫任 鍾毓老成人尚有典刑

介亭餞楊傑次公 寺隱南中郡守祖餞之所 朝千里在目先生餘次公于此亭也其詩云云

盥與西出登山門 盥與明府王盥曰 嘉與我友尋仙路 次公州國經云介亭在舊治樓聖果寺後 村舟青明滅風竹碧璀璨 路口有風竹碧石下山水淺深淡如圖環佩之聲無異武陵桃源 佩玉柳子厚文曰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千巖萬壑爭秀 琴樽若仙此語誰解道 隱李白歌曰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請君見月時登攬笑談萬事真何有一時付與東巖酒 巖人家白巖有名 歸來還受一大錢 見漢扈正扈生好意莫違新製更 能此詩中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雖之以謔君見月時登攬此語出李白帝城下兩翻盃 盃老杜詩白帝城中雲

今晨頓雪暮卷千

故論仙其詩云解道盛江學如謝
眾賢劉元暉後人服用此格然愈工

送李膠通直赴清溪大睦宇才元

忠文文正二大老 司馬溫公忠文公范蜀公君之師友○續孟子言伯夷太公二老若天下之大老也 蘇
李廣平三舍人 孟子容宋太常封還李定詞頭天下謂之三舍人 喜兄
通家賢子弟 續孔融謂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我與君累世通家 自
言得邑少風塵 按公登第時有詩京洛多風塵○任昉適梁公說耳士固有志何至托迹于 從來
孰利閑心薄此去溪山移 厚齋詩盡是寄兒

錢塘初識小鸞鸞 厚齋詩盡是寄兒

天上鳳凰雛 揚雄解嘲鳳凰雛其翔千仞之上

送程之邵奔判赴闕

夜光不自獻 漢史記卞和獻人必道夜光不獲剖璞而至則世因而至則也
天驥良難知 漢東方朔傳良言千里之足不如一狐
或出五羖皮 厚齋百里奚亡虞秦穆公以五羖皮贖之秦穆公委以國政 賢哉江東
守收此幕中奇 無華豈易識 子仁漢章帝幸東巡因變
得不自隨留君望此府 子仁舊唐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而好學家貧躬耕以養父母 既
其義二年促滕語一旦長挹辭林深伏猛在莽改 助我怜
潛珍移 大公兵法以言虎潛於淵以言龍先生又有龍蛇隱九淵之神龍豈池中物潛以自珍 去
此當安從 吳君徒自悲 會君珊連牒當今盧閣宜
去矣會有合豈常懷其私

送江公著知吉州

三兵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 厚齋公著桐廬公舊墅在今睦州

白馬津頭春水來 厚齋九域志滑州胙城縣有白馬津一名白馬津

使君已復冰堂酒更看重新畫舫齋 次公先生又有流杯閣詩在滑州白馬津滑州之地也歐陽公舊守滑州有冰堂酒法作盎
子却西 白魚猶喜似江淮 厚齋公著知滑州胙城縣閑適君指見似江淮

道傍垂白定沾巾正似當年綠髮新故國依然喬木在（韓愈子湘之字）尚有故園耆舊（耆舊猶言耆老）猶有世臣之論也　與刑復見老成人（謝）

（韓無老成人尚有與刑○按公老成人指言謝安事與刑指言王導後漢孔融與禰衡書曰同坐曰禰無老成人尚有與刑）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我觀文忠公四子皆超越（文公謂伯和仲也）仲也徑寸珠照夜明如月（韓愈猶其珠也）好詩真驗兒（韓愈猶其詩也）下筆先落鶴知音如周郎（謝安侄玄字長兒小字羊鶴）議論亦英發（謝朗字長度）文章乃餘事（謝朗善屬文）名字書竹帛（謝朗著論行於世）

（文公謂伯和仲禮老成人尚有與刑○按公老成人指言謝安事與刑指言王導後漢孔融與禰衡書曰同坐曰禰無老成人尚有與刑）

長白主（謝安字安石）自擬吾曰比爾（謝安嘗謂其侄曰比爾子弟）名字書竹帛（謝朗著論行於世）

父沒二年少俱有千里骨千里不難到莫遣歷塊蹶（謝玄字長度）

（文公謂伯和仲禮老成人尚有與刑○按公老成人指言謝安事與刑指言王導後漢孔融與禰衡書曰同坐曰禰無老成人尚有與刑）

沒（文公謂伯和仲禮老成人尚有與刑）傷心清潁尾（謝玄子瑍瑾）

（文公謂伯和仲禮老成人尚有與刑○按公老成人指言謝安事與刑指言王導後漢孔融與禰衡書曰同坐曰禰無老成人尚有與刑）

長白主（謝安字安石）自擬吾曰比爾（謝安嘗謂其侄曰比爾子弟）已伴白鷗

（文公謂伯和仲禮老成人尚有與刑○按公老成人指言謝安事與刑指言王導後漢孔融與禰衡書曰同坐曰禰無老成人尚有與刑）

沒（文公謂伯和仲禮老成人尚有與刑）傷心清潁尾（謝玄子瑍瑾）

（文公謂伯和仲禮老成人尚有與刑○按公老成人指言謝安事與刑指言王導後漢孔融與禰衡書曰同坐曰禰無老成人尚有與刑）

到莫遣歷塊蹶（謝玄字長度）

（文公謂伯和仲禮老成人尚有與刑○按公老成人指言謝安事與刑指言王導後漢孔融與禰衡書曰同坐曰禰無老成人尚有與刑）

送歐陽秀才赴關

先生豈止一懷祖郎君不減王文度（謝朗字長度）勝上幾日今

散對影雖忘月與吾 都中月湖與故湖趙事明隆慶中相
寶客之盛酒明所未有故不載 日 故湖業文成之遺去矣 何
甘棠湖 景文近甘棠湖 陽歐云此江若更作春酒一變
送王陳朝散赴闕
我家衡山公清而畏人知 綱目良史傳胡威清之子也武
帝嘗謂侍臣曰卿等謂威畏公清對曰臣不知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臧否呂出口 臧否言其遠口不減己人物默
識如著龜權子棋把中 晉王導子也導嘗與王朗曰自謂行步不及中少軍功取封侯者
曰云有驥縣姿 武公陶詩開居二十載 物子曰驥雖千里之才非伯樂不至 尚依
郎詩怪我一年長而你十年衰同時幾人在嘗歌
悲白髮 杜詩開居二十載 物子曰驥雖千里之才非伯樂不至 何疑揭來清顏上添
言易 文人不妄語果效此 武公陶詩開居二十載 物子曰驥雖千里之才非伯樂不至 胡爲三千載
送潞都曹 并引
乘崖公在蜀 范蜀公東齋記事談自蜀代去閱一老
十年公蒞蜀於陳詩王僧孺傳僧孺自蜀代去閱一老
乘則遠年不利物 其物 其人九其物 四日 其 年 白 其 十 年 衰 開 作
有錄事參軍老病 公蒞蜀於陳詩王僧孺傳僧孺自蜀代去閱一老
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
客情薄山色不如歸 其 濃 公 其 山 之 曰 吾 過
矣同行有詩人而吾不知聞而悔焉之子
幼時聞父老言故不問其姓名今都昔路
以小 求致仕子 可乃棘 聞
人 作詩送之并送 古民 慈獻二

譙譙青城雲捐蛤峨眉月（次公此篇推反覆用峨嵋雲月地在錦江自為青城山則峨眉也峨眉則峨人倒西佳氣縹緲鍾靈秀人山則峨眉也峨眉則峨眉雲客不唾青城地勢愛丈人山前揖近幽意交相落青城山氣云蜀之山近江原者通謂之峨山連峯接嶂極高峯又李白云蜀山月半輪秋入江水流千里也峨眉青城乃第一峯也峨眉地記云青城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五千里）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蜀王中白雲呼我歸我遊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峨峨天一方（李子安文選注）

（物行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厘）（東子山京江南縣云十里五里短亭長亭）隔夢尋西南路默數短長亭跳波吹枕屏送君無（山水志語曰江其源出十大香湖嘉陵分）聞嘉陵江（山水志語曰江其源出十大香湖嘉陵分）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明也言亭亭皆話慈竹相連生根不離母故名之焉）也父老拜馬下不用驚走藏使者我友生聽訟如（使者謂梁州刺史以家人法待使者買之）家人（使者謂梁州刺史以家人法待使者買之）細說為汝評若（山海經曰）

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為話腰腳輕猶堪踏泉石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二陳既妙士兩歐惟德人（次公二陳言時道德常師世兩歐言歐陽季默也）王孫乃龍種（龍姓南良王孫謂陳傳良公權德隆也）五君從我遊傾瀉出怪珍（簡淡長王孫詩高節子孫賢自與常人殊）俗物敗人意（讀書千指為竹林之趣亦陳傳良公權德隆也）世有簡雲鱗（陳傳良公權德隆也）水吹玉虎鬚（次公先王府職縣中四史文用字錄載縣中四史文用字錄載縣中四史文用字錄載

之何則不行
嘉酬之事

次韻范溍贈白頭

但當記苦語高節貧白頭
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 千仁文選注魏許階開門于何之世網重來未可期 西來庾公塵 晉書王導薨庾亮雖在外事而內不能平嘗過西風輒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汙人 見一麥禾 吳公春秋莊十年見一麥禾未卜牛見也 未覺舟車多秦郎忽過我賦詩如卷阿 詩言求賢用之 君來春酒熟共看山櫻花 詩言來賢用之 西河 禮檀弓曾子喪其子哭喪其明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西河之上 後生爭名士欲薦 味深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 空悲歌小范真可人 吳公恒過五戴 獨肯勤收羅瘦 贈行

苦說我妙語悶跋跎西羌已解仇 漢趙充國先零羌叛充國上書言解仇與國相親之勢 烽火連朝那 漢公朝那西羌地名 贈行 馬識驟耳 伯樂相馬有驟耳 和睦周恤雲和之琴瑟 詩言兄弟之親 坐籌付公等 晉書謝安與客圍棋謂謝玄曰卿與誰了之玄曰了不關人 近聞郎季生 李商隱詩 拈桐得雲鵲借一柯 陸雲與兄機書曰譬如鵲巢林不過一枝 贈行

送晁美叔

我年二十無朋儕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叩門如有求頗然病鶴清而脩 謝公喟然嘆曰此子神清而脩 從子遊翁如退之跨朝天 韓愈詩云願子遊翁如退之跨朝天 放子出一頭 嘉祐初歐陽子由京師公公令我來從歐陽公游又云放子出一頭 酒醒夢斷四十秋病鶴不病胥會時惟有我顏老可羞 子由送美叔詩云顏老可憐 醉翁寬客散九州幾人白髮還相收我如漂泊自謀正作尚書已過優 晉書畫王述字懷祖拙於自謀正當作尚書耳 送陳德林赴真州

贈孫莘老

新苗未沒鶴 晉退之詩燕昵新苗沒 老葉方翳蟬 千曰蟬文閑樹之南清 綠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覓有紅頰醉卧皆華顛家家機杼鳴樹樹穀粟懸野無佩

君爲縣令元豐中秉公廉功利以病罷歸欲言之路無從後書諫臣以自通（諫臣職言之地）元豐天子（元豐天子神宗皇帝也）我時疋馬江西聞之逆旅言頗同老人愛君如劉寵（後漢劉寵會稽郡有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寵不受叟曰府君不受錢何以教我寵曰以此錢與叟父使自買酒寵乃取一大錢與之叟謝而去）小兒敬君如魯恭（後漢魯恭爲中牟令聽訟之次有雀生其庭恭以爲政之所致不忍欺之故雀不去）騶來明目達四聰收拾馹騎充北空（馹騎之騎也）爾來四聰之目達收拾馹騎之士空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君爲赤令有古風（元公東坡京惟開封南京惟宋城此京南之赤縣也）政聲直入明光宮（漢明光宮名在未央宮北）明光宮高名冠西京（西京謂長安）天既如海養蓼龍（漢文帝時趙王遂譖其弟淮南王長謀反廢之蜀嚴道卒淮南王長之子孫舉制策文帝時超遷之蜀嚴道卒）并收其子豈不公（君之子孫舉制策文公謂其子孫也）不用覓心九千里安西都護（安西都護府治龜茲國）護國西門（元公東坡京惟開封南京惟宋城此京南之赤縣也）白沙何必須此翁（白沙縣名屬北地郡）

送蔣頴叔帥滄州并引

頴叔出使瞻覲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漢高帝以爲有深入之計）終帶我亦可（漢賈誼書匈奴和親誼以爲不可）承明正須君（漢東方朔傳朔上書自陳曰臣朝受詔夕發明夜到公車）

詩一篇以今我來思爲韻致遠歸之意（詩小雅）

我字

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漢高帝以爲有深入之計）終帶我亦可（漢賈誼書匈奴和親誼以爲不可）承明正須君（漢東方朔傳朔上書自陳曰臣朝受詔夕發明夜到公車）緩帶我亦可（漢羊祜鎮襄陽緩帶輕裘）字槃藻火（漢尚書畫宗彝藻火）自爲王朋行者（漢王朋行者）正坐喜論兵（漢趙充國年老上書願屯田軍攻之不下死傷無幾）臨老付邊瓊（漢前漢丙吉爲宰相長安頃斜曾其人乘）新詩出塞笑傍人（漢李廣利伐大宛以李哀人爲貳師將軍）困被嫉（漢李廣老數奇不封爲誰）及所擒（漢李廣老數奇不封爲誰）知其人老少（漢趙充國年老少）我欲效杜楊（漢杜延年杜周子杜欽杜鄴杜業）抑方期（漢元帝時張子房從赤松子遊）娜（漢元帝時張子房從赤松子遊）思兩蜀（漢元帝時張子房從赤松子遊）又詩云期娜其羽（詩大雅）

送襄陽從事李友宗歸錢塘

君杭稽五歲（師川按年譜先生熙寧四年通判杭州凡三年又元祐四年知杭州凡二年）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卜西湖鄰良田不難買靜士誰當親驛張既超然老潛亦絕倫李子冰玉姿（晉書畫卓云得衛玠一語便足了此身）

送蔣穎叔帥滄州并引

君爲縣令元豐中秉公廉功利以病罷歸欲言之路無從後書諫臣以自通（諫臣職言之地）元豐天子（元豐天子神宗皇帝也）我時疋馬江西聞之逆旅言頗同老人愛君如劉寵（後漢劉寵會稽郡有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寵不受叟曰府君不受錢何以教我寵曰以此錢與叟父使自買酒寵乃取一大錢與之叟謝而去）小兒敬君如魯恭（後漢魯恭爲中牟令聽訟之次有雀生其庭恭以爲政之所致不忍欺之故雀不去）騶來明目達四聰收拾馹騎充北空（馹騎之騎也）爾來四聰之目達收拾馹騎之士空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君爲赤令有古風（元公東坡京惟開封南京惟宋城此京南之赤縣也）政聲直入明光宮（漢明光宮名在未央宮北）明光宮高名冠西京（西京謂長安）天既如海養蓼龍并收其子豈不公（君之子孫舉制策文公謂其子孫也）不用覓心九千里安西都護（安西都護府治龜茲國）護國西門（元公東坡京惟開封南京惟宋城此京南之赤縣也）白沙何必須此翁（白沙縣名屬北地郡）

送蔣穎叔帥滄州并引

頴叔出使瞻覲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漢高帝以爲有深入之計）終帶我亦可（漢賈誼書匈奴和親誼以爲不可）承明正須君（漢東方朔傳朔上書自陳曰臣朝受詔夕發明夜到公車）

詩一篇以今我來思爲韻致遠歸之意（詩小雅）

我字

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漢高帝以爲有深入之計）終帶我亦可（漢賈誼書匈奴和親誼以爲不可）承明正須君（漢東方朔傳朔上書自陳曰臣朝受詔夕發明夜到公車）緩帶我亦可（漢羊祜鎮襄陽緩帶輕裘）字槃藻火（漢尚書畫宗彝藻火）自爲王朋行者（漢王朋行者）正坐喜論兵（漢趙充國年老上書願屯田軍攻之不下死傷無幾）臨老付邊瓊（漢前漢丙吉爲宰相長安頃斜曾其人乘）新詩出塞笑傍人（漢李廣利伐大宛以李哀人爲貳師將軍）困被嫉（漢李廣老數奇不封爲誰）及所擒（漢李廣老數奇不封爲誰）知其人老少（漢趙充國年老少）我欲效杜楊（漢杜延年杜周子杜欽杜鄴杜業）抑方期（漢元帝時張子房從赤松子遊）娜（漢元帝時張子房從赤松子遊）思兩蜀（漢元帝時張子房從赤松子遊）又詩云期娜其羽（詩大雅）

送襄陽從事李友宗歸錢塘

君杭稽五歲（師川按年譜先生熙寧四年通判杭州凡三年又元祐四年知杭州凡二年）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卜西湖鄰良田不難買靜士誰當親驛張既超然老潛亦絕倫李子冰玉姿（晉書畫卓云得衛玠一語便足了此身）

生矣公堤不改作姚嶺行開新（宋公公堤在府東先生所築杭人謂之蘇公堤也）天隨山也幽夢隨子去松花落衣巾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壯久無此士我晚得王孫（晉文選左思詩世謂高拉英俊而下僚）綠門前冀黃爵宇宙公公也）白首沉下吏（晉文選左思詩世謂高拉英俊而下僚）綠衣有公言（宋公當時人有未辭此句謂之先生先生曰吾安敢引盡師是經其宿哦不還耳然後知綠衣指朝蓋謂綠衣乃詩篇名耳安之罪也）哀哉吳越人久為江湖吞官自倒帑（宋公許以惠吳越之人久羅水患官帑匱竭而歲不能繫元之歉民也）近聞海上港漸出水底村願君五袴手（漢范史注招此半救瘡（漢書項羽曰誠能以蜀馬要劉之胡罷救。伯恭文粹一見刺史天（唐文選左思詩世謂高拉英俊而下僚）綠以起（晉文選左思詩世謂高拉英俊而下僚）綠去路城西偏（晉文選左傳鄭伯使公孫段伐京京叛之京人又

邊城歲暮多風雪強歌對酒難月苦（次公玉帳將軍帳也古有玉帳經杜送韓公詩公時鎮荊南故引之）猶于帳術李白司馬將軍歌）曉出冰河裂斷蓬飛葉卷黃沙紙有千林髮髮花（原曾子固云齊地葉甚夜氣如雪出潤濕開花如可愛齊人謂之雪花故杜詩亦云）為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徘徊（杜甫喜達行在所詩今上統戎二年二月二日肅宗自鳳翔還京師五月一日制以左拾遺徵之即此詩也）應博我居其間蒲且諾（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曹子建云二云夫規困布發一機兩會建以郎拿委功曹為語曰故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事成瑨但坐誅）南陽太守出公茅弘舊成瑨但坐誅）僕夫為我催歸棹要與北海春水事先回

次韻和錢穆父送別并求潁遞酒

聽鑣接武兩長身（潘岳秋興上陵武帝坐下布武○次公長身之狀）鷺行中語笑親九子家君門戶壯（謝安與兄弟各有所愛甥姪皆聚之安曰子弟亦復佳耳謝玄車騎將軍謝石冠軍謝朗東中郎將謝淵內史謝川小謝羊曇）是時已有九子謝公以九子為少傳一日大會賓客二大夫也）八州於我往來頻（次公宛丘先生自號也宛丘屬陳州又徙潁州又徙揚州又徙揚州七年復揚至此又知定州前後凡八州也）竹閣東府開（孫公弘自揚步數年至拿相封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便乞西湖洗塵盞（次公宛丘先生自號也宛丘屬陳州有董戶而學先生云本欲乞錢開就東府對耳唐書顧況傳有生離死別一曲）更向青齋覓酒杯（次公惠州有青州從事謂到彼地）息要知從事是何人（漢晉始置從事者如部者自擇所部賢才為之故曰從事）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瞿安常赴閤兼寄子由

中山保塞兩翁遨卧治雍容已百年（次公中山定州也閤謂保州也卧治之者也）顧我迂愚分竹使（借用汲黯為淮陽太守上謂曰淮陽吏民不相得吾欲以汝重卧而治之黯為二千石治之者也）與君談笑用蒲鞭（漢循吏傳魯恭為中牟令以禮讓化民不忍笞人但用蒲鞭罰之示恥而已）松花三徑思元亮（陶淵明歸去來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何時曛蕩洗瑕謫（次公曛蕩高安客舍言筠州也筠州治高安縣時子由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也）神游黃檗參洞山（寰宇記洪州高安縣有洞山良价禪師鉢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鉢州洞山良价傳錄封洪州故云）何時曛蕩洗瑕謫（次公曛蕩高安客舍言筠州也筠州治高安縣時子由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也）神游黃檗參洞山（寰宇記洪州高安縣有洞山良价禪師鉢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鉢州洞山良价傳錄封洪州故云）君歸駕為相追攀梨花寒食隋江路（厚卿與錢穆父為姻家穆父永嘉人厚卿亦永嘉人故云）

孤臣南遊憶舊管（次公宛丘先生自謂也宛丘屬陳州有董戶而學先生云本欲乞錢開就東府對耳唐書顧況傳有生離死別一曲）亦何事來收鑾艤舟（董卓亡龍岡寫龍岡則惠州江之處所也）置酒椰葉枕榔間高談已笑衰語陋（次公宛丘先生自謂也宛丘屬陳州有董戶而學先生云本欲乞錢開就東府對耳唐書顧況傳有生離死別一曲）清詩孱博羅小縣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志還君應回望秦與楚蒼茫漢水愁秦關我亦坐念高安客（次公高安客指言筠州也筠州治高安縣時子由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也）神游黃檗參洞山（寰宇記洪州高安縣有洞山良价禪師鉢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鉢州洞山良价傳錄封洪州故云）君歸駕為相追攀梨花寒食隋江路（厚卿與錢穆父為姻家穆父永嘉人厚卿亦永嘉人故云）

欲少年共飲於繁花之下種長堤以繫遊船坐客皆吧之或曰昨詩者勞逸不勝慰 兩山遥對雙蛾翠歸耕不用一錢物惟要兩山飛尋顏王蘇州跋記分我 蜀本作屬生深山石崖間主人攜之石上若前輩然者員原秘也 光爛斑 韓大用秘契閱金鼎文有一二字不識天下應此中應人民 助我金鼎

再用前韻

榮天雙鬢如霜官始知謝遣素願酸 蜀逸天有一二字不識善書者詩口聲帆樂素口場小垂腰長掛二長鏡去也 幻棄人間 蜀本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泡影 俄習勘酒聊爾耳 蜀本習作慣當已未能免俗耳 覓仲大忍茂弘琴 弘琴 蜀本琴作琹導琹當作琴 行樂以客意不盡風騷之興至已而 蜀本作已而不樂樂不樂不堪歡之意 我兄綠髮蔚如故已了夢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

李冰代蜀守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外長沃千里號為陸海民恩其惠立祠在灌口山

錦盡霜翰翻熙碧向吹公籍潰新銅鏡如言白髮也白髮翻去而向吹公籍潰新銅鏡如言依然也 朝行犀浦催牧羊 吹公犀浦在郫縣西青城山記云李冰時五石犀以壓水一在青城一在成都市橋一在江中犀浦鎮一在灌口二在犀浦 夜渡繩橋看伏龍 吹公繩橋在灌口引魚架之故云繩橋昔李冰子孫禁之故今山上有伏龍橋。○按漢石紀天漏子閒云沈犀於此今山上有伏龍橋 莫數倦游無駟馬 蜀本作無駟馬 相如傳卓王孫曰有一女好文君不肖故與司馬相如竊而奔之文君恥之昆弟諸公不肯分財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 要期老健敵孟鍾子雲三世惟身在

送邵道士產肅還都嶠

嶠山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曰青城之天在蜀州

為向西南說病容 蜀逸病容二壯不從官

送柳子玉赴靈山

出車方騶便猛回此心未若老已先灰何時要入真

留別 詩十四首

和董傳留別

長安諸有詩云古來風義貴才少送此公獨高士稱詩我是天然陳玻相從辭巍公巍

鸕鷀綸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次公數之詩人之能爲人由腹書有詩）厭伴老儒真可畫（木紙謂其爲雄也○次公小時從學於蔡千秋千秋數稱其聰明後漢劉昆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由是東京稱之）烹魚飄葉（魏侯漢劉昆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講訖輒以麥飯魚羹飴之）鱠縷（次公小誰從學詩口傳三禮兼通大義尤長於論難成帝時徵入宮與博士論石渠議奏擢爲諫大夫給事中）絲蓴（晉張翰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而歸）千里之留別二首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子由蘇轍字南都今河南商丘縣陳今屬河南淮陽縣）尚能哀楚囚（左傳鍾儀南冠而縶有司以告公使吏入興之稽首而對）相逢（杜詩寄賛上人興子美詩上人與我俱東征）話（杜詩寄賛上人興子美詩上人與我俱東征）新濕字（新濕字如鴉（新濕字如鴉）綠字如蒲（綠字如蒲）皆言初生之時也）如鴉（新濕字如鴉）綠字如蒲（綠字如蒲）皆言初生之時也）眼亂行（杜詩春風花欲語）春馬（杜詩春風馬正驕）蹄疾（杜詩春風馬正驕）一日看盡長安花（杜詩春風花欲語）眼亂行（杜詩春風花欲語）春馬（杜詩春風馬正驕）蹄疾（杜詩春風馬正驕）一日看盡長安花（杜詩春風花欲語）囊空不辦贖金龜（唐制三品以上佩金龜）勢（杜詩春風馬正驕）春馬（杜詩春風馬正驕）蹄疾（杜詩春風馬正驕）一日看盡長安花（杜詩春風花欲語）眼亂行（杜詩春風花欲語

小行政在縣北桐柏廟知君坐要兒女困悔不先歸弄清泚墾埃我亦失收身行此蹭蹬尤可鄙寄食方將依白足雖不及來有年詔書儻許歸田里附書未免煩黃耳往鄰舍却下關山入蔡州飛鴻渡關山爲買鵝三百尾願君亦莫歎留別子由三首兼別遲

知君念我欲別難我今此別非他日風裏揚花雖未定雨中荷葉終不濕三年磨我劘百書一見何止得雙璧

滯留西漢司馬遷傳是歲天子由卜式言以南越反遷太史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疾卒公羊傳華元出奔有言六十小朝

先君昔愛洛陽居卜居不決而卒公羊傳子仁後子由卜居不決我今亦過嵩山禁

滯之封而太史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聞緱氏好泉眼水之南鳥重氣牌河湯鳥辭命水之南山人又舉杜甫重過何氏詩山泉煎茗乳僕射相攜白接䍦

井瀉冰玉遥想郤軒照水開兩翁歸隱非難事惟要傳家好兒子

兩翁公羊傳子仁後子由卜居不決

憶昔汝翁如汝長筆頭一落三千字壯人聞此皆大笑慎勿生兒兩翁似不知樗櫟爲明堂

樗櫟喻不材

編崔以苴豬公羊編雜綴茅北左陳戒取一編崔以塗之

如舜月酒如綠蟻新釀中有小餅

酥與飴慇懃知合浦人常誦東坡詩好在眞一酒爲我醉宗貧（襄陽人宋之問貶瀧州參軍過江北歸作詩曰宗貧嘗自說家在洛陽東又曰故園東望路漫漫雙淚流恩賜還鄉井魂隨北鴈歸）

王子立去歲送子由北歸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賦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

米盡煎人典破裘送行萬里一鄒游（次公頴濱公與蔡明遠帖云聞鄒浩云云）解舟又欲雖君去（與明遠同來故至采石計其不久必合從淮泗之間脫若未到見之宜傳此意）中夫子終不見（唐代宗皇后卒於內中陳玄禮張韓初不相識乃吾以睦王述爲奉迎太后使分命諸王諸宅吾亦與焉獨吳國公主不至問之曰吾所有事皆東京舊同歲而去臣周行天下然卒元之世無聞焉）著自爲（又公野莊公實母婁氏王城縣君封人聞之有感於心而母子如初）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

千章杞梓蔭雲天（唐史記貞觀中特皮筆自書傳於世也雖其有材皆實用之）擁散誰收老鄭虔（鄭虔成都草堂詩劇公稱老書師）浮白裏（續晉陽秋魏文侯飲羣臣酒已飲不盡者浮以大白）豐年及我挂冠前（淳祐詩中又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今宵嚴鍾鼓三更月（淳祐詩中今歲夜初會中家萬里社簫枝上月三更）野宿貔貅萬竈煙（次公史記始皇帝崩葬畢事紀生引野宿發喪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門塞積書夜到甘泉宮亦應幾羽檄）太息何人知帝力（漢書帝力於我何有）歸來金鼎看顛倒（次公史記始生子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有（次公退之城南聯句熟搗香糜）

古戍聞長笛客來見大姊喜逢將軍（程嘉仲孤遊而生去病既貴嘗與侍者衛少兒通而生夫病既貴嘗與侍者衛少兒通而生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腓也）開皇古桃空記面（隋文帝外家呂氏）

中夫子終不見（唐代宗皇后卒於內中陳玄禮張韓初不相識乃以睦王述爲奉迎太后使分命諸王諸宅吾亦與焉獨吳國公主不至問之曰吾所有事皆東京舊同歲而去臣周行天下然卒元之世無聞焉）西河郡守誰復識（子貢子夏子游爲西河守）讀公對人著自爲（又公野莊公實母婁氏王城縣君封人聞之有感於心而母子如初）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

千章杞梓蔭雲天（唐史記貞觀中特皮筆自書傳於世也雖其有材皆實用之）擁散誰收老鄭虔（鄭虔成都草堂詩劇公稱老書師）浮白裏（續晉陽秋魏文侯飲羣臣酒已飲不盡者浮以大白）豐年及我挂冠前（淳祐詩中又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今宵嚴鍾鼓三更月（淳祐詩中今歲夜初會中家萬里社簫枝上月三更）野宿貔貅萬竈煙（次公史記始皇帝崩葬畢事紀生引野宿發喪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門塞積書夜到甘泉宮亦應幾羽檄）太息何人知帝力（漢書帝力於我何有）歸來金鼎看顛倒（次公退之城南聯句熟搗香糜）

郊祀慶成

帝出乘昌運天心予太平文章三代繼（公易帝出乘震文章有三代之風）制作七年成（哲宗皇帝即位之七年也）大祀（紀禮文章有三代之風）乾坤合（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辰日月明（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剛尽（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瀆朝歸地（公羊禮記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又曰歸地而祭於其社也）觀穴夜垂精（書天文志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而前星天文志曰天日月星辰垂精）仰御圓奏（書天文志曰陳卯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而前星天文志曰天日月星辰垂精）泰（易曰內卦曰內卦曰內卦）盖環觀海岳城北流吞朔易（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西極落撓搶（次公言西方好星名出則兵見故也）廻焰馬瑞露務迎雲（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升煙靈光合（次公言西方好星名出則兵見故也）民言知可酌（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德因歲亦下情（次公言天德之不可形名也）

（哲宗皇帝諱煦神宗皇帝第六子也）

（禮記坊記子云民言則下天上從）帝謂本無聲（次公言帝謂天也）富國（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因豐（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崇儉（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勸年在好生（次公言周禮曰以祈年于天神）無心（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斷格物克己自消兵（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化國安新政孤臣返舊耕（次公言周禮曰以祈年于天神）還將清廟什留與野人賡（次公言周禮曰以祈年于天神）

（禮記坊記子云民言則下天上從）

三軍喜氣鏢飛花（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睡起空聞玉磬（次公言周禮曰以祈年于天神）斜（次公言周禮曰以祈年于天神）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

朱門到曉難留客（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盡是三軍喜氣歸（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睡起空聞玉磬（次公言周禮曰以祈年于天神）斜（次公言周禮曰以祈年于天神）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地也

天曲江感秋詩疏過何足言白愛秋朱柳君方論道承華劒
亦旗鼓嚴中軍我公仗義執言忠貫金石白髮不可鬀問君何時返鄉
舸不為世所醺通來往恩當報敢不勤但
收拾散亡理放紛此心實與香俱悉聞思大士應已聞
借前韻賀子由生日
今日散幽憂天下未暇治弾冠及新沐天下此
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
以黄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
靈壽扶孔光出處師重陰其令大師大壯泰臨復
飲伯始薄盛江水前出孔北海與二
果名黄子堅瘦多節目
老夫手住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
元豐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謁王文甫於江
南岸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陝西
奏种諤領兵入界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
六十匹衆喜於鳴鑼各飲一巨觥
聞說官軍取乞閭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何

邊柳得共中原雪如絮春[illegible]

獲鬼章二十韻

青雲有通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諸橋朝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單于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姦穴奏捷上煙霄詭異人圖像懽媒路載謠千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

道經陵寢前期告廟祧西來聞幾日面縛見今朝一聖臨雲陛千官益海潮載因車轄轆失主馬蕭條

紹理卿辭具服譯長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憂搖

赤手真擒虎和戎冀未賜鼎

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有強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太夫人以無咎生日置酒留宇夜歸書小

詩賀上

壽樽餘瀝到朋簪重與郎君語夜深敢請阿婆開夜閤井中車轄任浮沉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柱杖為壽二首

先生真是地行仙故教鐵杖閒清堅入懷冰每向銅人詰曙昔

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謀畫眠子七退之赤藤杖詩空堂畫眼開猶如見天厭書伯騰草木皆含其化俊遥想人天會方丈

飛中鷺閒野狐禪妖公野狐禪云云

二年相伴影隨身三人月白時

湖草木春擲石摧鋒猶作眼閉門高節欲生鱗畏塗自衛真無敵

徑爭先却累人

一聖臨雲陛千官益海潮載因車轄轆失主馬蕭條

紹理卿辭具服譯長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憂搖

赤手真擒虎和戎冀未賜鼎

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有強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太夫人以無咎生日置酒留宇夜歸書小

詩賀上

壽樽餘瀝到朋簪重與郎君語夜深敢請阿婆開夜閤井中車轄任浮沉

虎兒

舊聞老蚌生明珠（韓曰華陽子元將第謀字仲將孔融與康
偉世之書曰前日元將來潮十餘枚枚徑寸餘保家之主也不意奴婢賣之）生於羌（後漢人傳曰卯生子連頭生故小名虎兒左傳○羌但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兎與蟾
蜍同明也○羌但王充論衡云蟾蜍陽也兎陰也兎與蟾蜍同處也蟾蜍陰也而與兎並明陰
與陽合也而女由之至夜半時有女夜半至月
月舒毛紀沈脚手纖纖初生如蛾眉是為蟾蜍
誰使女解縱其性）老兎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不用也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兎與蟾
蜍兎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兎並明也）蟾蜍行遲（韓曰詩齊風
甫田云婉兮孌兮總角丱兮）不肯行（韓曰詩齊風
敝笱云魴魚赬尾王室如燬）老兎坐令青杉垂白鬚（杜詩云青杉白鬚俱老境）終
日顧影空嗟吁（韓曰詩小雅小弁云踧踧周道鞫
為茂草我心傷悲苞有三蘖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渠拍禪翼能舞（禪翼以禪為翼不用塗兎物也）黑貂裘弊不用塗（兎兒塗用砂）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不學無術
無益不作）眼光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誘智有餘）不勞
搖牙鼓爾徒（韓曰詩小雅巧言云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亂
躬自悼矣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寧自
我口出之）妖狐莫誘智有餘（韓曰詩小雅巧言云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亂
躬自悼矣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寧自
我口出之）不勞搖牙鼓爾徒（韓曰詩小雅巧言云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亂
躬自悼矣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寧自
我口出之）

和子由踏青（次公子由韓里有山下臨大江每年八月士女相與遊觀飲酒於其上謂之踏青也）

踏青歸岸云蜀之東門十里有山曰慕歸山上有亭翛然竹

積如連山破瓢爲輸土爲金爭買不翅金與紙（次公洎乃藁蓽之物輸土金乃繰絲之物爭買三者收息於用所以其於金既也）憶昔與子皆童卯（次公洎乃藁蓽之物輸土金乃繰絲之物爭買三者收息於用所以其於金既也）憶昔與子皆童卯（次公與子同學書之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年發書走市棚（次公洎乃史公言書未嘗不發書而笑）年發書走市棚（次公洎乃史公言書未嘗不發書而笑）兒詩云想角收牙齒（次公洎乃史公言書未嘗不發書而笑）書泣（次公洎乃史公言書未嘗不發書而笑）市人爭誇鬧智勇野人喑啞遭欺謾（次公莊詩去國悲流年）詩來使我感精事不悲去國悲流年（次公莊詩去國悲流年）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敬夫抵潤金陵云焦山普寧院在金山之東）

金山樓觀何巍巍（次公抵潤金陵云焦山普寧院在金山之東）撞鐘擊鼓聞淮南（次公洎乃史公言書未嘗不發書而笑）焦山何有有脩竹採薪汲水僧兩三雲霾浪打人迹絕時有沙戶祈春饔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懷慙同遊蓋沒返決獨住賦命窮薄輕江潭清晨無風浪自湧中流歌嘯倚半酣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殭勤爲同龕困眼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山林飢餓古亦有無田不退寧非貧簞瓢未三見黜（次公洎乃史師下裏為古師二疏）救夜自知七不堪（次公洎乃史師下裏為古師二疏）救夜自知七不堪（次公與子同學書之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者二行當投劾謝簪組我爲佳處留茅庵（次公與子同學書之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焦山長老中江人也）

遊徑山（千明按徑山事狀云徑山乃天目東北）

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轡相迴旋（次公到禹跡寺飛來峰觀雲霧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次公到水簾洞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東面瀑布下注飛沫百餘丈如簾故謂之徑山）龍淵陰森可到寶劍藪差安便嗟予老（名曰蛟龍池入水入西溪西溪合于浙江○千明徑山事狀云因一大師因觀音事自重關之西至于竜峯之北石岩之陰坐于石）

乞水歸洗眼 謂井水洗病眼有效欲鑿井祥寺 詳見前吉祥寺 杜詩注

冬至日獨遊吉祥寺 吳公按言東君止有梅而已此所

井歷微陽回未回 吳公按言至冬至今冬至陽回水東流故云

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

後十餘日復至

東君意淺著寒梅千朵深紅未暇裁 吳公按言東君止有梅而已此所以為言也千朵深紅則言其盛開時事也 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 謂殷林前州寺名其事殺七七字文法同謂殷林之殺移植之耳 月湖懷寺僧相傳昔貞元中有僧自天台持楊枝之自殺普師花院繁開時事也見二女子共持花副下俗傳女子花神也室一日謂七七日謂七七日謂其盛開此花副此日手七七乃前二日往謂下依非時花今重九前近能開此花副此日手七七乃前二日往謂下之默此花非女子即謂殷林開殺矣於是女子辭謝而去見又九日謂殷林開殺矣於是女子辭謝而去見又九日謂殷林開殺矣於是女子辭謝而去見又九日

彭澤米 淵明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有妻子固請種秔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吳公鎭潛爲彭澤令日使能爲五斗米折腰拜里小兒耶 吳融時到錦江橋 吳公鎭江橋今在成都大慈寺前所過石橋是已 宦遊莫作無家客 吳公詩細腰不勝纖手捧長弧 舉族長懸似細腰 白氏奉和令公詩細腰長捧不勝杯

五月十日與呂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

三冥雨連月湖水日夜添尋僧去無路 在杜牧詩石路尋僧去此 不辭生塵遠 淵明云門雖設常不開 激激水拍牆鷗言得意忘機繅車繅繭女 洗盡鬱晚景分穫纖繅車繅繭女 風一揮手悵焉起遐瞻壯人發 爲朝市獨向溪山廉 此樂得有命 欲入白蓮社 不得曰有命 輕薄神所殛

病中遊祖塔院 無已許被杭州開堰云祖塔法名元開 開成二年唐文宗 年改作今歸

紫李黃瓜村路香 烏紗白葛道衣涼 閉門呼不譽 覺來五鼓日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 因病得閒殊不惡 但無可與語者 安心是藥更無方 庾公謂殷浩曰卿但無可與語者 借與貌樽自在嘗

與周長官李秀才遊徑山二君先以詩見寄次其韻二首 周邠周邠字開祖故南人

少年飲紅裙 韓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飲紅裙 雪明月滿壺 山有白雪明月滿壺 呼來徑山下試與洗塵勞 兄弟不滿百 兄弟不滿百 孟郊詩 洗塵勞 兄弟之樂勞洗塵 酒盡推不去 陸龜蒙 推令推呼來去 心爲天分有限邪 癡馬惜部泥 癡馬 淵明書王弘傳馬 惜部泥 淵明書來一馬惜渾乾 渡頭書王弘傳馬 惜部泥 淵明書來一馬惜渾乾 渡頭

步 淵明子以五十步笑百步 功名一破覷 覷 看也 弄置何用覷 覷 覷 看也 更覺閩靖 閩 閩風 纏綿而我弄鄉閩 大江北渡便欲北山前 築室安遲暮 又恐大幽獨 在杜詩 無以同遊 淵明文 得李生側足隨寒步 淵明文 愛臨老起三顧 諸葛亮出師表云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孔明不自

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與所 交援 誰踏門前路 子七第三戰句 臨淄不肯踏公門句 使李白詩 事俗措靈臺 靈臺 淵明詩 心爲天分有限邪 癡馬惜部泥 癡馬 淵明書王弘傳馬 惜部泥 淵明書來一馬惜渾乾 渡頭

再遊徑山

老人登山汗如灌 到山困卧呼不譽 覺來五鼓日三舉 杜詩 劉禹錫詩日出三竿春睡濃 杜詩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其色黃赤 始信孤雲天一握 古語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 言極高 孤雲兩角去天一握 言極高 平生未省出艱險 淵明行止自如 足慣曾行猝難 淵明行止自如 舍疃亭上望東渡陵 賈島詩上望東渡陵 賈島 雪頭搖動猶發絲 杜詩 翠微終亂誰見玉芝紅玉 玉芝 孫綽天台賦 玉芝紅玉 玉芝 孫綽天台賦 玫白雲何事自來往 明月長圓無晦朔 山有白雲明月滿壺 上雞鳴猶慷慨 雞鳴 淵明詩 徑山前鳳舞遠 徑山 淵明詩 徑山前鳳舞遠 徑山 淵明詩 徑山前鳳舞遠 徑山

說法時常有白雀來繞講座飛鳴委到後名
の十歳住山事狀云自國一十大師居山猛獸不傷鹿鳥不驚有緣
常講法會不食生類師之長安雖
長鳴三日不食而死今有安雖

詩 煙銷寒接苦難捉從來白足做生死 見前注 雪應剛鬼元不死 注見前
珠走海化關中足白於面疏眸連物人
不能傳於楚陵有山林後稍
而事信天師能攝諸鬼事兵疏
掠寺虎借足前有一道士足白於面
毒人也疏行精高
死森林曰足何疎長安道
刀藥 天公訓禹賜白足赤髯之民市之號 翔上雙飛雪然在
氏藏通八年翻法位時至
至而見師實生不
敬全室拜而去今
大公子道仁義於
人之前建仙首之一吹 嗟我昏頑晚
劒頭一吹何須角 三氏生嘉大師禪共語吳興烏程人姓吳
上摩山中被事○千朋經山事狀云第

閒道與世相隔語空多興 注見前經山詩中 清詩爲洗心源濁驟人未要逃競病 注見前武帝
於華光殿燒香敬禮句今流約時
筆立成其辭曰主時兒女
病禪老但喜閒剝啄 羅浮水洗
來從今有暇無辭數 與梁先舒煥泛舟得臨釀字二首
彭城古戰國 漢高項羽多戰爭之地○大公注高項羽到彭城
孤客倦登臨汴泗交流飛 故人輕千里足繭來相尋 清譚若更深
佳客潭水洗君心
老守厭簿書先生罷釣叉 陶公歸田園居詩言舒懷也時棄官歸
流魏晉閒談笑義皇上 嵇康琴賦云上古之人有洪河忽已過水色綠可釀君母輕此樂此樂清
人洪河忽已過水色綠可釀君母輕此樂此樂清
且放

揚枝樂遊張山人園 王父子龍山人張天駿也

大杏金黃小麥熟滿薰風燕拳新竹故時俗物惱
幽人 李晉書王戎傳戎嗜財與阮籍為竹林之遊籍疲王戎嗜田
曰俗物已復來既人意戎笑曰俗物故易既耳 細
馬紅粧蒲山谷 子功李白詩只吳
如十五細馬馱
提壺勸酒意慇懃重 內
提壺勸酒意慇懃重 杜鵑催歸聲更遠 薛能詩杜宇死
化為鳥或言一名子規非
杜鵑以此鳥鳴時田
種也俗人如云提壺蘆
昔昔天仕詩曰昔日蜀天子化作杜
此今春夏之間月夜好鳥聲若云不
鳴自別耳○晉成都古今注
記蜀之先有王曰杜宇
崔踈木 李商隱詩綠雲吐風蕉葉展
陽縣城門草綠見史
陽縣城門草綠見史

遊張山人園

壁間一軸煙蘿子盆裏千枝錦被堆 盆裏水洗
花亂 孫可之過詩綠樹陰
慇懃催詩白雨來 任社牛前片
雲頭上里
憒前推梧桐牀下鳴絡緯 續漢書郎顗上書曰臣聞天人之
間猶影響也今陛下
子終夜唱朝來一樽酒聒語聊自慰秋蛩已無聲
霜蠅初有味當為壯士飲皆裂頭磔蝟 晉阮籍嘯入鄰中聞
籍既去乃相謂曰向
嘯者為誰一士曰
温眼如此若石

校頗作
增毛疎勿作兒女懷坐念蠭蝟畏坡詩曰蜂蠆有毒山城亦何
有一笑瀉肝胃之舟以娛君魚鼈多可餘縱為十
日飲坡公公安記梁昭王書平原君為十日之飲未遽主人費吾儕俱
老矣耿耿知自愧鑒能傍門戶啼笑雜猩狒猩狒見上賦注
萬想感子仁注詩順身皆有毛性好群飛有聲一吧少許便有聲頗奚玉川子饑弄三百月蟾
全詩開城宛見溪濱面首閱月圓三百片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一瓶誰
與共門外無來轍

端午遊玉山北山亭

有興任所適次公王晏之晉經吳興閩中古樂經入遇勝輒留
連狹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雨止還作小窓幽
更妍益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玉山在縣北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章

五年復為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
蘇州武陵賞翠柔宿所賦詩發其語清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濯瀾
堂次公惠山在常州無錫縣寺中堂名俯窺松桂影仰見鴈鶴翔洞
然肝肺間已作冰雪光靈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
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

得人皆苦炎字四首

城中樓閣似魚鱉不見清風起白蘋次公宋玉風賦曰起於青蘋之
末今湖州有白蘋試選芳溪最深處采蓮雙槳四水合為一廣曰苕溪一名
苕溪船野鶴何曾下次

下字如列子鷗鳥舞而不下之下 凡燭飛蟲空自剛 逸郭荷花一千頃
誰知六月下塘春
苦熱誠知動動皆 薄唐文宗聽可公奏疏人皆苦炎熱 何當危坐學心齋 莊子弟子疏篇危坐數極顏色和暢不急里務 又漢李密避雨樹下急里務 又莊子顏回曰回不飲酒不茹葷若此可以為心齋乎 莊子顏回曰回不飲酒不茹葷若數月矣若此可以為心齋乎
溷蠅要共詩人把 左手持螯 晉畢卓云 溪月行遲露雨疎 鄭
國顥零斷書信弟兄流落隔江淮 便應築室若溪上荷葉遮門水漫堦
紫蠣鱸魚賤如土 得錢相付何曾數 晉公社集時得錢相付 何當危坐學心齋 莊子顏回曰回無以入公孔子曰齋吾將語汝 何問兒女成就難 碧筒時作象鼻彎 白酒故帶荷心苦
(海藻君房脆數盤 盛弘之荊州記有波羅樹生海邊 奉寄此物出大秦 大秦國出波羅樹 如家鼠婦傳第 名為碧筒酒 晉畢卓云 他時必為霖雨苦 公孔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公社集時得錢相付 何當危坐學心齋 莊子顏回曰回無以入公孔子曰齋吾將語汝 何問兒女成就難 碧筒時作象鼻彎 白酒故帶荷心苦
心 運肘風生看斫膾 晉文公孔子曰斫之膾之 刀雲落鶩飛縷薄 魏杜摯曰縷薄細切 隨
手雪落鶩飛縷薄 公孔子曰縷薄細切 十腸而皮如許厚 晉畢卓云 不將醉語作新詩 前漢蕭望之傳論曰 飽食應慙腹如鼓 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 蒲春
蒲春 不將醉語作新詩 前漢蕭望之傳論曰 飽食應慙腹如鼓 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 橋上遊人夜未厭 共依水檻立風簷 樓中教酒初
橋上遊人夜未厭 共依水檻立風簷 樓中教酒初 晉文公孔子曰齋吾將語汝 當年六月下新粧 半出簾南郭清游繼顏謝 宋文帝謂顏延年謝
當年六月下新粧 半出簾南郭清游繼顏謝 晉文公孔子曰齋吾將語汝 可作不夜歸 魏詩風 北牕閑臥等羲炎 晉文公孔子曰齋吾將語汝 人間寒熱無窮事自笑踈
北牕閑臥等羲炎 晉文公孔子曰齋吾將語汝 人間寒熱無窮事自笑踈 晉文公孔子曰齋吾將語汝 須不受疵 晉文公孔子曰齋吾將語汝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遊遠城觀荷花登峴

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
一葉 宋公見延之詩共 落梧桐一葉舟 此閒氣避世青篛笠 綠蓑衣 言盡也歸去來辭 志和漁歌 相逢欲相問已逐鷗鷺沒
溪月行遲露雨疎 鄭 玄注禮記曰 得善本乃見文字 鄭玄注禮記曰 得善本乃見文字 清風定何物可愛不可名 所至如君子章木有嘉
聲 我行本無事孤舟任斜橫 宋公孔子謂顏回曰 徙倚適與風相迎 舉盃屬浩渺 晉畢卓云 但仰滴與風相迎 舉盃屬浩渺 晉畢卓云 歸來兩溪淵雲水夜自明 情志風與水也 歸來兩溪淵雲水夜自明 情志風與水也 樂此兩無情 宋公孔子謂顏回曰 中流自
詣水如漢水 鸛鵝鴨頭青 鸛鵝綠於藍 白詩 與勝襄陽萬丈浮青 其我非羊叔子 慨此峴山亭 隋
同歲月如流星 從我兩王子 高 馮翊 悲傷意則 漢輩何足道 當以德自銘
吏民懷我愷悌詠 日已稀 能為細事欲 何 馮翊 可作不夜歸 晉文公孔子曰齋吾將語汝 時飾杖履自推 棄 吳作使君看 棄 集頭倒山雲衣我來無
遊盡此一寸 暉 撞鍾復聲 集頭倒山雲衣我來無 與胡祠部遊法華山

陂湖欲盡山爲界始見寒泉落高派道人來放泉出山曲折虛堂瀉清快使君年老尚兒戲綠棹紅船舞滄浪滄浪亭在蘇州府城南宋蘇舜欽所建一名黃公酒爐在吳縣西三十里一笑翻柁水濺裙柁音徒可反船尾正搖處也今俗呼柁樓亦其義也詩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此詩近出宋公子孫所作故云爾○宋公名犖字牧仲江南通州人順治甲午舉人官至吏部郎中康熙甲寅出爲江蘇按察使丁巳罷歸著有西陂類稿三十卷詩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此詩近出宋公子孫所作故云爾○宋公名犖字牧仲江南通州人順治甲午舉人官至吏部郎中康熙甲寅出爲江蘇按察使丁巳罷歸著有西陂類稿三十卷徐嶽俯穿家密得清曠一瞰見震澤吁可怪吳公嶽號觀光樓財可觀乎其前人詩曰俯穿家密得清曠一瞰見震澤吁可怪也誰云四萬八千頃渺渺東盡日所曬吳公退之詩白日照萬里曬也今俗語猶然白日樂工有作白日樂者次公詩用之○嶽字崧瞻江南長洲人順治甲午舉人官至刑部郎中著有小題全集詩鈔若干卷文鈔若干卷○次

如沈川 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 按施注宋詩話云公在蜀時有病客至公示詩云客來不用驚病客病客來亦強強行何忍索我抱兒看滿樹花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二首

雨過浮萍合 按公此句退之詩云綠萍浮合不可散 蛙聲滿四鄰榮眞新挂杖閑挑菜轍鞻不見人憩憩木芍藥 唐開元中禁中呼牡丹爲木芍藥 獨自殿餘春

高亭屢已久下有種魚塘 按公此句退之詩云新秧水滿插田平 春色千山入春風百草香 王維詩曰江山麗春色 市橋人寂寂古寺竹蒼蒼鸛鶴來何處號鳴滿夕陽

與子由同遊寒溪西山 師蜜寒溪在武昌縣西山在縣西北 已聞游客說 已聞縣有西山寺 十六

散入出入無町畦 按公莊子曰出入無町畦 人又莊子云彼且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 朝遊湖北暮淮西 按公自黃州在 雨安酒官雖未上 按公自黃州徙汝州 高脚垂欲穿塵泥與君聚散若雲雨共借此日相提攜 按公退之詩云千搥萬斫到樊口 此日足何惜 一箭放溜先飛鴈萬竇皆寒不暗西崩溜溜霜雪鳴寒溪 按公自黃州東坡有溪流西崩溜溜霜雪鳴寒溪之句 古寺亦何有歸路萬頃青玻瓈 按公自黃州東坡有雪堂又自號江湖散人又爲自號東坡居士 空山古寺亦何有歸路萬頃青玻瓈 按公自黃州東坡有雪堂又自號江湖散人又爲自號東坡居士 常栖幅衣不擬過城市欲踏徑路開新蹊 路有直入東溪不過先生又門其數破壞泰江已以之 我今漂泊等鴻鴈江南江北無定期非人磷行逢山水輒羞數此

去未免勤驅羈 羈馬絡頭也 羈馬絡頭也 羈馬絡頭也

（杜公鄭文寶詩曰暖覺鶯聲好行踏柳絲新開花餅藉草勸行路不憚春杉）汙泥上襄裳共過春草亭扣門却入韓家圃（宇七按東城有云春草亭神家園皆在東門外）轆轤繩斷井深碧（師曠全詩三入井曠未來應盡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襄事）歛韉索掛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挑枝乞漿不見雛言門女（乞漿事見前劉禹錫詩注）南上古臺臨斷岸（空完牡丹呈韓魏公詩注）陣翻空迷仰俯故人餽我王葉羹灾吟煙銷誰爲煮崎嶇東編下荒徑（子輩詩前輩陣云里歸夜亡肉隨婦死去還歸）姪妊隔花聞好語（杜公秦州雜詩東樓語火於亡肉家云治句事肉路歸來開好語）更隨落景盡餘興却傍孤城得僧宇主人勤我洗足眠（杜公杜詩雖美先兄閔門（不聞鐘鼓傳）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茲遊何事天不阻固知我交不終篇豈第君子神所亨

（杜公詩當弟君子神所勞矣）

日日出東門

（子仁東坡畫云東門近東坡之門也在乾明寺前五十步今無矣）

日日出東門（子仁東坡畫云東門近東坡之門也在乾明寺前五十步今無矣）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我憂（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寫憂（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意適忽忘返路窮乃歸休懸知百歲後（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父老說故侯（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剛陳書古召平云故秦東陵侯也）古來（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人此路誰不由（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宇七按公先生詩三入韓家園皆在東門外）轆轤繩斷井深碧（師曠全詩三入韓家園皆在東門外）未來應盡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襄事）歛韉索掛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挑枝乞漿不見雛言門女（乞漿事見前劉禹錫詩注）南上古臺臨斷岸（空完牡丹呈韓魏公詩注）陣翻空迷仰俯故人餽我王葉羹灾吟煙銷誰爲煮崎嶇東編下荒徑（子輩詩前輩陣云里歸夜亡肉隨婦死去還歸）姪妊隔花聞好語（杜公秦州雜詩東樓語火於亡肉家云治句事肉路歸來開好語）更隨落景盡餘興却傍孤城得僧宇主人勤我洗足眠（杜公杜詩雖美先兄閔門（不聞鐘鼓傳）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茲遊

日日出東門

（子仁東坡畫云東門近東坡之門也在乾明寺前五十步今無矣）

日日出東門（子仁東坡畫云東門近東坡之門也在乾明寺前五十步今無矣）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我憂（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寫憂（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意適忽忘返路窮乃歸休懸知百歲後（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父老說故侯（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剛陳書古召平云故秦東陵侯也）古來（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人此路誰不由（杜公先生詩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曰抱關擊柝者笑我此何求）

山丘何事羊公子不肯過西州（浮溝安陽宇叢錄安所不由西州路者因大酺扶路哲學子行州門暴慈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調曰生存盛望如麥落歸山丘因燭灾而去）

同王勝之游蔣山

（蔣山鍾阜名鍾山秦宋朝改山名蔣山）

○子七朗之名適秦

到郡席未暖（孫愐云孔席不暇暖墨突不黔）里遺恨恐他年欲歎南朝寺（東晉宋齊皆都江表）同登北郭船朱門收書戟（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居民空棟然好山無十（南朝之）出青蓮（謝公宅以爲寺）夾路蒼髯古（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迎人翠蘿偏（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龍腰矯故園（遠山春色如畫故名之曰龍蟠山）（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送迎（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

○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

至真州再和二首

老手王摩詰（孫王維字摩詰畫評曰維詩入神品畫入妙品）詩曾伴宜（摩詰居藍田輞口與裴迪浮舟往來賦詩維所謂輞川集是也）（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橫秋水（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擅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宇仁水衡記曰天下之至多者水焉將天而載也）略彷（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飛華屋松根法細泉（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

（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

竹枕

（杜公秦州雜詩言松檜也先生詩又云云山中只有萬株松）

寧郎事紀江賦有云規五兩之動靜而李善注引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隨風南指注曰統候風也晉中興書曰桓溫之五兩又五臣之翰曰五兩鳥毛為之置竿之上以候風 **荒祠過瓜步** 州江都縣瓜步鎮乃往真州渡口也 **古墓悵荒涼** 香 **新篁自玉泉莫教門掩夜坐待月流天** 空素月流天 **小山無數碧嶂合公詩便堪唱爲付小嬋娟**

公頭如雪箱千載故依然笑我無根柳 柳子七悲之詩厚雲柳絮無根 **空中不待年** 師劉義慶世說云柳絮因風起未成雪差可擬 **重扶先帝拜** 杖扶之早白帝問卿何以先老對曰臣如蒲柳之姿 **肯留歸關茄** 坐待逆風帰特許門傳 **綸那知前起** 蓮花塢法以 **相逢月上後小語坐西偏** 子仁退之題新詩朝日 **流落羊枌側** 劉禹錫寄洛陽舊居詩羊枌千株柳木 **行人出沒樹林間**

子君遷宇郡安其圃有泉岸不加擷水不加益因名之曰君子泉又先生有跋云孟君名震字有之又遷士第為聚議郎 **湛湛清池五月寒** 歌公五月寒不應寒而實也杜詩五月菰月雨解暑寒皆其類也 **小山無數碧嶂合** 公詩便堪唱羅杉戰戰三千本 厚載二全月餘清滿圃赤子歌公五月涼又曰因鶯巴子歌公曲頭生也 **是非凌雲合抱看**

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 公退之詩共指孤舟一葉輕 **待向三弄乞盤雨** 神仙西南有三弄笛 **平明已報百東敲半日來陪二子閑立鵲低昂煙雨裏** 文公東方朝外海武帝宴坐朝堂指揮語上一見親呼問之對曰聖後上與論立鵲低昂上意甚悅 **行人出沒樹林間**

子君遷宇郡安其圃有泉岸不加擷水不加益因名之曰君子泉又先生有跋云孟君名震字有之又遷士第為聚議郎 **湛湛清池五月寒** 歌公五月寒不應寒而實也杜詩五月菰月雨解暑寒皆其類也 **小山無數碧嶂合** 公詩便堪唱羅杉戰戰三千本 厚載二全月餘清滿圃赤子歌公五月涼又曰因鶯巴子歌公曲頭生也 **是非凌雲合抱看**

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 公退之詩共指孤舟一葉輕 **待向三弄乞盤雨** 神仙西南有三弄笛 **平明已報百東敲半日來陪二子閑立鵲低昂煙雨裏** 文公東方朝外海武帝宴坐朝堂指揮語上一見親呼問之對曰聖後上與論立鵲低昂上意甚悅 **行人出沒樹林間**

前頭百歸春

追思百尺巔躬耕慕古賢 **水石義平泉** 居李德裕平泉莊周四十里名卉異草仙禽怪石之下名振于世以平泉一石一花贈不出門者非李氏子孫 **節屋歸元亮** 淳熙己酉歸自湖北光 **霓裳辭樂天** 霓裳曲 **耕慕古賢** 淳熙己酉歸自湖北光 **水石義平泉** 居李德裕平泉莊周四十里名卉異草仙禽怪石之下名振于世以平泉一石一花贈不出門者非李氏子孫 **節屋歸元亮** 淳熙己酉歸自湖北光 **霓裳辭樂天**

召還前席對 淳熙己酉歸自湖北召入見上方愛惜生宣室以鬼神之事 **歸近御爐煙** 吳公晉人詩歌事不須問史滿身皆是御爐煙 **宜教李嶠** 李嶠天為歌州刺史 **來用歌池上** 樂天有此池 **隨** 樂之詩

召還前席對 淳熙己酉歸自湖北召入見上方愛惜生宣室以鬼神之事 **歸近御爐煙** 吳公晉人詩歌事不須問史滿身皆是御爐煙 **宜教李嶠** 李嶠天為歌州刺史 **來用歌池上** 樂天有此池 **隨**

盡教吾同遊常州 倡舍三首 子七歌東平人曾為常州通判

年來轉覺此生浮 吳公退之詩共 **松檜一時栽付與春風自在開試問壁間題** 曾人元結自稱為浪上人呼之為漫叟又曰漫浪於人間 **如見東平孟君子憂中相對說黃州** 陳已先生君子泉移居云子瞻君子泉移居云子瞻君子泉移居云子瞻

鳴 劉夢得有詩記羅浮老人事山不甚高而多見日出可異地○宿羅浮得仙字
扶桑色可玩三赤城千萬里湧出黃金輪 南樓未必辭日觀 樓在泰山東南有名曰日觀雖一鳴見
日猶望則滄溟可揚注云以其海水高萬由旬常以上鳥揚言翼長也 東坡之師抱
三丈許 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逝 陶淵明斜川詩云晨想乘清流寓目中流
羣山爭秀北川有淵其水湛以澄曾曲同 婁原羅浮館 館在羅浮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中層觀後云是
川詩序云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又云悲日月之逝悼吾年之不留 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逝 東坡之師抱
細 細細江流野梅香 真娘父已交前生玉堂金馬父
宅可理生子毓百家以成門也 道華亦嘗啖一棗 唐宋神道士陵道
田曰十田而已尺宅出仙去求學有無積棗人不可得道華
仙去求學有無積棗人不可得道華 欲救齒髮漱芝令禪客笑一蒸等千歲栖禪
之湯泉 晚置酒繞梁蕉葛 服韓昌黎送孟東野序云蕉葛
釜無黍野餉籃有蕙嬉游 當洗業障更作臨水梗 薩云善業障海無邊誓願斷
故於水上置梗以表之也 寄書陽

首 千佛洞 禪寺在惠州西湖上

斷橋隔勝蹟 女公隔岸踐勝遊山東南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中層觀後云是洞天之處 脫屣欣小揭 劉孟揭竿
高萬由旬常以上鳥揚言翼長也 瘴花已繁紅官柳猶疎
日猶望則滄溟可揚注云以其海水 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逝 陶淵明斜川詩云晨想乘清流寓目中流
細細江路野梅香 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逝 陶淵明斜川詩序云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
川詩序云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又云悲日月之逝悼吾年之不留 婁原羅浮館 館在羅浮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中層觀後云是洞天之處
風壁頹雨砌黃冠常苦饑 迎客青牛破秋仙山在何
許歸鶴時憩毳崎嶇食松黃 毳子本草圖經松花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研服作
湯飲之 欲救齒髮漱坐令禪客笑一蒸等千歲栖禪
晚置酒繞梁蕉葛 服韓昌黎送孟東野序云蕉葛
釜無黍野餉籃有蕙嬉游 當洗業障更作臨水梗 薩云善業障海無邊誓願斷
故於水上置梗以表之也 寄書陽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栖禪精舍過休詩和其韻寄邁道一

首 千佛洞 禪寺在惠州西湖上

斷橋隔勝蹟 女公隔岸踐勝遊山東南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中層觀後云是洞天之處 脫屣欣小揭 劉孟揭竿
高萬由旬常以上鳥揚言翼長也 瘴花已繁紅官柳猶疎
日猶望則滄溟可揚注云以其海水 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逝 陶淵明斜川詩云晨想乘清流寓目中流
細細江路野梅香 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逝 陶淵明斜川詩序云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
川詩序云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又云悲日月之逝悼吾年之不留 婁原羅浮館 館在羅浮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中層觀後云是洞天之處
風壁頹雨砌黃冠常苦饑 迎客青牛破秋仙山在何
許歸鶴時憩毳崎嶇食松黃 毳子本草圖經松花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研服作
湯飲之 欲救齒髮漱坐令禪客笑一蒸等千歲栖禪
晚置酒繞梁蕉葛 服韓昌黎送孟東野序云蕉葛
釜無黍野餉籃有蕙嬉游 當洗業障更作臨水梗 薩云善業障海無邊誓願斷
故於水上置梗以表之也 寄書陽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栖禪精舍過休詩和其韻寄邁道一

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是非今已矣興廢何必卒
特歸閒禪翁笑指浮漚沒

柳子玉以詩見邀同刀丈遊金山

君年甲子又相逢向君前說老翁更有方瞳八十一奮衣還鑠
走山中

射獵　詩五首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易左藏
以其徒會獵園下

官園刈葦歲留槎深冬放火如紅霞招搓燒盡有
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黃狐老兎最狡獪賣偽百

獸當詒誇年年此石竟不悟但愛豪舉來家(改
試曰可以小試耳)戰鼓雖從寺又成兵久閑可小試(子亡曰天王

貌頗學常山蛇(編孫子言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
至八陣圖相傳見之諸葛孔明之子已註曰此常山蛇勢也)霜乾火烈聲爆野

飛走無路號且呼迎人截來妻逢箭避大逆去窮
投置擊鮮走馬殊未厭(公遂陸續獵四其子曰數爭群毋
如風微鳥也生群為新叙之詞)但恐落日催栖鴉弊旗仆鼓坐數獲(獲馬首大司馬
掌車馳行道注雖)

祭常山回小猟(晃迦燕京八年作)

晚更讓蔡毛煙肉不暇割飲啖去貪(貪饕也)
有火光食鳥獸之肉而飲其血)青丘雲夢古所呼(楚辭司馬相如賦子虛烏有先生言齊王
曰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方九百里又烏有先生之言齊
曰吾田平青丘杭渡平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芥
蒂)明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讒疏(說文曰在帝央
幷冒千原獸)又被賦客嘲淫奢(揚子雲自序曰孝成帝時
鳥有先生若楚使曰足下不稱楚王之德而盛稱齊王之德何
若言之滿堂而易辭切為足下不取也揚雄作上林賦以諷
多記載雄後奏羽獵賦以諷)豈如閒官走山邑放聽不與聞朝
衙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寬殊隹酒酣上馬
去不告獵風吹帽斜(字林史記曰晉武帝
帽者風吹帽其側馬上笑而不覺也)霜侵貂裘日暮歸
(柏梁詩聯句)

和梅户曹會獵鐵溝

山西從古談三明(漢後安定皇甫謐高士傳曰王烈字彭祖太原人
曰山西多猛兵二明謂此兒)誰信儒冠也揮城(隨注引曰起武城
猶未掩(近梁簡文帝登城詩曰城高掩落日)不須驚(公左氏言周惠公元年
益天子不在國陽書)東州趙傻敢無敵南國
梅仙詩有聲(公左氏言周惠公元年梅仙子七名最聰句最
不向如皐聞射雉(是日雉梅不射妻而美二年不言不笑
之其要略然自古聖賢所詩已忘使余射雉之事略
皐字張正見曰雉當度弱水不忧如皐歸
相迫巧笑歸江渚(江總詩如皐半路高山今巧笑至江渚詩如皐上日雉往字蓋知歌指如
皐而字為地名矣今先生亦事其說乎)幄
援世說王安豐婦安豐曰卿婦人婦無尊卑;曰婦人婦無尊卑;曰婦人婦無尊卑;
落曰後婦頭婦所以婦;婦不婦;婦無尊卑注雖
也)鞍挂雉兔有分慶主人置酒猥狂客紛紛醉語

青盖前頭點皂旗 費卿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
空立蹄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
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晉
顧榮傳榮生閻召為大司馬主簿周旋與榮都在攻陳敏陳敏
敗前於南岸敏率方隊以距前榮謂艾為西凉州簿
艾本書生懼之用兵出不擾清乘虛以明肩其衆頓敗

人日獵城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
急萬人呼兒童笑使君憂盜賊長悄悄 欧公詩話梅聖俞嘗為小
詩曰山鵲銜花上馬嘶行人遥指畫樓西兒童不
識其中意應說梅花發馬蹄 晉杜預傳預時鎮襄陽兒童歌之曰山公出何
所悕悕馬倒接籬白接籬 今跨金鞭裘
詩細馬時鳴金絡裘因風欲舞繡纏頭 晉石崇傳崇與王愷爭豪愷
以紫絲布四十里步障崇作錦障五十里愷又以赤石脂泥壁崇
用椒泥愷又以人參和飴糖澆釜崇又用蠟燭作薪愷甚有慚色
遺金 東風吹凍雪先冷洗清曉忽發兩鶴鶴鶴鶴鶴
梁簡文帝詩洗馬銜花鶴鶴鶴鶴鶴

舟人苦炎熱（次公自注云人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宿此喬木灣
清月未及上黑雲忽驍騰（次公自注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宿此喬木灣
頃刻驟雨翻山來（驟夫疾漢北武紀王帥衆中
有則驟怒號又曰南風不競之句文選傳風起兮揚波）還挂斗與箕
頻水非漢水亦作蒲萄綠（蒲萄子白詩金爵玉盃淺蒲萄綠恰似滿堂初熟酷）恨無
襄陽兒令唱銅鞮曲（唐晉山簡鎮襄陽有兒童歌白山公出
何許往至高陽池。白季白詩襄陽小
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攜壺酌流霞（次公李白詩道
士勸我飲流霞）與爾同銷憂
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平來煩幽意古井無由
波（騎王郎詩要心古井水波瀾皆不起。
白樂天詩綠水古井水有波瀾竹竿
三十一）

寶山畫睡（次公晁詩昔
十國便腹貯天真（如
七尺軀）十國便腹貯天真（如
對先生畫睡竿子朝之曰晁生先腹便々
謝請客書日眠之列公尹綽腹帶十圍）此中空洞無物
何止容君數百人（謂晉王導等會於閑園勝而指其腹曰君輩
輩數百人事
所不以為件）

孤山二詠 并引

孤山有陳時梅二株其一為人所薪山下老人自為兒已見其枯矣然堅悍如金石愈於
未枯者憎之詩志詮作堂於其側名之曰梅堂堂
與白君易竹閣相連乘杀二詩以記之

梅堂

道人手種幾生前（次公道人指言長老仲殊生前乃詩人之高意也）鶴骨龍姿
尚宛然雙幹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謂九
陳情唐宋晉周及宋朝也公今所謂三見大平豈止唐與宋）出乞
與崔名到處傳此拈未枯君記取（無已傳燈僧問西
來意趙州答曰庭前柏樹子）灰心聊伴小乘禪（理宗密修禪觀自心本空
所顯真理而於若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名是小乘禪若我法二空
滿智於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依此而勝者是最上乘禪）

竹閣

海山兜率兩茫然（騎乘天詩海山不是吾
歸則須歸兜率天）古寺無人竹
滿軒白鷴不留歸後語（厚神仙傳王子喬上言曰有鶴集
千歲公今
來歸）蒼龍猶是種時孫（厚蒼龍謂竹也黃長壽以
青竹拭高陵中化為龍）兩叢
恰似黃郎筆（張芻大書竹詩贈郎下筆
逼真又云長壽小兩叢十五莖）千畝空懷渭
上村（厚史記渭川千畝竹人與千戶侯等）欲起新詩問遺像病維摩
詰更憑言（維摩詰言使我有疾則我病生以一切衆生病是
菩薩病或又無言字見維摩詰注）

金門寺中見李留臺與二錢（惟演
易）唱和四絕

白戰用其韻跋之

帝城春日帽簷斜（晉阮孚蒲葵扇紙帽自隨風雨墮
但吹帽簷劇及日昃
來尚憶家（次公二陸（機陸雲也自昌吳入洛乘舉日我昌
思鱸二陸一陸吳人出故以二陸比之）
肯將鹽下尊彖（厚陸機與弟書論王濟云濟
柳以鹹此舊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以為
對）已應知雪似楊花（厚出曹毗詩論雪似楊花似舉鹽似乘船○師成詩
生平賀老慣乘舟（賀知章乘船如乘馬故有馬似乘船之說）
如乘馬行舟中）騎馬風前怕打頭（厚吳越人皆以乘馬為貴出行則
陸行如建王踞左右

曰豈過邪 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嬾有監州傳世所
頭風邪 故事○漢國朝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官屬故書典和州爭權每云
我皇監郡朝廷使我來監州人化其嬾常求蒲外郡人問
說是曰但得有蒲無通判所欲何
西臺妙迹繼楊風 楊凝式○凝西臺書多夢留題壁中也楊凝式善
能有二王筆勢之餘以心
疾致仕人謂之楊風云 無限龍蛇洛寺中一紙清詩
弔興嚴墾埃委落林九壬
五季文章墮朔灰 五季謂梁唐晉漢周梁開平元年至周顯德七年
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帝以胡不知書以故問至明帝時斜圖道
人入洛陽時有能東方朔言者乃試以問之朔人云天地大初朔
及則朔灰此朔灰之
時乃知朔灰此朔言有旨也 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輩宗徐
庾數首風流似玉臺 書雙竹湛師房二首

我本江湖一釣舟 妖公退之詩文章自開天地來筆力
冷腰腿羨師此室纔方丈 維摩經言二萬四千師子座
缸白灰旋撥通紅火卧聽蕭蕭雪打窓

寶山新開徑

藤梢橘刺元無路 花果譜橘刺藤梢
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覓江湖回觀佛
骨青螺髻 嶺梁武帝改造阿育王寺塔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右旋昆爲螺形也
路通仙人碧玉壺 任昉述異記南海出大螺青碧圓潔可愛
中長多通公詩長足則亦入壺見壺觀五色重門閉道公詩長安日我神仙人
也見諸韻選人間耳 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棃載酒呼
監洞雪宵會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

退圃 閑門孤挑對殘
缸白灰旋撥通紅火卧聽蕭蕭雪打窓

寶山新開徑

藤梢橘刺元無路 花果譜橘刺藤梢
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覓江湖回觀佛
骨青螺髻 嶺梁武帝改造阿育王寺塔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右旋昆爲螺形也
路通仙人碧玉壺 任昉述異記南海出大螺青碧圓潔可愛
中長多通公詩長足則亦入壺見壺觀五色重門閉道公詩長安日我神仙人
也見諸韻選人間耳 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棃載酒呼

監洞雪宵會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

退圃 閑門孤挑對殘
百丈休牽上瀨船 瀨水急處牽船上瀨船言難進也 一鈎歸釣
水因謂之牽頭編頭編張網以捕魚也 編頭鑑 杜詩解門云復憶襄陽孟浩居
捨船買魚市 進作書曰奉牽頭編
詩云汝亟垂竹竿釣果得牽頭鯿
然清新句 未盡借御即今看稻
中草木春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 竹譜黃楊長一
逸堂
新第誰來作亞鄉舊官寧復憶星辰 漢公劉禹錫詩朝
夜看星辰暮舊官 請君置酒吾當賀知向江湖拜散人 宋公散人隱逸
貴生記鳳凰江湖散人號
遯軒
冠蓋相望起隱淪先生那得老江村古來眞遂何
曾遯 晉揚子曰聖人不
遯乎世不離乎塵 笑教跨垣與閉門 宋公築垣設
戒門也事
見孟子
遠樓
西山煙雨卷疎簾 宋王朝詩書樓朝飛
河落短簷 白石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
地偏心遠似陶潛 馬嘶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戲書吳江三聖畫像三首
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爲夏姬 楚左傳楚莊王
欲納夏姬申公

亞臣曰不可遂以夏姬奔晉楚巫臣之成
巫臣乃通呉于晉教其射御戰陣呉始伐楚
鹿臺伍子胥諫呉王夫差不聽子胥曰臣今見
麋鹿遊於姑蘇之臺宮中生荊棘銅駝之間也 即却越姑蘇
西施 次公按本朝樂史寰宇記越外諸山有苧蘿山下有
苧羅村西施家事施家見西施有姊
施而在西也小說載越王用范蠡計而獻之呉王其後呉亡范蠡
復取西施東扁舟遊五湖而不反先生時意以亞臣比范蠡以呉比
越比勾踐以吳昭之故而楚之奔命於呉此所以系可突范蠡仿越
越呉之後而自得西施此所以可快也 杜牧作杜秋娘詩
云自古已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 亞臣范蠡洪
歸一轍遂時奏效東坡
此詩下句用西施事也

右范蠡

浮世功勞食與眠 次公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與施同來眠 杜牧之語也 即季鷹
爲鱸魚也自貽 李賢曰貽遺也 身後名虽千載事不如
千金一日歡 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以要名爵千載而歸 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何能轡官數千里 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即然 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人謂之爲好胡床 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即今之交椅也

右張翰

千首文章二頃田 次公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六國相印乎 李賢曰蘇秦始得志何能轡官數千里
田數百畝田苦雨 李賢曰秦昭王二十年宣太后薨穰侯出之陶
封邑二十餘歲復入相 即
看 次公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盡科詩囊空如洗 即
彈九 次公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其尤著者龍蒙有鬬鵪一劇 即
養得能言鸚鵡破王孫金 次公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籠中未有一錢 次公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即

右張翰

千首文章二頃田 次公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六國相印乎 李賢曰蘇秦始得志何能轡官數千里
田數百畝田苦雨 李賢曰秦昭王二十年宣太后薨穰侯出之陶
封邑二十餘歲復入相 即
看 次公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盡科詩囊空如洗 即
彈九 次公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其尤著者龍蒙有鬬鵪一劇 即
養得能言鸚鵡破王孫金 次公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籠中未有一錢 次公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即

右陸龜蒙

青牛嶺高絕燒有小寺人迹罕到
簑歸走馬沙河塘爐煙裏有朝行曳杖青

右陸龜蒙

青牛嶺高絕燒有小寺人迹罕到
簑歸走馬沙河塘爐煙裏有朝行曳杖青

牛嶺崖泉咽千山靜君勿笑老僧耳聾喚不聞
師古詩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百年俱是可憐人 次公嘉祐全詩有感
無盡恨可使百年 即
蠻觸如 明朝且復城中去白雲却在題詩處 有鄉王舉
山中詩云
孤川 牧馬孟浩然望
牲應見白雲

董穎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立訪其故居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元二年以都官
員外郎知眉州

白髮郎君舊使君 何時為郎白問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帝問其老也對曰臣性頗名利以
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遷上感其言維為會將都尉張武屢遷
即
至今人道坡能文 東坡
雙能文雙雞敢忘橘公語 東坡
即

右范蠡

浮世功勞食與眠 次公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即
爲鱸魚也自貽 李賢曰貽遺也 身後名虽千載事不如
千金一日歡 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以要名爵千載而歸 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何能轡官數千里 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即然 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人謂之爲好胡床 杜牧之詩生人但食眠時為死時白樂
天詩但有老與病二字盡浮生之義
即今之交椅也

小園香霧曉裛龍醒幷序
有取（宋公曾史悟言孔門輸此一科也學者更其句曰剛人當棄邪取正）曲收船客邨
鄜風（論詩邶國風靜女云靜女其姝俟我城隅爱而不見搔首踟躕言不知所措也右夫人出有女史氏无大小記以成法○見邨詩事未高老婦之言曰邨氏有賢婦姑沒而不祔其姑高故公此詩用靜女風管有婦祔舟共姜自誓邨鄘二風之事也云云）苏州
觀靜觀堂致葦
弱翰巢林在一枝（宋公自羽上所○見邨李義山文始召見大宗令詠鳥其末句云上林多少棲不棲一枝插帝曰吾將令全林皆棲一枝）幽人蝸舍
雨相宜（宋公曾牛螺虫之有角能○見邨而若伶或呼為黃犢虫）樂天長短
三千首却愛葦郎五字詩（宋公詩話白居易吳郡詩石記言葦應物為蘇州歌詩甚多有師古之風云葦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學者講像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未甚愛重死後始貴之）
與舒教授張山人參師同遊戲馬臺書
西軒壁兼簡類長道二首
古寺長廊院院行（見邨詩院院燈花如白日）此軒偏愛旅人情
楚山西斷如迎客沭水南來故遶城路失玉鈎芳草合（宋公曾王建詩城通中白大梁後鎮淮海見邨寡勝遊之地命於戲馬亭名之曰賞心今云踏失玉鈎則用此楊州戲馬亭事也）林亡白鶴古泉清（宋公曾王曲阿詩道清亭名之曰賞心亭西連王曲則用此事也）淡遊何以嫓產老坐聽郊原碧琴聲（宋公曾札記周人養庶老於虞庠地泗渭多磐石故云琴聲）
竹杖芒鞋取次行下臨官道見人情（宋公曾劉攽贈詩云安知從役道然後見人情）天寒正叔粟猶栖酘（宋公曾史宋武帝曰酘糧厚酒史記周本紀之文）日暮牛羊下來（宋公詩曰夕矣牛羊下來）沽酒獨教陶令酌（宋公曾山谷惠遠與陶潛遊常沽酒飲之）

增刊校正歌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三
顏夫子（宋公名長通為相夫子時使西蜀事）乞取微言總比聲（宋公詩曰清昌宇皎無事時有重陽菊蕊尚高會出幸池隅見菖蒲叢合同游賦文句以盡意宋公和詩曰九日詩云）更尋陋巷

題詠下

詩四十首

書泗州孫莘老山西軒

落日明孤塔（公自謂也）青山繞病身知君向西望不恨塔中人（莘公時守泗州言僧伽十也）

題繡錦閣上回文三首（莘公回文詩起於竇滔妻蘇氏織成之蓋前二首第二首第三首回文錦圖第二首千字詩第三首四百字詩以詩寄滔時滔鎮襄陽蘇氏思之故織此詩以寄之其錦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也）

春曉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梧桐人隨遠鴈邊城暮雨映疎鐘簾幃空掩無人見獨倚闌干悵望中（歆与閨詞意成詩句此詩用此事蓋言守郡孤寂思歸之意）

九回腸斷有誰知（回文詩起於竇滔妻蘇氏思之織成錦圖以寄滔滔鎮襄陽蘇氏織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也）

風吹絮雪滿衣新曲九回腸（回文有云歸一日而腸九回）

賦客（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娶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記相如感之乃止其詞云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

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才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

閨明日清水頭雖隔向溪上溪水東西流又云郭東亦有流水郭西亦有流水東西流又云郭東亦有流水郭西亦有流水）

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才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

（回文詩起於竇滔妻蘇氏思之織成錦圖以寄滔滔鎮襄陽蘇氏織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也）

紅手青絲千金錦故人新曲九回腸（回文有云歸一日而腸九回）

賦客（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娶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記相如感之乃止其詞云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

風吹絮雪滿衣新曲九回腸（回文有云歸一日而腸九回）

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才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

（回文詩起於竇滔妻蘇氏思之織成錦圖以寄滔滔鎮襄陽蘇氏織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也）

紅手青絲千金錦故人新曲九回腸（回文有云歸一日而腸九回）

賦客（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娶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記相如感之乃止其詞云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

書皇親壁

十年江海寄浮沉漸喜交遊見賞深
公子筆端遠有五湖心

次韻黃魯直寄可題郭明父顯川西齋二首

捫蝨時時問古人
捫蝨時時問古人 晉桓溫問王猛曰卿布衣寒士
捫蝨而談當今之事無人出卿右者卿其勉之猛
捫蝨而談當今之事無人出卿右者卿其勉之猛
捫蝨而談當今之事無人出卿右者卿其勉之猛

是則二山之亭興廢所以得名者皆以其孤峯遠取勝焉之始筆
名之耳惟其得地峯勢高之名故二公詩又述用德基事實耳

題馮通直明月湖詩後

老衍清篇墨未枯（衍老何謂也小馮新作語尤妙）小馮新作語尤妙（撫武軍出之子）明月湖詩後
野王當時謂之小馮君）呼兒淨洗涵星硯（為子賽歌愷月湖閒
道祥江空抱琵（南詔有西琵琶柯江也河影如月抱琵故名之西琵一云元祖事出曹南霸水遶文
年來合浦自還珠（次公後漢孟嘗君為合浦太守去珠復還合浦豫州池）請君多釀
蓮花酒準擬王喬下寢鳧（見前注終南
子由見寄）

和子由岐下二十一詠 并引

予既至岐下逾月於其廨宇之北隙地為亭
亭前為橫池長三丈池上為短橋蜀之堂分
堂之北屋為軒窻曲檻俯瞰池上出堂而南
為過廊以屬之廡旁各為一小池三
池皆引汧水種蓮蓄魚於其中池邊有桃李
杏梨秉柳櫻桃石榴橘柚棕櫚槐松檜柳三十餘株又
以斗酒易牡丹一叢於亭之北予由以詩見寄
次韻和答凡二十一首

誰人築短墻橫絕擁吾堂不作新亭檻幽花誰為
香（北亭植海棠枝有墻
予始去之以為亭）
明月入我池皎皎鋪簟文（橫池。子瞻謂雄草太玄
或謂名之湖白雄依解嘲）
誰能鋪白簟求日卧朱橋樹影攔邊轉波光版底
搖（短橋）

東鄰多白楊夜作雨聲急牆壁不獨無眠秋蟲見燈
入軒暗
流水照朱欄青紅亂明滅誰謂見檻上人無言觀物
泛（曲檻）
泝流入城郭舉舉渡千家不見雙池水長漂十里
花（取池）
田田抗朝陽節節取春水平鋪風淨葉參動報魚
子（荷葉）
湖上移魚子初生不畏人自從識約餌欲見更無
因（魚）
花好常患稀花多信佳否未有四十枝枝枝大如
斗（牡丹花有四十餘枝）
爭開不待葉密綴欲無條傍沼人窺鑑驚魚水藏
橋（檻花）
不及梨英軟應憐蓼紅西園有千葉淡佇更盛
穗（李葉李如西有千葉李）
開花送餘寒結子及新火關中幸無梅誰彊充鼎
和（杏關中無梅生梅）
霜降紅梨孰業柯已不勝未嘗齒夏渴長見助冬
氷（梨）
居人幾番老棗樹未成檻世事長（棗酸至難長。子瞻
瓜期而往及瓜而代）
叵（棗）

獨遊櫻桃樹酒醒唉肺乾莫除枝上露從向口中
凍櫻桃
風流意不盡獨自送殘芳色依裙腰染名隨酒盞
狂石榴一酒名有榴花
自昔為神樹空聞蜩鳴社公須見賜為爾致羊羹
蜩上有野鶴二四
採擷殊未厭忽然已成陰蟬鳴看不見鶴立赴還深
依依古仙子樹樹綠毛髮
彌致南山樹來經渭水難生成未有意鵜鶘莫相干
松
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為縮運鐵如運斤
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
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
曉形骸一壑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
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鼻是豈要求目
苟二物易分如麥寂寞閉老農夫豈更傷穀鳥
有餘地肝膽分愁蜀吳於五嶽間遨遊如行九軌道
並驅無擊轂
九軌 詩並驅從兩狗 疏車轍之道車轂擊轂人自擊 空花
亦空滅
明月自朗朗人自擊空花
空花佛語 諸人見空中花開落 擊轂陸機挽歌云亦如
擊轂若除花亦空滅
光祿庵二首
文章恨不見文園 編司馬相如 禮樂方將訪石泉何
可依

次韻子由論政事堂老龍珠冊

天公解防疑龍無比功雖畏其中大羊（一作羣）稱有味人取食之後出大羊名曰明見有宮殿人物凡九重又有百關以閉爪牙守之非明見者不可入也九仙所處大羊名曰飄龍玉函封其方出龍宮天公所

相似蓋命宮在斗門而身宮亦在馬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日南斗事見本集

次公杜詩謂君小行年

傷悼

詩四十九首

陸龍圖詩說字介夫祝穆已酉年少罹

修撰知成都府

便數年時到死時

憲君爲葬行年者

挺然直節庶我派詩道從來不計貧窮家無十金產

龍圖卒於南州人聞羊祜墮淚不減所撰墓石之傳要

知此渦事巷哭六州民

慶

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巾

元勳一夢新

別劉京師而會於襄

翔故詩又之

公謚○謚禮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左丞

柏舟高節冠鄉鄰

完夫詩相州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從

終帳清風從茲揚神

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

十人挽詞

作忠臣

史劉敞宣仁垂簾相厚誦其父安世北兒非爲家事子貢爲國之忠臣

方進時其母在京師長沙進路其母隨之長安聞寇以急方進

晚節攀鸞隨方進

當年織錦寄竇仁

寄竇滔

三子曰吾未濟江先死無所不至

悲涼使陳遵

陳遵以公主舅之尊與此公生死之間已爲

欲動浮雲起戚因

物外雲通語言是切與此

安心好住生交度

飛鴻冥冥弋人何慕先祀若

已死罪福皆不盡推當動修道

少年才氣冠當時

晚節孤風益自奇

君勝貧爲夫

姚毛田挽詞

凱風吹盡棘成新

四首

孔長源挽詞二首

此理何須更問人

子後（蜀主劉禪字公嗣昭烈第三子建興元年即位諡曰後主）林宗不憚蔡邕碑（碑在杭州府城內孔廟）
（高郵孫侔作碑胡銓詩海內此事（古蹟有通作棹胡銓詩海內此棹）南荒
事細兒（成公尚書元恩大德之詩數百連翩兒輩）蕉
憾爲時悲

小壁門頭掛數弓（蕉園小壁門杭州門也按一統志在仁和縣一十三里）吳山堂上月
侵建（蕉園即也詳見前註）湖墅半夜千巖聲（詩句明朝萬
口傳（長慶集自越過虎丘寺題云虎丘中廂千人石日暮鐘鼓雨湖船一聲佛曲）豈意日
斜庾子後（庾信字子山仕梁爲通直散騎侍郎梁元帝即位承聖三年魏人圍江陵城陷信奔長安）忽驚歲在已丑年
（陳書宣帝紀太建元年歲在己丑）城一閉無窮事（陳公夏侯孜至龍首時陳公方與客圍棋聞魏兵至曰事已成不須言）
（晉北宮門曰南掖門）南望空題詩淚洒箋

余主簿畫挽詞

閬苑蘭玉照鄉閭（蘭玉謝玄稱謝安侄謝朗謝玄兄謝琰人事而正欲庶其佳玄曰叔父安當曰子弟邪何須人生於世皆
生於世皆是爾）自昔雄名樂有餘（晉文公反國賞從亡介子推不言不求遂隱綿山文公求之不得以火焚山而死）
家人在中餽（論語家人先餽服遂在中餽）却因麟筆識開疆（晉文公既沒在中餽之謂也）忍把還鄉千
斛淚一時洒向老萊裙（老萊子事父母孝年七十而衣綵衣父母前）

張文裕挽詞（張公前濱見儀對東陳建）

高才本出朝廷右（張公前濱見儀對東陳建曰朝廷名公卿出其右者爲第一）能事方推
德業餘每見使聞曹植句（張公曹子建善詩且有七步之
才能詩其兄曹丕忌而欲殺之令七步中成詩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忍把還鄉千
時肯負平生志有子還應不死同（張公前濱見儀對東陳建曰子建年十一時能誦詩論及頌）推我閒思十年
事數行老淚寄西風（蕉園即也詳見前註）趨

京師哭住遵聖（住遵聖僧名永成都新繁人事蹟詳見陽慎集）

十年未還鄉兒女日夜長豈惟懷舊德實亦悼遺芳（住遵聖僧名永成都新繁人事蹟詳見陽慎集）
喪毋聞著舊亡淚泫鑿輒放老任兒奇逸先子推
輩行文章必得與詩語光清壯氣至今傳寶魏

夫士自喜作劇縣滋事辭不能偏工破豪黨舊辭走猾吏
縱捕兵曰嘗兒故西爾嚙齒對薇將戮公卿間胡為此爲厲俗耶
不勝朝士盡華顛坐中賓客滿旨酒羅膳陳歌舞哀絃命
不偶每以才得謗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黃褰侍遊
父不樂江海求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前
漢揚雄曰嚴時亦宜卷懷其寶迨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志在太山曲未終而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
歸見蒿藜藩望哭國西門西州門晉宋中王謝其
一子抱夜珠在掌晉虞喜子也喜至孝母亡哭泣不絕聲而未
中已有食牛量晉卞壼子言談舉止有成人之風○伯牛之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子言談舉止有成人之風○伯牛之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
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訪劉伯倫與阮千里至
王濬冲心知中散狀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為中散大夫康善彈琴能詩論
昂如野鶴之在雞群戒曰昂昂然鶴立雞群之謂也○伯牛有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
復未見其父耳濬冲武帝
哭刁景純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有名譽與刁約字景純一年冬至共詣王丞相
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刁約字景純一年冬至共詣王丞相
猶得見此老此老如松柏不受雪雪霜摇直從茲逝
中自養到合抱晉嵇含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近用道長者其功遠千歲自枯倒文章踰正始魏正始號齊王年號
半面新學者衆有識者亮大會州府人何在半面新學者衆有識者亮大會州府人何在
煙雨疊七發枚乘公莊子之言晉元曰昔有七竅子聞而喜之
若持鈞水製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鈞名約字子戒曰花坐閒師又莊子持竿不顧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笑垂頭老鶴鍚晉郭象注莊子
光州之妻當熏也

哭刁景純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有名譽與刁約字景純一年冬至共詣王丞相
晉卿宜陽見裴頠之詩要以女婚語裴曰昔來佳婿人今得矣
明日傳供被國之請使頠往答焉所為嘿嘿
崔
弊衣來過我危坐
晉元曰在坐諸人士孟嘉坐次其書必衰
好莊老言作道德論及通文藝論十篇王弼好論儒道詞不勝理
文詞不如安天下無然宗之由是名理之學行以變時俗焉
與王敦相見敦謂溫嶠曰昔王丞相每與人談道輒申旦不寐未嘗及世事汝今少年
乘此會宜以經綸為先嶠出以告人敦嘆曰溫太真不復如此矣
日路遠山險盜賊充斥
而欲輕行之曰必臧明止不執其手
以上曰子若能言吾為汝止矣
風
節貫華皓平生為人耳自
反覆看愈好前年旅吳越把酒慶壽考扣門無晨
夜過延禾掃但知從德公師中
高祖微時與諸客過呂公呂公因相人以季女妻之
來陽為縣令善治與蕭曹為刀筆吏而親愛有嫌由是有
會知難保昨日故人書連年發剡縣
水漿強難寒藥葉堂不見人瘦馬空嘶阜我欲江
東去魏樽酌行淚漁左氏襄廿行淚之水何漾於民神
軒莫遮
鏡湖無賀監晉賀知章會稽人授秘書監以病還鄉
號曰
病此
慟哭豬山道過上七盤嶺道一曲李白送賀監還山天寶元年
乘馬出
忍見萬松岡荒墟沒秋草
弔李臺卿井亭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頗甚性介不群而
博學彊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
異多所發明知天文律曆者千歲之日可坐數
也試論若荊州臺卿為廢城主薄始識之既
罷若於廬而曾光州境甫以書報其云臺卿
光州之妻當熏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笑垂頭老鶴鍚晉郭象注莊子
滯所宜陽見裴頠之詩要以女婚語裴曰昔來佳婿人今得矣
明日傳供被國之請使頠往答焉所為嘿嘿
崔
煙雨疊七發枚乘公莊子之言晉元曰昔有七竅子聞而喜之
若持鈞水製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鈞名約字子戒曰花坐閒師又莊子持竿不顧
半面新學者衆有識者亮大會州府人何在半面新學者衆有識者亮大會州府人何在
壁題指畫論其曰此君小異時無異乎亮從然而笑曰諾
嘉為荊州所將乃益為○攻公孫淵表曰臣聞明君不煩末臣之間正始之音
日路遠山險盜賊充斥
而欲輕行之曰必臧明止不執其手
以上曰子若能言吾為汝止矣
弊衣來過我危坐
飲酒雪之日必臧明止不執其手
以上曰子若能言吾為汝止矣
徐徐
夜過延禾掃但知從德公師中
高祖微時與諸客過呂公呂公因相人以季女妻之
來陽為縣令善治與蕭曹為刀筆吏而親愛有嫌由是有
會知難保昨日故人書連年發剡縣
水漿強難寒藥葉堂不見人瘦馬空嘶阜我欲江
東去魏樽酌行淚漁左氏襄廿行淚之水何漾於民神
軒莫遮
鏡湖無賀監晉賀知章會稽人授秘書監以病還鄉
號曰
病此
慟哭豬山道過上七盤嶺道一曲李白送賀監還山天寶元年
乘馬出
忍見萬松岡荒墟沒秋草
弔李臺卿井亭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頗甚性介不群而
博學彊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
異多所發明知天文律曆者千歲之日可坐數
也試論若荊州臺卿為廢城主薄始識之既
罷若於廬而曾光州境甫以書報其云臺卿
光州之妻當熏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笑垂頭老鶴鍚晉郭象注莊子
滯所宜陽見裴頠之詩要以女婚語裴曰昔來佳婿人今得矣
明日傳供被國之請使頠往答焉所為嘿嘿
崔
煙雨疊七發枚乘公莊子之言晉元曰昔有七竅子聞而喜之
若持鈞水製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鈞名約字子戒曰花坐閒師又莊子持竿不顧
半面新學者衆有識者亮大會州府人何在半面新學者衆有識者亮大會州府人何在
壁題指畫論其曰此君小異時無異乎亮從然而笑曰諾
嘉為荊州所將乃益為○攻公孫淵表曰臣聞明君不煩末臣之間正始之音
日路遠山險盜賊充斥
而欲輕行之曰必臧明止不執其手
以上曰子若能言吾為汝止矣
弊衣來過我危坐
飲酒雪之日必臧明止不執其手
以上曰子若能言吾為汝止矣
徐徐

徹却觀元嬪媚(宋大宗曰人言脫蔵事
宋公史記睢陽疾篤蔵曰人固未易知人亦未易看書眼如月鑄陽棄不照我
老多遺亡(南史鄧志謙字士沖南陽涅陽人父母早亡事伯母以孝聞伯母
從横通雜藝甚博且知要所恨言無文(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至老幽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弔你詩遺
故人厥兒俗子誰
曹既見和復次其韻
造物本兒嬉(顏延年秋胡詩序曰言婦貞專守節而已武平一省風噫雷電笑(宋公大堰嘗曰其為風神仙傳木公玉女投壺而笑雷電小兒相苦風
脫不解者大為之笑而別說謂乃所以為晩迫誰令妻鸞
梓失七騷(晉書陸雲傳雲與兄機俱入洛雲深敬其兄每稱曰大兄如龍小弟如雲
干時正當雷雹因謂機曰一雷之威乃至於此二物豈不云是應作)人人走江湖

惜日(次公葬文此日足可惜)吾君日照婁曲到肝膈哀哉人
子心吾何愛一邑家庭拜前後(子仁八公半陣曰周公何以周公也周公拜乎前數公拜乎後)鑿然發矣色(陳設祖宴軍帳大開于豐對客公以為)豈比黃壤下
焚瘞千金璧若人道德人視此亦戲劇聊憤曾閔
意遠與仙俳寂孤衆臥江渚(次公揚雄反騷屈原)永
望墳墓隔依詩相楚挽感慟淚再滴

徐君獻挽詞(挽歌知葬地君獻)

一舸南游遂不歸(次公杜牧詩送陽美)清江未發照人悲請看
行路無從涕(孔子之衛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之哀出曰子哭夫若之哀似重有憂者使子路問之曰)盡是當年不
忍欺(孟子史記十二年名臣表民不忍欺)聖後獨來栽柳柳行復採茶
時山城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名遹小名幹兒頃然讀畢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子瞻哀詩注中)幼子真吾兒頎然頭角生已似未甞觀所好蹈
蹴逐書史嬉頭却梨栗似識非分恥(後漢劉平子請云願梨栗)吾老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復遺奪去惡業
我累爾衣薪那免俗(次公雖學經吉是見如淳雲須臾變之以漸染之中野)變滅須臾爾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子七書書
日古文孝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張南民挽詞(宋紹興中人以進士官至朝奉郎)

東晉市車令(次公周禮市車掌士車以次序入市孔穎達疏云漢時猶置市車令)親白儕永謝湯火厄冷然超無方

集091 699

骨可試使啼及關
其声曰真英物也出語已精悍（次公甚壮詳短小精悍使又史記
聊城傳云魏為人短小精悍）
蕭然野鶴出於雞群（後漢書郎顗傳云顗王政
忽如野鶴之在雞群或問顗曰敢於朝人中拍見拍昭昭曰）
見其父耳其父則中散曰聊於朝人中拍見拍昭昭曰）
我以生快我以死 死者誰不窮（唐書王勃傳
老息我以死 有生寓大塊（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曰最以形骸
幕萬以棺槨（莊子大宗師曰夫大塊載我以形骸
千載乃歸土（莊子齊物論曰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
我以生快我以死 死者誰不窮 唯君侯未
老息我以死 有生寓大塊（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曰最以形骸
幕萬以棺槨（莊子大宗師曰夫大塊載我以形骸
千載乃歸土（莊子齊物論曰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
土蝼推衣助拳子一（既濟陽章（次公為東萊太守治有異政
熊羆必一蹶者（後漢書馮異傳論曰語云為將軍必
一蹶之益固不可忘也
哭之哀出於子貢（孔子曰賜也吾以汝為知我也今汝哭我
記述石父賢在縲紲中（史記管晏傳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不足以當大事（後漢書馮異傳論曰語云為將軍必
足可以當大事
蘇陳夢鼎哀其米（次公為人之哀入而
蘇子容毋陳夫人挽詞（蘇頌字子容元
祐中為尚書左丞）
大事不可緩（論語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風流起頹俗（後漢書王符傳論曰符與同郡王充仲任
王符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風流起頹俗（後漢書王符傳論曰符與同郡王充仲任
王符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王符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王符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式宇巨源少游太學與公同舍共好酒歌詩更
里武陵元相同後二年崔群拜諫官數上疏論
後期方至元相已沒公為詩弔之明年白樂天
言尔可相信士以不爽遂至日巨源果到升
堂拜哭盡
歡而別 豈知貧士一片新 士成網不受助人之助 今年
我欲江湖去暮雨連山宰樹春 鹿地到春深詩云千行宰
相歸 白屋公羊傳二十二年
宰上之木拱矣註云拱猶
合抱也

故季承之待制六丈挽詞

青青一寸松中有操操安驥隨地走萬里端可
期世無阿衡誰尊卑建五丈旗 孫權傳注引江表傳曰
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
五丈旗以其作宮阿房故名 又無程天子西
征燕瑤池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于瑤池之上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有千西王
母謁于瑤池之
上一日行萬里 才大古難用 莫把黃金鑄 老死
不用白首仍愛時頗斬橫行將 漢成帝時事樂昌侯王商與大將軍王鳳
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猶困於平城
亦在其中今曾參何以十萬橫行匈奴中哉 請莫乾沒兒
後漢武帝時嚴尤上言匈奴小醜宜以重兵臨之必稽首系頸
弘羊今更坐市列貿物求利亦桑弘羊之流
及漢長安富商賈田甲魚翁叔之屬 公私 言錐不見省坐折英雄窺嗟我去
公乎江湖生白髮歸來耆舊零落存者誰 仁宗之問安落略盡言之傷心
嘉祐初延年作五君詠阮步兵嵇中散劉
參軍向秀子山濤王安豐 此公猶中散龍性不可馴
公乎北海樽慨多雅詞 疑公李北海
云高陽有時殺能性謝絕賓客
公於李北海樽慨多雅詞 凄涼五君詠
五君詠序云延年與步兵好酒歌詩與
竹林七賢以自命山濤王安豐
豪劉伶阮
放向秀也 沈鬱八哀詩 慶甘棠頌武政之毋曰二年之別千里結
後期方至元相已沒公為詩弔之明年白樂天
言尔可相信士以不爽遂至日巨源果到升
堂拜哭盡
歡而別 豈知貧士一片新 士成網不受助人之助 今年
我欲江湖去暮雨連山宰樹春 鹿地到春深詩云千行宰
相歸 白屋公羊傳二十二年
宰上之木拱矣註云拱猶
合抱也

公乎九原不可作 哀公檀弓記魯哀公誄孔子 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吾誰與歸 千古有
餘悲 孫仲謀詩載
蓉有餘悲

韓康公挽詩三首

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 孫子所謂故國者非謂有
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嗟予
後死者 論語曰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猶及老成人德業紹文武風
流表搢紳空餘行樂地慶泣耆遺民 哀公老成人出時又
編傳人生行樂耳
須高會何時

再世忠清德三朝冀舜勳功成不歸國就訪敢忘君
魏文帝車駕至譙
魏帝問以天變 舊學嚴詩律餘威靖塞氛刀何當繼
韓奕 魏韓奕宣王規
時侯之詩 故吏總能文 少公三朝耆舊皆以好學以
英宗也社詩將軍不
好武修子此篇文 西地開東閤初延點後塵歌敲白髮燈火樂青
春扶路三更罷回頭一夢新賦詩猶墨濕把卷獨
沾巾 英公東閤宋出公孫弘又詩有開
自言過延康公東閤之延也。
魏晉時謂延康公東閤之延也。 仁宗之
公嘗先生詩有興王有世臣大章有再世忠清德等語也蓋謂文
二云高陽有時殺能性謝絕賓客
公於李

集091-702

憂邦溪欲歸老浮玉偶同遊（宋公新城歸老蓋當時約居之金山之北也）鄰舟儀刑在（宋公新城後漢書王堂上疏薦時人曰鄰舟儀刑）鬢呼歲月遒（王維集詩九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不長也注云遒盡也）回頭雜歌哭（王文憲自省之道沒於數載之間回頭雜歌哭）

挽詞

王文王挽詞

才名誰似廣文寒（鄭虔文藝傳天寶中為廣文館博士杜甫贈之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嘗無地）雲斤琢肺肝（韓昌黎詩云雲斤無痕）要一生都臥病（晉書王衍傳論自號玄妻先生終身疾辭位）子雲三世不遷官（前漢揚雄字子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時為三公權順人主所為莽不悅官也）幽蘭空覺香風在（子七子贈崔駙馬詩云蘭死不改香）宿草何曾淚眼乾（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一年則凍櫪言為好事者所盜也○子七子嘉祐中為三司使）

挽詞二首

侍臣談要道家法信家傳（宋相宗以來家法十數事書於記注）無私乃是天（宋相謂天無私比）有作猶非聖（論語子大聖不作）幽蘭空覺香風在（子七子贈崔駙馬詩云蘭死不改香）宿草何曾淚眼乾（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挽詞二首

大行太皇太后（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保佑英宗及今大行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元祐天子哲宗功高漢已遜（漢書昌邑王賀廢帝紀曰明孝若明而不仁則民畏而不愛仁而不明民畏而不愛仁而不明不可以為天子）德厚堯猶推（堯典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側微堯既得之乃妻以二女）元祐冠蓋得求昭（晉書王衍傳論自號玄妻先生終身疾辭位日民愛而不思今大行宣仁聖烈皇后亦藏此二德故天下思慕之無減於仁宗也）有作猶非聖（論語子大聖不作）無私乃是天（宋相謂天無私比）侍臣談要道家法信家傳（宋相宗以來家法十數事書於記注）

挽詞二首

却似安諸夏先王社稷臣（漢公先王則楚王高惠也却似漢公不可武臣中推樊王與秦公意同公既爭之投群臣皆欲誅秋獨秦公意同公既爭之力上曰卿召高某既至乃言誅狄為便公文臣莫獨尽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某既至乃言誅狄為便公大義以王為悔也已而徐言遣狄固為安全但恐息駕之士中路迫二儲與俱西南者尔上大驚始決北征之策此真折衝樽俎臣矣）

固應祠百世（漢高祖定天下大封功臣皆為侯世世勿絕）配食（漢高祖定天下大封功臣皆為侯世世勿絕）何止活千人（漢高祖定天下大封功臣皆為侯世世勿絕）

挽詞二首

天知我（漢公言宋英宗與太后定策立元祐天子哲宗也）報得疾為勤民

三月二十三日恭聞皇太后升遐（慈聖太后以載）

罪人不許承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

挽詞二章

故作挽詞二章

巍然開濟兩朝勳信矣才難十亂臣（論語孔子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原廟固應（晉王珣傳珣子曇首尚簡文女會稽王昱薨曇首為主簿王珣為記室參軍作原廟議曰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曇首議曰漢高帝功德無比太祖也七廟必百世祀其廟乎故有元帝後漢和熹鄧后亦稱宗而不加于民明德馬后在章帝時以德）配不及民（晉王珣小名僧弥少有才藝名出婦人為九人而已言德必百世祀）

賢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議論彫零三益友（莊子論語益者三友）功名符合二難兄（晉王珣小名僧弥少有才藝名出其父功德為第○漢公其後平瑕有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弥為兄亦用此也）

有矣斐時數此弟無從何處招（晉桃葉歌曰桃葉復桃葉渡江而來人之來入而還之言愛之無從何處招）

寫光墜醒世說王東亭嘗學人以大筆書之寧知椽子筆不佳耳○子山初仕北周入關後作此詩追述其事故作宣仁說詞取其兩句云周應祠百世何止活千人

未報山陵園士知遠林松栢已荷荷一聲慟哭猶二詩皆美后妃之德

無所萬死酬恩更有時夢裏天關隘雲仗人間兩俟變形帷開睢卷耳平生事白首羣臣正坐詩序云后妃

弔徐德占并引

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爲呂惠卿所薦以處十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蘇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害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栢欲使俎映門栽晉雖易長源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歲歲髣髴見九直誰與論青爲明所誤觸子厚柏松詩不以臨自防婆爲明所惑不免刀斧痕一遺兒女污始覺山林尊從來有棟梁未省傍雜蕃南山隔秦嶺千歲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論趙杜古柏行云大廈首立山重不然老巖谷合抱依山樊死者不可悔吾將貽後昆

絶句 詩二十一首

山村五絶 秋公按詩案云此五絶見熙寧六年所作

竹籬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無事太平還有象魏晉文宗趙宋對宰相曰卿等有意太平平牛僧孺對曰臣亦可謂小康未及至治太平無象今雖未及至治亦可謂小康而東坡太平無象之論亦非臣所及

所以孤煙起處是人家秋公按杜詩朝來新火起又云井屋有煙起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荷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解其絲爲渤海太守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布穀鳥名其聲云然俗云催耕布穀何勞也勸耕公羊傳注云布穀鳥也詩案云此謂調朝廷急征不使民得務農桑也

老翁七十自腰鐮曉明遠腰鐮刈黃雲是聞部解忘味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秋公見班固幽通賦云屢韶美而滋憒弓孔子志學於千載爾來三月食無鹽秋公按莊子云食中無鹽謂食無鹽食亦謂食而不知味也詩案云此亦以譏調朝廷急征不使民得務農桑也

布穀何勞也勸耕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殭半在城中秋公按莊子言原憲杖藜應門又云裹飯而仕食之詩案云此以譏調青苗助役不便也

慙愧春山筍蕨甜豈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絶

獨祿志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泣憂秋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謂張耒曰吾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翻縣吏守墳墓斯言信然子瞻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正謂此也

定知五兎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留向月中看

萬人鼓噪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晉書王浚傳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用張弓并上馬但聞鼓聲下水中龍王潘小字阿童因表監其伐吳浚刻木爲龍置舟艦上以備火灾每有大風輒於江中放之討滅吳也

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

江邊身世兩悠悠父老亦陰波共白頭陶潛歸去來辭云悠悠我情黃梅雨白頭浪裏看白

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更西流

吳兒生長狎潮頭利輕生不見雙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到蓬萊水又淺水仙言此言特戲之耳言海中行舟楫耳非實謂桑田變為海也○王逸少曰聖人皆不知生之有利少損海亦豈異桑田此事知之必一不可成也○陸機詩滄海變桑田古詩陵谷變遷之意

即斥鹵也謂

鹹鹵之地

江神河伯兩茫茫雄劍雌龍各異方孔子見老聃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天地之大全也

北海非其所可語於海

海若東來氣吐虹見秦皇漢武枉施功而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觀不見水端

安得夫差水犀手○陸士衡以弓射潮與海神戰自謂不及水犀

三千彊弩射潮低吳越王錢氏有水犀甲三千

事見宋王子喬

臨安三絕

大慈寺少時曾題其下坐大石上指壁畫

兒高僧傳名今頓有佳名

錦屏山頂望城中

以錦故有錦城之名云曰衣錦城其實故老也山林皆覆

號也故曰照石

將軍樹

在小德之側乃女貞木也至今存焉

阿堅深畔兼浦節

在新城縣西

文德墻頭羽扇葆

文德墻在縣治之側

青章許字後改姓許見前

如小車蓋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

何事偕與二

次公晉謝安傳安嘗與子姪圍棋子姪勝因曰子弟亦何預事而偕與二人事耶

鏡湖一名鑑湖在紹興東南一里

楚人休笑宋猴冠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越陰徒誇劉子賢

越行百臣會稽人字翁子○陸太平寰宇記有古蹟

事以明越霸之貴實山林以鄉土之美

出稽郡境抵州數云天目山前兩峰高聳相去五百年生異雄王自東晉迄于

亦自謂當

盡將錦繡裹山川

石照

次公被徵史官載于記注二尺七寸光照如鏡○十道志在縣南一里本名石鏡山

高二十六丈周回二百六十步武肅初時遊此

顯其形服事載錄王者光宗時改為今名

山雞舞破半籠雲蓼葉開殘野水春

宋公要玩南方赤山雞金石絲而舞

不止鏡有美花之名故陵蓼葉字補注永叔金雞詩山雞舞蓼自動不爲月當明

憑吳

武都山下汪教明月夠佳人

吳越王夫差有水犀甲三千

女子貽巴美花蓋山蠻地圖

頭路

石奉禹行推縣

自愛鑿池滿曳杖

次期公為人好山

次期公在菊山時開池亭有詩云朱

以錦故有錦城之名云曰衣錦城其實故老也山林皆覆

號也故曰照石

東坡一絕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榮磧城

次期公在菊山時開池亭有詩云朱

次期公為越守時山

次期公在菊山時開池亭有詩云朱

青李扶疎舍自來次公手植青李如言李之有核自來

今先生詩句借來為字以言

次期公在菊山時開池亭有詩云朱

次期公為越守時山

次期公在菊山時開池亭有詩云朱

真經亭云上知魚物無物不知有物之自適 春到江南花自開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歸介甫得詩曰十年前後我便不廊爭甲第非真有閑花亦偶栽聊為清淨供却對道人開（公病後捨宅作寺）

贈二絕句示四君子

公退清閑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病（一面來安心法於達磨二曰諸心來與汝安）臥看紫蘭一炷香心有何求還耿耿古井不生瀾（子孟郊詩刻心古井水波瀾豈不）

寄茅山道士

我欲學炊雲液淺不及明年饑官今要錢不要米（子仁司馬公曰百姓有米而官不要錢而後須索心痛爾時童子來前說物價上涌我則告吉汝更見水可即）

西北萬里招魂

一月隴上宿天晴穫稻隨車歸汗流肩輿之城南地名（公綽韓柳碑米）賣牛納稅（公綽韓柳碑米）貧賤乞與如糠粞（公綽韓柳碑米）我坏墓炊雲液淺不及明年饑官今要錢不要米（子仁司馬公曰百姓有米而官不要錢而後須索心痛爾時童子來前說物價上涌我則告吉汝更見水可即）

贈眼枯

今年粳稻熟苦遲展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把頭出門鎌生衣（公述柳子專子云能忘出之前後我便不廊爭又杜詩云鎌損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公杜詩云自度眼枯收汝功蛾橫）忍見北窗裂黃總臥青泥蒲苦

贈魚

一月隴上宿天晴穫稻隨車歸汗流肩輿之城南地名（公綽韓柳碑米）賣牛納稅（公綽韓柳碑米）貧賤乞與如糠粞（公綽韓柳碑米）我坏墓炊雲液淺不及明年饑官今要錢不要米（子仁司馬公曰百姓有米而官不要錢而後須索心痛爾時童子來前說物價上涌我則告吉汝更見水可即）

贈魚

雖揮筆寇莫驚鸂鶒甚知白版開如雨攪水看魚嗟已踈

贈田婦歎

今年粳稻熟苦遲展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把頭出門鎌生衣（公述柳子專子云能忘出之前後我便不廊爭又杜詩云鎌損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公杜詩云自度眼枯收汝功蛾橫）忍見北窗裂黃總臥青泥蒲苦

贈魚

一魚中刃百魚驚躍鱗奔忙誤跳撅潔人養魚如養

除去龍神童子奉教後入定時關門除之我後出定身即如初

小閣低窗即景溫（舊曰書溫止云二字誤）

非默亦非言維摩示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安公居士本無疾以其方便現身有疾廣為說法佛告文殊汝行詣問其疾士空內惟置一牀双疾而臥問文殊等亦自說已入不二法門文殊等各自說已入不二法門諸聖皆無言文殊歎已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了然

歌　詩十首

畫魚歌（陽翟道中作）

天寒水落魚在淀短鉤畫水如耕犁諸蒲按折藻荇亂（文公杜詩諸蒲新白水亂荇青又云隨波取魚亂）有魚子出觀有魚子之觀今此言魚子之觀也）偶然忘手皆虛擊本不辭勞幾平萬一

人更苦（文公墓銘海大守黃霸潁川大白二公皆以恤民稱善治）不如邦伯婦（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屬豹問其故曰苦河伯娶婦貧人以女為河伯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共飾之投之河中云不尔即有水患於是豹至期嘗發吏卒會聚之河上三老廷掾與祝巫共侯河傍見年十七八女子及老嫗二人來到河上長老皆從遠方來民人會觀者三千餘家其中三老廷掾與祝巫共侯河傍見年十七八女子及老嫗二人來到河上長老皆從遠方來民人會觀者三千餘家）

武昌銅劒歌（并序）

供奉官鄭文寶官於武昌江岸裂出古銅劒文得以遺余冶鑄工非鍛冶所成者

雨餘江清風卷波（文公李白江上秋風卷白波）雷公燭燭燒蛇鼉（文公杜詩燭燭燒蛇鼉）蛇行空中如杜天

雷飛上天蛇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舟生碧花牆是西江老蛟血 施註蘇子瞻詩所謂西江月也 蘇子得之何所爲繃繼彈鋏詠新詩 戴埴音侍疏引孟嘗君門下客長鋏歸來乎 功臣長九尺 晉書功臣傳論云長九尺以上 高柱顧 顧八尺又傳論云其長九尺又傳論田單曰大冠廣帶高柱顧 腰間玉具 君不見婁煙

蜜酒歌 并序 ○并序公先生老矣親舊皆在子作事林 注云眉山人以青芝爲脯煮蜜釀酒名蜜酒歌 真珠爲漿玉爲醴 宋公西都賦目 石英夫人昔許長史書云玉醴金漿水交相成 水晶之漿 六月田夫汗流泥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爲耕 二日眩轉清 光洁 宋公西都賦目 精而心速 三日開甕香滿城快瀉銀餅不須 甘露微濁醽 甘露微濁醽淳二百青銅錢 醽清君不見南園採花蜂 一甘露微濁醽淳二百青銅錢 仗雨天教釀酒醉先生 年來窮到骨 宋公西征賦云野有蒲萄而成蒲注云葡萄成熟 人乞米 世間萬事

又一首 眷二猶子與王郎見和

安州老人食蜜歌 蜀僧仲殊 此此子由之猶王子立

安州老人食蜜歌 蜀僧仲殊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舌 孟子曰所謂小人之患也 不食五穀惟食蜜笑指蜜蜂作糟穴 晉時一吐還引世人不知千花百草爭含蕊老人咀嚼時一吐還引世 間癡小兒小兒得詩如得蜜蜜中有藥治百疾正當狂走捉風時 中風狂走也 一笑看詩百憂失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似飲茶甘苦雜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不如食蜜中邊銖 佛云食蜜中邊銖食蜜中邊銖 研鏡空一照變龍影三豆六月米如湯老人心似健婦舂

天公水墨自哥純瘦竹枯松寫幾月夢回疎影在東窓驚起倚枕聽夜雨芭蕉

龍眠居士本詩人能使龍池飛霹靂君不作丹青手詩眼亦自工識拔龍眠曾中有千駟不獨畫肉兼畫骨縱橫變化出天真但當與作少陵詩或自與君拈禿筆

散朋友獨與長鋏歸來乎東南山水相招呼萬象入我

擘尼珠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木

過盧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木

譜文既溫雅事亦詳贍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

也予昔遊武昌見農夫守騎秧馬以輸秉為

腹欲其滑以秋桐為脊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

首尾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偃僂而作者

勞佚相絕矣史記龜策四載泥行乘橇解者曰

樺形如箕適行淖上宜秧馬之類乎作秧馬

歌一首附于末譜之末云

春雲濛濛雨霏霏農夫舉趾東南陲朝分一壠暮千畦腰如弢弩手如錐

欲老輦轂劇埃塵我婦子行水泥春秋

提頭兔軒昂腹脇低芽如覆瓦去角圭

以我兩足為四蹄聲踊躍清汰塵如鬼躍

踏橫溪笑我一生蹋牛犁不知自有木馱騾

真一酒歌并引

布箄以盛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

聲不如其聲之審盆秉以為藥篘易以候火

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藥出虛躍鞠

者以氣并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
此有物其名曰真一遠遊先生方治此道不
飲不食而飲此藥居此堂亭亦竊其
一二故作真一之歌其詞曰

空中細垂插天芒不生沮澤生陵岡（莊子詩圃有
陵陵）飛閣四氣東六陽（若謂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純陽用事六陽也東六陽者謂九月純陰用事十月小雪
為六陽也此以通言春月經歷八月而純耳）森然不受蠭
與蜂（蠭王充論衡說之蠭蜂之蠭也蜂南楚謂之蠭）飛龍御月作秋寒（文
選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也○子七發註）蒼
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慶千岑帝子南遊翳
不返（翳謂君若舜之二妃也南楚謂死為翳之不及翳死謂之翳）唯有蒼
梧桂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超莫及乘龍
上天去無蹤草木無情空寄泣（莊子謂甘蝴蝶不知周也）水濵墾
故何喧閑相將叩水求盈原（漢見丁註）盈原死已今千
載滄船哀唱以當挽海濵長鯨陸十尺食人為糧
安可入招君不歸海水深深海魚肥豈解哀忠直吁嗟
忠直死無人可惜懷王西入秦（秦昭王與楚懷王會武關使王不得還楚人拘之
亡歸不得遂發病卒于秦楚人憐之）秦
竟辜不復見車輪子七竟辜（君王去時箭鼓咽父老
送君車軸折（漢景帝敝臨江于柴道上車軸折臨江父老遮道曰王毋行毋入秦秦必留王毋聽王不聽遂去）千里逃
歸迷故鄉南公哀痛彈長鋏三戶亡秦信不虛（公有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一朝兵起盡撤呼當時項羽年最少
提劒本是耕田夫橫行天下竟何事弃馬烏江馬
垂淚項王已死無故人首入漢庭身委地（項羽自刎烏江委其頭於漢購得之乃自刎王翳取其頭餘四人各分其一体）
今猶有塚嵯峨故國妻孥人事改葬鄉千古為悲歌

竹枝歌（并敘忠州作）

竹枝歌本楚聲幽然測怛若有所深悲者豈

鵝種麥行

霜林老鶖閑無用睢東拾麥睢西種睢西種得青猗猗睢東已作牛尾豬明年麥熟芸擅甿農夫未食鶖先啄徐行慢抑若自矜辟耕歷山鳥爲耘（舜耕歷山鳥爲耘）（史記舜本紀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禹本紀舜耕於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於河濱之人皆器苦窳舜往作之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而舉之以爲天子）相傳以爲下耕群鳥耘田故文選李善注左思蜀都賦云禽鳥爲之耘草獸爲之芟相傳以爲下耕群鳥耘田故文選李善注左思蜀都賦云禽鳥爲之耘草獸爲之芟）之耘田（禹貢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下）岳陽之人皆讓畔（史記舜本紀舜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於河濱河濱之人皆器苦窳舜往作之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而舉之）也如今老鶖種麥更辛勤壟夫羅拜鶖飛起勸鶖使者來行水

鐵溝行贈喬大博（喬知之）

城東坡隴何所似風吹海濤低復起（晉杜預注云隴阪上平也）日照衆山如萬里（日照衆山如萬里言其高也）溝水淺不容軔恰似當年韓與侯（韓侯名至今顱骨帶霜牙尚溫水經注云大水深如車軸謂容軸）有魚無魚何足道（詩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有欲發狂言須斗酒山頭復寫我憂（山頭復有山山頭復有水）孤村野店亦何有落日惻愴益悽愴（惻愴猶悽愴詩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倒著接離搔白首（晉山簡習酣高陽池上人皆歌之曰山公時出酣高陽池日暮倒著接䍦（白帽）舉鞭問葛強何如比我劉鎮南劉表也）勿怨從軍年少時輕裘細馬百不知（博人歌之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強何如比我劉鎮南劉表也）

作起伏龍行

何年白竹千鈞弩射殺南山雪毛虎（秦昭王時有一白虎常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白虎者賜黃金千斤邑萬家有巴郡寡婦清乃自請能射殺白虎公事見後漢史○宋公孫僧奴射白虎圖秦王千金購之募有能射殺白虎者賜黃金千斤邑萬家有巴郡寡婦清乃自請能射殺白虎公事見後漢史）至今顱骨帶霜牙尚作四海毛蟲祖東方父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

碧潭近在古城東神物所蟠誰敢侮（晉杜預注云蟠屈也）歲貢下應清河通來府賑光作電走金蛇鼻息爲雲擁煙綫當年負圖傳帝命（河圖帝命驗曰黃帝坐於河渚有大魚銜圖而至其狀如龍背有列紀之狀帝再拜受圖）左右義軒詔神禹（禹治洪水決江疏河之職各出通書以賜神禹洪範九疇即帝位與二八人臣觀河渚見白圖以授禹禹再拜受圖）禹拜龍賁（龍賁即帝堯五采貝圖出河前）爾來懷寶但貪眠（莊子驪龍頷下有明珠得之者以其睡也）知尊已亏腰箭（南山下追逐長楊射獵兒（漢成帝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捕熊羆以網爲周垣以環其中令胡人手搏之上親臨觀焉）君和惟悴悴犯夜醉歸師（漢李廣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人不避明年定起故將軍（老去同事徑須頻一愬）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二十五

雜賦

詩九十五首

歐陽少師令賦茄薑石菖

何人遺公茗芽風上有水墨希微蹙不盡長林與巨植

獨畫峨嵋山西嶺上萬歲不長之孤松（松高只餘四時枯敗色不改冒霜雪之操）

又門南來寶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磊陵城得逢

之崖崩澗絕可望不可到（美物固難得而好之而不能到乃作到畫）孤煙

落日相與蒙含風暝宴息得其態刻畫始信天有工

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號山下（號山詩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亦逝名畫無不收畢宏大曆三年為給事中韋偃廣德二年為節度參謀松石又韋偃工畫老松畢老松異工如畫）

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為煙飛淪石中古來畫師非

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願公作詩慰不遇無

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廣陵會二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

劉貢父

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人（劉攽公休作倅揚州之明年秋公休之弟奉議郎貢父自北京國子監教授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年時雄辯輕子貢聊來再傷弓戰翼念前痛（鴻傷弓之鳥見曲木而驚）

廣陵二日語相對悅如夢況逢賢主人（任淵山谷詩注引此詩山谷自注云劉貢父在揚州之明年秋自北京國子監教授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白酒漉春蘆綠竹煎井華（井華水也）

此意君知否（君知否一作可知）

揚州之地杜牧之題禪智寺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竹西路揚州之地也）

揚州地志載之此篇機詩蓋具載之云云此言非也不便日益不堪

此美子安閉門治邦政寬簡

孫巨源

三年客京輦憔悴難具論揮汗紅塵中但隨馬蹄

翩人情貴往返不報生禍根坐令平生交終歲不

及門南來寶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磊陵城得逢

劉與孫異趣不兩立警如王孫猿（王孫猿柳宗元言檄之德以喜）

吾儕又相聚恐見疑排根（排根猶言排斥也）

編類中散（中散謂嵇康也康嘗作養生論）子通真巨源（巨源山濤字）

及門南來寶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磊陵城得逢

劉與孫異趣不兩立警如王孫猿（王孫猿柳宗元言檄之德以喜）

吾儕又相聚恐見疑排根（排根猶言排斥也）

編類中散（中散謂嵇康也康嘗作養生論）子通真巨源（巨源山濤字）

絕交固未敢（嵇康與山濤書絕交）我

且復東南辭

劉幸老（劉涇相攸）

江陵昔相遇幕府擁上賓（熙寧初公以判官廳公事在荊南）

明光宮（歐公明光宮銘序云漢武帝太初四年劉敬叔上借明光宮師古曰明光宮在建章宮北）

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明光宮在建章宮北白虎殿西北）

侍宮三春宴日明光殿以金為花以玉為階（侍宮三春宴日明光殿以金為花以玉為階）

揮毫動天人（揮毫動天人謂公文章）

相與遊金閨（金閨謂金馬門）

相與遊金閨（金閨謂金馬門）

如今三見子坎坷為誰留（坎坷為誰留謂公三為西掾）

落江湖上逐逐空學鄒（鄒陽梁孝王客）子不見喜溫（溫嶠王丞相之從弟溫嶠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自比漸鴻鵠（漸鴻鵠謂公自比）

誠乃大謬翁狗雞重陳（重陳猶言再陳也）

風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病如黃河魚出窟以
自表尚愛銅斗歌鄰里頗近古桃弓射鴨罷獨速
短轅驥驟（杜公白鄰送沙台詩其一曰朝斗歌江邑手指
而歸手前為驅也。師曰丁火也午為中男） 寒山便火転（陸公曰上林賦云
為炎火為中女坎為水為中男） 坤戸聽初焚（李欽
耳隋知已殺（陸曰春秋文公元年
陳霜殺草主若師天行誅蟲
主燔書戸以避殺氣物感焚棄
象注稲
也）敵石俄頃盡（師曰謂營陣時本此
也）東組方熠耀（陸曰漢天馬歌
熠耀宵明行謀孟曰拜氛曾謂空中
流星也） 野竹爆哀聲幽桂飄寒實（陸公曰鄭詩
大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 驚飛惕荒榛（陸曰
太玄之怪曰驚） 蠅快若夏焼蚊火牛入燕壘（陸曰
蠅快若夏焼蚊火牛入燕壘（陸曰
迷疲麝谷蟲起蜩荒燕（陸公曰蜩蟬二
物異教見
木潜蛟躍浮雲（陸曰漢天馬歌
蛟龍得雲
雨而游上襄） 山妖窟夔蚿（陸曰
蚿馬蚰蜒
也） 鼠竄鼯鼬（陸公曰詩
鼯鼠五技
而窮） 蛇上喬（陸公曰鄭詩
南有喬木
不可休） 落熠燿宵行（陸曰
熠燿燐也
夜飛螢石北冷螢螢石火
也） 不憂鄰舟遠（陸公曰鄭詩
舟人之子
熊羆是裘） 不識離別苦歌罷江湖曲感我長歎旅
（陸公曰鄭詩
湖兒不識離別苦歌罷江湖曲感我長歎旅）

石炭（并引）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
獲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
利勝常云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膚凝凍
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門無處換（陸公曰詩抱衾與裯曰
嘗與山中有遺寶蒸流膏液無窮盡
陣雕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
看（陸公曰上林賦云
千人唱万人和） 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
精悍南山栗林斫可息（陸公曰南山栗以言木炭
也。師曰莊子集于栗林）北山頑礦何勞鍛為君鑄作百鍊刀（陸曰晉書載記論
勃勃造百煉刀陸曰詩跨海斬長鯨
龍泉太阿（陸曰李白詩跨海斬長鯨
又云直斬長鯨海水開）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丁女真水妃（陸公曰左傳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
年陳將復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

劉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陳以
以女丁年月忌之能傳世楊雲言在丁為女
而歸于前為歸也。師曰丁火也午為火為中女坎為水為中男）寒山便火転（陸公曰即今之火耕火耘
耳）坤戸聽初焚（李欽
陳霜殺草主若師天行誅蟲
主燔書戸以避殺氣物感焚棄
象注稲
也）敵石俄頃盡（師曰謂營陣時本此
也）東組方熠耀（陸曰漢天馬歌
熠耀宵明行謀孟曰拜氛曾謂空中
流星也） 野竹爆哀聲幽桂飄寒實（陸公曰鄭詩
大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 驚飛惕荒榛（陸曰
太玄之怪曰驚） 蠅快若夏焼蚊火牛入燕壘（陸曰
蠅快若夏焼蚊火牛入燕壘（陸曰
迷疲麝谷蟲起蜩荒燕（陸公曰蜩蟬二
物異教見
木潜蛟躍浮雲（陸曰漢天馬歌
蛟龍得雲
雨而游上襄） 山妖窟夔蚿（陸曰
蚿馬蚰蜒
也） 鼠竄鼯鼬（陸公曰詩
鼯鼠五技
而窮） 蛇上喬（陸公曰鄭詩
南有喬木
不可休） 落熠燿宵行（陸曰
熠燿燐也
夜飛螢石北冷螢螢石火
也） 不憂鄰舟遠（陸公曰鄭詩
舟人之子
熊羆是裘） 不識離別苦歌罷江湖曲感我長歎旅
（陸公曰鄭詩
湖兒不識離別苦歌罷江湖曲感我長歎旅）

石炭（并引）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
獲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
利勝常云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膚凝凍
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門無處換（陸公曰詩抱衾與裯曰
嘗與山中有遺寶蒸流膏液無窮盡
陣雕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
看（陸公曰上林賦云
千人唱万人和） 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
精悍南山栗林斫可息（陸公曰南山栗以言木炭
也。師曰莊子集于栗林）北山頑礦何勞鍛為君鑄作百鍊刀（陸曰晉書載記論
勃勃造百煉刀陸曰詩跨海斬長鯨
龍泉太阿（陸曰李白詩跨海斬長鯨
又云直斬長鯨海水開）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丁女真水妃（陸公曰左傳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
年陳將復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

為韻得澤字

東郊欲尋春未見為花忙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
拍（一作泊）言之鴈鴨詩書无不得雅孤帆信隆漾弄此半萬碧艤舟
桓山下（一作桓山在彭城泗水上）長嘯理輕棨彈琴石室中
幽響清磵底子仁先生嘗桓山詩云登桓山入石室磵水聲幽哉其此之謂也
泉下人（一作公能言桓雅野火失枯牆悟此人間世何者為
真宅（一作閒廣異記馬姑館千歲之後過洛陽城東真宅
洪散坐洪上石槐我非王襄子淵肯見容（襄子淵王襄也王襄為益州刺史得王
臨流吹洞簫（一作公今王襄也有高節能也水月照連璧（一作連璧兄弟也
象斜川遊作詩繼彭澤（陶淵明為彭澤令辭官歸田嘗遊斜川之地今集中有遊斜川詩）此歡真不朽回首歲月隔想
來鎖壑匣獨對斷絃帽（一作帽）掛名壁間寂寞千載事

與秦大虛參會于松江而關羌長徐安
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

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秋風（一作過秋風）垂虹縹緲連松雨（一作垂虹縹緲多雨也）浮天
自古東南水（子仁郭氏云中記曰大江下之名者水焉海天之際也）送客今朝西北
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游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
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一作虹）平生睡足連江雨（一作雨）盡日舟橫擊岸風（一作風）此歡真不朽回首歲月隔想
象斜川遊作詩繼彭澤（陶淵明為彭澤令辭官歸田嘗遊斜川之地今集中有遊斜川詩）人突年來二頃田（一作頃）慣（一作慣）為主簿三
折腰（一作折腰）

戴道士得四字代花（一作戴道人也）

市喧客後（一作後）唐詩紀事作客名山
三尺桐（一作公三尺桐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也）中有山水意（一作意）海陌牙籤志在沈水曰（一作曰）調（一作調）不二曲雲霄翔侵枝覆壓土汗漫欲夏亂七絃又已發（一作發）曲調法曲也失職
山鍾子期曰（一作曰）觀（一作觀）乎志在流水曰（一作曰）調（一作調）乎自從
天寶十二載陽翟道調法曲為胡
音伏本出諸夏之聲故歷世相乱但務新聲合作白尔爨夏之音故謂新聲合作白尔爨夏之音出所謂
部新聲者乃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
琴者乃後存焉（一作後存焉）心知鹿鳴三（一作鹿鳴之三）
則晉胡風矣所雅音琴操有鹿
鳴曲三疊

不及胡琴四（一作胡琴琵琶也本胡中馬）使君
上所載四弦以象四時
獨慕古嗜好與衆異共弔桓雕宮（一作公為桓雕墓）一灑
孟嘗淚（一作公桓譚新論曰孟嘗君曰臣齒非千
歲人見之悽愴悲傷其中機兒收置盥盥而
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悲曰孟嘗君之墓何成此乎孟嘗
君聞歌嘆息感下涕雙門言

天教我輩一樽同（一作同）一論值萬金（一作論值萬金也）相憶（一作憶）鱠魚中有尺素書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
羹鱸紅（一作紅）鱠魚呼兒烹之夕吐銀紅（一作紅）
林子中必詩寄文與可既沒追

和其韻

斯人所甚欲畀無不受（一作公詩云畀不受沒辭有吳
必須吏奪去惟恐後誰云尸此職（一作公詩謂其所
假守賦才有鉅細無異辭與斗筲
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妍醜坐令雞栖車長
載朱伯厚（一作後漢朱穆字伯厚為冀州從事奉使大守單匡臨
發井匡凡希指時超三科謫日東海雞栖馬牛狗羊雨
伯厚）平生無一旅既死咤萬口（一作公五百人為主簿言生無事時
有報一旅言生無事時

而死則人
其殺是也自關與可亡曾聽生堆阜懸知臨絕旨要
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 倾論語伯牛有疾
子曰亡之命矣夫 遺文付來哲諸友伶俜紹孤 陶潛
傳贊字巨原與從弟敬遠居潛自解歸志博學善屬
文嘗著五柳先生傳時人謂實錄 老病孟光儔 後
漢梁鴻妻孟光每
光字德耀 世人賤目見爭笑予 金壽 韓愈送
韓弟序之千金 君知愛墨竹此嘆吾已久 文公先生喜作墨竹嘗
自謂可文云與此畫同 故人多厚祿在杜詩畫松
贈韋諷詩云有松高數尺
與蘇飢寒自奔走

初到黃州 年譜中

年譜見
年譜中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文公事白樂天詩轉服
謫深無一長者 長江遠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不妨員外置 謂秦觀 一切逐客書左丞相斯所更
部員外郎晁補之詩曰補之
補真外郎事見宋史 只慙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揚雄
州圖牒序本州安置 揚雄官冏銜詩云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門

卯酒困三杯午食便一肉雨聲來不斷睡味清且
熟昏昏覺還臥展轉無由足強起出門行孤夢

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

二月二十七日開山路細雨梅花

正斷魂 文公先生集中梅花雨絕句詩分何
氷谷盡放青青沒燒痕 李賀仁古詩黃入燒痕深
我住半瓶湖酒待君溫去年今日 東坡先生書自寫前詩云
正月二十日過開山作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

而死則人 其殺是也 自關與可亡曾聽生堆阜懸知臨絕旨要
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 倾論語伯牛有疾
子曰亡之命矣夫 遺文付來哲諸友伶俜紹孤 陶潛
傳贊字巨原與從弟敬遠居潛自解歸志博學善屬
文嘗著五柳先生傳時人謂實錄 老病孟光儔 後
漢梁鴻妻孟光每
光字德耀 世人賤目見爭笑予 金壽 韓愈送
韓弟序之千金 君知愛墨竹此嘆吾已久 文公先生喜作墨竹嘗
自謂可文云與此畫同 故人多厚祿在杜詩畫松
贈韋諷詩云有松高數尺
與蘇飢寒自奔走

初到黃州 年譜中

年譜見
年譜中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文公事白樂天詩轉服
謫深無一長者 長江遠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不妨員外置 謂秦觀 一切逐客書左丞相斯所更
部員外郎晁補之詩曰補之
補真外郎事見宋史 只慙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揚雄
州圖牒序本州安置 揚雄官冏銜詩云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門

卯酒困三杯午食便一肉雨聲來不斷睡味清且
熟昏昏覺還臥展轉無由足強起出門行孤夢

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

二月二十七日開山路細雨梅花

正斷魂 文公先生集中梅花雨絕句詩分何
氷谷盡放青青沒燒痕 李賀仁古詩黃入燒痕深
我住半瓶湖酒待君溫去年今日 東坡先生書自寫前詩云
正月二十日過開山作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

猶可續涅深竹雞語村暗鳩聒 文公事白樂天詩轉服
為永今之在姚山林皆有之其聲自呼其
者是也 鳩未救詩天將陰鳩鵃鵃 鵃鵃
睡語應難讀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將軍結髮戰蠻溪 文公前漢李廣傳結髮與匈奴大小大十
又云山武陵兩川蠻夷中又云山出辰砂水中有白石上方
出辰州臨川今先生詩亦云辰州也 簇有殊珍
勝衆羣漫說王牀分箭鏃 文公白氏諷之引箭
本草辰砂如有石如玉土人謂之砂牀 乘雁
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器
猶堪大藥之並將仙韓詩金舟
別淚知幾得乞 史記曾孫傳巴寡婦清其
取刀主教病身 近聞猛士收丹穴 西京雜記
自得丹穴而掩其利數世
欲助君王鑄裹跨 騷二方士有煉丹乃成黃金
牙飾者受大陽平和手神氣結白光燭日色中品白馬
黃金為騎跨以遊雲母
色下品黃馬
象以遊雲母 多少空巖人不見自隨初日吐虹霓 揚雄
天其象之在地者為丹砂 一圓大明
者受大陽明通澄明正真之精氣降結
牙飾者受大陽平和手神氣結白光燭日色中品白馬
黃金為騎跨以遊雲母
色下品黃馬
象以遊雲母 多少空巖人不見自隨初日吐虹霓 揚雄
天其象之在地者為丹砂 一圓大明

余於女王城東禪庄院千 朝先生志林云上品光明砂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 女王
城
聞央央流氷谷盡放青青沒燒痕 李賀仁古詩黃入燒痕深
我住半瓶湖酒待君溫去年今日 東坡先生書自寫前詩云
正月二十日過開山作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

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奇妙
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予言有所會者
復作一篇仍用前韻
酒渴思茶謁扣門那知竹裏是仙村已聞龜筮通
神語更看龍蛇落筆痕色瘁形枯應笑屈
歩得狼狽道存目擊豈非温
饑難追悔
疑或使
入夢魂

魚蠻子

江淮水爲田舟楫爲室居魚鼈以爲糧不耕自有
餘異哉魚蠻子本非左衽徒
連排入江住竹屋三尺盧
諸塗破釜不著鹽雲鮮笔青蔬一飽便甘寢何異
懶與狙人間行路難
賦租
虛来可知會當
歸子由爲郡僚所掣恐當去官
少學不爲身宿志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公暨慶外

父公置宴外事見呪罷傳天初若相我發迹遊宏大豈敢負所付揃
軀欲投會寧知事大繆騎莊子時命大繆○呪公司馬遷
歩得狼狽父公狼狽二獸名相附而行失道存目擊豈非温
飢難追悔厚陵漢鄭太傳子西敏容君太原荷曉隋地不顧而去
疑或使父公温舒曰雖肋不足封曰誠已破矣猶之何益林宗對而問其意對曰
以支尊秦并人笑而止
之子雖僅自免雖肋安足賴
歐之伶徐曰雖肋不足
以支尊秦并人笑而止
低回畏罪罟黽勉敢言退若人
歸去來獨掃空齋卧猶恐微言
入夢魂
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

魚蠻子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夫
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二字蓋其師卓
現之所刻現有道術鄧義過人今亡矣太白
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予亦四十
九感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
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予故并記之
何處聞秋聲蕭蕭北牕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
掬父公陸機詩安寢北堂上明月入牕燭父公莊子之春秋書門弟子問於師曰先生之壽
賦租鑾鄂公春秋書門弟子問於師曰先生之壽
歩得狼狽父公狼狽二獸名相附而行失道存目擊豈非温
飢難追悔厚陵漢鄭太傳子西敏容君太原荷曉隋地不顧而去
疑或使父公温舒曰雖肋不足封曰誠已破矣猶之何益林宗對而問其意對曰
以支尊秦并人笑而止
我謁玉宇宿懶從唐生夾
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父公置宴外事見呪罷傳天初若相我發迹遊宏大豈敢負所付揃
軀欲投會寧知事大繆騎莊子時命大繆○呪公司馬遷
歩得狼狽父公狼狽二獸名相附而行失道存目擊豈非温
飢難追悔厚陵漢鄭太傳子西敏容君太原荷曉隋地不顧而去
疑或使父公温舒曰雖肋不足封曰誠已破矣猶之何益林宗對而問其意對曰
以支尊秦并人笑而止
之子雖僅自免雖肋安足賴
歐之伶徐曰雖肋不足
以支尊秦并人笑而止
低回畏罪罟黽勉敢言退若人
歸去來獨掃空齋卧猶恐微言
入夢魂
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

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疎竹
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歌
十九還此北窓宿緬懷卓
人不在朝廷必在一醫巫之中 調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
變化不容覆 欽公白生傳觀君不如新旗惟 侯王要之老 侯公傳胡
桃熟 張騫漢武外傳西王母言桃三千歲一熟 待得蟠
桃熟 李白下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 江邊
豆粥
君不見滻沱流澌車軸折公孫倉皇奉豆粥瀑
破甕自燎衣飢寒頻解劉文叔 南魏最夜草舍至曉陽先生與其子公
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腸及五更皆飢異上豆粥明
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日與太風雨
安能固救復滻河至信都光武
豆粥
日食卒無薪與長孫共一釜以滻沱河冬氷斫
參飯而先生用為豆粥此美意痛
雖孰諸作熟未若來但作白粥以
苗耳岑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 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自醉
又不見金谷敞冰室不春帳下猶貯美人泣
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 石崇字季倫為客作
王句以結光武之豆粥丁
貞味豈如江頭千頃雪 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
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甑煮飯色盧郎 盧郎出沒晨煙孤
歌賣書來問東家住 欽公杜詩山人
鳴粥熟時逢頭曳履君家去 臥聽維
漁父四首
漁父飲誰家去魚鱠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為期
一笑人間今古
漁父笑輕鷗擧漠漠一江風雨
騎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題王逸少帖
顛張醉素狂欵欵公論張旭顛張顛醉素
追逐世好稱書
顛張醉素兩秃翁欵欵公論張顛醉素
工何曾夢見王與鍾 逸少書之
夫人淡手客蕭然自有林下風韻 天門蕩蕩驚飛龍
如市媚林青紅妖歌嫚舞聚兒童 謝家
出林
為君草書長卷其終待我它日不忽忽 出林飛鳥
書林逋詩後 逋人七字四語
吳儂生長湖山曲 吳儂吳人之
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備奴販婦皆冰玉先生可 呼吸湖光飲

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武公書林先生雖不見与物
俗也)我不識君曾夢見疃子時(疃子曰胷中疑滯自不
解)稱妙字處歟有步虛西湖者不足詩如東野不言
寒(孟郊字東野詩天之清氣先生孫卿子王文公皆云郊寒島瘦)書似西臺羞少肉(眞卿書朝西表
柳史李建中書眞行字)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
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脩竹不然飢食水仙王(明有水仙王祠)一盞冀泉鷹秋菊
封禪書曰(編漢書司馬相如死天子
可往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
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其書奏之其家曰長卿固有遺札使者
如約(新唐藏文為贊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我笑
登州海市(并敘)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嘗出於春夏之
交歲晩不復見吳子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爲
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
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庾信詩貝闕珠宮龍所都)
(云言可伯游居以田鵬盍盍堂來召之遊先公答之詞九歌之河伯篇云由
才其果貝作闕朱卅其宮居龍宮貝闕也)影入公(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云
影為法如夢幻泡影)敢以耳目觀神工歲寒水冷天地
閉(次公易坤卦天地閉)為我起盤鞭魚龍重樓翠臺出雲霧(謝莊
事驚倒百歲翁(次公杜詩私人問所得容力取世外無
物誰爲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
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朱雉祝融(衡湖陽太守言退之地
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朱雉祝融衡陽詩云我來正

但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落心默通
頃申辭掃筆出如見突兀僧舍(凡僧舍皆謂之)
雄況

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呼公拜記有
龍鍾云山鬼固不過如一戒事也龍鍾字相出
下和之歌又悲之言孟東野曰白髮生龍鍾)易得(次公明皇薛昌齡先生詩帖云可憐神
物終須去又漢史云神留高祖)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
故曰碧海杜詩羽人(通鑑林詩云虎豹九關
招碧海功業竟何如)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
風(子仁黃魯直號先生詩帖云東坡
東坡將見光景神物邪知愛酒樓
南社)神之報汝亦已豐矣(信眉一笑豈
遺直坊(并敘)

富鄭公客李常登人也故太守李師中務其
閭曰遺直其子大方求詩於軾爲賦一首
使君不浪出恙爾親扣門(禮記下大夫相見以雁上大
夫相見以羔○大人之先爲所以
為數也)歲月曾幾何客主皆九原(禮記檀弓魏文子與
趙孟言趙孟薨於九原文子曰
死者如何作吾誰與歸注九
原晉卿大夫所葬之地)慕繩有餘歡(次公春秋左傳晉侯與
叔向食公曰食自是魚重樓翠臺出雲霧(謝莊
詩孔子所敘向古之遺直)過
若式其廬(厚齋文獻式倒干木之廬)耶見轅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王堂獨坐有
懷其人

書郎玉堂上微風舉輕紈銅餅下碧井百尺鳴飛瀾悦仰清虞餘愛此一掬集似子平生交舊語涼肺肝（唐書裴度傳云甘辱肺肝）秀眞玉兩頰鶴骨如翔鸞置之江淮交清詩洗江湍江燕非所安翦翠葉成還家酒杯寬人間有此客（晉書謝安見桓溫坐書平生談笑自若溫去後乃收牋對白酒信美

還將大笠一峯去 [illegible] 明日此山白天半盡 [illegible] 鷲山飛來故亦謂之飛來山○按公題下注云 [illegible] 笠山取偏兩山名今惠崇師以畫石贈行故云欲把雲根到 [illegible] 處栽 此公五言之變也 [illegible] 到頭未幾公帑已竭 [illegible] 句 [illegible] 我昔在東武吏方謹新書 按公治東武事新書言 [illegible] 法行戚公使事故也 [illegible] 空不知春 古人云歲月不待人也 [illegible] 采杞聊自誰食菊不敢餘 按公宝州又曰歌西 [illegible] 先生 [illegible] 作詩自嘲 [illegible] 客至先愁予 [illegible] 子降乎此 [illegible] 其卒曰 [illegible] 君疑式閭士 [illegible] 按國 [illegible] 來把物食之其賦有曰 [illegible] 之不 [illegible] 末以 [illegible] 口今詩 [illegible] 盖 [illegible] 往事耳 歲月今幾何鬢髮日向疎幸此一郡老 按公言幸得此而老也 [illegible] 依然十年初慶致本來空 [illegible] 公嘗支 [illegible] 有同 [illegible] 事 真鮑竟亦靈 [illegible] 能甘頻毛魚心知 [illegible] 有赤脚婢 [illegible] 日一婢 [illegible] 背夢耳慎勿歌 [illegible] 歸歟 [illegible] 景既薄 [illegible] 諾矣復以此句挑之 [illegible] 在 [illegible] 君家文律冠西京 [illegible] 千日不用不可一日 [illegible] 杜牧詩題 [illegible] 公治 [illegible] 會稽子 [illegible] 書為 [illegible] 貴趙 [illegible] 帝時事 [illegible] 門生 [illegible] 周禮 [illegible] 朝來清雨灌鬢顏 [illegible] 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我聞其來喜欲舞病自能 [illegible] 起不用扶江淮旱久壟土惡 [illegible] 相看握手乃無事千里一笑何 [illegible] 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 [illegible] 文之來而思 [illegible] 過江西來二百日 [illegible] 落山水愁 [illegible]

欧陽叔弼見訪誦淵明事數其絕識叔弼 [illegible] 既去感嘆不已而賦此詩

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向督郵小吏 [illegible] 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 [illegible] 只腹 [illegible] 可平 [illegible] 者聞之以為 [illegible] 督郵 [illegible] 白 [illegible] 東帶見之 [illegible] 斗米折腰 [illegible] 萬鍾不痛欲胡椒錬兩多安用八百觚 [illegible] 宰相既死精其家胡椒 [illegible] 至有八百觚 [illegible] 以此殺其身何曾抵鵝毛 [illegible] 孔 [illegible] 南越以孔雀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千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往者不可悔 [illegible] 其及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獨 [illegible] 者不可 [illegible]

喜劉景文至 小名 [illegible]

天明小兒更 平声 傳呼驚劉郎已到城南陌 [illegible] 東採 [illegible] 南隅 [illegible] 只書 [illegible] 是 [illegible] 手迎 [illegible] 只 [illegible] 言尺 [illegible] 會稽子 [illegible] 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 [illegible] 起不用扶江淮旱久 [illegible] 相看握手乃無事千里一笑何 [illegible] 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 [illegible] 文之來而思 [illegible] 過江西來二百日 [illegible]

堤舊井各無恙（蘇東坡守杭州引湖水作六井以利民先生在杭州日種菜於井上故云）
但揚鄧美老詩之如畫（參寥子杭州人有詩名東坡稱之）參寥泉上一叢竹（參寥泉在杭州名之曰參公泉東坡所謂君子之操也）

病中夜讀呆博士詩

病眼亂燈火（呆博士姓朱名放杭州人）細書數塵沙（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花邊得錦囊（李義山詩錦囊收佳句）古語多妙寄（呆博士詩多用古語）可歎不可誇（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巧笑在頰輔（呆博士詩好用俗語）雪中拾霜雅（呆博士詩好用俗語）哀音感林鴉（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餘馨入夢寐（呆博士詩好用俗語）佳句照窗紗（呆博士詩好用俗語）茶罷溫爐石（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煙斜轉屋牙（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紫餅供千家（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縑封勿浪出（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湯老客未嗟（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石上得此一寸芽（呆博士詩好用俗語）袁昂一物春（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度此積雪宵（呆博士詩好用俗語）哀哉二暴客（呆博士詩好用俗語）鞏公子醉眼無真（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鷄翁既死茶（呆博士詩好用俗語）客亦易此貂（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次韻呆博士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劉生望都民（呆公隱望都定州劉壁也）殆龐寄空蛩（莊子蛩蛩寄於巨獸）有子曰醜厮（莊子曰支離其德天下之人皆以支離為病）
十二行操訊（莊子盜跖無足而行能訊人）異操謝鉏鋙（莊子盜跖謝鉏鋙而行）墻間得餘粒（莊子子桑雽之東郭番閭之墻間得粟粒）飢飽共生死（莊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不飢不渴者固不足與之語）
水火同焚漂（莊子曰水火相憎而人以之烹炙）病翁門掩扉（呆公隱望都縣也）掌去如飢鷄（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
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次韻呆博士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老聃新沐定（莊子曰老聃新沐）髮頭東其腰（莊子曰東其腰而北其首）
南山北關兩非真（呆博士詩北關北山皆指定州）東頰西湖迹已陳（呆公定州與蘇子瞻同在翰苑子瞻出守杭州呆公亦在杭州故云）
初可喜（莊子曰其初可喜）其曰孟子實之也（孟子曰其日浩浩乎實之也）季子來歸喜之也（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喜之也）
非人屢（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老聃方新沐而被髮而乾孔子不知其為人也）酒清不醉休（呆公隱定州有六一泉名先生酒清不醉休）
休暖聊穠如（莊子曰顏回端拱而嘆仲尼曰何謂也曰回聞之入其俗從其俗）禪息息勻息大塵勞（莊子曰大塵勞也）
餘一念明年同泛越溪春（呆公先生欲乞越州故云）

劉生望都民（呆公隱望都定州劉壁也）殆龐寄空蛩（莊子蛩蛩寄於巨獸）有子曰醜厮（莊子支離其德天下之人皆以支離為病）

十二行操訊（莊子盜跖無足而行能訊人）異操謝鉏鋙（莊子盜跖謝鉏鋙而行）墻間得餘粒（莊子子桑雽之東郭番閭之墻間得粟粒）飢飽共生死（莊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不飢不渴者固不足與之語）水火同焚漂（莊子曰水火相憎而人以之烹炙）病翁門掩扉（呆公隱望都縣也）掌去如飢鷄（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
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呆博士詩好用俗語）雪中拾霜雅（呆博士詩好用俗語）哀音感林鴉（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餘馨入夢寐（呆博士詩好用俗語）佳句照窗紗（呆博士詩好用俗語）茶罷溫爐石（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煙斜轉屋牙（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紫餅供千家（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縑封勿浪出（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湯老客未嗟（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石上得此一寸芽（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次韻呆博士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劉生望都民（呆公隱望都定州劉壁也）殆龐寄空蛩（莊子蛩蛩寄於巨獸）有子曰醜厮（莊子支離其德天下之人皆以支離為病）
十二行操訊（莊子盜跖無足而行能訊人）異操謝鉏鋙（莊子盜跖謝鉏鋙而行）墻間得餘粒（莊子子桑雽之東郭番閭之墻間得粟粒）飢飽共生死（莊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不飢不渴者固不足與之語）水火同焚漂（莊子曰水火相憎而人以之烹炙）病翁門掩扉（呆公隱望都縣也）掌去如飢鷄（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
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呆博士詩好用俗語）雪中拾霜雅（呆博士詩好用俗語）哀音感林鴉（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餘馨入夢寐（呆博士詩好用俗語）佳句照窗紗（呆博士詩好用俗語）茶罷溫爐石（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煙斜轉屋牙（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紫餅供千家（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縑封勿浪出（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湯老客未嗟（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石上得此一寸芽（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次韻呆博士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劉生望都民（呆公隱望都定州劉壁也）殆龐寄空蛩（莊子蛩蛩寄於巨獸）有子曰醜厮（莊子支離其德天下之人皆以支離為病）
十二行操訊（莊子盜跖無足而行能訊人）異操謝鉏鋙（莊子盜跖謝鉏鋙而行）墻間得餘粒（莊子子桑雽之東郭番閭之墻間得粟粒）飢飽共生死（莊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不飢不渴者固不足與之語）水火同焚漂（莊子曰水火相憎而人以之烹炙）病翁門掩扉（呆公隱望都縣也）掌去如飢鷄（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
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呆博士詩好用俗語）雪中拾霜雅（呆博士詩好用俗語）哀音感林鴉（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餘馨入夢寐（呆博士詩好用俗語）佳句照窗紗（呆博士詩好用俗語）茶罷溫爐石（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煙斜轉屋牙（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紫餅供千家（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縑封勿浪出（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湯老客未嗟（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石上得此一寸芽（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次韻呆博士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劉生望都民（呆公隱望都定州劉壁也）殆龐寄空蛩（莊子蛩蛩寄於巨獸）有子曰醜厮（莊子支離其德天下之人皆以支離為病）
十二行操訊（莊子盜跖無足而行能訊人）異操謝鉏鋙（莊子盜跖謝鉏鋙而行）墻間得餘粒（莊子子桑雽之東郭番閭之墻間得粟粒）飢飽共生死（莊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不飢不渴者固不足與之語）水火同焚漂（莊子曰水火相憎而人以之烹炙）病翁門掩扉（呆公隱望都縣也）掌去如飢鷄（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
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呆博士詩好用俗語）雪中拾霜雅（呆博士詩好用俗語）哀音感林鴉（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餘馨入夢寐（呆博士詩好用俗語）佳句照窗紗（呆博士詩好用俗語）茶罷溫爐石（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煙斜轉屋牙（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紫餅供千家（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縑封勿浪出（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湯老客未嗟（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石上得此一寸芽（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次韻呆博士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劉生望都民（呆公隱望都定州劉壁也）殆龐寄空蛩（莊子蛩蛩寄於巨獸）有子曰醜厮（莊子支離其德天下之人皆以支離為病）
十二行操訊（莊子盜跖無足而行能訊人）異操謝鉏鋙（莊子盜跖謝鉏鋙而行）墻間得餘粒（莊子子桑雽之東郭番閭之墻間得粟粒）飢飽共生死（莊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不飢不渴者固不足與之語）水火同焚漂（莊子曰水火相憎而人以之烹炙）病翁門掩扉（呆公隱望都縣也）掌去如飢鷄（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
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呆博士詩好用俗語）雪中拾霜雅（呆博士詩好用俗語）哀音感林鴉（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餘馨入夢寐（呆博士詩好用俗語）佳句照窗紗（呆博士詩好用俗語）茶罷溫爐石（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煙斜轉屋牙（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紫餅供千家（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縑封勿浪出（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湯老客未嗟（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石上得此一寸芽（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次韻呆博士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劉生望都民（呆公隱望都定州劉壁也）殆龐寄空蛩（莊子蛩蛩寄於巨獸）有子曰醜厮（莊子支離其德天下之人皆以支離為病）
十二行操訊（莊子盜跖無足而行能訊人）異操謝鉏鋙（莊子盜跖謝鉏鋙而行）墻間得餘粒（莊子子桑雽之東郭番閭之墻間得粟粒）飢飽共生死（莊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不飢不渴者固不足與之語）水火同焚漂（莊子曰水火相憎而人以之烹炙）病翁門掩扉（呆公隱望都縣也）掌去如飢鷄（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
翁既死茶客亦易此貂（呆博士詩好用俗語）雪中拾霜雅（呆博士詩好用俗語）哀音感林鴉（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餘馨入夢寐（呆博士詩好用俗語）佳句照窗紗（呆博士詩好用俗語）茶罷溫爐石（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煙斜轉屋牙（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紫餅供千家（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縑封勿浪出（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湯老客未嗟（呆博士詩好用俗語）石上得此一寸芽（呆博士詩好用俗語）

天公老傳云欲擬
偏于先君墓也 相國有折衝 史記倪寬使將兵擊三王賜
告喪故受此賜大將軍青折
衝匈奴 封侯或吹噓 漢書卷五十一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曰公孫弘以
事後封侯 人事豈易料 無輕北僊 僊國語曰僊侯國人
長三尺短之極也
首

子右如琢玉 左傳曰如琢如磨 古語云琢玉成器
為上 遠煙真削髮 漢書卷五十一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曰公孫弘以
之皆從筆劄中來削髮謂
髮以為筆劄也 餘事豈可忘 餘事謂餘暇也
筆得天全 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全
而我喜欲迷既以 左傳曰喜欲迷惑 又如鍛柳絲 晉書卷五十一皇甫謐傳曰
柳絲長 又以鍛柳絲喻
餘事 酔
後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曰公孫弘以
也 多謝中書君 左傳曰公孫之侈毛穎傳曰以寄
楊雪白 楊雪白喻雪
君莫珠留著伴 謂楊雪白
和子由次月中 蘇軾字子由詩序云轍所
百餘年 百餘年下明子由詩
未必不盛 唐時有黑衣宰相
更年學 更年學謂更年學
來謝高秋白 來謝高秋白
軒窗淨已 軒窗淨已謂
夏睡流膏白雨 次月中梳頭韻 下明子由詩序云轍所
自謂義皇上人 風輪曉長春 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
或為予言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閒 參作和何之乃見其拔起數寸
竹筍未甚又要拔之令齊昏月明露珠夜上秋禾根
然想自騰上若有神物 秀實父教之信然此一事興子由養生之說 按此為養生之說
北牕幽人卧羲軒 羲軒謂伏羲軒轅 白虎通曰伏羲
白雲盧高卧 白雲盧高卧謂
使君不復憐烏攫 烏攫謂
鋤禹餘 鋤禹餘謂
收人所棄 人棄我取 人取我與
從來

白髮有公道 唐李杜詩公道世
白髮書人間 人間世
子今曾脫 子今曾脫謂
始信冊經非妄言 冊經謂
宅年妙 宅年妙謂
封侯或吹噓 唐李商隱詩有
吹噓給喪 吹噓給喪謂
人事豈易料 無輕北僊 僊國語曰僊侯國人
長三尺短之極也
首

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 士人頓頓食
諸羊 唐杜詩有家二義烏諸羊
狼即羊之類 狼即羊之類出大者如驢皮
熏鼠燒蝙蝠舊聞蜜唧嘗嘔吐 唐杜詩有家二義烏諸羊
生毛赤嘴者謂之以蜜餌之 唐杜詩有家二義烏諸羊
行以著換取之物 唐杜詩有家二義烏諸羊
蝙蝠之若脚二附食蝙蝠詩
余初不下 唐杜詩有餘
諸父 日日饞花壓紅玉從來此味即且未遠賢巢鹿
和嗟白髮日日饞花 唐杜詩有
海康別駕復何為 唐杜詩有
今者固宜安脫粟 稍近蝦蟇緣習俗
唐杜詩有家二義烏諸羊
宛宛天狡兒 伴我北窗
唐杜詩有家二義烏諸羊

客俎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清
坐乃無一事

病法醒誠不買魚 病法醒誠已白集天請下
使君不復憐烏攫 烏攫謂
獨國方將
獨鳳餘 獨鳳餘謂
老去獨
悠哉時到物之初

莊子老聃方休孔子見之曰請問所游曰吾方將物之初
頭讀道書 庾公謀策守伯業道士于吉著緯時勸化卒為南陽張津所殺此其無益諸君但未悟耳
從今免被孫郎笑綠帽蒙
觀棊 并引
予素不解棊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閑
戶晝寢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
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
者檐守張中貝從之臧予亦隅坐竟日不以
為戲也 安公嘗隅坐而觀棋 童子隅坐而觀棋也見晉記
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壑風日清美 廬山記略
攀斷竹 竹公令子勉春田淸水晴却掃斷竹為釣竿 唯又況之置詩勉來當春子得以一府傳看黃琬碑○晉本草雲母石顯也一名雲華色赤一名雲英色青黃一名雲珠色白一名雲沙色黑一名雲母色正白曰閑居賦云雲母映竹籬人見時聞下子聲
振羽雙瞑目倦馬騶風沙 安公聽琴而歎曰伯時為我弄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
舊鼠一噴玉 庾子嵩天子使曰王東海曰王之叶且馬散少室人壽類 垢淨各殊性快慨聊自決雲母透蜀紗琉璃
人氣類
勝王古玉器故
有八姓色 豬能夢中覺漸使生處驚
陶匠不可求益解何由足 莊子齊物論曰南郭子綦隱几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而已 老雞臥糞土
地復安封二云雞自見天地之心乎 時令貝新水漫汾濯腰腹
振羽雙瞑目倦馬騶風沙 安公聽琴而歎曰伯時為我弄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
舊鼠一噴玉 庾子嵩天子使曰王東海曰王之叶且馬散少室人壽類 垢淨各殊性快慨聊自決雲母透蜀紗琉璃
人氣類
勝王古玉器故
有八姓色 豬能夢中覺漸使生處驚
陶匠不可求益解何由足 莊子齊物論曰南郭子綦隱几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而已 老雞臥糞土
地復安封二云雞自見天地之心乎 時令貝新水漫汾濯腰腹
理髮千梳淨風晞勝湯沐 安公謝又遺桓伊人呼之為孫郎江表傳曰策討斷江東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奴所殺此其無益諸君但未悟耳
閉息萬竅通露散名乾浴初
甲
地復 庾子嵩曰復命而易復寿封二云指月見天地之心乎 時令貝新水漫汾濯腰腹
理髮千梳淨風晞勝湯沐 安公謝又遺桓伊人呼之為孫郎江表傳曰策討斷江東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奴所殺此其無益諸君但未悟耳
閉息萬竅通露散名乾浴初
甲
次韻子由浴罷 聽 字書無所見揔博与碾同聞
聽看泥與也今有仙聽馬箭
次韻子由浴罷
聽 字書無所見揔博与碾同聞
聽看泥與也今有仙聽馬箭

心花發桃李輝華（心華亦復如是）勝然獨覺午窓明（吳公
陳後主詩午醉醒來牀無人覺自覺女陽如有意故作小窓明欲覺猶聞醉鼾聲（輝郎良
也）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謫居三適三首

旦起理髮

安眠海自運浩浩朝黃宮（吳公莊子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李白詩
頃為黃宮客不若要不老還精保童顏之法今先生自以真氣運頭如海又運也）日出露未晞
蔬舍清風一洗耳目明（吳公白樂天詩蔬食菜羹瓜果梨棗隨時節不擇豐儉
隨分盈盤饌適口充腸飢而飽）鬱蒸霧松老蔭從我久（吳公謝靈運詩清暑
生少年苦嗜睡朝謁常匆匆（吳公白樂天詩萬竅通曉寒鐘動清曙兩隊引公卿
中重何異服轅馬沙塵滿風驟（李濟翁資暇錄云唐制三品已上乘車五品已下乘馬
聲珂月（吳公珂月言明如月光也）未公祖械同解放不可期枯柳蒼
逢（吳公柳枯言馬座前樹也先生書齋前枯柳云何異枯樹復馬乎）誰能書此樂獻與腰金公

午窓坐睡

蒲團盤兩膝竹几閉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
有（吳公莊子何有之鄉無何有之墟）身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
亦無何用鈞與手（吳公莊子鈞之以天倪）神
疑疑夜禪躰適劇知酒（吳公白樂天詩早游陳之醒晚出乃可安）我生有定
數祿盡空餘壽枯槁不飛花（吳公易大過枯楊生花何可久也）齋罷回衰
朽謂我此為覺物至予不受謂我今方夢此心初
不垢（吳公華嚴經佛說心垢故眾生垢佛說心淨故眾生淨）非夢亦非覺請問希夷叟（吳公
名摶陳圖南自號希夷先生曰勝向游華山有道平先生為詩曰希人無所夢唯
陳見先生先生睡未覺睡所有道平先生為詩曰希人無所夢唯

夜卧濯足

長安大雪年（吳公杜詩僕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凍死矯
肅宗征討衣食調度公作詩云徵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布絹兩相直）雪安市無井斗水寬百
憂（吳公杜詩引水詩月峽壁唐雲作頃亂石穿空驚浪起公自白帝城西石筍子迷盧山者是也
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集）今我逃空谷（吳公莊子人足音跫然而喜）
跫鵬鷗（吳公莊有曰鵬鷗鷺鷥之味者又沒鵬子鍾愛若渥洼
不得得者不得愛子詩洞庭之南瀟湘之間）食菜不敢留況有松風薦
（吳公史記蔡澤傳有人謂范雎曰夫公孫鞅商君之為秦孝公畫強兵之計決裂阡陌
開阡陌以勸農桑盡地力之教而秦人富於是公孫鞅為秦開帝業卒車裂以殉秦而秦人不非鞅
之法蔡澤為秦昭王畫應侯之計使之納相印而歸功於人而秦人不非澤之說）金萬鳴飄飄（吳公
白樂天詩萬竅通曉兩隊引公卿）足濯清風（吳公白樂天詩濯足庭前月）枕流而樂
（吳公晉書孫楚傳楚欲隱居告其友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
枕石足苔痕之高也）幕雨曲肱也（吳公論語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
瓜前快若（吳公詩小雅瓜瓞綿綿言自大王王季積德累仁子孫蕃衍興王之業）
瓜剖（吳公漢書東方朔傳朔上書曰臣朔生之年歲在攝提月在孟陬日在畢昴
時在夜半天地合精陰陽和會臣朔以此時降生）天低蓋雲重（吳公
言樓人沐雨而冠耳黑然）

倦夜

倦枕厭長夜小牕終未明孤村一犬吠（吳公白史記陶淵明云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殘月幾人行衰髮又已白旅懷空自清荒園有
絡緯（吳公白詩豳風七月之詩蟋蟀入我牀下傳云蟋蟀謂促織也又詩東方之日
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傳云興也姝者美色也）虛織竟何成

縱筆三首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惡喜朱
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吳公白樂天詩醉後狂言醒後羞不思不省兩風流
秋葉春紅不是春）

父老爭看烏角巾 應緣曾現宰官身
北船不到米如珠 酵飽蕭條半月無 明日東家知
祀竈 夜燒松明火
歲暮風雨交 客舍婁薄寒夜燒松
明火照室 紅龍燄焰初煌煌 碧煙衝園園幽人
忽富貴總帳分 桃簡珠燦綴星角 香儒流銅槃
倘仰灰燼殘 齊奴朝饗 蠟淚已好收古今帖 貧甚至食不足
無此物燭盡更未闌 虔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
夜長歎 已好收古今帖 貧甚至食不足

相撲挂吟鬚蛩聲時有無可句
語里長者德齒敬已高 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睡起聞米元章冒熱送麥門冬
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船路人但覺驟
河西猛士 飲子
馬瘦不知鐵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戴髮願
作萬騎先 我當懸載與寫目 看君飛矢射蠻觸
御史臺榆槐竹栢四首
我行汴堤上猷見榆陰綠千株不盈抱皮溜秋雨病葉埋
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木蠹生坐待秋風至飛英
墻曲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
覆空屋
憶我初來時草木向衰歇高槐鉏鑿秋晚蟬猶抱
巢庵留未云幾離離見疎葉棲鴉寒不去哀吟飢
啄雪破巢帶空枝疎影挂殘月豈無兩翅羽作我
此愁絕
今日南風來吹斷庭前竹低昂中音會甲乃給相

案一字不堪麤枯腸五千卷 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篋飢來揍空
楊雄老無子 不識孔方兄 但有靈照女

觸蕭然風雪意可折不可摩風霽竹亦回猗猗散
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雨荒松菊此君知健否歸掃
三徑綠
故園多珍木翠栢如蒲葦幽囚無與樂百日看不
已時來拾流肪未忍踐落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
我齒仰視蒼蒼幹所閱固多矣應見李將軍膽
落溫御史 膽李紓爲溫造所劾曰吾嘗夜入蔡州擒
吳元濟時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府吏稍見侵自度
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
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
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它年夜
雨獨傷神 見簡寄子由門詩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來生
未了因
栢臺霜氣夜淒淒 譏議御史府種栢故號栢臺 風動琅璫月向低
夢遶雲山心似鹿覺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
吾子 犀角辟諸毒而此犀角頗重 身後牛衣愧老妻 見惠州迁元注 百歲
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獄中聞杭潤間民爲余
有此句桐鄉事
見惠州祝注 作解尼道場着累月故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 恩責授檢校水部
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
吹面走馬聽鼜鼓啅人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
筆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
日馬城東不闢少年雞 驪黑雞善鬬
官起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 維摩詩示病
人皆以維摩詩示病
又言以法喜爲妻堪笑雕陽老從事爲予投檄向江西 時
聞子下獄乞以官爵贖予罪貶筠州監酒

出局偶書

急景歸來早窮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
來 卯子由己卯生
故公子爲卯君

病後醉中

病爲元元安身物酒作蓬萊萬戶官家付與老書生

足柳公權聯句 并引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
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
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爲足
成其篇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
涼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志願言均此施清陰分
四方

効永叔瑞鷓鴣

霜餘已失長淮闊空聽漏聲又清頻哨雁人猶唱醉翁詞四十三年如電抹章頭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還二八與余同是識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夜坐與邁聯句

清風來無邊明月發復吐（坡）松聲滿虛空竹影侵半戶（邁）暗枝有驚鵲環砌有鳴蟲（坡）露葉散高梧風螢落空廬微涼感團扇（邁）班婕妤有團扇歌古意歌白紵（坡）程杜少陵有白紵詩樂哉今夕遊獲此陪杖屨（邁）傳家詩律細已自過宗武（坡程杜少陵有示宗武詩）短詩勝上咸聊以感懷祖（坡）宗武小字也王弘之子也王懷祖常愛其子姪之子於膝上

歸去來集字十首并敘

予喜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字爲十詩

命駕欲何向欣欣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有將迎雲內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携就衡宇酌酒話交情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去去徑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樽壺

與世不相入滕琴聊盡懽風光歸笑傲雲物寄瀟灑觀言語審無倦心懷良獨安東皐清有趣植杖日盤桓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矯首獨傲世委心懷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世事非吾事駕言鄉路崇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亭內菊歸酒窺前風入琴寓形知已老猶未倦登臨

富貴良非願鄉閭歸去休携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翳翳景將入消消泉欲流老農人不樂我獨與之遊

觴酒命童僕言歸無復留輕車尋絕壑孤棹入清流乘化亦安命息交還絕遊琴書樂三徑老矣亦何求

歸去復歸去帝鄉安可期鳥還知已倦雲出欲何之入室常携幼臨流亦賦詩春風吹獨斷不是傲親知

役役倦人事來歸車載奔征夫問前路稚子候衡門入室亦詩篇少遊常酒樽交親書已絕雲壑自相存

寄傲知今是求勞定昨非聊欣棹有酒不恨室無衣丘壑世情遠田園生事微庭柯還獨眄時有鳥歸飛

問淵明

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皆不
然我引而高之則為日星懸我散而卑之寧非山
與川三皇雖云没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
非永年皇謀一醉發此露槿妍有酒醉不辭無
酒斯飲泉立善求我譽飢夭食饑涎委運憂傷生
運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為化所纏應盡便須
盡寧復俟此言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二十五